

法界之心

杨宁

易度門
Yidumen.com

序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分别执着不能证得。
这是法身佛的智慧，这种智慧即法界之心。

作者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

目 录

第一部 空花

- (一) 缘起
- (二) 禅堂回忆
- (三) 参观画展
- (四) 陋室情执
- (五) 游园雅趣
- (六) 情天风云
- (七) 缘聚雪域
- (八) 同游遇雨
- (九) 病魔降临
- (十) A市释疑
- (十一) 喜逢知己
- (十二) 探视师父
- (十三) 旧缘重逢
- (十四) 夜色情缘
- (十五) 盛装会客
- (十六) 罗浮山之游
- (十七) 人间真情
- (十八) 看望父母
- (十九) 五台山小住

- (二十) 相聚澳门
- (二十一) 生日思绪
- (二十二) 慧子见母
- (二十三) 欲海风波
- (二十四) 师父重托
- (二十五) 云游修证
- (二十六) 归来

第二部 如月

- (一) 四十九天闭关日记
- (二) 西藏之旅
- (三) 终南山百日闭关纪实
- (四) 如愿

第一部 空花

(一) 缘起

菩萨：师父，人是因为欲望来到这个世界的吗？

师父：因爱而来。

菩萨：那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寻找爱了？！

师父：是的。

菩萨：究竟怎样的爱才能让人满足呢？

师父：无我之爱！

菩萨：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呢？

师父：大慈大悲！

菩萨：怎样获得呢？

师父：人人本性具足！

菩萨：那为什么人人都又迷失了呢？

师父：执着情天欲海，堕落于情、欲之中。

吴爱真不再问师父了，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蒲团上思考。“菩萨”是她现在的男朋友送给她的雅号，而他自号“小沙弥”。

她知道，师父的回答总是对应她不同时期的心态牵引她、指导她，破她的某种执着的。这种“无我的大慈大悲”，她从师父平时的开示、经典的阅读以及修证中，思考领悟了一些。她认为，那是一种从破掉“我执”的人身心流出的智慧和品质，是建立在“众生平等”的实证

基础之上的，这种“爱”在人世间所示现的形式和对三界众生的加持、摄受力，都不可思议。不是一位凡夫可以用情欲之心来揣度的……

她由此渐渐想到了自己的情感，她觉得现在即使自己能抛开觉受，不占有、不在意回报，最低限度她还需要理解。

她曾经恋爱四年的第一个男友移情别恋，离她而去。分手后，她也是一个人在这个蒲团上静静流泪，伤痛之余，她对师父说：“师父，我想从此遁入空门，我觉得没有人能理解我。”

师父笑了，笑她怎会迷失得这样深。师父说：“孩子，人的心都是圆满的法界之心，本应安住在无分别无对立的‘心物一元’的世界里。但人世间却是有分别有对立的世界，精神与物质是分离的，人很难将它们统一起来。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爱情’也不会是纯粹的精神层面的感情，它必须同时包含有物质层面，在人世间才算完美，也才能真正得到人‘心灵’的认可。比如：男女双方心灵的碰撞、沟通、融合，这是满足爱情精神层面的因素，而‘性行为’是‘爱情’物质层面的因素。只有这两方面都满足了，在男女双方的心灵中才会被认可他们的‘爱情’圆满了。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爱情，在‘生活中’还是属于空中楼阁，因人在此世界生存不是单一的，一出生就注定有种种社会关系和成人后担负的责任，比如：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应尽的家庭责任、社会义务，人的生存方式与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个人在此世界的生活层面。这是男女之间两个人的‘爱情’要回到生活，回到现实，不能不考虑的第三个因素。这样，这个本来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才可能在人世间相对稳固地打下地基。所

以，在人间光谈精神层面的爱情或光有物质层面的感情，在人‘心灵’的认可度方面都是不完美的，因为‘心’是圆满的。但人世间是个有缺陷的世界，故心灵真正渴求的精神与物质的完全统一在表面上永远达不到，即使多么完美的爱情，也许会有短暂的满足和拥有一切的觉受，但人世间的一切刹那不停地在变化，人的心又不停地执着在已变化的表相中，很难在得得失失中保持住长久的满足和快乐。

而你长期住在精神与物质统一的禅定状态中，在那种状态中，一切都是心想事成的。回到红尘后，谈到物质层面时，你会认为太俗了，但在人间，抛开物质层面的爱情，那是开在虚空中的花。天人可以拥有那样的爱情，天人对物质的所需可以心想事成，而人不能。

你长期在外面闭关修证，还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岂在朝朝暮暮，但这种抛开物质层面的感情，又能从始至终地达到心心相印，这是你体验到的师父与弟子之间的感情，不是人间的爱情。

你生而为人，没有迷失在人间的情天欲海，却迷失在修行的‘道情’之中，把‘道情’和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混为一谈，以你定境中的思想来要求这个世界的人和事，抱怨你的男友不理解你，但你理解这个世界的‘爱情’吗？你要的那种纯粹精神层面的感情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现实的。

孩子，回到人世间，回到红尘中，让你的‘心’回到有分别有缺陷的世界中来，深深地体验众生情感的无奈、痛苦和失落，找到那条从情天欲海的执着和迷茫中解脱的捷径，带众生回到法界中来，这是一位菩萨的职责和使命，也即是一位菩萨的大慈大悲。”

(二) 禅堂回忆

遇到小沙弥时，她心底深处的一抹柔情恍然又被唤醒。记得第一次看到他，她的眼前忽然一亮，好阳光的男孩……即使现在已过去一年多了，她仍能清晰地回忆起他当时的样子，刚吹过的新潮的短发，淡紫色条纹衬衣配一条白色休闲裤，手捧一束蓝色玫瑰花，满脸真诚的微笑，两眼亮晶晶的，像忽然从喧嚣的闹市吹来一阵凉爽的风。

当时，他是来诊所向她请教几个心理学问题的。他说拜读过她写的一本关于心理诊疗的书，他有一位朋友患有忧郁症，他为他来咨询。临走时，他把玫瑰花举到她面前说，不知蓝色玫瑰代表什么，但他觉得非常美丽，就买了送给心理医生，表示真诚与仰慕。

她笑着接纳了。那次他们聊得非常投机，后来的很多话题谈到了佛教信仰，因他们俩当时都在学习佛法。她又回忆起了他们当时的谈话情景和内容。

记得当时她问他是否已受三皈五戒。他淡淡笑着说：“我只是自己看佛经，常持大悲咒，我觉得皈依只是一个形式，并不重要，而受戒后如果不能持，破戒还不如不受。”

她严肃地说：“皈依怎么不重要呢？虽佛法是以获得佛的智慧为究竟解脱。但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未得智慧，上师与佛、法、僧三宝便是我们的身心依止处，如婴儿依母。况且佛法靠三宝驻世，流传，弘扬，是学法的源头。我们恭敬三宝，如饮水思源，否则岂不忘恩。

虽佛陀灭度了，只有佛像，僧也不是正法时的圣僧，但我觉得修证佛法之人要在佛像前如见佛，在出家人前如见阿罗汉，要用‘如是

观之心’来依止三宝、供养三宝。这样不仅可依此作为‘修证法门’破自己的分别执着，还可以获取更大功德，作为我们修道证道的资粮。

还有受三皈五戒可以得‘传承’上的戒体。因所传戒的僧人都是一代一代从佛制戒授戒时传下来，一脉相承。即使授戒不如法，不能得清净戒体，也可得一个与外道众生不同的佛法传承，种‘出轮回之因’”。

她说自己受了三皈五戒和八关斋戒。师父讲如果因红尘种种因缘或染着不能持，也可舍戒为之。以后忏悔后仍可得戒。

“既受戒又不能持再去舍，有何意义呢？还不如不受，省得麻烦。”小沙弥皱着眉轻飘飘地说。

“怎么会没意义呢？最起码让人常会生起惭愧之心，提醒自己所做是佛说不可为之事，让自己忏悔时也有个依止处。否则，天长日久，自己便会麻木在日益的放纵堕落中，从不知忏悔，到连羞耻惭愧之心也丢弃，已不知不觉失去了人的品质和道德。”

吴爱真记得当时自己说话可能太认真严肃，小沙弥闻言有点脸红了，他不自然地笑了。

“佛教为何戒酒呢？我因工作原因，常要陪客户朋友喝酒，那条酒戒就很难持。你看，道教就不戒酒，那些得道高人身上常挂着酒葫芦。我现在是有酒时学道，无酒时学佛。”

“佛教是以‘戒’得定得慧的。对定力不足的人来说，酒会令其昏醉沉迷，失去清醒的觉照力，从而失去定慧。其它宗教因法门不同，比如偏重气脉修证的，有时还通过酒疏通经络气脉，当药用也未尝不

可。但修证佛法之人不可不懂此中道理。

如果你确实不能长期持戒，也可受持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每个月只在阴历的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以及月底的最后两日这六天中受持，称六斋日。在这六天吃斋念佛，思惟佛说的四圣谛，三十七菩提道品等。佛经说，受持八关斋戒可关闭生死之门，是诸佛之母。即使六天也不能完成，那持一天一夜的功德也非常之大。

佛在经中说：‘弥勒出世时，百年受戒，不如我世一日一夜持八关斋戒。’虽佛已灭度，但我们还算是幸运的，毕竟还能听闻到佛法。故信佛说之人，怎会放弃这简单易行而又功德无量之受持呢？！相信你既学佛又如此聪明之人，马上会决定信受奉行的……”

记得她说完这些话，两人都笑起来，气氛活跃了很多。他说要回去再翻看一下关于戒律方面的书。

那次谈话后过了几天，小沙弥即打电话约她，让她陪同在星期日来师父这儿受了三皈依和八关斋戒。而且因为这个因缘和共同的爱好，使他们之间的沟通愈来愈频繁，最终发展成了现在的恋人关系……

想到这，她在坐垫上默默地笑了，觉有一丝淡淡的柔情在心底荡漾开来……

（三）参观画展

今天是星期天，小沙弥这几天特别忙，公司的老板要在今天举行个人画展，他与另一位同事已经为这事筹备十多天了。

小沙弥所在的公司是一个中国文化传播公司。听说老板是一

位多才多艺的女人，她丈夫是这个城市较有头面的政府官员。女人的才艺加上丈夫的关系，使这个传播公司在 A 市做得风光无限，前途似锦。吴爱真也这样说时，小沙弥常说这是她心里阴暗的一面。小沙弥很仰慕他们公司的老板，“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真是太有才了。这样的女人怎会依赖她丈夫呢，不靠她丈夫，公司照样能做得有声有色。”小沙弥如是说。

吴爱真不置可否地笑：“你仰慕的女人也太多了。”“还真不多，就两个。你吃醋了？”小沙弥边系领带边把脸凑过来狡黠地坏笑着，轻轻吻了她一下。

“唉呀！太迟了，我要马上走，菩萨，你上午可要来捧场。我们老板向我问过你几次，你可是在她那大名鼎鼎呢。记着，十点开展。”

这是发生在早上的一幕。而现在，她已是在师父的禅堂了。

十点刚过，吴爱真就到了展厅。参展的人还不是太多，稀稀拉拉的。她刚进门，一眼就看到小沙弥，他正在与一位带眼镜的男子和一位穿旗袍的女人站在那指手划脚说着什么。这大概就是小沙弥说的太有才的老板了。果然，小沙弥看到她后，马上招呼她过去，介绍一下：

“吴医生，这是郑总”。“久闻大名，我是郑美琴。”穿旗袍的女人爽朗地笑着，并用力握住吴爱真伸出的手，那份笑和浑身的热情似有一种感染力，马上让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隔阂顿失。“我也是仰慕已久，吴爱真。”客气过后，郑美琴热情地要带她到那边的“贵宾位”坐一会，吴爱真看到几组米黄色沙发和一张茶桌。

“郑总，吴医生，你们聊，我先去处理一些事。”“忘了介绍，吴

医生，这是米朗，我的副总。”郑美琴介绍米朗的时候，有种异样的眼神划过米朗的脸。吴爱真觉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太敏锐了。米朗个子高高的，面白唇红，架着一副款式洋气的茶色眼镜。他淡淡微笑着，儒雅地弯弯腰，轻轻握了一下吴爱真的手指，吴爱真看不清他的眼神，但她直觉感到那藏在镜片后的眼神有点阴险。好虚伪的男人。

米朗走了，背影有点风度翩翩。小沙弥站在米朗旁边，被衬得像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似乎光有一份纯真和热情。

郑美琴望着米朗的背影，有几秒钟的愣神，似乎想喊他回来再叮嘱些什么。

郑美琴今天应刻意打扮过。身着做工精良的米黄色旗袍，在旗袍的左侧有一株黄色略带粉红花尖的莲花斜插而上。脚上是与旗袍相衬的一双米黄色布艺凉鞋，包跟露趾。最让吴爱真称奇的是她的右脚大姆指甲上竟绘了一只彩色蝴蝶，色彩非常显眼，似乎正从脚指头展翅欲飞。她身上喷了香水，散发出淡淡的像池塘荷叶的气息。她的头发看上去很柔软，像小瀑布一样卷曲着披在肩上。吴爱真站在她侧面，只看到她掩映在发丝中的脸侧影有些刚毅，脸上略施脂粉，睫毛涂了睫毛膏，被拉得长长的，微微向上弯起。郑美琴也不矮，穿平底鞋估计也有一米七五左右。身材不算很优美，穿旗袍盆骨有点宽。从整体来看，这女人不能算很漂亮，但浑身却散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我不坐了，看看你的画吧！”吴爱真说。“好，好！正想听听你的点评。心理医生的眼光一定很独特很锐利。”郑美琴仍大方地笑着。

“任情非（小沙弥的名字），你去帮米总招待客人吧，我今天还请了

市里一些领导和文化界一些名流，估计他们晚一些才能到，你去帮忙吧。”

小沙弥看了吴爱真一眼算告别，爽快地答应了一声就走了。

郑美琴陪着吴爱真在展厅欣赏她展出的画，国画、西画都有，而且有几幅是中西合璧的作品。吴爱真整体的感觉是画的创意还别具一格，但功底不够，有些作品露出明显的败笔。

在一幅“女人和猫”的画前，吴爱真停下了脚步。画面是一位慵懒的裸体女人，坐在一把宽大的椅子上晒太阳。女人身子斜靠在椅背上，看上去很舒适，长长的蓬松的卷发披散下来，浓发下只勾出半张脸，脸上没有眼、鼻子、嘴，只在脸颊处飞出一抹红晕。女人的一条臂搭着椅背枕在头下，另一只手放在一只猫的身上。那是一只白色带豹纹的猫，醒目地躺在女人的大腿上，温顺地半眯着眼睛。但那猫的尾巴却画得很坚硬，而且尾尖向一侧歪着。郑美琴看吴爱真在静静端详这幅画，便问：“怎样？这是我最得意的一幅画。”“那只猫是假寐吧。”吴爱真问。郑美琴笑而不答。“这只猫长着狐狸的媚眼，有着豹子的野心，还流露出猫的慵懒和机警。这样的女人很恐怖呢！”吴爱真说。

“哈哈，不愧是心理医生。这样的女人可是商场杀手。”

“我喜欢狐狸的灵气，猫的温柔，豹子的敏捷与隐忍。既然在阳光底下，为什么要画它们冷酷的一面？你看那只猫的眼神，妩媚之间充斥着冷漠。”

“有那么传神吗？”郑美琴大笑着仰着脸也去看那只猫的眼睛。

然后，笑得更欢了。吴爱真忽然发现郑美琴笑的时候，眼睛眯起来向上挑着，很像狐狸的眼。

郑美琴止住笑，神秘地凑近她的耳边说：“你说的那种女人是情场杀手。”吴爱真淡淡地笑着说：“情场有杀手吗？除非有人真无情，否则，杀手受的伤更多更重，而且不可救药。”

这时，米朗走进来，说来了几位贵宾，他已安置在旁边的小会议室，而且汇报说中午的餐饮已作安排。

“你去忙吧，不用陪我。”吴爱真急忙说。

“中午一块吃饭吧？”

“我还有事，就不打扰了。”

“佟莉是我的好朋友，我早已从她那听到你太多的传奇。今天见面，果然名不虚传，吴医生，认识你很高兴，希望你以后有空常来我这坐坐。”

“好！有空一定拜访。”吴爱真也客气了几句。

郑美琴与米朗走了。郑美琴对自己的一见如故和热情，吴爱真终于有了答案，佟莉是自己过去的一个病人，而且病好后一直对她心存感激，现在是市里一位领导的太太。

（四）陋室情执

小沙弥下午一点多就回来了。吴爱真正在书房为《女人》杂志撰稿，听他把门关得乒乓响，不一会儿就兴奋地冲进来，一把将吴爱真从椅子上拉起来，抱着原地转了两个圈。小沙弥今天的力气真大。

“菩萨，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展览办得特别成功。市里领导都

夸奖说这次展览组织得很有水准。我从未见郑总那么开心，那么得意过。她去年也办过一次，是米朗组织的，但事后她很不满意。她中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专门给我敬酒，说这次展览我立了一大功，让剩下几天的事由别人去做，说我辛苦了，让我回来好好休息休息……”任情非激动地说着。由于喝了酒，满脸绯红，清亮的眼神在酒与兴奋的作用下醉意朦胧，盈满自豪的喜悦。

“我看是你开心得意吧，得到郑美琴的夸奖。”吴爱真挪揄着推开他，又坐下来拿起笔。

小沙弥似乎也觉得自己兴奋得有点过头了，尴尬地笑着说：“在写什么呢？你就不懂我的心，我工作被领导认可赏识，你也不犒劳犒劳我。”

他粘乎乎地蹭过来，从后面搂住吴爱真的脖子，看她书桌上写的东西。“哇！修成美女密法，这倒是个热门话题。我们单位的‘仙人掌’（任情非一位女同事的绰号）总想变成‘牡丹花’，我原以为美女是天生的，原来可以修成的啊！”任情非边说边抢过吴爱真正写的草稿，躺在书房的躺椅上大声念了起来：真正美女之美，不在胖瘦，不在脸蛋，在于自然，更在于神韵。外表之美、丑、胖、瘦很难改变，而神韵之美由心而发，故可以修成。如：一、没有嫉妒心的女子，神态会恬静，脸如秋月般静美；二、没有嗔恨心的女子，常有柔顺似水的品行，眼神会非常清纯而水灵；三、常能轻言细语，不说粗话，而且能常随喜赞叹别人的女子，可以吐气如兰，成就甜蜜动听之音声；四、不邪淫之女子，可得高贵圣洁之相，气质优雅，楚楚动人；五、

不骄傲之女子，可成就朴实清纯之相，有山泉涓涓流淌之美感；六、对万事万物心存爱心，常行布施的女子，因平等之爱心，而生出母爱般的光辉，成就神彩照人的慈和之美；七、不贪婪、不抱怨之女子，因神气清静内敛，可得丰满圆润之体韵，并有柔弱无骨之美感；八、做事专注，用心纯正，又具有以上诸德之女子，气注神凝，长久肌肤纯净如凝脂，神态恬美大方，静如皎月，动如波光熠动流淌，自然成就淑女诸种美德，形神魅力无可抵挡。

“哇！有此等美女吗？这快成圣女了。不过，你这美女之美，在乎神韵，神韵由心而出，倒是新观点。我们单位那些正准备减肥、整容的女孩大可不必又花钱又疼痛了。调调心，保持自然就能万事大吉。”

任情非将吴爱真未写完的稿子放回桌上，有一张掉到了地上。“当然是这样。”吴爱真边拣回稿纸边说：“脸蛋是父母给的，身体胖瘦由不得自己，这世界的知识只能提升一个女人的气质，但神韵却是从心流出来的，是真正不会凋谢的美，而且每个女子都可做到。如一个女子能做到以上的几点就可尽显自己神韵之美。具有神韵之美的女子在万事万物面前，都由于心灵的合于自然而能不失自信。那样，‘仙人掌’有‘仙人掌’的风采，干嘛要东施效颦，非得变成‘牡丹花’，也许在满园整容培植出来的‘牡丹花’中，白马王子独青睐‘仙人掌’呢？因为她最起码有天然的美。”

“我代‘仙人掌’向你致敬！仙人掌的自信心有救了。我上班就向她传达这个喜讯，美人之美，在于自然，在乎神韵。不过，美人，

我们现在一起午休一会儿怎样。”任情非不由吴爱真分辨什么，便执拗地拉着吴爱真的手进了卧室。

小沙弥抱着她亲吻了一会儿便睡着了，发出轻轻的鼾声。看来这几天，他确实是有点累了。吴爱真从床上坐起身，爱怜地看着小沙弥孩子一般熟睡的脸。他们虽在一起一年多了，但平时并不住一起，小沙弥住公司的公寓，他们只在休息日才会聚在一起，而且小沙弥常会出差，加班，其实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小沙弥喊她菩萨，是夸她有智慧，而且常常有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

在修证佛法前，吴爱真觉得这其实是她性格中最柔弱缺陷的一部分。睿智只能使她更深地洞察人生，更多地看到人性的多面性，更清楚地察觉到事物的无常，而且更敏感地体验到人情的冷暖。她常常无奈地看着一切的发生或逝去，有她自己的，有身边朋友的。记得有一段时间她异常的多愁善感，甚至花开花落，春夏秋冬的变迁也会令她莫名奇妙地泪水连连……

随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她变得对生活有点漠然，缺少激情。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改变什么，她也不能从无数变化的事物中获取力量，新生和任何感动。但她觉自己并未失去对生活的爱，以及对人性的宽容和理解，这也许是一位心理医生的职业道德。但她不满意自己，她觉自己的生活有些沉闷，有些压抑，不够洒脱和自在。

自从修证佛法以来，她逐渐能冷静地旁观一切而不被变化伤害，并在这种冷静的旁观中用佛法的智慧对生命及万事万物的无常性有了更圆满更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在对自己的时刻反省中，更清楚地觉

察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的习气。这使她变得不再悲观不再冷漠，而且对自己的了悟使她对别人变得更宽容，对人及事理解更透彻，内心常会油然对众生起悲悯。但她还不能时时从这种智慧中得到喜悦。她心底常会浮起一种淡淡的愁绪，像皓月前的一抹浮云。除了工作，她更多时候是静默的。也许，正如师父所说，她还不能无我、博爱，她心中仍有未尽的情欲，她仍有执着，而且定力也不够，不能将悟境时时刻刻保任……

小沙弥似乎做梦了。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声音，眉心稍稍皱了一下。吴爱真此时静静地看着他，心中忽然问：“小沙弥，我们之间的这份爱能维持多久呢？”此时，觉有一丝酸楚从心底溢出来，有一抹雾水弥漫在眼眶。不知为何，对这份情爱，吴爱真有太多的宿命感。她一直认为在人世间的诸多感情中，爱情是最美的，它不像亲情，需要血缘关系；也不像友谊，君子之交淡如水。它是亲情，却不需要血缘的维系，它包含友情，却比朋友之情更浓烈更无私。它是两个生命碰撞与融合后开出的最美丽的花。她曾渴望一种专注、深沉而脱俗的爱情，但人世间有吗？即使有又能持久吗？小沙弥的爱也许是纯净的，但从他时而激昂亢奋，时而落寞低沉、飘忽不定的心神中，她未看到他们之间这份情感永久的保障。等待这份爱的明天会是什么呢？想到这，她觉得自己的心好累……

忽然，小沙弥从梦中惊醒，两只红红的眼睛惊诧地瞪着吴爱真：“是谁在吹箫？”“做梦了吧？”吴爱真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小沙弥眨眨眼，方才知刚才在梦中。“梦到什么了？”吴爱真问。“还是那

个梦!”任情非闭闭眼，眼中竟涌上泪水，有一滴顺眼角滚落。

“你还没有帮我问师父吗？这个梦我已经做了很多次了。”

“问了，师父只说是宿缘。”

“有些事也真是奇怪。我在梦中听到的声音又像箫声又像笛声。每当听到这个声音，我就会惊恐，而且心中会生起莫名的惭愧。”

“是玉笛！”吴爱真肯定地说。任情非瞪着眼，“你怎么知道？”

“我觉得是，我喜欢玉笛的声音。在禅定中，我听过。”

任情非一跃而起，“喂，快说说。你在禅定中听到什么？”

“只是在一次打坐中，我感觉自己在微风和流云之间轻松地飞翔着，旁边有白鹤为伴，自己变得轻盈快乐。俯视山川、江河都清晰可见，真是太美了。忽然面前云雾涌来，只见云海之中，恍然有一位少年，吹一支玉笛，笛声悠扬悦耳，高山流水，声声含情。我向他飞过去，他忽然消失了，但笛音不绝。在迷雾之中，我一直随着笛音飞，雾气愈来愈重，我睁不开眼，呼吸感到困难。但笛声更浓了，我的心似与笛声紧紧相连。笛音是我的心境，是我的情。我一直顺着笛音飞，飞得好累好累……”吴爱真停住了。

“飞到哪儿了？”任情非问。

吴爱真说：“师父说那是情天，我那样飞，永远飞不出去。”

“那个吹笛的男子是谁？”任情非一向对这些事较真。

“是你喽！”吴爱真开玩笑地说。

“可我是爱你的，你为什么要飞出情天。”任情非竟认真的像小孩一样，还红了眼睛，似乎泪就要淌下来。

“这只不过是个幻境，你较什么真。”吴爱真怜惜地说。

“嗯！我认为禅定中有些事是有什么寓意在里面的。”任情非默默躺下，把双手枕在脑后独自沉思着。

“为什么我听到箫声会惭愧呢？我听到的声音跟你的一样吗？”

“我想，如果你惭愧，是因为你的心染着了。因笛声是‘心’音，是表达非常纯净的感情的，因那是在情天，是无欲的。”

“你师父有没有说你怎样飞出情天？”

“这还用问吗？师父肯定说，看破放下就解脱了呗。”

“如这样，那你看破放下了，别人还未放得下，修行人岂不都变成无情无义之人。”

“怎么会。一个真能看得破情天欲海已了脱情欲的菩萨，一定会同时具备大慈大悲。而且那种放下只是放下了对情欲的执着和分别。她如果在情天，会对情投入得更深、更专注。因她是身、口、意合一的，在每一刹那中，她的爱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全身心的奉献，而且不求回报。因对自己情欲的不执着和对空性的了悟，使她绝不会从对情欲的所求和得失中伤害任何人，除非她为了众生的利益而放弃自我的一切。”

“你能吗？”任情非问。

“不能”。

“那你怎会懂？”

“闻思慧，非修证所得，故不能。不过，在禅定中，我似乎到了情天的尽头，在云海深处，我站在一株樱花树下，樱花纷纷扬扬飘落

下来，我看着那位仍在吹玉笛的少年，他的笛声忽然变得高亢激扬，充满悲声，我向他挥挥手，而后转身从翻滚的云海跃了下去，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欲海。”

“如果未‘离情’掉入欲海，那不是生不如死？！”任情非傻傻地想了一会担心地说。

“是啊！你可千万别掉入欲海，被欲望牵着鼻子走，我觉得你还不够格做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还是给自己留点底线，省得下欲海心受折磨。”吴爱真逗他。

“乱讲，情欲哪能分那么清。你没听过情动欲海，欲动情牵吗。”

“总是有所偏重。”

“我觉得无情无义只为欲望活着之人还是很少的。感情变化快，只是诱惑太多了。大多数人做不到坐怀不乱，也抵抗不了名利的诱惑。”任情非说。

“你别为那些负心人开脱了。其实如果真掉入欲海，这个人即使以前再有情有义，也会因名、利心的膨胀变得冷酷无情，背信弃义，极端自私。”吴爱真说。

“有那么严重，别说得太绝对了。”

“不过，有一种人例外。师父说，如果大菩萨进入情天欲海，因绝不退转的慈悲之爱，使她的心能不染不迷，而且因深入了知众生的习性，使她能获取更多的善巧方便度脱众生。”

“可我们现在都不是菩萨，还是凡夫俗子，就不讨论这些问题吧。”任情非边说边拉着吴爱真躺在自己臂弯里，轻轻吻着她……任

情非一会儿便亢奋起来，吴爱真将呼吸急促的小沙弥推开，两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

“菩萨，我觉得像现在这样情也美，欲也美。为什么要解脱。”

“是啊！情欲也美！但情会变去，欲望永无止境。失恋是苦的，别离是苦的，欲望无法得到，怕失去是苦的……因为情欲又生出多少烦恼、痛苦、战争、疾病，你只看她美的一面，享乐的一面。但这些太短暂了。这种享乐和刺激带给人的却是生生世世的六道轮回，永远无法解脱的生、老、病、死。如不小心，福报享尽了，还有永无出期的地狱之苦。”

“我做个好人还不行吗？即使死后下地狱，我想也不至于轮到我。”小沙弥说。

“如果社会风气不好，你想做个好人都很难，何况还有共业。只你独善其身，大家的道德水准都跟不上，你在这个大环境里，也迟早会被染得花花绿绿的。况且你说做好人，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人能做到儒家文化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就可以算一个君子好人了吧。”

“如果单从做人的角度看，确实做到这几点也算君子了。”吴爱真沉思着说。“不过，在佛法里，人的身体轮回需要生命的终结，但心的轮回却是刹那刹那生灭轮回。如果像你说的，一个人能自始至终都遵循这个‘君子’的道德标准，那这人的‘心’也定是刹那刹那生灭在‘人道’中，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而现在大多数人的心却刹那刹那轮回在其它道，更多时间与三恶道相应。有的人是因为欲

望的膨胀，有的人是无法抵抗生活的挫折和磨难。

如我诊所曾有一位病人的孩子夭折，她肝肠寸断，无心做一切，整天以泪洗面。我感觉她的心似乎已在地狱受苦。有一位病人的丈夫有了二奶，她日夜不能寐，像要发疯，只想着报复，情绪失控，暂不论她丈夫的对错，只觉她的心已轮回在了阿修罗道。这两位病人也许很想做一位高尚的君子，但在生活的逆境面前，她们却无法用智慧来面对，她们的心也照样堕落了。其实，现在大多数人的心长时间不在人道。我认为佛经上说，末法时代人愈来愈少，是指人心来说的，是指人心不能在人道。人如果‘心’常与其它道相应，福报享完后，肯定会在轮回中失去人身，这样下去，还会有人吗？！”

小沙弥沉默着。吴爱真说的这些话虽听起来不无道理，但还不是自己目前要关心的，现实社会倒是让人更多担心人口猛增，地球资源够不够享用，至于人福报享完了，天灾人祸、瘟疫、战争或在六道轮回中堕落等等，自己还力量太小，改变不了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是伟人们说的，自己一介凡夫，把自己的品质，把自己的生活搞好就行，还担不起什么使命和重任。

“喂！你今天见到我们公司的米总，你对这个人印象怎样？”任情非转了话题问，他觉那些话题太沉重了。

“这个人非常虚伪，在一起共事还是提防着点。”

“咳！又来了。我现在是他很好的哥们。这小子很能干，在刚进公司时只是郑美琴的司机，仅一年就提成了副总。他待人很和气，连续几年被评为公司的‘文明人’模范，他可是连扫垃圾的大嫂都翘起

拇指夸奖的人。不过，我也觉他那种‘和气’有点过头了，有点虚。但他做事很果断利落，而且考虑很周详。郑总让我配合他工作，我还是很欣赏这小子的。”

“不管你怎样看，米总给我的印象不好，不够阳光，很阴，你与他相处还是注意点为好！”

“他阴也不会害我吧，我与他又无任何利益关系。不过我发现米朗与郑美琴的关系有点暧昧。”

“你还对这种事好奇吗？”

“我不是奇怪郑美琴与米朗的关系，而是奇怪郑美琴与老公在外人眼中可是出奇的恩爱，听说结婚都五年了，人们还看见他们拖着手散步。”

“他们没有小孩吗？”

“没有。有一次，米朗帮忙联系一位治不育的老中医，看他的热心样我估计是帮郑总联系的，大概是郑美琴不育。”

“听说聪明会绝顶，是否太有才会绝后？”吴爱真假装若有所思的样子说。

“呸，小心你师父骂你造口业。”任情非就这点品质纯净得可爱，他欣赏的人，背后也不允许有人说一点对此人不中听的话。

“要正身、正意、正言，清净你的身、口、意。”吴爱真学着师父的声音，一本正经粗声粗气地说，逗得任情非笑起来。

“晚上咱们俩去‘飞天’吃饭吧。”任情非说。

“你又想去看那两个小‘飞天’了吧？！”吴爱真开玩笑。“飞天”

是离吴爱真家不远的一家素食馆，似乎是甘肃一位女老板开的，包间里有一些模仿敦煌飞天的壁画和昏暗的壁灯。氛围上倒也有置身大漠敦煌莫高窟的味道，饭菜口味一般。吴爱真和任情非去过一次。任情非很喜欢那个包房的装饰。只是送菜的两个服务员长得太丑，有辱“小飞天”的雅号。但两个小姑娘爱笑，其中一个有一对小虎牙，笑起来憨憨的。另一个一笑就脸红，可能是刚从农村招来的。任情非说这两小飞天别看长得丑，但率真得可爱，在城市很难见到这么纯净的小姑娘了。所以吴爱真开他玩笑。

“嗯，我有菩萨陪着，再美的飞天都不会看。”任情非一副嘻皮笑脸。

进了“飞天”餐馆，他们仍要了“曼陀罗花”那间包房。今天招待他们的换了两个服务员，那个小虎牙“飞天”不见了。先进来一位倒茶的小姑娘，挺俊俏的，但脸绷得紧紧的，一脸的不耐烦。小沙弥故意找些话想搭讪，被翻了几个白眼，小沙弥自讨没趣，估计这位“飞天”心情不爽。后又来一位点菜的，模样也可人，但眉飞色舞，小沙弥一逗便频送秋波，似有些太轻浮，也不管旁边还坐着一位“菩萨”。小沙弥便有些兴趣索然，吃饭也没劲。

吃过饭，他们在包房品茶。其间，小沙弥说他这几天读《诗经》并得意地背诵了《诗经》的第一篇《关雎》：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情瑟友之

参差行菜

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

钟鼓乐之。

“我很喜欢这一篇。每当背诵这首诗时，我都仿佛看到了一个画

面，在一条雉鸠和鸣的河边，一位美丽优雅的少女与一位品行高尚的青年男子相遇了。参差不齐的荇菜叶随着水流轻轻晃动，男子被女子的美触动了，他的心像水面摇摆的荇叶一样狂跳不已，他情不自禁，无法克制自己对这女子的爱慕和思恋，梦寐以求得到她的芳心，他渴求与她琴瑟和鸣，互为知音，共奏天长地久，渴求与她钟鼓同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觉得这首诗中青年男女并非实有其人，它只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女心中的一个意境，是一种对美好的、道德高尚的爱情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小沙弥摇头晃脑背诵完诗后继续发表他的宏论。

任情非背诗时，吴爱真用筷子轻轻敲着碗，给他伴奏，现在听他这样说，便笑着附和。“是啊！我也很喜欢《诗经》的这首开篇。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觉得用‘思无邪’定为这首开篇的名字就很合适。不过，你说的这位男子的渴求在诗的表述中似乎已达到了。如后两节‘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芣之’。其中的‘采之’我认为是说他们已成为恋人，而‘芣之’则说他们已接纳选择了对方。而‘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却是我在这首诗中最喜欢的境界。我认为诗中用‘琴瑟友之’来比喻他们在一起相处或互通音信时的相知、相爱与内心的喜悦。而以‘钟鼓乐之’表示他们之间不管贫穷与富有，卑贱与高贵，都已不能影响他们家庭的和睦、快乐与恩爱。以‘钟鼓合奏’来比喻家庭之祥和快乐。夫德妻贤，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而且，这两节我认为还带有男子尊崇敬爱女子的德行、情操的意思。”说到这，吴爱真停了下来，两眼似沉

思着望向远方，眼眸中充满神往之情。“现在真能从内心体悟到这首诗的人很少了。如果有女孩能领悟这首诗，你绝对可以娶她做老婆了。”吴爱真像在对任情非说，又像在喃喃自语。任情非听后却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她，似乎在听痴人说梦。

“老婆，你嫁给我吧！”任情非少有的严肃而认真，把吴爱真吓了一跳，才忽然醒悟过来。“哪有你这样求婚的，既然已是老婆，还有再嫁一次的理由！”吴爱真狡赖。“我们现在是‘左右采之，情瑟友之’，我想‘左右印之，钟鼓乐之。’”任情非的脸憋得通红，又开始较真了。吴爱真的内心有些慌乱，她不知该说什么。自己并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可又找不到拒绝小沙弥的理由。

看到吴爱真的迟疑和慌乱，任情非突然受伤了。他不再说什么，眼神有些黯淡地转向别处。“是啊！我还没有房，没有车，我一无所，我还没有资格娶你。”“你知道，我不是这样的。”吴爱真忽然泪水涌上眼眶，她觉得自己的感情被任情非的误解玷污了。“那是你不爱我？！”任情非仍有些恼怒受伤的感觉。

“也不是。”

“那是什么原因？你准备只恋爱不结婚吗？”吴爱真摇摇头。“修行之路还很漫长，也许一切都会变去，感情不可靠”。吴爱真声音低低地说。一时她不知道怎样表达内心的那种恍惚不安与没有任何证据的预感。

任情非只听到她后面两句，一股压抑不住的怒气腾地就冲了上来，“去你的破理论，你活得累不累啊！我也知道一切无常，爱情会

消失，感情不可靠。但也许等不到我们移情别恋，我们就死了呢。生命也无常啊！你一点也不乐观。活在当下，把握住生命的每一滴真实体验，用智慧去面对它，生命才有意义。我说得不对吗？”

“你说得很对。是我的心态有问题，你不是活在当下吗？为什么现在又为我的暂时拒绝而生气，你要执着什么？你又用怎样的智慧来面对这一刻。”吴爱真镇静下来，试图为自己作些辩解。离开真情，任何的巧言善辩都显得那么多余，而没有力量。

任情非不再说话，隔了一会儿，他狠狠地说：“你不就是想再考验我几年吗？随便你。以后我不再提结婚的事，你什么时候觉得我合格做你的丈夫了，请通知我。好，我们回去吧。”

吴爱真默默站起来，任情非一把把她揽入怀里，认真地恶狠狠地说：“巫婆，告诉你我爱着你。”然后搂着她的肩出去了。在任情非的手臂下，吴爱真的内心泛起一丝酸楚。她轻轻为自己叹了口气……素食店中传出熟悉的音乐，是藏语的大悲咒。小沙弥一路在哼着，唱得婉转动听，声音有些哀伤。

“师父说，要多些慈悲心才能与大悲咒相应。而不是悲伤。”吴爱真说。

小沙弥充耳不闻，自顾自哼着，“你怎么知我不是慈悲心，我在慈悲任情非，他也是一位苦难的众生。”

“贫嘴，口头禅！”吴爱真轻轻地笑了。但任情非的内心却很想流泪。

“情非，明天我们一块去‘湖心公园’玩吧。”吴爱真想调和一

下任情非低落的情绪，任情非不置可否地继续哼着大悲咒……

晚上，在相拥入眠的那一刻，吴爱真忽然说：“情非，如果你有一天不爱我了，请直接告诉我。”任情非闭着眼说：“会的。”内心却升起一阵烦乱。他觉吴爱真有时悲观的不可理喻，经常在他激情高涨的时候泼凉水。他承认她对人情世故比他懂得多，看得透。但即使未卜先知又怎样，生活照样要开心地过。人迟早会死的，如果每天想着这件事，还怎样活得开心。吴爱真还说他心神飘忽，对感情不够专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他见了美女多看几眼，看到心仪的女子调侃几句，这也不代表他对她的爱就不专一了。他又没有拈花惹草，生活就要轻轻松松，简简单单，他觉得吴爱真活得太复杂太累了。他是很尊重她的，同样也在爱着。他不懂，她既然能够洞察很多事，为何却不能坦坦然然地放下。她常有一些多愁善感，而且反复提醒他注意这注意那，像个老婆婆一样，有时让他觉得本来已很有压力的生活变得更沉重了。说句心里话，他与她在一起呆久了，有时会感到有点沉闷，他一直逃避这种感觉。他怕这种感觉影响到他们俩的感情，让吴爱真对爱情更加悲观。但他喜欢吴爱真敏锐的洞察力和睿智，而且吴爱真对情感的真挚和专注也常使他感动。他有时觉得她的心善良而圣洁，有时又神秘莫测，也有悲观灰暗的时候，她的情绪常会感染到他。他不能为她分担什么，他觉得她似乎在全身心地爱着，但她却是全然自我的一个整体，没有人可以进入她。他是简单的，他也搞不懂太多他智慧到达不了的地方，他只能用他似乎微弱的爱呵护她，呵护他们之间的感情。他只觉得她的爱有时太大了，大得无边无际，他怎么努力

也只是一盏灯与太阳的光相比。他听她为他阐述菩萨的“无我之爱”，菩萨的智慧与慈悲，也许她有一天真的会做到。但现在，他知道她的爱还不是，她的悲观失望就是完全“自我”的表现，倒不如他活得洒脱。他有几次与吴爱真的交流中，忽然有些烦躁，有想逃离的感觉。他现在没有太多的贪求，只想挣些钱，买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买一辆车。他的几位朋友现在社会上都混得不错，有房有车有家，他却一无所有。大学同学聚会时，那些同学财大气粗，这个经理那个老总，让他平添许多寒酸。他认为自己并不贪，如果有一些基础和积蓄后，他也可以去修行，他愿意陪吴爱真一块修。在佛法的领悟上，他觉吴爱真有天赋。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梦中的笛声，他内心不禁又一阵惶恐。爱真说自己是心染着了，他没有什么触动，他觉得自己与许多人比起来，要纯净得多。也许有一天，自己会弄懂那莫名的惭愧从何而来……

（五）游园雅趣

第二天下午，吴爱真与任情非去了 A 市的“湖心公园”，这是 A 市最大的一座水上公园。在公园的一片绿树林中，有一个小型的陶瓷作坊，供游客自己设计一些陶瓷作品。他们俩第一次来这儿时，曾共同设计制作了一把莲花壶和一对莲花样的小茶碗，虽烧出来后，壶把都歪了，但任情非奉若至宝，珍藏了起来。也正是那一次，他们互吐爱慕之情，成为了一对恋人。

今天游客并不多，因从早上起，天就阴沉沉的，但现在已是下午四点多了，雨水似仍在酝酿之中。空气稍有些沉闷，但坐在湖中一艘

船上时，湖面的风吹过来，吴爱真感到了一丝凉意。

任情非已经在点茶了，因这艘船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有甲板通岸上供游客在上面品茶观景。

当铁观音的香气在鼻端、口唇弥漫的时候，天空终于飘下了细细的雨丝，轻柔而密集地撒落在湖面上，闷热已久的湖水欢快地波动着开出一朵朵涟漪。

“在船上观雨景，似乎比岸上更美。”任情非透过雨雾，出神地望向湖岸。

“是啊！再说还有佳人陪观，红袖添茶。”任情非闻言，也把眼神移向身边冲茶的女孩子身上。女孩子大约十六、七岁，长得很标致，穿着特制的葱绿色的“唐装”，正襟端坐在他俩旁边。她未听他们俩在说什么，正认真地按次序开水、冲茶，那娴熟的手法，沉静优雅的姿态，颇让人爱怜赏识，吴爱真已暗暗看了她好一会儿。任情非今天似乎有些心事重重，并未向往常一样与小姑娘开玩笑，颇有君子风范。他端起茶杯轻轻吸了一口，仍转头望向湖面。

“可惜我们俩才疏学浅，这么美的景也只有望湖兴叹。如果是古人，一定又是吟诗又是填词，这样才不辜负这美景、香茶与佳人。”任情非放下茶杯说。

“不会吟诗填词作画无妨，有古人现成作好的，我们俩各背一首如何，不过里面湖水、雨、船、茶至少要有一样。”吴爱真想增加一下观景的情趣，她知任情非肚子里背了很多古诗词，背几首应时应景的当不难。”

果然，任情非来了兴致，他稍沉思一下便说：“好！我先背一首。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天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好！这是南宋蒋捷的《听雨》，里面有雨、有船，算应景，但不太应情致，觉有些凄凉低落。”吴爱真说。

“轮到你了，你来一首应景应情的。”任情非说。

吴爱真认真想了想，笑着说：“我能否不背诗词，讲一个关于喝茶的禅宗公案。”

“也可以。”任情非说。

“曾经有三位很有名的禅师去了一个茶肆。卖茶水的老太太是一位习禅多年的居士。她热情地迎上前，请三位‘名师’就座，然后说：三位禅师大名，如雷贯耳，今天能来老太太这小小茶坊喝茶，真是蓬荜生辉，但不知三位禅师能否为我表演一下用‘神通’喝茶，那今天这茶我就不收茶钱，算供养三位禅师。

三位禅师平时常受人吹捧，今日见这小小茶坊的老太太竟也知他们的大名，不禁都有些飘飘然。但一听老太太后面的请求，都面面相觑，其中一位说：老人家，修禅贵在修一颗平常心，不讲神通，故我们三人都不会用神通。

老太太莞尔一笑说，这神通其实不难吧，三位禅师不会，我倒会，现在我为你们表演一下如何。

三位禅师这下是惊奇地互相看了看，不知老太太会用什么样的神通喝茶。

老太太话毕，端起茶杯一饮而尽。三位禅师恍然大悟，连说：惭愧！惭愧！吃、喝、拉、撒、睡，搬柴运水哪个不是人的神通妙用，这就是平常心。每天挂在口中的道理，今天却败在了一位老居士无分别的“平常心”面前。三位禅师离座而去，从此踏踏实实修行去了。”

任情非默默品着茶，听吴爱真说完后，沉思了一会儿说：“‘平常心是道’学禅的人都会说，但真正用的时候，很难保有一颗平常心。平凡之中的神奇伟大有几个人真正能懂。”

“是啊！”吴爱真喝了一杯茶。“如用这个公案对应你刚才的诗，少年、中年、老年听雨，虽境在变，但‘心’仍是一样的心，何故心随境转。‘天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也只不过是一种风景，又或人生际遇，坦然面对好了，就不会触景伤怀，感慨万千了。”

任情非看了看吴爱真，皱了皱眉说：“蒋捷年轻时是一位公子哥儿，中年做过官，但又恰逢当时国破家亡，许多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故触景生情，才有听雨客舟中，天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后他又辞官隐居西湖竹山，大概也参禅修道吧，希望身心能从此解脱，一个人一生的这三种际遇确实是令人唏嘘感叹的，尤其壮年时面对‘国破山河在’不堪回首的故国风情，才气满腹，抱负满怀的他又怎能不触景伤怀，如果一位禅者面对此景又怎样呢？难道他会面对国破家亡而无动于衷吗？难道他无情？”

吴爱真笑了。“禅者不是无情，而是无心。因为无心，所以禅者

一定是积极入世的。积极地将出世法运用到红尘之中来，即用‘出世的心’来做‘入世的事’，也唯有如此，禅者才会在做每件事时，身心投入的彻底而纯粹。也唯有如此，在面对无法改变的境遇时，才不是消极的对待和伤感，而是因此生起无穷无尽的慈悲之心，由此启开‘对此世界的无常’解脱的智慧。又因此悲心和智慧，谆谆告诫人们正视因果，人间因果不昧。”

“又开始讲佛法了。”任情非为吴爱真换去了面前的凉茶。“你说得对，但这一颗能不住不着相，不随境转，随时起用，过后不留，‘无心’的心却好难得到啊！有多少事拿不起，又放不下啊！”

“那就不如修道去！”吴爱真笑着说。

“修道总得打点基础吧！比如很现实的要攒一笔钱。否则吃什么，喝什么？”

“攒多少才算够？你又不知修多少年可以成就！”

“你不要这样说。其实向道之心我也很强烈，逍遥自在的神仙日子谁不想过。但总要现实一点。人世间的事情不是心想就能事成的，光凭浪漫和热情不能解决问题。”

“你的道理是对的。每个人选择的修行之路不一样。你既要先入红尘，攒钱，面对红尘的不如意和挫折时，就不要太伤怀，不要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要记着你‘入红尘’的目的是为了出世的，是为了将来修行成道的。这样红尘的种种诱惑、种种欲望就不会令你深陷其中。从而无力拔出，因此流浪生死。”

“修行！”任情非望着雨后初晴雾蒙蒙的湖面，“怎样修？心里空

荡荡的，没有着落，很迷茫。佛教经典也看了一些，美其名出离修行很久的人都见过（噢！不是说你啊！），但还不都是一样，活在现实与出离的夹缝里。不仅走得很难，而且修行也只是修在了口上。”

“有些人发心不纯正，只是沽名钓誉之徒。有些人是因某种因缘不经意中涉入佛门，没有很好的老师引入正知正见作指导，故才会修很久没有曙光，而且愈走愈难。而更多的人修证选修的法门走的路都是对的，但质的飞跃需量的累积，比如功德、福报的增加、心量的打开等等，而这些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人的寿命不长，除了吃喝拉撒睡，能用来修行的时间在一生中少之又少。如想成道，只能抓住每分每秒来做了。比如，你从现在就正身、正言、正意，全身心用来品茶，把对过去的回忆，未来的想法统统抛开，心尽量止于自己的身心内，周围发生任何事只是旁观，包括旁观你这个身体的每一个动作，如：倒茶、喝茶、说话、知茶味等等。如能自己把这一切观得清清楚楚，这就是马上在修行了，并不是非要等到攒够钱背着到山中去才算修行。”

任情非静静地坐了一会说：“唉！可怜我念念不是在过去，就想未来，要么就是散乱、失意或住在面前的境上，很难定。”

你真要是这样观得清楚，明明白白知道“心”在想什么，住在什么境上，而不去分别，不随境转，这就是修“止观”了，长久以往下去，就可得“定”。因人从粗浅的意识到微细的意识，念念不住，都如梦幻泡影，这就是“止无一念之所思”。即虽有意识的波动，但究竟性空，故并未生起过（但对刚开始修禅定之人，是指止息所有妄念，

成就止力)。而“观无一念之所舍”，即每一念都要了了分明。了了分明这个“空”中生起的“有”。这就是大乘菩萨在日常生活行、住、坐、卧中的“止观”修法，可成就法身。但它还有四个“加行”，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是大乘进入禅定，悟入“法身佛智慧”的必需条件。没有这四个“加行”，大乘行人很难累积足够的福德资粮来打开心量，包容三界，回归“法界之心”。

“好吧，我会好好修行。不过，回到红尘，对境对人时，“心”就会跑掉。也许我只是闲下来时空有一颗向道之心，其实内心目前最渴求的还不是修道而已。”

“多观观这个世界的无常吧。生命如此的脆弱，旦夕祸福随时会来。即使我们能寿终正寝，也不过百年，日子会在吃喝玩乐中飞逝而过。我们从何而来，为何而来，死后又到哪里去，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能见闻觉知的境界外，还有什么样的精彩，我们一无所知。如能在有限的生命中探索未知的领域，探索生命的奥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没有科学家们的知识，但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与佛同样的智慧，我们凭这个已经拥有的“暇满”之身即可获得这种智慧。何况这种智慧不仅可以指导我们今生的生活，令我们做人时活得更快乐自在，而且可以令我们出离生死之界，永不会在“六道”轮回。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渴求的，也是每个人只要去做都有可能成就的事。为什么我们不把它当作最重要的事来做？难道这个世上的一切还有比这件事更值得我们去付出一生吗？千秋功业，万世英名，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都不过是在人间又造下几多恩怨，几多业缘，

功名利禄，无常的感情都无法使我们真正获得满足和幸福。而步入佛法海洋中的人是幸运的。修行只是一个阶梯，获得我们真正想要的才是最主要的。而我们人真正想要的是佛的力量、智慧，以及大慈大悲永不失去的爱。而这个通过发菩提心，通过修佛法中的法门即可办到。”

任情非默默地看着吴爱真，看她越说越兴奋，便打断她的话。

“嗨！大道理我也懂，但我还一时做不到。眼下只想着结婚、升职、涨工资、买房、买车，就这么现实，否则我心不安宁。”

“你眼光不能放远一点，气度不能放大一点，你就不能发个‘菩提心’，三界中那么多苦难，需要菩萨的救度，尤其是三恶道众生。宇宙场需要净化，人心的善恶堕落直接可以影响到很多生命的生存繁衍，你就一点也不觉得有你一份责任吗？”

“我有这个能力吗？有使命感可以，但我能做什么呢？在滚滚红尘，我任情非渺小的不值一提，只能独善其身，遵纪守法，尽力去做点善事，我还能怎样？”

“我没有任何责怪你的意思。你现在力量小，但发个心愿总是可以的吧。比如每天祈愿众生平安、快乐、幸福。”

“顶个屁用！”任情非文绉绉地说了句粗口。“你愈来愈天真了。”

“如果全世界所有人都发愿就会起作用，总比心里想着污七八糟的念头好。”吴爱真脸红了。

“好！有用！我以后每天这样想这样念。喂！能否让伊拉克不打仗？能否让恐怖组织良心发现，不杀无辜的人们报复？”

“能!”吴爱真肯定地说，而后笑了。任情非伸出手拍了拍她的头顶说：“你可真是菩萨心肠。能令你每天开心，我也功德无量了。”

吴爱真的心里有一丝暖流淌过，沉默了。

“你从上大学就开始修行，修到现在也快八、九年了吧，你还不是仍活在世俗与出世的夹缝中，你渴求的那种爱，渴求的那份圣洁，渴求的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生活还不是常常被‘现实’击得粉碎。我又不是没见过你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

“我这种天性你认为我不修行会过得比现在好吗？也许我早‘夭折’了。没有佛的智慧指引我，我也许早已淹没在红尘的哪个漩涡了。我认为也许一位菩萨在红尘的行为与别人一样，他也哭也笑，也要吃喝拉撒地生活，但因愿力与发心的不同，使他做每件事都是为了那份‘大慈大悲’的‘爱’来做，而不只是为满足个人的私欲。他在未圆满成道前，也有情欲，但在众生的利益与自己的私欲，情爱有冲突时，他会慧剑斩情丝，为成就众生的幸福而舍弃自我的私欲。这即是大丈夫之行，菩萨之大爱。”

“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需要菩萨的救度的。人们也许更多的是希望菩萨能助他们满足自己的私欲。红尘的诱惑这么大，众生五欲之毒这么深，有几个人真正发心想‘出离’。即使真有人想，但在整个修行中，还不是仍在贪、嗔、痴、慢、疑里打转，碰到哪一点‘自我’的坎都迈不过去。像吸毒人在戒毒。而这个毒还不是外来的，是生命本有的，生生世世累积而来的业力之毒。要想成就谈何容易。在这个时候，一位菩萨即使粉身碎骨将自己布施出去，又能怎样呢？众生不

愿出离，愿出离的又顽强的执着‘自我’。你想怎样？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吗？每个人的习气、欲望一点点都不许你碰的，怎样度他们呢？还是全身心的用来修自己吧。自己也是众生，救出自己也是救出众生的一员。何必整天想那些冠冕堂皇，不切实际的话。”

“不是这样的。正因为我每天都在想着六道众生的苦乐，虽然我并未真正帮到他们什么，但在禅定中，常有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因悲心瞬间生起，故才能瞬间破掉‘我执’而获得飞跃。因在禅定的境界中，是无主观意识的，就像人在中阴境界念佛一样，全靠平时‘心性’上熏修留下的痕迹在起作用。故师父常说我有‘坚固的大悲心’作基础，在修证中才会无往而不胜。故修行人日常的所思所想所看所听都很重要，有时它直接决定你修证的成败，尤其是发心，‘为利益一切众生’而修行，是大乘道行者一定要挂在口里、心里的愿望。它才会有一天结出法身佛的果。”

任情非不再说话。旁边坐着的小姑娘不知是否能听懂他们的谈话，早把冲好的茶斟满他们俩面前的茶杯，而后睁着一对纯真而茫然的大眼睛盯着吴爱真。看到吴爱真注意到了她，怯怯地笑了一下，低下了头。

雨早已停了，没有风，空气中也无雨后清爽的感觉，岸上船上的游客似乎比雨前多起来，因公园在晚上十点多以后才关门。在园子的入口处，有一家公园的餐馆，叫“百味粥馆”，里面熬有几十种风味独特的粥，还有各种各样精美的小点心，吸引游客晚上来游园、喝粥、品茶。

“去‘百味粥馆’喝粥吧”。吴爱真说。

任情非看了看手表，“六点整再去吧，现在才五点半，你饿了吗？”

“不饿，只是忽然想到了上次喝的粥，口味还不错。”

冲茶的小姑娘刚把最后一袋茶冲上，提醒说：“没有茶了。是否再点茶。”

“不用了，把这壶水喝完就走了。”任情非说。“菩萨，讲个故事吧，把你从师父那听的佛法故事讲一个。”

“好，我讲一个。不过，讲完后你可不要再评论说像神话。”

“从前，有一个小镇，小镇靠着一座大山，大山里有两个山洞。”吴爱真刚说到这，任情非就笑得把一口茶“喷”到了船板上。吴爱真莫名其妙地闭上口看着他。他用纸巾按了按口，然后摇头晃脑地说：“从前有座山，山里有洞，洞里住个老和尚。老和尚说，从前有座山……”

冲茶的小姑娘扑哧一声笑了，急忙用手捂住了嘴，红着脸瞅了一下吴爱真。

“你也太小瞧我了，我的故事与这个不一样，既然你听故事的态度不端正，我不讲了。”吴爱真喝了一杯茶，不说了。

“好！是我态度不端正。菩萨请讲，小沙弥洗耳恭听。”任情非用手指弄了一点水，抹在耳朵上。

这两个山洞可不是住着两个老和尚，一个洞里住着一位得道高人，镇上人们常送吃穿供养他，称他“空行大师。一个洞里住着一脾气暴躁的火龙，镇上人们并不知晓。

火龙睡了一觉，人间一百年就过去了。有一天它醒来，忽觉腹中饥饿，它把头探出洞口，看见两个打柴下山的人，便一口将他们吃掉了，并又吃了几头动物才填饱肚子。从此以后，它常常吃掉进山打柴、打猎的人，渐渐镇上的人都知道山中有吃人的怪物，谁也不敢进山去了。火龙很久未吃到人，便在晚上人们都睡了，从山中溜出来，进入民宅吃人。人们看到火龙来了，敲着盆子拿着铁锹锄头与它打仗，但火龙非常狡猾，也非常凶残，尽管几乎全镇人都出来与它搏斗，但每次还是有几个村民落入龙口。它吃饱后，又在一片火光中回到了洞里，洞深不可测，镇上的人更对它没有办法。

镇上人们想到了大山里另一个洞中的“空行大师”，想大师也许有能耐捉拿那条火龙。也是合该镇上的人们遭受苦难，这段时间，“空行大师”正好入定出神云游去了，刚刚回到洞里，就见到了前来哭诉的村民。

空行大师百般安慰村民，告诉他们不要再上山来。等他收复火龙后，他会通知大家。

空行大师做了一个泥人，在泥人的肚子里放了一个用藤条与树枝做的“九头琵琶钩”，然后把泥人摆在离火龙洞口不远的地方。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月亮高高挂在空中，火龙又想出去觅食，一出山洞，便见到不远处背对它立着一个人。他内心刚一喜，忽想不对，这段时间很久未见人上山来，怎会有人这么晚胆敢立在它的洞门口，莫非这个人是用来捉拿它的。想到此，它存了一份“戒心”。只在远处悄悄观察那个一动不动立在那的“人”，而迟迟不肯下口吞食。

空行大师有他心通，知火龙心中所想，他正蹲在泥人旁边的草丛里。看它诡疑地在洞口探头探脑，马上将泥人往前推了推，大喊：“大胆火龙，你怕我吗？”火龙一听人声，又看那“泥人”似乎向它扑来，怒火冲天，狂吼一声，一道火柱出去，将那泥人吸入了腹中。泥人在腹中被烧成灰烬，但加了符咒的“九头琵琶钩”却牢牢地勾住了火龙的脏器。火龙本是山洞中上万年修成“龙形”的灵物，见身体被钩住，便使个金蝉脱壳之计，将龙身化作一道红光，想逃掉。无奈“九头琵琶钩”不只钩身，而且上面的咒语可以锁心神。火龙被降伏了，乖乖地爬在了洞口。空行大师为它作了佛法的三皈依，而后告诉它，这个“九头琵琶钩”除非它修行到一定程度才会自行脱落。他会成为它的师父，来指导它修行。至于它饥饿，是因为它动了欲望，如果它能住入定中，吸食天地之灵气就可以了，不必出来觅食。火龙听后就爬回了洞中，空行大师用“咒”将洞口封了。

火龙在洞中开始是愤怒，想了种种办法脱离那个钩的束缚，但无济于事，饿了一段日子，火气渐渐小了些，后又开始嗔恨，咬牙切齿地想着有一天一旦它能重获自由，一定将镇上的人都吃光。第一个就将那个骗它上当的“师父”干掉。这样“恨”了一段时日，还是于事无补，而且它发现每当愤怒、嗔恨时，心就会被那咒语捆得紧紧的，很痛。如果什么也不想，反而还舒服一点。它就爬在洞中希望能睡觉，但思前想后所有发生的一切搅得它心里乱糟糟的，睡也睡不安稳。时间久了，反正逃也逃不掉，它想起“空行大师”对它说的话。如果它修行到一定程度，即可脱离此咒。它想不妨先试试，它就开始修定了。

它每天按时吸气服气，努力将烦躁不安的心沉静下来。在它刚开始修行时，洞中会被它身上的火光照得一片通明，红光渐渐转成蓝光，蓝光又变成白光，当洞中被它照得亮如白昼时，它在那种境界中飘飘欲仙，似乎觉修成得道了。它得意地想，我快脱离那咒语了，我可以报仇雪恨了。就这么动了一念，身上的光忽然消失了，洞里变得又黑暗又阴冷，而且连以前本有的火光也没有了。它已习惯洞中的光亮，在阴冷与黑暗潮湿中待着，它已受不了，它烦躁地在洞中乱爬，将头在洞壁乱撞，心暴怒得快要裂成了碎片。此时，忽从黑暗的空中传来一个声音：“你不要着急，你修得很好。但请去除嗔恨之心，真诚忏悔你以前所做，你的心即可重获光明。”

火龙听那声音，似乎是“空行师父”，它忽然想流泪，它在黑暗中感到了孤独，原来那个师父还记得它，在它最痛苦的时候他出现了，他原来一直在注视着它。虽然那个咒语是他为它加上的，但想想，自己确实也吃了很多人，是自己犯错在先。如果不是他法力高，恐怕连他也早成了自己腹中之物。它这样想时，流着泪说：“我错了，师父，请帮助我。”

空行师父忽然出现在了它的洞中，轻轻用手摩它的顶，并说：“你的阴冷之气快化完了，当你的阴气荡尽，转成纯阳之体时你即可进升为天龙八部的护法神龙，到时，咒语自除。但这段时间，心中所思所想至关重要，一定要心存善念多忏悔以前过错，以除障道逆缘。火龙至此完全被“空行大师”降服了，它将硕大的头贴在“空行大师”胸前，默默流出悔恨与感激的泪。

后来，空行大师在人间证得十地菩萨，涅槃在另一世界成佛。那条火龙也进升为天龙八部的护法神龙，成功地自己破除了那个咒语。

吴爱真讲到这儿时，停顿了一下，看了看面前空空的茶杯，添茶的小姑娘正出神地听她讲故事。

“完了吗？”任情非问。

“未完。”吴爱真说想喝水，小姑娘回过神来，歉意地笑着，马上将冲好的茶倒入她杯子里。

喝完茶水，“还听吗？”她问。

“讲故事怎能讲一半呢？继续讲吧，还不到喝粥的时间。”

话说空行师父在其他世界证果后，一直想着他在人间洞中修行时，那个山下镇上的居民常供养布施他，才使他在洞中得以成道。他用神通观那个镇上，见镇上的居民已不再听闻到佛法，而且民心堕落，自私自利，忘恩负义，手足相残。妇女邪淫放荡，男人抛家弃子，赌博成风。更有小小少年，聚众斗殴，杀人放火，吸食毒品，整个小镇笼罩着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之光，良心未泯的人们在黑暗之中呼号、挣扎，无力自拔。空行师父升起大悲心，即刻发愿到小镇传播佛法，救拔曾经有恩于他的人们后代，但小镇上的人们已中五欲之毒太深，一个人去力量太弱，空行师父便寻找愿与他一同再去人间度众生的菩萨、护法们。很快就找到很多愿力相同的菩萨们，还有龙天护法，其中就有那条火龙。大家约好如到人间迷失了，谁先醒过来别忘了寻找并叫醒大家，然后就一起投胎到了人间。

那条火龙和空行师父因与那小镇缘份深，都投胎到了那个小镇。

火龙投胎后转成一个漂亮的女人，空行师父转成一个修行的男居士。

火龙投胎时急了点，年龄上比空行师父转的男居士大了一岁。

没想到小镇上“人心”的五欲之毒那么盛，简直腐骨消魂。火龙道行低，一出胎便迷得一塌糊涂，除把来时的目的忘得一干二净，还把宿世在洞中未修行前的习气全被毒气勾出来了，像犯了毒瘾。因她容貌秀美，胆大心细，手腕高明，故小小年纪，便吃喝玩乐到了极致，只要她能想出的事，几乎没有干不成的。二十三岁时，她就赚了很多钱，但在一次没日没夜的狂赌中，她忽然把赚的钱输光了，开始她有几个情人，但到后来，她发现没有一个真心对她好的，都是图她的色相。因她习气全犯了，那宿世的逆缘全找了来，要知道她宿世在这个小镇几乎没什么善缘，故到她三十岁时，已是众叛亲离，她的父母兄妹都不认她，亲戚朋友都唾弃她，她的心也愈来愈阴冷，常报复戏弄与她来往的人，连她的亲人也不放过。慢慢地她成了孤家寡人。

空行师父道行深一点。来到红尘后时迷时悟，好在他与镇上的人善缘多，故常得到别人的帮助，使他顺利地修行了五、六年，终于记起了来时的任务。他马上在小镇中寻找来时的伙伴，首先在一个酒馆中找到了火龙。“火龙”正喝得醉醺醺的，走不稳当，一头撞在了正进入酒店的空行师父怀里。空行师父扶她时，认出了她。但要让她忆起过去谈何容易，首先要让她修行。但因空行师父也有欲毒，无法时时安住在果位上，故习气欲望未尽。而“火龙”不仅宿世的坏习气全爆发了出来，又染了新的习气。变得多疑而嗔恨，故他们之间的逆缘先成熟了。空行师父要帮她，她浅意识中有空行师父曾为了保护镇上

的人而伤害她，令她吞食九头琵琶钩的痕迹，故心中曾有的愤怒、嗔恨、报复之心全发作了出来。因宿世的根器，她很快就喜欢上了修行生活，成了空行师父的弟子。

因宿世他们的逆缘是因为“爱”引起的，是空行师父为了保护小镇上的人们，而惩恶扬善伤害了火龙。而这一世，逆缘成熟的方式还是因为“爱”，火龙爱上了空行师父，她因对感情的多次失败，使她内心更渴望一种真情，但她的多疑和嗔恨，使她总怀疑空行师父身边的其他弟子会从她手中抢走师父，故只要空行师父喜欢欣赏的人，无形中就会激起她心中的嗔恨和敌意。她把空行师父身边所有的弟子都赶走了，而且对空行师父的家人朋友都非常不友好。空行师父与她讲道理，但她听不进去，而且每次都会引起激烈争吵。空行师父每当因此伤心叹气时，心中便会感到有九只铁钩在抓着自己的心。他有宿命通，可以了知前世的因缘，但他的心无法安住在空性的果位上，故他时时在受报。他又不能不管这条火龙。终于有一天，这条“火龙”像“河东狮吼”一样，为了一点小事冲空行师父大发脾气，空行师父不再争辩，而是反省了一下宿世的行为。想想当时火龙出来觅食是出于动物的本能，因为它饿了。虽自己所行是为了人间降魔，除恶扬善，但从个人情感角度来讲，自己用九头琵琶钩勾它，又用咒术将它困于洞中，逼它修行，在起初它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嗔恨、报复心在所难免。自己既然为小镇人们的利益做了这件事，就坦然受报吧。故从此以后，那条“火龙”发脾气、口出恶言时，空行师父便不再争辩，只是微笑，而后心里说：“对不起，对你的伤害是迫不得已的。你要实

在无法出这口怨气，就冲我来吧。”这样想时，空行师父的心打开了，再也不会会有琵琶钩抓心的感受，因受报来自于自己的愤怒和执着地认为自己所做所行是对的，它不应该抱有嗔恨报复之心。但“火龙”很不舒服时，它就会嗔恨，这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空行师父就对这女子说：“你不用担心。我爱我身边的每一位弟子，同时也包括你。而且曾因为维护别人而对你造成的伤害和留下的创伤，我深表歉意，我愿意承担这份责任。你现在也开始修行了，弃恶从善是成就证果必需的条件，希望你也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那“女子”开始没有什么触动，仍我行我素，虽跟师父修行，但也从不尊重师父，稍觉师父所行触动了她的利益，不是冷嘲热讽就是暴跳如雷，但看空行师父从此再不与她争执了，也不辩解对错，只是微笑着，慈爱地看她发脾气，慢慢心里平和下来，觉师父其实对她也不错，师父心中并不讨厌她身上的习气，她知道自己有很多坏毛病，其实她有时心里很自卑，但现在师父不再挑她的毛病了，师父也能像包容其他弟子一样包容她了。她才感受到师父对她及其他弟子是平等的。她心中也生出一丝感恩，也开始学会体谅师父的难处，理解师父的所为。而且开始按师父所说精进修行。

终于有一天，她忆起了宿世的一切，她从人间的梦中醒了过来。她知道了自己是来做什么的。空行师父也因为坦然受报，为众生修忍辱，而回到了空性的果位上。

在人间，空行师父与他的弟子们一起示现了从五毒炽盛的情天欲海修行证道的过程，很多人从他们的成就中看到了从人间诸苦中出离

的希望，看到了佛法的曙光。

“讲完了吗？”任情非问。

“基本结束了。”吴爱真停下来说。

“后半部分又是你编的吧。我怎么听都是在讲佛法。不过，我受益匪浅。我原来以为大菩萨们再来，因生生世世广结善缘，故他们身边全是助缘，修道成道很容易的。现在我明白了，大菩萨再来，常因对众生的‘爱’而得罪魔道众生，在未圆满成就以前，也要受报的。真的是代众生受报。因他的逆缘也是为众生的利益才结下的。值得我感叹的是大菩萨们明明知道这个宿缘，明明知道这个果报，仍然会来到情天欲海，坦然承受果报，无怨无悔，心中始终不失去对众生的那份爱，而且对众生的‘魔性’也怀一份宽容、理解，并用‘忍辱’行来对之。菩萨的行径令我们这些‘独善其身，自以为是君子’的人汗颜、惭愧。

另一点，从你的故事中我还知道了一件事，即菩萨再来，未成就以前，菩萨与菩萨之间，护法与护法之间或菩萨与护法之间也存在逆缘的。我曾认为，如果同是两位菩萨再来，肯定会成为知己，他们一定会灵犀相通，互相帮助，去做该做的一切。但现在知道在他们未圆满以前也不一定会如此。人间的因果律确实奇妙，不是用人的聪明可以想当然地去理解的。”任情非发表了他听故事的感想。

吴爱真笑了，说：“我讲明白了吗？我还怕你听不懂呢。不过你放心，如果真是修行已证果的再来人，即使他们曾在人间有多少逆缘，也会因他们的成就而冰消瓦解。如果他们能安住在‘空性’的果位上，

即使在人间示现受报的相，其实他们的心已不在果报的苦难中。其实对一位已证果的大菩萨，六道众生都是法界中的示现，每一个人都是他圆满的‘法界之心’的完全体现，他因不舍任何一位众生而成佛。”

“好啦，我们吃饭去吧！”任情非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说。看起来，他的心情已变得很轻松，脸也不像来时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变得明朗起来，像雨后乌云散尽的天空……

“谢谢你，小妹妹。”吴爱真对冲茶的小女孩打了个招呼，便与任情非一起离开了船上的茶室……

（六）情天风云

小沙弥已出差两个星期了，只打回来三次电话。这个月，他们公司要推广普及少儿读经活动，正赶上暑假，要在B市作试点。平时他出差，几乎每天都有电话来，尤其是晚上。但这次似乎特别忙，每次电话中也是匆匆数语，而且常常在他旁边还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吴爱真有些茫然。愈是这时，她反而不再往坏处想，自己内心为他编造种种忙得顾不上打电话的理由。

听说这次郑美琴亲自挂帅，住在B市，而且他们白天是少儿读经、培训，晚上为成人读经和推广传统文化作讲座。想想，一定是忙得焦头烂额。再说，领导都亲自出马了，这些手下还不都得使出浑身解数，怎敢懈怠。不过在走前，听小沙弥说米朗似乎与郑总闹翻了，原因不甚明了，米朗说要辞职。故郑美琴这次只好亲自出马，似乎把米朗挑的担子全搁在了任情非身上。如果米朗真的辞职，那副总的职位有可能就是任情非的了，情非似乎很看重这一点。他说过，米朗的年薪是

他的一倍还多。仅为这一点，这次任情非也会好好表现一把，为公司卖命。那他忙得顾不上打电话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一个月过去了，任情非并未回来，只电话说仍留在B市，还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候，吴爱真晚上打去，很多时候关机，吴爱真开始有些不安。她想到B市看他，但她打消了念头，她怕自己发现什么，怕自己的怀疑得到证实。

一天下班后，在信箱里她发现了一个信封袋，上面用印刷体打着“吴医生收”几个字，里面是一张碟。看样子，不是平时发传单的人放进去的。吴爱真满心疑惑。

回到房间，她忐忑不安地把那张碟放进影碟机。她看到了画面，看到了那张碟想要传达给她的内容，是一男一女在床上的镜头。虽然画面有些模糊，她却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男人是任情非。“轰”的一下，她如雷轰顶，然后是血全涌上头顶，又渐渐凉下来，她呆呆地盯着电视屏幕，随着镜头，她的身心麻木了。那个女人的脸始终被长发半遮盖着，镜头的部分时间只拍她背部。但吴爱真却清晰地看到了一只脚指甲上的彩色蝴蝶，即使没有那只蝴蝶，她也能猜出那个女人是谁。即使她与任情非偷情，也没有必要自己录碟寄给她。吴爱真忽然冷静下来，在推断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开始，她只是认为一定是郑美琴在搞鬼，想以此斩断她与任情非的关系或者让自己看到碟后一气之下离开任情非，但这件事任情非一定被蒙在鼓里。如果郑美琴了解任情非的话，她一定不会出此下策。凭她对任情非的了解，任情非如果知道他与郑美琴偷情的床上镜头被郑美琴偷拍，还送给了自己的女朋友，

一定会暴怒而去。她除了得不到任情非，还有把柄捏在我手中。虽说镜头中她的面容不是很清晰，但熟悉她的人恐怕很容易就认出她来。米朗，一个名字突然出现在吴爱真的脑海。是他，一定是他干的。忽然，她对这张碟的真实度有了怀疑。她反复播放，看不出任何剪辑制作的效果，而且录音清晰可辨，那声音也是任情非的，不可能是假的。不管是谁干的，任情非确实是背叛了他们的感情。吴爱真想哭，但内心却一阵干涸，她流不出泪来。她拿出手机，拨打那个她太熟悉的电话号码，对方的手机仍然无法接通。

吴爱真觉自己的心深深地沉了下去。她望着影碟中反复播放的那个镜头，她心中无数次出现的那个幻境终于得到了印证。她未想到的是真正面对这一切时，她仍有如此重的伤痛与无奈。她把那张碟拿出来，毁掉了。她的爱情随那张碟的碎片一点点地毁灭了。

(七) 缘聚雪域

一个星期后，吴爱真出现在了西藏林芝的街头。林芝据说是西藏海拔较低的一个地区。她早就想来西藏，但因她从小肺功能就不好，西藏的高原反应让她望而却步。这次，当她对情爱又一次冷漠后，她似乎从心底扫除了生命的这一障碍，她变得无所畏惧。

林芝在西藏有“小江南”之称，风景很优美。城市并不大，尼洋河从市一边缓缓流过，远方的雪山与近处布满鲜花绿草的山峰相辉映，高远的蓝天白云让她的心感到了一些辽阔。她曾学习过密宗，也接触过许多喇嘛，对西藏的人文环境并不陌生。她很快就找到了市中心一家环境舒适的藏餐馆，便每天定时来这儿喝酥油茶。这餐馆的老

板自豪地告诉她这家餐馆是市里最豪华的一家餐馆，开业才二年。她环顾一下，觉得老板并不是在吹嘘。这家餐厅面积很大，而且雕梁画栋装饰精美，尽显藏族风情。酥油茶也熬得很地道正宗。但吴爱真没有什么心思欣赏景色，只是每天带一本藏传佛教的书在那儿边喝茶边看书。饿了，就在餐厅简单吃一点，慢慢餐厅的服务员和老板都熟悉了她的生活方式，很少打扰她，让她一个人在那看书、喝茶、发呆。

一天，餐厅来了两位客人。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和一位身穿黑色休闲装的男人。他们坐在了她的邻桌。这位男子大约四十五、六岁模样，面容冷峻庄严，举手投足气度不凡。穿一身黑色丝质休闲服，紧扣的小圆领，洁净的面庞稍显阴冷，额头高挺，眉宇间无一丝皱纹，两眼沉静而定，如无疲劳的痕迹，眼神应非常深邃。他步入餐厅，似无目的，微微环顾了一下，而后便一切了然于胸，稳稳落座。坐下后，只用眼睛的余光注意了一下邻座。吴爱真相信她的一切已全扫入他的眼底。凭多年的禅定修为和心理医生的敏锐洞察力，吴爱真不禁对此人刮目相看。

此人坐下后，吴爱真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从那个座位传来。吴爱真有些惊诧，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他的黑色衣服不可能造成这种影响，一定是他的“份量”和他的“心能”。“份量”来自于他长年的职业熏陶。此人一定有着很尊贵、很有影响力的身份。那他的心能力量来自于哪里。看样子，他不像一位修行人。这时代，一个修行的得道高人也多少会带点修行的风霜与痕迹。但此人看上去有着强壮的体魄且精气内敛的体能，而且面孔光洁滋润，一看就是精心保养过的皮

肤。吴爱真定下心来，忽然，她感觉自己旁边是一个宇宙的黑洞，那里面是毁灭和死亡，有一股强大的引力从那个黑洞传向她，是“魔王”。

她笑了，放下心来。心一旦放松就像一朵花绽开。她悠闲地重新品茶，马上她的周围是一片阳光灿烂，清风白云流淌。但她拿起那本厚重的书时，因心中仍残留的情感使她觉得有点疲惫和沉重，而且不自觉地舒了一口气。

“魔王”听到了她的叹息，身子竟微微震动了一下，“心”向她这边倾斜，但并没有看她。可吴爱真竟马上感觉到“魔王”的眼神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这都是禅定功夫娴熟时的洞察力。小姑娘在点菜，日语、英语、汉语同时用。从她的称呼中，吴爱真知道她是“魔王”的女儿。而且从他纯正的日语回答中，知道他们父女是日本人。看上去，“魔王”的中文很好，女儿有表达不清楚的意思，“魔王”会用低沉温厚的男中音来补充。虽普通话发音不是很准确，但很好听。当那个美丽的藏族少女跟他开玩笑时，“魔王”也笑了一下，那笑竟然看上去很纯真，像小孩子一样，还略显羞涩。这种表情大出吴爱真的意外，难道自己看错了吗？

藏餐厅的老板尼玛大哥回来了。老板是个大忙人，很少在餐厅露面的。不过吴爱真与他已有过两次聊天，并送过他自己从A市带来的普洱茶。尼玛大哥在藏传佛教的修证中颇有造诣，喜欢与吴爱真聊佛法。

他一进门，看到吴爱真，就热情地冲吴爱真打招呼。并很快去后面厨房转了一圈，然后提一壶煮好的酥油茶出来，放在吴爱真的餐桌

上。

“你吃过午饭了吗？”尼玛大哥问。

“我十点半才吃的早餐，还不想吃。”

“那一块喝茶吧，好久没有见到你了。”尼玛大哥说这话时，黝黑的脸上两眼亮晶晶的，非常真诚。

“嗯！有十多天了吧，你这几天在忙什么？”

“嗨！我陪广东几位商人朋友去一个藏獒基地看藏獒去了。他们想买，但太贵了，而且犬种不纯。路不好走，半路车还出了点故障，差点回不来。”

“有菩萨保佑你，怎么会呢？！”

“嗨嗨，是，菩萨保佑，有菩萨保佑。”尼玛大哥喝了几口茶，有点沧桑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拿点牛肉干和牙签羊肉”尼玛大哥冲服务员说，并看了一眼邻座的“魔王”。“魔王”礼貌地微笑点头。尼玛大哥便热情地问了一声好，那种热心似乎只要互相笑笑，大家就是一家人，就是好朋友了。

服务员端上了一盘牛肉干，一盘牙签羊肉。尼玛大哥用手拿了一块羊肉放入嘴里，并一个劲催吴爱真：“吃，吃，很好吃哩。”吴爱真挑了一块小小的牛肉干，在嘴里嚼来嚼去，看上去不太好咽。

“魔王”吃完饭，立起身在餐厅转悠，他似乎被挂在墙上的一把“藏刀”吸引了眼光，他在询问服务员是否可以从墙上取下来欣赏。

尼玛大哥一看有人喜欢他的宝贝，马上放下手中的茶杯，用纸巾匆匆擦了一下手，便几个箭步跨过去，爽快地从墙上取下那把藏刀。

从外观看，藏刀的刀鞘和刀柄镶满了绿松石和银边，似乎颇显精致华贵。抽出刀，刀尖微弯，刀稍有点锈，不是很锋利，但刀很有份量，不知是何钢材。

尼玛大哥骄傲地说，这是他爷爷留给他的传家宝，这把刀曾用来杀死过豹子。吴爱真曾听尼玛大哥讲过，在藏区尼玛曾有过显赫的家世，祖辈是藏区几大家族之一。但祖辈传给他的宝贝已不多，这把刀是其中之一。

“好像这把刀还杀过几个人呢。”尼玛大哥神秘地小声对“魔王”说，然而吴爱真相信全餐厅的人都能听到。不过客人们大都已吃完饭离开，只有靠角落还有一对年轻人边喝茶边向玻璃窗外张望着，似乎在欣赏窗外的风景，对他们的谈话并不感兴趣。

“哦！”“魔王”假装被他的话刺激了，兴奋地笑了笑。

“你知道吗？”尼玛大哥来了兴致。“这把刀曾经是挂在我卧室的，听说这种刀可以避邪。但这把刀有时半夜会‘铮’的一声响起来，让人吓一跳，也许是真的有鬼或精怪来了呢。而且我还会经常做恶梦，梦到杀人，血淋淋的。”尼玛大哥描述时似乎那些梦还在心头，让他心有余悸。

“魔王”笑意更浓了，眼神游荡，温柔地看着那把出鞘的刀，并从尼玛大哥手中接过来，轻轻反复抚摸生锈的刀刃，还用手指轻轻弹了弹。那种神态，好像是父亲在抚摸一个沉睡的婴孩，而且轻轻叩爱儿的门，怕打扰了他。

“你卖吗？”“魔王”开口了。

“卖？”尼玛大哥一愣。“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卖了祖宗的东西，我不成了败家子了！”

尼玛的回答，差点逗得吴爱真笑出来。

“再说，你还是个日本人。”这句话，出乎吴爱真的意外。

“你有民族偏见”。“魔王”仍笑盈盈地说。

“哪里，我爷爷是被解放军镇压的。那时我才两岁。小时候，妈妈骂共产党。但我不骂，我也不恨汉人。我女人死的早，我有一个儿子在北京读大学，我将来还要让他出国留学。这是共产党给藏民带来的福气。日本人当年杀中国人，但那也是你们祖辈的事，不能算在这一代人头上，我还能想得开。”

“我会给你超值的钱”。“魔王”说。

“我要钱做什么，我现在很富足，我还准备去拉萨再开一个藏餐馆。我现在只一个人，儿子并不需要我多少钱，我足够花了。”尼玛边说边把宝刀挂回了墙上。

“魔王”大度地笑了笑，不再说什么，转身返回了座位。尼玛仍回到吴爱真对面坐下来，但却热情地与“魔王”聊开了。询问了一些日本的风土人情，并介绍了林芝地区曾经兴盛的苯教信仰，以及佛教初传入西藏时莲花生大师与苯教首领斗法和收伏藏地各种山神、湖神等的传说。“魔王”的女儿对这些很感兴趣，央求父亲多留些日子，魔王慈爱地看着女儿，对女儿的请求不置可否。

聊到最后，“魔王”的女儿竟说：“藏地大哥，你真是很棒！你太可爱太有智慧了。你能不能带我们去参观你说的这些地方，我还有好

多好多问题想问你呢。我在大学是读世界宗教史的，我这次来藏地就是要搜集一些藏传佛教史的资料来写毕业论文，你帮帮我吧。我太喜欢听你聊天了。”

日本小姑娘说这话时，虽语言不流畅、发音不准，但那份虔诚那种礼貌的身体语言，两眼射出的那份渴求与爱慕，以及花季少女特有的那种吐气如兰的口吻，即使谁都不忍心拒绝。果然，尼玛大哥脸红了，而且被小姑娘的吹捧弄得有点飘飘然，一口答应明天就带她去那些地方看看。也不知他的车修好没有，还能不能奔波一整天。

吴爱真看到尼玛大哥那份窘态，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尼玛马上不自在起来，立即邀请吴爱真一同去。这倒出乎吴爱真意料，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尼玛闪亮的眼睛认真地看着她，一脸的窘迫和无辜，似乎要得到她的救援似的。小姑娘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也求你了，大姐，帮帮我。”

只有“魔王”不动声色，眼神略带审视地盯着她，似乎心里在琢磨着什么，稍有点儿烦乱。

吴爱真被他的目光盯得心紧缩了一下。反而马上答应了尼玛的邀请。她觉得自己似乎有一种护持尼玛的义务。也许表面上她什么也干不了，还需要尼玛大哥的照顾。他们约好明天早上五点半在餐厅门前集合。

（八）同游遇雨

早上，吴爱真白色遮阳帽、白色运动衣、白色旅游鞋，出现在尼

玛大哥餐厅门前时，其他人都已到齐了。“魔王”仍是一身黑色休闲衣，但颜色比昨天稍淡，并带一些隐隐的条纹，虽款式与昨天相差无几，但面料似明显不同。不过，“魔王”今天带了墨镜。吴爱真走来时，她感受到了“魔王”来自镜片后苛刻的审视。尼玛一看吴爱真的装束便笑着说：“你们俩一个一身黑，一个一身白，倒是挺好的搭档。”

吴爱真也开玩笑说：“是啊！这样才有缘一块儿出游。”

“魔王”没有笑，只是礼貌地为吴爱真拉开车门。

尼玛开的是一辆大切诺基越野车，车里很宽敞。魔王坐副驾座，吴爱真与“魔王”的女儿坐在后面。在车上他们都互通了姓名，吴爱真知道了“魔王”父女的名字：山口铭川和山口慧子。

开始的路很好走，车很快开出市区，田野便再无房屋的遮挡，视野一片广阔。尼玛大哥兴致很高，说起自己小时候在工布地区文工团唱歌获过奖，有“卫藏小百灵”之称。

慧子闻听，便一再请求尼玛大哥唱一曲。

尼玛大哥也不谦让，边开车边放开喉咙唱了起来，说句老实话，吴爱真还从未听过如此动听的藏语歌谣。歌声虽是清唱，但婉转悦耳，用余音缭绕，三日不绝来形容也不为过。

慧子听得如痴如醉，泪水连连的，不知她听这美妙的歌声想到了什么。

“尼玛大哥，你应该去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明星选拔赛，凭你的歌声一定会夺冠的。”

“鲜花和掌声已经过去了，我曾经夺过林芝地区少年组冠军的。”

那个时候，有许多女孩追求我，我的妻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那个时候你多大？”慧子问。

“十七岁”。

“那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十九岁”。

“那么早啊！”慧子说。

“我妻子在歌舞团跳舞，她还会很多乐器，二胡拉得特别好。”

“你妻子是汉族姑娘吗？”慧子问

“不，是藏族。吴医生，她长得跟你有点像。”

慧子把眼瞪得大大的，马上侧头认真地看吴爱真的脸，吴爱真猝不急防，让她看得有点窘迫。

“我觉得，爱真大姐长的不像藏族姑娘，”慧子看完后得出结论。

“嘿嘿”，尼玛笑了一声，“那是我妻子长得有点像汉族姑娘了。”

“你妻子活了多久？”

“二十三岁。我们结婚后，她一直不能怀上孩子。她拜菩萨吃藏药，后来怀上了我现在的这个儿子。但在生产时大出血没能救过来。”

“太可惜了，这儿的医疗水平还是不好，你没有再娶吗？”慧子打破沙锅问到底。

“没有合适的。”尼玛说到这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但被“魔王”制止了，意思是后座的女士们不能闻烟味，尼玛竟很听话地把烟在鼻子下闻闻，就放在了车座旁。

“是啊！尼玛大哥这样多才多艺，这么有魅力，找一个与你般配

的女子确实不容易。”

吴爱真看了看慧子，在欣赏慧子说出这么流利地道的中文。

“也不是，我要求并不高，只要自己心里看上了，人家也对我有意就行。”

“那你十多年了，也没看上一个姑娘？”

“谈过几个，都吹了。现在还有一个姑娘，在区政府上班，长得挺好看，就是比我小九岁，好些事谈不到一块，想法看法都不一样，我觉得自己是老了。”

“你不老，你一点都不显老，你与我爸爸同龄吧。”慧子忙说。

“我今年四十五岁”

“噢，比我爸大几岁。我觉得你们都很年轻。”慧子乖巧地说。

“那你的儿子呢？你自己一个人抚养他长大吗？”吴爱真感觉慧子问这句话时，有点小心翼翼地扫了她爸爸一眼。

“是我妈妈和我一起照看他的，我母亲活了一百零六岁才走，很高寿。兄弟，你认命吗？”尼玛这时对身边的山口铭川说。他大概记不得他绕口的名字，便直接称兄道弟了。

“我觉得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山口铭川不假思索地答。

“我认命。”尼玛说：“比如，你生命中遇到的一些重要人物或事，都是你自己无法左右把握的，他们可能会影响你一生。我儿子的八字与她母亲相克，我妻子生下他就去世了。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我的妈妈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我妻子也是。而且我的儿子也是一个很命硬的人，他的命运会不平凡，这三个人都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

这些我都无法去把握。”

“生命中遇到何人何事我们确实无法把握，但面对这些人这些事时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态度和选择，那样你生命的结局就会不同。我认为，智者会选择最好的方式，只有愚者才会受其左右摆布。哦，我并非说你是愚者。”山口铭川说。

“没关系，但凭直言。你说得也有道理。但人因为有情有爱，会情不自禁受其影响左右，这是很痛苦的。”

“这大概也是凡夫俗子的常情。遇事怎样选择都没有错。最重要是要有自己坚定的不可动摇之信念和生存之道。如果这点不变，你不管怎样做都会坦然于心，无所忧惧。”

“能有自己的生活信念和生存之道，而且非常坚定地去遵从，不随俗情更改，这样的人太少见了！”吴爱真接口说。

“你了解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吗？”山口铭川问。

“了解一点。”吴爱真说。

“日本武士一生都生存在坚定的生活信念和生存法则中，决不会被他们的家庭、妻子、儿女影响。如果这一切与武士道精神有冲突，却不能割舍，那是武士自己最大的耻辱。”

“武士难道就没有儿女情长的一面，猛兽都有舔犊之情。”

“那是人性的软弱，武士视‘武士道’为自己的生命。如果不能按‘武士道’的法则和信念生活，那就是死亡。人性的软弱不可能动摇生命的根本法则。”

“那你认为‘武士道’的根本法则究竟是什么？”

“是尊崇！”

“尊崇什么呢？是上帝或一个人，还是冥冥之中的力量？”

“曾经，日本武士尊崇天皇陛下，战争中尊崇自己的长官。在生活的游戏法则里，尊崇自己的上司或集团利益，甚至尊崇自己一贯的生存法则和生死之道。”

“如果武士只是盲目的尊崇，如果尊崇的那个人是个恶魔或者笨蛋，或者生活游戏法则本身有问题，这样尊崇有意义吗？值得吗？”

“尊崇是武士的灵魂，尊崇的对象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世界上并无绝对的对错。你学哲学和佛教的因果论应该了解这些道理，绝对的‘尊崇’本身就可成就一种智慧。它是忠诚和不疑，可使人心无挂碍，坦然面对死亡。”

日本武士的‘尊崇’从小就已渗透到他的生命中，他是与‘神’一同成长的。他从小挎的刀都有刀魂，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也是武士灵魂的一部分。当为了维护武士道的荣誉而行切腹时，那把代表着武士灵魂的刀进入了武士的腹部，生命最神圣的核心，你知道吧，腹部的脐轮是生命胚胎开始发育的发源地。那把刀切入时，武士的灵魂便与神圣的神相汇，合二为一。而那位神是从武士的忍与尊崇等许多品质中生长出来的。它从武士一诞生呼吸的刹那就开始同武士一同生长。所以，真正的武士是‘战神’。”

“兄弟，你说的也有点道理。虽然我不懂日本的武士道，但你说‘绝对的尊崇’本身可成就一种智慧，我倒有点赞同。佛教密宗中也有绝对尊崇上师的指令可以获得加持和成就。在密教记载中曾有一位

很有名的上师命自己的弟子跳下崖去，而弟子没有一丝犹疑就跳了下去，并摔得粉身碎骨，而上师马上用神通让弟子起死回生，弟子却因对上师的‘不疑’获得很大成就。还有一位上师让弟子做非人的苦行，并故意为弟子制造很多的磨难，弟子都无怨无悔地去认真完成，也因此获得很大的加持力和成就。”尼玛插进来说。

“佛教里对‘上师’的‘尊崇’与‘武士道’的尊崇怎可相提并论。比如你刚才举的那两个例子，如果我未记错的话，应是帝洛巴上师与他的大弟子那诺巴，还有玛尔巴上师与他的弟子密勒日巴的故事。首先，这些师父是已成就的上师，他们非常了解他们弟子的成道之路，而且这两位弟子也是非同一般根器的人物。上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破除弟子的执着或为之清洗业障的，否则弟子是不可能在这种‘尊崇’中获得成就的。而‘武士’‘尊崇’的所有对象本身就不可能是‘圆满智慧’的代表，所以‘武士’的绝对尊崇也绝不可能成就智慧，虽然从我的了解中，日本真正的武士似乎必须具备‘忍、仁、义、礼、信、忠’等品质。我相信武士在具备了这些品质后，如果去绝对尊崇‘真、善、美’的指示，会有像佛教‘菩萨’那样的神与他一同成长，才会出现像菩萨那样品质的‘战神’。但如果一位具备武士完美品质的人，却尊崇的是‘阴暗面’的生存法则或指示，如侵略战争，武士在尊崇长官的命令对手无寸铁的人们进行杀戮时，可以想象，如他真具备了武士完美优秀的品质，那他需要先把自己杀死，先把自己心中的真、善、美杀死，他才能举起鲜血淋漓的刀。他需要麻木变态，他需要发狂，否则，他真能忍心去伤害与他没有一丝恩怨的

同类，伤害也许宿世是他的母亲、父亲、妻子、儿女一样的同类？一位私欲极度膨胀的上司，可以使一位具有优秀品质的武士因‘尊崇’变成泯灭人性的魔鬼，这是武士最大的悲哀。也许他会死得壮烈、凄美，但在人道他的死亡是没有价值的，也不能成就心无挂碍的智慧，更不能成为‘战神’，只能是个盲目的杀人机器。”吴爱真说这些话时，情绪稍有些激昂，语气不够平和。山口铭川和尼玛都沉思着不吱声。

“哇！是这样的，你分析得太精辟了。”慧子忽大声说。“我只知道日本武士道是佛教中一位禅师创立。既然来自于佛教，那博爱和慈悲应该是佛教的一贯精神。而他怎么与武士的杀戮统一起来呢。是呀！武士应该是遵循一定的品质的，就像佛教的‘戒律’一样。这样的武士一定是有情有义的，而且在有情有义中具有了菩萨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他有情也有义，但他不为自己活着，为了武士的荣誉和信念活着。而且他的荣誉和信念应是代表人性美好崇高的一面的，这才配做‘战神’。爱真大姐，你见过日本的樱花吗？”慧子聪慧的眼睛闪着欢快的光。

“没有”。吴爱真说。

“日本的樱花非常美丽，它被用来象征武士。花开后就从树上飘落下来，纷纷扬扬，非常壮观。看到樱花，我会想到武士的奉献和壮烈牺牲。似乎那落在地上的粉红色花瓣是武士的魂。”吴爱真仿佛从慧子那纯净似水的眼神中看到了那飞飞扬扬的樱花，它们开花就是为了回归，为了扑向大地回报大地之恩。吴爱真在那一瞬间想到了菩萨。

“樱花代表征服与鲜血，有时候残忍也是一种美。”山口铭川忽

然说。

“魔道才会这样说，在人道，美永远谢绝冷酷与残忍。”吴爱真说话斩钉截铁。

“哇！你们说话都像做诗耶！”慧子天真地打着圆场。

“是啊！做人就要惩恶扬善嘛！”尼玛大哥智慧地说了一句。

尼玛先带他们参观了苯教的一个寺院。在寺院门口的一块石阶上，赫然矗立着一个木刻的粗大的男性生殖器。吴爱真对苯教了解不多。慧子更是显得惊讶、好奇和兴奋，转着拍照。

“这种崇拜是否起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山口铭川问。

“我曾看过关于印度教的一个生殖器崇拜传说。说有一群苦行者在丛林中修行，他们修行得很好，自以为解脱了，他们供养信奉梵天。梵天湿婆认为他们的嗔恨心还很重，为了度化他们，就变化成一位外貌英俊的瑜珈士去勾引这些瑜珈士的妻子们。结果，瑜珈士们嗔心大发，联合起来把这位美貌风流的瑜珈士暴打一顿，并把他的生殖器割下来。此时，那位被割掉生殖器的瑜珈士突然消失了，而整个宇宙似乎都在震动，瑜珈士们才醒悟是湿婆变化来度化他们。从此，他们就崇拜男性生殖器。不知这个典故与苯教的生殖器崇拜有无关联。”吴爱真很随意地说。

“苯教一向就是这样的，崇拜男性生殖器也许是与力量或生育有关。”尼玛说。

你讲的故事很有趣。山口铭川没有理会尼玛的答话，似乎仍在思索吴爱真的故事。

进了殿中，供着一些苯教的神，慧子和尼玛都作了礼拜。吴爱真绕着大殿把神像逐个细细参观了一番。

山口铭川却只站在殿门口抱着膀子，冷冷地扫视着殿里的一切。

参观完苯教的寺院，尼玛催大家上车，说还要去一个风景区，路有点远。

到了风景区，已是中午了。大家一起在一间小餐厅简单吃了饭，便开始爬山。有修好的石砌台阶，路并不难走。尼玛大哥还特意找了一个导游为慧子介绍。慧子忙前忙后，拍照，问问题，记一些资料。风景区的一些奇山异石都附带有许多典故，导游一路走一路讲，讲得很详细。

山口铭川不紧不慢走在最后，心情稍有点沉重。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他无心于山水。这次来西藏，表面上是陪女儿来，增加一下父女感情。另一方面，他是想出来静静想一些事。

日本的“樱花党”是一个建党很早的党派，传到他这已是第十三代了。据说党派的创始人是一位恪守武士道精神的武士，但到这一代已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黑道组织”。他从小就与两个哥哥按父亲的旨意接受严格的帮规训练，他与两个哥哥是同父异母。他是父亲的私生子，他敬爱父亲，他不喜欢他的母亲，他觉自己的母亲阴狠毒辣，水性扬花。父亲当时身体无一点得病症状，忽然因心脏病死于自己寝室，他一直认为与母亲有关。他认为母亲在父亲的死亡中玩了一个很大的阴谋。但他一直查无实据。他怀疑父亲是被人暗杀的，只是手法太隐秘，找不出破绽而已。父亲早立的遗嘱中选他做了继承人。两个

哥哥分别去了美国和法国。现在樱花党的关系网遍及世界，在日本，从皇室到议员到普通百姓中，他的组织都有渗透，他的言行举足轻重。但也正因如此，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监视和限制。政府一些要人既利用他的组织来做事，又处处提防着他。但他也知道，现在他的实力，还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汗毛。

这段时间让他烦心的有两件事：一是追随了他十五年的手下，也是他唯一的好朋友山口慧佐在一次倒卖军火生意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足以让他剖腹自杀。但他不愿意让慧佐就这么死，在帮规和情义之间，他在做着抉择。其实这种犹豫已违背了自己的一贯做事原则。还有一件事就是慧子一定要去澳门见她的母亲。慧子长这么大未见过她母亲，他二十二岁时娶了慧子的母亲山岛真子，但婚后，他发现一封真子与另一个男人的情书。虽情书在他娶真子以前，但真子却一直隐密地保留着，这极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而且他怀疑他们还一直在往来，这个念头曾强烈地占据了脑海，因为真子当时已怀孕，故等到真子生下慧子后不满百天，他便提出离婚。后听说真子离开他后，竟真得又去找那个男人，他更肯定了自己这个想法，暴怒和嗔恨使他当时动了杀机，他不能容忍在他动了真情，娶了一个女人为妻时，而娶到的却是一颗欺骗和背叛自己的心。自己还傻傻地与她有了小孩，而他们分开不过几天，她就又与旧情人复合了。那时候他已接替父亲管理“樱花党”，派人杀两个人如捻两只蚂蚁。还是山口慧佐当时劝导他，他说如果他准备抚养这个女儿，那就不要杀她的母亲，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否则他将来也许会被自己的女儿仇恨的。

而且真子又闻风与那个人逃到中国澳门定居。他便没有再追杀。

慧子小时候，不止一次向他询问过母亲的事。但他告诉慧子，她已经死了。他手下了解这件事的人应该都懂他的忌讳，不会对慧子谈。但随着慧子年龄的增长，她不再问父亲，但不知从哪儿得到了她母亲未死的消息。这次来中国，慧子竟忽然提出到澳门看母亲。铭川怀疑是他母亲告诉慧子的，只有这个女人敢这样做。铭川想到这件事，心里泛起一缕恨意。

慧子乞求他，并说，她只想看看母亲是什么样子。因为她到现在连母亲的相片都未见过。她知道父亲是无所不能的，她非常爱父亲，也希望父亲能在她十九岁生日来临之际，满她这个愿望。铭川不知该怎样拒绝女儿。也许是年龄大了，他愈来愈喜欢与女儿呆在一起。满女儿这个愿并不难，但这也是违背他一向的做事风格的。

也许还有一点原因就是，这段时间，山口慧佐的那个错误使他得罪了美国一个黑社会组织，而且使香港一位相交多年的黑道老大也牵涉进去。这使他不得不全副精力来处理这件事。现在终于风平浪静了，但这件事使他对黑道生活产生了一点厌倦。人性之间冷酷手段的较量使他疲惫了。他忽然想释放自己一下，这种释放不是找个女人，而是与女儿一起出来旅游。这种带血缘的亲情和女儿的天真、单纯，使他绷得紧紧的弦缓减了。他竟真有些冲动想为女儿做些什么。

“爸爸，请你为我与吴阿姨合影好吗？”慧子忽然把相机举到他眼前。他接过相机，吴爱真与慧子站在一个亭子边，亭子用一些木棍捆绑简单地搭建而成，透过亭子，是如画的远山、白云和一片片草地，

青藏高原特有的风景。这么多年他很少有机会拿相机给别人拍照。在取角度时，他看到吴爱真亲昵地帮慧子整了整飞扬的头发和衣领，并搂住了慧子的肩，这个举动忽然对他有点触动。吴爱真微笑着，那种微笑淡泊而平静，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智慧闪现出来。在这个穿白衣服女人的注视下，山口铭川忽然忘记了名利，忘掉了勾心斗角，忘记了自己的地位，他回归到了一个普通的男人，他在为两个女人拍照，做一个普通男人都在做的事情，并希望得到这两个女人的认可，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过，当把相机还给女儿时，山口铭川竟有一丝惊喜和不舍，连慧子都诧异地望了父亲一眼，难道真的会有什么发生吗？！

已经登上了一处山顶，导游在介绍风景，听说一块岩石远看像一位披面纱的姑娘，还有一块岩石像观音菩萨，慧子她们都兴致勃勃地看去了，尼玛在与两个藏民聊天。山口铭川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块青石上。

在他决定来中国的时候，他去了日本一位很有名的风水师那儿。那位风水师精通易经八卦，阴阳术数，他常去这位大师处聊天。他并不完全相信预测算卦，他只是寻找一处让他调节心态的地方。和这位风水师在一起交流，他心态会放松很多。他的心在那种氛围中会安定下来。当时，风水大师笑着对他说：“铭川君，你面带桃花，眉间有日、月合影。这次去中国，可能要交桃花运了。”当时山口铭川听到此言，不禁失笑起来，觉大师简直一派胡言。问大师说：“何时看风水转成看面相了”。大师神秘地笑着说：“天机不可泄露。”

现在，山口铭川想起大师说他交“桃花运”的话，都会在心中暗

暗发笑。自从他与真子离婚后，“桃花运”就与他未断过。他依稀记得陪他上过床的女人数量不少，还能在他脑海中留下一点印象的并不多。对女人，他始终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恨意和鄙视。对臣服于他男性魅力之下的女人，他玩弄她们，轻视她们的弱智与浅浮。为了他的金钱，权势而来的女人，他把她们当“婊子”看，一有机会，就会把她们的自尊和面子剥得一丝不挂。在他眼中，她们是没有灵魂的一具肉体，供他游戏供他满足欲望，他想怎样玩就怎样做，没有女人敢提出异议，她们也不配提出异议。也曾有几位令他最初还认为有些智慧值得尊重的女人，但他发现，一遇到感情问题，这些女人就会变得弱智，变得粘粘乎乎，软弱不堪，太痴情的女人他受不了。他诱惑她们，又折磨她们，看着她们因相思而憔悴，他绝不会生一丝怜悯。这种女人对情感的依赖性太强，充其量是一堆有自恋倾向的女人。她们自以为自己的情感就那么重要，那么值得别人去呵护，要么就是还未断奶的单纯幼稚。碰到他还算她们幸运，也许他的冷酷和对感情的游戏会从此让她们在情感里面长颗牙，多些见识，省得再被拐骗。

但是已很长一段时间了，他禁欲。他一方面是不屑于同那些平庸的女人做爱。有一天他忽然觉得自己是那样尊贵，那些像狐狸、像蛇、装得像绵羊一样的女人不配与他肌肤相亲，纯真率直的女人又没有值得他敬重的份量。常说，英雄难过美人关，那这些英雄充其量还是凡夫俗子。但他脱俗了吗？！似乎也不是。只是在他眼中的美人还找不到。

不过，昨天到今天，他觉得自己碰到了一位有份量的女人。当他

昨天一进入餐厅坐下，他就觉得有点烦乱，他觉得有某种东西打扰了他。凭他多年的黑道生涯练就的冷静，他外表若无其事，随意地帮女儿点菜，内心却在机警地寻伺着，当他终于确定是那个坐在那儿品茶的其貌不扬的中国女人时，他暗暗震惊！那个女人有份从容，有种淡定，举手投足间像一个人在清风明月的山间饮茶，那种旁若无人的状态不是一种孤傲，也不是目空无人，而是目不斜视，却一切都了然于胸的修为。他常听说西藏西马拉雅山有得道高人，但这个女人太普通了。忽然，他听到了这个女人的一声叹息，虽非常轻，但他觉自己确实是听到了，从她心底传来。他的心马上放松下来，不再像刚才那样警惕了，也不过是一个还在叹息的女人，有什么可怕。但是这个女人用什么打扰了他的镇定！

“父さん、ここが好きじゃないか？こんなに美しいところなのに。”（日语：“爸爸，你不喜欢这吗？多美啊！”）

“好きですよ。”（日语：“喜欢”）。山口铭川看到手捧相机的慧子一蹦一跳向他走来，后面跟着吴爱真和尼玛，正在聊着什么。

“兄弟，该回去了，好像天要下雨。”尼玛望了望还较晴朗的天空，但在西边似有一些乌云。大家一起向山下走去，果然，还未到停车场，已经有淅淅沥沥的小雨飘洒起来。当他们都坐进车里时，有一件吴爱真曾担心的事发生了，车无法发动，车坏了。尼玛有些心烦气躁，外面的雨此时倾泻而下，天空像破了一个洞，雨水如决堤的洪水冲泻下来，车窗外，白茫茫一片，天地水雾相连。尼玛无奈地拍拍方向盘，抱歉地冲山口铭川笑了笑说：“就是这样，没有办法，雨总是说大就

大起来，只能等雨停了。车昨天我修好了的。”

“没关系，等一等吧，等这阵雨过了再说”。山口铭川安慰尼玛。

慧子把脸几乎贴在车玻璃上，“哇！好大的雨，刚才尼玛大哥说要下雨，我还有点不信呢。幸亏我们下来的早，不然肯定会被浇成个落汤鸡。”

“不会，山路边有好几处避雨的地方。”吴爱真认真地对慧子说，口气像在对一个幼儿讲话。山口铭川把身子动了一下，轻轻靠在了座背上。

十多分钟后，雨突然变小，车窗外景致逐渐清晰起来，但仍有稀疏的大大的雨滴打在车窗上，发出啪啪的声响。尼玛大哥已急不可耐地冲下车，打开车前盖，检修起来。但他很快垂头丧气打开车门对车里的人说：“车有零件坏了，要换零件。修理厂的朋友打电话，说明天上午修车的人才能过来，今天我要住在这了。你们如要回去，需要等看有无熟人的车过来捎你们回林芝，这儿没有的士。”

“这儿无修理厂吗？”慧子失望地问：“你以为在日本大阪吗？”尼玛有点没好气，慧子嘟着嘴不再说话。山口铭川一直保持沉默。

这时，刚才的导游顶着伞小跑过来。“小姐、先生你们今晚在这住吗？那边招待所很便宜的，一晚上三十元，还有热水可以洗澡，”这位导游大约二十多岁，是个很机灵的藏族男孩，叫杰西。

慧子看到杰西，开心起来。尼玛望了望车里的山口铭川说：“兄弟，要么我们先去招待所开个房休息一下，如有车来，我们就走。如无车，可能今晚要在这住一晚上了。”山口铭川表示同意。

进了招待所，才看到招待所条件较差，但房间床铺还算干净，只是整个招待所都散发着一股羊臊味。

“附近还有好一点的宾馆吗？”山口铭川已经准备开房了，还这样问杰西，看样子，他也知这句话不会有什么结果。“没有了，就这家。已经很好了，”杰西很肯定地说。

山口铭川给自己和尼玛各开了一间单间，慧子提出和吴爱真住在一起，说正好晚上向爱真姐请教一些问题，况且这儿让她觉得不安全，一个人住有点害怕。吴爱真当然不会拒绝。山口铭川笑着对吴爱真说：“给您添麻烦了。”

进入客房，慧子放下背包就跟杰西走了，说是去招待所开的旅游用品商店看杰西介绍的一尊佛像。吴爱真没有去，躺在床上，但房间的羊臊味让她很不舒服，便起身打开一点窗子。

吴爱真已经十多年了，一直以素食为主。佛法讲不吃肉可以培养修行者的慈悲心，而且食肉者修禅定时，气脉浊气重，不易净化，但这是指修出世间禅定。师父讲还有入世间禅，主要是在培养“无分别心”之定，“无我”之慈悲，这个时候饮食对心气的影响已不大。修密宗后，她随缘，有肉吃肉，有素吃素，但还是依口味偏重素食。这次来西藏后，因在自修师父曾传授的密法，故有时反而会有意吃一些牛肉、鸡肉以补充打开脉轮时因意识不够空灵而快速消耗的能量。但羊肉的臊味她都承受不了，看来，分别心还是很重。

慧子喜滋滋地回来了，手里抱着两尊佛像和两只做工还算精致的藏银手镯。镯子上镶着假的玛瑙和松耳石。

“爱真阿姨，这是送你的。”慧子把一只手镯举到吴爱真面前。

“谢谢你，挺漂亮。”吴爱真接过手镯，不忍心告诉慧子真相。这种手镯在拉萨的地摊上，最多就是二十多元一只。慧子肯定被那商店宰了一把。

“慧子，一只手镯多少钱？听说这种旅游胜地的商店专门宰外地游客的。”吴爱真委婉地说。

“嘿，我可是砍价高手。”慧子不知从哪学的这些行话。“你知道吗，这只手镯开价八百元，我只给了他两百元。”

吴爱真不知该说什么。“你确实是砍价高手”边说边把那只手镯放入随身带的包里。

“爱真阿姨，你看，”慧子把那两尊佛像摆在桌面上，是两尊铜制的三寸高的小佛像。“这是‘佛父佛母双运像’，代表世界上最完美的爱情，是灵与肉最神圣完美的结合。”慧子指着其中一尊佛像介绍说。吴爱真笑起来问：“谁这样告诉你的。”“是杰西。他只说这是表示爱情的。但我想既是佛父佛母的爱情，那一定是最神圣最完美的结合了。我这样理解对吗？”

吴爱真笑着不置可否。停了一会儿说：“在藏传佛教的修证中，这尊佛像代表‘空乐不二’的智慧和证量。”

“这种‘空乐不二’是通过人间的性来完成的吗？”慧子好奇地追问。

“它在任何一件事上都可以发生，当然也包括性。但这种‘空乐’只发生在金刚与空行母之间，在凡夫的情欲之中不会有。”

慧子定了定，看着那尊佛像。嘴里念叨着金刚、空行母这两个名字。然后说：“杰西说是佛父佛母。”

“也可以这么叫”。吴爱真说。

“不管怎么说，它也是一种性行为，不管它是发生在谁与谁之间。我想，佛父佛母的性行为一定是非常神圣的。它不是我们人间凡夫可以用情欲之心来揣度的。那既是神圣的性行为，就必然有神圣的爱情发生。”慧子直拗地盯着吴爱真说。看来，慧子是一定要把这尊代表菩萨智慧和证量的双运像与人间的男女爱情扯上关系了。因涉及密法，吴爱真一时无法太深地与她解释什么，只好笑着不吱声了。

“我要把这尊佛像送给父亲，父亲太孤独了，我希望父亲能有完美的爱。”慧子把那尊小像拿在手中端详着。

“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吴爱真问

“有很多女孩喜欢我父亲。”慧子答非所问。也许是有意避开吴爱真的问话。“但很多女人都惧怕我父亲，我的一位老师真由美阿姨非常迷恋爸爸，常常给我买礼物打探爸爸的消息，说爸爸不结婚她一辈子都不嫁，但她连跟爸爸约会的勇气都没有。其实父亲人很好的，不知她们为何怕他，连我奶奶都怕他。”

“这尊佛像是‘大黑天’”。慧子放下手中的像，又指着另一尊显愤怒像的佛像说。

“大黑天在日本是代表财运的。但这尊佛像与日本的大黑天塑的不一样。我奶奶一定喜欢。我见她请过一尊大黑天的像。”

“慧子，你和你父亲的汉语说得这么好，在哪学的？”

“照看我长大的明慧嬷嬷是我父亲小时候的保姆，她是中国上海人，她的中文很好，而且是个基督教徒。我和爸爸的中文都是她教的，她一生都未婚，把爸爸带大又带大我。我这只手镯就是要送给她的。”慧子晃动了一下戴在手腕上的手镯。“不过，爸爸的中文好过我，我的英文比爸爸好，我还会说上海方言。”

“鹅紫上海宁(我是上海人)。”慧子发音纯正地说了一句上海话，逗得躺在床上的吴爱真笑起来。

“慧子，你妈妈呢？”吴爱真本来不是个喜欢过问别人家事的人，但山口铭川给她感觉太特别了，那个毁灭一切的黑洞时时出现在吴爱真的心头。那种力量在未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前，吴爱真宁可称他为“魔王”。

“爸爸说她死了，但我知道她还活着”。慧子直言不讳，肯定地说。似乎好像是回答吴爱真的问题，又像是在说给自己听，坚定自己的信心。

“哦！”吴爱真不再追问。人世间感情的这些恩恩怨怨不问也罢，又岂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

慧子拿着那尊双运的佛像出去了。一会儿，乐哈哈地回来对吴爱真说：“爸爸很喜欢。他还问我什么是‘空乐不二’，我说不知道，你告诉我的，让他请教你。看来我的愿望快达成了。”

吴爱真说：“你爸爸喜欢就好。那是你的一份心意，是一种信物。那尊像表达什么倒不是很重要了。”

“爱真阿姨，我觉得你说话总是很独特，能说到我心里去，我真

的好喜欢你。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做好朋友好吗，你不会忘记我吧？”

“不会。你这么可爱我怎么会忘记你。”

“哇！太好了。”慧子竟扑过来拥抱了躺在床上的吴爱真，并亲了亲吴爱真的额头。这种西方式的表达方式，吴爱真稍有点不适应。她只是慈爱地拍了拍慧子的背，像一位母亲在拍自己顽皮的女儿。

慧子也躺在了自己的床上，似乎与吴爱真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她打开了话匣子，海阔天空地与吴爱真聊起来。谈宗教、爱情、家庭、道德、美容等，但慧子却一直闭口不提他爸爸的职业。她提到了父亲拒绝她见母亲，说到这儿时，她伤心起来。“爸爸一直都不肯承认她活着，但事实的真相是隐瞒不了的，不知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是想了解她的一些情况，见一见她是什么样，这丝毫不会影响我对爸爸的爱，丝毫不影响什么。我从小跟着嬷嬷长大，嬷嬷不爱说话，面孔总是冷冰冰的。她教我英语、汉语，除此之外，她很少与我交流，我有点怕她。还有奶奶，她与爸爸的关系不好，她心情好时对我很慈爱，心情不好时又大声喝斥我，情绪喜怒无常。小时候我都弄不明白她究竟爱不爱我，但我爱他们。爸爸有时对人很凶，表面对我也很严厉，但他从来不骂我，我不怕他，我有时能读懂他的眼神……”慧子自顾自地说。

吴爱真开始还与慧子真诚交流着，到后来只是昏昏沉沉听着，感觉头愈来愈沉，好像感冒了。她爬起来，拿出包里面带的感冒药吃了几片。慧子看她吃药，马上坐起来关切地注视着她，问她需要什么帮

助。

此时，尼玛大哥喊大家吃饭，就在招待所餐厅。烤羊腿、烤羊排、大盘大盘的烤肉端上来，吴爱真和慧子喝酥油茶。吴爱真没有什么胃口，少吃了一些。山口铭川与尼玛要了青稞酒，而且都夸烤肉做得地道。餐厅客人不多，招待所的老板也回来了，与尼玛认识，便与导游杰西都加入了吃饭的行列。这时，大家知道了老板叫杰明，是导游杰西的哥哥。慧子一会儿就与杰明聊得火热，慧子对西藏有无尽的好奇与问题。

席间，吴爱真感觉到胸闷，禁不住深呼吸了几次。

“不舒服吗？”山口铭川装作很随意地问。

“爸爸，爱真阿姨感冒了。”

“吃药了吗？要注意身体。是否缺氧，我包里带着一小瓶氧气。”

“有一点胸闷。”吴爱真笑笑说，“不过，我已吃了药，不妨事的。”

山口铭川喝了酒，脸稍有点泛红，显得不那么严肃冷漠，反而生出几分温柔。眼神看人时，有些迷离，在昏暗的灯光下，像罩了一层雾水，含情脉脉的。

有一刹那，吴爱真的心竟被他的眼神撞击了一下，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很酷，温情中蕴藏着无尽的力量。但当他用刀切肉时，那种专注的气势却使吴爱真感受到了一种残忍和杀气。吴爱真不禁为自己刚才一刹那的心动惊出一身冷汗。

饭后，吴爱真与山口铭川都要回房休息。但慧子还想留下来和几位藏族大哥聊一会。尼玛拍着胸脯对山口铭川说：“兄弟，放心好了，

现在天还早，让她玩吧，一会儿我送慧子小姐回去。”

山口铭川不好说什么。房间都在二楼，经过山口铭川的房门时，他停下了脚步，对吴爱真说：“你到我房中吸氧吧，感冒缺氧很难康复。”吴爱真同意了。

山口铭川的房间是单间，不仅有一张双人床，还有一组半旧的沙发和茶桌。

吴爱真坐在沙发上，山口铭川将背包放在床上找氧气筒。氧气筒不大，是一种旅游带的便携氧气筒，存量大概能吸半个小时。山口铭川周到地为吴爱真装好吸氧管，吴爱真吸入氧气后明显感觉胸闷减轻了。

“好多了，谢谢你。”吴爱真感激地说。

“不用客气，靠着沙发休息一下，把氧气吸完再走，我还不急于休息。”

山口铭川边说话边关上了打开的窗户，“又下雨了”。雨噼哩叭啦地打着窗玻璃，吴爱真感觉到一丝凉意。

山口铭川在吴爱真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眼睛肆无忌惮地注视着正在吸氧的吴爱真。

这时，楼下传来了尼玛的歌声，看来尼玛又在表演了。山口铭川闭上了眼，似在听着这夹杂着雨声的歌谣。房间的灯光有些昏暗，照着布满灰尘斑驳的墙面。西藏的夜，静的有点出奇。

忽然，吴爱真听到了一首熟悉的音乐，是藏文的大悲咒，像是杰西的声音。泪水涌上了吴爱真的眼眶，“小沙弥”，她心中默默地喊了

一声。

山口铭川蓦地睁开眼，看到泪水挂满吴爱真的脸，有点惊诧。

“怎么了？”山口铭川的声音敦厚而温柔，但他靠在沙发背上的身子纹丝未动。

“噢！没什么。有时候想起一些过去的人或事会有些伤感。”吴爱真擦干了泪水。

“是思念吗？”

“也许是吧！”

“思念，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很想思念一些什么，但从来没有。”

“那你连回忆也不会有吗？”

“回忆？”山口铭川静静想了一下，似在回忆一些东西。

“男人的回忆中有太多的是凄凉、恨和恐惧。”

“那是你的回忆，不能代表所有的男人。男人的回忆中也应有温柔和爱的。”

山口铭川怔住了。紧紧地盯着吴爱真，脸上带有一种复杂的表情，眼神火辣辣的，充斥着一种野性的欲望。

吴爱真想告辞了，山口铭川欠起身按了一下她的手臂，说：“吴小姐，对不起。你不用担心什么，请把氧气吸完，再与我聊一会好吗？你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女性，我很钦佩你，虽然我喝了酒，但我很清醒。”

吴爱真又坐回了原处。

“慧子很想见她的妈妈。”吴爱真转换了话题，心理医生的习惯

使她单刀直入地说。她认为与山口铭川这样的男人聊天，最好想什么就说什么，也许她可以帮慧子一个忙。

“慧子与你谈了什么吗？”山口铭川竟非常平静地问，脸上充满笑意，口气都没有震颤一下。吴爱真反而有些吃惊，她原以为这是一个很难触及的话题，山口铭川会多少受点刺激，有点反应的。但吴爱真却忽略了山口铭川的眼神。说话时，他的眼神阴暗下来，而且从眼底渗透出一种阴毒。

“慧子说你告诉她母亲已死了，但她听别人说，她母亲还活着。你为什么要隐瞒真相，能告诉我原因吗？”

吴爱真心理医生的职业习惯使她错误地估计了这只是一个感情悲剧，她只想帮慧子解开她父母的这个死结。

“是慧子让你来问我的吗？”

“不是。”

“那你也太好奇了，你不应该冒然就去关心一个陌生家庭的感情生活，这样不是智慧的表现。”

“我只是想帮助慧子，她很可爱，我希望这么可爱的姑娘能有母爱。何况只是想见一见生育她的母亲，这个要求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成全的。”

“她死了！她是一个婊子。即使她活着，她也不配有着我们山口家族血统的人去看她。”山口铭川的口气恶狠狠的，让吴爱真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

“好了，吴小姐，我们都该休息了。”山口铭川下逐客令了。氧

气正好吸完了，吴爱真不再说什么，礼貌地与山口铭川道了一声晚安。

回到房间，吴爱真觉困得厉害，可能是吃了感冒药的原因，便匆匆洗漱就睡了。也不知慧子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她迷迷糊糊听到慧子在叫她。她睁开眼，见慧子站在她床边。“阿姨，你难受得很厉害吗？我听到你在呻吟。”慧子边说边把手放在吴爱真的额头，马上把手抽回去，大惊失色。

“吴阿姨，你在发高烧！”慧子马上冲入卫生间，拿了一块冷水浸过的毛巾敷在吴爱真的额头。

吴爱真听到自己在喘息，而且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重地喘不过气来，头顶像要炸开似的痛，连睁开眼睛都很困难。

“我去告诉爸爸。”慧子出去了，吴爱真已没有力气阻拦她。

山口铭川来到房间，用手试了一下吴爱真的额头，又看到她喘着粗气，脸涨得通红，轻轻说：“好像不单纯是感冒。”

“爸爸，帮帮吴阿姨。”善良的慧子就要哭了。山口铭川似乎沉思了一下，走了出去。一会儿功夫，他回来了，后面跟着尼玛。

尼玛走到吴爱真旁边说：“不要紧吧，忍耐一下，一会儿就有车来接你去医院。”

尼玛又起身对山口铭川说：“你可真有能耐，你的朋友也真够意思，半夜三更跑这么远来帮你接人。”

山口铭川淡淡地笑了笑，有点紧张地盯着吴爱真。吴爱真看上去病得不轻，大家谁都无心谈笑，只能坐在那默默等待。慧子在帮吴爱真用冷毛巾降温。“几点了？”吴爱真虚弱地问。“十二点钟”慧子说。

慧子已帮吴爱真穿好了衣服。

山口铭川一听到汽车停车的声音，就马上起身走到床前，一把将吴爱真抱了起来，谁都没有对他这个举动表示惊诧。大家在等车的过程中，心情都很沉重。慧子和尼玛拿了已收拾好的行李。招待所外，停着两辆黑色的悍马车。山口铭川将吴爱真放进车里，回头对尼玛说：“你留下吧，明天修好车再回，如有什么事需帮忙我会找你的。”

“尼玛大哥，你放心好了，我和爸爸会照顾吴阿姨的。”

尼玛看着两辆车在暗夜中飞驰而去，心中涌上一个又一个谜团。

（九）病魔降临

吴爱真开始感到全身奇冷，象掉进了冰窖。大脑昏昏沉沉的，隐约知道自己在车上，车子在运行，但很快，她就与这些恍若隔世。她被层层迷雾包裹着，辨不清方向，穿行在雾气中，感觉虚弱不堪。忽然，她发现她的身下是无边无际的大海，海水是黑色的，在海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漩涡，像一只恶魔的大口等着吞噬她，周围的海水翻滚着，冒着五颜六色的毒烟，腐蚀着她的呼吸道，她觉自己的肺腐烂了。忽然，她掉入了那个漩涡，她奋力挣扎，毒水又开始腐蚀她的肌体，她愈挣扎，便被水淹没得愈深。她看不到光，被沉沉的黑暗包围着，她被压到了寒冷的水底。这时，忽然她面前金光一闪，有一条金龙从海底腾空而出，熠熠的金光闪烁着，照亮了又黑又冷的海底。它几乎是咆哮着、暴怒着冲她而来，似乎她打扰了它的休息。被毒气腐蚀的痛苦和对黑暗的恐惧使她别无选择，她一把抱住了光滑的龙背。那条龙忽然被降服了，似见到了故人，它把头温顺地从她胸下穿过，慢慢

托起她，一声长吟，从漩涡中腾空而出，她无力地伏在龙背上，在毒气中飞速穿行着……

忽然，一丝清凉的气息穿透她的大脑和心底，甜丝丝的……她睁开眼，迷茫中除了一片白色，就是一张人脸，这张脸在哪见过，她在大脑深处搜索着，但头痛欲裂……

“你醒了？！”声音低沉而温柔。山口铭川，忽然一个名字浮出她的脑海，她完全清醒过来了。

山口铭川坐在她床边，身子向她倾斜着，而她的一只手紧紧抓着他的一只胳膊。她忙松开，感觉手指有些酸硬，也不知抓了多久。山口铭川无所谓地笑了笑，把那只胳膊抬起来，用另一只手捏了捏，坐直了身子。

她清楚是在医院了。她口鼻戴着氧气罩，左臂挂着吊针，胸口牵着好多条电线连着床头的一个仪器，她知道那是监护器。

一位女医生走了进来，看了看仪器，然后对山口铭川说“脱离危险了，心律、吸氧量、血压都正常，下午拍个胸片再查一下，你也该休息一下了吧。”

女医生笑盈盈地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吴爱真，将手伸入被子，熟练地把一只体温计放在了她的腋窝下，然后立起身看了一下表，说：“已经九点半了，一会儿看病人需要吃什么，可让她吃点东西，她太虚弱了。”山口铭川边点头边应承着。

“你丈夫对你可真好，在这整整坐了一个晚上，陪着你。”女医生一边查看吊瓶的点滴数一边说。似乎想用这句话来安慰病人，使吴

爱真开心一点。

吴爱真的心被医生的话撞击了一下，因口上罩着氧气罩，她不能说什么，但她感激地冲山口铭川望了一眼。

山口铭川只冲她笑了笑，没有对医生作任何解释。但吴爱真觉得山口铭川的笑意有点羞涩，有点含混不清的暧昧，眼睛却亮晶晶的闪了一丝灵光。吴爱真从他的脸上眼里没有看出一丝的疲倦，反而像刚刚睡醒一样精力四射。吴爱真有点纳闷，这个人似乎与她心目中那个“魔王”前后判若两人。

慧子提着两个保温饭盒风风火火冲了进来。

“啊！阿姨你醒了，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昨晚我梦到日本的樱花全开了，在天空飘飘扬扬，把整个天空、大地都映红了，我就知道你会好的。”

慧子边说边把保温盒放在一张椅子上，俯在病床上看着吴爱真的眼睛，纯净的脸上充满了圣洁的光。

“爸，我给爱真阿姨去酒店订做了清炖藏鸡和一份面，我已吃过了，你也到外面吃饭休息去吧，今天我陪爱真阿姨。”

慧子的心就像是水晶做的，吴爱真想。

“慧子，不要在阿姨面前多唠叨，她还很虚弱，需要静养。”山口铭川赞许地叮嘱慧子。

“爸！海子叔叔的车在医院门口等你。”

“我知道。”山口铭川边说边走出了病房。

这大概是市里最豪华的酒店了。山口铭川吃过饭进入为他订好的

宾馆客房，已是中午了，他想午休一会儿再去医院。看上去，吴爱真的病已无大碍。

躺在床上，他忽然觉右臂有些触痛，掀起袖子，清楚地看到几个手指印，有两个似用指甲掐得太深，破了皮。他纳闷，这女人怎有如此大的手劲。

对吴爱真的救助和护持，并无多少“英雄救美”或儿女情长的东西在里面，连见义勇为都谈不上，对他来说，只是打几个电话就搞掂的事，举手之劳。

但从昨晚他决定留在风景区过夜时，他觉得自己又一次开始违背一贯的做事方式了。昨天与吴爱真短短一天的相处，一路漫无目的的闲聊，让他感觉这个女人的话语总能触动他内心深处一些自己捉摸不住，又说不明的东西。他一路在沉思她说的每句话，晚上车坏了，他本来打个电话就会有车来接他，但他没有，他想留下来，想跟这个女人单独呆在一起。这个女人引起了他的好奇，是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让他一眼看不明白的女人。睿智从她的举手投足，从她的每一句话中迸发出来。晚上当她去他房间吸氧时，他看着她平静的脸颊微微泛着一点病态的红晕，眼睛望着窗外，眼神皎洁如秋月……她哭的时候，像秋天的凝露贮集成的雾水忽然溢出眼眶，珍珠般挂满腮帮。房间昏暗的灯光下，恍然面前坐着一位天使，洁白的衣服泛出圣洁的光辉，衬托出她的高贵。在那一刻，他体内忽然升腾起一种雄性的征服欲，一种想占有她、蹂躏她的欲望占据了她的思想。她没有给他欲的诱惑，但她的洁净激怒了他的欲望，一丝邪念从心底悠悠飘出来。即使这是

一朵圣洁的花，他也要把她撕成碎片。似乎任何完美纯净的东西都需要被破坏掉，被毁灭。而且他不相信，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圣洁，这是假相、伪装的。他忽然似识破了这个女人的假面具，他内心有种压抑着的狂笑。他的血开始往头上涌，眼睛里充满了邪淫的光，是她的愠怒和起身惊醒了他，她站起来，眼神、面孔都冷冰冰的，一身不可侵犯的正气让他酒醒三分。

想到这，山口铭川摇摇头，也许昨天真的喝多了。他原以为青稞酒不会醉人的，或许是羊肉吃得太多，让他有些情不自禁的冲动。否则，他怎会在这个女人面前失态。

昨晚在车上，开始女人只是昏昏沉沉靠在他肩头，但车子颠簸太厉害了，女人有几次差点栽到座位下面。他索性将她抱在怀中，但忽然那女人的双手就紧紧抱住了他的脖子，胸紧紧贴着他的胸膛，他的胸膛被她捂得滚烫滚烫。而且她的臂箍得他好死，他几乎动都动不了。那女人在痉挛，在颤抖，他感觉到有无边的恐惧从女人的心中传导过来。女人柔弱的、昏迷的、没有一丝抗拒的身体像一个白布裹着的婴儿，这个婴儿发着高烧。此时，山口铭川的脸前似忽然出现了一对惊恐的眼睛。那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他惊恐地试图看清黑暗中的一切，他被关在一个阴暗潮湿的黑屋子里，外面有海浪拍击海岸的哗哗声，屋子里有老鼠的吱吱声。男孩蹲在屋子的角落里，他在发着高烧，昏迷中他喊着“爸爸，爸爸。”忽然，月亮从乌云中穿出来，有一丝月光透过房子的窗户洒了进来，孩子迷着眼惊喜地仰视着那缕月光，朦胧的月光柔柔的，使他联想到了妈妈的手。但那只手只在遥远处晃

动了一下就消失了……那个孩子失去了爱的目标，他就是小时候的山口铭川。他又想到在下雪的冬天，他赤脚在雪地跑步，他又冷又饿，看到有一位妇人怀抱一只卷毛的小狗从他身边走过，那只小狗从妇人的貂皮大衣中露出一对眼睛骨碌碌乱转。他忽然有个冲动，想把那只狗揪出来掐死它。他还被迫在寒冬跳进冰冷的湖水游泳，第一次他的整个心脏都冻得缩成了一团，那些是他做错事的惩罚，也是训练。还有那位严厉的日本剑道师和整天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的拳击师，或在泰国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接受野外求生的训练时，与眼镜蛇的搏斗都一幕幕浮现在他眼前……

当他接受了这一切心理和体能的考验后，他回到日本，看到樱花树那一刻，他有拔剑的冲动，他觉得他一剑就可以将那棵树连根砍掉，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在他的身体内似乎贮存了太多的能量，想毁坏一切。尤其是美得让他刺眼的东西，他的心中充满了征服一切的欲望，那花瓣在他眼睛里是点点绽开的鲜血！

在车上，山口铭川低下头，审视怀里这个昏迷中的女人。在他的心中，很少有人能占据一席之地，那儿只有他自己。如果对慧子，更多时候的感觉是一种父亲的责任和义务，那是父亲传输给他的东西，或许还有一种血缘关系的诱惑，使他情不自禁地去怜爱她。那对这个女人又有什么呢？似乎这个女人让他生起了一些颤动的情愫，她的一切偶然会触动到他的心，让他产生轻微的震动。原来他也非铁石心肠。

山口铭川躺在床上，杂乱想着这一切睡着了。他身体向右侧卧，右手放在右腮下，大拇指顶着耳朵后的一个穴位，左臂轻轻放在左侧

身体上，结一个手印，两脚一伸一屈，看上去很放松很自然。这个睡眠姿势是日本一位禅师教他的，他几十年只要独睡，总是这个姿势。他觉得这个睡姿使他即使在梦中，身体的能量也不至于太散乱。他认为，常常地保持一种固定的习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气质和心态。

吴爱真喝了一些鸡汤又睡了。她住的这个病房是医院病房中最好的一间，房间采光好，而且位置很安静，还是单间。慧子坐在一把椅子上，静静地看着吴爱真的脸。她高烧刚退，脸显得异常憔悴苍白，只病了一天脸就似乎瘦了一大圈。眼睫毛长长的覆盖在眼睑下，眼圈黑黑的，像涂了眼影。她的鼻子挺直而俊美，像是用石膏捏好放上去的，只是石膏是死的，而这只鼻子是充满生机和灵气的。她的嘴巴有点大，棱角分明，有些刚毅地紧闭着，嘴角稍向上翘起。慧子觉得这张脸一点也不陌生，她似乎在记忆中见过似的。她的头发有点乱，平时她是挽一个发髻在头上的，现在有些零散地披落下来，一缕头发覆盖在她额头，其中有一根显眼的白发。

“她才三十岁，就有白发了。”慧子仿佛透过这根白发看到了吴爱真的一丝愁绪。

爱真阿姨长得真好看，慧子认为。她不知道该喊她姐还是阿姨。喊姐姐吧，那爸爸就是她的长辈了，喊阿姨又觉得她还太年轻，都不妥。但最后她还是决定喊她阿姨，这与她年龄无关，而是慧子感觉到她的学识和才华足以当她的长辈，而且慧子有点从心底里喜欢她，她觉得她像妈妈。慧子没有见过妈妈，在爸爸的眼睛里，她能看到慈爱。但那种慈爱里有种威严，使她不敢撒娇，不敢率性而为。而且有时她

看到爸爸的眼神，慈和底下像有一个沉沉的深渊或黑洞，那种慈爱的光只是洞口的一抹反光，她揣不透爸爸的心底，那种潜伏的黑暗让她感到惊惧。

但吴爱真给她却是完全相反的感觉。她已十八岁了，她不是天真的孩子，她已经有过初恋的体验，她不会天真地就去喜欢或信赖一个萍水相逢的异国女人。但吴爱真却给了她从未有过的，特别的感觉。用吴爱真的话说，这是缘份。缘份是跨越年龄、跨越国界、跨越时空的。吴爱真的智慧深深吸引了她，她对很多问题都有精辟独到的观点。而且慧子最喜欢的是她不矫揉造作，自然磊落，说话像从心底潺潺流出，没有太多人情世故的遮掩。虽然吴爱真曾说这只是她的一个面，但最起码她向她展示了她的这一面。而且吴爱真的身上有种自然的温柔，她不像其他女人那样说话嗲声嗲气，走路风摆杨柳，谈笑风情万种，秋波流转，或妖妖娆娆，媚态十足，有时又故做淑女，正襟危坐。吴爱真不是，她一切都是自然的，一颦一笑一嗔一怒都让慧子感受到一种女性特有的魅力，有一种来自无为的温柔，像水、像月光、像柳影、像花絮、像白云，像随风摇动的铃。她大多时候是宁静的，慧子喜欢这种状态时与她坐在一起，那种宁静有种感染力，使她觉受到一种婴儿在妈妈怀抱里的安逸和舒适。当然，慧子婴儿时并未有过这种切身体验，她只是从这种宁静中分享了一份喜悦和安宁，她与她在一起心非常温暖，非常安心，她愿意在那种氛围中闭上眼永远休息。

慧子听说过“大爱无言”。也许吴爱真传导出的这种安宁也是一种爱，是一种无声的，让慧子无法理解的爱。它涵盖、超越了人类语

言描述的范畴，只变成了一种无声的觉受和体验。

吴爱真给她讲过深入宁静后的虚无和空。慧子不能理解，但她现在忽然从那种无声的、没有任何行为的爱的觉受和体验中，感受到了吴爱真讲的空。

“吴阿姨病好了，我要跟她一起学佛法。”慧子的心里忽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有可能，我想留在中国。这时，她又想到了澳门的妈妈，她曾听奶奶提起过，又从大佐叔叔那得到了证实。但爸爸会应诺吗？想到山口铭川，慧子的心掠过一丝阴影。爸爸几乎就她这一个亲人，离开爸爸，慧子有点心酸。

如果爸爸喜欢吴爱真阿姨就好了，慧子天真地想。爸爸身边不乏女人，但似乎爸爸谁都不喜欢，这一点，让慧子一直不能理解。爸爸太强了，从不会怜香惜玉。前几年，爸爸一位朋友给爸爸介绍一位女星，那是慧子的偶像，她不仅电影演得好，而且歌也唱得优美，但慧子听到爸爸竟不屑地说他鄙视那样的“美女”，不知怎样的女人才能让爸爸恋爱。慧子看了看昏沉睡着的吴爱真，觉得吴阿姨虽好，但她的条件太普通了，爸爸不会像她一样喜欢吴阿姨的，何况地域之差，她们也许很快就天涯相隔。想到这慧子有点黯然神伤。

吴爱真已住院半个多月了，慧子几乎衣不解带地侍候在她身边。房间加了一张简易床和小桌子，慧子除陪吴爱真做各种检查治疗外，就在那张小桌子上写她的论文。吴爱真在佛学方面慧子认为颇有造诣，成了慧子的指导老师。慧子已改口喊她“老师”了。吴爱真也懒得谦虚，只把自己十多年修证佛学所得的一些心得讲给慧子听，期望

能帮她写出一篇观点新颖的论文来，别无他求。

山口铭川白天常过来，慧子会出去买点东西或转一会儿。吴爱真因肺炎合并胸膜感染，胸腔又有积液，支气管、气管都并发炎症，使她十多天缠绵病榻，吸着氧气生活。但病情还是一天天好转起来。

今天尼玛来了，带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和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尼玛从吴爱真住院后来过一次，打过几次电话，今天是第二次来医院。吴爱真和慧子都猜对了，那个女子就是尼玛说的比他小九岁的公务员，男孩是他的儿子，形不像，但与尼玛神似。男孩用慧子的话评价“帅呆了。”

“我女朋友卓玛，儿子雪丹。”尼玛向慧子和吴爱真介绍。“他们听我谈起你，都想来看看你和慧子。你爸呢？”尼玛问。慧子手里捧着卓玛带来的大束康乃馨，正在找地方摆放。“他出去了。”

“你爸真有能耐。雪丹今年大学毕业了，他不想再读书，想回西藏，我想求你爸给介绍个工作。看上去你爸在西藏关系很硬哩。”尼玛竟开门见山说出了今天来意。

慧子很开心，马上说：“我跟爸爸说，爸爸应该马上就回来了。”话音刚落，山口铭川推门走进来。

“老弟，你回来了。我今天来是找你办事儿的。这是我那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雪丹，他不愿去留学了，要回西藏工作。你不是说在西藏有一个分公司吗？要不要招人？或者你帮他介绍一份工作。”

尼玛求人办事，这样急不可耐，一吐为快的做法，让吴爱真简直大开眼界。雪丹被爸爸这种做事方法弄得有点尴尬，只冲山口铭川点

点头，礼貌地说：“叔叔好！”

山口铭川看了看雪丹，脸上有一丝笑意，嘴里含糊着说：“好，好！我会帮忙的。”看上去并不觉得有何不妥。

尼玛马上开心地对卓玛说：“怎么样，我说我遇到了难事就有贵人帮助吧。”

卓玛笑说：“是啊！你常遇到贵人。”也不知道是赞叹还是揶揄。

“慧子与他爸是好人，他们与吴医生萍水相逢，就能做这么多。人家还是外国人，一国同胞又能怎样。”尼玛从心底里赞叹说，“我喜欢铭川老弟，跟他说话不用绕弯弯，他是个爽快的人。”卓玛与雪丹都钦佩地望着山口铭川，似乎看见了中国的“雷锋”。山口铭川笑了，不作任何解释。

“老弟，我还为你带来了一件礼物。”这时卓玛闻声从身边一个大背包中取出了一件用红绸子包裹的东西交给尼玛，看形状是一把短刀。

尼玛将布展开，吴爱真与山口铭川都心中暗暗吃了一惊，是尼玛的祖传藏刀，山口铭川曾经想高价收购的东西。

“兄弟，宝刀配英雄，这把刀虽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挂在家中我老做恶梦，说明我与它无缘，你既然喜欢我就送给你。但我除了因为敬佩你，愿意交你这个朋友外，还有就是想让你帮雪丹找工作，提前算是一点谢礼。”

山口铭川接过刀，像久别的朋友重逢一样，眼中射出惊喜的光芒，用手轻轻抚摸刀鞘刀柄。

“好！尼玛！你爽快我也不与你客气，刀我收下了，我确实喜欢。孩子的工作包在我身上。”

山口铭川用布将刀重新包裹起来，刀已属于他了。吴爱真一时反应不过来，看得有些目瞪口呆，男人之间这种干脆直接、赤裸裸的却还似乎有情有义的交易，让她觉得像电影里称兄道弟的“黑道交易”一样。尼玛了解山口铭川吗？怎么就这么相信他，轻易将传家之宝送了别人，用尼玛曾经的话说还是个日本人。但吴爱真马上又为自己的这个念头惭愧，自己怎能这样想，不管山口铭川是干什么的，不管自己发现山口铭川的内心有多么阴暗冷酷的一面，但他们父女俩十多天来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尤其是慧子昼夜的护理，已经使她无以回报。虽说慧子与她一见如故，亲如姐妹，但毕竟是萍水相逢，时间甚短，他们能做出这种救危扶伤的举动和奉献出的爱心已足够让尼玛钦佩了。

也许就凭这些，善良豪爽的尼玛就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倾心相托，也愿意将自己的宝贝馈赠“肝胆相照”的朋友，结果是什么并不重要。或者尼玛已经调查过了，山口铭川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也未可知，否则，山口铭川与慧子为何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吴爱真从自己入院来受到的特殊照顾和山口铭川住的酒店就知道铭川说的这位帮忙的西藏朋友也不是一般的人物。

慧子与雪丹聊上了。慧子今天显得有些异常兴奋，听雪丹说话时，平时端庄的坐姿稍向前倾，两眼射出掩饰不住的渴求，渴望将雪丹的一切都了解个透。他们谈到了佛法的内容，雪丹说他对佛教的时间和

空间表达觉得很不可思议，慧子让他说说怎么个不可思议法。

雪丹说：佛经里讲“世界”两个字，就包含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说“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佛教讲世界一说便是三千大千世界。你知道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吗？佛教的解释是：以同一日月照临的一个世界为一基本单位，一千个基本单位为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因大千世界中含有小千、中千、大千三种千，故称三千大千世界。即是以一个世界乘以一千的三次方，等于十亿个世界。”

雪丹说到此，语言顿了顿，看了看认真听着的慧子，又说：“佛教的距离以由旬计称。而一由旬有说是三十里有说是六十里，按玄奘大师讲，是指古印度一日行军的路程。咱们姑且把一由旬按六十里计算，佛经讲两个基本单位的世界中心距离为一百二十万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即是七千二百一十四万七千里；十亿个世界，即三千大千世界的空间真的广阔得难以想象。

而在宇宙中如同恒河沙数多的三千大千世界，也仅仅构成一个较大的‘佛世界’，再以此‘佛世界’为基本单位，又需如恒河沙数多的‘佛世界’才构成一个‘佛世界海’；而又需如恒河沙数的‘佛世界海’才构成一个‘佛世界种’；十方无量无边的‘佛世界种’，才构成一个‘报佛世界’。一‘报佛世界’即为无限，由此无限的世界组成之‘佛土’或称‘华藏世界’，又是遍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计数，不可思议。”

慧子的脸上现出惊讶的表情。

“佛教的时间概念，更是不可思议，常以劫来计算，有小劫、中劫、大劫。有说一劫相当于人间四十三亿二千万年，也有说一小劫为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八千年。二十个小劫为一中劫，四中劫为一大劫，那么相当于十三亿四千三百八十四万年。

这是长的时间观念。短的时间单位以‘一刹那’来表示，说壮士一疾弹指间为六十五刹那，现在计算出是0.013秒。

佛教的空间通常又讲三十三重天，也即三十三维空间。

在微观空间的讲法里，佛教中又称‘一芥子中可纳须弥山’或说‘于一毫端现十方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我知道，我知道，吴老师说，这是因为芥子和须弥山都空性故，所以不相妨碍。”

雪丹停止讲话，两眼赞赏地望了望慧子。慧子马上脸红了，吐了一下舌头，并转头看了看吴爱真，说：“老师，对吗？”

吴爱真笑了笑说：“对，不过，如果真从佛教多维空间的角度来看，其实并无芥子纳须弥山，也无须弥山纳芥子，因芥子与须弥山都是自然独立地在法界中呈现出来，只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像是芥子放在了须弥山中或须弥山放进了芥子里，其实法界中一切都是独立呈现出来的现象。如一杯水，在人间的角度看上去是水盛在一个杯子里，但站在法界的角度去看，只是水与杯子在某一个维层某一时空同时显现出来而已，说杯子放在水中也可以。再进而说到人，如从多维空间的角度去观看一个人，这个人全身每个脏器、血液、呼吸、骨骼、

神经等等及每个细胞都是以地、水、火、风的形式在多维空间中独立呈现出现象，相互间看上去并无联系，其中也没有‘我’在里面。这些自然呈现的现象是因为‘我’而在人间某一时空某一点同时显现出来，而且在人间又现出相生相克，互为缘起的规律，这便是一个‘人’。‘我’是这个‘人’的‘缘起’，而此时这个‘我’是带业的‘我’或称‘带业的心识’。如果‘业力’消失，这个‘我’便不再只是某个人的缘起，而成为‘空’，成为了法界一切‘地、水、火、风’等的缘起。这时即成就佛的法身境界。证得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众生都是佛，众生平等的大慈大悲。”

“老师，你能把这些给我写出来，我慢慢去领悟好吗？对佛法的‘人无我’我一直无法理解。”

雪丹两眼亮晶晶地盯着吴爱真，满脸疑惑，显然他对吴爱真多维空间观察问题得出的观点未领会多少。

“好，我帮你整理吧，你们继续聊。”吴爱真歉意地冲雪丹笑了笑，并扫视了一下屋里其他人，发现只有山口铭川似乎在凝神思索她的话，其他人都一脸茫然，不知她刚才在讲什么。

慧子的注意力早又回到了雪丹身上。她的声音有点夸张的兴奋，大声赞叹说：“哇！雪丹，你怎么能记得那样清楚，那么多数字，我都听晕了，不愧是数学系的，而且你的口才也那么棒。”

听到慧子在夸奖雪丹，尼玛马上笑逐颜开，满脸荣光，自豪地说：“雪丹的数学从小就很棒的，且记忆更是出奇的好，几乎过目不忘。所以当年考大学，才选择数学系，但毕业找工作才发现应聘的范围太

窄。”说到这，尼玛明显有些英雄气短地望了望山口铭川，山口铭川不置可否地若有所思。

“爸，当年你可是让我上体校的。”雪丹可不理会爸爸内心的焦虑和无奈。

“是啊！雪丹跑得快，市体校的领导是我的朋友，看上了雪丹这颗苗，一定要选他作为培养对象。雪丹死活不肯，也许那时你上了体校，现在还不定成了世界长跑冠军呢。”尼玛调侃儿子。

“小时候真的跑得飞快，又顽皮。一次我追一只狗，那只狗后来停下了，两爪趴在地上，吐着舌头直喘粗气，并转头冲我翻白眼，像在说：我跑不动了，你小子有种，跑这么快，继续跑啊！”

雪丹说这话时，表演狗翻白眼没好气的样子，惟妙惟肖。慧子被逗得爬在吴爱真的病床边，半天没有动静。卓玛笑着忙去拍她的背，以为她笑的背过气去了。

慧子抬起头时，眼泪都笑出来了。大家也都被雪丹的故事和表演逗笑了。但雪丹自己却不笑，只是静静地看着笑得直不起腰的慧子，眼里闪着男孩子特有的纯真和机警。雪丹的眼睛长得俊美、清澈，很传神。真是才貌双全的一个藏族男孩，吴爱真心里想。

吴爱真发现山口铭川也没有笑，只是脸上微带点笑意，正靠在门边饶有趣味地看着这个与狗赛跑的男孩。吴爱真不知他在想什么，但似乎他的心始终深深关闭着，似乎人世间这点浮浅的调笑热闹、温情和友善始终无法穿透他封闭的屏障，他不感兴趣，他无法融入这种平和的凡俗生活中。

慧子与雪丹的聊天已经无话不说了，看出来，雪丹的幽默、机智和才华已深深折服了慧子。

“你的名字是谁起的，雪丹，很特别。”

“是我起的。雪丹生的那天下着雪，‘丹’是我妻子丹增珠玛的第一个字。”尼玛马上替儿子说。

卓玛听到这话，用崇敬爱慕的眼光望了望尼玛，似乎尼玛语气中透出对妻子的一往情深让她很敬仰和羡慕。尼玛说完话，也含情地扫了卓玛一眼，笑了……

尼玛一行要告辞了。山口铭川叮嘱雪丹准备一份他的简历，并询问他是否想出国或去南方一些城市工作，如澳门、香港或广东、深圳。雪丹说他没有考虑这么多，如果可能，他第一想去的地方还是回西藏拉萨，其他地方他回去考虑一下。

慧子有些恋恋不舍，机灵地说：“雪丹，如果明天有空你把你介绍的那几本佛教书拿过来好吗？我想看一下。”雪丹说：“好的，明天下午我送过来。”慧子内心泛起一丝欣喜。

等所有人都走后，慧子激动地冲吴爱真说“老师，你知道吗？雪丹长得像极日本的歌星雪川井树，太酷了，是我的偶像。也许，他比雪川井树还有才。”

“你有很多偶像吧！”吴爱真问。

“嗯！雪川井树是近几年出道的，他人气好旺，有很多‘粉丝’唉！老师，你知道他吗？”

“不知道”。

“他成名的第一首歌叫“樱花之爱”，词与曲都很美。”

慧子边说边用日语哼起了这首曲子。吴爱真没有听懂她唱的什么歌词，但悠扬而有些直朴的曲声，却使吴爱真仿佛看到了纷纷扬扬的樱花漫天飞舞，义无反顾地回归大地的情景。

“慧子，你唱得很好听。”吴爱真夸奖说。

“我最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总会勾起我心底一些无法说清的感伤和柔情。我总觉得我记忆最深处有一些东西要浮现出来，但我知道这些东西一定很美，因为它们充满柔柔的光照耀着我的心灵。”

“你会知道它们是什么的。”吴爱真的眼睛有点湿润。

“老师，我很喜欢雪丹。”慧子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而且说这话时没有一点少女的羞涩。

“那又怎样？雪丹是很可爱！”

“老师，我想让他做我的男朋友。”吴爱真闻言，大吃一惊。也没有这么快吧，他们才见一面。

“那雪丹喜欢你吗？你还不知道。况且他有没有女朋友？”吴爱真说。

“我会弄清楚的。如果他不愿意或他已有女朋友，认作我哥哥也行。”看来慧子是对雪丹一见钟情，而且铁定了要跟雪丹有些联系。

“慧子，感情的事要慎重，三思而后行。你与雪丹毕竟相隔这么远，从小的生活习惯，人生观价值观都不相同，你这样想也太天真草率了。”吴爱真以过来人的口气说。

“哪有那么多障碍，如果两个人相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其

实，我一直想有一个中国的男朋友。”

“为什么？”

“因为我冥冥中觉得我的爱在中国。”

吴爱真无言以对，她忽然觉得自己老了，已赶不上这个时代“爱情”的脚步。

山口铭川知道了会怎样想，吴爱真心里无法揣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对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变得非常迟钝。

第二天下午，雪丹早早就来到了医院。慧子找了个借口就让雪丹陪她出去了。

吴爱真斜靠在病床上，微笑着目送慧子欢快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心里默默地祝愿，慧子！愿你能获得真爱，今生能幸福！

慧子走了，病房静悄悄的。阳光透过窗外的树叶洒进来，在干净的大理石地面形成碎影。一切都是白色的，窗台上的康乃馨变成白色中唯一有生机的物体。吴爱真忽然在这静谧和单调中有些压抑，有种寂寥的孤独感袭上心头，自从修证佛法以来，她原以为孤独和寂寞已与她绝缘，当她一个人时，常有禅定的快乐伴着她。但这次病魔的折磨，身体的虚弱以及医院特有的氛围，使她又回到了修证佛法前的种种觉受中。此时她想起了妈妈，她来西藏没有人知道，她病后也没有通知家人和任何朋友。

她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听到她的声音后，惊喜地哽咽起来，半天才问她现在在哪儿。吴爱真早已泪流满面，她说在西藏，因地理原因，手机没信号，故一直关机。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轻松而快

乐，不停地用咳嗽来掩饰抽泣声。妈妈急急地说：“你怎么了，咳得这样厉害。”“没什么没什么，刚才正喝水，听到您的声音一激动就呛了。”“怎么这样不小心……”妈妈恨不得在电话那边伸过手来给她拍拍背。“你从小肺不好，青藏高原缺氧，可要当心啊！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噢！还得一阵吧，与一些朋友一块来的。”吴爱真认为她这样说母亲会放心一点。“情非没有与你一同去吗？他前一阵打电话找你，我以为你出了什么事了呢。”“没有，是单位同事一块来的，他走不开。”她在编谎言。妈妈显然误会了，“情非这孩子也不错，你不要挑花了眼。”吴爱真想挂电话了。“你去西藏干什么，又去找什么大师吗？”“没有，我是想找回自己。”“找什么？”妈妈未听明白。“你要注意身体啊！有什么事往家里挂电话。”“你放心！”吴爱真终于在妈妈千叮咛万嘱咐的哽咽声中挂了电话。

吴爱真从小身体弱，妈妈一直为她的健康担心，她为了学佛法，开始吃素食，有时还辟谷。妈妈眼泪汪汪对她说：“你成佛也好，成菩萨也罢，妈妈都支持你，可妈妈希望你先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想到这，吴爱真的泪水又流了出来，似乎从A市到西藏这么多天的委屈、千愁万绪一齐发作了出来，她低低地哭泣着，喊着妈妈。那是她从小唯一受委屈可以哭诉的地方。那儿没有厌恶，没有疲倦，那儿的爱，她从没有担心过会失去……

山口铭川进来时，她没有收拾好自己的心情，仍沉浸在自己的感伤中，眼泪哗哗流着，哭得一塌糊涂。

山口铭川站在离她床几步开外的地方，默默地看，后来递过来一

块擦脸的毛巾。

“有什么难处吗？”当她终于安静下来后，山口铭川问。

她摇摇头。

“慧子哪儿去了？”山口铭川想换话题转换她的情绪。

“与雪丹一块出去了。”吴爱真不想隐瞒什么，她想让山口铭川也有个心理准备。

“噢！你好多了吗？”山口铭川显然未有其它想法，注意力仍在她身上。

“让你见笑了，看到了我脆弱的一面，我没有事。”

“我明天要去澳门和香港，那儿的分公司发生了一些事，慧子可以仍在这陪你，我来与你告别一下。”

听到澳门，吴爱真的心动了动。因慧子已拜托她说服父亲见母亲的事。

“我没有事，这段时间给你与慧子添太多麻烦，我已不知怎样回报，来日方长，你们的情义我会记在心里的。”

“不要客气。慧子很喜欢你，跟你在一起，我看得出她很快乐！人这一世，如果能有知己，还求什么呢。”说到这，山口铭川竟深深吸了一口气，又吐了出来，似乎在努力克制和压抑着什么，泪水在他眼眶里打转，他努力让它不要流下来。

“发生了什么事？”吴爱真惊诧。

山口铭川的泪未克制住，终于无声地流了出来。但他急忙起身，拿纸巾擦掉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山口铭川这样冷酷的男人流泪。吴爱真呆住了，不知该说什么。

有一刹那的沉默。吴爱真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是我最好的朋友死了，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他死的很惨，被人杀害的。”

吴爱真瞪大了眼，“凶手抓到了吗？为什么要杀他。”

“是因为公司的一些事务纠葛，得罪了一些人。不过事情早已经过去了，但这些人仍不肯放过他。”山口铭川沉默了下来，咬了咬牙。

吴爱真想安慰他，但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措辞。

“吴小姐，听你说过，佛教中人死后为他们做一些法事，可以超度他们的亡灵。”

“是的，汉地寺院常会举行这样的法事。”

“起作用吗？”

“不知道，但我想如果有清净的僧人来做法事，即使他们本身的能力不能超拔死者，也会有佛菩萨通过他们的身、口、意来加持死者的。所以每次法事会有很多人愿意把自己死去亲人的名字报上来，其实不管怎样，对活着的人心里也是一种安慰。”

“要知道死者的名字就可以吗？”

“是的。”

“那你将来有机会能帮我办这件事吗？其它需要什么可以跟我说，他叫山口慧佐。”

“我一定帮你办到。”吴爱真认真地将这个名字记在了手机上。

“你回去是奔丧吗？”

“不是，他丧期已过，处理一些他善后的事情。”

“凶手抓到了吗？”

“还没有。不过，我想很快就会找到的。”山口铭川的眼神阴冷的可怕，充斥着愤怒、绝望和悲怆。

“我会用他的头来祭慧佐”。山口铭川脱口而出。

吴爱真的身心冷得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你要克制。佛教讲，人的生死都是有因果的。仇恨不能解决问题。”

“什么因果，他只不过破坏了一次游戏规矩。我们已做了大量补偿，他们仍然不能放过他。难道规则不是人定的吗？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宽恕他一回。”

“铭川先生，这似乎不是你做事的一贯风格，你宽恕过别人吗？”吴爱真问。

山口铭川愣了一下，他不知吴爱真在指什么，但他觉得自己愤怒的失去了控制，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不过，对吴爱真他已不再戒备，失去朋友的压抑和痛苦使他实在太难受，他需要找个人倾诉或发泄一下。

“吴小姐，你是个聪明的女人，我对你不想隐瞒什么，你曾经问过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当时对你说是在日本做一个进出口贸易公司。你笑着说，我倒像是个黑社会的头，你开始见到我，心里叫我‘魔王’的，这些话都让我惊讶。也许确实是长年黑道生涯的生活，身心

染上了一些习气，让你看穿了。你听说过日本的‘樱花党’吗？我是这个组织的头，慧佐是我多年的副手。这次去香港办理‘组织’的一些事务，被同‘组织’的人出卖了，被仇人杀死。”山口铭川说完这些看了看吴爱真，吴爱真定定地听着，似乎这已经不是一则新闻，对她只是山口铭川的一个故事而已。

“我很敬重你，吴小姐。所以我走之前考虑好久要不要对你说真话。但我对你说了，你的态度是我想象得到的。只是希望在你心目中我不会比这更糟更坏。”

“你这次回去是要亲自调查杀人凶手吗？为什么不报案。”

“你不要太天真了。杀人动机，证据是什么？这些事要能公开的话，我们也不会被称为黑道了。”

“我希望你不要杀人。”

“那用什么来解决呢？吴小姐，你这是妇人之道，对残忍的野兽最好的慈悲是猎枪。”

吴爱真看着山口铭川口中恶狠狠的语气和阴冷的笑意，觉得她面对的绝不是一个慈悲的猎人。

“你刚才说是你朋友先违反了道中的游戏规则，现在事已至此，你即使杀了凶手，冤冤相报何时了呢？倒不如做些善后的工作安慰亡灵，补偿家人，也给凶手赎罪的机会。”

山口铭川笑了。“你不懂，吴小姐，没有我的命令，以任何原因处置我的手下，都是对我的污辱。而且对方不守信誉，说过对这事不加追究了，仍然暗中下手，违背了道上规矩。明白吗？”看出来山口

铭川已用极大的耐心对吴爱真解释了。

吴爱真不再想说什么，但有件事还是不吐不快，她想到了慧子，山口铭川就要走了，以后不知能否再见，现在不说就没有时间了。

“你的朋友死了，你很伤心。你抱怨对手未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你希望你的朋友被宽容。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能宽容慧子的妈妈吗？让她们母女重逢，满慧子一个愿？”

山口铭川听到这话怔住了，他没想到吴爱真在这个时候说出这件事来，他不知怎样回答。他忽然想到慧佐曾告诫他不要杀山岛真子的事，他甩甩头，想把这些痛苦的记忆遗忘。

“慧子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去见她母亲，那个女人并不爱慧子。”

“怎么会有母亲不爱孩子的？父母的爱是世界上最美最无私的爱。”

“那是你只看到了这世界上善的一面，你未看到另一面。”

“父母爱的另一面是什么？”

“天下父母难道都是为了爱才让他们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吗？”

“也许不是。但父母有养育之恩，这却是每个人都要回报的。”

“回报，什么样的回报，你的因果理论吗？我的母亲为了完全占有我父亲而怀上了我，未达到目的又想把我拿掉，是父亲给了她一笔钱才生下了我。我从小由一位冷漠的老修女带大，我不懂得什么是母爱。当我接受冷酷的体能和心理训练时，没有人理会我的感受，没有人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在黑暗和孤独中渴望过她的拯救，但只有恐惧和绝望，你让我怎么回报这样的母亲。”

山口铭川说这些话时，冷冷的，语速有条不紊。他没有激动，眼中也没有恨，只有一种被误解的无辜和对人情的冷漠。

吴爱真沉默着，她忽然觉得自己对这个男人有了新的认识，她想了解这个男人。

“慧子的母亲离婚后，马上与她的旧情人团聚，从未回来看过慧子，这样的女人，值得我尊重吗？”

“也许她害怕你，不敢回来看看慧子。”

“如果她爱慧子，”铭川停顿了一下，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如果她爱我，她会害怕吗？！”

如果爱，会害怕吗？吴爱真沉思着，她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爱着她，你会让她害怕吗？”吴爱真说。

山口铭川也沉默了。

山口铭川走了，对慧子见母亲的问题，他没再作任何回答。

雪丹又来了几次医院，显然慧子的想法未能实现，雪丹对慧子关爱之中透出几分距离。慧子对吴爱真说，雪丹已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现在拉萨工作。

慧子要了雪丹的一张相片，晚上陪吴爱真打点滴时，拿在手中看，边端详边用手指轻抚相片中雪丹的面容，让吴爱真心中对慧子又痛又怜，多纯情的女孩。

那张相片慧子一拿回来就让吴爱真看过了，是在雪山和白云的映衬下，雪丹斜身用一只肘撑着地很随意地躺在草原上，身边半蹲着一条虎虎生威的藏獒。

慧子说，雪丹对爱情一定像藏獒一样忠诚。吴爱真逗她说：“也许吧，不过中国的好男孩还很多，你大可不必因此害单相思。”

“才不会呢！我只是喜欢，他现在已是我哥哥啦。”

山口铭川走后，吴爱真的心忽觉有点失落，而且一直沉甸甸的。她把一些担忧对慧子讲。对慧佐的死，慧子从山口铭川那已经知道，伤心了一阵子。并对吴爱真讲了一些慧佐与他爸友谊的趣闻，并说爸爸一定非常难过。但慧子并不担心爸爸，她说打打杀杀的事他已经习惯了，而且爸爸非常聪明，不会贸然做事的，让吴爱真放心。

吴爱真对慧子的淡定自如有些吃惊，这么纯真可爱的姑娘却对黑道中的凶杀已无动于衷。“老师，你不会因此瞧不起我与爸爸吧”。慧子问。“不会，生活中本来就有阴阳两个面，你爸爸从一出生就无可选择地要遵循阴暗面的生活法则。但阴中也有阳面，你爸爸对慧佐友情的眷顾以及同门的义气也是值得我钦佩的。但惩恶扬善，是做人的基本品质，而且国家法律也是保护正义、善的一面，做坏事的终会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使钻了法律的空子，还有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老师，你说的我信。且现在有些事真的很黑暗，但那些做坏事的人却过得富有而快乐。佛法的因果论如果马上有报，还能警示世人，但……慧子欲言又止，“佛法的果报究竟是以什么为基础的？”

“在人道，人天性是渴望善的。如果一个人做事伤害到了别人，危害了别人的利益，报应也许不会来自于受害者，但会来自于这个人生活的其它方面，故报应其实也是很快的，只因不是一对一的报应，

人们受报了也不自觉而已。而在法界，报应是按事情留在人们心中的痕迹而言的，不管善的，恶的，在心中留下了痕迹就要受报。有时候一个人做坏事，可能自己不留痕迹，但被伤害的人如果念念不忘，一旦因缘相聚，也要受报的。佛教的因果报应律涉及几十个维层，而且涉及很多世的功德福报的转化。而且人存在于世，是与万事万物有联系的，共存的，这还会有一个共业的因果影响个业的问题。比如战争中和瘟疫中好多人被杀、被传染，有些人就是在承担共业带来的灾难。故佛法的因果律较复杂，不是单纯的以一言两语可以讲清，也不是人的眼睛可以判断得清的。

但不管怎样说，在人道，先要做好人。如果把中国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来当做人的基本标准，如果失去这些品质的话，人其实已不能算一个合格的‘人’。确切地说，他的心已刹那坠落在其它道。如果个人的福报享尽了，或者人类共有的福报享尽了，你知道吗？人类共有的福德会随人心的堕落快速用尽的，那按佛教的因果律，人类的灾难和毁灭也不远了。”

慧子笑了笑说：“人类不会毁灭的，科学讲人类会进化的。进化的只有一个大大的脑袋，四肢变得很小，或者科学高度发达后，地球的资源用尽时，人类会移民到外太空的其它星球。你说会这样吗？”

“会吧，希望人类的聪明智慧在灾难来临前会达到这一天。不过，那还叫人吗？那个时候，也许会有典籍记载说，‘在远古时候，有一种四肢长长的，脑袋小小的动物，叫人类。’然后附一张人类的化石图片，弄错了，就把猴子的相片弄上去了。科学家们又会为探寻现在

人类的踪迹而忙得鞠躬尽瘁，不亦乐乎。”

慧子说：“老师你真有趣，”吴爱真笑起来。

“老师，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有些确实是圣人之言，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学一学，你能先帮我买一些这方面的书吗？”

“我家里就有‘四书五经’的英文版，我以后拿给你好了。”

“谢谢老师，佛法我也想学。”慧子说。

“你太贪了。”

“贪学是善的因吧，它会结善的果。”

“那也不一定。如果学到嘴皮子上，用来谋求利益也不会得好果子。要学到心里去，用到行动上才算学到家。”

“老师，我觉得你说话总是富有哲理。”

慧子在拍马屁。吴爱真很受用，心里美滋滋的。

“为了拯救人类，我要努力学，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慧子举着胳膊，开玩笑地宣扬她的誓言。

“前几天你还说为了爱情可以放弃一切，上刀山下火海也不怕，今天就又要为拯救人类而宣誓了吗？”

“老师，这又不冲突。”

“如果爱情或亲情与道德冲突了呢？你选择哪样？”

慧子眨眨眼，神秘地笑了，不说话。其实吴爱真也在问自己，自己能做到大义灭亲吗？自己能做到众生平等吗？这是菩萨道，不是人道，人是一定会有私欲的。中国古代就有父亲犯法，子女有权利包庇，如果主动揭发，反为不孝之举，这也许更多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顾及

到了人之常情。但法律是公正的，维护受害者的权益的，是不应讲人情的。是否一部好的法律就是在人道行菩萨道？！这时，她想到了西藏寺院中佛菩萨们的一个个愤怒像，他们头戴骷髅，手捧人心，鲜血淋淋，面目狰狞。他们是降魔的，降外魔也降心魔。但佛菩萨们的智慧和力量不管是在人道用善的或恶的手段，都可以超度人的灵魂，使人的灵魂净化和升华，这些却是法律不能达到的。不过，吴爱真常听说在世界各地有一些高僧大德和灵性导师们去医院或监狱等一些地方弘扬、传播、净化和提升心灵的道理，真是功德无量啊！吴爱真心中默默地想。回想自己，为了一点自我的小情小欲就伤感，怨天尤人，还一直在师父面前发大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真是渺小得不值一提。

“老师，你在想什么？”慧子问。

“乱想呗，想把身、口、意合一。”

“那说到做到就可以了。”

“有些行，有些事说到做不到。”

“那有何难。既知做不到，那就不要说也不要想好了。”

“你真聪明。可人总是想了很多，说了很多，但做得很少。有时情不自禁，身不由己啊！”听到“情”字，慧子以为吴爱真又说她跟雪丹的事，不禁脸红了……

医院终于通知吴爱真可以出院了，吴爱真在医院呆了二十三天。慧子忙着为吴爱真办完了出院手续，山口铭川在医院放的住院押金还剩一些，慧子一定要让吴爱真收下，吴爱真没有推辞。她隐隐觉得，

与慧子和山口铭川的这份缘还未了，而且这份情自己总要回报的。

慧子这几天一直很开心，因为爸爸答应她去澳门见母亲了，并邀请吴爱真一同去。当慧子把爸爸的邀请告诉吴爱真时，吴爱真的心动了一下，但她拒绝了。这次在医院的一段时间，使她想明白了许多事，自己在情感上的一些结完全打开了，她要回去见任情非，她要探寻明白几件事，而且要给任情非一些忠告，然后衷心祝他幸福。她要为了妈妈，为了每一位爱她的人，为了她的信仰重新振作起来。她要回到A市，她不再想逃避什么，她要开始她新的生命之旅。

(十) A市释疑

打开房门，一股阴暗的潮气扑面而来，A市这几天一直下雨，房子久无人住。吴爱真放下行李，寻视整个房间，仍然是她走时的样子，客厅的垃圾桶里还有那张碟的碎片。任情非有她房门的钥匙，但他看上去一直未回来过。但当她进入卧室时，却发现床头的一只小花瓶中，有一朵快枯萎的玫瑰，看上去像有几天的样子。吴爱真的眼泪流了下来。

收拾好房间，收拾好自己，吴爱真休息了一阵，便拨打那个在心中尘封很久的电话号码，手机关机。

第二天，吴爱真拨通了任情非公司的客户部电话，服务小姐礼貌地告诉她，任副总已经辞职了。

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吴爱真未得到任情非的任何消息，他象她当初去西藏一样，忽然辞职后失踪了。吴爱真决定见郑美琴。

从朋友那得到郑美琴的手机号码并不难，郑美琴也如约而至“乡

情”茶馆。

在茶馆古色古香的茶桌前，吴爱真与郑美琴各坐一方，四目相对。

“你是想问任情非吧？我不知道他去哪了，他在半个月前从公司辞职了。”郑美琴说话开门见山，边说边从包里掏出一包烟，看了一眼吴爱真，吴爱真摇摇头，她便自己点了一支。

郑美琴今天穿了一身 ARMANI 的名牌，一件淡绿带格的衬衣和一条米色长裤，衣服端庄之中不失朝气，配上郑美琴穿高跟鞋的个子，刚走进门时，让吴爱真暗叹，能把名牌穿出这种风采的富婆还真少见。

郑美琴坐在对面，衬衣饱满地衬着她上半身，让她显得曲线玲珑，但所有这一切都掩饰不了郑美琴的憔悴，她明显地比上次见时瘦了，眼睛看上去似睡眠不好，有淡淡眼晕，但郑美琴用化妆品精心遮掩过了。郑美琴的头发拉直了，似乎剪掉一些，整齐黝黑地披在肩上，像黑色的瀑布，随她脖子的转动，发波闪着柔和的光芒。这个女人既有着大家小姐的气魄，又不失小家碧玉的闺秀。也难怪任情非会对她另眼相看，情动神摇。连吴爱真这么挑剔的眼睛也愿意为她喝彩。

郑美琴用洁白的纤纤手指夹着烟卷，优雅地抽了几口，秀口微启，从茶座的斜侧面吐出去一丝薄雾。看到吴爱真在看她抽烟，微微笑了笑说：“几年了，一直戒不掉。”

“你抽烟的姿势很美。”吴爱真说。

“是吗？！”郑美琴的眉向上挑了一下，斜着眼似信非信地向吴爱真看了一下，脸上保持着微笑。

“你跟情非的关系怎样了？”吴爱真不想兜圈子。

一阵沉默，郑美琴的眼神冷下来。

“是任情非跟你说的吗？！他跟你在一起。”

“不是，我找不到他，怕他有什么事发生，所以才找你问一下。”

“出事，他能出什么事，薄情寡义之人。”

“他负了你吗？”

郑美琴马上眼泪汪汪的，拿烟的手在颤抖，两行清泪顺着施过脂粉的脸淌下来。吴爱真递过去一张纸巾。

“吴医生，我虽只见过你一面，但我很欣赏你。任情非跟我说过，你们有过一段关系，但他向你求婚时你拒绝了，你们分手后我们便相恋了。今天你约我，其实我也很想见见你，我有一些话无处倾诉，心里很压抑，你是心理医生，也许能帮助我。”

吴爱真用悲怜的眼神看着郑美琴，一言不发。她在想，是否还把收到碟的事告诉郑美琴。

郑美琴有点失控，泪如泉涌。

“任情非说爱我，他像一个大孩子纯净的可爱。我们在一起如痴如醉，我们可以三天三夜住在宾馆的客房里足不出户，只叫外卖，我从未那样放纵地陶醉在情爱之中。我们的爱感动了上帝，我怀孕了。这是我与丁一鸣结婚五年梦寐以求的事。当我确知这个讯息时，我激动得颤栗，我马上找到任情非，把这个喜讯告诉他，但他的笑凝固在了脸上，惊恐的眼神深深刺痛了我。你懂吗？他不愿也不敢承担这个事实！”

郑美琴停止说话，喝了一口茶水。她不再流泪了，眼神中交织着

愤怒、藐视，干涸的爱和喜悦，让吴爱真不忍正视。

“也许他的胆怯是出于无奈。他是孩子的父亲，我要还他光明正大做爸爸的权益，我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郑美琴的口唇有些干涩，她的脸在泪水冲洗后有些蜡黄。显然她仍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她喝了茶，又自顾自地说下去，看都不看吴爱真的反应。

“我丈夫没有拒绝我，但他提出要与任情非谈一谈。”

泪水忽然又从郑美琴干涸的眼中流了出来。

“但那次谈话后，情非就给我留了一封信，辞职离开了公司，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郑美琴抽泣着。

“你丈夫会对任情非谈什么呢？让情非作出这样的决定。”

“我问过我丈夫，他说他只对任情非说非常爱我，希望任情非能好好待我，像他那样爱我。而情非在信中说，他已经伤害了一个人，他不想再伤害另一个人，也不想因为他使一个家庭破裂，他承受不起。他还把握不了自己的爱，他还没有能力说可以对一个人一生的爱负责，他只好逃去了。可是，他把我的爱放在哪儿？我们爱的那样陶醉，那样甜蜜，他说逃就逃得掉吗？他太无情了！”

吴爱真深深吸了一口气，内心的酸楚无以言表。同是女人，她没有想过要向谁哭诉。所有的一切，她都默默地留在心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没有解不开的结，她这样认为。

“其实，你能遇到这样一位宽容你又深爱你的丈夫，已非常幸运了。这是每个女人梦寐以求的事，你还痛苦什么呢？也许你与任情非

的缘份如此而已。你要注意身体，怀孕不能多哭，会伤胎气的。”吴爱真心酸而善意地劝着郑美琴。

“已经流产了。”郑美琴收起泪水，忽然声音变得异常坚硬。

“你把孩子拿掉了？！”吴爱真吃惊地望向郑美琴。

郑美琴又点了一支烟，冷冷地吐了几个烟圈。

“爱情都没有了，要孩子干什么。”

吴爱真闻言，心中倒吸一口冷气，她想说，那可是你一直渴望拥有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刚才她还想郑美琴有没有承受力承受光碟的事，现在郑美琴的表现倒使吴爱真有勇气说出光碟的事。

“一定是米朗干的！”郑美琴听到这件事后，显然被刺痛了，愤怒地说。

“吴医生，我把你看作朋友，既然你已搅到了这件事中，我不妨把这件事说个明白。”

郑美琴已经是点第三支烟了。“米朗是我的初中同学，也可以说是我的初恋情人。在那个年龄，什么都不懂，大家只互相递个条子，相约看场电影，还怕家长和老师发现。初中毕业后，米朗只上了两年职业高中就到社会工作了，我一直读完了XX大学的中文系，丁一鸣是我大学同学，他的舅舅是省里的一位领导，大学毕业帮我们俩全留在了市里工作。丁一鸣人际关系一向很好，再加上一些上层关系，很快就被提拔为市办公厅的负责人。开始我们生活得很和睦幸福，但随着丁一鸣的提拔，交际和应酬愈来愈多，除了开会、党校学习，就是陪上级领导，节假日几乎都不在家。我们又一直没有孩子，有段时间，

我非常孤独寂寞，也就是在那时候，遇到了米朗。十多年不见，在情感上他已非常成熟圆滑。我们一起去喝茶，吃饭。当时，他一眼就看穿了我心中的孤独和空虚，他对我表白依然常常思念我，也许那一刻他也是真心的。”

郑美琴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吴爱真，似乎想让她证明什么。“我们又旧情复燃了，”说到此，郑美琴脸红了，似回忆起了什么羞涩的事。“当我与一位朋友在我丈夫的支持下建立公司时，我先把米朗要到公司作我的司机，其实也是我的参谋，米朗很能干，在公司的人气很旺，一年后理所当然提成了我的副总。那段时间，我非常开心，拥有丁一鸣和米朗两个真心爱我的男人，我很知足。公司也很快发展起来，但慢慢我发现米朗很多事瞒着我，有一次我发现他在挪用公款，当我问他时，他竟找借口搪塞我。我骂了他，也许我骂得有些过火了，米朗承认那笔钱他挪用了。最让我可气的是，米朗说他那笔钱花在了夜总会一名小姐的身上，而那位小姐也是他的旧相好。米朗说他会把那笔钱还上的，让我先从他工资中扣。但从此，我们的关系便算结束了，一段时间后，他就一声不响从公司走掉了。

我跟情非开始是在与米朗关系弄僵的时候。情非与米朗不同，很单纯善良。而且我觉得他很纯情，对工作又非常热忱，常常有一种从心底升华出的爱。我开会讲弘扬传统文化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时，鼓掌最响的就是他。他在短短的工作时间里，就背诵了‘四书五经’的内容，他的热情常常会感染我，中国古代的老庄及儒家等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不能丢掉它。否则，中华民族就没有根

了。”郑美琴说这些时，吴爱真第二次看到她的脸上闪出圣洁的光，有种浩然正气和不可轻视的力量从她的心中发出来。

“但当我把这些话与丁一鸣谈时，丁一鸣常会笑着说，我承认你做的事业是有意义的，但别那样豪言壮语，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一样在拯救人类，把你的公司管好就行了。还有那次美展，其实我也是借此发了一些公司的传单，丁一鸣事后竟轻描淡写地说我爱出风头。他已不能了解我，更不能欣赏我。但任情非对我的钦慕是由衷地从心里发出来的，我能看出来。而且他有着与我一样的信念。也许，我们的关系被米朗看出来，故他做出了这么下三滥的举动，他目的无非是想把我与任情非搞臭，真是个小人。我想丁一鸣一定也收到了，怪不得我对他提出离婚时，他已知道那个人是任情非。”

“那丁一鸣对你真好！”吴爱真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

郑美琴苦涩地笑了笑：“他绝不会让家丑外扬的。我看不透他，但我知道他爱面子，爱他的乌纱帽，爱钱也许胜过爱任何女人。”

郑美琴顿了顿，“你知道吗？我们在家是分床睡的，一个月性生活也就一两次。他说反正也怀不上小孩，老在一起做爱有什么意思。”

“不会是他身体有什么病吧。”吴爱真说。郑美琴不置可否，把烟蒂轻轻地按在烟灰缸里。

“吴医生，我今天说了很多，谢谢你告诉我光碟的事，跟你交流很愉快，即使只是倾诉。因为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出来，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事你都能宽容和理解，你不会惊讶，也不会因此瞧不起人，即使这些事涉及到你自己的伤痛，你的眼神都是慈和的。我不知你的爱

和力量来自哪里，如果你看得起我，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我会尽力去做的，我先告辞了。”

吴爱真目送郑美琴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脚步在楼道的木地板上咔咔作响。她一个人仍呆坐在座位上，透过茶馆的玻璃窗向外望着临街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人海茫茫，真情却无处寄托！满怀的感伤像面前盛满茶的杯子，满得要溢出来，万千愁绪理不清，道不明。为什么郑美琴、任情非、自己或者还有其他人……所有人的情感不是打了结就是出轨了，真爱从何而来？！是什么让这个世界的人变成了这样？在情感里互相伤害着，却又以为自己伤得最重，自己痛得最深……

第二天下午，吴爱真接到了米朗的电话。他约吴爱真见面，说有很紧要的事，如果吴爱真不介意的话，让她到他新开的“大富豪夜总会”面谈。

吴爱真打车到夜总会时，米朗已在门口等候，只是额头包了一块纱布，似乎刚负了伤。

米朗带吴爱真进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有些杂乱，米朗拿开沙发上的几本杂志和衣服，请吴爱真坐下。进来一位小姐帮忙倒茶，米朗说自己来，把那位小姑娘支走了，然后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并上了锁。吴爱真默默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米朗坐在吴爱真对面，有点假惺惺地说：“吴医生，很久不见了。”

“你找我来，不是叙旧的吧？！”吴爱真冷冷地说。

米朗尴尬地笑了一下，深思了几秒钟。

“我想你还记得你曾收到过一张碟，我希望你把它交给我。”

“什么碟？！”吴爱真装糊涂。

“就是郑美琴和任情非的那张。”米朗急急地说。他换了一副眼镜，镜片后清晰地看到他眼中的疑虑和焦躁。

“你要它又干什么？你也太无耻了吧，亏郑美琴当时还那样器重你，你太无情了，竟做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报复……”

“我无情？我可耻？”米朗被激怒了，脸变得煞白，声音由于愤怒有些颤抖。

“你以为郑美琴是什么好东西，满口的仁义道德，弘扬传统文化，纯粹一个骚货，恨不得天下男人都像苍蝇一样叮到她身上，恨不得天下男人都围着她转。不管老的，少的，只要她看上眼的，统统想玩弄于她股掌之上。我就是因为跟她那点关系，就是因为太念情了，才给她玩命干了三年。但她哪点对得起我了，荣誉是她的，功劳是她的，金钱哗哗全流到她夫妇的腰包。三年了，我就挪用了那点钱，她就能不顾情义，没鼻子没脸地数落我。不就是十万块钱吗？！老子又不是还不起，犯得着她对我那样吗？！我们刚刚吵架，她就与任情非那小子勾搭上了，你说她哪儿念情。我无耻！我坏！我敢承认！但有些人敢吗？！她郑美琴敢吗？！还是任情非敢认？！”米朗站起身，攥着拳头，重重打了一下桌子。

“郑美琴如果还有一点情义的话，她就不会把我打成这样。你看！”米朗挽起裤腿，腿上有斑斑瘀痕，又指指头上。

“昨天傍晚，有几个地痞来夜总会闹事。把我打伤后，说让我把

发出去的碟收回来。否则，每天来打我一顿，这肯定是郑美琴花钱找人干的。这个女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我下三滥，她比我下流十倍，他妈的，他们敢在光天化日下偷情，还怕我录，真是一对奸夫淫妇，做贼心虚。”

吴爱真有些恶心，不想让他继续说下去，便静静地说：“那张碟已被我毁掉了。”

米朗睁大眼，推了推眼镜，狼狈而无奈地看了一眼吴爱真。“我只寄出去两张，一张给你，一张给丁一鸣，现在你毁掉了，另一张也不见得能要回来，看来这场游戏要玩下去了……”

“你真的就发出去两张吗？”吴爱真问。

“我还能给谁？我再无情，还不至于把她的床上镜头弄到网上去，发的满大街人都知道。要真那样做，我的日子也好过不了，我不想把游戏玩得太大，但郑美琴也不要逼人太甚。”

“你给我与丁一鸣每人发一张是什么意思，你说想把事闹大，你就不怕我和丁一鸣闹事。或者正好成全郑美琴和任情非，恐怕这不是你的本意吧？！”

米朗得意地狞笑了一下，“我是要成全他们俩。你与丁一鸣我多少从他们俩那了解了一点，你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不会泼妇骂街去，丁一鸣也不会家丑外扬，他爱他的政治形象胜过一切。如果他与郑离婚，你离开任情非，对郑美琴来说，才叫鸡飞蛋打一场空。你不了解郑美琴这个骚货，丁一鸣才是她的靠山，她的情感，她的公司全是在丁一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失去丁一鸣，不管在哪方面都是她

的损失。任情非还是个嘴巴刚长毛的黄毛小子，对郑美琴来说，她只是玩玩，作丈夫太嫩了点。”

看着米朗那张阴险的面孔，吴爱真鄙夷地说：“别太高估了你自己的智商。”

“你认为我说的不对吗？只是那个丁一鸣竟一点声色都不动，他妈的，真是高明！不知肚子里打什么算盘。我猜他除了怕政治影响外，还怕与郑美琴分家产吧！太爱钱了，不愿把资产一分为二，况且郑美琴的公司现在还在大把大把往家里拿钱。”

“你就不能把人往好的一面想吗？想想人的宽容，忍让，气度，心胸，为什么只想着阴暗的角落呢？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一点感情，没有一点爱吗？！”

“拜托了，你不要给我讲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我不爱听。我阴暗，你们都阳光还不行吗？！那张碟的事还希望你与郑美琴解释一下，否则她不相信我。我累了，不想与这娘们有任何瓜葛。我老婆怀孕了，为了孩子，我还要积些阴德呢。但她郑美琴也别把我逼急了，否则她那些烂帐烂底子我统统给她掀了，那时难看的不止是她郑美琴，还有丁一鸣。”

房间的光线已有点昏暗，窗外的阳光斜斜洒进来照射着米朗半张苍白的面孔，另一半脸是阴在昏暗中的。镜片后的眼睛眼白很大，眼珠小而无神，嘴角轻轻撇着。吴爱真仿佛看见了一条正准备蓄意噬人的眼镜蛇。吴爱真心中想，郑美琴的初恋情人竟是这样一个人，米朗，谁起的名字，真像一条吃大米的狼，逼急了，会吃人的。但郑美琴会

找地痞来揍米朗，也是吴爱真未想到的。那么婉约的一个女子，也能做出这样的事，在情感方面，郑美琴确实是玩得过头了。想到这，吴爱真叹了口气，她答应米朗去跟郑美琴谈，希望米朗也能好自为之。

回到家门口，很久未开信箱了。自从那次从信箱里拿到那张碟后，她就怕开信箱。但她定了一份佛教杂志，是月刊，信箱中已有三份了吧。打开箱盖，里面除了杂志和几张传单外，还有一封信，是任情非的笔迹，里面同样有一盘录制的碟。看到碟，吴爱真心里像被蛇咬了一下。

回到房间，她展开信，是任情非的。

爱真：

我踌躇了很久，不知该怎样写这封信，我背叛了我们情感的誓言。虽然我们没有互相盟过誓，但我曾在心中期望照顾你一辈子的，我也愿意等待你心灵的最后抉择……

但是，我未能守住情感的最后一道防线。她很美，她看上去跟你一样美。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无法让自己坐怀不乱。但是，狂欢过后，我才发现，我面对的却是一个美丽却占有欲、控制欲极强的女人，我连接电话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我不想失去她，不想让她伤心，但我却失去了自由。我连与你告别，问候你一声的机会都没有……

爱真，一切的发生像做了一个梦，来得快醒得也早。记得你曾说过我的情感靠不住，也许你有先见之明，有洞察一切的眼光。我不知道自己的情感迷失在哪里，我不再有目标。我伤害了你，我不愿再伤

害另一个人，一个那样宽容大度的男人。我逃走了，从她那份情感里，虽然她已怀孕，但我实在没有力量去承担这份爱。她的爱让我觉得太沉重了，我没有信心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爱”中生活一辈子。也许我同样伤害了她……

爱真，不知为何，每次，当我与她纵情于声色之中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你流泪的双眸，只有美丽的心才会流出那样晶莹的泪滴。听说藏传佛教的度母是观世音菩萨慈悲众生的泪珠变的，希望你的泪珠也永远纯净无染，也同样希望你永不再为爱流泪。

我寻找过你，但没有你的消息。我知道你已弃我而去，我不配让你等候……

今天，我来是向你告别的，我带了一支玫瑰花放在了床头。曾经你对我说过你喜欢听我唱大悲咒，我录了一盘给你留下，大悲咒前面的话是你日记中的一段话，我也把它录了进去，希望你偶然想起我时，听一听这张碟。

我不愿等到你回来了，我也无法理清自己的思绪，我已不知情归何处？！就此别过。

情非敬上

XX年XX月XX日

信的结尾有些潦草，但吴爱真看到了有泪痕把后面的情非几个字染模糊了。吴爱真没有哭，心非常沉静，但有点冷。看着任情非熟悉而潦草的字体，她似乎摸着任情非乱糟糟柔软的头，似乎看到一个

犯了错误的孩子在母亲怀里悲泣。而母亲用冷静柔和的眼光审视着他，用手抚摸他的头。吴爱真惊讶自己的心这一刻竟是那样的柔软。她不恨任情非，甚至都不怪他，她希望他快乐！

她到卧室打开了 CD 机，把碟放了进去，是任情非抽泣着朗诵的声音：

“父亲啊，南无阿弥陀佛，我听到了大悲咒，那来自故乡的声音！我流浪的心好疲惫，它已迷失在情天欲海，我渴望回归，请用那慈悲的光芒接引我，我会义无反顾循那清静的梵音飞渡情天欲海……”

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南无、阿唎耶，娑卢羯帝、烁钵啰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唵，萨皤啰罚曳。数怛那怛写。南无、悉吉栗埵、伊蒙阿唎耶。娑卢吉帝、室佛啰楞驮婆。南无、那啰谨墀。醯利摩诃、皤哆沙咩。萨婆阿他、豆输朋，阿逝孕，萨婆萨哆、那摩婆萨哆，那摩婆伽，摩罚特豆。怛侄他。唵，阿婆卢醯。卢迦帝。迦罗帝。夷醯唎。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啰摩啰，摩醯摩醯、唎驮孕。俱卢俱卢、羯蒙。度卢度卢、罚闍耶帝。摩诃罚闍耶帝。陀啰陀啰。地唎尼。室佛啰耶。遮啰遮啰。摩么罚摩啰。穆帝隶。伊醯伊醯。室那室那。阿啰参、佛啰舍利。罚沙罚参。佛啰舍耶。呼嚧呼嚧摩啰。呼嚧呼嚧醯利。娑啰娑啰，悉唎悉唎。苏嚧苏嚧。菩提夜、菩提夜。菩驮夜、菩驮夜。弥帝唎夜。那啰谨墀。地利瑟尼那。波夜摩那。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摩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喻艺。室皤啰耶。娑婆诃。那啰谨墀。娑婆诃。摩罗那啰。娑婆诃。悉啰僧、阿穆佉耶，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娑婆诃。者吉啰、阿悉陀

夜。娑婆诃。波陀摩、羯悉陀夜。娑婆诃。那啰谨墀、幡伽啰耶。娑婆诃。摩婆利、胜羯啰夜。娑婆诃。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南无、阿唎耶。娑嚧吉帝。烁皤啰夜。娑婆诃。唵，悉殿都。漫多啰。跋陀耶，娑婆诃。

任情非大悲咒的唱声回荡在整个房间里，吴爱真的眼泪流了出来……

晚上，吴爱真焚香沐浴，然后，跪在床头，取下那朵玫瑰花，一片一片将还有些柔韧的花瓣夹在了一本《金刚经》里。那儿，将是她与任情非情的寄托。

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到桌上的《金刚经》自动打开，呈扇面仰放在桌上，书中夹的花瓣放出金色的光芒。然后，任情非出现了，伸手将那本书合上，捧在手中，笑容满面地对她说：“菩萨，谢谢你。”

“小沙弥！”她喊了一声从梦中惊醒……醒来时手机响了，是慧子打来的，她要回日本了，想与她爸爸一起来A市看看她再走。吴爱真开玩笑地对慧子说“有朋将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慧子在电话那端咯咯笑起来，说老师，你还是那样幽默。

（十一）喜逢知己

慧子和山口铭川三天以后到，吴爱真想这三天中还有什么事需处理。一是郑美琴与米朗的事情，自己答应米朗调解，不能食言。二是吴爱真是“佛音”杂志的特约记者，她想将自己这一段时间因感情所悟的东西写篇文章。但郑美琴的老公丁一鸣给她留下很大的悬念，她与他同样是这场事件的“受害者”，为什么他会一声不吭，在郑美琴

提出分手时竟毫无抱怨地坦然面对自己的情敌。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这样的人对感情究竟是怎么看的？而且他因为不能怀孩子就拒绝与郑美琴同床也是很奇怪的一个案例。吴爱真心理医生的职业病又犯了，她一定要见见这个“特殊”的男人，与他聊一聊。

她给丁一鸣手机发了个短信：“丁主任，我是郑美琴的朋友，有一些个人之事想拜访丁主任，不知丁主任有无时间面谈。”丁一鸣很快回信了，大意是他听郑美琴谈到过她，而且看过她写的《佛法与心理学》这本书，约她明天下午五点钟以后在市委他的办公室见面。

吴爱真准时五点钟敲响了丁一鸣主任室的门。“请进。”一个语气稳重的男中音，吴爱真推开门，对面写字台后一位中年男人闻声站了起来，从桌子后面走过来热情地说：“是吴医生吗？”

“是。”

“我是丁一鸣。”丁一鸣自我介绍着。

丁一鸣的客气和热情使吴爱真有点意外，她握了一下丁一鸣伸过来的手。

“请坐，”丁一鸣客气地请吴爱真坐在他写字台对面的一张皮椅子上，而他又绕回原位坐下了。

吴爱真从一进门见了丁一鸣就暗暗吃惊，这个男人如果不是眉宇之间稍带一点圆滑落了俗气外，用气宇轩昂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而且刚才站起来时，身高也足足有一米八二左右，郑美琴竟有一位如此风流倜傥的老公，却不懂得珍惜。

丁一鸣满面春风，语调沉稳而有力，一双浓眉下的眼睛炯炯有神

地望着吴爱真说：

“吴医生，久仰大名了。你书里的一些案例与观点新颖而独特，看完你的书后，我一直还有个愿望能见一下这位作者呢。”

“谢谢夸奖，我现在是不期而至，主动来拜访你了。”

两个人都笑起来。吴爱真未想到第一次见丁一鸣气氛竟会这么融洽，她原以为这样的政府官员很难说话呢，没想到两个人竟像多年的老朋友聚在了一起，心中升起一丝惬意。丁一鸣又起身为她倒了一杯茶水。

“吴医生，记得你在书中曾提到过一个‘法界之心’的概念，这大概是佛教中的专有名词，我理解不了，想请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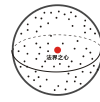
还有一次看你书时，我有一个奇怪的体验，好像你在书中说人在深入宁静时，可以有微细的灵动的觉知，可以觉知到鼻孔呼吸的轻重长短，全身毛孔的呼吸以及最后无处不在的呼吸……当时记得看到这点时，我试着将眼睛闭起来，先去觉知鼻息的出入，粗重，后体会到毛孔的呼吸。这时，我忽然觉身体消失了，不知呼吸从哪儿出入。这个体验让我很奇特，所以对你这本书记忆特别深。

还有你在‘法界之心’中说，一刹那有八万四千个念头，一个念头有八万四千种觉知。法界之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我记不清楚了，这些都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想与你交流一下。”

“哦！”吴爱真略沉思了一下（似在回忆她自己书中的内容）说：“你说的那种‘观呼吸’只是一种修证佛法的方法。那个体验是修法中一个很正常的体验，你可以不必考虑它有什么意义或有神奇之念，

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以后帮你再找一些关于这个法门的书籍看。

至于‘法界之心’我想简单做个比喻。如平时我们大家看问题，如有分歧总会说大家站的角度不同。但佛是站在最圆满的角度看世界的，佛看见的世界可以称法界。世界在佛法中是由时间和空间来构成，但法界中，却是没有时间、空间这些概念的。



在法界中万事万物从本身具足的空性中显现出来，又因本身具足的空无自性而呈现空相”。这时吴爱真看了看丁一鸣，丁一鸣正听得云里雾里。吴爱真又说，“打个比喻，如果在人道，把法界比作一个球体，那这个球体的中心点假定叫‘法界之心’，从这个‘心’看问题，那这个球体内外的无数个点都可以是一个维层或一个角度。站在一个球体的中心点看问题，一刹那就能看到这个球的所有点，这才是对世界或万事万物认识最圆满的角度。这个‘法界之心’也可以叫做法身佛。

如果这个‘心’从时间角度讲，假定这个中心点代表现在，那在这个球体的所有点都可以同时代表过去，也可以代表未来。这样其实是没有过去、未来，如无过去、无未来，现在也不存在，时间消失了。如这个‘心’从空间角度讲，根本也不可能找到前后、左右、上下等这些方位。因是从一个球体多维角度讲，故空间也不存在。故这个没有时间、空间束缚的‘法界之心’一念即可周遍法界。或者可以说不动一念，法界一切按他本身的样子全自然呈现出来。而这球体的每个点又可以以它自己为中心形成法界，故这一念周遍法界的心同时包含球体每一点又形成的‘法界之心’，这样即一念之中有八万四千个角度和觉知，八万四千是佛法中常用来比喻很多的意思。

把法界比作一个球体只是权且之说。其实法界是无边无际的，而且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即大不知有多大，小不知有多小，空有不二，无法言说，‘法界之心’亦如是，我以前在书中所说只是个比喻。可能是比喻人的见地，智慧，心量都圆满地达到‘法界之心’，那一切都不是障碍，人本身及这个世界的一切障碍都会消失。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具有这个‘法界之心’的。只是我们心神散乱，执着于自我，执着于时空的障碍，这个圆满的‘心’无法体现出来而已。”

讲到这儿，吴爱真停了下来，又看了看丁一鸣。丁一鸣正看着吴爱真画的那个球体抿着嘴微笑，也不知自己讲明白没有，“佛法的许多道理是需要通过修证才能悟透的，”她补充说。

“嗯！虽然我不能一下子明白你讲的，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我在她的影响下也涉略过一些佛教书籍，只是我感到佛经读起来太晦涩难懂，而且其中的多种比喻佛陀也只是局限在印度的人文环境上。如果现在讲法的师父能用现代人普遍已接受、认可的理论来解释佛学，如数学、化学、物理、哲学、天文学等等，佛学的一些学说将会更易被人认可、接受。”

“是啊！不过现在已有人在用生物场，波的共振、频率，能量的转化守恒等等理论来试着解释佛教中事物‘空有不二’的本质，但世界的任何理论也只能是接近真理，并不能证明。”吴爱真说。

“佛法中佛陀讲法也只是比喻，真正的禅是无法言说的。既然都是比喻都是接近，为何不能用现代人都熟悉的知识来解说呢？科学的

论述很多也只是一个假设的推论，只要推论成立，逐步再去证明它，有很多学说也只是推断成立，人类现在的智慧和科技手段还并不能证明。只是佛法的许多理论是超越二元对立的，在这个执着时间空间，以‘相对’存在的世界，佛法的许多东西无法量化，无法证明而已，但并不代表用数学、物理等概念不能推出结论。曾经，有人对我说佛法是唯心主义，但我看了佛法的‘中观学说’才知，佛法讲的这个‘心’是包括‘物质’的，是‘心物一元’的心，是包含有意识，并非是唯心主义中单指的‘意识’，故佛法既不唯心也不唯物，它是‘圆教’，是一种圆满的学说，如果强调‘唯’就不是圆满的。刚才你以‘球体’的中心一点来比喻法界之心，我觉得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能否简单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吴爱真闻言大笑说：“丁主任，你问如此高深的问题，还让我简单解释一下，你可把我难住了。我认为《心经》中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对应前面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样的实证境界而说的。用有分别、执着的心去理解这样的智慧，终不会有圆满究竟的解答。其实，对‘照见五蕴皆空’的菩萨来说，她看到的一切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已是最简单、最准确的表述此境界的语言了，任何的解释都会是‘画蛇添足’。不过，既然你问，我就‘画蛇添足’地谈谈自己的领悟。”吴爱真沉思了一下，“比如：在实证佛法的禅定境界中，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在‘出离三界’的途中，观每层天的光明、境界都不同（大部分人看不到光明、境界，但也会出离）。而每出一

层天，只是你又破掉一层‘执着’。但这层分别、执着破掉后，即使你仍在某层天中游戏，你也会体验到这层天的一切如梦幻泡影，体验到‘色即是空’的觉受。而在梦幻泡影般的觉受中做一切事，会有‘空即是色’的感悟，但这都还不究竟、不圆满。当你出离三界的刹那，那一刻‘三千大千世界’瞬间会在你的身心中现起，你并未见到一个出三界的‘空’相，而是破掉所有执着后，‘你’变成了所有的缘起，佛法中的真空不空，真空生妙有。这时，你会圆满地了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境界，因为法界一切都是如此，就是这样。而你也会同时了悟法界中也并没有一个‘三界’可出入，你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没有生也没有死。”吴爱真看到丁一鸣在皱着眉思索，他对禅定境界中的体验、感悟还是较费劲。

“修证到十地菩萨就可以证得这个境界了吗？”

“应该在实证中还未圆满。因为十地菩萨还在‘有情’之中，还有一点普度众生的情执未破。也许见地已圆满，但面对自己在人世间的‘缘’时，心性上还有一点‘盲区’，如‘灯下黑’。即说的是虽然十地菩萨已可以法雨普降，慧光普照众生，但像一盏灯虽可以照亮四周，但‘灯’下却有自身造成的一点阴影，这就是菩萨的‘盲区’。但《心经》中说的观世音菩萨包括文殊等等大菩萨，都已在久远劫以前在其它世界成佛，都可称‘古佛’。她们来此世界示现成道过程，她们心性上的成就、智慧和度众生的种种善巧方便却不是我们能理解揣度得了的。”

“如果将来有时间，我一定在佛法这个领域里探索探索。好吧，

我们言归正传，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丁一鸣两眼望着吴爱真，手里轻轻玩弄着那只钢笔，满脸的真诚。

“没想到丁主任对佛法领悟这么深。而且还对佛学这么认真思考过，真是敬佩。”吴爱真惊异地看着丁一鸣。“不过，我今天来的本意却不是与丁主任探讨佛法的，我在写一篇关于情感方面的文章，对情感有一些困惑，想找个人交流一下。我是郑美琴的朋友，早听说郑美琴有一位宽容大度，对家庭婚姻见地不凡的丈夫，故今天特地来拜会。”

“你别给我戴高帽，有什么就快说吧。”丁一鸣仍笑嘻嘻的。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问完就走，你愿意回答吗？”吴爱真装作小心翼翼地说。

丁一鸣把钢笔扔到桌上，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耐心，将身子靠在椅背上说：“看你问什么啰！你问吧！”

“第一个问题是你爱郑美琴吗？”

丁一鸣脸腾地红了，他没想到吴爱真会提这样的问题，一时语塞，他看着吴爱真，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吴爱真认真而固执地盯着他。他移动了一下眼光说：“不能说爱不爱吧。”

“这是什么话？”

“爱！”丁一鸣轻松而干脆地说，然后饶有兴趣地盯着吴爱真的眼，似乎看她还能问出多荒谬的问题。

“如果有传言说郑美琴有外遇，而你也确实拿到了证据，你会怎

么办？”

丁一鸣有些不自然，脸稍稍沉了一下，但随后抬起头，很认真地说：“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那是我的错。我在很多方面做得不到位，比如常在外边应酬，不能回家陪她。美琴当年在学校就是善交际的校花，她多才多艺，风情万种。我知道她会孤独、寂寞的，但我没有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说到这，丁一鸣的眼圈红了一下，“如果我能做得像恋爱时那样对她，她怎么可能有外遇呢！即使这样，她仍然是一个好妻子，我是相信她的，不会听信传言的。”丁一鸣仍然有些说话前后矛盾地维护郑美琴的名誉。

“这是你的看法，结了婚没有人能保持住恋爱时的激情。现在有些男人是在家看饱了‘家花’，还要出去采采‘野花’，寻求刺激和新鲜。”

“只为了一时的冲动、刺激，一时的色相之欲做出这种事是不明智的。我认为每个男人在走出家门，走在路边时，要像士兵守卫边疆一样守住家庭的温馨、神圣的爱情，守住情感的那道防线。再说，‘野花’不是花，毕竟是有情感的女人，你能采完就随手丢掉吗？双方都会痛苦的。即使现在年轻人流行的一夜情，都会在心中留有痕迹，那种痕迹就像完美的婚姻、爱情破了一个洞，即使以后补上了，也是一个难看的补丁，会有伤疤。”

吴爱真定定地看着说话的丁一鸣，觉现在这样的男人太少了，不管他做的怎样，最起码他坐在这说这一番话时，是一身正气的。她又一次想到了郑美琴，为什么不懂得珍惜？

“有的家庭，夫妻各有外遇，互不干涉，你怎么看？”

“那也算是一种无奈的生活方式吧。”丁一鸣的脸愈来愈严肃，似乎随着吴爱真的问话在心里默默沉思着什么。“毕竟婚姻牵涉到方方面面，如孩子、经济、地位等，如果婚姻的解体对这些有影响的话，相信双方也会考虑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更适合。但我认为这样的婚姻对人身心都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的，对孩子的成长更不利。”

吴爱真点点头。“不过，现在诱惑太多，在这种声色的冲击下，大家都很难保持心中的那份宁静，你认为一个好男人该怎样做？”

“好好做人，拓展自己的眼光、心胸、气度，不断升华完善自己，有些行为会自然杜绝的。人毕竟是有思想的高级动物，有些事应该不屑于做。”

吴爱真沉默着，仍在想着丁一鸣的话，又似乎在想着再该问些什么。

“采访结束了？”丁一鸣笑哈哈的。

吴爱真咬了咬牙，下了决心说：“你有过外遇吗？”

“这个问题我会回答你吗？你认为？”丁一鸣啼笑皆非地说。

“我认为你会！”

“为什么？”

“因为你非常坦诚，因为我们是一见如故的朋友。”

丁一鸣默默注视着她，眼神中流露出探寻和不信任。

“是郑美琴让你来问我的吗？”丁一鸣开始怀疑吴爱真此行的目的。

“不是，我是任情非的前女朋友。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但我真的很钦佩你面对婚姻、生活的这些风波时所持的态度。冷静、大度、包容，我都从你身上看不出它们带给你有任何伤害。老实说，我很惊讶！我自己一直希望能达到这种境界。如果这种事确实发生在一位深爱着妻子的男人身上，我真觉不可思议，那这位丈夫的胸襟、气度不比任何一位高僧大德差。但我还是怀疑，你不爱郑美琴。对不起，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不否认你确实是一位品行端正、高尚的人。”

“是这样。”丁一鸣喃喃说，两手用力搓了搓鼻翼两侧和额头，深吸了一口气，用一只手指顶着太阳穴，另一只手拿起钢笔在桌子上轻轻敲打，沉思着不吱声。

“如果不方便的话，就不要说了。”吴爱真见好就收，她不想为难这位在自己心目中留下好形象的男人。

“也没有什么，有些话我只是不知道怎样启齿。我相信你是一位医德很好的心理医生，你会为病人的隐私保密的。跟你交流一下也许更好，我从未有勇气说出来。”

“说老实话，我没有外遇，但不知暗恋算不算外遇。”

吴爱真笑了，觉丁一鸣真是太可爱了，她都不知该怎样回答。

丁一鸣却认真地苦笑了一下，说：“三年前，我开始暗恋我好朋友的妻子。人常说，暗恋比相思还苦，我是深有体会。我几乎天天去朋友家，表面是去打麻将，其实是去看她。‘朋友妻，不可欺’这句古训我是懂的，我还有自己的底线。但那种滋味真不好受，魂牵梦绕，整整快三年了，这个情结一直打不开，摆脱不掉。所以这三年，我的

心中只有这个女人，对郑美琴亏欠太多，也是事实。因心里牵挂着她，我不愿意与其他任何女人在一起，包括郑美琴，我提不起任何兴趣，只有把心思全用在工作上、应酬上，我只想让自己的心从这种情感中尽快摆脱出来，但却像中了邪一样。佛教中是不是说有什么缘分的问题，我是否与她有何因缘存在，为何自己一直在这纠缠几年，不得解脱。”说到这，丁一鸣勉强又笑了笑，看了一眼吴爱真。

吴爱真看到丁一鸣说起这事时脸变得有点苍白，而且心揪得紧紧的，一副“英雄气短”的样子。

“你不会笑我迂腐吧。这种年代，还有我这种想不开的人。”

“不，这是大丈夫所为，我很钦佩你，丁主任，发乎于情止于礼！你还不仅如此，深陷其中，却能默默承受在胸，顾念朋友之情，真的令我刮目相看，我怎会笑你呢。”

“最令我难受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我这位好朋友对她并不好，常在外面拈花惹草，根本不会怜惜她。而且脾气暴躁，两句话不通就口出脏言。有一次，我去她家时，见她的脸和眼全肿了。我问她，她说是自己摔倒碰的。她那个五岁的儿子马上纠正说，妈妈撒谎，不是摔倒碰的，是爸爸把妈妈推倒的，而且用脚踢了妈妈。你不知道当时我心里有多难受，而我那位朋友却嘻嘻哈哈，像无事人一般。我恨不得一拳将他击倒，也踢他几脚。但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也不能做。”

“你的朋友是干什么工作的，怎会如此粗鲁，竟对着孩子打妈妈。他即使不顾念夫妻之情，也应该顾及到孩子的成长，身教甚于言教，

让孩子将来怎样尊敬他。他这不仅伤害夫妻感情，而且伤害父子之情。”

“他要像你这样想就好喽！”丁一鸣长长吐了一口气，为吴爱真和自己又各倒了一杯茶水，看了看手表，说：“吴医生，不耽误你时间吧，跟你聊这些。”

“怎么会，倒是我怕打扰你工作。”

“不会，今天是周末，下午五点以后就没有什么事了。”

“我这位朋友与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学，也是好朋友。直到上大学才分开，毕业后又都回到了A市工作。想起当年我们暑假结伴旅游，同学少年，义气激扬，登泰山顶看日出日落，也是豪情万丈，一览众山小。没想到工作以后，当年那些理想抱负一点也没有了。我自己做得不好，但他更糟糕，整天就是跟一些酒肉朋友或麻友们吃饭、打牌、酗酒。脑袋削得尖尖的，脚底抹了油想跑关系提拔当官，在外边也沾花惹草，风流韵事不断，在学校学的那些知识早抛到了九霄云外。看书也是读《厚黑学》、《怎样把脸皮变厚》、《怎样让女人一见钟情》，在人格上从来不想着再自我完善。他倒还经常训导我，不开窍，跟不上潮流，太迂腐死板，不会拍马屁。在官场上他是八面玲珑，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回家却把委屈和怨气出在老婆孩子身上。”

说到这，吴爱真看到丁一鸣两眼红红的，声音虽平淡，但胸腔像要有一团火喷出来，但他压抑着，克制着……

“这个世界公正、善良、纯净的东西还是存在的，人们渴望真、善、美，渴望就会变成呼声，渴望就会变成雷霆，变成暴风雨。我相

信像你朋友这样的人如果不知悔改，迟早会被生活抛弃的，他会失去友情、爱情、亲情。那么金钱、名利再多，他活着也是一具行尸走肉，因为灵魂是需要爱来滋养的。而这种爱不在别处，它是来自自我的反省，从完善自我的人格中焕发出来的。否则，他在这个世界上只能找到虚情假意，因为这些与他的灵性相应。”

“是啊！如果一位国家干部不能在品德上完善、提升自己，在行为上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不但老百姓不会信服，在官场上也不会总是春风得意，溜须拍马的本事再高，总有一天也会马失前蹄，当官的饭碗就那么好混吗？”

丁一鸣有点义愤填膺，也许他从朋友的事想到了官场上的阴暗面。

“现在不是还有像你丁一鸣这样的好官吗？老百姓还是有希望的。”

丁一鸣闻言笑了。“我也做不了什么，但不管去哪里，阴阳两面总是同时存在的，你不随流又能怎样呢？官小权微，想做个好官也不那么容易。我其实也能理解我朋友的所为，但是不管怎样，官可以不当，利可以不要，但人不可以不做。如果为了名利连人格都失去了，那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人这一辈子也只有百十来年，有几件事是为了利益别人做的，再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坑害别人，到头来背个骂名、臭名，我真觉不值得。”

“你能这样想，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这样想。虽然我不用在官场上立足，但相信这些阴暗面净化的时日也不远了。国家现在不是已经在

倡导‘以德治国’的和谐社会了吗？人心的净化是大势所趋。人们呼唤真情，呼唤公正、无私，渴望温暖，爱，渴望尊老爱幼、四世同堂的家庭，只要渴望，一旦因缘成熟，就会形成燎原之势。到那时候，那些阴暗丑陋的一切全会销声匿迹的！”

吴爱真竟也激动起来。丁一鸣哈哈笑起来，“你看，咱们俩倒像是在开演讲会。就凭你我的这份热情能解决什么问题。”

“净化社会，匹夫有责嘛，我们虽然改变不了什么，但从自我做起还是可以的。而且我相信，同样想法的人大有人在。”

“算了，不谈这些了，好吗？我相信邪不压正，光明总会驱散阴霾的！想不到吴医生这么柔弱的女子，也有嫉恶如仇、净化天下的胸襟，真是令我刮目相看了！郑美琴就不同，虽然整天也把弘扬传统文化挂在嘴上，一直却是全身心想着自己，想着自己利益的得得失失，想着自己那些柔肠百转的情感寄托，别看她在外面呼风唤雨，好像是个无所不能的女强人，其实内在虚的很，依赖性极强。她依赖感情，依赖金钱，依赖权力。她从不懂依赖自己，不懂只有靠自己活着的人才不会被击垮，才是无所不能，最强大的！”

“你说得对！”吴爱真钦佩地看着丁一鸣。“你说这话我也受益非浅。女人是要从内心里真正做到自尊、自爱、自强的。其实依赖情感、金钱、权力的人何止女人，男人也是如此。但真正要靠自己，却又谈何容易？‘自我’早已迷失在情欲、权力和金钱之中了。而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它们随时会失去，一旦失去这些，那些已经习惯依赖这些生活的人会崩溃的。”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很多次。人怎样找到内心的真正支柱，这个问题在你今天来之前，我还不甚明了。但现在我却觉得，你说的佛法会起到这个作用。虽然我还不算真正学习修证过佛法，也不是一个佛教徒。但当你在我讲法时，我从你身上，似乎看到了一种纯净无染的力量和智慧。而且更主要的是，我虽然只有过一次‘忘我’的打坐体验，但那种清净无为的寂定让我瞬间超越凡俗。如果我常能进入那种境界，我相信在这个世界染着的污垢会自动从身上脱落，我现在理解了佛教中的‘无垢的莲花世界’是什么样子，我曾经认为它只是佛教徒心中的世外桃源，但我现在却相信，它不是外在的，它在每个人的心中可以建立。而在那个世界里，即使失去这个凡尘的一切，它都不会失去纯净和欢乐！人若至此，夫复何求！”

吴爱真惊讶地瞪大眼睛，丁一鸣的言谈让她这个经常把佛法修行挂在嘴上的人感慨不已。她想起了师父曾教导她的话：“你不要轻视未学佛法之人，懂佛法之理不一定能在行为上做到。而有些人虽不学佛法，但他的言行已做得很好，只是未上升到佛法理论而已。他们的行为自然合于道，这其实是真正的‘无为法’，是佛法中离言说的精髓。学习佛法最终的目的是要人们用于生活中的，它不仅只是为来世种福田，它更多的是指导人的日常生活的起心动念，指导人们能更好、更快乐、更幸福地生活，让人们生活在一个国富民强、社会和谐的大家庭，远离瘟疫、战争，远离痛苦和恐惧。如果你能在日常行为中，在吃喝拉撒睡中，在日常的工作俗务中，将佛法融入于心，心即是佛，心法与道不相背离，你才算真正学到佛所说，佛指示的东西。如此，

生活即是修行，修行也是生活，否则都不是成佛之路。”

“吴医生，与你相见恨晚！好像我们都在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但人总应该有些高尚的东西，否则活着太猥琐。只知道吃喝玩乐，几十年生命轻于蝼蚁，您今天的来临让我启发很大。”

“丁主任，你也让我感慨良多。这几年我一直全身心致力于心理学研究和修证佛法，有时自命清高，常求远离红尘，到僻静处。认为红尘染污太深，人的心有太多丑陋和污浊的东西。但你不同，你在红尘中摸爬滚打，你未真正修证过我自认为崇高的佛法，但你的言说和所作所为却令我自愧不如。让我真正悟到，其实红尘的生活和远离世俗的修行并无区别，只看你用怎样的态度，怎样的心量来生活。你的做人原则和面对丑陋面时的态度，以及你的乐观，坦然，对友情的忠诚，及你不会让私欲私情影响你正常工作的洒脱，真的让我为常挂于口中的愿力惭愧！”

吴爱真急急地说完这些后，两个人相视一笑。丁一鸣轻轻吁了一口气，似乎胸中常年积攒的恶气和阴霾全随这口气吐了出去，胸膛里明亮轻松了许多。

“多谢你夸奖！我做的好什么。人性的弱点不是会说就能轻易克服了的，我还不是照样陷在自己情感的陷阱里拔不出来。”

“你是大丈夫，大丈夫应能慧剑斩情丝的。”

“可是，我智慧匮乏，那把剑抽不出来。”丁一鸣说这话时，已不是很悲伤，心态明显好了很多。

“我有一位师傅，能看人宿世的种种因缘，我可以让他帮你看一

下，你与这位暗恋的女子有什么缘分，怎么让你情结如此之深。”

丁一鸣闻言笑笑说：“你还真信这个。我刚才不过是随口说的，还不是自己的弱点，自己找根绳子把自己绑了起来，解铃还需系铃人，自己心里的结自己不去解，别人还能帮你解开。”

“话虽如此。但佛教是讲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生命中的许多事确实不是我们人的智慧简单就能领悟和搞明白的。虽是你的情结，但佛法讲‘缘起’，找到那个根源，也许才能找到那个‘结’系在了哪个‘缘’上。我认为对你会有帮助的。”

丁一鸣笑而不答。

吴爱真拨通了师父的电话，在等师父接电话时，她悄悄冲丁一鸣说：“我师父可厉害呢。我轻易不敢求他，他也轻易不看这些，只给有缘的人才看。他总是慈悲地骂我多管闲事。不过，情之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你的情会感动佛菩萨的，让我师父提示一下，让菩萨帮你解开这个‘结’吧！”

丁一鸣仍不说话，但吴爱真的言辞却似乎触动了她最脆弱的那根神经，他有点动容……

“师父，您还好吧。我从外地出差回来了，我很想您，我准备明天去看您，您明天在寺院吧……嗯，我很好。就是现在有一件事要麻烦您一下，我有一位朋友……吴爱真在诉说丁一鸣的情感故事，但未提他名字。

丁一鸣听到吴爱真对一位出家人如此亲密，说话的口气像小女儿跟父亲般，几乎要撒娇，不禁大跌眼镜，哑然失笑。

“快！师父同意了，报上你与她的生辰八字。”吴爱真对诡异地笑着的丁一鸣说。

丁一鸣觉得非常好玩，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和那女人的飞快写在了纸上。

吴爱真挂了电话后，冲丁一鸣说：“你笑什么？！师父也是人，师父就不爱听好听的？只是师父不执着而已。师父对我就像父亲一般。不过，我自己情感的事有时也不敢向师父说。倒不是怕师父责备我，只是自己觉得辜负了师父的教导之恩……”

丁一鸣闻听此言，低下头笑得更欢了。

“唉！刚才我还怕你不知她的生辰八字呢？！没想到你记得这样清楚。”吴爱真低下头看着纸片上丁一鸣龙飞凤舞的那几个字。

丁一鸣微笑着仍不吭一声。

吴爱真电话响了。丁一鸣看着吴爱真接电话时怪怪地看他的眼神，也不知道吴爱真这位“无所不知，神通广大”的师父编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搪塞。

“师父说你与她有一世是一对失散的父女，你后来因此遁入空门，是唐代很有名的一位高僧呢！”吴爱真惊奇地瞪着丁一鸣，似乎想从他身上寻出唐代高僧的影子。

乍闻此言，丁一鸣觉浑身像被电击一样，震颤了一下。几年来的焦虑、牵挂、担心、失落，压抑洪水般、排山倒海涌上心头……他忽然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奔涌而出……

吴爱真看得目瞪口呆，旋即两眼泪汪汪的，她也不知自己为何伤

感。

丁一鸣豁然大悟，像一把钥匙“哗嗒”一下打开了心中已锈迹斑斑的锁，他尽情流着泪。他不是伤心，那里面有忽然解脱后的喜悦和对人类真情的感激。

丁一鸣从未如此哭过，哭得这么痛快，这么酣畅淋漓。

泪滴也从吴爱真的眼中轻轻滚落。眼前这个纯情的男人，这个曾为爱受尽煎熬的男人，他滚滚的泪水似乎荡涤了空中所有的尘埃，净化着他自己，也净化着吴爱真的情感，这是大丈夫之泪，这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之泪！

“谢谢你！谢谢你的师父！虽然我并不相信什么算命、预测一类的东西，但我了解自己的情感。我与郑美琴没有孩子，我没有体验过做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但这么多年我情感之深处郁积的东西，已远远超越了男女之欲的需求。我希望她快乐，希望她幸福，希望我的朋友能呵护她，这种心已强烈地压倒了我自己情欲的占有和索取。我知道自己该怎样解这个结了。我的朋友自甘堕落品行，对她拳打脚踢，以前我只知道伤痛，只知道愤怒，为她抱不平。但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会尽我的力量去帮助他，让他回到正路上来，让他重享家的温馨，真情的快乐！帮他重树理想和抱负，这才是我对她最好的爱。成就她的爱，才是解脱自己，打开自己‘爱’的死结最好的方法。”

“你已经打开了！”吴爱真坚定地说。

“爱一旦不占有，已经会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何况你会为所爱的人，为成就她的爱奉献自己，这在佛法中已经是行菩萨道了。师父

常说，人会在这种奉献中获得无上的智慧和生生世世的解脱。佛法中有培养‘法界之心’的四无量，即慈、悲、喜、舍。”

丁一鸣看了一下她，重复了一句：“四无量心。”似在回忆什么。

“慈，即是对一切生命生起父母对孩子般无条件、无理由的慈爱之心。

悲，是对众生所受的点滴苦难生起悲悯之心。

喜，是对众生所有点滴的快乐生起随喜同乐之心。

舍，是舍弃一切‘障碍成就’的‘自我’之心。”吴爱真简单解释了一下。

丁一鸣仍在沉思着。忽然他说：“我懂了，我懂了什么是‘法界之心’。它在菩萨道中是菩萨，慈悲喜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在官场上他叫人民的公仆，清正廉洁，鞠躬尽瘁。在伦理中，他上孝父母，下教儿女，夫德妻贤，在做人中，他恪守仁、义、礼、智、信这些做人的基本品质和信条。这是在人道，“法界之心”最完美的体现。

我不懂法界之理，但懂人道之理。道家说，尽人道才能成天道，佛教讲成佛，先要学会做人。虽然‘法界之心’包含万有，没有时空，没有善恶，没有对立分别，但我们是人，人天性是渴望真、善、美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这个道理，只有完善人的品质、人格，使自身与天性相符，才能与道相应。也才能了悟‘道’中无分别、无善恶的‘大道之理’，也才能真正成就‘法界之心’，这也是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道理。”

“大唐高僧就是不简单！快顿悟成佛了。”吴爱真对丁一鸣打趣。

“我不敢评论人是否真有前生、来世，因为我现在还真不懂。但我从你简单的言谈中，知道佛法除了是宗教信仰外，还是一种生命智慧的学说。这却是每个人值得为此探究的。”

“我快仰慕你了，丁一鸣！如果你这样快地悟下去的话，我一会儿就该顶礼你了。”

丁一鸣爽朗地笑起来，看了一下表，然后问：“你说几点钟了？”

“猜不到，很晚了吗？！”

“九点钟。我们整整聊了四个小时！饿了吧？我可是肚子叫了，我们一起去吃饭怎样？”

不知不觉，吴爱真把丁主任改口成了丁一鸣，而丁一鸣也不客气地请吴爱真陪他吃饭了。

丁一鸣直接开车带吴爱真去了市里最豪华的酒店“妃子笑大酒店”。丁一鸣兴致勃勃地点了好几个特色菜，吴爱真说点那么多两个人吃不了。丁一鸣放下菜谱，朗声说“没关系，今天开心，庆祝一下。”

在吃饭中间，当丁一鸣听吴爱真无意中说自己肺积水刚好，有些菜还在忌口时，马上叫服务员过来又加了一个菜，并说这个菜是本酒店的招牌菜，叫“妃子笑”，应该对肺好。“妃子笑”端上来了。是燕窝、莲子和小小的红枣，盛在一个银制的莲花瓣样的小碗里，一只小银匙做得很精致，放在衬银碗的一个墨绿色碟子里，碟子做得像圆形的莲叶。

“快吃吧！”因为只上了一小碗，吴爱真不好意思拿起银匙自己吃。丁一鸣把它推到吴爱真面前说：“是专给你点的，我不喜欢吃甜

品。”

吴爱真不再客气，拿起银匙喝了一口，顿时，满口清爽，芳香，有丝甜蜜从喉咙一直甜到心底深处。吴爱真不禁惊诧起来，因为燕窝、莲子和小枣这些东西吴爱真也不是没吃过，但入口能感觉这么好的却是第一次。

丁一鸣看到吴爱真惊异地审视碗里的东西。笑笑说：“还对口味吧！上次我与几位领导来这吃饭，店老板介绍说这个甜品是用一个秘方配制的，表面上材料不出奇，但里面加了几十种纯花蜜与冰糖水调成的汁，先用大火烧开，再用小火慢慢炖，还要用荔枝木来烧。燕窝、莲子、小枣的放入也要有次序，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带着满心的欢喜和爱来吃，才能吃出最美的口感。所以这道菜才叫‘妃子笑’”。

吴爱真开始还很认真地听，当他说完最后几句时，以为他是开玩笑，便不再听，端起小碗几口就把燕窝喝光了。

“不是我编的，是这家老板说的。”丁一鸣已吃完了，边剔牙边笑着看吴爱真端着那么雅致的小碗却不怎么文雅的吃相。吴爱真放下碗用纸巾按按嘴，然后看看丁一鸣。“好吃吗？”丁一鸣的口气和神态像在问一个小孩子。

“此味只应天上有。”吴爱真用舌舔舔残留在唇边的芳香，认真地说。

在送吴爱真回家的路上，丁一鸣说想拜见吴爱真的师父。“你是国家干部，去师父那合适吗？”吴爱真有些顾虑地问。“国家干部也是人，是人就有疑惑的东西。我去解除自己的疑问不也是为更好工作

吗？有什么不合适？”“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市委的办公室主任去一位出家师父那拜访，会不会有人借此说你搞封建迷信。”

“我是为了探求佛法的智慧才想去了解佛法，求证佛法，又不是想拜佛求个什么，怎能和封建迷信扯上关系。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丁一鸣竟对吴爱真罗哩罗嗦的拒绝生气了，瞪了吴爱真一眼，意思是你究竟愿不愿带我去。“那明天下午吧，下午我在我家门口等你，你来接我一块去看师父。”丁一鸣的眼神才平和下来，并说，“你不愿意带我自己也能找得到，我又不是不知道庙门在哪儿。”说话的神气像个固执的小孩子，逗得吴爱真笑了……

丁一鸣一直将吴爱真送进小区的楼下，有些恋恋不舍地说：“想不到这么多年，让我倾心相谈，畅所欲言，真正给予我理解的知己是一位红粉。”吴爱真握着丁一鸣那宽大温厚的手掌笑了，学着丁一鸣先前说话的口吻说：“有这样一位唐代高僧愿做我知己，人生至此，夫复何求！”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吴爱真觉得多日来郁积在胸口的闷气荡然无存，所有过去的烦恼，未来的忧患都在两个人爽朗的笑声中烟消云散……

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上楼梯时，吴爱真觉世界一片清凉。

（十二）探视师父

晚上，吴爱真给郑美琴写了封声情并茂的长信。第二天上午，将小沙弥唱的大悲咒翻录了一盘，连同那封信和几期佛教杂志一同寄给了郑美琴。然后去超市买好看望师父的东西，在家中匆匆吃了午饭，休息了片刻，已经是下午三点。当她提着大包小包下到楼梯口时，丁

一鸣准时将车停在了她面前。

丁一鸣看见吴爱真提那么多礼物，像回娘家一样，边帮她往后尾箱放边说：“出家人不是四大皆空吗？也收贿赂。”吴爱真啼笑皆非地说：“这哪叫贿赂，从佛法讲，这叫供养。师父也是人，也需要吃喝拉撒睡，出家人又不挣钱，教化众生也要付心血，当然应该收供养。从人情讲，师父是我们灵性的导师，是灵性的父母，看望他我是当作看望父母一样的。你回多日不见的父母家不也要买礼物孝顺吗？”

“看把你急的，我是跟你开个玩笑，你还较真了。我还给你师父准备了红包呢。”

吴爱真笑了，“我说唐代高僧悟性不会这么差吧。不过你以后可别一本正经跟我开玩笑，我会当真的。”

听到这话丁一鸣眯起眼，咬着嘴唇认真地看了吴爱真一眼，一副似笑非笑的坏样子。“这哪像高僧。”吴爱真想。

坐在车上，吴爱真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是丁一鸣身上喷的香水。吴爱真这才发现，丁一鸣今天打扮得像要做新郎官一样。吴爱真望着他刚吹过喷了摩丝的头，故作惊讶地说：“喂！你是去拜见我师父，又不是去约会，打扮成这样干啥？”“这可是尊重，表达我的诚意。我忙乎了一中午，几乎是焚香沐浴更衣了。听说见圣人就要这样的。”“我师父可不是什么圣人，他只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和尚。个子矮矮的，掉得只剩了几颗牙，但你要以貌取人你就错了。”“不会，小说里的世外高人都这样的，变成稀奇古怪的样子来考验弟子。我哪有那么笨，不摸底就随便敢生轻视之心。”“你这么有悟性怎么不出家

呢，如果你出家从唐代之后的历史上就会又多一位高僧。”“我觉得你出家肯定是位神尼。历史上高僧多神尼就很少，你应该去填补一下历史的空白。”两个人就这么在车上东一句西一句神侃。

“嘿，说句正话，平时你们会问你师父什么问题呢？”

“哦，什么都问，只要自己不明白的。”

“你师父什么问题都回答吗？”

“基本会，但有时他答了，我们也没听懂。说起问问题，我有次去师父那，听到一个小孩子问师父一个问题非常逗，说给你听听。是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由他妈妈领着，孩子可能看到许多大人都问师父问题，便说：“师父，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师父说：“好啊！”“你说如果现在美国总统死了，美国首先会发生什么事？”当时正好是美国打伊拉克，也许大家都马上联想到这场人人关注的战争上。但师父说：“少了一个人呗。”“Yes！你真棒！”孩子的手与师父的手掌相击，两个人开心地笑着。孩子说：“我爸爸是大学教授，他都没有解答这个问题。师父，你可真高……”

车里爆发出两个人的笑声，笑过后，丁一鸣进入了沉思……

师父住得有些偏远，已出了市区。丁一鸣的开车技术真好，如游龙一样穿梭在市区拥挤的车流中。一个小时的路程只用了四十分钟就到了。

“你看到牌子了吗？就是前面的‘玉泉山庄’。”吴爱真指挥着。

丁一鸣将车开进了一个农庄。丁一鸣下了车，四面望了一望说：

“你师父不住寺院，住在这么幽静的一个山庄，是隐居吗？”

“师父开始是在寺院的，只是前年身体不好，这个农场的老板是师父的一位弟子，发心在他的农场给师父盖了两间平房，接师父过来调养。师父可不是为了图清净图舒服的，他常说只要心静，住在哪儿都清净，只要心安了，住哪儿都是隐居。”

“看来你师父还真像个得道高人呢。”丁一鸣边说边转了转。农庄里到处都种着荔枝树，像个荔枝林。在树木的掩映中，有两栋普通的楼房。拐过楼房，远远的高坡上，有一处青砖房显现出来。

一进门，只见正面供桌上摆着三尊几尺高的镀金西方三圣像，下午的阳光斜射进来，佛像放出耀眼的光。供桌下就是几十个蒲团，有两位年轻女子正坐在蒲团上看一本厚厚的画册，其中一个明显怀孕了，将三个蒲团叠起来坐着。看到吴爱真和丁一鸣进来，两个人礼貌地笑了一下，算打了招呼，然后又看书了。

房子有两间，吴爱真带丁一鸣进了里屋。一位老和尚安静地坐在一桌子后边。桌子很长，像个琴桌，几乎将整个房间一分为二。在老人背后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张挂蚊帐的小床。除了这些外，就是琴桌这边的六七个蒲团，再无其它物品了，四面白色的墙壁空空荡荡竖立着，显得房子异常广阔，但房间却没有感到一丝的清冷。

“师父，我们来看你了。”吴爱真明显压低了声音说，然后放下礼品，跪在桌前的一个蒲团上对师父磕了几个头。师父闻声抬起脸，将挂在脸上的老花镜拿下来，他也是正在看一本佛教画册。师父合起了书，打量着丁一鸣和吴爱真。

丁一鸣忽觉有些尴尬，不知该站该坐还是该磕头，他第一次拜访

出家人，不懂得寺院的规矩。而且古语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他不会随便给人下跪的，即使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出家人都不行。吴爱真说的像父母般的慈爱觉受他还未生起，但他还是礼貌性地弯了弯腰说：“师父好！”“随便坐，不用拜，拜个什么？！”师父的声音很轻，但传进丁一鸣的耳里却有一种无形的威严。

吴爱真示意他坐下来，他便不再客气，坐在了师父的对面。师父满脸皱纹，眉毛有些花白，稀稀拉拉的，眼角很长，鼻梁挺直，嘴巴有些内扁，大概是掉了牙之故。但看上去师父年轻时也是一位很英俊的小伙子。丁一鸣近距离打量着师父，心里在想，但他还是不能把对面这位矮小的老人与得道高人联系起来……吴爱真把袋中的水果拿出来到外屋供佛去了。丁一鸣一个人面对老人，不知该说什么。“师父，您今年高寿啊？”丁一鸣在找话茬。“一百二十三岁！”师父平和地看着他答。丁一鸣有些吃惊，刚才在路上吴爱真说师父八十多岁，怎么现在师父又说他有一百二十三岁，难道师父对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或者是老得有点糊涂了，根本记不得自己的年龄。丁一鸣心里一疑惑，便有了一丝轻慢之心。

这时，吴爱真端了一些水果进来放在老人面前的桌子上，有香蕉、荔枝、猕猴桃、山竹等一些老人没牙可以吃得动的果品。老人默默仔细看了一眼水果盘，没有去拿。神态却像还肚子饱饱，看到好吃的还有一点儿眼馋，但却吃不下的样子。吴爱真说：“师父，您不吃闻闻水果的味吧。”丁一鸣看着吴爱真关切的神情有点触动，“师父！您这么大年龄一定有很多弟子了。”“门外三千，门里就两个。”师父的回

答干脆，淡定。丁一鸣对“门里门外”听不明白是指什么，转头去看一眼背后的门，门里确实是他和吴爱真两个，但门外刚才有两人，现在有几个就不知道了。

吴爱真却会心地笑了，马上双手合什，向师父顶礼。弄得丁一鸣云里雾里。“不是那个门，是‘宗门’，不过也是那个门。”吴爱真悄悄向他解释，“不是这个，是那个，又是这个。”丁一鸣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好在这几年官场上磨练得宠辱不惊，临急不乱的功夫还是有的。所以面上仍大度地微笑着，其实内心直打鼓，觉这个老和尚说话有点怪。

“师父，有人讲，拜佛‘心诚则灵’是什么意思？”丁一鸣忽然冒出一个问题。

“‘诚’这个字的写法是一个‘言’字加一个‘成’，那就是成为语言了。但‘心诚’是指‘心灵的语言或者心灵的指示’，不是挂在口上的。”师父说得很慢，声音轻而柔和，像在对一位幼儿园大班里的孩子教学。

听到师父在讲法，坐在外屋的两个女子马上跑进来，也跪在两个蒲团上听。

大概是怕丁一鸣听不明白，师父沉默了几秒钟又说：“其实凡夫众生并不知道自己心灵想要什么，心灵的指示究竟是什么？”

“师父，我心里想要钱，愈多愈好！”

后边进来的那个瘦瘦的女子直言不讳地说。逗得丁一鸣和吴爱真都想笑但不敢笑出来。

师父没有笑。“钱不是目的，是工具。众生求钱是希望通过钱买一个心灵的快乐和如意。众生的心灵要的是快乐，而不是钱。”

“师父，我觉得我有钱就会快乐！”瘦女子仍然不依不饶。丁一鸣和吴爱真终于笑了。

“众生以为自己拿到了钱就会快乐。但佛菩萨却知道，也许那些钱对你是一颗定时炸弹，是毒药，如果你福报不够，会带你走向堕落和毁灭的。因为佛菩萨知道这些，你再求，也不会给你钱。”

瘦女子不再说话了，显然在思索。

“其实，每一位拜佛求菩萨的人，他们心灵的最根本语言是想获得爱和幸福。佛菩萨们历劫苦海愿作舟，也是要想满众生的这个愿。”

丁一鸣震撼了，他忽然想哭，有一种慈悲的东西从师父没有几颗牙的口中吐出来，融入了丁一鸣的心里……

“师父，您能谈谈缘份的问题吗？现在社会上离婚率很高，很多人都甚至有几位情人。佛教讲缘份，难道这些都是有缘份吗？”丁一鸣的心动了动，这也是他关注的一个问题。

“佛教讲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众生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结了种种不同的缘份。有善缘，也有恶缘。如果今生同为人道，其中的因果报应是千差万别的，不能几句话就可讲清楚，因为它涉及到三界六道之因缘。但在古代，因为交通、通讯不发达，如果两个缘份很深之人，却各生在异国他乡，相距千万里，他们如有生之年相见是很困难的，他们的因缘也不会有成熟的可能，不会开花结果。但当今时代，科技愈来愈发达，飞机、手机、电脑等技术的运用，使时空缩短了。

所有的有缘人都在刹那之间就可互通信息，如打电话、上网，飞机几个小时就可飞渡太平洋，把两岸的有情人联结在一起。这样，种种因缘成熟的机会就大了很多。其实都可以这样说，现在生生世世的有缘之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抬头是缘，低头也是缘，花草树木也有缘，你说哪个没有缘？”

师父显然被自己顺口溜似的话逗乐了，笑起来，露出了不多的几颗牙，满脸的皱纹像一朵牡丹花盛开。丁一鸣望着这张衰老却充满孩子气的脸，忽然觉得心中升起一种温馨。

“缘份是太多了，就看你守住守不住那颗心。这是需要智慧，需要道义，需要责任感，需要做人的种种品质的。考验大家的年代来临了，如果丧失了做人的品质，就会沉溺于情天欲海，不得自拔，而且因此堕落，愈堕愈深，甚至狗、猫也可以交欢了。但如果能守住那份做人的底线，即会升华。考验愈大，过关后功德也愈大，反而成了借事炼心，火中取莲。”说到这里，师父竟忽然看了丁一鸣一眼，丁一鸣直觉师父的一瞥，犀利得像道闪电直入他的心底，他竟打了一个寒颤。

“无情未必真丈夫，但沉溺于情欲必非大丈夫所为。”师父竟又抬眼看了丁一鸣一眼，丁一鸣心里有些惴惴不安了。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与万事万物互相联系的，何况人与人之间，保证你的一言一行不伤害别人，这是君子所为。君子常欢乐，小人常戚戚。做君子做小人大家定有抉择。人不要活得太自私，只考虑自己的感情和觉受，不管别人的眼泪和痛苦。有一天，这种灾难也定会降落在你的身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眼光要放长远一些看，

不要只盯着眼前。”师父说完这些话后看了一眼瘦女子，那女子笑着，似乎不为所动。但丁一鸣却觉得，师父的每句话明着在讲佛理，其实都有所指，在开示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位瘦女子表面淡定，其实心中一定像他一样翻江倒海了。

“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只是你们不明白，故生生世世，流浪生死。生死既悟，便无有解不开的结，大菩萨能在缘生缘灭中始终不失信乐，始终不失信悲。”师父第三次看了丁一鸣，丁一鸣的心已经开始沉静下来，而且愈来愈沉静，在师父的开示加持中，他的心似乎逆时空而回……

“师父，我听不懂了。”瘦女子说。

“唉！不要急。现在能听懂多少算多少，啊！慢慢就全懂了。”师父语气慢悠悠的，慈和地安慰她，口气像在哄一个幼儿园的小女孩。

这次，是吴爱真的心里忽然想哭，因为她与师父的悲心相应。

“师父，现在社会上找情人找丈夫时兴女大男小，我身边几个女朋友找的丈夫都比她们小，有人说这是阴盛阳衰之兆，您说呢？”那个大肚子的女孩忽然唐突地问，让沉静的丁一鸣吃了一惊，想这种问题也可以拿来问出家师父？他好奇地望向师父，看师父怎样回答。

“其实并非男女谁大谁小的问题。现在社会节奏快，发展变化也快，不管是男孩，女孩，如果自身的能力不够的话，会被这种变化和工作的竞争搞得很疲惫。如果再无信仰，心灵空虚，那么一定在外面需要一个身心的依赖。而男子在中国从古自今形成的习惯中，似乎要更多地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大多数男人有大男子主义，并不愿依靠女

人挣钱养家。这个时代男孩的压力似乎比女孩更多一点。女孩子现在与男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在社会上享有同样的社会活动权利，使各行各业中，男子的竞争对手比古代中国多了好多，因为在很多行业都有出类拔萃的女人。这种竞争、压力使男孩子的心更易疲惫。心灵的疲惫使他们更愿意寻找一些心理成熟有实力的女人做伴侣，这也就是出现了一些男孩子找大龄女子或找富婆的倾向。其实男孩的心与女孩子的心是一样的，虽然乐意纵情声色，从单纯、天真、美貌中寻求快乐，但解除心灵的疲惫和恐惧都是第一位的。”

师父这时看了看大肚子女孩和瘦女子，似乎在问她们听明白了吗？丁一鸣终于知道，什么叫佛菩萨的苦口婆心了。

“我听明白了，师父，这不是阴盛阳衰的问题。其实心灵的疲惫、失落和恐惧是不能依靠外在的任何东西来解脱的，只有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心，省视自己的内心才能达到。《心经》说观自在菩萨在深入修证佛法时，照见五蕴（色、受、想、行、识）皆空，度一切苦厄。又说一位菩萨如果深入领悟佛法的智慧，可以依靠这种智慧，心无挂碍，因心无挂碍，所以无所恐怖。其实我们每一位学习佛法的人，都应该发愿去求证得观自在菩萨的这种智慧和力量。”

大肚子女孩跪在那儿，布满雀斑的脸闪现出一种神圣的光，吴爱真看着她，觉得她很美。

“是的，是这样的。”师父温和地答应着。

“师父，怀孕可以每天读《地藏经》吗？听说《地藏经》可以消除孕妇和腹中胎儿的业障，化解父母与胎儿的逆缘。有这种说法吗？”

“《地藏经》是讲地藏菩萨的大愿的，也在警示世人会有地狱般痛苦的因果报应。但如果你能这样想，用这种愿力和清净心来读它，也会有殊胜功德的。想地藏菩萨慈悲，也会满你愿的。”

这时，大肚子女孩的手机响了，她接完电话，双手合什对师父说：“师父，我丈夫来接我了，我过几天再来看您。”然后那个瘦女子搀扶她从蒲团站起来。“去送送她们。”师父对吴爱真说。“哦！”吴爱真忙站起身送两个女孩出门。门外远处停了一辆车，一个男人看见她们出来，急急地走过来，吴爱真一愣，“是米朗。”米朗头上的纱布已不在了，他显然在认出吴爱真后也愣了一下，但马上冲吴爱真笑了笑，便扶着那个大肚子女子的一只手臂向车走去……

丁一鸣静静坐在师父面前，他不再提什么问题，他也不觉得这种沉默需要说些话来打破。他用非常宁静的心来享受与师父在一起的这种静默。这种静默里有无穷无尽的语言，有无穷无尽智慧和加持充斥在里面，它不是空无所有，他实实在在地体验着，感受着这个几乎空空荡荡的房间给予他的全部内涵。一切都很自然，师父很自然，他也很自然。外面的风吹着树叶沙沙响着，院中一声汽笛鸣过，像空谷中的一声回音。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身心变得如此空灵，一念过后心在宁静中油然升起一丝喜悦，从心中弥散开，进入他的眉间、眼里，进入他身体的每个细胞，他想微笑，他觉得眉心自然向两边舒展，笑意静静从心里浮现出来，呈现在脸上。他是宁静的，这种宁静中充满着温柔、喜悦和爱……

吴爱真回来了，坐在蒲团上说：“师父，谢谢你让我送她们，我

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事。”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师父沉沉地低语。丁一鸣从宁静中走出来，疑惑地看着吴爱真，不知她看到了什么特别的事。

丁一鸣的手机响了，是郑美琴的，说家中来了一位客人。

丁一鸣放回手机，望了望师父，对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他不知该说怎样告别的话。

“师父，我有事要走了，我给您鞠个躬吧！”

丁一鸣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深深地弯下了腰。在他心中，他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位究竟有多大年龄的老人，而是一位智慧和慈悲的化身，他为这种品质和魅力深深地弯下腰，他的心臣服了……他的眼里涌出了泪花，等他的心平静后，他抬起了头。忽然，他看到师父怒目圆睁，眉头倒竖，鼻子、嘴巴都夸张地向两边撑开，他猝然大吃一惊！瞬间，从头到脚有一股白乳般的光明倾泻而下，虽有些浑沌，但在这半透明的光中，他忽然觉自己变得高大起来，屋中的一切都在他的俯视之下，眼光、心胸陡然变得异常深远和广阔，浑身充满了可以征服一切的勇气和力量……

“嗯！还需要磨炼！”师父闭上了眼。

狂喜迅速席卷了丁一鸣，他想拥抱师父，拥抱吴爱真，拥抱这个房中的一切，但他克制住了。狂喜过后的脸异样的平淡，像万里无云的天空未有一丝的阴霾，他得了大定。他站在那觉自己可以俯视整个宇宙，心可以包容整个宇宙，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和勇气，那种力量从身心迸发出的巨大光明中源源不断地充满……

“你先走吧，我还想在师父这呆一会。我然后会打车回去。”吴爱真对着傻站着发呆的丁一鸣说。

“哦！”丁一鸣还未从那种状态中缓过神来，木然地望了望吴爱真，然后说：“我走了，师父！”就转身而去。背后师父悠悠地自言自语，“不要想着这里了，回去办正事去吧！”吴爱真送丁一鸣出去，但丁一鸣没有再与她说话，出门直奔他的汽车去了。

吴爱真返回来对师父说：“师父，他没事吧。我觉得他忽然有点怪。”

“没事，他只是看见了一点家乡的消息，你以后在这方面多帮帮他。”

“哦！谢谢师父加持！我会的。”吴爱真由衷地合掌。

丁一鸣走后，吴爱真帮师父打扫了屋子，换洗了床单，被罩和一些衣服。她不问问题，师父也不跟她说话，静静地坐在那儿翻几本画册。

吴爱真慢慢地轻轻地揉着衣服，非常认真细心，像在清洗自己身心的污垢……

（十三）旧缘重逢

按照吴爱真电话中提供的地址，并未费多大的周折，山口铭川的司机便将他们载到了吴爱真所住的小区。

司机离去后，山口铭川打量这个小区的环境。小区风景比较优美，楼前楼后都有水池和栽种的各种树木，显得很幽静。吴爱真住五楼，没有电梯。山口铭川很久都未拜访过私人住宅了，在楼道中，他感受

到一些杂乱和浓重的小家庭气息，觉得有点陌生。平时在帮派中呼风唤雨、前呼后拥的他，被三楼匆忙冲下来的一位莽撞小伙撞了一下。小伙子头也不回地说了声对不起就扬长而去，他有点不习惯，随之下来的一位小姑娘倒是仰起小脸甜甜地对他说：“叔叔好！”他笑着点点头。慧子已先他前面爬上去了，他在后边慢慢走着，他不知道，这次他决定来拜访这个女人是为了什么？他们之间有太多的差距，这种生活的氛围或者是心理之间，他准备祈求什么呢？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伟大或高贵，不能屈尊爬一段楼梯去拜访一位朋友，只是他一贯做事有很强的原则和目的性，而这次他是为了什么？当慧子提出这个请求时，他马上同意了，而且还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他觉得自己与这个女人并无多少个人的情欲在里面。也许他在喝了酒的夜晚有过一丝的冲动，或吴爱真曾给过他一点心灵的触动，但这些稍纵即逝。他离开西藏后，忙于公司事务，并未因此而想过要与吴爱真的关系发展得更进一步，更亲密一点。但他当时走时却强烈希望能在吴爱真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形象，希望得到吴爱真的注重。这是一种超越目的性的心态，而且似乎超越异性之间的诱惑，他并不想得到她什么，但却如此看重一个女人，希望与她相交，希望多了解她一点，这在他生命中似乎是第一次。

山口铭川上到五楼时，吴爱真已经站在门口，边对屋里的慧子说话边等待他。吴爱真今天穿了一身翠绿色的休闲服，宽舒柔软，使她充满了朝气。山口铭川第一眼看见她，觉这身嫩绿在楼道的昏暗中有刺眼，但当他在一片绿色中，看到吴爱真那张平和、恬淡的脸和静

若止水的眼眸时，他的心猛然摇动了一下……

进门后，换好拖鞋，吴爱真招呼他们在靠门右手的角落落座。这儿显然是一个招待客人的茶座，一块老树根做的茶桌和几把卡通造型的小凳子。

吴爱真正在熟练地冲茶、泡茶，慧子诉说分别后的一些情况，而山口铭川在等待茶水的过程中，随意打量了一下这个客厅。

房间正面是一扇窗子，下午的阳光正奢侈地从窗口一侧倾泻下来，照耀着厅中的一切。窗台上摆放着一盆造型奇特的盆景，山口铭川一时叫不出是一种什么树，枝干造型别致奇特，像一条潜伏的鳞甲苍然的神龙正待冲着阳光舒展身躯，扶摇直上。洁净的长方形白瓷盆，上面雕着隆起的云形花纹，衬托在那条龙的下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正闪着耀眼的光芒。

窗台前是一张带四把椅子的椭圆形餐桌，餐桌简单古朴，也在阳光下泛着悠悠的色泽。

左侧有一条通道伸向里室。而对着茶座的这边是一个可以推拉的玻璃门，紧紧关闭着，玻璃上贴了白色封纸，看不到里边，大概是厨房。山口铭川想。

看样子，这是个餐厅和客厅并用的房间。“来，喝茶！铭川先生。”吴爱真热情地将一小杯茶水放在山口铭川的面前。山口铭川端起来闻了闻，慢慢将它喝下，口感很好，是上好的铁观音。山口铭川对着吴爱真清凉的眼神，赞许地点点头。

这时，山口铭川将眼光落在了茶座斜上方的墙上。那儿挂着一副

画，被装在一个黑边的镜框中，挂在墙的正中央。画面是一束插花，一朵绽放的白色牡丹占了主位，在牡丹的左右各有一朵红色的玫瑰。一朵含苞待放，一朵已完全打开，而在牡丹与玫瑰的边上却是几根绿色的茎叶和一些黄色不知名的小花。整个图案色彩绚丽，花的搭配错落有致，画法上有一点国画和西方油画结合的味道，但还是以国画的意境为主。画的左上方用隶书写着“富贵、爱、自由”，底下是落款，左下角是三个红色的不拘一格的印章。

“这是我的一位好朋友画的，我很欣赏他的画，画面简洁，寓意深刻，用笔用墨都很大胆豪放，不拘一格。”

“嗯！”山口铭川微笑了一下说，“是画得有点味道。富贵、爱和自由，人生三大追求，不过，似乎还缺健康。”

“你看他把那三样东西插在了一个坚如磐石的瓶子里，想那就是指健康了。”

山口铭川再认真看了一下，果然，那几种花的下面，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不规则的瓶子，线条粗犷，猛看上去，像一块极有重量的石块，稳稳地压在画的右下方，细看瓶身瓶颈都很分明。

山口铭川开心地笑了说：“你这位朋友真了不得，能画出像石块一样的瓶子来插花，想像力够大胆的。想这位朋友一定是一个生活情趣丰富的享乐派。”

“不是，他是一位苦行僧。”吴爱真淡淡地说。慧子闻言吃了一惊，马上又仔细认真地端详起那幅画。“爱真姐，这幅画看上去一点都不造作，像是从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难道你这位苦行僧朋友却用

饱含着‘富贵、爱、自由和健康’的心来画这幅画吗？！”

“是的，我认为他用这种心画每一幅画。苦行僧只是在别人眼中的一个相，而在他自己，几乎已经全部拥有了这些。”

慧子不再说话，又用惊叹羡慕的眼光审量那幅画，房间突然静了下来。在茶座的墙角里，有一个一边呈圆形的三角几案，正好放进墙角，几案上是一小盆茂盛的文竹，文竹靠着后边一枝细细的竹竿，轻松地长到几尺高的墙面上又垂下来，浓荫覆盖下是一只小型的圆形鱼缸，里面有一红一黑两条金鱼，自由地游来游去，在水面吐着水泡，整个墙角显得生趣盎然。而坐在旁边的吴爱真真正低下头观看放在地面上的壶水是否已开。山口铭川看着这一切，看着坐在对面的吴爱真，觉她的身心异常宁静，似乎与这间房子的一切是那么和谐地融在一起，动的静的，雅的俗的，所有的光线，所有的色彩都那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使他感觉有一种置身自然中的舒畅、放松和沉静。在这间房间，他并未找到一件贵重的物品，但这间房间的一切都是奇异而令人惊叹的。他觉得这间房间有一种用世界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它隐隐地融在这房间的一切事物中，若隐若现，让他捕捉不到。

“爱真姐，我能拜访你这位朋友吗？”慧子好奇的不得了。

“这次你恐怕见不到，他云游去了，我也有快半年了未见到他。”

“哦！”慧子有些遗憾。

看到慧子失望的样子，吴爱真笑着说：“我还有他的一幅画，可以送给你。不过你可不要以为他没名气而等闲视之，他轻易是不画画的，除非心中有感才作，落笔便是由心而出，一气呵成。而且他的画

除非他认为值得相交的朋友才送，否则重金难求，你要答应我珍视这幅画。”

“肯定，我一定珍视。”慧子马上开心起来，激动的两眼亮晶晶地闪着光。

“还是像个小孩子。”吴爱真怜爱地笑她。

“爱真姐，这是什么树，养得这么好看。”慧子一边惊奇地问，一边直奔窗台上的盆景，那样子像又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是紫檀。”

“是你自己裁剪出的样子吗？”

“不是，是我那位‘花痴’朋友，我在西藏与你提起过的。”

“就是你说的那位插花艺术很棒的‘花痴’吗？”

“是！”

“哇，我也想去拜访他，我太喜欢插花了。”

“好！我带你去。”吴爱真重新换了一泡茶，正等着水开。“这是谁？”山口铭川闻声望去，原来慧子正指着放在紫檀花盆中的一个陶瓷像。

“是陆羽。”

“陆羽，写《茶经》的那个陆羽？”

“你对茶还挺有研究。”

“我不懂，爸爸懂，爸爸在日本经常与一些喝茶的‘高人们’在一起。我还是偶然听他们说起中国有位茶圣叫陆羽的。”“噢！”吴爱真很感兴趣地看了山口铭川一眼。“想不到铭川先生对茶还有研究。”

“哪里，谈不上。”山口铭川的脸上绽开些许微笑。

“陆羽怎么放在花盆里？”慧子问。

“对你，那是花盆。但对我，那是‘紫檀神’住的地方。那只花盆是景德镇产的，是我专门从瓷器市场为这棵紫檀树挑选的。并不只是颜色搭配，最重要的，我是用心在为它造一个美丽的住所。”

“我觉得你快成树痴了。”慧子笑着说。

“再说，紫檀应配奇人隐士，陆羽坐在下边，我觉挺合适的。”吴爱真一半认真一半开玩笑地逗慧子。

“我能拿出来看看吗？”

“拿出来吧，陆羽不会怪你，树神更不会。”

慧子小心翼翼地从小盆将陆羽拿出来，捧在手上，只是一个几寸高的小瓷人，但做得却逼真。束发长袍，坐在一把小凳子上，旁边是茶桌、茶壶、茶杯，脚下是一只煮着水的火炉，陆羽还俯下身神情专注地用一把扇子扇火。这一切被维妙维肖地显现在一个平台上，而平台正好做了底座。

慧子把像拿过来，给坐在茶桌旁的山口铭川看。“爸，你看，陆羽长得是这样子的。”山口铭川看了一眼说：“嗯，塑得不错。”

“说起陆羽，我给你讲一个陆羽成道的故事。”吴爱真说。

“太好了，快讲。”慧子马上把瓷像放回花盆，眼巴巴地坐回来听故事，并说：“我最爱听你讲神话故事了，讲得好像是真的一样。”

“是吗？！那我不想讲也得讲了。”吴爱真清了清嗓子。

“快讲，快讲！一到讲故事你总是卖关子。”慧子都急了。

“陆羽在中国被称为茶圣你是知道的。传说在陆羽死后，仍醉心于茶艺，痴迷于茶道，故成了茶仙。他在有泉水小溪的山中建了一座‘一品茶庄’，常邀请众位神仙来茶庄品茶。”

有一天，观世音菩萨外出云游路过此地，见“一品茶庄”祥云缭绕，霞光四射，便驻足前往拜访，顺便讨一杯茶喝。

陆羽见到观音菩萨降临，喜出望外，拿出全庄最好的茶亲自煎煮，供养菩萨。

菩萨看着陆羽洗茶、煮茶、倒茶，说：“人世界所有的茶你都见到、品过了吗？你认为最好的茶是哪一种，最好的茶味是什么？”

陆羽说：“菩萨，我几乎已走遍名山大川，喝遍名水秀泉，品遍人间仙界名茶，在人间仙界再无可找之茶，再无可品之茶味，但茶中最极品我却未见到。”

“是什么？”菩萨柔和地问。

“是龙涎。它只在深海中有龙的地方生长，而且三千万年才能成形，每次成形只有巴掌大一块。样子像珊瑚，如果人能喝到此茶，百病消除，返老还童，神仙能喝到此茶，能消百劫，不会轻易堕入凡尘。而且龙涎茶得一块终身受用。因为它乃海中灵物，掰一块下去后，它很快又能重新原样长出来，永远喝不完。”

“哦！还有这种茶吗？我正要去东海龙宫，如果龙宫有不妨顺便给你讨一块。”

“谢观音菩萨！”陆羽大喜过望。看菩萨足踩祥云，飞身向东海而去。

观世音菩萨按下云头，来到东海龙宫。聊完正事，菩萨直言向龙王说：“可有龙涎茶送我一块。”

龙王闻言迟疑了一下，惊奇地说：

“菩萨今天怎会对茶感兴趣？”

菩萨笑答：“你不要问原因。如有就送我一块。常说龙宫富甲四海，你居四海之首的东海龙宫不会小气，舍不得拿出一块茶吧。”

龙王大笑说：“菩萨言过了，刚才只是好奇。因龙涎是龙宫稀有之物，少有人知。我这么大龙宫也只得三块，其中有两块已不在东海龙宫。但菩萨轻易不会开口，现在既要龙涎，定有所用，我怎会吝啬。”边说边忙命侍者取茶。

茶被放在一个金盒子里，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块像珊瑚一样的东西，只有巴掌大，色质白嫩如笋，有一圈朦胧的五彩光环萦绕，水灵灵，活脱脱，极尽天地海中之灵光。确实是难得珍品。

看到这，观世音菩萨反而于心不忍。问龙王：“这是水中灵物，如将它带出深海，是否会折损它的灵气？”

龙王马上朗声说：“菩萨不必忧虑，如将它带出龙宫，可用海水、河水，或山间清泉将它浸泡滋养，虽不及深海地气，但还不至于损耗它真灵。况龙涎只为一件灵物，菩萨慈悲为怀，如果能用此救济苍生或做一件善事，才真正是它物有所值，它会欢喜的。”

菩萨也不再客气。携龙涎茶，离开龙宫，脚踏祥云，直接来到了“一品茶庄”。

听完菩萨诉说，看到龙涎茶，陆羽竟喜极而泣。他流着眼泪，捧

着茶盒说：“菩萨，我本应用龙涎煮茶招待菩萨，但见到龙涎，实在太爱。实在舍不得将它掰下一块熬成茶水。虽然它会再生，但毕竟已非天然。我想将它先仔细观察研究，然后记录下来，留传后世。请菩萨多多见谅。”菩萨笑言：“不必客气，你留着慢慢研究，我也不忍心为了口欲将它融化吞入腹中，我先告辞了。”

陆羽送菩萨驾云而去后，急不可待地返回茶室，将茶盒捧在面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这样一看就是三天三夜。

过了一段时日，菩萨又偶尔路过茶庄，但见茶庄上空，晴朗无云，一片湛然沉寂之气，以前的祥云霞光统统不见了。不觉颌首微笑，再次暂留莲步进入茶庄。

陆羽见到菩萨，让菩萨上坐，跪首顶礼后说：“菩萨静坐稍等，我去外室为菩萨烹茶。”

一会儿，只见陆羽用盘端了两小碗热气腾腾的茶水回来，敬献在菩萨面前。茶水用外青内白的茶碗盛装，茶水呈青色，清冽见底。而且茶水上除了热气似还有隐隐散发着一片氤氲青烟，入眼满目清凉，似见海天一色。

菩萨笑了，轻轻拿起茶碗，将茶一饮而尽。而后说：“好茶！尽饮海底甘味也。”

“菩萨定已知道这是龙涎。”陆羽说：“但菩萨不知，我这段时日却又得一块奇特之茶，想请菩萨印证一下茶味如何？”

“请讲。”菩萨满眼含笑。

“这种茶人间天上、海底龙宫无处不有，但它却是最奇特的。人

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都无法看到。它无形无相，却于三千大千世界，百法万相中无时无处不显茶味。得之者不生不灭，品其味，不舍色身，即顿入涅槃境界。从品此茶后，我舍尽天下一切名茶，顿了天下一切茶味。请菩萨慈悲，为我印证，我是否已真得此茶，真知此味？！”

“如是，如是，你已悟入‘茶三昧’。得之三昧，如饮此龙涎，悟入，一口饮尽四海之味，不悟，它只是一块灵物煮的水。

你既已品过此味，当念念想着此茶，心境如一。如能在一动一静中，始终不失此茶味，方称真得此茶。”

“谢谢观音菩萨点化！”陆羽又一次跪地而泣。

“愿你早得圆满茶味。”观音菩萨微笑着，踏云而去……

“观音菩萨走了吗？又去哪儿了？”慧子望着讲完故事的吴爱真，傻傻地问。

“回普陀山去了。”吴爱真忍着笑说。

“那陆羽是怎么开悟的？你还没有讲。”

慧子意犹未尽，还沉迷在故事里，一半清醒一半糊涂。

“噢，那天菩萨走后，他捧着龙涎茶不是看了三天三夜吗？因全身心的投入，而且身、口、意都太专注，突然物我两忘进入法界大定，就豁然大悟了。”

“噢！是这样。也是他有菩萨点化，悟道因缘成熟了。我就是坐上三天三夜，也不见得会大悟。”

“是啊！也是陆羽平时就为茶身心俱忘，才会感得菩萨为他求取

龙涎真品。也才会在得到龙涎后，因爱极、想极全身心去观，才能进入茶三昧，豁然开悟。我们一般人平时都心神恍惚，朝三暮四，何能全神贯注面对一事一物，更何况死后为仙，仍未改初衷。即使菩萨慈悲，送他一块龙涎，他也要么马上煮了喝了，求个返老还童，要么藏在柜子里，等没人时偷偷拿出观赏，以满足占有之欲。再者也许会召示天下人来观，满足虚荣。更有甚者，也许会拍卖换个高价，寻欢作乐，享尽洪福。对已得到的东西还爱得物我两忘，神仙中也少见。故我还是挺喜欢陆羽的，便请了他一尊瓷像。放于紫檀树下，看到他，我常惭愧自己心神的放纵与散乱。”

“哇！你不要说了，再说我惭愧得快自尽了，我还整天想着自己快开悟了呢！”慧子闭上眼仰起头，满脸的无奈、纯真和伤感。山口铭川抿着嘴笑，吴爱真讲故事时，他一直抱着膀子正襟危坐，默默地看着她，神态似听非听，除了听故事外，他还在欣赏着这个让他捉摸不透的中国女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好啦，故事讲完了，茶水也喝足了。我们晚饭在哪吃？”

吴爱真睁大眼睛，看了一眼慧子，又用清爽的眼神望着山口铭川。“要么就在家吃吧。我做的面条很好吃呢，炒菜就一般，如果你们不嫌弃，我给你们露两手。”

“好！好！我赞成！我想吃你煮的饭。煮得怎么样都无所谓，只要熟了就行。”山口铭川也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好！那慧子帮我打下手，铭川先生不妨先到我书房去坐，那儿有朋友的一些字画，还有书可以暂时观赏，消遣时间。”吴爱真边说边

站起来，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山口铭川和慧子便一齐随她进入过道。过道有三个门，左手是一间卫生间，右手是一间卧室，慧子便说要参观吴爱真的闺房。吴爱真打开门，山口铭川站在门口，虽未进去，但也一目了然，因里面只有一张圆形的床，一个衣柜和一些电器。吸引山口铭川眼球的是一只粉红色的圆顶蚊帐，它静静地柔和地从天花板垂下来，罩在床上，边缘像一位美女的裙摆。透过薄如蚕纱的蚊帐，隐约可见里面白色柔软的被子和枕头。山口铭川的心忽然又激荡了一下，心中纳闷，自己从未如此，看见一张床就会动情。

过道的尽头就正对着书房，房子比客厅稍微小一些。一进门首先印入山口铭川眼帘的是一尊翠竹包围着的水竹观音。她被供奉在一张半圆形的几案上，几案下面有一个打坐用的蒲团。而观音菩萨上面的墙上，也是用黑边镜框镶着两个字：“禅意”。

“这就是你在西藏提起的那尊观音像吗？”

慧子伏在几案边，盯着那尊像。

“是的。”

“哇！她确实如你说的有着蒙娜丽莎般的微笑！”闻听此言，山口铭川也不禁将眼光移向那尊菩萨像。

像是白瓷的。菩萨身着白色衣裙，头披白纱，很随意地坐在一块岩石上。她左脚弓起来，左手放在膝头，右脚却伸在岩石下，像是用脚尖戏弄岩下的水波。右手稳稳地撑在岩石上，身子稍向右侧后倾，眼帘下垂，脸上挂着一种神秘的微笑。在她背后，围着一圈翠绿的竹子，竹子与岩石都是真实的盆景，被放在一只盛水的白色瓷盆中。瓷

盆呈圆形，上边有粉色莲瓣图案。山口铭川也是第一次看到雕得如此随意的观音菩萨，寺院中见到的白衣观音或站或坐，但全是庄严慈悲。而这尊菩萨却完全像一个正坐在岸边一块岩石上戏水，但想着美丽心事的女子。

“嗯！我也相信你说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是情爱满足后的微笑，而且笑的时候，心地一片空灵寂静。画家能把这种爱画出来，真的太高明了。”

“说起笑来，还有一种。中国唐朝的诗人白居易曾描绘过一位贵妃的笑，说她‘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你想中国皇帝后宫佳丽云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几乎全国顶尖的美人都在那儿，而这位贵妃娘娘微微回头展颜一笑，就能把六宫佳丽全部比下去，想想她这一笑的魅力有多大。”

“哇！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慧子的中文水平愈来愈高。

“想不到你还会这两句中文，三日不见，真是刮目相看了。”吴爱真赞赏地对慧子说。

“不过，你知她们美在什么地方吗？”

“想象不出！”

“美在神韵！”

“你想想，她这一笑绝不是勾魂摄魄的狐媚。狐媚也只是一媚，纵有万种风情也落在凡尘的情欲上，有些俗气。而一笑生百媚的女人，却能瞬间将万千风采，万千缠绵，万千娇柔，兰心慧质全部付之一笑中。它是无心的，像花儿瞬间绽开，并不为谁开放，暗香随风袭来，

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

山口铭川看到吴爱真说到这时，两眼放出异样的神采，满脸的神往之情，不禁有点哑然失笑。

“慧子，你知道吗？这是禅的‘笑三昧’。能得此三昧之人，一定具有纯净无染的心，它是一种灵性的流露，流露在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中。”

“你说的妃子我知道，她是唐玄宗的爱妃，这句话出自一首《长恨歌》的诗，我还记得两句‘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他们的爱情故事很感人的。不过，红颜薄命，现在再也见不到能有此神韵的美女了。”

“其实这种神韵每个女子都有的，如果再加上天生丽质，那一笑也许真的能倾国倾城。”

“爱真姐，你好好修行，没准哪天进入笑三昧，开颜露出个倾国倾城的笑来。”

吴爱真笑着看了看慧子，马上闭嘴不再说话了，山口铭川听着她俩打趣，把目光移到了墙上的字幅上。慧子则躺在了摇椅上舒服地闭上眼睛。

“这是我师父写的。”吴爱真对山口铭川说，慧子闻听马上爬起来去看墙上挂的两个字。

只见这两个字笔墨饱和圆融，猛看并无特别觉受，但山口铭川换了一个角度，却发现在圆融的背后，笔力却力透纸背，像刻在玻璃板下，笔锋苍劲有力，流畅自如的转锋中又蕴含着一种古朴和平和。山

山口铭川又换了一个角度，这时他发现那个“禅”字的笔墨中多有飞白，而随角度的变换，光线交替，只要凝神定睛，禅字似乎随飞白处忽然消失，只留一个若隐若现的“意”字。山口铭川不禁心中暗暗惊叹，此字绝非人间俗人可以写得出来。因字已不在形，而是写出了意境和神韵。这时，他忽然想到了吴爱真刚才讲的“美人一笑尽在神韵”之言，想起她说的笑三昧，不禁感激地望了望吴爱真。他觉得自己忽然领悟了一些隐在事物现象下面的东西。他想到了自己内心的多次波动和恍惚，一些说不明道不清的心理症结，他觉得他快触到自己内心的结了，就像这幅字一样，变换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感悟。他觉内心似有一丝氤氲氤氲的薄雾要从心里飘出来，又缩了回去，他找不到头绪，但是，它快露出庐山真面目了，他在拭目以待。

慧子并未从字中看出任何端倪，又与吴爱真看阳台的花去了。书房有个落地玻璃门与一个阳台相隔。窗帘是黄色的，上面有白色的树叶飘飘落落，被一根带子在中間轻轻束起来。慧子从阳台返回，用手轻轻拉一拉窗帘说：“爱真姐，你家的东西都不昂贵，但很漂亮。最主要是，从每件物品上，都能体验到一种喜悦之气，你看，连窗帘上的树叶都在舞蹈。因为你爱它们。”

“你的觉知越来越细腻了，慧子，这样很快会变成善解人意，兰心慧质的。有一天你就是‘一笑百媚’的美人。不用老想着为找中国男朋友而减肥。你想那时你一笑倾国，二笑倾城。肥一点怕什么？杨贵妃当年就是以肥为美的。”

听到吴爱真夸奖，慧子美滋滋的。书房的左边靠墙是一个藤做的

书柜，一张藤木书桌，一把藤椅。吴爱真从书柜的底层拿出许多画轴对山口铭川说：“你如有兴趣，就看一看吧。”然后拖着慧子去厨房做饭了……

“吃饭了！”当山口铭川从书房走出来时，桌子上已摆得满满的了。

“爸，我来介绍。这四个菜是琴、棋、书、画四绝。”山口铭川看了看横着面对他摆在桌上的四个菜。“这盘燕窝炒豆芽，这是琴，取其雅俗共赏之意。燕窝虽价钱贵了点，豆芽虽便宜，但菜与菜的搭配不在价格，除考虑色香以外，重在味之调和。要一要什么？爱真姐”慧子看着吴爱真，“五味对五气”。“对，对，要用酸、苦、甘、辛、咸五味对应风、暑、湿、燥、寒五气，才能使五脏六腑阴阳平衡，才能使人更好地把营养吸收，这是爱真姐做的。

这一盘蒸日本豆腐是棋，取其形似，我的手艺。这一盘书卷是我与爱真姐俩人合作写出来的，豆腐皮卷鸡腿蘑和粉丝在油里炸成。这一盘蒸鸡蛋羹也是我做的，上面绘的荷花是爱真姐用小刀绘出来又在上面倒了一些醋，花的样子就出来了。”

“爸，看这边。”慧子又指着四盘菜旁边的一个黑色木盘，上面有用小方形瓷盘盛的各种小吃：有牛肉、豆腐干、泡菜、黄豆拌香菜、五香花生、海蜇皮拌黄瓜及萝卜丝，刀工切得整齐漂亮，菜的色泽鲜美水灵，但山口铭川还是把目光落在了盘中间放的一小壶酒上。“哦！还有酒？”山口铭川伸手拿起酒翻看。“爸，这是美酒佳肴一盘，当然有酒了。”

“这是产在中国山西的汾酒。中国有一首妇孺皆知的诗：‘清明时

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即是那杏花村的汾酒。你看瓶子上绘了一个手拿笛子骑在牛背的牧童和一个问路的客人，典故就是来自于这首诗。我母亲是山西人，这酒是一位朋友送给我父母的。听他说是在地窖贮存了上百年的老汾酒，故在外边是买不到的。我不会饮酒，从我母亲处带了两瓶，用来烹调菜肴，口味也非常好，现在只剩这一小瓶了。”

山口铭川揭开瓶盖，一股芳香扑鼻而来，他凑近瓶口闻了闻，脸现满意之色，然后就迫不及待地直接喝了一口，说：“好酒！”

“爸，有酒杯的。”慧子把一个用来盛葡萄酒的杯子放在了山口铭川面前。“嘿，这么小的酒瓶就是直接用来饮酒的，还用倒在杯里吗？”

“爱真姐，忘了告诉你，爸爸酒量很大，是个酒鬼。”

“那今天你只能浅尝即止了，不能尽情尽兴，因我这只有这么点酒。”

“无妨，无妨。嗯！这美酒佳肴我来享受，那琴、棋、书、画你们俩就多吃一点吧。”山口铭川打趣道。

“唉哟，爱真姐，咱们的‘其乐融融’熟了吧？我去盛。”

“我去！”吴爱真站起来，一会儿用托盘端出三碗面和一碗黑黝黝的调面酱。慧子把面在每人面前放了一碗，指着那碗酱对山口铭川说：

“爸，你吃一点这酱，保准你会惊叹！”

山口铭川闻言用筷子轻轻挑了一点，放在嘴里，“嗯！好，好，用什么做的，香味非常特别，竟可以与这老汾酒相媲美！”

“材料倒并无什么特别，这黑的只是产在山西的一种黄豆老酱，

里面加了炸干的黑豆豆腐和牛肉丁，但其中有一味特别的佐料。我小时候随父母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儿的小山上，朝着阳光生长一种不知名的小花，样子有点像韭菜花，但花开后，微风一吹，会有一种泼辣的，浓郁醉人的芳香溢满山坡。村里人会把它采下来，捣碎，做成像普洱茶一样的小饼，然后在太阳下晒干后存放。吃面食时，只用一点与葱、姜等一起炆锅来做面卤，味道浓烈又不失清香。我给这种花起名叫‘村姑花’，故这种酱叫‘村姑酱’。这碗面拌酱的名字是惠子起的，叫‘其乐融融’。”

山口铭川听吴爱真说完，马上用勺子弄了一大块黑酱放入面碗，吴爱真教他用筷子把面与卤搅拌起来。

“好！好！美味。”山口铭川冲吴爱真伸了伸拇指。

“爱真姐，我看你厨房做饭东西挺全的，平时就你一个人在家吃饭吗？”

“噢，以前也有一位男朋友，那些餐具很多还是他买的，但他走了。我喜欢在家里吃饭，有人说生活是一门艺术，那一日三餐是生活很重要的内容。如果有时间，有精力，我会用心煮给自己吃。”

“他为何走了” 慧子问。

“他大概是不爱吃我煮的饭。”吴爱真笑着说。

“嗯，他没福气！”

山口铭川独自品着酒，吃着小菜和面，似乎沉醉在独饮的天地里，其实却认真地听着吴爱真与慧子的对答。

“美酒佳肴，其乐融融”，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慧子一个人还

吃了许多“书卷”，说想作个才女，吴爱真几乎把一盘“琴”全独吞到了肚子里。在慧子不断的督促和夸口下，山口铭川也勉强尝了几口“琴、棋、书、画”，但似乎并不很对口味……

有人敲门，吴爱真狐疑地打开门。一位膀宽腰圆的彪形大汉立在门口，他冲吴爱真微微弯了一下腰，眼睛却看着坐在餐桌边的山口铭川。

“哦！我的司机。”山口铭川说，“你进来吧。”

司机又友好地冲吴爱真笑了笑，走进来，将一封信和车钥匙递给山口铭川，又快速地讲了一串日语。山口铭川似沉思了一下，也用日语叮嘱了一些什么，司机便客气地退出去了。

“是我学校的信。”慧子忙打开。

“哇！学校让我最迟二十五号赶回学校，说有重要活动，必须参加。今天已经是二十三号了！”慧子瞪着山口铭川说。

“信是几天前就寄到日本家里的，今天下午才从家里随公司一些重要文件转到澳门，恐时间上延误了一些，再向学校请个假吧。”

“不用了，我现在已迟去学校一个多月了。学校制度很严格的，因我要见妈妈，已经对我格外开恩了。如再请假，会在学校造成不好的影响，不知今天还有没有航班。”

山口铭川用手机联系了一下。一会儿，手机回音后，山口铭川对慧子说：“今天晚上十点的机票，已为你订好了。”

慧子马上转头看了看吴爱真。

“我还有好多话没来得及对你讲呢！”

“留着吧，你不是再有几个月就毕业了吗？到时再来啊！”

“嗯，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好！”慧子和吴爱真都有点恋恋不舍。

“爸，家里来客人了吗？”

“来了几位朋友，不过，我已让小泉司机随送信的人回去招待了。

明天他会带他们来 A 市，今晚我送你去机场……

（十四）夜色情缘

送走慧子，吴爱真与山口铭川返回停车场。山口铭川开的是一辆黑色银边迈巴赫 62，在停车位比并排停的车长了一截，崭新透亮的车身很显眼，听慧子在路上说是爸爸特意订做的，后边挂着 A 市与澳门两地牌。

“你坐前边来吧。”山口铭川对打开后车门的吴爱真说。

吴爱真依言坐在了前边。

“你常来 A 市吗？”

“不，这是第一次，以前只是经过，但澳门分公司的人会常来。我们在澳门经营两间赌场和一间酒店。”

“哦！”

车驶出机场。A 市已是华灯初上，在绚烂多彩的霓虹灯照耀下，川流不息的车像一只只夜光中飞速移动的精灵，似乎比白天多了一份悠闲与神秘。

吴爱真第一次忽然觉得 A 市的夜晚这么美，透过车玻璃，看路边的景物飞逝而去，在晴朗的夜空下，人和物像一幅幅流动的水墨图画，

让吴爱真的心中涌出一丝惬意，激荡起一种朦胧的如少女般的春情。她差点忘记自己旁边还坐着的山口铭川。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我还是第一次觉 A 市的夜晚这么美！”

“是吗？”山口铭川别有深意地看了她一眼，“你以前晚上很少出来吗？”

“很少。来 A 市快十多年了，我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山中寺院度过的。山中的夜晚也美，但城市是另一种风情。”

“你在山中修佛法吗？”

“参访，朝山，静心，是自己修行功夫不够，希望环境和场所能给自己一点帮助。”

“那你不工作吗？”

“几乎是半年工作挣钱，半年在外边。我在 A 市与人曾合开一家心理诊所，不过我在去西藏前，已完全退了出来。原来准备不再回到这个地方了。”

山口铭川默默地看了她一眼，里面有一丝关心，更多的是疑惑，但他没有问。

“你这种生活方式我有点好奇。不过，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只要自己愉快就是好的，但要注意身体，你家中还有其他人吗？”

“记得跟你提起过我还有个哥哥在英国定居，还有我父母都在老家。”

“你说的那位师父也是在这儿拜的吗？”

“是。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C市，因男友在A市，我便辞职来到了这儿。来这第一年，我便遇到了现在的师父，开始在他指导下系统修证佛法。但修得很差，给师父丢脸。我有时在人前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他的徒弟……”

吴爱真将脸微微扬了扬，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山口铭川看到她的神态默默笑了笑，“你不结婚是因为修行吗？”

“不是。开始是分居两地，后来是没有房子。等准备好了时，男友又喜欢别的女孩了。不过，那一段时间，我确实醉心于修行，没有更多时间陪他。”说到这，吴爱真停了下来，似停留在一段回忆中，随之，轻轻舒了一口气，很轻很轻，但山口铭川捕捉到了。吴爱真的思绪中，飘出了任情非的影子，他们又是为何分开的呢……情感的起起落落，离离合合，岂能是一句话或一个原因就能说尽的呢。

“也许，只是一种缘分吧，缘分如此而已。”吴爱真边说边看着山口铭川，微微地笑了，感伤中带着一丝落寞和无奈，眼睛一瞥中有一丝灵光轻盈地闪过。

山口铭川的心似乎被轻轻叩了一下，他忽然觉吴爱真刚才笑得很美，像一朵被雨水打过的花。虽还带着暴雨横扫过的痕迹，但在雾气中已经迫不及待地將柔嫩的花瓣轻盈地迎着第一道光线舒展开，尽显她的美丽与空灵。曾经在西藏的病榻上，他曾看到过她坚强与深沉的一面，那时，她就像一位溺水的人，磨难似乎常常让她低下头沉思。她心中的负荷与她瘦削的身躯常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让他觉得她也许会不堪重负。但沉默的她那时却常从沉默中迸发出一种无形的力

量，触动他的心，令他惊讶。但说实话，他不喜欢那时的她，他更喜欢她现在这种柔弱却充满灵气的笑，似乎已没有东西再可以压住她，再束缚住她，她的心像一束迷雾中的灵光。也许她已经学会坦然面对一切，而且学会自嘲与幽默，学会怎样从这个时空的种种缺憾中穿行、透出、躲避，来展示自己轻灵的一面……

山口铭川忽然有一种冲动，想搂她入怀。但他并没有做什么，她那种轻灵已稍纵即逝，不可捕捉了，像一只无法被人圈养的灵狐，从他心中瞬间溜掉，绝不可以奢望像宠物一样抱入怀里。

“这段时间闲下来时，我也看了一些佛教书籍，好像佛教有小乘、大乘、密乘之别，哪个更好？密乘就是西藏的佛教吧？与日本的密宗是否一样？”

“小乘、大乘、密乘只是佛根据人的不同根基开示的不同法门和教义，并无哪个更好或更高。对上上根器者从哪一乘都可以顿悟佛理的。密乘也不完全指西藏的佛教。密宗是佛教在印度七世纪前后形成的佛教派别。在不同时期由三路传入中土。一路在唐朝时由‘开元三大士’经丝绸之路和海路传入当时的都城长安，形成中国特色的唐密，后传入日本，就是现在日本的东密。还有一路在约七十年后经喜马拉雅山由莲花生大士传入西藏，形成你看到过的藏传佛教。还有一派传入云南，形成了滇密。这些派别都可称密乘。但因为印度密宗传入另一个地方时，都与当地的文化、民俗和本土宗教结合融合，故这些派别在修持仪规，尊奉的主要经典和观点上，都还是有不同的。”

“我未看这么多。我只看到藏传密教有以欲制欲，以贪制贪的修

法，觉得很好，既然可以不舍此世界的一切欢乐又可以成就，怎么还有人要修苦行呢？”

“你倒挺会找，马上就看到这个法门了。但直接修密法要找到有成就之上师的加持灌顶，还要有适合修密法之弟子，不是每个人都有此殊胜因缘和根器的，如果不具足这些条件是很难在此法门中成就的。”

“你的师父可以吗？你修过吗？”

“既是密法，我能告诉你吗？！”她边说边笑了，“我还不够资格。不过，我的师父很棒。他禅、密、净土，似乎哪个法门都通达。”吴爱真的眼眸里流动着仰慕和钦佩。

“这一次可以拜见你师父吗？”

“可以，我明天与师父联系一下。”

“回你家还是去我住的宾馆坐一会？”山口铭川问。

“太晚了，你先送我回家吧。我们明天还有时间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可以陪你看看 A 市的名胜古迹。”

“我尽量抽时间。”

车已进入吴爱真的小区。守在门口值勤的保安在抄牌递停车票时，从车窗用异样的眼神瞟了一眼吴爱真，但态度却是必恭毕敬的。吴爱真认识这位保安。记得有一次她打车回来晚了，也是这位保安坚决不让出租车进入，尽管吴爱真出示了身份证，说车上买了很多东西，希望出租车送到住房门口。但这位保安却是“铁面无私”，不循一点私情。她只好自己拎着大包小包从小区门口一直步行回到了住处……

她早听说这儿的保安是以“车”取人的，对开着名车出入的人总是礼遇有加。这次保安能不问一声就让车通行，一定也是看在了迈巴赫62的面子上。想起这些，吴爱真从摇下的车窗回望了保安一眼，看着保安那份势利谦卑，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轻飘飘的虚荣，但她马上惊觉到了，在心中不禁嘲笑自己与那保安几乎是一个层次。

小区静悄悄的，能听到车轮摩擦地面的沙沙声，一幢幢高楼庄严地肃穆挺立，只偶尔从几间窗口闪出零星亮光，似乎整个小区已进入酣睡之中了。

进入小区后，山口铭川的车开得很慢，在过减速的缓冲带时，车几乎停了下来。吴爱真的心中忽然划过一丝异样的感觉，觉有一种特殊的成熟男人的魅力突然从山口铭川的身上散发出来，那里面有关爱，有呵护，有温柔，有诱惑，有雄性的力量和冷静的情感稳稳地传递到她这里。山口铭川静默着，刚毅的脸在忽明忽暗的车光中，显得非常温情而俊朗，他的眼紧紧盯着前方。忽然，在几颗树间，他将车停了下来。吴爱真茫然望向他，这还不是她家门口。山口铭川突然转过身来，盯着她，然后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并迅速将嘴唇紧紧贴上她的唇，深深吻了一口后，又缓缓在她的唇、下巴、颈轻吻。他闭着眼，他的脸、唇都滚烫，他陶醉在这种情感的氛围，他柔柔地，轻轻地，紧紧地咬着她的唇，把舌尖轻轻顶到她的齿间。他吻时一点一点用力，吻的缠绵悱恻……他的右手拥住她的腰背，左手抓着她的肩，他没有抚摸她，但他抓她肩的手愈来愈紧……看出他在极力控制自己，直到吴爱真的身躯在他怀中扭动了一下，他马上警觉地放开她，用手轻轻

按了按，像摆放一件物品一样将她按回原位。他的双手又放回了方向盘上，脸有点红，像喝醉了酒。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像刚才一吻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他转头看了一眼仍坐在座位上发呆的吴爱真，眼光亮的出奇但有些恨恨的，好像有一种报复后的快感。但很快，他就低下了头，闭上眼，双手在方向盘上轻轻摩娑着，似在忏悔或在反思。当他又睁开眼时，他轻轻地说：“对不起，刚才我无法控制自己。”“哦！没有什么。”吴爱真听到自己说，她还试图想对山口铭川笑一下，但未成功。她低下头看着绞在一起的手指，能听到自己的心咚咚跳着。她不是故作矜持，她确实被吓了一跳。当山口铭川将车停下来时，她还有些茫然，并不知要发生什么。但当他把火热的唇压在她唇上时，她猛然清醒过来，但已经迟了。山口铭川像一把铁钳一样箍住了她的身体，他的吻带着男性特有的气息，像一座山一样倾斜着压了下来。她感觉自己已无力抵抗，瞬间就被融化在他那忽然爆发的激情里。他是个控制力极强的男人，他的吻都似乎是将无边的力量贮集在体内，而后一丁点一丁点释放了出来，一下比一下用力，让吴爱真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她轻轻靠在车座上，觉大脑一片混沌，也像喝了酒，昏昏沉沉的。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与山口铭川告别的。当她一个人走上楼梯时，楼道窗口的夜风吹进来，她仍觉自己恍若做梦……

山口铭川回到宾馆。当他躺在床上时，脑海中不停浮现出他与她接吻的那一幕，回忆着她在她怀里柔软的扭动，回忆着他吻她时，她口唇的接纳与暗示，内心不时生起一点点窃喜，像自己在偷取一个女

人的一颗芳心。而这个女人却丝毫没有防备，或者是摆了一出空城计，当他走进门后忽然恐惧起来，难道这么轻易就进来了吗？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他一夜辗转反侧，他想了很多。有一会儿，他竟很想打个电话给她，但太晚了，她睡了吗？也许她睡得很香甜，根本未把这件事当成一回事，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男人冲动后的一种幼稚的做法。她身边有过男人的，她不会把一次吻放在心上的。也许凭她修行的智慧她会轻易就将它搁置在一边的。

他想着她平时的每个点滴和动作，他设想着在车上他本可以继续下去的，他可以抚摸她，他可以提出让她陪他来宾馆过夜或者他去她那儿。这时，他想到了那张圆形的床和粉红色的蚊帐，想象她躺在里边的样子，想象他们俩躺在一起……但他当时忽然停止了，吴爱真的扭动让他忽然惊觉了，而伴随那种警觉而来的竟是一种失落和恐惧。他究竟怕什么呢？他双眼盯着天花板，大脑一片杂乱……也许他怕失去，他怕得到容易也容易轻轻撒手。他怕因果，他想起他曾经对所有女人的那种歧视，会回报到他自己身上。他怕吴爱真看穿他，他不敢往下深入。他怕吴爱真像其他女人一样，有了关系后就会失去原有的风采，变得前后判若两人。他怕她会令他失望，他不想轻视这个女人，怕她的所作所为让他生起以前对所有女人的那种轻视和绝望，他宁愿与她保持现在这种状态。他需要一个红颜朋友，即使她是一个睿智的中国女人。他看不透她，他猜不出她在爱情中会给予他什么，表现成什么，他不敢想象。但他面对她时，仍然未把内心的情感控制好！他

还是迈出了第一步。他已经吻了她，而她没有拒绝。从西藏第一次遇见她，到今天晚上的相拥，她是一点一点走进他心里的。而他并没有任何防备，当他觉察到时，星星之火已经可以燎原了。那种情感已经汇集起来，一碰即燃，像火山瞬间喷发了出来，让他防不胜防，让他找不到原因和目的。他到现在也想不出自己是何时爱上她的，何时如此在乎她。她究竟是怎样走入他心里的？她用什么样的魅力俘虏了他？他又爱她什么？他从未想过她会诱惑他！她身上无任何女人的媚态，她不是那种一见就可以撩人情欲的女人，她从不抛媚眼，也不卖弄风情，她自然踏实沉静，有时会有一点灵气和睿智闪现出来，她是适合作红颜知己的。但是，自认为很少被女人诱惑的他，一向在女人面前表现冷酷的自己却忽然如此冲动……

吴爱真回到家后，照常给手机充电时，才发现有郑美琴的一个信息，是九点多钟的。那时她正与慧子在机场告别，装手机的包放在山口铭川的车上，她听不到。已经是快十二点了，不知道她休息了没有。不过，吴爱真心里权衡了一下，还是回了她一个信息。郑美琴的短信中让她把她电子邮箱的地址发给她。

“对不起，刚看到你的短信。我现在还是电脑盲，没有电子邮箱。”郑美琴马上就回了短信，看来她是个夜猫子，还未休息。

“为了网迷们，你应该尽快学会电脑。”

“是。郑总说得对。”吴爱真学任情非当年的口气。郑美琴马上又打通了她的电话说，很感谢她寄来的书和碟，她这几天一直在看，一直在听。米朗的事已经结束了，她不会再找他麻烦。

“那碟是任情非唱的吗？”她显然听出了任情非的声音，在电话中问。

“是！”

“他唱得挺有感染力的。代我向他问好！希望他过得快乐！”显然郑美琴以为她与任情非在一起，她也未作解释。郑美琴就挂了电话。她把自己住的地址给了她，郑美琴说已写了一封信要寄过来。

吴爱真躺在床上时，子时已过，闭上眼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山口铭川，任情非，郑美琴，丁一鸣，米朗，慧子，所有这些天发生的事一件一件又浮现出来……她心里默默想着自己面对每个人、每件事时的起心动念，觉受，是否如师父教导的一样能冷静地旁观，旁观别人也旁观自己。但她觉得还不行，有时还是被境牵着走。但她觉自己唯一的进步是能很快提起觉照，而且过去、现在的许多事对自己造成的影响也已能很快消散，不会挂在心头，对未来也不再有多虑，她能更多时间专注在当下所做的事情上，并由此得到宁静和快乐。

对山口铭川的吻，在她接了郑美琴的电话后，已全然冷静了下来。当她进浴室站在喷头底下，让急射的水流从头冲洗下来，在那一刻，她想起山口铭川吻她的那种感觉，她觉得曾经的男朋友和小沙弥都没有那样吻过她，他的吻似乎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慢慢从口唇渗入，一点一点将她心中的情欲点燃。她有一刻是冲动的，她忽然想到了病中的一幕。她的胳膊想拿起来抱他的脖子，就像抱那条龙一样。但她的身子扭动挣扎了一下，山口铭川就立即把她推开了。像是在挑逗她，当她有一点春情萌动时，他忽然却抽身而退。现在慢慢回忆起来，她

曾有过一丝被戏弄的恼怒，或一丝兴致未尽的无辜和委屈，但她很快平静了，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全身心爱自己的女人。她现在已对自己的情感看得很淡，山口铭川也许只是想表现一下他的喜爱，像国外见面时的拥抱。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无法控制的异性冲劲，也许是他喝了酒的关系。吻了她对他也许并不代表什么，但他与慧子曾在她生死关头给予的帮助却使她铭记在心。而且这么久的相交使她已把他们父女俩作为了朋友。也许她并不了解他这个家族究竟是个怎样的黑道组织，但这并不影响她信任他们，并不影响她存感恩之心，他出于喜欢也好，酒后的冲动也罢，都并不很重要，她不愿再去猜他吻她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重要的是她自己，她是否愿意接纳他。相信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与她一样存有真诚和善意，她认为她的答案是肯定的。虽然第一次见面，也许直到现在，她都认为山口铭川的内心有非常冷酷的一面，但人是会变的，他不也答应慧子见她母亲了吗？也许那是黑道生涯必须具备的素质。她虽然一心崇尚真、善、美的东西，但她并不很排斥、反感冷酷的人，冷酷的人也有一种沉静和力量，只是那种沉静和力量容易演变成残忍和毁灭。想到这，她的心忽然紧了一下，也许她还并未真正了解山口铭川，并未真正接触到社会阴暗的一面。她能想到的不过都是一种来自电影、电视、小说中的揣度。她想起了山口铭川在西藏说起抓住杀慧佐的仇人时，要用头来祭朋友时阴冷的神态，她觉得自己是否太天真了。但她很快又全部否定了他不好的一面。他曾有恩于她，这就足够了，这就足够她与他相处下去了。即使他帮助她有什么目的也无所谓。人还未报答人家的帮助就开始怀疑他的用

心也不能算是君子所为。何况自己一无所有，也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美人，与她相交，他能有什么贪图或非份之想呢！她的心很安，她不再想什么了，很快进入了梦乡……

（十五）盛装会客

山口铭川几乎一夜未眠，一直到早上五点多钟时才朦朦胧胧地睡了一会儿。但他做了一个奇异的梦，他梦到一条金光灿灿的龙，口里啣着一朵巨大的白莲花进入他的房间。顷刻，满室生香。那龙把花吐到他的面前，一声长吟，腾空而出，身上佩戴的铃发出无比清脆的和鸣，他忽然从梦中惊醒，半天才反应过来，是床头的电话在响，服务员问他是否吃早餐。

洗漱完毕，吃过早餐，已经是早上八点多了。吴爱真打电话问他是否一起去喝早茶，他说已经吃过饭了。吴爱真又问他行程安排，他说下午有朋友来要接待，但上午没有什么事，希望吴爱真能陪他去商场买东西。吴爱真说她马上打车过来，他路不熟就不要过来接她了，他也没有客气。

一个多小时后，吴爱真进了他宾馆的房间。山口铭川正斜躺在床上看电视新闻，吴爱真今天穿了一身黄绿色的粗麻布衣服。上衣是一件圆领汗衫，一只是半袖，一只没有袖，衣襟下摆是倾斜的，上面有一朵手绘的花，裤子与上衣一样颜色和质地。她头上梳了一个发髻，背了一个几乎一样颜色的布袋子，很简单，两片布一条拉链，布包上也画了一朵花。山口铭川猛看到她的装束，有点怪怪的，好像介于一

位道姑与尼姑之间，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像平时一样认真地打量了一下她。吴爱真没有觉自己的一切有什么特别，很坦然地坐在了一把椅子上，她的脸很平和，眼神也是亮晶晶的，看上去晚上睡得不错。

“路上塞车，所以走了这么久。”她解释了一下。“这儿晚上还住的好吧？”她盯着山口铭川明显有些睡眠不足的眼。

“还可以，很安静。”山口铭川坐在床边躲避着她的眼神。

“不过我今早梦到一个很奇怪的梦，”山口铭川向她讲述了梦中情景。“那个梦有点太清晰了，至今还让我历历在目。”

“哦！佛教中人常用莲花来比喻出污泥而不染之心，而且莲花也代表圣洁之物。有龙送你莲花，一定是个好事吧，况且那么大的莲花，定非凡尘之物，总的来讲，是个好梦。”吴爱真若有所思地给他解梦。但却想起了她昨夜也梦到了有满园的莲花开了，异香扑鼻，每朵都有脸盆一样大。但她未对山口铭川讲。

“下午有几位朋友来A市，我想邀请你晚上一块吃饭，可以吗？”

“可以。”吴爱真轻松地答道。

“不过，我有一个冒昧的请求，希望你不要见怪，就是晚上出席饭局时你的衣着能否隆重一点，不要穿得太随意。”

“哦！你的朋友难道是日本首相吗？即使是首相也要入乡随俗，总不能让我穿日本和服吧？”吴爱真开玩笑地说。“怎样就算隆重？你倒说说看。”

“你有什么牌子的衣服？”

“名牌吗？什么也没有。你知道的，我这么多年浪迹江湖，有时

披一块布就了事了，怎会买什么名牌。”

“那上午我陪你选几套衣服吧。”

“不用吧！如果真的这么隆重，我还是不参加你的聚会好，我真的不善于应酬人的。”

“你刚才已答应了我的邀请，怎能反悔！”

吴爱真不再说什么。他们去了A市最高级的商场，这个商场吴爱真从来不踏足的。

山口铭川对所有的名牌衣服的色彩、布料质量以及适合哪一类人在什么场合穿都刻意详细地讲给她听。并帮她挑了几套不同牌子的衣服，还配了鞋和手袋。在买衣服的过程中，她一直有些被动地跟着山口铭川，随手中衣袋的增加，心中逐渐有一丝不安和压力。她还并不是很乐意接受他为她这么破费，而且一想起穿上这些衣服，拿上这样的手袋，穿这样高的高跟鞋去某一个场合应酬，还没去就累。不过，想到山口铭川说的“晚宴”，也许对他很重要，自己现在也确实没有能力为这个“晚宴”包装自己。既然山口铭川并非为了取悦于她，也不是为了照顾她的私欲而花钱，她心里便坦然了很多……两个小时下来，她与山口铭川手里都已是小袋小袋塞满了。当山口铭川终于认为可以的时候，她大约估计了一下，已有二十多万元人民币，几乎是她两年的年薪。山口铭川很爽快地全部替她买了单。

因为要换衣服，他们开车回到了吴爱真家里。进入小区后，山口铭川建议就在经过的一家韩国餐厅吃饭，吴爱真同意了。

吴爱真看着山口铭川把两碟烤牛舌和一大碗石锅饭风卷残云一

般吞进了肚里，这人胃口真好。不过，也许是受他影响或是一上午逛街真得饿了，她也比平时多吃了很多。

吃完午饭爬上五楼时，吴爱真最大的愿望是能躺在那张舒适的床上，但她看看山口铭川，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山口铭川似乎还精力充沛，在吴爱真进卧室换完便服出来时，他已经反客为主，煮水冲起茶来。

茶桌一边靠近墙，只其余三面可以坐几个人，吴爱真平时冲茶都是坐在背靠墙的位置。但山口铭川并未坐在那儿，而是用宽大的身躯挡住了进入那个座位的路，吴爱真不好意思硬挤过去，只好坐在他身边。

山口铭川微笑着看她喝了杯中的茶，说：“你做心理医生几年了？”

“快六年了吧！”

“辛苦吗？”

“喜欢这个职业就不觉得辛苦。”

“我想起一则关于心理医生的笑话。”

“说来听听。”

“一位著名的心理医生的诊所有一天接待了一位患忧郁症的病人。心理医生用尽了所有治疗此类病人的经验和方法去开导他，但并未改变什么。望着病人痛苦的眼神和愁眉不展的面容，最后心理医生让他去看一位国内很有名的喜剧演员 XXX 的表演，说对他的病情一定会有一点帮助。那位病人听后低下了头，良久抬起头，用热泪盈眶的

眼睛望着医生说：“医生，很不幸，我就是那位喜剧演员。”

“这个笑话我听过。”吴爱真微笑着说。

“你这句话远远比我那个笑话可笑！”山口铭川边冲茶边一本正经地说。

吴爱真扑哧一下笑了。

“日本有一位女心理医生的案例，是因为失恋自杀的。评论说她治好了很多因失恋而致病的患者，却未能调理好自己。”

“你没听说有医不自治吗？”吴爱真调笑地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位对情感非常执着，因失恋而受刺激的患者，你会怎么治？聊聊你的治病方法。”

给你举个例子吧。曾经有一位男患者，二十六岁，由他妈妈领着来我诊所。她妈妈说，她儿子谈了两次恋爱都因一些原因分手了，儿子因此就有些不正常，主要表现是在夜晚常忽然从梦中惊醒，穿戴整齐，而后背起行囊，说是要去远方找他那个千年等一回的情人。而且谁也劝不住，言之凿凿，说他与她一千年前说好今生相见。他已无法再静静地等待她来，要去找她，也许她已在旅途中了，他们一定会碰面的……当时，我看着坐在我面前的男孩子，因为长时间睡眠不好与情感的折磨，显得脸色苍白，头发乱糟糟的，两眼大而无神，执着地盯着我。在他妈妈介绍病情时，他充耳不闻，似乎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他沉浸在自己执着的念头里，他觉得自己是在神圣地履行一个千年的誓约。他定定地盯着我，我觉得他是希望有一个人能理解他，他也许觉得我能。

我没有回避他的眼光，坦然地说：“我相信你有一个千年的约会。”

他听了，眼神马上开始变得灵活，热泪夺眶而出，哽咽起来。等他平静下来后，我又说：“但是，你知道现在的社会，诱惑很多，能够守住‘海枯石烂不变心’这种誓言的人很少。纵使你们有千年之约，这一世来到这个世界，又能同时生为一男一女，再续前缘，但你就保证你们能白头偕老吗？你能保证她的心不会有一点染着，不会被名、利诱惑，你们不会因遇到逆境而分手吗？在现实中，并未有你心目中想象的那种纯净的爱情。”

“你乱说！你乱说！她不会！她不会被诱惑的！她一直在等着我，她一直在守着那份情！”

那男孩有些愤怒，冷漠而坚定地说。

“哦！也许她不会，但你已谈过两次恋爱，那你算不算已变心了呢？！”

“我，我！”男孩有点急了，额头有汗渗出来，烦躁地在椅子上扭了几下身子。

“你既会，为何她不会！”我忽大声地说。

男孩闻声怔了一下，似乎被我的威严与肯定吓了一跳，忽然哭着喊：

“她嫁了别人了吗？我就知道她嫁了别人了，否则我怎会找不到，枉费我的一片相思……他大哭而去。

听说从此以后，他不在半夜去找她了。他对他妈妈说：“我知道她已经嫁人了，她肯定已嫁人了。既然她无情，我也就无义了。”他

只在家中听音乐、看书，他妈妈又请了一些中医治疗，四个月后，这孩子一切正常去上班了。

有一天他妈妈风风火火又来找我，说儿子又谈恋爱了，妈妈心惊胆颤，问我儿子的病会不会再复发。我无言以对，只好好言安慰老人一番，我觉得儿子也许不会病，妈妈倒快病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吴爱真说到这，觉自己的眼睛湿润了，她的眼前浮现出了那个男孩那专注、执着、无望的眼神，还有那位母亲那颗拳拳的爱子之心，她的心微微颤了颤。她沉默了一会儿，有一滴泪竟顺着脸颊滑落：“如果情浅缘薄，活在一个千年等一回的梦里，也未尝不算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我又何必惊醒他呢？！”她忽然幽幽地说。

山口铭川转过身，将凳子挪了挪，把她搂在了怀里，轻轻吻着她的额头，眼睛，吸吮着她的泪花，在她耳边轻轻呢喃：“佛法是无时空观的，过去、现在、未来俱在一时显现，天涯就是咫尺，千年就是此时，你的病人不懂，但我懂！你千年等一回的情人就在身边，你又为何如此伤感……”

吴爱真靠在他宽阔的左臂上，脸贴着他的胸口，听到他的心有力地跳动着，一片幽香随着他柔情脉脉的亲吻和温暖的怀抱，正逐渐弥散开来，她如沐温暖的阳光，心热热的，暖暖的，甜甜的，也许她的心曾经渴望过。他边吻她边用一只手轻轻抚摸她的脸和身体，她似乎真的沉醉在一个千年才来临的情感梦幻里，她觉自己和他都沉醉了，他们正用无声的语言诉尽相思……

忽然，她从梦幻中猛然惊醒，山口铭川的呼吸有点轻微的急促，他正试图将她抱起来走向卧室，她推开了他，离开了他的怀抱……

山口铭川的眼神有些迷离，不再看她。吴爱真站起来整了整被他揉皱的衣衫，坐在了那个她平时冲茶的位置。她感觉自己脸颊微微发烫，一时两个人都沉默了。

屋里静得出奇，只听到墙角鱼缸里两条金鱼在“噗噗”吐着水泡，也许它们在窃窃私语……

半晌，吴爱真首先打破沉默说：“我也给你讲个笑话。”

山口铭川也已恢复了平静，他抬眼望着她，贮满幽幽爱意的眼神中有一丝莫名的咬牙切齿的恨和困惑……

吴爱真不管他在想什么，拿了一点鱼饵放进鱼缸，缓缓说：

有一次鱼缸里一红一黑两条鱼在对话，红鱼说：“我开始相信有上帝了。”黑鱼说：“何以见得？”红鱼一副不屑的神态，骄傲地说：“这不明摆着吗？我们每天的脏水准时被换掉，如果不是上帝干的又是谁干的？”

山口铭川微微笑了笑，用双手搓了搓仍有些燥热的脸，用柔情的眼神望着吴爱真说：“我一直虔诚地相信上帝，但总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逃得无影无踪，我都快失望了。这样长期下去，我会改变信仰的。”

“如果仅以一点小事就改变信仰，那你还不够虔诚。你要知道，上帝不仅有爱心，还有洞明一切的智慧。是智慧与爱心的结合，你应该对上帝多一点了解，理解加虔诚，上帝才会时时与你同在。”

吴爱真说完，用清澈的眼神看了看山口铭川，说：“我逛商场有点累，你能陪我打会儿坐吗？去书房。”不等山口铭川说话，她已经站了起来，把手伸给了他，他笑着抓着她的手，“是修禅定吗？”“你也知禅定？”“我在日本有几位朋友是出家人。”吴爱真像领着一个小孩一样，边说话边拉着他进入书房。

吴爱真从书房的阳台上又拿回一个蒲团，把红色躺椅往窗边移了移，将供桌下的蒲团也拿出来，两个蒲团摆好位置，然后与山口铭川面对面坐了下来。山口铭川坐的很好，腰自然挺直，垂肩，将两手手心向上分别放在两膝盖上，含胸、拔背、虚领顶颈，除了两腿盘起来有些僵硬外，似乎对打坐一点也不陌生。吴爱真说：“开始打坐其实最重要的是放松，身体姿态倒是其次，但要双腿盘起来，散盘、单盘、双盘均可。僵硬一点没关系，慢慢就会好。”

“再松一点。”她手探过来拍拍他的肩。“脖子要放松，还有要用舌舔住上腭”。她张开口示范了一下舌的位置。“心要静下来，旁观自己的念头来来去去，像水流一样从身边流过，或者观想自己不是坐在这个房间里，而是坐在空廓的宇宙之中。”

吴爱真看他放松坐好后，她想，凭山口铭川的沉静，也许很快就能进入定态的。她也开始闭上眼打坐。

山口铭川闭着眼，开始了第一次打坐。他试着让自己静下来，慢慢地，慢慢地，念头愈来愈少，呼吸愈来愈轻。他感觉随着沉静，自己的心愈来愈冷，忽然，他感觉自己置身于一片黑暗中，准确地说，像是一种充满黑暗之光的虚空中，那种光是死寂的，令人窒息的。他

感到时光风驰电掣一样从身边呼啸而过，冲向一个巨大的黑洞，他忽然被卷入，他被时速的风带入，他身不由己，他的心在黑暗中拼命抗拒，他看到，所有的一切在那个黑洞中被分解，那不是生命的回归，是毁灭！是死亡！他终于绝望地呼喊：“啊！不要！”

他猛地从禅定中睁开了眼，吴爱真在对面正关切地注视着他。“我刚才看到了一个黑洞和黑暗的时空。”他心有余悸地说。

“哦，那是心魔。我教你一个咒语，你坐的时候在心中默念‘嗡！啊！吽！’三个字，就不会恐惧了。我这还有藏传佛教一位法师的唱诵，你边听边坐吧。”吴爱真边说边去书桌里拿出一个 MP4，放在山口铭川与她之间的空地上。里面一位粗犷的男声反复唱着“嗡！啊！吽”三个字。吴爱真示意他再坐一会儿，并且自己也坐在座位上又闭上了眼。

他甩甩头，把刚才的境界忘掉，重新开始静下来，渐渐地，他觉得自己随着那咒语的声音进入了忘我的状态。他置身于无边无际空廓的光明中，明亮的光中有无数振动着的嗡、啊、吽，像无数跳动的音符，它们从光中化生，又回归于光中，他的耳中传来了梵呗和交响乐，在那种光和音中，他融化消失了，进入了一种狂喜和极乐……

不知过了多久，他睁开了眼，面前的蒲团是空的，吴爱真已不在蒲团上了。他一个人坐在书房中。他先慢慢伸开发麻的双腿，大脑感觉神清气爽，而全身像充满了气，他握了握拳头，手指都有些胀乎乎的。他环顾四周，慢慢从刚才打坐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腿麻站不起来，只好仍坐在蒲团上，脑海中反复想着刚才打坐的前后两种境界，有一

些好奇与疑惑。这时，他抬头又看见了那两个字：“禅意”，太阳光照在禅字的下端，他定定地看着，忽觉那个“禅”似在光中向他微笑一般，他的心中忽生起一种莫名的恐惧。MP4早已关掉了，房间静静的，只有放在书桌上的一只钟表发出滴答滴答的时针转动声，他忽然觉这个房间怪怪的，有些惶恐起来。这时，吴爱真走了进来，她已经换好了他们一同买的一件裙子。“你起了坐吗？”她把脚下的蒲团仍放入供桌下边说：“你坐得很好！这次没有再看到黑洞吧。”“没有，但看到了光和跳动的音符，还听到了音乐！”“很好！你是在红尘中修的定力，一上坐就能进入定态，而且能因定生出光和图像，并不比专门坐在蒲团上修禅定的人差。”“不过，为什么前后境界反差那么大呢？”

“善恶本在一念间，心里充满爱、阳光的人，定境中美丽的、快乐的境界会多，如果反之，平时较冷酷，阴冷的人，则恐怖、可憎的境界多一点。有的境界是累世心里留下的痕迹显现出来的幻像，有的是心感应而来的三界不同维层的情景。不管是心感应而来，还是像梦境一样杂乱无章的图像，都不过是法界的幻化。对一般修行人，如果在禅定中，还不能做到对此世界物我两忘，而且出定后对境中人、事还存迷惑，不能自解因缘，就不要理睬，只把它们当作是海市蜃楼一般，只旁观它们，一切都会慢慢变去。在定中，善恶美丑都不要去分别。如果在修定时常生恐怖，打坐时最好不要闭眼，可垂帘或持咒语都有帮助。你的生活经历可能阴暗面多一些，故才有你前面的境界。有时心里太阴暗，在禅定中忽见喜悦，善的境界也会生出恐怖的。不过，像你这样第一次打坐就能有如此境界的人较少，希望你一定坚持打

坐，对你身、心的调节都会有很大帮助。佛教的书籍我再挑一些给你带着看，好吗？”吴爱真已站在了书柜前问。

“好！”山口铭川已站了起来，正在用手整理衣裤。吴爱真从书柜中挑了大概有十几本书放在一个塑料袋里。

“你看这幅字会有特别的感应吗？”

“哦！如见师父其人。”吴爱真答，她在思索是否再拿几本书，并未理会山口铭川问话的意思。似乎山口铭川心中所有的疑问她都已了然于胸，而且不觉得有任何奇怪之处。或许她每天都生活在这种特殊的境界之中吧，山口铭川想。吴爱真正对着书柜仍在查找适合山口铭川看的书，神态专注平和，回答他问话的语气也很平淡。

她终于找好了所有的书，将它们装在一起。然后才抬起头，看到山口铭川正在看她，嫣然一笑。她看上去已经重新梳妆过了，高高的发髻梳的非常光滑，脸上略施脂粉，那件白色的长裙质地有些厚重，但却光滑而柔软，贴着她的身体垂到脚腕。她的身材稍有些胖，显得很丰满。两臂皮肤光洁白嫩，垂放在书袋上。山口铭川说：“裙子还可以。”吴爱真低首，用手指轻轻拉了拉领口，说：“这领口是否开得太低了。”“不会，正好。不过这花是什么花？”山口铭川边说边用手去摸她的腰，裙子的下摆有一些郁金香图案，有几朵倾斜着一直上升到左侧腰际。

吴爱真推开他的手，笑着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但山口铭川还是一把将她揽过来，吻了吻她的额头。

“已经四点钟了，我们是否先去饭店等他们。”

“哦，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

他们俩去“凯乐大酒店”刚坐下，铭川的朋友就到了。由昨天铭川那位膀大腰圆的司机带着，是三男两女。里面只有一位日语翻译是中国人，其余都是日本人。日本女人非常有礼貌地冲吴爱真与山口铭川鞠躬行礼，吴爱真也照模照样一本正经地回礼。她努力使自己表现得气定神闲，她想即使不为山口铭川的面子，也不能给中国女人丢脸。坐定后，山口铭川就介绍吴爱真与这几位朋友认识，除了真由美这个名字由慧子提过外，其他名字吴爱真听完就忘掉了。真由美年龄与她相仿，梳着齐耳短发，瓜子脸，脸颊稍有点偏瘦，眼睛细长，小小的嘴，尖巧的鼻子，一笑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而且眼睛弯成月牙，下巴左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酒窝，吴爱真马上对她产生了好感。她似乎也特别注意坐在山口铭川身边的中国女人，不停地偷眼看她。如果偶然与吴爱真眼光对视，马上含羞地笑笑。她不多说话，只静静地一小勺一小勺文雅地喝面前的一小碗鱼翅汤。另一个女人年龄大一点，有些略胖，但皮肤白净，烫着微卷的短发像刚在理发店修饰过一样纹丝不乱，短发下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嘴巴与鼻子长得也恰到好处，像一只养尊处优的猫。她一身的珠光宝气，衣服质地面料属何品牌吴爱真仍是一塌糊涂。她边喝汤边在听山口铭川与一位男宾的谈话，只偶然礼节性地望一眼吴爱真，算打招呼。气质有些威严和尊贵。

因听不懂日语，吴爱真打量完女宾，又开始把目光落在了男宾身上。那位份量重个子高的是铭川的司机，他旁边坐的是中国翻译，典型的南方人，个子有点矮，颧骨有些高，脸宽。他正与司机悄悄交流

着什么。在翻译旁边坐着的这个人引起了吴爱真的注意，他外形很酷，而且给人的印象一看就是那种非常聪明，极会察言观色，而且办事干练的人，约不到四十岁。看到吴爱真看他，冲她似笑非笑地点点头，含笑的眼神在灯光下猛看似脉脉含情，但吴爱真发现他的眼睛似在笑，而脸与嘴却丝毫未动。

吴爱真不禁仔细打量了一番，见他的眼白中渗出几根红色的血丝，似乎休息不足疲劳所致。他正极力身体前倾，非常注意听山口铭川与另一人谈话，不时随他们的交谈附和着笑一下。眼白上的血丝使他的眼珠在灯光下看上去有些外突，但吴爱真却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忽然，她发现让她不安的原因了，原来这个人脉脉含情的眼神底下却透出一股杀机，像一只猛看上去非常温顺的豹猫，外表像猫，内心却藏着豹子的狡猾和残忍。现在，他正“脉脉含情”地盯着山口铭川笑，而铭川浑然不觉。他旁边与铭川交谈的这个人约四十五岁左右，长脸，头发硬硬的，但很有规则地梳向脑后，上面夹杂着一些白发，他的眼是单眼皮，有点小，但却精光四射，即使在笑的时候，眼中的精光都锐气逼人，丝毫不掩饰半分。他的皮肤不是很好，脸上有些细密的小坑，胡子刮得青青的，看气质吴爱真觉得像一位政客。所有的人都打量完了，她听不懂他们相互的谈话，感觉有点孤单，她边吃菜边暗暗环视桌上每个人，觉他们并不太注意她，是不是山口铭川以此为借口而给她买衣服的。座中除了那位胖妇人的穿着稍“隆重”以外，其他人都穿得较随意，是不是名牌她不知道，但绝不是盛装出席。管它呢，她想，既来了，不管山口铭川说的是真是假，她还是为他演好这出戏

吧。她矜持地坐着，努力让自己的气质神态都表演得像只高傲的天鹅，而不是丑小鸭……

应酬终于结束了，除了真由美分别时极友好地拉了拉她的手外，其他人均是点头、微笑，语言的障碍使吴爱真更希望这出戏快点唱完。这些人坐的两辆车终于消失在了车海中，吴爱真马上觉得自己像泄了气的皮球，三步并作两步就走到了山口铭川的车门口，山口铭川似乎心思重重，坐进车里，仍在独自沉思。等车开了一会儿，才转头看了看吴爱真，见她靠在靠背上，一副懒懒的样子。“累了吗？你今天表现很出色，横一郎都夸奖你了。”

“是那个白头发的人吗？”

“哦！你还打量的挺仔细，是的。”

“他是个政客吗？”

山口铭川惊讶地看了看吴爱真，“你真行，这也能看出来，政界一位红人，一只老狐狸。”山口铭川冷冷地说。

“他旁边那个人是谁？”

“你是说原野太郎吗？”

“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反正除了司机和翻译就剩他了。”

“是我的手下，曾与慧佐一起做我的副手。”

“你的手下？”吴爱真喃喃地重复了一句。“这个人眼中有杀气，是个很恐怖的人，你要提防。”说这话时，她想起当初让任情非提防米朗的事。

山口铭川笑了，拉过吴爱真的手亲了亲，说：“不要担心，他们

还翻不出我的手心，你不是曾经叫我‘魔王’吗？魔王还会怕杀气？听慧子说，佛教中魔王有十地菩萨的量级。”

“那是欲界天的教主，人世间的魔王代表人性中阴暗的一面，是恶势力的代表。”

“看来，我在你心中是人间的魔王了！不过，我有那么坏吗？”他转头故意色迷迷地盯着吴爱真。

“还未原形毕露吧。”吴爱真闭上眼，装未看到他的样子……

“你真厉害！不过，我把你看成人间善的代表，佛法中说，心中有什么，眼中才有什麼，你心中没有恶，怎会看到我的恶呢？”

“我未说我心中没有恶，但我努力向这世界呈现了我善的一面，而你，正好相反。”

“哦！是这样吗？我倒想看看这人世界恶的和善的谁更胜一筹。”

“邪不压正。”吴爱真坚定地说。山口铭川笑了，“就凭你这认真的样子，你就输了。你着相了。”

“你的佛法现在学的不错嘛，口头禅一套一套的。”

“过奖。我在日本有几位出家朋友，不过以前只是去他们那散心喝茶，口头禅还是懂一点，这次从西藏回澳门后，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凭我的资质，领悟这些道理我认为并不难。”

“哇！刚才还谦虚，马上就狂了。”吴爱真说话时心里却在想着慧子的案子处理得怎样了。但她不敢问，怕问出一个血淋淋的真相来，晚上就别想睡了。她不着相，但她想象力太丰富。

“那两位女人是谁？”

“真由美的父亲是横一郎的顶头上司，她现在在慧子的大学任教。另一位美智子是横一郎的太太。”

“听慧子说，真由美非常喜欢你。”

“慧子这么说的吗？喜欢我的女人太多了。”

“真由美给我印象很好。”

“一个自私自恋的小女人而已。”

“他们住哪了，与你一个宾馆吗？”

“不是，他们另有住处。”

“他们明天走吗？”

“是！”

“你与他们一起走吗？回澳门还是回日本。”

“我还不走，你愿意让我尽快离开吗？”他问，面无表情。

“这些事又不是操纵在我手中。”

“我的去留现在由你作主。”山口铭川说。吴爱真保持沉默。

“如果你不走的话，我明天带你去罗浮山玩一下，那儿有很多道观，也有寺院，你在西藏不是说过想看看中国的道观吗？”

“明天上午需送他们走后，我们才有时间。”

“明天我就不去送他们了。”

“好吧，也太难为你了。不过，说实话，有你在场，我会很开心。即使在密谋坏事，好像也没有那么阴暗。”

“你们在密谋坏事吗？”

“怎么会，对我们是一件很好的事。”

“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事就不能算好事。”

“你明白什么是黑道和政界吗？”

“不明白。但黑道和政界做事也要合于人间的道吧？否则恶贯满盈时会自取灭亡的。”

“黑道也是阴阳两面的。怎么就不合于道了，道不是无处不在吗？”

“从法界讲是这样，我说的是在人类社会里，人遵循的‘道’要合于人类的道德规范，人间的道德标准，人是要惩恶扬善的。”

“善恶能分得那样清楚吗？”

“有一个大的标准，不是说个体的私情，比如无缘无故杀人就是恶。”

“怎会无缘无故杀人。”

“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或为了泄愤去随便将人杀掉，就是不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是恶的。”

“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人定的，又是由人来执行的。是人都会有私情，所以很多游戏规则并没有那样公正，表面善的，背后全是黑幕。在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时，站在那去评价是非善恶，是否有点太天真幼稚了。”

“不管背后有多少黑幕，人类表面上的规则还是要维护多数人的利益的。即使人不去遵守，但扬善的规则不会变。人如果多行不仁不义，还有因果报应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不是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因果体现在哪儿？”

“这是指大奸大恶之人，杀人如割草，在心中不留痕迹，若能一念向善，便能瞬间领悟空性之理，也指人人都具有佛性，但大奸大恶之人很少见，而且是人，都会做事留下一点痕迹的。人之初，性本善，上帝造人的样子就不是恶目獠牙，人心即使再坏，本性中还是渴望善的，渴望爱的。这种无法泯灭的渴望导致他终究会弃恶从善。这也就是佛法说每个人最终都可成佛。在人间，从恶的一面是不能成就的，即使有‘立地成佛’一说，但前提还是‘放下屠刀’，那这个‘放下’就说明人已幡然醒悟，了悟自己的罪孽。即使他仍能成佛，但他却不能不明白因果的道理，将来在人间化现，因果报应还是如影随形，只不过他如内心已圆满，那种果报在凡夫眼中是受报，而他因了悟实证空性之理，他‘心’实不受而已，但也要遵循人道，示现受报相。如曾经佛的一位堂弟因陷害佛而入地狱，阿难请求佛救拔他，佛说他不出来，在地狱享受三禅天的快乐。阿难不信，佛带他入地狱看他。他对阿难说：‘佛会堕入地狱吗？’阿难说：‘不会。’他说：‘我也不会。’但在众生眼中，他还是示现了堕入地狱的相。曾经西藏的一位活佛，因弘扬佛法与一位初地菩萨意见发生分歧，因这位初地菩萨虽修证不圆满，但影响力较大，他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弘法的使命，只好先用咒术把他杀死了。虽然他是文殊菩萨化身，临终时还是要一刹那进入地狱示现杀初地菩萨之报。佛陀也曾在人间示现受报的情景。像以上这些人的证量、功德、福报我们都无法估量，他们也要在六道示现受报的样子。所以，在人间，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成佛都不能逃掉。”

“那会怎样报呢？佛法也讲杀人偿命吗？”

“法律是如此，没有一个国家会让人随便杀人的。虽佛法的因果律涉及生生世世的恩怨，但每个人也要常扪心自问，愧对良心的事是否做得太多，如果已太多了自己就该清醒了，福报享完苦果就熟了。”

“你说得很恐怖。”

“中国有句俗语，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佛法《心经》中说，悟入空性后，因心无挂碍，所以无有恐怖。做人只要有这两点，一是不做亏心事，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别人，信守做人的道德规范；二是悟入佛法空性之理，这两点都可以使人远离恐怖之境。”

“你说的是有道理，但生活岂有那么容易，有很多事不是人能选择，想做就做，想不做就不做。”

“我是纸上谈兵。怎样选择做人，那是你的事，但道理不能不懂。懂了道理，即使因果来了，也能坦坦然然承受，不致太苦吧。”吴爱真有点悲怆地说。

“我有时看你悲天悯人的样子很可乐。在西藏病得都自顾不暇了，还不停地与慧子讲什么普度众生的大道理。你认为这样子能普度众生吗？谁会跟着你真正做。我手下有几千个弟兄，他们可是对我唯命是从，我说东边他们不会往西边走，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服我吗？因为我能带给他们想要的所有享受，美女、金钱等等。顺人的天性去度人，人才肯接受和服从。你一出口就是要清心寡欲，要吃斋，不要喝酒，不要玩女人，不要赌博，要淡泊名利，谁会听啊？即使知道你说得有道理又怎样。人是有欲望的，谁不想享受，享受之心与你说的渴求爱

一样强烈。谁会甘愿此生受苦，只为来世快乐而活。”

“佛法不是只求来世快乐的，它是让人这一世就获得快乐！如果成就，生生世世都快乐！”

“但人就活这么几十年，如果拿出一半时间用来修行，用来悟佛理，那几乎就没有什么享受的时间了。”

“可以在修行中享受快乐，你以为修行是只苦没乐吗？”

“我也未这样想。我只是说修道是与人天性相违的。”

“你那些顺应天性的娱乐只会令人堕落，最后坠入痛苦的深渊。恣情放纵，吃喝嫖赌又能维持多久呢？即使人的心愿意，身体也承受不起，也许快活几十年。况且做这些需要大量金钱做基础的，会导致有些人为了享乐铤而走险，做出危害别人、危害国家之事。而且因赌博输光自杀的也屡见不鲜。而佛法修行也许只是受十几年的苦，也许生活上清苦了一点，孤独了一点，但一旦领悟亲证佛理之后，心身的喜悦岂是人世间的快乐可比的？而且一个人成就所带来的功德、福报不仅净化宇宙场，净化社会风气，还可以回向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如甘雨普降，万物都共沾雨露。这种利己利人之事才是大丈夫所为，这样活才不枉做人一场，才不委屈了人有别于其它动物的聪明才智，也才是真正顺应了人的天性。人的思想和智慧就决定了人不能只为满足欲望而活，欲望的满足只是人的最低要求，一旦这个要求达到满足，人就开始需要精神层面的追求，在人世间也只有人可以为了精神层面的追求而不惜舍弃自己的种种欲望和生命。而得到‘爱’是人精神层面最根本的目的。不管他是怎样的追求和信仰，人得到‘大爱’之后

心才会安，才会对生命没有疑惑。才会狂心顿歇，心才会有回家的感觉。但这个世界一切无常，包括人的情感意识，也是刹那不断的变化。所以人要得到这个精神层面的最高目的，必须从内找，返回头，从自己心中寻找，从自己心中寻找‘爱’的路程就是佛法的修证。如果不能从内寻找到这种‘大慈大悲的爱’，人即使做多高的官，赚取花不完的金钱，他的心也不会有片刻的安宁，他的心也永不会满足。不仅是人，六道众生皆如是，。而人却是在六道中最容易具备这些‘寻找爱’的条件的。如果失去人身，不知又要在六道中轮回多久，才会再具足让自己生生世世心安的这个殊胜因缘。所以，听闻佛法而修证的人，是人中之智者，是人中具福报者。而且寻找‘爱’是让自己流浪的心回家，没有人会愿意让自己的心永远漂泊流浪，即使人间的魔王也不例外，终有一天，会放下屠刀的，魔王的心也要回家。”

“你也许说得对。只是这种‘爱’的渴求和对佛法的领悟之力还未达到让我‘放下屠刀’，欲望的满足对我还是第一位的。”

“只有你的心回家，你的欲望才会真正满足。否则从外求的满足，只会令你的欲望愈来愈大，只会膨胀你的欲望，即使修道人也不例外。”

“也许吧，谢谢你苦口婆心的教诲。希望你先把身体养得很健康再说其它。”吴爱真不说话了。

车已到了吴爱真的家门口。

“还请我上去坐坐吗？”山口铭川问，一本正经的。

“太晚了，回去休息吧。明天再联系！”

“好！晚安！”山口铭川亲了亲吴爱真的额头。一直等看到吴爱真五楼窗口的灯亮了，他才离开，开着车融入灯火辉煌的夜市中，望着车外川流不息在过夜生活的人们，望着这个与日本大阪一样繁华夜不成寐的都市，他置身其中时，第一次想抬头看看，也许在头顶的空中，冥冥之中真有一只眼睛在看着人们，那就是“因果”。

(十六) 罗浮山之游

第二天，山口铭川送走所有客人，已经快十点多了，马上来接吴爱真。

吴爱真下楼时，见山口铭川正站在离车不远的地方等她。他穿了一身黑色运动服，上衣是短袖，运动服很薄，紧紧地贴在他像运动健将一样的肌体上，显得英武而挺拔，浑身像贮集着使不完的力量。他戴了墨镜，在太阳底下泛着一抹白光。吴爱真仍是在西藏时穿的那身白运动服。看见她出来，他盯着她看了一眼，便走向车门。

车上，吴爱真才近距离看到山口铭川的身体肌肉有多么发达，从衣服中凸现出来，以前，他一直穿得较宽松休闲。

“你的肌肉是练出来的吗？看上去体质这么棒。”

“是，我练过拳击，剑术及柔道，都从小就练。而且我游泳、潜水、短跑、射击都非常棒。”

“哇！你真厉害！这样会成为女孩子的偶像的！”

“没有人真正爱过我！她们只希望我爱她们。”

“她们爱你的时候当然也希望你爱她们。”

吴爱真想起无数次她与小沙弥展开的“爱情”争论以及自己对爱

的失望和疑惑。但对山口铭川这么冷酷的人，她会坚持说这世界是有爱的，爱他的女孩子们都在受伤害，她眼前还浮现出了真由美的形象。

“也许吧，也许那些女人爱过我，可以了吧？！”山口铭川无奈地叹口气。

山口铭川今天的情绪似有些低落，路上聊的很多问题不愿与吴爱真争辩，只大部分时间听她说，并随顺她，否则就默默地开车，不发一言。

山口铭川的眉不是很浓密，但粗犷而且在尾部忽向上扬起，额很高大宽广，但眉心眉骨都有些向外鼓，再配上他那深邃的眼睛，总会让吴爱真想起禅定中的一个境界。她曾在在一间古刹的旧房子里打坐，忽然如坐在万丈深渊，房间四壁斑驳淋漓的墙变得波光涌动，在幽蓝的波光中，一只恶龙的巨大头像四面皆现，脸如古墓中刚出土的文物，布满青苔和锈斑，正睁着碗口大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她。当时，她端坐如旧，心动都未动一下，几分钟后，恶龙与潭水便忽然隐去……

现在，看到山口铭川的额，她又想到了那条恶龙的额头和眼神，除了比那个龙头白净一些外，几乎在局部就是一个微型缩影，尤其眉心处。她有一种好笑的冲动，想用手将他的前额往后推一推，再往两边划拉一下，这样平整开阔一点，就好多了。

“你会相面吗？”她发现山口铭川有时总是能察知她一些意识活动，他一定是又感觉到了她心中的念头才有此一问。

“不会。”

“那你的眼神在我脸上探头探脑干什么？虽然我没有禅定功夫，

但我从小修学的东西使我在静中能察知到很微细的动静，包括别人的心念和呼吸，而且做出迅速的反应。你刚才扫了我几眼，一个人坐在那沉思冥想，还偷偷面露喜色，一定是想着什么坏心思。”

“我没有。”吴爱真否认。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山口铭川不由分说，拉过吴爱真的手背咬了一口。

吴爱真摸着手背上“恶狠狠”的牙印，自认倒霉，想以后千万不能乱动坏念头，即使动了也不能喜形于色，对魔王这一类人应提防着点。

因为路不熟，沿途问路耽误了时间，车行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罗浮山。山上游客不是很多，吴爱真对道观中供奉的神也大都不认识，她只认识太上老君、八仙和斗姥星君，都一一介绍给了山口铭川，山口铭川还恭恭敬敬地鞠了躬，不像在西藏苯教的寺院只是抱臂而立。吴爱真还给他介绍了葛洪，中国东晋时的一位道士，写了《抱朴子》一书而流传后世，传说他在罗浮山炼丹成了神仙。除此之外，吴爱真也不知道了，他们就转着看风景。这时，山口铭川看见一个招牌上写着“观音神签”，说：“观音菩萨也在道观算卦吗？”

“岂有此理。”吴爱真笑着说。

“你看，这儿不是吗？”他拉着吴爱真走到了那个算命的房门前，房子是个窟洞，门虚掩着，门上一个很大的招牌书着“观音神签”几个字。

“进去看看怎样，反正没事，玩玩吧。”山口铭川竟来了兴致。吴

爱真是累了，想进去歇歇脚。

窟洞里隔成两间，外屋坐着一个十六岁左右的男孩，放着一张桌子和纸笔，里屋挂着帘子不知藏着何方高人。

“是你给人算卦吗？”山口铭川问那个男孩。

“不是，是我师父。你要算卦，把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日都写在纸上，师父会给你算。”

“你师父在里边吗？怎么不出来见人？”

“师父在里面修心呢。他说这是小术，只是用来挣些钱糊口，玩玩的，故不愿出来见人。我把你的条子递进去，师父会把他算的东西写出来给你的，跟师父与你说一样。”男孩耐心地解释。

吴爱真听男孩这么一说，倒对这位不愿出来见人，在屋中“修心”的师父刮目相看。

她与山口铭川都写了自己的生辰八字，看男孩拿了送进了里屋。一会儿，小孩出来了，手里拿着两张纸，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签语，吴爱真拿到了山口铭川的，只见上面写着：

明灿灿，金艳艳，万丈豪气冲天

冷清清，多疑情，阴霾霸气难舍

苦海浮沉，无有出期

难得有缘，乘风飞腾

遇事莫强求

得失莫争执

时下不吉

积雪难融

待到百花满园时

终解傲雪一枝梅

山口铭川拿到了吴爱真的，只见上面写的是：

莫悔端坐紫金莲

人间妙有难尽兴

少儿游戏总有时

苦海无边愿力行

无边功德作大舟

慈航普渡有缘人

尘缘旧梦

情累梵心

时下忍耐

水满花开

无边愁绪一时尽

万花丛中展笑颜

“什么意思？你师父可以给解释一下吗？”山口铭川看完两副签后说。

“我师父从来不解签，怕将天机泄尽。”

“小弟弟，我再写两人的生辰八字让你师父算一下好吗？”

“好！”

吴爱真写了慧子和任情非的。一会儿，男孩又拿出了两张纸，吴

爱真看慧子的是：

身寄富贵

命若弃子

不知何年遇旧恩

倾心相报侍病危

一朝觅得真爱

抛却万千荣华

从此粗茶淡饭

此心再不牵挂

时下大吉

事事如意

欲海风波过后

自是晴空丽日

任情非那张纸上写着：

闲云野鹤

行踪难定

法王座下强为家？！

寂寞难耐

疑情纷飞

何日展翅绕天涯？！

忽闻一声春雷过

云开雾散大雪消

从此后，观风花雪月

听性海梵音

多少风流伤心事

尽付横笛一笑中！

时下微恙

诸事不顺

修心养性

静待缘成。

吴爱真看到这，想难道任情非病了？山口铭川问：“这个任情非是谁？”

“是我的一位修道朋友。”

“你似乎很关心他。”

“是，我们曾经关系很好，但后来因一点误会，很久未联系过了。”

“哦！”山口铭川不再问了，但还是用狐疑的眼神从她的脸上扫过。

“多少钱？”吴爱真问小孩。

“随便给。”小孩说。

吴爱真从口袋中掏出二百元钱给小孩，说：“代我谢谢你师父。”小孩马上返身进屋去了。

一会儿，又端出一杯茶水说：“师父让给这位名叫山口铭川的叔叔喝。”

吴爱真看那个小小的茶杯还是五十年代的那种，上面似乎有红色毛主席语录，但已残落不全，里面也是黑黑的茶垢，盛着半缸清水。

山口铭川马上摇摇头，看看吴爱真，一副莫名其妙。看他那样子，即使小孩给他跪下来，他也断然不会喝那杯中之水的。

吴爱真说：“我能代他喝吗？”

小孩说：“我要问师父。”小孩端着杯子回去了。一会儿又端着出来了，说：

“师父说，这水是给这位叔叔消灾的。自己的因果自己负，你代他喝了也没有用。师父让我洒在门口，说愿你们一路平安吉祥！”小孩出门将水洒落门前。

“能否见你师父一面？”吴爱真说。

“师父从来不见让他算卦之人。不过，我可以为你请示一下师父。”一会小孩又笑嘻嘻出来了，为难地递给吴爱真一张条子，上面写着：“见我一面又怎样？！有时间还是多认识一下自己。”吴爱真笑了，不再说什么。

吴爱真与山口铭川出来时，山口铭川还是眼神怪怪的，盯着吴爱真说：“你怎会那样不小心，人家随便端出一杯水，你就要喝掉，你怎知那里面没有毒。你想想，你刚给了钱，水就端出来了，没准是想把我迷倒了，然后师徒俩抢你钱呢。”

“怎么会，你没看他写的签语和开始小徒介绍他的话，说他是耍糊口才出来挣钱的，他不像其它算命的说算得多准多准，以此讹诈钱财。他也不解签，怕迷惑人心，介入因果。而且给钱随便给，就当人们在行布施，这种算命的很少的，他虽是无奈，以此小术挣钱养身，但他分寸把握得很准，我认为他是个修行人。他那杯水真是给你消灾

的，能否起作用不知道，但他心意定是如此，绝不会里面下毒下迷药。”

“你真相信算命吗？”

“佛教讲人四大皆空，但几个人能真空掉。既然身心都无法空掉，就会在水、木、金、火、土五行的制约之下，五行相生相克，使许多事物有规律地运行变化。中国古老的《易经》八卦里蕴含了天地万物运行变化的趋向和规律，如果人真能领悟透达，以此来提前推算一些未知的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命运我认为还是有一半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的，比如，我们生在什么样的时代，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生成男人或女人，这些我们无法自己决定，但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事情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选择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怎样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我们一生中还是有无数次机会可以选择的。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西方说：‘性格决定人的命运。’我认为就是指这一半的。

命运既有可供我们选择的机会，那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佛法说，心能转物，心能转境，心能转风水，心可以转变一切对我们不利的条件，但前提是这个‘心’要是一个充满智慧，充满爱心乐观向上，很有定力的心，只有这样的心才具有转这些的力量。而且佛教说的福报也是很有力量的，如平时人们说：福人居福地，并不是说福地福人居。这是说有福报之人住的地方，即使风水不好，也会随着人的福报转好的。而怎样才能获得转化一切的福报呢，佛法中讲六度万行，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可以累积福报。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与万事万物相联系共存的，相互之间有着方方面面的联

系，而这种关系中，‘人心’起的作用是最大的，而不是冥冥之中的什么东西。‘人心’如果能转，人的命运跟着就会转，即使只转一点点，一念向善，他对整个法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人本来具备圆满的法界之心，法界之心无处不在，无处不渗透。而在人道，只有人能有意识地调整转化自己的心，能有很多的聪明才智来完善自己，圆满自己的内心世界，其它动植物并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人心’的转变对法界的影响非常大，尤其对多维空间的生命体。这些已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吴爱真看到山口铭川仍用怪怪的眼神看她，便说：“我是否扯得远了点。我的意思是说算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命运也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不过现在真正会算卦的高人并不多，江湖骗子多一点，所以有时就当玩玩也无妨。”

“我是觉得你说话不管讲什么最后终会转个圈回到讲佛法中，让人听得很累，你能否言简意赅，只回答我的问题，而不是把你那般道理塞给我。”

“谢谢指正，以后一定改。”吴爱真马上干脆地说。“不过，我觉得你的中文表达能力有时比我还好。”吴爱真惊讶地说。“除了稍有点发音不准。”

“多谢夸奖，其实我每年都有很长时间在澳门或香港住，但最重要的还是小时候那位上海修女给予的指导和影响。已经快一点多了，吃饭吧，你还不饿吗？”山口铭川问似又提起兴致的吴爱真。

他们找了一间窗明几净的饭馆，随便吃了一餐。

“回去，还是再转一转？”吴爱真问。

“在来罗浮山的路上，我看到有家温泉度假村，我们去泡温泉好吗？昨晚睡得不好，我想泡完温泉休息一下。”

他们开车沿原路返回，果然在半路有一个温泉度假村的牌子。吴爱真暗暗惊诧他的眼力，想自己曾来过一回，也不知道这儿有这么大一个温泉度假村的牌子。而他是一个日本人，又第一次来，能在与她聊天之余，记住路边的风景广告牌一类，真不简单，如果自己去了日本，可能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自己在这方面差，便觉得这方面有优势的人都像是能力非凡之人。吴爱真此时便是用满心的赞叹和钦佩的眼神来望着山口铭川的。

山口铭川未注意到吴爱真的眼神，只顾顺着箭头指的方向找路，否则，看到吴爱真那种怪怪的钦羡的眼神也许会跌落墨镜的。

度假村真好找，几个转弯就看到了，叫“莲花温泉度假村”。吴爱真看到这个名字心里挺喜欢。

度假村刚刚装修，把原来露天的温泉都移到了室内，简单地说，就是跟平时的浴室差不多，只是水是从地底下直接抽上来的。那个服务员罗哩罗嗦半天才说清，让吴爱真心里有点失望，她看到名字，脑中就出现了一个浪漫的画面，在蓝天白云下，一池的白莲盛开，随风荡漾着幽幽的清香，而在池子的一边，有一个让人坐在里面沐浴的温泉小池子，里面飘满了莲花的花瓣，热气从水底蒸发上来，将莲花的幽香轻轻散发开，渗入人的体内，人与莲、莲香、碧水，蓝天静静融入一起，哇！多美妙啊，想起来吴爱真连口腔里似乎都溢出清甜的香

味来……

“你觉得不好吗？”山口铭川看到吴爱真失望的眼神。

“没什么，只是与我想象的不一样。没关系，既然只是休息一下，就住这里吧。”

山口铭川开了两个单间，是门对门。进入房间后，吴爱真感觉还是非常好，浴池非常宽大，圆形的四壁与池底都镶着光滑的鹅卵石，坐在里面非常舒服，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陶瓷浴缸，有点近似于游泳池，四面全用玻璃围起来。人坐在池中，像坐在一个玻璃房子里，玻璃与卧室之间还有一个推拉折叠的木门，如不需要，可以将它推拉折叠到墙边。床是深蓝色的布艺床，深蓝色的床单，枕头，看上去非常浪漫和舒心。房间的墙裙、天花板都是用深蓝色的能照出人影的材料装修的，房间有一个淡蓝色的小书桌和简易的淡蓝色椅子，墙角放着一个直筒花篮，里面是五彩缤纷的干花，正静静地盛开在这水晶宫一样的房间里，使这个“海底世界”增添了许多色彩和温馨。

吴爱真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池子里，池子的水已溢到她胸口了，水很热，没有花香，有一点硫磺的味道。她闭着眼想，装修这房间的人一定是想把房间装扮成水晶宫的，但冬天这种色调会不会太冷，但又想人们来这儿都是为温泉而来，同时享受一下水底世界的蓝色风情也挺特别的。如果艺术要把每个人的觉受都照顾到了，也就有点俗了。像冬天美丽的少女穿超短裙一样，要想美是不应该考虑冷的。一个人坐在那胡思乱想。不知山口铭川现在坐在这碧波荡漾的蓝色格调中是什么感想，想他那颗冷酷的心与这蓝色倒是相得益彰。不过，他比这

房间的蓝稍阴暗了点。除非他眼中有爱意时才会有这样蓝色的光荡漾出来。这时，她的手机响了，而且连着响了三次，她湿漉漉地从水中爬出来，想是不是山口铭川在对面打过来的，原来是慧子从日本打来的。慧子问她寺院中有没有朋友，最好是中国四大佛教胜地的，希望能从网上发几张这些佛教胜地现在的图片过来。吴爱真说她先想一下，找到人后与她联系。慧子问她在干什么，她说正在水晶宫玩呢。慧子咯咯地笑起来说：“爱真姐，你可真浪漫，希望你玩得愉快！但要注意感冒。”接完慧子的电话，她忽然想起今天算卦中任情非的卦辞中有小恙的话，一个人坐在水池中想了半天，权衡了半天，终于拨通了任情非的手机，他这次未关机。听到她的声音，他很开心。他说：“菩萨，你知道我去了哪儿吗？我去了印度、缅甸、西藏，现在在安徽的九华山，昨天刚到。”

“你身体还好吧？”吴爱真听到他愉悦的声音，心安定下来，平和地问。

“前几天重感冒，还打了吊针，现在好了，只是胃口这段时间一直很差，可能是出来饮食不调所致。你呢？一切都好吧。”她说她很好。“想与你说的话很多，回去与你聊吧，我准备将四大佛教胜地全朝拜完，大概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回A市。”这时，吴爱真忽想起慧子要图片的事，便将慧子的电话、网址全给了任情非，拜托他给慧子寄一些图片，任情非很爽快就答应了。

挂了电话，吴爱真又泡在浴池中时，觉得很多事自己曾在心里猜想、转悠、担心、牵挂，但时间总是给予人出乎意料的答案。想自己

刚才还在想着怎样给任情非打这个电话，开口第一句话怎么说，如果他真的病了又该怎样帮助他等等，种种问题萦绕心头，但拨通电话后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了，事情哪有那么复杂。而且自己所有的揣度都是在浪费自己的心思，每个人都按照自己选择的路在走，在这个路途中，自己在变，别人也在变，每个人都有各自承担痛苦烦恼的能力，一切都在按既定的目标有条不紊地前进着，自己除能改变、完善自己外，什么都改变不了。如果对别人造成了影响，也是自己的语言行为对别人有了触动，使他发生了共鸣和排斥。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在自己的世界里体验着种种感受、快乐和痛苦。如果两个人都从对方的世界中发现了美丽，那是最值得庆祝的事，也许爱情也随之发生了……躺在浴池乱想一通，忽觉自己现在怎会变得如此多愁善感，优柔寡断，而且有点神经质的多虑。她这样想时，马上把所有念头都放下了，过去的、未来的，觉得自己的心忽然宽敞明亮起来，浑身变得非常轻松。她闭着眼，让自己尽情地融在这池水中，融在这柔柔的蒸汽中，让自己尽情享受这不断从地壳涌出的暖意，活在当下这片刻的身口意合一的感受中……

这时，她的脑际忽然浮现出了她前天梦中的情景，满池的白莲花开了，薄如蝉翼的花瓣透着晶莹的光，有种神秘的美丽，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美的莲花，她呆呆地站在池边，一种奇特的芳香在空中浓浓地洋溢着，沁人心脾，她似乎醉入这种香味中，浑身变得软绵绵的，脚无法移动半步……那真是个美妙而奇特的梦，她到现在都似乎能回忆起那种奇妙的芳香，是种甜甜的幽香，但却是那么的清爽，那

种美和香味都是脱俗的……她忽然又想到了山口铭川的梦，梦中竟然也有一朵白莲花，真的是太巧合了，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因缘在里面……

这时，门被轻轻地敲了几下，吴爱真从梦幻般的沉思中忽然惊醒，她忙从池水中钻出来胡乱擦了一下身体，穿上宽大的白色睡袍，头发还滴着水，她就打开了门，她以为是服务员，因山口铭川说泡完澡要睡觉，让她吃晚饭时再叫他。

山口铭川也穿着与她同样的睡袍，正两眼亮晶晶地站在门口，“我可以进来吗？”吴爱真看了看还在冒热气的浴池，池水还未来得及放，但她说“进来吧！也没有什么，你这么快就睡醒了吗？”

“哦！睡了一会儿，被电话吵醒了，便不想再睡了，你一直在泡吗？服务员说一次只能泡四十分钟，不能太长，你没听到吗？”

“听到了，忘了。”吴爱真正用毛巾擦滴水的头发。

“你穿上这个大睡袍挺好看的。”山口铭川认真地看着她说。

“你能帮我把池子的水放掉吗？蒸气挺大的。”吴爱真随口说，但她忘记了放水是要下到池子里的。

“可以！”山口铭川脱掉睡衣，里面只有一件深蓝色的短裤，向池子走去。

吴爱真忽然惊呆了，她定定地盯着山口铭川的背，让她震惊的不是山口铭川健美的体格，而是他背上像北斗星一样排列着的七朵樱花。樱花用粉色、粉白、粉红、金色等几种颜色非常细致地刻在他的左肩胛处，随着他肩与背的摆动，七朵花抖动，发出金色的光芒，在

金光之中又泛着红色、粉色、白色几种微细的色泽，简直是巧夺天工，美得不可言说，即使在绢上刺绣也不可能绣得这样好。如此美轮美奂的纹身吴爱真还是第一次看到，她震惊了，不仅震惊的是花的美丽，色彩的绚烂，还有山口铭川那健美而标准的体魄，洁白光滑的肌肤简直与那几朵花组成的七颗星搭配衬托得完美无瑕。整个背部像一件富有活力和生命的艺术品，她呆呆地看着那件艺术品走到池子里，弯下腰将池底的阀拔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她心中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来赞叹！

山口铭川等水快放完了才走出池子。这时他才看到吴爱真用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异样的眼神盯着他，他自己打量了一下身体，也没有什么啊！他常游泳，也是这样子面对观众的。难道自己不应该脱掉睡袍吗？可那怎样放水呢？吴爱真不会这么保守，连看一眼穿着短裤的男人都被吓倒吧。但看她那样子确实像受了什么刺激。

想到这，他忙披上睡袍说：“喂，你没事吧。”

“哦！天哪！”吴爱真一屁股坐在床上，终于回过神来，弄得山口铭川一头雾水，觉得她是不是泡温泉泡出什么病来了。

“你的背，你的背上的樱花星星，好美啊！”吴爱真试图想出更好的一个词来，但她在口里转了半天，实在想不出一个可以深刻地表达内心的震惊和感叹的词，说出来的话连她自己听了，都觉得这种赞叹平淡得索然无味，与她的心境相差甚远，简直天壤之别。

“哦！”山口铭川终于明白了。“你是说我的纹身吗？”他走过来，坐在吴爱真旁边。

“这个纹身是我们组织的一个特殊标志，一般的小弟只有一朵花，最高级别的是七朵花，排成北斗七星，而且是金色的。你以前未见过纹身吗？”

“见过，但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

“真的吗？我自己看不到，镜中的又失真。”

“我能再看看吗？”

“可以！”山口铭川把披着的睡袍扔在床上，把背转过来。

吴爱真近距离看，虽没有初见之时的惊艳，但还是让她感觉美的触目惊心。

“纹身的人是个女人吗？”她认为如此美丽的纹身一定出自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人之手。

“不是，是个男的。他的祖辈就开始给人纹身，是家传的手艺。”

吴爱真忍不住用手轻轻去摸那似乎刚从天空飘落而被镶嵌在背上的花朵，花的金色花瓣带着一种耀眼的朦胧的立体的美，但摸上去皮肤是平的，非常光滑。山口铭川的肩忽然颤动了一下，他猛然转过身静静地盯着吴爱真，吴爱真的眼神茫然而神往，像两眼醉人的泉水，清澈的水面上笼罩着朦胧的神秘。山口铭川最喜欢她这个样子，她这个样子呆着时，他觉得她简直傻得可爱，而且纯净得不食人间烟火。他也忍不住一把将她搂过来，轻轻放到床上，轻轻地吻着她，好像怕惊醒她心中的那个梦。然后，他们俩便静静躺在一起，谁也不说话。

“我曾幻想过与你躺在一张床上的样子”山口铭川说。

“是现在这样子吗？”

“不全是，有一点像。”

“哪点儿像？”

“两个人静静靠着，谁也不讲话。”

“我们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人。”

“不知道，但我感觉这样子很好！我觉得有一种爱很纯净，它藏在我的心底，它贮满我的心，我第一次因为爱眼睛会湿润。我都不敢要求你什么，我怕在这点爱面前，自己表现得太俗了。”

“嗯！”她听着他的话，她的头往他这边挪了挪。

他侧过身，将手臂伸到她头下，把她的头轻轻拥向胸口，然后把自己的脸埋在她的长发里嗅着。但此时，吴爱真忽然觉得自己的心异常沉静。她闭上眼，她似乎忽然闻到了梦中莲花的清香，那种香气让她的心异样的清爽，她无法生起一丝的不安和躁动，但她却感觉全身软绵绵的，一丁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山口铭川将她的头发轻轻拢向枕边，将她的脸捧在掌中，尽情地吻着，额头、眼睛、嘴巴、脖子，他的手已经不在听任他的控制，他迷迷糊糊地拉开了她的腰带，睡袍向两边分开，她里面一丝不挂。他忽然闭上眼睛，不知为什么，他想哭，心里有一丝罪恶感。但他还是像她一样将自己完全裸露了出来，他轻轻伏在她身上，他的右臂仍搂着她的脖子，左手抓着她平伸着的一只手，他用嘴吻着那只手的手心。这样，他的身体倾斜着进入了她。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整个身心全都随着那个动作进入了她里面，他与她融为了一起。

在如梦幻般的境界中，她忽觉有一道光从海底轮直冲而上，迅速

扩散到她的四肢百脉，她的手指、脚趾……随之，有一种快乐弥漫了她全身每个细胞，她变成了光的海洋……

他的身体轻轻抖动着，他忽觉一道金色的光柱从密处直冲而上，瞬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内部变得非常空灵，随金光的消失，有白色的牛乳一般的光明从头倾泻而下，在他的身体内流淌。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朵白色的莲花，随着他身体的抽动，一只红色的光柱一次次穿莲心而过。忽然，莲花消失了，他停住了。光明在一瞬间凝固，而后蜕变成一个红色的圆圈……

吴爱真先从梦幻中醒了过来，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了天花板上，有无数朵金色的樱花抖动着扑下来，融化在朦胧的光线中，山口铭川的脸贴着她，身子在轻轻地动着，非常慢非常的柔和，她的身体里有一种空明的光，她感觉非常凉爽而舒畅……

山口铭川觉得自己的身体快被融化掉了，他没有一点力气了，但他的阴处却坚硬如钢，他从未如此地渴望进入一个女人的身心，随着它的抽动，他的整个身心全部融入了那种光的海洋……不知过了多久，山口铭川察觉到吴爱真用胳膊抱住了他，他睁开了眼，他看到她的眼睛奇亮无比，像夜空中的星星，在他的身下冲他微笑着。他心中涌过一股暖流，他觉得是那么惬意，那样的满足，那样的幸福。他紧紧地抱住她，紧紧地将她压在自己身下，他忽然想蹂躏她，他迅猛地动了几下……

下午的阳光从窗口斜斜地洒进来，有些懒洋洋的。山口铭川用睡袍盖在吴爱真身上，她看着他，然后闭上了眼睛，她睡着了，睡梦中，

她的脸上荡漾着一种满足而神秘的微笑……

(十七) 人间真情

第二天，当他们回到A市时已是下午四点钟了。路上，山口铭川说，本来昨天他到她屋中是想告诉她一件事的。他接了一个电话，日本总部发生了一些事，需要他立即回去处理，他要今天先赶回澳门，然后立即回日本。但当他进屋看到她穿着睡衣披着湿漉漉的长发的样子时，就把所有的事都抛到了脑后，只顾盯着她看了……“不过，如果事情处理顺利的话，我半个月后就可返回中国。”在楼下分手时，山口铭川说。他没有吻她，只是静静地盯着她看，似乎有一丝光芒从他心底深处溢出来，充满了柔情蜜意的眼眸。他的眼神中，情、欲、爱、分离的留恋混合缠绵地交织成一往情深的海洋，瞬间将吴爱真深深地淹没其中，吴爱真的眼睛湿润了。她不敢看他，只在下车后，冲车窗向他摆了一下手。在登上楼梯时，她听到了汽车发动离开的声音，瞬间她泪流满面，她不知道自己是喜、是爱、是悲，还是不舍，也许都有……

十五天，她几乎足不出户。她坐在家里整理写作关于心理学方面的书籍。饿了，就煮牛奶，快餐面。有时候累了停下来，她就会想起山口铭川，想起他们在一起时的情景。她的手里常抚摸着这一块圆形的玉，玉色白如羊脂，圆润光滑，有一块银元那么大，玉的造型，圆的像十五的月亮，只在月边很精巧地雕着一只金蟾，它灵巧地伏在“月亮”的边缘，使厚厚的玉有了一点灵动。这块玉是山口铭川走时留给她的，并说是他最喜欢的一块玉。玉的表面已经被山口铭川摸得光滑

柔润，看到这块玉，吴爱真总会想起他背上的樱花和光洁的皮肤……山口铭川一直未打电话给她，她也没有打给他。她觉得他们之间的一些东西似乎是超越语言的，有一个梦将她与他紧紧相连，任何东西都不能介入，包括一个电话都会惊扰那种梦境。那个梦在她的心中，也在他的，不管他们相隔多远，他们心中做着同一个梦。他的一切，包括他的任何一点味道都停留萦绕在她周围，她每天都能感觉到他，听到他，嗅到触摸到他，他的爱并未离去……她就在这样爱的梦幻中独自生活了十五天。

她也有过一次下楼，去信箱拿佛教杂志，她收到了郑美琴的来信。

吴医生：

当我给你回这封信时，我怀着一丝羞愧和忏悔。这几天，我反复看了你写给我的信，听了那张碟，还有你寄来的杂志。最重要的是，丁一鸣找我长长地谈了一次话，他说你找过他，这一切都深深触动了我，让我反省这几年的所作所为，我在问自己，我究竟怎么了？！我究竟干了什么？！曾经我认为丁一鸣非常不理解我，但现在，我却终于明白，我又能了解他多少呢？是我用我的心去揣度他，是我不理解他而已。他以前对我的指责，其实只是他看到了我说的与做的不一样而已。他希望我能弥补这些不足，而我却因此疏远了他，才使他对我越来越失望，使我们的关系几乎到达崩溃的边缘。

在与任情非的交往中，他曾提到过我有强烈的控制欲和占有欲，使他受不了。当时我只认为他是在为逃避责任找借口，但我现在明白了，对自己情感的迷恋必然形成对外在情感的强烈依赖，因依恋而恐

惧失去，因怕失去而造成强烈的控制欲和占有欲。而这种占有和控制使任情非逃掉了，没有人能承受得起，因为它是感情的牢笼，是爱的地狱。

而对自我情感的迷恋又来自于绝对的自私和自爱。一个自私自爱的人，在与所有的人相处中，她的情感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任何不尊重她、抛弃她、伤害她情感的人都会变成敌人。这就是我，也是米朗因此而犯的错误。我们在彼此享受报复得到的快感时，我们却失去了一位尊贵的人格应具有的优秀品质，我们都得不偿失。

《论语》中孔子说：君子当“以直报怨，否则何以报德”，这是君子所为。当我看了你的信，我明白了，佛教中的菩萨是“以德报怨，以‘爱’报德。”虽然我现在还理解不了菩萨的这种“大慈大悲之爱”，也做不到佛教中的菩萨所为，但我自认为今生能做一个谦谦君子。

我不会再去找米朗的麻烦了，而且还找他谈了一次话，虽我们的分手不能再做朋友，但我希望在我与他的心中不要留有恨！我现在做到了，在你的智慧与爱心的启发下。吴医生，真诚地谢谢你。

对于与任情非的一段感情，我不知他是否与你在一起。但如果你能见到他，请转告他，我不会再抱怨他的不负责任，也不怪他的离去，对我曾经在那段情感中的表现向他致以歉意。感谢他曾带给我的快乐与满足。人们常说，爱与恨是同时生长的，是人类爱情的一体两面，但我从你那儿却明白了，如果每个人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自私，就会让我们所爱的人沐浴在爱的阳光里，而不是囚禁在“恨”的牢笼里。其实与恨同时生长的爱并不是真爱，是占有、是嫉妒、是控制、是嗔

怒，是在用“爱的名义”折磨别人，也在伤害自己……

对佛法所弘扬的道理我还是从你寄来的信和杂志中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你谈到的慈悲、博爱的法界之心我虽未曾真正领悟，但我却从你的大度、友爱、洒脱中看到了一位修学佛法之人所体现出的魅力和风采，虽然你一再讲自己只是领略了佛法的一点皮毛。佛法博大精深，佛菩萨的著述浩如烟海，但我愿意去涉足，我愿意让自己的心浸入佛法智慧的海洋中，我希望先行一步的你，能在这方面给予我指导和帮助。

曾几时，我自命自己在做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事业，但我自己却并未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吸取养分，去修身、立命，去完善自己的人格。我每天口里讲着要去传播弘扬传统文化，心里却只想着自己的情感和公司的利益。丁一鸣说得对，我只是一位利欲熏心的企业领导人和一介书商，并且虚荣而爱出风头。孟子说：“知耻而后能勇”，我希望“知耻”后的这点改正错误的勇气能给我带来新的生活，新的人格，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诚然，一个人的生命很重要，情感很重要，但生活却是人与万事万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生而为人，就注定我们已经处在了一种庞杂的生命关系中。每个人在这其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着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不管他在我们的道德规范中是好人或坏人，能够坦然地面对，处理好自己的情感得失，处理好自己与每个人的种种关系，和谐地与人与世界万物相处，才是生活的真义。否则，生命只是无源之水。但能做到这种与万事万物和谐相处而又能自得其乐的人，一定是具备

了佛教慈悲、博爱的宽广胸怀。因唯有如此，才能“和谐”，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不以一己的情感得失之欲而失却“道”的平等，“德”的宽容。也才能真正达到修身、立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宏愿。罗嗦这么一大堆文字，无非就是想抒发一下自己这几天的一点感悟。打扰你了，如蒙不弃，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经常得到你的指证。

另：你建议我买的几本佛教书籍，均已购到，我会认真阅读的。

愿你一切如意！

一位非常惭愧又感恩的朋友

郑美琴敬上

XX年XX月XX日

看完信，郑美琴趾高气扬的说话神态，一见如故的热情，狐媚的笑，用纤细的长长的手指夹着烟卷沉思的一幕幕又浮现在吴爱真眼前。但因为她还全身心的处于爱的沉静中，使这一切在她的面前都变得全部可爱起来，都变得那么富有个性，神采飞扬。连她打了米朗都似乎像两个小孩在玩，生气了打架一样，而且米朗头上缠着纱布的狼狈和滑稽，恶狠狠骂人的神态现在让吴爱真回忆起来，都觉得没有什么，只是一个坏小孩的顽皮和恶作剧。在“爱”面前，一切都变得神奇而美好，没有什么不可原谅的错。吴爱真感叹自己心中生起的这种爱意是这么美好！它似乎充满整个房间，充满整个时空，在这种爱意中，没有孤独，没有寂寞，没有失落，没有得失的恐怖，这种爱，可以让人的觉受超越时间、空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吴爱真马上给郑美琴回了一个短信，告诉她信收到了，并传达她对她充满爱的问候。郑美琴回信说她正在外地出差，收到她的短信非常开心，她回到A市后再拜访她。看到郑美琴欢快的语言，吴爱真竟想如果这个世界的人们每时每刻都能开心快乐，那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

在收到郑美琴信的当天晚上，吴爱真还接到了丁一鸣的电话，他说，他现在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原来准备再约吴爱真一块去看她师父，但因忙着赶时间，只能等回去了。“那天的感觉真是太神奇了，我都忘记问你怎么回去就一个人走了，准备的红包都忘记给师父。”“没什么，师父不在意这些，我打车回去的。你在北京学习多久？”“大概要半年，但中间如有休息日可以回去。我打过你几次电话，但一直不通，后来与郑美琴说起此事，才知道将你的电话号码记错了，真的很不好意思。”“没什么，知己之间常会发生这种事，因心意相通，电话常会不通。”丁一鸣听了大笑……

十五天过去了，吴爱真仍没有山口铭川的消息，她主动打了一个电话，但山口铭川与慧子的手机全部关机。

她心里稍有点忐忑不安，不过，她想，才不刚过十五天吗？他办事还能算得那么准确吗？只要他们父女都平安健康就好。但如果山口铭川不来呢，从此杳无音信呢？吴爱真转念又马上否决了自己的念头，绝对不可能的事！一定是有什么事，连慧子都无法联系，她心中隐隐生出一丝不安。

于是，她尽量调整着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仍处于快乐愉悦的等待

之中，并写自己的一部心理学小说。

第十七天时，吴爱真等来了郑美琴。郑美琴从外地出差回来了，带了一大包好吃的来看她，并为她买了一身唐装。嫩粉色的上衣长长的，几乎快到膝，下面是一条黄红色的裤子，穿上像印度女孩。吴爱真穿在身上在客厅来回学模特走了几步，郑美琴高兴地拍着手说，我就知道你穿这款唐装一定好看。吴爱真说她也很喜欢。

当郑美琴在聊天中，知吴爱真这几天一直吃快餐面、牛奶、面包时，马上决定留下来为她做几天饭。虽然吴爱真一再解释自己只是这几天在写作，心思不在做饭上，平时也会自己做得色、香、味俱全的。郑美琴也不理会她说什么，直接挽起袖子下厨房去了。一会儿跑出来，说冰箱里什么都没有，又风风火火地出去采购回一大堆菜来。吴爱真只好随她，仍去写自己的东西。

中午，吴爱真被郑美琴的大嗓门喊出来吃饭时，她惊讶地合不拢嘴。郑美琴简直可与大厨媲美，在短短的时间里，鸡鸭鱼肉一大桌，还煲了可口美味的汤。吴爱真边吃边赞不绝口，说丁一鸣太有福气了，娶了你，能进得厅堂，下得厨房，还做得这么美味。郑美琴听了却笑得很勉强，有点黯然神伤的样子。吴爱真便闭口，不再提丁一鸣了。

吃完饭两个人休息了一会儿，躺在那儿说了一大堆闺房悄悄话。提到丁一鸣时，郑美琴说：“感激不是爱。”吴爱真的心里有些疑惑，也有点为丁一鸣打抱不平，但她忍了忍说：“那你是说你对丁一鸣现在只剩下了感激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毕竟从大学就开始相恋，而且常言说一

日夫妻百日恩，我们也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只是丁一鸣的大度让我很惭愧，我与他在一起时，心中有时会充满负罪感，我的心无法回到最初的激情，无法回到以前平等的爱之中，而更多的是一种愧疚和感激。”

吴爱真笑了：“你真傻。你如果现在还不能从心中完全扫除这些障碍，你才是真的对不住丁一鸣，对不起属于你们的那份爱了。也许在人的一生中，很多人都会犯错误，而你是幸运的，遇到了一位宽容大度，无怨无悔珍惜你们之间情缘的男人。你也应该觉醒了，如果你还留恋着他的话，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全身心地爱他，珍惜他，珍惜你们现在仍在一起的每个刹那，不再让任何外缘和内心的这些犹疑、矫情破坏这份爱，这才是你在这份爱中真正的惭愧和感激。从法界的角度讲，我们的每一刹那都在轮回，都是新的生命。你和丁一鸣爱情的每一天每一刹那都是新的，都是第一次相遇，如果这样去想，你也许不仅会找回那份最初的激情和温馨，还有初恋时的神秘和浪漫。”

郑美琴也笑了，笑得有些伤感。“你对爱情理解得这么洒脱、透彻，真让我羡慕，我试着按你的方法去做吧。不过，你能说说你的爱情生活吗？我很好奇。”

吴爱真一时沉默了，停了一会儿她说：“我现在的爱情是等待和奉献，曾经经历过的都很美。”

郑美琴疑惑地说：“我听任情非谈起过你的感情，说你曾有一位恋爱很长时间的男友，后来因你修行而分手了，你与任情非的感情也没有什么结果，我觉得任情非对你还有不理解和抱怨，而你又是这么

睿智，对好多问题看得很透彻，你为什么不能跟他们好好谈一谈，是否修道与爱情有冲突？”

吴爱真这次沉默了很久，眼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泪光。“其实并非全是修道的原因。拥有完美的家庭生活并不影响修大乘菩萨道。但修行人的生活方式在有些时候确实与常情有些冲突，比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还有走实证路线的修行人，在修证的某一阶段，确实也需要短时间离情去欲的闭关修证，这些事在世俗人眼中也许都是离经叛道之事。因为修行需要很长时间，有时也许一生追求都无法得到。众生是着相的，他们即使开始对你的选择还能理解，但如果久久看不到你成功的光环，他们就开始怀疑、揣度、诽谤你的所为了。更何况，修行人未成道之前，自己身上还有未脱俗的习气和欲望，很易使别人对你的所有修道行为产生误解，不理解是正常的。即使独身修行也并不容易，这个世界情缘随处可以碰到，即使有戒律的束缚，对‘情缘’深厚的众生还是很难抵抗那种身心的诱惑，对大乘行者更是如此。上上根器之人可以‘出污泥而不染’，但对一般的修行者，可能一碰到这种‘业缘’，恐怕只剩一颗向道之心了。

至于我的感情经历，即使我不修行，我想这些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只不过‘情缘’成熟的对象可能会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爱情不是心里有奉献就可以甜蜜而长久的。大家都易被这个世界的种种色相诱惑，也不能否认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感不真实，大家也都在爱着对方，但却是那么易变。也许很少有人真正清楚自己每个时刻应该拥有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更多的是时刻想着还能拥有什么，是否能拥有更多。

我有时也迷失。但佛教中有些乘愿再来的大乘菩萨，他们的愿力决定了他们一生只能将成道放在第一位，只能为利益三界众生而活着，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这个愿力更快达成。为了众生的利益，有时会无法兼顾到个人、家庭的情感得失。师父曾与我谈起过这些，我自己禅定中也观过自己的宿缘，但即使曾有多大的愿力，我现在始终还是一个人，是应该尽人道的义务和责任，照顾到别人情感的觉受的。但因为师父给我的任务和要求，需要我去亲身尝试种种不同的成就法门，而一般的修行者只选取其中一种法门就可以了。故我在修证中能留给自己个人的时间、空间更少。我曾为自己无法尽的孝心和情感深深地愧疚，我唯一能做的，是将修行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爱我，给予我帮助的人们，也回向给仍在六道轮回中的众生。”

郑美琴坐在床边，边听她说话边静静望着半躺着的吴爱真，看着她慈和平静的脸，看着她眼眸中闪现出的一丝忧伤，她忽然心里觉得有所触动。

“吴医生，说实话，我曾经听任情非谈到你时，有一些嫉妒和误解。我认为你修道有什么好，照样在情感上还不是与世俗的女人一样，起起落落，优柔寡断。但我与你交流后，却又觉你的心胸是那么豁达，是那么富有爱心和智慧的一个。你这样的人不应该把自己的感情生活弄得一团糟，你是应该有力量把握自己的情感航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磊落果断，是非分明的。但现在我明白了，你与我真的不同，也许我们都在情感上有过失落，有过挫折，但你是因为利益一切众生的愿力，而我是为了一己私欲的满足。所以在情感的得失中，你会不

断地净化、完善、提升自己，而我这种为了一己私欲的情感只能是让自己变得放纵，堕落和迷失。这就是我觉得你愈来愈智慧，愈来愈平和，而我却愈来愈狭隘，愈来愈自私。”

“我没有你讲得那么好，但你说对了一点，即生生世世的愿力对成道很重要。佛法讲有什么样的因会结什么样的果。但未成道之前，即使是为了愿力去做事，也会时时有习气欲望流露出来。也不能说有愿力，就不会堕落，我也常时时反省，自己所作所为像不像一个修行人。”说到这儿，吴爱真停了下来，转而笑着说，“你也不要太谦虚了，你的睿智、热情和爱心也是我一直欣赏的，而且你又那么有才，琴棋书画样样能行。”

听到吴爱真的夸奖，郑美琴开心地笑了……

下午，吴爱真继续写作，郑美琴在书房学打坐。但未坐十分钟就起来找了一本书看，说脚发麻了。吴爱真笑她没有一点毅力，刚开始打坐要学会忍耐，要坚持。郑美琴说她的心里很烦，静不下来，跑到客厅抽了一支烟才又坐下来。她随手翻吴爱真写的书稿，有一段话吸引住了她。

有一在家弟子问一位禅师：“师父，什么是爱情？”禅师：“爱是奉献和宽容，情是尊重、体谅和信任，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爱情了。”又有一次，一位在家女弟子问禅师同样的问题：“师父，什么是爱情？”禅师：“对你来说，爱情是忍耐加发现别人身上美的东西并认可它、欣赏它、赞叹它。”女弟子：“如果我发现不了他身上美的东西，也忍耐不了呢？那是否爱情就结束了呢？”禅师：“非矣！这正好可以旁

观你自己的痛苦和烦恼不安是怎样的无常，然后再忏悔自己是小人，因君子总是能从别人那里发现美的，只有小人不能……

“喂，哪有这样的禅师，这样的禅师是不是你小说中编出来的？有一次，我在寺院里见到一位据说成就很高的女尼，我问了她几个感情方面的问题。女尼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能观空别人的，但观不空自己的。到了你这，又说要慈悲、博爱，不能将别人的情感草率置之，要平等、要尊重、要宽容等等，我连别人的情感也观不空了。”听了她连珠炮一样的话。吴爱真笑着说：“你压根就从未观空别人也未观空自己。如果真观空了，对每个人一定都会平等地对待。你一直率性而为，喜欢的两个都不空，不喜欢的懒得理他，当然可以轻易把他置于梦幻泡影般的位置上，这不是观空，这是自私。你错误地理解了《金刚经》的这句话。我送你一本《金刚经》，每天读一遍，慢慢领会吧。”

“你小说中的禅师是不是你师父，我听丁一鸣提起过。”

“不是。虽师父未回答过关于爱情方面的问题，但我师父也是一位能随机施教的人，我从他那受益匪浅。”

记得有三个人问过师父同一个问题：第一个人非常傲慢，他自认为自己对佛法经、律、论三藏已经研究得有一定造诣。他问师父：“师父，佛是什么？”

师父闻言沉默而坐，未发一言。他在静候中忽然有所悟，叩头而去。

第二个人心中恍惚，问：“师父，什么是佛？”

师父：“放下现在你心中所想的即是。”

第三个人心存很强的嗔恨心，问：“师父，什么是佛？”

师父：“佛是宽容。”

“禅师所有的回答都是要破学者内心深处最执着的那一点的。我的师父能根据你的根基及你当时问话的状态对机而答。而且即使他不发一言，他的沉静与寂定却像是道尽了法界的一切言语文字，道尽了一切法，使有缘弟子从他的静默中了悟“空有不二”的道理或得到不可思议的加持，他有那样的证量。

但有的禅师是口头禅，即使巧言善辩，也终不能让弟子真正得到多少。”

吴爱真在回忆师父所说，师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每次回忆起来，不知为什么，吴爱真都有种想哭的感觉。现在师父闭关了，那是在山口铭川说想见师父时，她给师父打电话才知道的。接电话的是一位出家弟子，是给师父护关的，说师父已闭关不再见任何弟子和客人。吴爱真推算他进关的时间，恰恰就是在她与丁一鸣去拜访后的第二天，但师父在第一天却没有对她提起过一点消息。她倒不是怪师父，只是觉师父忽然闭关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发生，她心里想起来也是隐隐感到不安。

郑美琴听到师父闭关的消息很遗憾，她说她多么想尽快见到这位老师父。吴爱真发现郑美琴对佛法很多观点一点就透，领悟力非常快，而且马上就能与现实结合起来提出自己的主见。吴爱真想现代众生见多识广，学佛法在领悟方面并不比当年印度佛陀在世时的弟子差，但

却无法证果，大概重要的是只说不行，当时佛陀的弟子们都是听佛说后马上信受奉行的。

郑美琴说不愿照着做是自己心中还并未把佛法当成最重要的事，或自己心中最想要的东西；其二是未从修证佛法中看到利益。郑美琴说佛要给众生造一些玩具出来，让众生觉得佛法里面很好玩。众生的心智未成熟之前，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心中真正想要什么，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刹那刹那都在变……希望佛菩萨们多做些玩具，像她这种见利忘义，贪吃贪玩又眼光敏锐的人，一定会捷足先登的……

两个人几乎除了吃饭、睡觉，就在聊天，只偶然有很少的时间吴爱真写东西，郑美琴打坐。

郑美琴提到她现在公司倡导的儿童经典诵读工程，说起来，便眉飞色舞，无法压抑自己的喜悦和激动。她说看到从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口中朗朗上口地背出《论语》、《三字经》、《弟子规》，用英文背诵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独立宣言》等时，她有时会激动得热泪盈眶。孩子们的记忆力超乎她的想象，他们现在还不懂这些经文的意思，但这些圣人与名家之言已注入了他们的脑海中，总有一天，它们会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渗入到他们的灵魂深处，与他们每一个起心动念水乳交融，他们虽无缘再见圣人面，但他们的心将与圣人相应，他们的言行将步圣人的道德规范。她从孩子们流利的背诵中，彬彬有礼的举止中，儒雅的行为中似乎寻到了中国的根，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她正在几个城市做试点，她希望有一天，这些教材选编的内容和教育孩子成长的规划模式能列入到国家教材，进入正规的学校中，让中国的每一位孩

子，包括世界上的孩子都受益，让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接轨。她说，已经十年了，很多人投入到了这个事业中，她走得很艰难，众说纷纭，但她坚持走了下来。孩子们毕竟生活在新时代，传统文化中儒家礼教一些守旧不合时宜的东西，孩子们自然随着自己智慧的增长和领悟而有不同的理解扬弃，但更多好的东西我们却不能丢掉，要继承发扬下来，老子返璞归真的无为，孔子修身立命的君子之道，孟子诙谐幽默、鼓盆而歌的生活态度，都会给现代身心无法放松的人们无限启迪，让他们从经典、从文字中去领略圣人们的风采，去思考同样为人，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生活态度，我们的生命应怎样度过。

郑美琴沉浸在这些言谈中时，吴爱真看到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充满希冀，充满智慧。她的脸上挂着柔和的光和笑意，而且她的整个身心似乎罩在一种超凡脱俗的神韵中，让人情不自禁地受其感染，情不自禁地愿意接受她的观点，与平时沉溺于情欲之中的郑美琴简直判若两人。小沙弥曾对她迷恋，也大概是看到了她这最美好的一面。人为什么不能让这最美的一面时时刻刻在身心闪光呢？！吴爱真在想郑美琴也在反思自己。郑美琴此时身上所焕发出的神采正是来自于她不再只想着自己，而是想着成千上万的孩子，想着天下每个人的快乐和幸福。人如果不再活着只为自己的利益得失，情感的恩恩怨怨去算计，而能以利益他人、利益万物的角度去思考，即使她不做，只是这样想一想，她也会自然焕发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神韵。那是一种平等的，来自于慈悲、博爱的神韵，得到它并不难，就在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间，每个人即使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人，都具备这种能力，都可以让自己瞬间焕发出这样的神采。只要你在瞬间放下自私的念头，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去宽容，去尊重，去无私地爱，别人都可以从你身上见到这种非凡的、不同一般的神韵。它是圣人们具有的，是菩萨们具有的，也是每一位凡夫众生具有的。

吴爱真终于接到了山口铭川的电话，说他无法返回中国，现在他的处境很危险，事情非常棘手复杂，他不便与她多联络，也无法确定再见面的时间。他说很想念她，让她保重。吴爱真什么也未说出来，山口铭川就匆匆挂了电话。吴爱真一连几天脑子里常出现电视中黑道火拼的场面，还有可能暗杀什么人失败了，山口铭川正被追杀。她只是时刻感受到山口铭川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冷酷和残忍。但她未真正见到他在行为中把它表现出来，反而在她面前表现出了他沉着、冷静、智慧与富有爱心的一面。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头目，现在在吴爱真心中，只有柔柔的爱意与牵挂。她常静静地想，也许在某些人眼中，他真是个十恶不赦的人间魔王，如果她发现了他做的恶行与劣迹，她会大义灭亲吗？也许，他在她面前永远都会掩饰得很好，不以另一面示现，永远让她抓不到他任何恶的把柄，他在日本，水长路远，她可能永远无法了解他在日本的所作所为。他闲暇时来中国，匆匆与她相会，等待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呢？常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她与他是截然两条道上的人。在行为上、在意识层面，他们的追求、观点似乎截然相反，但他们却和谐地相处在了一起，是因为里面有爱。吴爱真想到这叹了一口气，这种爱又能维持多久。爱是无常的，但也许人的宽容，

人的理解，人的无私可以让这种爱刹那重新点燃。她想到了丁一鸣对郑美琴的宽容，想到了郑美琴内心生起的惭愧和感恩，这些都是重新点燃爱的火种。而滥情或轻易就移情别恋的人才恰恰是熄灭了自己爱的火种。也许他们在另一个人的身上重新燃起了爱欲，但如果不懂得宽容、惭愧、感恩，不具备做人的美好品质，对任何人的爱都会是无源之水，有一天都会枯竭的。没有爱的人将是痛苦而冷漠的，没有爱的生活会让人似处于漫漫长夜中孤独而恐惧。但爱来自于人类所有美好的品质中，只有我们自己拥有这种品质，我们才永不会失去爱。一个人选择怎样的生活无可厚非。但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你的选择却是需要学习的，需要从你所信仰的宗教，所接触过的每一位朋友、书籍，生活中不断探求、思考、反省，这样你的生命在不同的阶段才会活得精彩。

郑美琴走后，吴爱真一个人想了很多。从丁一鸣和郑美琴身上忽然对爱情有了新的领悟，她不会再为爱情失落，她不会再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持久的真爱。当然，这种身心的领悟也应该感谢山口铭川，是他以一种恶的形象、爱的心让她从心中破除了她对“善”的执着，她决定回老家去探望父母。她觉得，一个人一旦对爱不再有疑惑，对爱不再有时间和空间的阻碍，她就不再孤独，不再寂寞，她就不再有什么牵挂担忧了。那一刻，她不再为山口铭川担心了，她坚定地认为，爱会带给他好运的。

（十八）看望父母

父母住在北方的一个小城市中。冬天的北方小城，一切都似乎被

冻得硬梆梆的。她提着为父母买的大包礼物，哈着气，跺着脚敲开了父母的家门。

母亲看到她，先是一惊，马上就喜悦得泪都快流出来了，但她还顾不上流泪，忙着接过她手中大大小小的包，并埋怨她为何不先打个电话回来，让她先做些准备。母亲拉着她的手不停地哈着，用手搓着。“看冻成这样，也不戴手套。”她抱了抱妈妈，也抱了抱爸爸，她一时享受在父母这种无微不至的呵护中，她什么也不想说。

晚饭照例是妈妈最拿手的饺子。妈妈喜气洋洋地做了一下午，爸爸炒了几个小菜。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桌面上时，妈妈说：“快吃吧，在南方吃不到饺子吧？！”她说：“现在什么都能吃到。但在南方吃饺子，永远感受不到北方这种冬季吃面吃饺子的氛围，总是缺了什么，吃着不香。”

妈妈脸上的皱纹笑开了花，“那是你在南方吃不到妈妈包的饺子，你从小最爱吃妈妈做的饺子了。”说得吴爱真差点落下泪来。她夹起一只饺子，咬了一口，满口余香，“好吃！真好吃！”妈妈笑得皱纹更深了……

妈妈这几天在做一件自以为很重要的工作，在为哥哥未来的孩子缝尿布。“你哥来电话说你嫂子快生了，是男孩。我与你爸过段日子办好手续就去看他们，我还正要打电话告诉你呢。”“妈，现在孩子都用尿不湿，不用尿布的。”“哼！你不懂，那纸的东西哪能与棉布比。孩子的嫩皮肤哪能那样捂着，还不捂出毛病来。”妈妈一生节俭，这时为了这个还未出生的孙子，把自己新买的秋衣秋裤用剪子全部剪成

一块一块尿布，一点都不心痛，眼睛都不眨一下。她说，这种布料做尿布最好。

父亲养了很多花，每天准时用心地为那些大盆小盆的花浇水，松土。吴爱真看了看，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花草，只有一盆开了一朵黄色小花，另外的除了光秃秃的枝干就是绿色植物，而且有几盆是相同的，只是花株大小不一样。父亲说是因为冬天的缘故，春天这些花就会很漂亮了。

妈妈有一次将一朵塑料花插在了一个花盆里，猛一看，还真有以假乱真的效果。父亲马上认真地告诉母亲，这种审美观太差劲了，假的就是假的，再美也是假的，真的即使一棵草栽在盆子里也比那朵塑料花好看，边说边随手就拔出那只塑料花扔了。妈妈笑着说：“这么大年龄了，快入土了，还这么较真，真的假的又怎样，一辈子就为你那些观点累。”

爸爸妈妈都快七十岁的人了。吴爱真半年多时间未见他们，但她还是明显感到他们日益的衰老，尤其是记忆力。一次她要带父母出门，但两个人谁也找不到家门钥匙，父亲一口咬定给了母亲，母亲怎么也想不起放哪了，又说好像是还给了父亲。两个人因此弄得关系很僵，几乎吵起来。最后吴爱真从爸爸换下扔进洗衣机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那串钥匙，母亲占理后因此数落了爸爸几个小时。父亲理屈，躺在床上唉声叹气生闷气。

吴爱真已经不忍心去责备任何一位老人，父母到这个年龄，只能哄着了，让他们双方再改变什么已经很难。她只奢望他们能平安，快

乐，健康，幸福，一如父母对她的期望。佛法中说，一个人真正从身心去修证佛法，功德无量，希望自己也许有一刻是对佛法信受奉行的，但她希望那一刻回向给生她养她的父母，回向给生生世世曾给予她生养之恩的父母……

她在父母家呆了半个多月，她离开父母时，给父母留了一些钱，虽然她现在很拮据，那些钱是她离开A市时向郑美琴借的。但她却装作很有钱地给父母留了一叠，她只是不想让父母再为她的衣食有什么牵挂，虽然她知道父母有退休金，老两口足够养活自己，父母希望从她这得到的也不是她这点钱，他们希望她快乐、幸福，一如她对父母的希望。但她对父母无以回报，只能在心中说：“爸爸妈妈，虽然你们的女儿看上去一无所有，但她心中有爱，她活得很快乐！”她不知父母是否听到她心里的话，分别时她只看到母亲的白发在风中飞扬，父亲蹒跚苍老的背影……泪水顺着她的脸只能默默流淌……

（十九）五台山小住

离开父母后，她去了五台山，因那儿离父母的小城很近。她未联系任情非。她不知他现在在哪座佛教圣地，她知道她不是为了他去的，也不是为任何一个人。但当她在一座大殿中，对着佛祖跪下时，她听到了她的心声，她在为山口铭川，为那个也许是十恶不赦的魔王祈祷，希望他能平安度过劫难。她第一次像一个教徒式的虔诚祈祷，希望冥冥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不管它来自佛，来自菩萨或是上帝，愿这种力量给予山口铭川身心的救渡，这是一个弱者的爱所能做的。

她磕头的这个寺院是一个尼姑庵，出了大殿，门口有两个十七八

岁的比丘尼，吸引了她的注意，看上去她们刚从远方来，因为背包就靠着大殿一侧的门放在她们脚下。大概是因要进大殿礼拜，她们俩正在殿外互相整理风尘仆仆的衣衫，其中一个看上去年龄大一点的女尼为另一个拍打僧袍上的灰尘，并说：“你这种袍子的颜色是自己染的吗？”那个小巧伶俐的女尼说：“是的，现在好多寺院都流行这种脏色。”边说边四面环视了一下，看到吴爱真在旁边看她，便马上不说话了。两个人将背包就丢在门外，整理好衣装便进大殿礼拜去了。

吴爱真在回宾馆的路上，想“女为悦己者容”，小尼打扮是为谁看呢？那种脏色即使在寺院怎样流行，在世俗众生的眼中想也不会美起来。但小尼喜欢那种美丽的脏色，而且穿在了身上。出家人是不应该对这些有分别的，小尼虽无修证，应该也懂。但她也许实在无法掩饰自己爱美的天性，她单纯率真的脸和清澈明亮的眼眸给了吴爱真触动，也许触动她心的还有小尼身上那种灵动的活泼泼的身、口、意合一的东西，它没有在戒律与佛法的圣堂前变得虚伪，变得刻板，变成戒律的奴隶。

她想起第一天她到五台山，去一个寺院挂单，也是一个尼姑庵，以前这儿是有居士住的客房的。接待她的比丘尼把她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在老尼挑剔的、指责的、怀疑一切的“戒律”的眼光下，她这位佛门居士似乎被剥得赤身裸体，而且马上就觉自己是一位在红尘堕落的罪人。“不行，这儿冬天是不挂单的，居士们的客房没有取暖设备。”老尼垂下眼帘，冷冰冰地对她丢下这句话，而后去打扫旁边的供桌去了。她诚惶诚恐地从那间客堂退出来，惟恐自己的脚站久了玷

污了这圣洁的佛门禁地。

佛陀说以“戒”为师，是希望弟子通过“戒”净化自己的身、口、意，“戒”不是目的，只是一个工具，持“戒”的最终目的是得定，通过定得到佛的智慧，而不是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道貌岸然的，呆板刻薄死气沉沉的佛门修女，并以此生起更多的分别执着，自以为是，生起骄狂轻慢之心。她想对老尼说，但觉得没有资格。佛陀灭度了，老尼没有佛陀弟子们的福报，能在佛陀无处不在的加持下信受奉行，在僧团严格的戒律之下身心仍时时充满解脱的希望与愉悦。老尼只有戒律，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没有老师，看不懂经典，没有修证，甚至一生都未见过身心解脱的榜样。年龄渐大，持“戒”多少年是自己唯一引以自豪的资本，也是安慰自己空虚灵魂的唯一寄托。如果只有“戒”律和诚信，或许一个人也会迈向解脱之路。

但对佛陀的诚信是建立在对佛法的了悟基础上的，不是宗教式的偶像崇拜，而是在“众生平等”基础上的宽厚和仁爱，是把每一位众生从内心都看作佛的。那在这个人的身上，一定有一种因“平等心”生起的柔和慈爱之光，有一种折服于佛菩萨这种博爱品质的谦逊、温和，甚至于空灵。

她忆起她曾结识的一位“戒”律精严已圆寂的比丘尼“一清”法师，她圣洁的脸，纯净而睿智的眼神，曾使她一见之下便陡生敬意与惭愧，她见到了因“戒”得定，因定而生起智慧的化身。但从这位老比丘尼身上却未看出这一点，她知老尼没有。老尼已陷在“戒”的陷阱里了。从她挑剔的眼神，刻薄呆板的神态，轻巧的口气中看出来，

“戒”已成了捆绑她身心束缚她灵魂的“魔”，已经在她所有对外的神态中，在她没有热情冷冰冰的语言中狰狞地笑着。

想到这儿，吴爱真有些伤感。她是一名居士，以佛门“戒”律，她是没有资格评价出家人的。但那是她心中的真实想法，她并无意因此去诽谤或否定持“戒”的功德。相反，她愿意向所有在这个时代能严持“戒”律的比丘、比丘尼们致以最诚挚的顶礼！佛教需要“戒”律，否则无法杜绝僧人的堕落和僧团的腐败，佛教也无法长久驻世。历史上的几次灭佛或多或少都与僧人的不守“戒”律有关，佛法也需要净“戒”的守护。但佛法的“戒、定、慧”三学都是有岔路的，这确是每个所学的人应该了悟的。如果只有戒，没有定、慧，戒只能变成束缚“身、口、意”的一种苦行。但如果没有“戒”，对一个刚刚学佛法，“身、口、意”还散慢的人来说，永远也不会得定。而没有戒、定，只靠“闻、思”而来的“智慧”无疑也会成了一种哲理的思辨或意识层面的狂慧。

这时，她又想起了一位她认识的年轻比丘，因为自己无法抵制诱惑而守戒，悔恨交加，对自己的身体实施自残的行为，他痛苦的神态曾在她面前久久徘徊萦绕……

她的眼睛湿润了……她又怎忍心苛责这些僧尼呢？！

如果佛陀在世，看到这些他会怎么做……她含泪沉思着，也许他会让那位老比丘尼明白不是“戒”律中的就是善的，“戒”律外的都是丑陋的，不可因能持“戒”而贡高我慢，他会让小比丘尼明白欣赏美无有对错，但因此而放纵心性或让自己去分别执着就是因美走入修

证的歧途……也许佛陀会用他那无法测知的圆满智慧和慈悲去给予他们教化，这也许是吴爱真永远无法揣度的……

中午在一家小餐厅吃饭时，一位女子走进来，就站在她餐桌旁，问在吧台的老板娘是否需要雇人帮忙，老板娘说冬天没有游客，生意很清淡的，不需要人手。女子又说只包她三餐饭就可以了，可以不要工钱。老板娘仍笑着对她解释说真的不需要，过两个月大雪会封山，没有游客，她这个小餐厅也要关门过年了。

吴爱真抬头望了望女子，她穿得很单薄，两手边搓边捧在口前哈气，右手背肿得像个红萝卜，而且上面有几个冻疮，她的头围着一块厚厚的头巾，但吴爱真还是看到了她长长的睫毛和披散着的棕色的头发。

她忽然回忆起她第一天来五台山在一家寺院吃饭，有一位女子端着大盆子帮僧人们打饭，她个子高高的，脸盘较小，但皮肤很白，棕色的长发下有两只忧郁的蓝眼睛。吴爱真第一眼看到她，以为她是个在寺院打义工的外国人。因寺院的饭堂不准讲话，她帮她打饭时，她想示意她少打点，但不知道怎样表达，当她从盆里挖了一大勺米饭准备放在她面前的碗里时，她冲她微笑着摆手，然后用手攥成一个圆圈，意思是小小的一团。她马上就领悟了她的意思，把勺里的饭又倒回盆里一半，她忧郁的蓝眼睛始终泛着友好的微笑。

吴爱真对正要走出去的女子喊：“喂，小妹！”女子闻声转过身望着她，似乎不确定是否在喊自己。吴爱真冲她笑了笑，指了指她身旁的凳子，女子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顺从地走过来坐下了。

“你现在不在寺院打义工了吗？”

“噢！”女子似乎觉得有人能认出她曾在寺院打义工很高兴，快乐地笑起来。

“寺院冬天要节约用煤，所有打义工的居士们都不用了。”

“你要找一份工作吗？”

“是，我还想在五台山住一段时间，我的钱用完了，我想找份工作。但冬天很难找，没有游客，老板们的生意都很清淡，有的都关门了。”她说话时，眼里的忧郁更深了，还浮上一层淡淡的哀愁。

“你不用担心，我这有几位做生意的朋友，可以帮你介绍一下，吃完饭带你去。”

“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女子眉开眼笑。

“你吃饭了吗？”吴爱真看着她冻得发紫的唇。

“还没有。”她说，有点不好意思。吴爱真为她又要了一份面和一盘菜，女子吃得很文雅。

“你的手怎么会冻成这样？”

“在寺院厨房干活，每天要用凉水洗菜，我没有想到五台山会这样冷，就这几天刚冻的。”

“你家是什么地方的，我以为你是外国人呢。”

吴爱真通过几句聊天，已肯定她是中国人。

“苏州。我长得有点像外国人，我的祖辈有英国人的血统。”

“哦！快吃吧，菜端上来一会就凉了，不像南方。”

“是。”她加快了吃饭的速度。

饭后，吴爱真带她去找她那位卖佛像制品的女朋友，她知道了她的名字叫曾小瞒。朋友五大三粗的嗓门，先把小瞒的来龙去脉问了一通。吴爱真知小瞒原来是苏州的一所师范院校毕业，会讲德语和英语。这次来五台山是朝山的，她想找一份只干三个月的工作。

朋友问完后，爽快地说：“行，就在我这干吧，三餐饭去我家吃，我院子里还有一间小房子可以帮你收拾一下住。但工资不高，一个月只有三百元，你可以每天只上半天班，余下时间可以去寺院里。你是来五台山修行朝山参访的，我不能把你的时间全占了。”

“可以，可以。”小瞒开心得差点给那个朋友鞠躬了。

“那就这样定了，你明天就过来吧。”朋友一副侠肝义胆、两肋插刀的样子。

吴爱真拍拍朋友的肩说：“谢谢你。”

“别谢我！哪次你来五台山不给我整点事，我早已习惯了。”

“你看，你要成就还全靠我整事呢，这叫帮你积功德。”

“算了吧，你现在住哪儿，来几天了，也不打个招呼，有事了才想起我。交了你这种朋友，我这种功德少积不了。”

“我有吃住的地方，你不用担心，你帮我把她照顾好就行了。”

“放心好了。”

吴爱真笑着拉小瞒走出朋友热乎乎的商店。小瞒的脸也冻了，再加上兴奋，两脸像两个红彤彤的熟透的苹果，但那两只曾忧郁的眼睛里正流光溢彩，焕发着喜悦和感激的光。

吴爱真带她先去药店买了冻疮膏。当她知道吴爱真明天就要离开五台山时，恋恋不舍地说希望下午能去吴爱真住的地方聊一会。吴爱真说下午不行，她已约了几位朋友，要去看她们，但晚上她七点多就可以回到宾馆，她可以晚上搬来与她一起住。

“方便吗？”小瞒迟疑地说，她怕打扰吴爱真休息。

“方便，我晚上睡得晚，房间里临时加一张床就可以了。”

小瞒听了，欢天喜地地先回寺院收拾东西去了。

晚上，当吴爱真回到宾馆时，小瞒已在服务台外面的椅子上等了她半个小时。她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双背带的中型旅行包和一个小挎包。宾馆现在生意清淡，住宿费可以打半价，加一只床只用了十元钱。

小瞒很健谈，声音软软的，轻轻的，抑扬顿挫，还不时的夹杂着低低的银铃般的笑声，吴爱真躺在床上，先回答了小瞒一连串的修行问题后，便大部分时间只听小瞒一个人说话，像在听一只百灵鸟唱歌。

“我刚学习佛法几年，好多问题不懂，现在听你这样讲，心里舒坦了很多。我原来以为佛教胜地高僧大德很多，而五台山又居四大佛教胜地之首，号称‘金台’，所以我一直想来，但一是经济，二是单位走不开。我分配在一所中学教英语，学校有位副校长，一直在追求我，但我不愿意，他有机会就给我穿小鞋，上学期我索性就辞职了。我父母不信佛法，也不愿意我学佛。我有一位姐姐是信基督教的，她信得很虔诚，我姐夫吃喝嫖赌，还吸毒。他们有一个小男孩，姐姐整天在主前祈祷，对姐夫百般顺从、忍耐，相信主会帮助她，让姐夫回

心转意，让姐夫变好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未看到主的光芒照耀到她的家庭中，她也未从对主的诚信与祈祷中获得快乐！”

小瞒说到这沉默着，似乎在回忆她姐姐的不幸。

“我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很纯粹的宗教。信仰一种宗教的最低要求是‘信’，你首先要对它有绝对的诚信与信心。但人自从懂得撒谎以来，‘疑’就已成了每个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气，如果生活中你会对很多事、很多人有‘疑’，你怎可能在一种信仰中不‘疑’。你说‘信’，这个‘信’是打了很大折扣的。人不可能马上去全身心地相信一件她并不懂的事，何况上帝又是那么捉摸不透，看不到，摸不着。像你姐姐这样虔诚地去祈祷，也许只是她生活中的一种寄托，所有的事情已经变得很糟糕，她没有能力改变什么，她想从万能的上帝那求一线希望吧！或者让自己的情感暂时寄住那仁爱、忍耐、富有爱心的上帝中，心能暂得一点安慰。”

“也许吧！姐姐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姐姐还让我跟她一起信基督教，她说基督教是一种‘爱的宗教’。我看了她给我的书，但是我觉得基督教的历史简直是一部苦难的历史，我看完后心里沉甸甸的。基督为了承担众生的罪恶和苦难，被钉上了十字架，他让人忍耐、顺从，他让人通过‘爱’回到上帝那去，回到天国去。他让人爱他的仇敌。我认为，我做不到，对一个将我钉上十字架的人，我如果不恨他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再从心底生出爱来，我相信我没有，而且我也相信很多人没有这种爱。基督是伟大的，他的‘爱’让我仰视，让我垂泪，但我无法走进他，他的爱是神的爱。也只有他能受那么大的折磨，受

那么大的痛苦而不失爱心。而我在一群没有良心，不懂感恩的人中马上就会失去爱心，何况受尽折磨。我做不了耶稣的门徒和弟兄，因为如果做了，我要像他那样，扛起‘爱的十字架’。我也做不了被上帝宠爱的儿子，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爱心，我生不起来。我有太多的烦恼、沮丧、失望和不如意，还有嗔恨。而且对上帝造人这件事，我终究存有太多怀疑，我不可能马上就会相信，我更多时候只是怀疑上帝是否存在？！

但佛陀不同，佛陀并不要求你马上就信什么。他说，请跟我来，学习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对这个世界人生的经验和看法是错的，它们是一种假相。你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得到我的智慧，通过这些智慧可以掀开世界万事万物的假面具，看到它们的真相。那个时候，你就成为了我，你就是佛，而且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些适合他们的方法最终成佛，连这个世界很恶的人都不例外。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

虽然，佛法中也有菩萨的大慈大悲，但我相信，随着我智慧的增长，慈悲会逐渐显现出来，我也不会爱得那么辛苦，像被钉上了十字架。所以我认为佛教是一门‘智慧的宗教’，虽然它也弘扬慈悲、博爱，但它却是以智慧为基石的，它爱得有智慧，它不是简单的顺从、忍耐，不是简单的去一味奉献。像藏传佛教的愤怒像一样，凶神恶煞般的面目下是一颗慈悲的心，对一位证得空性，充满智慧的菩萨来说，也许‘杀’也是爱，就像父母打孩子也是爱一样。虽然基督教里也有十戒，也有‘上帝的命令终归是为了爱’的说法，但我无法一开始就

去执行上帝的旨意或一开始就生起信心去爱主。基督教没有给我一个从学习到深信不疑的过程，而佛法中有。佛法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让我得到佛陀智慧的阶梯，都是我达到佛陀无所不知，解脱生、老、病、死，证入‘不生不灭’的永生之路。

我不需要等到世界末日去审判，我也不需要死后升到天国去，我认为得到佛的智慧的人，在今生就可以获得天国的快乐。我曾这样对姐姐说，但姐姐说信了基督教是不允许信其他宗教的。”

“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佛法是以获得佛的智慧为究竟解脱的，而慈悲和智慧是法性的一体两面。拥有佛的智慧的人，一定具有大慈大悲的品质。而且在佛法的修证中，大乘的菩萨道也很注重发‘菩提心’，即‘为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而修行，其实也是从‘爱与奉献’开始的。因为唯有如此发心才能证入佛的法身境界，获得佛的法身智慧。而六道万行中的第一条即为布施，第三条即为忍辱，但佛的法身智慧却从起步就告诉你，要无我相无人相，即受者空，施者也空。忍辱也是，根本无‘受辱’之人，只是自己执着这个‘因缘和合之身相’为我，才会觉我受了委屈。建立在这种智慧基础上的‘菩萨之爱’就是一种‘无我’之爱。如果再透彻领悟‘法身佛’众生平等的境界，而建立于众生平等境界基础上的爱即为菩萨的‘大慈大悲’。而这种实证空性的菩萨之爱与奉献，就不会是单纯的执行或忍受，也绝不会在这个时代因爱与奉献被放到信仰的祭坛上。在菩萨的每一滴爱中，都有智慧的闪现，都有实证空性的证量为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人在爱的奉献之中，不仅让每个爱的人生起快乐，而且运用智慧的

善巧方便法门使被爱者也走向光明和快乐。”

“你说得很容易，其实真正做起来也很难。我原以为寺院中很清净，是红尘中的一片净土，但在里面呆久了，才知道比社会上还复杂，那些出家师傅比红尘的人还要执着偏激，还没有爱心。”

“师傅们出家是因为种种原因，里面虽也有为求证佛法、弘扬佛法而出家的，但不是说马上剃了头发就成了高僧大德，就有了成就。僧人也需要慢慢修行，需要居士们、信徒们的理解和宽容，甚至于帮助。但他们示现了出家相，即使暂时没有修证成就，但他们也是‘事相’上的僧宝，是佛教信徒们皈依的对象。他们代佛宣示三皈五戒，代佛传授经论，让佛教以‘佛、法、僧’三宝的形式驻世，也是值得我们尊重供养的。”

“不过，人们还是注重出家人的行为，如果出家人起心动念，行为方式都离他们的教义甚远的话，那佛教的摄受力就很差了。但我们被空虚、不安定、疲惫、压力、疾病困扰的时候，是多么需要佛陀的智慧啊！如果能从僧人身上看到一种宽容、博大、宁静、祥和、清净的状态，我们的身心哪怕因此获得片刻的安宁，我相信也会对佛法生起无比的崇敬与信心……”说到这儿，小瞒的两眼神往地盯着天花板，仿佛看到了这样一位圣僧出现在她眼前。

“也不完全是这样。刚才你还说，佛教是一种‘智慧的宗教’，而智慧在每个人这儿都可以体现出来，它不分在家出家，而且都不分这世界的任何行业。佛陀讲：这世界的一切治生产业都与佛法不相违背。所以，对佛陀的信心不应该是建立在对僧人的信赖上，佛陀还讲过依

法不依人呢。而佛说的所有经典，都是在告诉你怎样从他的智慧指示中领悟和看到宇宙万事万物的真相，他的所有法门都是引导弟子去成为他，拥有像他一样的功德和智慧，从而从烦恼中，从人生的困苦中，从生死的轮回中得到解脱。故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没有人会因为出家人不守戒律或寺院不清净就失去对佛法的信心，因为这并不影响每个人从佛法中受益，从佛法中成就。”

“但僧人和寺院的形象总是让一些不信佛的人有指责佛教的一些把柄和理由。他们说，看看你们学佛的那个样子，还是出家人呢。我父母就这样说，而且把我看的经书也撕了。他们认为我现在还不找男朋友是因为看佛经看的，而且不让我到寺院。”

吴爱真沉思了一会儿没有说话。慢慢她说：

“误解是有的，看你自己怎样面对和把握，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成就一件红尘的事业也需要付出很多心血和汗水。何况我们现在要得到的却是佛旷劫无上的大智慧。它是让我们了脱一切烦恼恐惧，进入涅槃，超越生死的。如果，我们不想失去一点，不想付出一点，怎么可能成就。但话说回来，我们成佛要先做人的，人是成佛的基础，整个修行完全可以融入到红尘中的每件事中。而且佛的智慧本来就是在万事万物中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大乘的修行并不影响成家或在红尘中工作等。我觉得在家人最好的修行方法是每年除了工作、养家糊口以外，就是还能抽出一段时间避开红尘选择法门清修。如无这样的条件，其实每天抽一点时间修法门、看经典，在休息日去参访一些善知识也不错，只要长久坚持下来也会有收获。”

“我家人只是一种偏见。其实我并非是因为学佛不找男朋友，只是没有自己真正喜欢的，也不是说修行非要到山里、寺院，只是我生活的那个环境让我太烦了。在那种环境和氛围中，我无法让自己的心安宁下来。我知道这是自己功夫不够，还不能对境调心，我只好逃到了山里，我挺喜欢五台山的，在这儿虽然生活辛苦，但我很开心，也有疑惑和迷茫，但是更多的是对我灵性的一种触动，迫使我去思考。我喜欢听寺院屋檐下的风铃在风中发出的声音，觉得像一种来自久远时空的梵音，清脆悦耳，有种脱俗的美。还有晨钟暮鼓，合着僧人悠扬的梵唱，我会瞬间忘掉这个世间的一切尘劳，觉心瞬间就被荡涤干净了。但如果不是现在你帮助我，我连吃饭都成了困难。这个世界毕竟是现实的，人不能只在冥想之中生活，现实与修行之中存在有很多的障碍和矛盾，人在现实面前有时候太渺小了。在这时候，我总是想起姐姐的祈祷。我昨天还跪在佛面前祷告，希望佛帮我找个工作。不过，求佛比求上帝快，姐夫到现在未改变什么，但我却在今天得到了你的帮助。”

“上帝只有一个，那么多人求上帝，上帝哪能一下忙得过来。而佛却有成千上万的化身，有多少人求，就可以多少化身出现，当然会这么快就帮你解决了。”

吴爱真开玩笑地对小瞒说。

小瞒又开心地笑了，笑声像寺院屋檐下的铃声……

（二十）相聚澳门

吴爱真回到 A 市时，正好是元旦。虽节日对现代都市人来说已并

不是一件能激起兴奋与热情的事，但市里还是有一种节日的气氛。从放长假街上陡然增多的车辆人群，到街道两旁新悬挂起的庆祝元旦的红灯笼，都在向人们不断提醒着，新的一年开始了。

吴爱真站在客厅的窗前，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像在缠绵地诉说着与旧的一年告别。吴爱真的心中悄悄泛起一丝愁绪，时光的飞逝让她又感觉到了生命的易逝与一切的无常，纷飞的雨丝仍能触动她心中那份敏感而细腻的情愫……在这样的心境下，她接到了山口铭川的电话，他来到了澳门，而且马上派人来 A 市接她。

车终于停了下来。司机礼貌地对她说：“到了，小姐。”这是司机一路除了在海关安检要她的证件后，与她第二次说话。

她下车后，马上就看到山口铭川正三步并作两步地从旁边的大厦里向她走来。到她面前时，他脸上无一丝笑意，表情凝重关切地注视着她，似乎她刚从牢笼中释放出来一样，而且经历了无尽的苦难。然后便一言不发，轻轻拢住她的肩。“我们先吃饭去吧。”他的语调温柔得像梦幻一般。

吴爱真有些恍惚，她不知为什么，从来的路上到见到山口铭川，她一直就像在梦境之中。他们在一间布有无数玫瑰的房间享用着烛光晚餐，山口铭川俊朗的脸和关注的目光在她的脸前晃动，他看着她的表情，她眼神迷离，捉摸不透，他轻轻拉了拉她的手，将它放在唇下吻着，但是吴爱真只是呆呆地笑了笑，烛光幽幽地闪动着，山口铭川用手轻轻拍拍她的脸，示意她快吃饭。他笑了，也许是为她呆呆的神情。吴爱真心底始终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她环视这间房间，定定地看

着山口铭川的脸，她知道哪儿不对了，她又感受到了一种潜伏在这一切之中的阴暗。房间的玫瑰在烛光中有着鲜血般的鬼魅，山口铭川的笑像是阴暗之中的一抹反光，门外站着两个保镖，一切都在戒备之中。整个房间像布置着一场爱情的陷阱，房间的屋顶高得有点奇怪，所有的空间都使她感觉压抑，似乎要窒息。“你怎么了，不舒服吗？是不是晕车。”山口铭川正用刀切一块牛排，边吃边问。他觉得她愈来愈奇怪。“没有。”她轻轻答。她在努力调节自己的觉受。“你常在这个餐厅吃饭吗？”

“嗯！不好吗？这餐厅是我们自己的，我就住在楼上。不过，今晚为了迎接你，我特意吩咐他们布置了餐厅包间，你不喜欢这个氛围吗？”

“不，我只是有些特别的觉受，像在做梦。”

“我也觉你有点不对劲，神情恍恍惚惚的，不过，我以为你是因为我们重逢的缘故，难道不是吗？”他已经吃完了，正用餐巾擦嘴，吴爱真笑笑，没有答他的话。

饭吃完了，他住在八楼。从电梯出来，门口和楼道中都站着穿一样衣服的人，看到他们过来，都马上深深地冲他们弯下腰。吴爱真猜都是山口铭川的手下。

进入山口铭川的房间，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米黄色草席编成的宽大榻榻米。在榻榻米中间只放着一张低矮的黑色小茶桌，茶桌两边是两张毛茸茸的红坐垫。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已经洗好的黑色茶具，小茶桌和茶具都看上去非常清洁，在灯光下泛着黝黑的光泽。吴爱真没

有像日本女孩那样跪在垫子上，她轻轻地坐了下来，她已无暇打量房间其他一切了，因为桌边“一盆风景”已用夺魂摄魄的美吸引了她的视线。那是一个椭圆形的盆子，内外均呈墨绿色，盆中盛满了清水，盆底散落着几颗白色的鹅卵石，与墨绿色的底相映，更显出水的清澈。而让她惊叹的还不止这些，而是水面上飘落着几片红色的玫瑰花瓣和点点粉白色的梅花，有一枝梅花的枯枝弯弯曲曲盘在盆的一边。

“是我专门为你做的插花盆景。还记得我们一起去罗浮山时，我的卦词最后一句有：才解傲雪一枝梅。我现在就想解读，我想用冰清玉洁的玉石，纯净水中的落花，造型高雅的梅枝来解读我们的爱情，可以吗？这个墨玉的盆子是明代的，盆底有它的文字证明。很难得。”山口铭川盯着那只墨绿色盆子似在自我欣赏着。吴爱真没有说话，这个盆景猛烈地撞击着她的心。她记起曾看到过的一则故事，是关于日本茶道巨匠千利休的。有一次，日本的统治者丰臣秀吉找来一个黑色的铁盒子，里面盛满水，然后拿了一大枝梅花让千利休当众表演插花。目的是给千利休出个难题，因在盘子里插花从古至今从未有过。千利休从容地拿起了梅花一把把揉碎，花瓣花苞纷纷飘落水面。然后，将梅花的枝轻轻的斜搭在盘子上。丰臣秀吉与众人看了，一时间目瞪口呆，为千利休创造的美窒息。而现在，也许山口铭川借鉴了这个典故，来解读他们的爱情。千利休在七十岁高龄时，因威望与被人爱戴，遭丰臣秀吉的嫉妒和嗔恨，而被下令剖腹自尽。一代茶道巨匠陨落了，已步入茶道巅峰，可以予平凡中创造超凡脱俗之美的千利休，他的生命在统治者的专横、残忍中消逝了，就像那株梅花的点点残红葬于那

只冰冷的没有生机的铁盘子里……而那枝谢尽花的梅枝，就像他追求的茶道——冷峻，枯槁、古朴、简约……

而眼前这只玉盆的光泽是柔和的，清澈的水底，圆圆的鹅卵石衬托出盆底的无限生机，并映衬着水面上的点点梅花、片片玫瑰，虽是落花，但并不凄美。盆边的梅枝曲折奇异，像一条矫龙探视守护着盆中的一切。但尽管如此，千利休的故事使吴爱真的内心仍然迸发出了无尽的伤感。她忽然又想到了《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也许，花是应该葬在水里的，让花魂飞在水面上。她想到了黛玉和宝玉的爱情……

清澈透明的水、花、玉无不向吴爱真昭示出一种纯净、圣洁、超凡脱俗的美。但盆子已有隐隐的裂纹，从水中可以清澈地看到。谢了花的梅枝毕竟是枯枝，它的美是残缺的。千利休曾置身于冷峻、多疑、专权的政治氛围中，使他追求的美随他的生命凋谢了，因为那种美在人格上已接近苛求完美，他的超凡脱俗已不属于那个时代，已不能被那种政治氛围所容。而眼前，这易碎的玉盆，难道不也代表这个时空纯净、圣洁的爱情无法完美的土壤吗？在这个时代，在凡俗之中，苛求这种圣洁、纯净之爱是不可能的，枯枝和落花，这种残缺的美只能欣赏，它不属于这个尘世圆满的生活。生而为人，也许只能从俗中见到雅，从堕落中见到圣洁，从苦、集、灭、道中见到常、乐、我、净，才能成就人生圆满无缺的生命和爱情。这是佛陀的智慧，也是菩萨入道的基石。在人世，苛求完美、纯净本身已偏离了人道，也偏离了“道”。

“在想什么呢？”山口铭川看着盯着盆景发呆的吴爱真。

“在我心中，你追求的爱情是纯净、圣洁的，我也是。”山口铭川说。

“也许，正因为我们内心都无法保有纯净、圣洁之爱，故才会向外苛求吧。”吴爱真轻轻说，神情有一抹淡淡的忧伤。

山口铭川察觉了，他飞快地瞥了吴爱真一眼，“好了！我们不谈爱情，不谈完美，喝茶好吗？你能坐过来一点吗？”吴爱真笑一笑，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拿着那张软软的垫子，坐在了他身旁。

山口铭川拿出一包在几个小小的纸袋装的茶叶，他先打开一个纸袋的口，自己闻了一下，然后又放在吴爱真的鼻子下，也让她闻闻，吴爱真只觉得一丝薄荷的清涼进入鼻腔，并未闻到其他香味。

“是什么茶？”

“幸福茶。”吴爱真笑了。“有这种茶？”

“这是我从日本带来的。是一位禅师自己采摘自己炮制的，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制成，我来的时候特意向他要的，这种茶叶来自于一种叫‘辛芙’的树上，故茶叶取其谐音，就叫‘幸福’了。听禅师讲，此茶可清热解毒，久喝可神清气爽，尤其对肺好。希望你能喜欢。”

山口铭川烹茶的手法很地道，沉稳而熟练，洗杯、洗茶、冲茶、泡茶有条不紊，干净利落，似入无人之境，自己独自沉浸在那种悠闲自得的境界中。他轻轻地将一杯泡好的茶放在吴爱真面前。茶色呈褚黑色，很浓。她端起来轻轻地闻了闻，仍没有什么香味，她便慢慢将它饮了下去。一股苦涩从喉咽冲上来，瞬间化作满嘴清涼，而且又从舌根泛起回甘，一会儿，便满口清爽的甘甜。

“怎样？”山口铭川问。

“有点特别的味道。”

“幸福的感觉。”山口铭川说。

“人在幸福时候，哪有这么清爽，都容易昏沉，得意忘形。”吴爱真说。“那是庸人，像我们俩这样的英雄就不是。”

“是啊，是啊！英雄所见略同。”“好！英雄，再喝一杯。”吴爱真笑起来，她忽然觉得自己从一直沉闷的状态中已完全走了出来。

“你现在都好吗？一切事情都过去了吗？”吴爱真忽然问，她不知自己指什么，但她认为山口铭川会懂。“没有什么了，公司内出了一个背叛者，泄露了公司一些机密，使我陷入一种很难脱身的境地，国家警事厅的人都在调查，不过事情已经摆平了。”说这句话时，铭川垂下了眼帘。“是原野吗？”山口铭川抬起眼，定定地看了看吴爱真，但他并不觉得奇怪，“是的。”“你们会杀死他吗？”吴爱真问。

“你干吗要关心这个。”“我想知道。”“按党内帮规处置。”“是什么？”

“切腹自尽。如果不从，剃去手脚，扔到海里喂鱼。”山口铭川淡淡地说，吴爱真的脸上浮现了那张酷酷的脸，他温顺地向她微笑着。他眼中的杀气黯淡了，化现出一副血淋淋的图案。吴爱真吸了一口冷气。山口铭川看了看她，“不谈这些，好吗？”“黑道里面真的像电影里面那么残忍可怕吗？”“你看我有那么残忍可怕吗？”山口铭川答非所问。吴爱真仔细地看了看他，他正襟端坐在那儿，仍是一身黑色的休闲装，脸上微微含着一丝笑意。她看不透他正在想什么，她觉得他的心似乎并不在身体的任何一个点上，他的心大得无边无际，在阴暗中

扩散着，那是魔王之欲。

“你的欲望太大了。而且阴暗。”吴爱真也答非所问。

山口铭川忽然朗声大笑起来，然后他止住笑说：“欲望？！谁没有欲望，你没有吗？中国的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不过想窃取一些权势和名利，而你想成佛，做圣人，你想窃取整个宇宙，而且还想流传千古。你看过《圣经》吗？亚当和夏娃为何会受蛇的诱惑，那是因为人天性中有一种根本的欲望，就是成为万能的上帝，成为造物主，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苹果，是认为如此可以与上帝一样充满智慧，无所不能。”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但亚当和夏娃因为欲望而失去了上帝的宠爱，失去了天国的乐园，人们因为欲望而由此堕落。老子说过：人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人们因为欲失去了道，由此开始讲德，讲仁、义、礼、智、信。佛法也讲人因欲而生娑婆。但佛、菩萨、上帝、老子这样的圣人，他们的智慧是一种平等、无分别的爱，用这种爱在人间惩恶扬善。人们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只能回到这种爱中，只有回到这种爱中，人们想成为上帝，无所不能的欲才能彻底满足。否则，私欲愈来愈膨胀的人只能导致自己成为在人间作恶的魔头，害人又害己。”

“魔王之欲与菩萨之爱有何不同？在人间，爱终究也是欲。”

“也可以这样讲，但在人间，‘欲’是有我的，而菩萨的大慈大悲之‘爱’是无我的！”（此处菩萨是指在其它世界成佛，而来此世界以菩萨相示现的菩萨。不是刚刚从初地证到十地的菩萨，刚证果的菩萨

虽见地到位，但在事相上还有度众生的情执未破。)

“既无我，谁来爱？”

“智慧和慈悲来爱。”

“智慧和慈悲总要有个主体，是谁的智慧和慈悲。”

“不，智慧和慈悲就是主体。”

山口铭川喝了一杯茶，静静地想了一会儿说。

“这就是‘如来’之道，道本身就是主体，又是色又是空，这已超出了人类哲学领悟的范畴。那么，你能给我讲讲佛法的空性之理吗？我知道它不是虚空和空无一物。”

吴爱真沉思了一下。把手中的杯子放到桌上，而后说，这就是空。

“不懂。”山口铭川说。

“我手中拿着杯子，现在放下了。只要你在这个行为中不执着放者和被放者，不着这个杯子和手的相，你就会通过‘手放下杯子’这个行为见到空。”

吴爱真边说边把手仍举在空中。

“杯子从手中放下了，不想杯子不想手，没有杯子没有手……”

铭川嘴里嘀咕着，边嘀咕边看她举起的手，沉思着，呆呆地发愣。

“我懂了一点了。”他说。“这就是缘生缘灭，法法如是，雁过长空，不留痕迹。如果有雁，有虚空，‘雁过长空’在心中就有痕迹，并不能过去，虚空不空”

“如是、如是。刚才你愣神的刹那了悟了一些空性之理。在你愣神时，外在的杯子与手，你的身心俱亡，只有一种灵明的觉照，而在

这种觉照中，又清楚地照到这个过程，这是一种顿悟。‘杯子从手中放下’这个行为只是一个缘，顿悟时缘也放下了，而且顿悟的刹那也无次第，不是你后面通过分析而出的。当你从那刹那的定中出来后，只能靠分析思维来说，来重新领悟那种境界，这是你还不能从空性起用。真正能圆满运用空性之理的人，看到我这只手便同时见空性。”

吴爱真仍把手举在空中说。

山口铭川看着那手，思考了一会儿说：“见不到。”

“所以见空性仍有很多等级差别。因你还不能住于那种见空性的状态中，只是刹那的领悟，故面对许多事的时候，仍然迷，但因见空性之理，故你会在迷时，通过分析，通过意识的抉择破掉一些执着，但痕迹仍需修证来清洗，否则心仍会被习气牵着走，而真正能圆满运用证得空性之理的佛菩萨，却能‘常游毕竟空’了。”

“谢谢你，很有趣。中国禅宗的许多公案我终于有点明白了，这种智慧值得探寻。”

山口铭川很开心，马上又斟了一杯茶，恭恭敬敬放在吴爱真面前说：“老师，请您喝茶。”

两个人都笑了。

“好了，理论归理论，在现实面前都是空洞的。我希望我们今晚是幸福的人，不是魔也不是菩萨。”

山口铭川边说边用手拉了一下身后的推拉门。说：“你进去先洗澡吧。我一会儿就回来，还有几位客人我要出去打个招呼。”他吻了一下吴爱真额头，然后轻轻说：“等我。”

吴爱真走进里屋，将推拉门重新关上。里面是一间带卫生间的卧室，她先去卫生间洗漱，卫生间很宽大，有带按摩的圆形浴盆。靠门边的柜子里挂着两件睡衣和新的浴巾。镜子下面的洗手台上放着一瓶鲜艳的玫瑰花。看上去，是今天刚插的。洗漱完，她披了一件睡袍。睡袍是新的，粉红色，上面有白色的百合花，长度正好到她腿弯。她看了一眼柜里挂的另一件睡袍，与她的同样质地和花，但是蓝色的。

山口铭川仍未回来，她躺到那张“巨大”的床上，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床，床上有白色印花的薄被和枕头，很舒服，她靠在床头，审视整个房间。房间的墙纸是黄色的，上面有若隐若现的百合花图案，对着床的墙上挂着一台超薄的电视，在床的左手大概是落地窗，现在带百合图案的咖啡色窗帘已放下来，把落地窗严严实实地遮上了，吴爱真猜外面可能是阳台。床的右手墙上挂着一幅画，画面是一条金光闪闪的龙正从波涛汹涌的海水中腾空而上，画的右上角是一轮蓬勃的红日，看那龙的气势，似乎想将那红日一口吞下。吴爱真笑了笑想，这条龙的野心可真够大的……

山口铭川回来了，他进来看到正半躺在床上的吴爱真，抱歉地笑笑，“哦！回来晚了点。”然后关掉头顶晶莹闪烁的吊灯，打开床头两只壁灯，整个房间立即笼罩在朦胧的粉红色中。山口铭川也喜欢这种小女孩般浪漫的色调吗？吴爱真心里想，钻入被子里。

“我马上来。”山口铭川意味深长地看她一眼，去洗漱了。

吴爱真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不知为何，她有点心慌，她沉静不下来，也许是这个环境陌生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

山口铭川出来了，他并未穿睡袍，他赤裸着整个身体，他健美的体魄和白净细腻的肌体在粉红色的光中，泛着神采奕奕的光，充满色的诱惑。

他躺进被子里，发现吴爱真仍穿着睡袍，笑着说：“等我来脱吗？”边说边把她的袍带解开了，然后轻轻地将袖子从她胳膊上褪下，将衣服顺手叠一下轻轻放在床的一边。他做这些时，有条不紊，像在泡茶。然后他侧着身子，用一只手撑着脑袋，认真地审视着吴爱真的脸，另一只手轻轻在她的身体上抚摸着……当看到她有一丝压抑不住的冲动时，他神秘地笑了，而后俯下身，轻轻地亲吻她，亲吻她的一切……吴爱真的身体热起来，而且随着他的亲吻轻轻扭动着。他兴奋起来，马上将她压在了身下……他看着她在他身下发出如痴如醉的低吟，欲生欲死，他心里生起一阵窃喜。似乎这是他头脑中的一个阴谋，它得逞了。他不停变换花样，让她刚刚一轮高潮过去，还未喘气，又一轮高潮来临，他看着她欲罢不能地在他身下扭动，她的脸涨得通红，她的身体滚烫，他觉得自己像一座大山一样威猛，他在用一种雄性的力量在征服一匹桀骜不驯的马，他看着她一点一点在驯服，在听任自己的摆布，他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但是，他没有幸福感，没有与她第一次做爱时那种柔柔的惬意。那种满足来自于心，来自于身体的每个细胞，而这种满足只是一种饥饿，只是一种饥饿后吃了一顿大餐的快乐！

吴爱真闭着眼，她觉得欲海的水幽绿幽绿泛着红光，慢慢地渗入她的四肢百脉，瞬间她的内心升起一种刺激的快感，又痒又麻又胀，

那种感觉让她发出低低的呻吟……她希望他别停下来，希望他用力亲吻她，抚摸她，猛烈占有她，那种刺激使她欲罢不能，她在欲海翻滚，一次又一次翻上来，一次又一次沉沦……她翻不出欲海，她想深深沉下去，她想死在欲海里……忽然，她听到了空中传来梵呗，若有若无，她倾听着，她的心突然定住了，欲海的波浪平息了，水变得清澈起来，像涓涓流淌的河。有一点白色的光从眉心清凉地扩散开，瞬间向下直透海底，形成一道白色光柱，她的身体凝固在那种光中，变得一动不动……

当他停下来时，他忽然觉一切索然无味，他很疲倦，疲倦到他不愿意再说一句话。身边的女人像一只枕头，他再没有任何想碰她征服她的欲望。

她动了动，他察觉到了转身搂住了她。眼神中是欲火燃烧后留下的暂时沉醉，“睡一会吧，很久未在一起了，太兴奋，太累了。”他闭上了眼，一会儿就发出均匀的鼾声……

她把他的胳膊从头下抽出来，不知为何，有一点泪从她眼角滑落。

他翻了一个身，背上的樱花是那么刺眼，那样妖艳。她定定地看着它，她忽然明白了，第一次见到它时，它为何那样让她震撼，是因为山口铭川的爱，是他无时无刻不在的爱浇灌了它，渗透滋养了七朵樱花，使它们显得圣洁而美。那一天，她有幸从一个正爱着的男人背上看到了樱花之神，而今天，她又从同一个有着无边无际欲望的男人背上看到了樱花之妖。它照样美，但妖艳之中带着毒，是这种毒把美和圣洁腐蚀了……

她用手去碰那几朵花，他睡得浑然不知，她想到第一次她摸它时，他的震颤，那种震颤不只来自于身体，而且还来自于心灵……

她忽然想用手把那几朵樱花捂上，覆盖住，她不愿意再看它们，但她的手太小太小了，它们从她的手指缝、掌边又醒目地跳出来，像是一只只金色的小妖，在嘲笑她的痴心妄想，幼稚和天真。忽然，他翻了一个身，轻松地将它们压在了身下……

她终于困了，闭上了眼……

早上她醒来时，他已在旁边看着她。她笑着轻轻说：“早上好！”他也笑了……忽然他说：“我觉得昨晚咱们在一起与上次在一起感觉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上次做爱时，我看到了光和花，这次没有。而且上次完事后我神气清爽，精力异常充沛，像充了电一样，而这次却非常疲劳，感觉身体像被抽空了一样。”

“嗯，心态不一样吧。”她淡淡地说。

“是心态？”他不再吱声，想着什么。“我感觉心态只是一个方面，可能与你修行有关。因为你的修行功夫，所以才在那样的心态下达到第一次那样的结果。”

“是。准确地说是与心态、修证的层次以及宿缘都有关系。你的心态两次不同，而我的身心也不能时时安住在果位的状态中，所以两次的体验大不相同。”

“这很有趣。原来修行后做爱也可以与凡情不同的，我还是第一

次体验到那种境界。”

“是啊！修行后身、口、意合一地做爱与凡夫之做爱是有区别的。”

“这种修行功夫我想学，你能教我吗？”

“好！先要从平时学会正身、正意、正言，而后清净你的身、口、意。”

山口铭川定定地看着她，满眼的怀疑，觉得这与做爱能扯上关系吗。

“我没有骗你。”吴爱真说，“因为只有通过这些，你和你的性器官才能带着爱一起进入对方，全身心融入阴阳合一的觉受之中。否则，你的性器官受到刺激，你的大脑想着经验与概念，你的心中升腾着欲火，你整个被分割成了三个部分，你体内的能量也已分散漏失，怎么可能与对方融合一起呢？如果双方不能融于一起，那性行为只是一种让人疲惫、刺激、放纵、发泄的运动或说是传宗接代的方式，人并不能从这种行为中真正获得心的满足。如果不能净化身、口、意，即使你有定力，心也会被欲的刺激牵制，因那是生命之欲，在身、口、意中，留下的痕迹将最深。

“你这种理论是否是密宗空乐不二的修行方法。”山口铭川问。

“不是。空乐不二的发生是自然发生的，它没有任何观想次第，它是在修行人彻底解悟性空之理，并有时时保任的身、口、意合一的定力作基础，才能借此开启脉轮，成就报身境界。其实如果一个彻悟性空之理的人，已能从这世界的万事万物中获取‘空乐’不二的觉受，不只是为了打开脉轮的这种修行中。”

“不太懂。”山口铭川说。“不过，慢慢来，你慢慢教我吧，我们有的时间。”他搂住她，深深地吻着，她觉得他现在还不想学什么……

“你感觉好吗？舒服吗？上次和这一次哪一次更好？”他忽然又问。

“两次都好吧！”她想了想说。“不过，我觉得自己在着相，着美、善、纯净的相，而且非常执着，执着垢净，才无力转欲海之毒。出污泥而不染，是心中根本就没有污泥，而我这份执着就是心中的污泥，它并非指对事物的态度。”此时她又想到了那个盆景与圣洁的爱情，想到了曾在寺院见到的老尼那刻薄的像刀片一样的眼神，其实，在实证中自己心中潜伏的又何尝不是一样的染着。

“哪有那么多道理，你感觉好就行。”他心满意足地说。

“今天你去哪玩呢？澳门实在是太小了，你又不会去赌场。”

“不过，我还真愿意去赌场看看。”

“去赌场传播你的佛法之理吗？！”他笑着揶揄她，“不过，那些输得倾家荡产的人也许需要你的拯救，你正可以告诉他们佛法无常的道理。”

“不是这样吗？我正要这样做呢”。

“好！你想做什么就做吧，不过我今天没有时间陪你，你一个人去赌场吗？”

“算了，我还是呆在家里吧。”她说，“等你回来。”

他大声地笑了。

“慧子没有与你联系吗？她一个星期前与真由美就来中国了。”

“慧子来了吗？”吴爱真惊讶地问，“她不上学了？”

“她的学业已结束了，进入实习期。”

“哦！前段时间我在五台山，有时手机没信号，她不一定能与我联系上。”

“听她走时说中国有一位网友，还是你介绍她认识的。她约了真由美一块来找他，并旅游。”

吴爱真想想，知道他是谁了。

“大概她们去了佛教胜地吧，我是介绍一位学佛的朋友与她认识，你放心吧，她们不会有事的。”

“我倒不会担心她们。”山口铭川边说边已穿好了衣服，然后拍拍她的脸：“你也该起床了，一会儿我让人把早餐送上来。我要去陪客人吃早餐。我知道你不喜欢与那些人在一起，你就一个人吃吧。如果有什么事打我手机，或门外两个人你可以随时指挥他们帮你做事，不用客气。”

他出去了，一会儿一位穿着蓝色制服的男孩端着一份早餐送了进来。一份牛奶，一份三明治，一份蛋卷，很简单。她没什么胃口，但还是坐在茶桌边把它们全吃完了。男孩又进来收去了杯盘，擦了桌子，退了出去。

她一个人在房间转悠。房间有一台欧式的酒柜，里面摆满了她认不出名的酒，在酒柜上摆放着一只带金链子的象牙，被架在一个镀金的底座上。一边的墙上还挂着一把外鞘精美的刀。吴爱真对刀不感兴

趣，她分辨不出这是装饰用的，还是真刀，但她想起了山口铭川在西藏看藏刀时的神态。

站在房间的窗前，可以看到楼后的花园，郁郁葱葱的树木围绕着一个明镜般的湖泊。清澈的湖水中倒映着蓝天白云，几只美丽的鹅在湖水中自由自在地游着……她出神地望了它们好一会……

她又转回了卧室，把床灯灭了，拉开窗帘，阳光一下子铺洒进来，盛满了整个屋子。她把落地窗稍稍打开了一点，想让外面清新的空气透进来，但并没有像在北方一样立刻感受到有凉爽的微风拂面，只是太阳照的一切似乎都暖洋洋的，显得没那么阴沉。墙上画中的龙在阳光下闪着熠熠的光，刺人眼目，她近前仔细看，原来金龙身上的鳞片是一块块的金片镶上去的，不像是一幅画，称它是一件工艺品更确切。龙的一只眼是一块红宝石，圆圆地鼓出来瞪着前面的太阳。远看整条龙不可一世，凶猛地从海中腾起，似乎只要再伸展一下身躯，那颗太阳就变成了它口中之物，造型惟妙惟肖。龙下的波涛是用一种蓝和深蓝的金属粉有层次地洒落而成，远看连成一片声势浩大的汪洋大海。

吴爱真用手摸了摸龙的鳞，笑着说：“这凶巴巴的，吃了太阳又有什么用，也不怕烫着肚子。”

“你在说谁凶巴巴的。”山口铭川走了进来，看她正站在画前一个人自言自语，便说：“怎么样，这件工艺品做得还好吧？这是我接替父亲的职位时，一位朋友送的。不过，我也觉得这龙做得凶了点，眼睛红红的，不够清澈。人家不是说龙眼能明察秋毫吗？那一定是清澈的，应该镶颗蓝宝石，是不是？”“你不知道，它是条恶龙，恶龙

的眼睛就是红的，它的欲望大的连太阳都敢吞。”“你最好还是口下留情，别惹怒了它，否则它连你也吞进肚子里。”山口铭川笑着说。“那正好！就像孙悟空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它要不讨饶，我就不出来。”吴爱真也不看他，声音很轻。

山口铭川回转头，看了看她，咬了咬嘴唇，一脸不怀好意的冷笑。吴爱真装作吓得急忙跑出了卧室，背后是山口铭川爆发出的大笑。

（二十一）生日思绪

一个星期后，是吴爱真的生日，山口铭川记得非常清楚。他征求她的意见，问想怎么过，吴爱真说越平淡越好，最好就他陪着她在房间里喝“幸福茶”。不是还有两小包没有喝吗？山口铭川同意了。但他说今年就这样过，但明年过的时候要由他来安排，说不定，明年你就是我的新娘了。山口铭川说这话时认真地望着她，“你可要快点考虑好，我随时会向你求婚的。”“你终于下定决心要娶老婆了吗？”吴爱真说，山口铭川诡秘地笑着不搭话。

生日那天从早上起来，山口铭川未迈出房间半步，一直陪她坐在卧室外面榻榻米上喝茶。早餐也是服务生送进来的，只是餐盘里多了一只玫瑰花，饮食比前几天丰富了很多。

山口铭川与她穿着前几天一起出去买的一套情侣休闲服。山口铭川是黑色，她的是白色，上面都有百合花图案，与他们的睡衣是一个牌子。他们不停深情地对望着，像一对初恋的少男少女，外面纷繁复杂的世界像自此与他们隔绝了。

房间的 CD 机播放着一支钢琴曲，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爱的

罗曼史”，跌荡起伏的浪漫琴声，带着他们的情意荡漾在整个房间，萦绕着房间里面的一切，充满所有的空间……

“我真的知道什么是幸福了。”山口铭川悠悠地说。吴爱真静静地坐着，看着山口铭川幸福的脸，她的脸上也荡漾出静谧的微笑，但她的内心却忽然有些不安，她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与山口铭川浓得化不开的缠绵、甜蜜、相依里面总是隐隐夹杂着一些东西，像一个阴暗的小精灵，常悠忽一下，从他们之间一闪而过，看不透，捉不住，她的心无法安住在这儿。她想起她曾在山中跋涉，在小溪中洗涤，在树林中奔跑、跳跃，在月光下沉思、漫步……她曾是那么的惬意，那么的放松，她一无所有，但她觉得富有得拥有了一切，她忘我地快乐着。但回到红尘，两次爱情的失败，她似乎对人与人之间的薄情寡义看得非常通透，她自认为从此已了却凡心，但山口铭川和慧子却给了她重新认识情感的契机。她感激他们，她觉得爱又一次忽然降临到了她的身边，她没有拒绝，她已喜欢上了这个沉稳冷静的男人，她不愿意去清醒地看清他每天究竟在做些什么，她都不愿意想象。但人的所有一切在这个时空中都会留有痕迹。她觉得，也许有一天，这些痕迹将会成为他们中间无法逾越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呢？也许是花心、移情别恋、背叛，不，山口铭川是成熟的，他的冷静和睿智不会轻易就让这世界的一切所诱惑。那会是什么？是冷漠？残忍？嫉妒？嗔恨？贪婪？……人的行为会影响扭曲一颗心，会轻易就让爱情蒙垢，轻易就毁灭人与人之间最圣洁，最纯净的感情……

她轻轻地甩甩头，她觉得自己修证真的太差了，尤其遇到感情的

时候。她不能活在当下，一个修行人泰山崩于面前而面不改色，自己怎会如此多虑？她想起有一次师父对她说的话，“回去吧，回到红尘去，把你的心带上，不要留在这吵我。”她现在也觉自己的“心”太吵了，想东想西，吵得自己不能安宁地享受这片刻的幸福与快乐。

“你在想什么？”山口铭川看到吴爱真的眼神又有些迷离恍惚，脸绷得紧紧的。“你不幸福吗？”他柔情地问。

吴爱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山口铭川的关切和柔情又一次击败了她。她马上感觉心中有明亮的光涌进来，心底泛起丝丝温暖和柔柔的爱意。太阳从窗口洒进来，房间的一切都是那么明亮，包括山口铭川那突出的霸道的额头，都是那么光亮而圣洁。

“我幸福，很幸福！”说这话时，吴爱真似乎要流泪了，声音有些颤颤的，她觉得过去的所有一切失望、委屈，未来的所有一切忧虑、担心都瞬间融化在了这个男人温柔的话语中，多情的眼神中，融化在了这个男人伸过来搂她入怀的臂膀中……

快中午时，吴爱真正在听山口铭川介绍他收藏的那些刀的故事，有一个工作人员送来了一个礼品盒。

山口铭川说：“你的生日礼物到了。”吴爱真好奇地盯着那个礼盒。

礼盒用白色带百合花的礼品纸包装着，上面还斜斜用绸带绑着一朵手工制作的玫瑰花。山口铭川几下就把包装纸撕开了，里面是一个做工精致的紫檀木雕花盒子，盒子呈长方体，他轻轻地把盒子放在茶桌边，拉开了盒子的盖，只见里面躺着一尊羊脂白玉观音像，像大约有五十厘米高，色泽温润，光泽细腻柔滑。山口铭川呆呆地瞅着它，

似乎忘记了这是一件要送人的礼物，他的眼神竟如痴如醉。吴爱真从旁边自己的包里掏出山口铭川送她的那块金蟾鸣月的玉来，然后拿在手中与玉观音比较，突然发现手中的玉黯然失色，而且色泽微黄。如果不是比较，她手中的这块玉色泽已经是精品了，她也不禁定定地盯着盒中的菩萨，只见她柔和平静地微笑着，眼神的方向似乎正好看向每一个看玉的人。你从哪个角度看，似乎都觉得菩萨在看你，她左手托净瓶，右手拿杨柳枝，轻轻放在胸部，似乎正要挥动手腕将杨枝水洒向你。全身衣袂飘动，裙带翻飞，光芒熠动，通体透彻，洁白无暇，没有一处雕刻不细腻不传神。吴爱真也看得呆住了，似乎那“菩萨像”浑身罩着一团柔和神秘的光晕，那样圣洁，那么纯净。她第一次深切地领略了白玉无暇的风采，第一次看见了不食人间烟火般的纯净，她都不敢伸出手去摸那尊像，佛像那种柔和的光晕像透着生命似的，是活的，正灵动地流淌在菩萨的身上。如果抛开这件无一丝瑕疵的美玉不说，究竟是何人雕刻了这件佛像，能把菩萨像雕成如此传神的人是用了怎样的心灵，怎样的虔诚，拥有怎样的技艺，让他的刻刀与菩萨心心相印。否则，怎会每一处都能活起来，每一处都尽显圣洁，每一处都流出菩萨无尽的爱意……怎不叫人心旷神怡，如痴如醉……

山口铭川从沉醉中清醒过来，他轻轻地说：“这尊像制于清朝乾隆年间，是我在一位收藏古玉的朋友那里看到的。他怎么也舍不得卖，不过，我终于还是得到它了。”他说话时，神情仍然专注在佛像上。但他很快抬起头，端起盒子送到正端坐在一边的吴爱真面前，“生日快乐！”吴爱真突然有些慌乱地退缩了一下，她说：“你留着它吧，

我有这块玉就可以了。”说这话时，她扬了扬手中那块圆圆的月亮。

“为什么？”山口铭川声音竟有些颤抖，“是嫌它太贵重了，还是嫌它太圣洁了？”

吴爱真沉默着。“我不配！”她第一次自卑地说。

山口铭川没有说话，走回茶桌后，他轻轻把菩萨像放在身旁。忽然，他大吼了一声：“如果你不配，谁还会配她！你为何不敢承当！”

忽然，像一声霹雷似的从吴爱真的头顶劈下来，震得她耳中轰隆隆地乱响。“为何不敢承当！为何不敢承当！……”

泪水晶莹地落下来，默默淌满她的脸颊，她的手中握着那块“金蟾鸣月”，那块玉中，已渗入了她全部的相思和甜蜜，她已不敢再苛求圣洁。在圣洁面前，她竟是那样恐惧，她害怕失去，害怕没有瑕疵。她泪眼朦胧望着手中那块已不那么白净的玉，望向那只灵动的蟾，她不想再求什么，她不愿自己的生命纯净无染，原来她竟会留恋染着。面对那尊完美的菩萨，她无力承当，她不敢承当。

“对不起，刚才是我不好！喊得大声了一点。你知道吗？我这位朋友怎么都不愿意卖这件玉器，我长这么大，还没有求过人，但我求了他，我求他让给我，我说在我心目中有一位女子，她完美得近乎离尘脱俗。她要过生日，我实在找不到一件与她相配的礼物，只有这一件观音菩萨像能配得起她。这尊像不是一件礼品，它代表着我心中对她的尊重，对她的欣赏，对她的所有期望和爱，朋友被感动了，他说他愿意忍痛割爱来成全我。但你，你竟然说你不配！”山口铭川低下头，眼睛有些湿润了……

吴爱真走到他身边，看着那尊躺在檀木盒里的菩萨像，觉得她圣洁的那么冰冷，她把它从盒中取出来，捧在手上，让观音菩萨的眼神看着她，菩萨的脸上荡漾着盈盈的笑意，她觉得她的杨柳枝正要向她挥洒，她沉静下来，那么静，静的瞬间忘我，与天地间相通，有一朵晶莹的莲花在她心中慢慢开启了……

她把那尊菩萨像摆在了酒柜上，她与他相依偎着，坐在菩萨的对面，度过了一个下午。她给他讲佛经里面的故事，讲到龙女献珠，讲到龙女将自己口中的骊珠供养给佛祖，释迦牟尼佛立即将珠子接过来，龙女顿转龙身，立地成佛。他提了几个问题，她以她自己的理解为他做了解释，她说：“龙女在舍，舍弃她的生命之珠，依此来供养佛，在她的眼中，佛已不是一个外在的形象，而是她彻悟后的生命本体，是她真正的自我，她的供养是在让生命之珠回归真正的自我。佛的马上接纳，是在刹那与她融为一体，让自己满三千大千世界的功德与诸佛菩萨的加持同时与她相融相印，龙女受此加持，顿脱龙身，立地成佛。”山口铭川一直认真地听她说，并认真地思考着……

晚上，吴爱真忽然被身旁的山口铭川一声吼叫惊醒，她睁开眼时，见山口铭川正忽地坐起来，两眼惊恐地瞪着前方，半天才从梦中清醒过来。当他重新躺下时，她问他作什么恶梦了，他轻轻说：“梦到原野太郎全身血淋淋地瞪着我，要他的手脚……”他痛苦地闭上眼睛。她伸出胳膊轻轻搂住他，她第一次惊讶地感到，他内心潜伏着极度的恐惧和紧张，她像一位母亲保护孩子一样将他搂在怀里。在沉沉的暗夜中，她忽然觉自己是如此强大，心是如此的坦荡，无所畏惧。

山口铭川抓住她的手，让自己紧紧靠住她的身体，他的脑海中闪过一幅幅过去的画面，阴险的，狡诈的，欺骗的，游戏的，在那些画面中，他独自走了过来，他有他的游戏规则，做事原则。他总是运筹帷幄，有惊无险，他担心过、忧虑过，但他从不恐惧。可是，现在他忽然尝到了爱的甜蜜，他第一次心开始变得柔软，开始被爱感动，开始为别人牵挂，这时他觉自己忽然变得胆怯了，他有了恐惧，那些没有爱的日子无幸福可言。

“你回日本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你能详细点告诉我吗？也许说出来会化解很多内心的不安的。”吴爱真抚摸着山口铭川的胸口说，山口铭川沉默着。“如果必须保密就不要说了。”“也没什么，我相信你。”他忽然坐起来，半靠在床头上，吴爱真也往上挪了挪，将头枕在他肩上，他们就这样相依偎着，吴爱真等待着山口铭川讲那个也许是血淋淋的故事。

“还记得上次我带你见的客人吗？”“记得，不是其中就有原野太郎吗，我还说他眼露杀机，让你提防他，你说不怕。”

“是，那次的会客其实是我与真由美的父亲设的一个圈套。慧佐死后，我一直怀疑是组织内部有人想除掉他，勾结外面的人干的，然后嫁祸于其他帮派。因为黑道有黑道规矩，虽慧佐做错了一些事，但另一帮派的头我见过，是个说话算数的人物，他说过不会再追究就不会再暗中对慧佐下手。即使他对我们的补偿心中不满意，也应该权衡出他在道上的信誉比要慧佐的命重要。我怀疑是原野太郎，但我没有证据。我便与真由美父亲设了那个圈套，我与横一郎唱了一出戏给原

野太郎看，内容是准备干掉一个真由美父亲的政敌，因我们怀疑他是那个政客的密探。在这个过程中，原野太郎的一切已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他终于露出了马脚。我们拿到了一个电话录音和一个他与那个政客派的人接头的录像。在这些证据前，原野太郎承认是他杀了慧佐，因在我去西藏时，慧佐发现了他这个秘密……我们按规矩处置了他。”山口铭川说到这时，沉默着咬了咬牙，他的眼前又浮现出太郎那像赌徒一样输红的眼睛，他蔑视地瞪着山口铭川，冷冷地笑着，嘴边淌着他为慧佐一拳打过去流出的鲜血，“你也不会有好死的，山口铭川，我会在地狱等着你。”说完后他大笑着，他已经发狂了。而山口铭川回答他的是拳击手的拳头，他疯狂地打着他，鲜血从他的眼中、鼻腔中迸了出来，溅满他的脸和手臂，他从来没有这样打过一个犯了错的手下，即使出卖了组织的机密，他很冷静，从不自己亲自动手去惩罚任何人。但那天，他也发狂了，为了惨死的慧佐，他一下一下地打着，直到原野太郎倒在地上悄无声息地抽搐着，他仍不解恨，让手下仍然按帮规剃去手足，装在口袋扔进海中。事后，他没有反省过自己是否太残忍，他只是为朋友在报仇，他要让那个杀慧佐的人为慧佐偿命，这是他接到慧佐死讯后全身心想要做的。但这几天，当他沉浸在爱之中，当他与吴爱真聊佛法时，他的眼前却总是飘动着原野太郎的面孔，他的心开始不安，他开始反思以前的点点滴滴，但他一贯做事有自己的原则，他还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是，他为何不安呢？在梦中又那样恐惧。

“去寺院为原野太郎也做个超度的法事吧。”吴爱真轻轻说。山

口铭川沉默着。“为自己的仇人做法事也可以起作用吗？”山口铭川问。“他现在已不是谁的仇人了，你还认为他是你的仇敌吗？”“是的，已经不能算仇人了，已经两清了。”山口铭川有些疲惫地说。但是已两清的事为何仍纠缠着他，让他从梦中惊醒？令他的心不安？人与人之间的事真的就可以两清吗？真的就是冤有头，债有主，一命偿一命就可以了结的吗？他忽然对他一向的人生法则有了怀疑。

“好吧，你帮我去给他做场法事吧。”他很诚恳地说，“我希望他来生不要再介入黑道，正大光明地赚钱，正大光明地活，即使贫穷又怕什么呢？只要开心，有爱就好。”山口铭川说这话时，吴爱真听到他的语气，就知道他的眼睛一定湿润了。

“后来怎样了呢？”吴爱真问，心中虽有些沉甸甸的，但躺在爱的怀抱听故事，即使是血淋淋的事实，似乎也并不觉得惊惧。原野太郎虽见过一面，但对他的死，从山口铭川口中淡淡说出来“处置了”。这三个字像处理了一件物品一样，在她心海并未惊起多少涟漪！她也并不愿深问下去怎样的处置法，也不愿加上自己的猜度联想去让它残忍地形象化，她不愿去想这件事，她想让自己尽快从这件事中逃出来，也包括山口铭川，对她也许只需要换个话题就可以摆脱了。

“不过，我没想到原野太郎把公司的一些机密录在一张碟中留在了他的情人处，而那个情人原来是真由美父亲的那个政敌的女儿。那个女人通过我组织的人打听到了原野太郎已死，她便把那张碟寄到了警事厅，而且利用她父亲的职权暗中对警事厅施加压力。虽然警事厅有我们的人，但事情对我很不利。那段时间，我为躲避审查藏在真由

美的家里，我不能打电话，家中一切都被监控，真由美与她父亲全力周旋，终于把事情平息了，但‘组织’这次从人力到财力都损失很大。”

“你与真由美住在一起了吗？”吴爱真忽然问。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出这句话。

“你怀疑我对爱情不忠吗？”山口铭川问。吴爱真沉默着。

“不管那段时间发生过什么，但我并没有片刻忘记过你。”山口铭川悠悠地说。

这句话吴爱真相信。但发生过什么？他与真由美发生过什么吗？但吴爱真忽然觉现在追问这些有些自私，在山口铭川最困难的时候，是真由美在帮他，自己不应该为情感的觉受再责难他。即使发生过什么，已经发生了又能怎样呢？从这几天山口铭川对真由美的态度，她并未发现有任何越礼或暧昧的地方，她不应该怀疑他们。

“黑道生涯总是动荡不安的，而且因果不好，你不能退出不做吗？”吴爱真说。

山口铭川闭上了眼，吴爱真的话听在他耳中像幼儿的梦呓，他不再说什么了，他说，“睡吧，不要想太多了。”

山口铭川又睡着了。但吴爱真却失眠了，她想到了种种山口铭川退出黑道组织的可能，但即使他不做了，其他帮派的人或他曾结下的仇敌会放过他吗？他是否还能过平常人的生活……好难啊！吴爱真瞪着眼，望着昏暗灯光中的屋顶，恍然觉得空中有一只眼在看着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留有痕迹的，都在因果之中，迈出第一步，第二步想收回脚来不易，抹掉第一步的痕迹更不易，奉劝世人，任何不好的

事千万不要迈出第一步啊！如果已经迈出了，要为自己留有余地，能避免的坏事千万不要做，因果丝毫不爽。如果有些人能听到她半夜躺在床上这样说，一定会觉得她幼稚，天真的可笑……

（二十二）慧子见母

慧子和真由美回来了。慧子非常快乐，像一只百灵鸟一样不停地诉说她的所见所闻，诉说她们与任情非一起去过的地方……山口铭川与吴爱真都沉浸在自己的爱之中，他们竟没有人注意到慧子在说到任情非时的仰慕和留恋。真由美听慧子聊天，但把更多的眼神却集中在山口铭川的一举一动上，她贤淑地跪在那儿，温柔地笑着，含情脉脉地不时对冲茶的山口铭川投去一瞥，但山口铭川对此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做他该做的一切，只偶尔随她的笑抱以会心的应酬，而且与真由美说话时很客气。即使如此，他的每一声问候似乎都会令真由美受宠若惊，使真由美的身心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倾慕与惊喜。

在她们回来的第三天，山口铭川应酬客人去了。慧子悄悄神秘地对吴爱真说：“爱真姐，今天我带你见一个人。”“你妈妈吗？”“你真聪明。”“要与你爸打个招呼吧。”“不要，打了招呼他必不让你去，就说我们俩出去买东西吧。”“那如果他要陪我们去呢？”吴爱真拿着手机正要给山口铭川打电话，忽又迟疑地说，“那就只给他留个纸条吧，就说怕打扰他工作，就未打电话给他”“这样好吗？他不是已同意你见你妈妈了吗？怎会还弄得这样复杂，遮遮掩掩的。”“我怕爸爸仍会拦我，我只是这样感觉。我想给妈妈送点钱。”慧子可怜巴巴地说。吴爱真于心不忍，就照她说给山口铭川留了一个纸条放在茶桌上。便

与慧子去了一个设在商场的茶座。

她们刚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就听慧子开心地说：“妈妈来了。”吴爱真循声望去，只见一位穿白绿格子套裙的中年女子正走过来。她脸圆圆的，头发光洁地梳成一个髻盘在脑后，肤色较白，猛看上去像一位朝鲜族的女子。走近了，才看到女子的眉目之间与慧子像同一个翻版，只是她多了一份岁月的痕迹和风霜。

她轻轻坐在慧子旁边，慈爱地看了慧子一眼，又温婉友好地冲吴爱真笑了笑。

“妈妈，这是我上次与你说的在西藏时认识的爱真姐。”慧子对妈妈介绍说。

“很荣幸见到你，我叫山岛真子，听慧子谈起过你，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真子微笑着说，并礼貌地欠了欠身子。

“我叫吴爱真，你好！”吴爱真急忙问候了一声，便再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打量着眼前的山岛真子，想到二十年前，曾经真的只因为一封信，山口铭川就与她分手了吗？那他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爱情呢？

山岛真子给慧子带来一件新买的衣服，慧子兴奋地从衣袋中拿出来看着，抚摸着，而妈妈的眼光又自始至终停留在女儿的脸上，动作上，随女儿的兴奋和表情而微笑着，变化着……

吴爱真看得忽然有些心酸。

“你父亲现在也在澳门吗？”真子问到。

“在，上次我见过你回去后，爸爸还问起你现在的状况，他很

关心你。”吴爱真不知道慧子是否在撒谎。

“他会吗？”说这话说，山岛真子的脸忽变得冰冷，平静柔和的眼中忽然浮现出一种压抑已久，满得要溢出来的愤怒。

吴爱真吃了一惊，这么多年了，难道她对山口铭川的恨还不能释怀吗？

“慧子，上次因身边有人，我无法对你讲。现在我要回日本了，你外公去世了，我要回去处理遗产问题，可能不再回澳门。我虽然面对你的好友，也不得不说，我希望你工作之后就尽快自立，尽快离开那个魔鬼般的家庭和你父亲。离得越早越快越好。你慧佐叔叔也遇害了，他是那个地方唯一的好人，他如果早点离开你父亲，离开那个组织怎会死的那样惨。慧佐对我有恩，当年如果不是他及早报信给我并帮我逃到澳门，我也许早已死在你那个心狠手辣的父亲手里了。”

山岛真子说这话时，似乎想起了过去，脸变得灰白，嘴唇轻轻抖动着，语气明显有些加快和颤抖，双手不停地在桌面上移动，整个样子似有点神经质。

慧子难过地望着母亲不说话……

“妈妈，事情已过去这么久了，你还不能原谅爸爸吗？”良久，慧子轻轻地说。

“怎么能过去？他每天寻欢作乐当然能过去，可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的吗？为了躲避他的帮派势力，我不得不离开日本，离开父母逃到澳门来。妈妈因思念担心我第二年就去世了，我连她最后一面也未见到。在这个远离故乡的地方，我没有钱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我丈夫身体不好，早早就走了，我一个人受尽了苦……”说到这里，真子的眼里滴出一串泪珠，似乎眼泪已经快哭干了。“这么多年，每当面对一份苦难，我就会增加一份对山口铭川的恨，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真子的情绪开始剧烈地波动着，面对自己的女儿，也许是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她似乎想尽情地发泄一下郁积多年的苦痛、委屈和恨。但年代太长了，那些恩怨已累积得太多太久，实在不知该从何说起，但满腔的哀怨和恨，似乎从她全身的每个细胞扩散出来……

“怎么能轻易过去？怎么能轻易过去？”她几乎两眼呆滞，喃喃地说。

望着母亲那与她年龄不相称的空洞而发干的眼神，慧子的眼泪滴了下来。

“妈妈，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与爸爸究竟是为了什么分开的，听奶奶说是因为一封信，真是这样的吗？爸爸为何因此还要杀你？”慧子哭着说。

“你父亲是个极端自私和残忍的人，我与他从认识到分开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刚结婚我们关系还好，但我每次与他一起出外应酬或有客人来访，他总是说我在男人面前表现得轻浮，而他自己却在外面仍与几个女人来往。为避免吵架我后来就不与他一起出去了，常独自呆在家中。后来怀了你，我心中暗暗高兴了一阵子，希望孩子的诞生能改变我们之间的猜忌与不愉快。那时我承认自己对他还是爱着的，很看重他，也没有对他失望。一次我回到母亲家中整理旧时的衣服，在

一件大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封信，那是一封我现在已故去的丈夫写给我的情书，我们曾在你父亲出现之前有过一段恋情。那封信言辞写得非常优美，那时我因怀孕的不适，加之你父亲的不理解和冷漠，心里非常渴望一种恋情和爱，我重读那封信时哭了。其实当时并非是仍想着写信的人，只是那封信让我重温了爱情的甜蜜，触动了一些回忆感动了我。我未舍得丢弃那封信，便把它放在包中带回了家，只是想作个对‘爱情’的纪念和安慰。但你父亲发现了那封信，虽然我一再辩解说那是很早以前的，而且让他看信后的日期。但他仍然愤怒得不可遏制，他冷酷地质问我，明知道这封信可以刺激他伤害他的感情，为何却不顾他的面子和感受要留下来，并让他看到，骂我是个卑鄙阴毒的女人。再后来，我们的关系就愈弄愈僵，他住在外边，很久没有回家，生了你后，他提出离婚，我的心也冷了。如果是我的错，我不该留下那封信不顾他的感受，那他呢，从结婚到离婚，他又何时照顾过我的感受呢？离婚后，我只是愤怒和抱怨，但我还不恨他。听说他对你很好，让明慧嬷嬷带你，我心中对他还生起过一丝感动，我认为你是我们俩爱的结晶，他能精心照顾你，也算是对我们之间那份情的眷顾。我试着去理解他的所为，他的痛苦，他从小生活在那样一个充满阴谋与争斗的家庭中，他又处在那样一个位置，形成霸道、阴暗、冷酷的心是正常的，有那样的心理当然做事也会乖张，是常理不能推断的。我希望自己能有新的生活，新的爱情，后来遇到了以前的旧男友，即是写那封信的人，他仍然没有结婚，我们便重续前缘。但我未想到，你父亲竟因此动了杀机……我认为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的所作所为并

不能伤害影响到他什么了，到这时我才知道，我真是遇到了一个魔鬼，他真是毫无人性、冷酷无情到了极点。”山口真子谈到此，不仅口唇在哆嗦，放在桌上的手也轻轻抖动着，两眼干涩地望着空中，里面充满哀伤、痛苦、愤懑与绝情。

慧子为妈妈倒了一杯茶。吴爱真定定地听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心中实在不愿也不忍将正与她热恋的情人与真子口中的那个冷酷无情的人联系在一起，她权衡再三轻轻地说：“人是会变的。如果山口铭川曾经不可一世地骄横过，但已经这么多年了，也许他会为自己昔日的错误反省和悔过，你现在与慧子的重逢和相见不也是他安排的吗？希望你能宽容一些，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怎么宽容？他也许会变，也许有一天他会良心发现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但那种痛苦和创伤岂是一两件事几句话就能抹平的。虽然我恨他，他可以说毁了我一生。但我又能把他怎么样，我并不能杀了他，我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会带着对他的恨走进坟墓，绝不会原谅他。”真子斩钉截铁地说，灰暗的脸因为恨而痛苦地抽动着……

吴爱真怜悯地看着她，看着那具瘦弱的身躯是怎样蕴藏着这么沉重的恨而走了二十年，现在仍恨得这么有力。在这个似乎已用恨铸成的女人面前，所有的说教都是苍白无力的，或许，唯一能帮到她的，唯有爱了，唯有那种无私的不求回报的爱才会救她。吴爱真看到过她看慧子的眼神，是那么柔和，谁又能从那柔和的眼神中看到痛苦和恨呢？

山岛真子沉默了，慧子抓住了妈妈的手，妈妈的手冰凉冰凉，她

感受到妈妈的心似活在地狱中一样痛苦。

真子感受到了女儿传递过来的爱与温暖，她的脸逐渐变得柔和了。她努力调整一下自己，看着慧子，干涩的嘴唇动了动，但未再说出任何话。吴爱真急忙为母女俩各添了一杯茶……

走的时候，慧子拿出了准备好的钱，但真子拒绝了，她说她不会要来自山口铭川家族的一分钱。如果慧子有心，她等待她工作后自己挣钱来孝顺她。

在回来的路上，吴爱真问慧子，“你恨父亲吗？”“不恨，但我可怜母亲。我无法理解父亲，但我还不能把他与母亲口中的那个父亲联系在一起。我想给母亲一些佛教的书籍，让母亲学佛，也许对她走出痛苦会有帮助。你说母亲有佛缘吗？”慧子问话时神情仍有些哀伤。

“不管她有无佛缘，看看佛教书籍也能明了一些生命的意义和因果的道理，想对她会有帮助的。我们俩共同发愿祈祷佛菩萨能帮助她早日走出苦海。”慧子的眼睛红了……

回到住处，山口铭川已回来了，脸色很难看。慧子看了一眼父亲就默默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吴爱真以为山口铭川今天办事不顺利，关心地问他怎么了。

山口铭川却口气有些阴冷地问她是否去看慧子的母亲，为什么还偷偷去看，留条子说去商场。“你信不过我吗？为何要撒谎？”他把那张条子扔到她面前。

吴爱真脸红了，她想说是慧子让这样做的，但觉这样说不妥。便有些委屈地说：“是怕你知道阻拦嘛。”“怕我阻拦，我已经答应慧子

见她妈妈了。我要阻拦，我就不会帮她找。但你去干什么？还对我撒谎？想了解我的过去吗？”

“我只是想陪慧子去，并没有别的意思。”吴爱真委屈地说。

“哼！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以后也不用与我打招呼。”山口铭川冷漠地说。

“你怎么这样，我不过是与慧子一起去看她母亲，你每天也在做那么多事，也需要向我汇报吗？我难道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如果你出于爱为我担心，现在我已回来了，你怎么还会生气？虽我撒了谎，但也是考虑到你以前对慧子母亲的态度才隐瞒你的，并无任何的恶意，你怎么为此就这样恼怒呢？我是你的情人，但同时也是慧子的朋友，如果她让我保密任何事，我对你也是有权利保密的。并不会因为她是你的女儿就不尊重她，向你公开她的隐私。有时朋友间的事不见得都要告诉父亲或情人的。”吴爱真一字一腔地分辩说。

但山口铭川不愿再听她说什么，气呼呼地出去了。

吴爱真觉一上午听了山岛真子的哭诉和抱怨，再回来受山口铭川的气，胸口沉闷极了，她都不知道向谁诉说自己的委屈。连日来沉醉在爱情中的甜蜜像忽然遭遇到冰雹，凉飕飕的。想到真子满腔的恨，她忽然有一刹那觉山口铭川也许不让慧子见她母亲，正是基于他对山岛真子的了解。但二十年过去了，为何两人还如此的互不相融，还要把自己年轻时的恩怨过错再带给下一代，让孩子为这件事再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呢？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出自爱呢？或许，山口铭川今天恼怒的并非这个原因。吴爱真沉思着，觉自己是否因爱情忽然迷失

了眼睛，也许她并未真正看清了解山口铭川，他对她表现的“爱情幻景”只是超越于生活之外的一种假象，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美，只是现实生活之外的一个漂亮的包装。

真由美进来了，喊她一起下楼吃饭。真由美小心地陪着笑，大概是听到了山口铭川发脾气的声音，她说：“上午铭川君回来问我你们哪去了，我说可能去看慧子妈妈去了，因早上我见慧子与她妈妈通电话联系见面的地点，是否铭川君因这事不高兴了。”吴爱真看着真由美满脸的关心下压抑不住的窃喜，忽然悲哀得不知该说什么。为真由美的小聪明，为山口铭川的愤怒，为慧子的忧伤，为她自己整天希望人人心中都充满爱的努力，还有山岛真子那准备带入坟墓的恨，她悲哀。忽然，她带点自嘲而无奈地笑了笑，说：“没什么。这就是人生！”真由美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有点心虚地望了望她。

吃饭时，山口铭川为吴爱真夹了几次菜。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不再提起这件事了。日子又恢复了当初的样子，平静而甜蜜地滑过。

（二十三）欲海风波

几天后，吴爱真要回A市帮朋友处理一些事，而且她自己的一本书要出版，出版社约她谈一谈。她与山口铭川说这件事时，山口铭川沉默着不说话，但吴爱真说已经与朋友约好了。他说就给她一个星期时间，因为他想与她一起去泰国。“下个星期五下午我去接你，不管你还有任何事，我也要接你回来。”他蛮横地说，吴爱真点头同意了。慧子要与她一同回A市，真由美说太累了，不愿再奔波，要留在澳门休息一下。

回到A市，吴爱真匆匆忙忙做了很多事，而慧子常出去找任情非，晚上很晚才回来，吴爱真来不及问她这几天在做什么。星期五那天，她终于暂时把所有的事都处理完了，却接到了任情非的电话，约她中午去“飞天”吃饭，并希望她一个人来，不要带慧子，他说有一些话要单独与她聊聊。吴爱真答应了。

中午她早早先帮慧子做了饭，她说要出去与任情非聊一些事，让她饭后在家等她回来，因下午山口铭川要过来，她会尽快赶回来的。但慧子明显露出了不开心，吴爱真没有放在心上，她以为她与任情非是否吵架了或有任何误会，像小孩子一样，一会就过去了，到今天为止，她回来还没见过任情非。

她去“飞天”时，拿了那本夹着花瓣的《金刚经》，因为她想起她曾经的那个梦，梦到任情非将那本书捧在手上，非常开心的样子。对任情非她已无一丝抱怨，她只希望他快乐！

当她匆匆赶到“飞天”时，任情非已经坐在那儿等了她一会儿。任情非瘦了，脸晒得黑黑的。吴爱真心里有点酸楚，她不知道在与郑美琴或她那段爱情的风波里，小沙弥是怎样走出来的，她知道他抵抗不了诱惑，但他的心却单纯而轻信，常常做一些自己伤害自己的事，而把自己陷于不仁不义的境地。

任情非见到吴爱真的第一眼，他忽然想哭，他克制着自己。自从与吴爱真分别，他常常会想起她伤心的样子，想到她在哭泣，想到他带给她的失落与悲哀，即使与郑美琴在一起温存的时候，这些情景都会浮现在脑海中……

他们四目相对，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你与慧子闹别扭了吗？慧子似乎不太开心，我知道这段时间她一直与你在一起。”

“哦！没有。”任情非垂下眼帘，似乎不太想谈这件事，但停了一会儿他还是坦率地说：“慧子说喜欢我……我拒绝了而已。”吴爱真吃了一惊，想自己怎如此大意，这件事早该想到的，慧子对感情的直率是她在西藏的时候就见识过的。但这次，似乎她没能像西藏那次潇洒起来……

“他们家在日本究竟是干什么的，你了解吗？怎么会与他们打得这么火热，你以前还常提醒我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你现在倒比我还草率。那个真由美表面上装得谦恭温柔，其实太虚伪了，你看不出来吗？与人说话做事都是在作表面文章。慧子表面天真率直，其实嗔心很重，而且做事率性而为，轻易放纵自己的感情，她父亲我从未见过，但听慧子说话的口气，想她父亲很有能力，她曾说她父亲有办法轻易就让我去日本工作、定居……”

“也许你说得对。”吴爱真打断任情非的话，“但人无完人，我现在已不再苛求完美了。因为我自己的起心动念也常有问题。慧子我回去再安慰她吧，你现在在忙些什么？”

“回来这段时间联系了一份工作，过几天我就去上班了，在 B 市。”

“这本书送给你，里面有你走时留在屋里的玫瑰花。”

任情非迟疑地看着那本书，不知道吴爱真在说什么。

“你翻开书就可以看到。”

任情非打开书，翻了几页看到了一片深红色的玫瑰花瓣，它薄如蝉翼，花瓣上的纹理脉络都清晰地显露出来，他的心忽然一热。他用手指轻轻地将它拿起来，但手指稍一用力，那花瓣就在空中粉碎了。

“它已太薄了，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吴爱真幽幽地说。

任情非低下头，轻轻将散落在书上的残花用嘴吹开，他忽然看到那片花已将自己的身形完整地留在了书上。呈边缘齐整的淡红色，在花印的下面是：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任情非的心豁然开朗，残留在心上的过去突然就像有一只手拨开了云雾，光芒瞬间倾洒进来。《金刚经》他曾无数次读过，但他从未有如此的觉受。他盯着那片花的印痕，盯着花印下面那句话，久久沉思着，一切皆如梦幻泡影，但因果不昧，在人间，一切都是留有痕迹的，即使大修行人也不能不讲因果，不懂因果的道理。对普通人，因果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法则，对成就者，因果非空非有……

“谢谢你，菩萨！”任情非将书合上捧在手中，身心充满了法喜。吴爱真看到了梦中相似的一幕。

“那些花瓣就不要拿出来了，太薄太脆弱了，就让它们留在经书里吧。”

“我懂。”任情非说，声音颤颤的……

慧子一个人在家中，已经一点钟了，吴爱真还没有回来。她心中愈来愈烦躁。她坐在客厅餐桌边，桌子上放着一个小小的泥塑的彩色雕像，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正在接吻，他们没有拥抱，而是远远的将身子前倾，把嘴撅起来，贴到一块，男孩裤子的背带有一根已

滑落，裤子有些松垮，但他正全神贯注地闭着眼在做那个吻的动作，似乎裤子掉了也不会去管。女孩穿戴整齐，将两手手心贴在胸前，似乎吻得非常小心认真。整个造型滑稽可爱，让人看了忍俊不禁，这是任情非送给她的。那是走过一个卖泥人的小摊，她非常喜欢这对小人，任情非就买了送给她。她当时马上送了任情非一个吻，似乎让任情非大吃一惊。想到这她默默地笑了。在她与任情非网上传图聊天时，她已经对这个未见面的网友的认真、幽默所吸引，当她见到他时，她就一见倾心了。虽然他比她大七八岁，但与她玩起来一样疯，他虽没有西藏的雪丹那么酷，但却也多情而风度翩翩，她爱听他唱歌，他的歌声常会将她带入非常美妙的幻想中，令她陶醉。但她发现他有潜伏的忧郁，常常也从他的歌声中飘出来，尤其在他唱大悲咒的时候。在西藏，吴爱真曾说起过他以前的男友常常唱大悲咒，慧子在见到任情非时马上想到就是他。但那时她已无可救药地迷上了任情非，她不愿意任情非与她谈吴爱真，因为每当谈起吴爱真，她仍能从任情非的眼神中看到一抹若隐若现的柔情，她甚至不敢给吴爱真打电话，她害怕他们见面后旧情复萌。她的心患得患失，她不知道任情非是否爱她。就在前几天，她终于忍不住扑进了任情非的怀中，她尽情地吻他。任情非似乎怔住了，但随后他也拥抱了她，他并没有拒绝，那表示他也喜欢她。想到这一点，慧子紧锁的眉头松开了，脸上绽出了笑意。但就在昨天晚上，任情非忽然又拒绝了她，他的原因是他们互相并不了解……慧子想到这些，又开始烦躁地在地上踱来踱去，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她忽然想到了吴爱真，难道是因为她的介入吗？是她，一定是

他们又旧情复萌，才使任情非突然改变了对她的态度。他们今天不是又约会了吗？而且不愿意带上她，如果是正大光明，为什么会怕有第三者在场？她想明白了，忽然觉吴爱真是如此虚情假意的一个人，她已经与爸爸在一起了，却又与任情非藕断丝连，她在欺骗爸爸的感情，也夺去了自己的心上人，枉费自己与爸爸还对她那么好，她整天说报恩，就是这样报恩的吗？她是一个阴险的对感情不忠诚的女人，她是个玩弄男人的高手，连爸爸那么冷静睿智的人都愿意听她的，可见她的手段有多高明。想到这，一丝嗔恨从心头升起，似乎塞满了整个牙缝，她咬了咬牙，恨恨地想，我决不会让这个女人的阴谋得逞。失恋的痛苦和嫉妒，嗔恨已冲昏了她的头脑……

有人敲门，慧子清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打开门，原来是爸爸。忽然，慧子像一位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亲人，哇地一声就哭开了……

山口铭川莫名其妙地坐在椅子上，一直等慧子止住了抽泣才问：“吴爱真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她与任情非约会去了。”慧子愤愤地说，她已经下决心让爸爸明白事情的真相。“任情非？”山口铭川怔住了，他觉得这个名字很熟，他忽然回忆起他与吴爱真一起去罗浮山算卦时，吴爱真写过这个名字。山口铭川的心往下沉了沉，开始重视慧子的话了，但又怎么可能呢？他们那么相爱，而中间仅仅分别了才这么几天，即使吴爱真心中另有一个男人，也不至于在他面前把戏演得那么像，马上又借口回来与别人幽会吧？如果真是这样，那吴爱真的戏演得也太高明了，让他察觉不到一丝破绽，让他看不到一点蛛

丝马迹，一切都是那么天衣无缝，完美无缺，让他会全身心地沉浸在获得爱情的幸福之中。而且，她这样做又有什么目的呢？想到这，他又疑惑了，他摇摇头，看着慧子说：“不是这样的，不要乱想。”

“是这样的。他们曾经是恋人，而且还一直藕断丝连，一直把你蒙在鼓里。”慧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这句话，她有些心虚，她没有证据证明什么，但任情非仍然想着吴爱真，而且他们今天确实又约会了，这难道不算藕断丝连吗？

山口铭川的心一点一点冷了下来。今天他吃完饭，马上就直奔A市，他这几天不管有多少事情在忙，心中始终飘着她的影子，尤其晚上一个人休息的时候，他是那样思念她。他已下决心下次一定不能让她轻易离开他。如果她有事必须办，他就陪着她。但是，他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吴爱真回来是与别人幽会的。他想起他那段时间回日本，她不是说在五台山吗？一定也是与这个任情非在一起。那时这个任情非不是也在朝山吗？而且他又想起她经常无缘无故落泪，想起生日时，他送她佛像时的胆怯，他忽然把这些统统联系在了一起，他以前所有不明白的事情似乎都有了解释和答案。

山口铭川的心痛得揪在了一起，心中愈痛他的外表愈冷，直至冷酷得让慧子都看得打了一个寒战。

所有曾经与他有关系的女人都似乎又忽然从心底飘了出来，他的心狠手辣的母亲，冷冰冰面无表情的嬷嬷，虚伪、自恋、多情、狡猾的一个个情妇，她们在床上的淫荡，故意卖弄，她们露骨的色相勾引和媚态，都忽然涌出来冲击着山口铭川的大脑。吴爱真与她们有何不

同，她有什么资本值得他另眼相看，她用她装出来的圣洁与语言为他们之间编织了一个多么美丽的爱情花环，套到了他的头上，那里面竟全是谎言。她的柔弱，她的智慧，她的泪滴都是一个个爱的圈套，将他套了进去，他忽然醒了过来。他活了四十多年，走过了半个世界，他没有遇到值得他倾心的女人，难道上帝真的那么眷顾他，让他在中国遇到了吗？让他在中国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爱情吗？让他真的可以后半生沉醉在这种爱的幸福之中。不！这是一个陷阱，他被这个看似圣洁的女人麻痹了，像吃了迷药一样全身心沉醉在那个陷阱幻化出的梦里。他应该早就清醒的，她在撒谎，曾经他何尝相信过身边任何人，但他却相信了她的谎言，付出了自己的真情，他现在觉自己是多么愚不可及，多么可笑。他站起来，没有看慧子，径直开门出去了，愤怒和痛苦使他几乎冲下了楼梯，他只想开着车飞奔，他想逃离这个地方，他不想再多看一眼！

当他坐在车上时，接到了吴爱真的电话，问他是否到了A市，她还在外边，让他如到了在家等一会，她正在一间超市买东西，不过会马上赶回去的。

“还在撒谎。”山口铭川恨恨地想，他冷冷地说：“我已经从A市回澳门了，真由美陪我一起去泰国。你不用急着赶回来了。”挂电话后，他当下有一丝报复的快感，但悲哀马上席卷了他。如果吴爱真不爱他，他带哪个女人去泰国又能怎样呢，她根本就不会在乎。想到这，他的心像撕裂了一般，他“啊！”地在车里大吼了一声，他觉自己快爆炸了……

吴爱真接到山口铭川的电话后知道有问题出现了，但她不知道有多严重，她又打山口铭川的电话，手机关机了。她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当她回到房间时，慧子正一个人坐在餐桌旁发呆，眼睛红红的看上去刚哭过不久。

“你爸爸没有来吗？发生什么事了？”

“他来过，听到你与任情非约会去了，他就又走了。”慧子冷冷地说。吴爱真什么都明白了。

她站在那儿，眼泪从心底涌出来，却似乎凝固在眼里，她一动不动，像一尊无故的被嫉妒和嗔恨之箭射中的雕像。

与吴爱真分手后，任情非抱着那本经书回到了家。他从未有过今天如此喜悦的觉受，他打开经书，把《金刚经》又从头读了一遍，他又看到了那仍保留在书中的几片花瓣，他舍不得将它们拿出来，因为它们经不得一点震动，甚至微风，即使它们挡住了经书里的字，他都没有挪动它们，让它们留在那里吧，让它们在《金刚经》字里行间生香……

他想到了慧子。他明天要去云南鸡足山见几位朋友，曾经慧子说过也想去鸡足山看看，但现在带不带她呢。说心里话，慧子开始给他的印象很好，可是在朝山的十几天相处中，慧子身上很多习气让他忍受不了。他表面很随意，但在内心却是一个喜欢淑女的男人，他喜欢多才多艺，而又气质沉稳的女子。吴爱真曾说他，自己恨不得三妻四妾，却要求每个女子对他死心塌地，对爱情专一，痴恋于他。

他一想到她这句话，就恨自己怎会如此花心。可他却真的无法忍

受女人的花心，慧子给他的感觉是不拘小节，尤其在感情方面，跟每个相熟的男人似乎都能热乎乎地打成一片，而且有时显得粘粘乎乎，关系暧昧。他有中国一些大男人的传统思想，接受不了这种看上去感情不明朗朝三暮四的女孩。慧子喜欢他，他是知道的，当慧子那天大胆地投入他怀抱里时，少女柔软的肌体和热吻，使他情不自禁拥抱了她，有一刻他恍惚觉得自己也爱上了她，沉浸在那种柔情蜜意的氛围里。但与郑美琴的前车之鉴使他清醒过来，他真的怕这种感情再将自己紧紧捆住，他从慧子的身上似乎看到了郑美琴的影子。郑美琴那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至今让他心有余悸。他需要爱，更需要宽容。他喜欢在宽容的氛围中爱着，也许这本身就是为自己“偷心不死”留的一点自由。自己在情感里屡屡因此犯错，但他还是从慧子这份情感中逃了，他觉得既然不适合，逃得越早越好，省得发展下去给别人造成伤害。

对吴爱真，当她刚从澳门回来，他就想去看她了，但慧子一直在纠缠他，他无法单独与吴爱真在一起。他对她有很多牵挂一直萦绕心头。他常回忆他们一起探讨佛教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A市有很多地方留有他们的足迹，他每走到那些地方，就会想起她，不管他们的感情怎样，他想知道她的消息，他想知道她仍快乐、幸福，他也心安。吴爱真曾对他说，人世间的凡情也许一世就会了结，但有一种情却生生世世相连，那就是“道情”，在他生日时，她送他一块玉牌，上面刻着“情天欲海，道情永固”几个字，他一直将他挂在胸前。也许就是这种“道情”，让他们没有花前月下的呢喃，没有拥抱

接吻，没有同床共枕，这种“情”却愈来愈浓烈，愈来愈清香，愈来愈从他的心中清晰明朗起来，它是超越凡夫男女之欲的，是用大悲水来浇灌的，它超凡脱俗，纤尘不染。

他想起吴爱真把那个玉牌挂在他脖子上时说的话：“它是你的情根，你要守护它。不要被名利色相染着。”

任情非想到这，又拿起胸前的玉牌看了看，究竟用什么来守护这份“情根”呢。当他一次次被色诱，一次次被名利诱惑，当他的心沉迷在其中时，他总会想起这份道情。有一份情是让他脱俗的，让他不被染的，让他不会痴迷其中，不能自拔的。同时，那份情是宽容的，是理解的，是让他的心在悲欢离合中成长的……

想到这，他拨通了慧子的电话，他听到有一种纯净无染的声音从他口中传了出去，他听到慧子欢喜地回答：“好！我肯定去，明天早上八点我到你那儿。”

任情非放下手机，他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他不仅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而且完全有能力在这场情感中让自己站住脚，清晰睿智地解决慧子的烦恼，他会让慧子通过这次旅游不仅领略到中国的山水之美，佛教圣地的庄严，同时体会到有一种情是超越男女之欲的，而这种情更圣洁，更庄严，更持久。

慧子接了任情非约她去鸡足山的电话后，马上所有的烦恼痛苦都烟消云散，她欢快地跑到书房告诉吴爱真，但看到吴爱真正在哭泣，才想起自己刚才干了什么。

“你不用烦恼，都是我不好，我会再向爸爸解释的。爸爸还会回

来的，他喜欢你。”慧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吴爱真。

吴爱真不怪慧子。她不了解吴爱真，更不了解她父亲。她还是个孩子，也许她永远不会知道。她的一念嗔恨，她的几句抱怨就将一份看似多么完美、多么热烈、无懈可击的爱情毁灭了。它们就像一朵昨天还盛开着的鲜花，今天就已经凋谢了。

看到吴爱真停止了抽泣，慧子以为她的安慰起作用了，马上开心地说：“爱真姐，明天我要与任情非去鸡足山，过几天就回来。爸爸那你真的不用担心哦！我现在就给爸爸打电话，说他误解了你。”慧子拨打她爸爸的号码，但关机。她有点不知所措，但她已顾不了那么多了，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让她的心早已飞到了任情非那儿，她轻松地说：“爱真姐，对不起，但我保证向爸爸解释清楚这件事。即使我去鸡足山，也会打电话给他。”

慧子轻快地从书房飘了出去，任情非并没有厌烦她，他又约自己出去旅行就是证明，也许他回心转意了。自己这次一定要把握好机会，让任情非痴迷上自己。对！她要出去先买几件漂亮的衣服，任情非似乎喜欢桔黄色。想到这，慧子几乎要开心地跳起来，她禁不住轻轻地哼起歌曲《樱花之爱》。她没有再进书房，只在门外向吴爱真打了个招呼说自己去商场。她不敢看吴爱真的眼睛，她有点心虚。但这有什么呢？她做错了还会有弥补的机会的，只要她说明一切。也许明天爸爸就会来的，就像任情非打电话给她一样，她轻松地飞下楼梯……

吴爱真手中拿着那块金蟾鸣月的玉，心里不断回想起山口铭川电话里冷漠绝情的话语。他为什么连解释的机会都不愿留给她呢？……

马上就带真由美去了泰国。所有的柔情蜜意，所有的恩爱，昔日所有的一切都瞬间化为过眼烟云。真由美那么温柔，那么有修养有气质，而且他还欠着她的恩。也许他们早已在一起了，只是找不到离开她的借口，或者心中还有留恋，一时难以割舍。既然如此，那就祝福他们！她擦干了眼泪，把那块玉珍藏了起来。一切都会过去的，她对自己说，要坚强一点。她曾经爱过，这已经够了。自己要尽快清理思绪，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当她从书桌旁站起来时，她感觉头昏脑胀，身体似乎要倒下去，而且全身发冷。她找出几颗感冒药吞到了肚子里，就在书房的躺椅上昏昏沉沉地睡了。

睡梦中，她感觉自己正茫然地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迷迷茫茫的雾气从四面八方云集包围了她。她看不清方向，她在越来越浓的雾气中摸索，她觉得自己迷路了，她走不出这重重的雾区。这时，忽然她听到了大悲咒，她凝神静听，雾中出现了万道霞光，光中是师父在笑：“你要用出六道之心看六道之事，心纠缠于六道岂能不迷？”师父慈祥地告诉她，“来，跟我来！”师父在向她招手，她随着师父的霞光冉冉升空。在空中，她向下俯视，迷雾化作了众生之心，忽然全呈现在眼前。它们似乎处在同一空间，若光光相融，不相妨碍。愚昧的，痛苦的，快乐的，残忍的，阴毒的，不知不觉的……她看得惊悚，看得忘我，看得涕泪交流，看得情不自禁……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谁在念《心经》？她茫然四顾，原来声音是从她自己的心中发出来的。随着音声，有光芒从她心中发出来，像一个圆圈一样扩散开，照亮上方，下方，左方，

右方，前方，后方，左前方，右前方，左后方，右后方，马上驱散了所有的迷雾，而且光愈来愈强，迷雾中众生心的刹那刹那变迁轮回也愈来愈清晰……慢慢地，她被融化在自己的心光中，众生心随之消失了，光也消失了。她瞬间回到了人间，看到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她体验着实相无相的境界忽然从梦中笑醒。

醒来后，她发现自己仍躺在书房的躺椅上，房间已经暗下来，夕阳从半遮的窗帘后射进一道明亮的光照着她。“快六点了吗？”她迷迷糊糊爬起来，去看手机，有慧子发来的短信说晚上不回来吃饭了。她也没有什么胃口，慧子不回来就不做了。她呆呆地在书桌旁坐了一会儿，想到梦中师父的模样，似乎师父变年轻了，像三十多岁，而且笑的时候也不像没有牙的感觉，在梦中她没注意这些，难道师父这次闭关返老还童了吗？明天慧子走后，一定要去看看师父，即使他闭关进不去，我就站在门外看看也好。她这时很想念师父，师父曾笑着说她总是遇到了问题，心烦的时候才想到看他。她几乎赌咒发誓跟师父说不是这样，但事实总是这样。确实那几天与山口铭川缠绵快乐的时候，她连一次也没有想到师父。她知道师父爱跟徒弟开玩笑，师父何曾会怪她，而且师父巴不得一个人呆着，清净。弟子们谁去了都是一大堆问题，一大堆解不开的疙瘩，等着师父帮着解。师父总是笑嘻嘻的轻松幽默三言两语就让弟子觉得自己的问题算什么，还是听师父讲点别的吧。师父讲别的什么时弟子们心中的疙瘩却忽然自己解开了，身心豁然开朗，如沐春风。师父这几年总是闭关，出关的时间越来越少，很多想见师父的人都总是见不到。她知道师父胃口不好，也不知

道师父这次闭关谁给送饭，但护关的人总是师父自己指定的。他又不会为自己身体着想，找个大厨来为自己护关，每次都是为了成就弟子的功德才让他们护持，其实是师父在里面加持他们。这些弟子一个个呆头呆脑的，全一副自以为是高僧大德的样子，做饭水平能好到哪里去。吴爱真想到这，恨不得现在就去师父那看看，但慧子回来没有钥匙，还是等明天吧。

她又想到了慧子与任情非，听慧子说他们又要一起去云南鸡足山。她了解他们俩，所以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任情非多情没有定力，慧子的任性率直与不顾后果，宁死不悔的决心令她担忧，她默默想了一会儿，便铺开信纸，给慧子写了一封信。

慧子：

如果你的情感受伤了，那是存在多方面原因的。既已至此，就要学会面对，也许暂时的痛苦和烦恼会有，但要学会静静地观它，等待它在你心中随时间的流逝和理性的增长而淡去，这是一个修行人面对“失恋”的态度。如果因此生起嗔恨或嫉妒，做出过激的行为，这就不是一个修行人所为了。

在人的一生中，也许我们的情感会受到很多次的伤害，它也许来自爱情或是友情、亲情等等，但如果我们太爱惜自己，爱恋自己的情感，太重视自己的觉受，就会无法容忍种种情感的挫折，觉得很不幸，就会在心中留下失望、痛苦和悔恨，甚至走向极端。但如果你每一次都坦然面对，静静地观察。在这些问题中，自己内心的每一个起心动念，自己的茫然，不切实际的想法，或率性而为，强烈的占有欲等等

习气，认识到了，你的情感就会成长，就会成熟，就会心胸开阔，不再将自己只局限在情感得失的个人小天地里。当你再一次面对一份新的感情时，你才会冷静理智地把握，才不会只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让自己深陷其中，而让它击垮，也不会只凭几次情感的得失便否定人世间的真善，否定人性美的一面，那样生活中你就不再有阳光了……

人生很短暂，一个人的生命也就那么几十年，我比你大十几岁，我已经时刻感受到时光的飞逝。我常常想，临终时，人的回忆中如果没有爱，那才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所以我们应该感恩我们爱过的人或爱过我们的人。他们使我们的生命没有缺憾，他们使我们的生命精彩。

甚至于我们要感恩我们恨的或恨我们的人，没有这些人，我们无从知道爱的神圣，爱的温暖，爱的可贵。

慧子，我没有自认为年长，或以过来人或老师的口吻来指教你的意思，我只是谈谈我的做人信条，希望能与你共勉。我自己是这样想的，也在努力这样做，我希望把我从中受益的东西与朋友分享，希望你也从中受益。

其实，人的一生随处都是风景，愿这次鸡足山之行成为你生命中最精彩的一页。最后祝你旅途愉快！

给慧子写完信，她思考了一会儿，又给任情非也写了一封信。

情非：

中午匆匆见面，又匆匆分别。我们在一起，总是有太多佛法的问题，对情感方面，其实我一直想对你再说些什么，但总是没有时间。

你一直在寻找一份真情，一份爱，这没有错，每个人都在渴求。但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你自己却从未对一份情感专注过。你很容易失落，疲惫，很容易受伤害。如果你把这些都归结于所有遇到的女人身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是因为在每份感情中，你都没有把心长时间地住在自己的爱中，住在情中，更何况以此得定。你的心随着外界的色相名利的种种诱惑起落飞翔，你从未让它有过片刻的停留。即使稍稍住下来时间长一点，你就会不安。因你的种种欲望还未满足，你怎么能够让它停下来，让它安于眼前的现状呢？表面上你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且好大喜功。其实你的内心却有着非常纯净的一面，非常地渴求宁静，非常地想淡薄名利，非常地想让自己疲惫的心有个港湾停留。但外在的你与内在的你形成的强烈反差，使你自已每天都生活在两种极端之中。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会对生活有时热情高涨，有时心却忽然能降到零度，你这种样子怎能让别人真正懂你呢？

身为男儿大丈夫，做每件事都应像明镜一样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明确知道自己当前心中所求。除此之外，所有诱惑，便能置若罔闻，便才会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每份情感，也才会过得无忧无虑，无所恐惧，对外坦坦荡荡，提起放下都让自己纤毫无损……

我们一生中，有时遇到怎样的朋友似无以选择，很多人很多事似乎与我们狭路相逢，不期而遇，但怎样面对和处理却全在我们自己，每个人会对生活交出不同的答卷。但以不让自己陷于其中纠缠不清，不给自己或别人带来无法避免的伤害为智者的答案。

或许我们一时做不到智者，犯错误再所难免，但希望我们犯错后

并不是先去祈请别人的原谅和宽恕，而是更多地想到去修正自己不对的地方，完善自己心智的不足，才是最重要的。我是如此在做，希望与你共勉。

愿情天欲海，道情永固。

吴爱真把这两封信分别装进两个信封，她心中那丝隐隐的不安稍稍安定了一点。

她长长吐出一口气，静下心来。她闭上眼，很快任情非、慧子、山口铭川都从她的记忆中远去，在这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书房里，她观看着星星、月亮，让自己置身于空旷无垠的太空。在那儿，时间正驾着飞船周而复始地循环着，而她没有动，她没有生也没有死，静观人间岁月的流淌，静观万事万物随时间的幻觉呈现出的成、住、坏、空的无常相，静观人类社会历朝历代轰轰烈烈的繁荣与凄凄惨惨的衰落，她住在了法界大定中，没有刹那，也没有永恒，不知多久……

（二十四）师父重托

第二天，当吴爱真把两封信交给慧子，并托她转交另一封给任情非时，慧子既神奇又兴奋，像拿到了两封鸡毛信，说要到鸡足山与任情非一起看。吴爱真送走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按捺不住内心喜悦的慧子，便打车去了师父住的农庄。

房间的门紧紧闭着，窗帘在里面拉上了，她有点纳闷，师父在闭黑关吗？遮得这么严实。她推开门，房中空无一人。对面供桌上的佛像消失了，只留下一张供桌冷冷清清摆在那儿，坐垫也都不在了，只在墙上还留有一张师父写的“禅”字。

“吴爱真，是你吗？”农场主张老板跟了进来。

“我在远处看不清，但看样子像你。”

“师父哪里去了？不是在这闭关吗？”

“啊！你还不知道师父圆寂了吗？我还以为你这几天在寺院帮忙呢。”

“师父圆寂了？什么时候？”吴爱真震惊地问，她还来不及想别的。

“已经九天了。师父出关后就从这回寺院去了，是在寺院里圆寂的。这儿的佛像寺院里在他圆寂后派人来搬走了，连坐垫、日常用品、师父的字画，书籍统统拿走了。这幅字还是我求他们留下来的。”张老板边说边满脸崇敬地望着那幅字。“不过，师父走时还给了我两串念珠，一串长的一串短的，你看。”他得意地伸出手，手腕上有串琥珀色的珠子，吴爱真知道是师父平日戴的。“喂，”他忽然神秘地压低声音，凑近吴爱真身边说：“师父把他最好的东西留给你了，托我转给你，你在这等着，我去取。”张老板急急忙忙转身奔了出去。

吴爱真一片茫然，她仍未从师父圆寂的惊讶中反应过来，怎么可能？师父不会走的。他怎么可能就这样走了呢？她木然地走进里屋，除了那张长长的桌子外，还有师父坐的那张坐垫和师父睡过的床。蚊帐放了下来，好久没洗了，似乎挂了灰尘，有点灰暗。

她跪了下来，用手抚摸那张桌子，师父真的走了，那张坐垫空空的，师父不会再对她笑，露出他稀少的几颗牙。九天了，九天前她还在澳门，九天前她在澳门过生日，她喝着幸福的茶，依偎在山口铭川

的怀里，她收了一尊雕刻得美轮美奂的观音菩萨像。

九天前，她想了太多太多，却就是没想到师父。师父，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呢？我连你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你不是圣人吗？在我心中我把你当圣人的，你应该知道你离开尘世的时间，你为什么走时不通知“爱着”你的弟子。想到这，吴爱真忽然生出极大的羞愧。她咬着牙责骂自己，你爱过吗？你真的爱过师父吗？九天前，你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你的情人，你何曾有过师父一念。他走了，他为什么要告诉你，他就这样离开了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弟子。你从师父那所得的恩惠从此连感恩的机会都不再给你。他就这么突然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了，就像你与他偶然的相遇。泪水已经倾泻而出，洒满衣襟。吴爱真像一个陡然失去母亲的孩子，跪在那，对着师父空空的坐垫，师父睡过的床无声地痛哭着。她在心中一千次一万次地责骂自己为何不能早点来看望师父……

“你哭完了吗？”她转过脸，是张老板手里正捧着一只盒子，一脸肃穆地望着她。她擦干眼泪，站立起来。

张老板用严肃而近似神圣的口气说道：“吴爱真，这是师父从农场临走时非常郑重非常庄严地托我交给你的东西，师父说，他一生的秘学与传承全在于此了。我现在也郑重将师父临终所托转交于你，希望你能用最虔诚的心接纳，以不辜负师父的厚望。”

吴爱真闻听此言，如雷贯耳，望着张老板那“替先皇托孤”的神态，她扑通一下对着那只盒子跪下了。张老板极其恭敬地将盒子举到额头，而后深深弯下腰去，才将盒子交到吴爱真手里，而后垂手静立

一边。吴爱真将盒子放在桌子上，这是一只象牙雕花的盒子，上面缀满了绿松石，是师父西藏的一位弟子供养师父的，里面曾经放着师父的一对法器铃和杵。师父有时将它放在床头边，有时放在坐垫旁，吴爱真曾好几次用柔软的干净抹布帮师父擦拭过这个盒子。

盒子上面放着一个师父曾用来装念珠的黄色小布袋，吴爱真拿起来。

“要我回避一下吗？”张老板小心恭敬地问。吴爱真想了一下，说：“既然师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托付于你，足以说明师父对你的看重和信任，相信师父能让我知道的东西也不会对你隐瞒，有什么可回避的呢？”

“是，师父对我恩重如山。”张老板似回忆起了什么，有些动情。吴爱真打开小布袋，里面是一把小钥匙。她拿出来，这是打开盒子的锁的。

在打开那把铜锁时，她能感觉到身边站着的张老板正凝神敛气，神情非常专注地看着她，而且心态稍稍有点紧张。吴爱真受他的感染，突然也心慌起来。她听到自己的心扑通扑通跳着，开锁的手也轻微地抖动起来，随箱盖的开启，她听到张老板惊讶地“啊”了一声，箱子里空空如也……

“这怎么可能，这件事我连我爱人还没告诉。怎么会什么也没有了呢？以前师父在里面还放着一对法器呢。”

吴爱真充耳不闻，她在见到那“空”的一刹那，如电光交汇，随师父涅槃了。她忽地站起来，不再有依赖，不再要印证，不再求什么，

十多年修行之“心”从此了断。天心皓月，她临风而立，悬崖撒手，独自承当。

法也空，师父也空，所得心也空，佛祖四十九年未说一个字。

“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喂！你没事吧？”张老板已经缓过神来，有些担心地问。

“师父里面不放东西，也许是有某种寓意的，只是我们一下还猜不透，你慢慢研究研究。”他安慰吴爱真。

“我保证这个盒子没有人打开过，我是把它放在保险柜里的，那个柜子只有我拿着钥匙。这是师父毕生所托，我不敢有半点差池。”张老板有些委屈地解释说。他是怕吴爱真怀疑他拿走了盒中的东西。

吴爱真对他笑了笑，缓缓地说：“你已经把师父最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了，你不必再有疑虑。”

“哦！你是不是对着这空空的箱子开悟了？”张老板灵气十足地问。“你可是师父最得意的弟子，师父没准就这样传了你心法呢，那可是我看不见的。”张老板好奇地盯着吴爱真，希望她能道破半点玄机。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吴爱真说。

“唉！算了，这个我听不懂，背我也会背。师父还有一件东西要我转交，不过不是给你的，是让你再转交一个叫丁一鸣的弟子。”他边说边从外屋取回一个装裱好的画轴。吴爱真慢慢打开，一个触目惊心的“德”字跃入眼帘。一横一撇，笔墨饱满，古朴苍劲。吴爱真盯

着这个“德”字，恍若看到沉沉暗夜中浊浪滔天的海上，忽然从黑黝黝的打着漩涡的海水中，从四面八方飘出几根巨形圆木，它们迎风破浪而来，迅速搭建成了这个“德”字，每一根圆木都是千万年的参天巨木，它们的树干上有风霜侵蚀后的裂纹，在月光下泛出参差的白色，犹如笔墨间的飞白。

“唉！师父不是叫天心老人吗？怎么改为‘人心’了？”老板指着后面的落款，吴爱真看到“德”字的左下角题名的地方写着“人心”两个字，并压着“天心老人”的一个正方形印章。“人心就是天心，师父叫什么都一样，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是不是？”她卷好字轴，淡淡对张老板说。

张老板摇摇头，一脸高深莫测的笑，显然他不同意吴爱真的说法。吴爱真望着张老板那颗似乎充满“智慧”的大脑袋，笑了。

“听说师父的肉身火化后，烧出很多舍利子，有一颗像‘心’形的舍利子，很大，色泽像蓝宝石，弟子们和信徒都轰动了。现在正在寺院展览，募集资金盖塔供养呢。我一会儿准备去寺院看，你去吗？”

吴爱真沉思了一下，摇摇头说：“我还想在这呆一会儿，你代我给师父的舍利塔捐些钱吧。”她从包中拿出所有的现金，除留下打车费用外，全部交给了张老板。张老板帮她清点了一下，然后拿着走了。出门时还回头关切地说：“你想在这儿呆多久就多久，晚上住也可以，晚餐到前边的食堂吃。”

吴爱真一个人立在这几乎空空的房间，但她觉得一切仍是那么熟悉、可亲，宛若师父仍在这里住着。她走到师父的小床边，撩开蚊帐，

忽然看到师父的被子叠得非常整齐，靠墙放着，被套是新的。这个金黄色的被套是吴爱真买给师父的。吴爱真清楚地记得，这被套的中间绣着一朵白色的莲花，而在被套的四个角也分别绣着四朵白色的并蒂莲。莲花虽是机织的，但绣得非常漂亮。吴爱真当时一眼看见就喜欢上这朵白莲花，为了这朵莲花，她才买了这床被套，并把它供养给师父。但师父竟不屑一顾地说：“太花哨了，老和尚盖什么莲花被，快给我换下来，我要盖那床灰被套。”

记得她当时曾笑着说：“师父你还着这个相。你不是曾经对我说，大菩萨行道为渡众生，连毁誉都不怕吗？盖个花被罩还这么执着？”

“嗯？！快换回来！”师父生气了，瞪着眼。吴爱真吓得吐吐舌头，乖乖地把刚套上去的被罩扒下来，又换上了师父常年盖的灰被套。吴爱真觉得师父对她做的每件事似乎都特别挑剔，她说好的，师父偏瞧不上眼，她瞧不上眼的，师父偏喜欢。而且有时还特别固执，根本不容她分辩。师父对其他师兄就好得多，很随和很宽容。吴爱真因此有点怕师父，但心中却是把师父当父亲一般爱和敬畏的。师父对她大概也像对自己女儿一样，又严又慈，所以不管师父怎么挑剔她，她都很乐意，觉得正显出师父对她的偏爱。现在，师父走的时候，却把这床从来不用的新被罩套在了被子上。而且被子又叠得这么齐整，难道师父知道她会来的晚，要安慰她吗？想到这，她轻轻打开被子，她想再看一眼被子中间那朵美丽的莲花。突然，她惊呆了，在打开的被子中，放着师父平时吃饭的钵。而在钵中，放着黄色哈达紧紧裹在一起的铃和杵，是师父的钵和法器，吴爱真忽然泪如泉涌，她端起那只

钵盂，将它们紧紧拥在胸前，哭得涕泪交流。在泪眼朦胧中，她仿佛看到师父挤眉弄眼地在空中对她笑了一下，神态像一个与她正在玩捉迷藏的孩子。她不禁破泣而笑，她把那铃和杵又放回那个空箱子，盖上盒盖时，轻轻说：“师父，你走了，还要回头跟弟子开玩笑。”

她仿佛看到师父像个计谋得逞后的坏孩子，又得意地冲她笑着，合不拢嘴，露出仅有的几颗牙齿。

她拿起师父的钵与装有法器的箱子，轻轻走出了那间屋子。她感到那只箱子沉甸甸的，自己的肩上也沉甸甸的……

（二十五）云游修证

几天后，吴爱真离开了A市，她背起行囊重新开始了她的修证之旅，她要将师父平时的教法逐一系统地整理并修证。泰山、五台山、西藏、终南山等地都有她短期闭关的身影，一年以后，她重回到了一座风景秀美的山中，那儿有一个偏僻的小寺院，此时，吴爱真正在寺中静静地翻阅着佛教典籍。

“吴居士，我要去镇上一趟，中午赶不回来，你中午煮饭吧，并喂喂狗。”是“了空”师父在她的屋外喊。

“好的，”她忙应了一声，就听到了空师父踏着厚重的脚步声向寺院外走去……

吴爱真看了看表，已经快十一点了，她忙合起书，去厨房了，因寺院里还有一位“慈生”师父是过正午不食的，她要尽量在十一点半左右将饭煮好。

这个小寺叫“无着寺”，据说它的前身只是一间茅蓬。唐朝时有

一位得道的禅师曾住在这修行。这位禅师医术很好，常在闲暇时采集山中的草药随缘为山区附近的村民治病疗伤，被村民们看作观音菩萨的化身。他圆寂后，在他这受益的村民们怀念他，便在破败的茅蓬处集资盖了一间“观音庙”，里面塑了一尊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传说中这儿也曾香火鼎盛，附近的山民为了病好有时会赶几十里山路来这儿烧香拜菩萨。一直到近代，在小寺十几里外的地方又建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寺，听说里面供着一尊镀金的一丈多高的观音菩萨像，而且一位施主还出资修好了大寺院通往山外的路，信徒们便逐渐把拜菩萨的足迹迁到了那间大寺院里，这个小寺渐渐地被信徒们淡忘了，香火衰落下来，寺院也破败了。

文革时破四旧，那间大寺被砸了，僧人也被赶走，而这间小寺可能是太偏僻，路又不好走，那尊古老的观音菩萨像和壁画反而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文革后，这座寺院不知何时又被人们记起，并作为“文物”被二里外的怀水镇接管。镇政府对寺院进行了全面修缮，改名为“无着寺”，并请镇上书法最好的老先生写了这三个字的牌匾挂在大门上，算是寺院正式对外开放，镇上的一些善男信女常在一些佛教节日会聚到这儿来庆祝，平时因很少有游客和香火，就空锁着。

这几年，镇上信佛的人逐渐多起来，怀水镇居委会通过开会商量，由镇上出钱请两位出家师父住寺。找两位出家师父并不难，但要找两位“戒律精严，又修持有一定造诣”的师父来这就难了。

几经周折，终于选中了“慈生”和“了空”两位师父。“慈生”

师父是四川峨眉山出家的，二十五岁，在云游途中愿暂留此寺修行。

“了空”师父是浙江某大寺院出家，三十三岁，不愿在大寺里呆着，经镇上一位居士的介绍而来的。

镇长与他们签了三年合约，即他们俩最少要在这个小寺住满三年，镇上每年各供养给他们现金三百元，僧服两套，每月供养给米、面、油和几袋大白菜，其它所需要靠他们自己解决。

吴爱真曾在朝山时来过这儿一次，她立即就被这个小寺院的幽静和周围天然的风光吸引了。

小寺的三面环山，山上长年长着层层叠叠的各种树木，树林中有许多叫不出名的羽毛美丽的小鸟，在早晨此起彼伏和着太阳的第一缕光线鸣唱。在寺院低矮的南墙外有一条小溪，从山中潺潺流出，一路欢笑着向山下奔去……

寺院也不是很大，一进大门，左右两排偏房，各有六间。六间房的尽头，在院子正中有十几级台阶，台阶上面是一间大殿，里面只供着一尊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殿的四壁上绘着“佛八相成道图”。在大殿的左侧，还有两间小平房。

整个寺院的布局像一处座落在山凹中的四合院。低低的墙，青色的瓦房顶，如果不是大门外高高悬挂的“无着寺”三个字，一定会被人误解为是一处大户人家的居所。

吴爱真住进这座小寺并未费多少周折，只在镇长那打了个招呼，出示了身份证、居士证，并缴了二千元钱，便顺利住了进来。

她刚来时，寺里除两位师父外，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居士，住

在这义务为两位师父做饭，但前几天老居士有事走了，寺里只剩了吴爱真和两位师父。

吴爱真在厨房翻看了一下，除了大白菜，还有一袋黑木耳，她把木耳倒出来用温水泡上，开始煮米饭。

怀水镇是一个不到三百多户人家的小镇，镇上的居民并不富有，大多数人家靠种地为生，信佛的居士们也大都是一些老太太，希望靠菩萨保佑，福寿双全，儿孙满堂，少灾少病，家境富有。也有求菩萨保佑在几十里外城里打工的儿女平安。老居士们虽贫穷，但信佛却很虔诚，每次来寺里，除带香火外，也准会给两位师父带点菜，带些米或家里做的熟食。故小寺的饮食还是绝对有保障的，有时过观音诞等佛教节日时，还会很丰盛。厨房常会堆满信徒们布施的食品，好几天都吃不完。但这几天连着下雨，寺院外的山路又泥又滑，好几天也没有信众和游客光临了，故厨房的菜也开始紧缺，想了空师父今天去镇上定是采购去了。

吴爱真做了一个木耳炒白菜，又找出一袋榨菜，便喊慈生师父吃饭。

几分钟后，慈生师父“庄重的”出现在厨房对面的房门口，他的灰色僧服始终穿得整齐干净，纹丝不乱。脚上的一双僧鞋和露出的白僧袜似乎纤尘不染，每天都像新的。他步履庄严地捧着自己的饭钵踱进来，坐在餐桌边，将一块小方巾从钵上拿开，吴爱真便在他钵中盛了两大勺米饭，并将盘中的菜一多半也拨进了他钵中。慈生师父双手合十，闭着眼，嘴里在念诵感恩回向的经文。然后，默默地慢慢地吃

着钵中的食物，自始至终，未与同桌吃饭的吴爱真说一句话，甚至都未抬起眼帘看她一眼。

吴爱真也小心地咀嚼着口中的饭，很怕弄出声响。因慈生师父很注重威仪的，吃饭时不能有咀嚼的声音，更不能有啪啪的叭唧声。而且走路时，脚也不能发出太重的声响。因为“了空”师父“不拘小节”，被慈生师父多次指责。虽慈生师父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但在慈生师父面前，她也会尽量注意到威仪方面的事。

慈生师父吃完饭，自己把吃饭的钵在院中的水管下洗好，便拿着回屋去了。吴爱真把故意多做的一些饭和一些白菜叶搅拌在一起，去喂寺里的两条狗“飞雪”和“踏雪”。

两条狗已与她很熟了，听到她的脚步，已从窝里爬出来，站在那望着她。当她把食物投入它们各自的饭盒中时，它们并不急着吃食，而是拼命摇着尾巴，亲昵地向她身上扑着。她轻声呵斥了它们一声，它们才乖乖地开始吃食。

这两条狗是被了空师父收留的流浪狗。“飞雪”的全身黑中散落着零星的白色斑点。“踏雪”只两眉、胸口和四个爪子是白色，其余部位都是黑色。了空师父曾说他没有见过雪景，当他读柳宗元的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时，诗中的那份大地白茫茫一片的意境让他悠然神往。所以看到这两条狗身上的白点便联想到了雪花，名字便由此而得。但两条狗名字虽叫的浪漫，但因寺院没有好的营养，有时还饥一顿饱一顿，两条狗都较瘦，而且全身的毛乱糟糟的，看上去一点也不漂亮。

慈生师父不喜欢这两条狗，吴爱真来了一个多月了，常看见了空师父在喂狗、逗狗，而慈生师父似乎连看都不愿看它们一眼。每次他出去或回来时，两条狗也会照样像对了空师父一样站在狗窝边摇着尾巴欢迎他，但似乎它们的努力并未换来这位“庄严的师父”的好感。他从未对它们的友好表示做出过反应，而且如有游客进来，两条狗大吠时，他便会狠狠地责骂它们，“飞雪”和“踏雪”总会吓得缩在窝里半天不敢露头。

有一次，镇长来小寺时，吴爱真还听到慈生师父在大殿门口建议镇长阻止了空师父在寺院养狗，说会吓走来拜佛的游客。但镇长考虑了一下，说寺院后的山中有野猪，寺院养两条狗对寺院的安全还是有好处的。况且狗窝离大门有一些距离，狗又被拴着，游客也不是很多，来寺院的多是镇上的老居士，大都与狗熟了，既然空师父已收留了它们，还是留着吧。慈生师父便悻悻地回屋去了。吴爱真心里想，是否慈生师父在打坐中怕被狗叫惊扰，但两条狗很少叫的，除了需喂食外，并不给住在寺院的人添多少麻烦。如果把它们赶出去，它们俩都长得那么丑，势必没人愿意收留它们。而空师父很喜欢它们，又为它们起了那么好听的名字，还为它们作了三皈依。但愿这个小寺能成为它们温暖的家。

吴爱真喂完飞雪和踏雪，收拾了厨房。此时，院中来了两位游客，一男一女，慈生师父已闻声走出来，带两位游客去了大殿，当两位游客走后，吴爱真正要回屋，却见慈生师父站在屋门口正在做扩胸运动，而且面露喜色地望着她问：“吴居士，空什么时候回来？”

吴爱真有些诧异，看着慈生师父喜悦的脸，她也微笑了一下说：“他走时没有说，只说中午不回来，想大概下午会回来吧。”“哦！”慈生师父转身回屋去了。

吴爱真忽然明白慈生师父为何喜悦了，一定是刚才那两位游客在功德箱放了钱，而且不会少。

因寺院功德箱的钱属两位师父支配。慈生师父与了空师父已在这两年多时间，听了空师父说慈生师父今年合约到期就想离开这儿去云游参访，但他需要一些钱。而小寺的香火一直不旺，有时十天半月也没有几个游客，在这呆了两年，他想攒三千元都攒不够，他心里有些急。吴爱真听说后，一直想着自己走时，一定把剩余的钱全留给两位师父，但她未做之前，不会先说出来。

又来了一位游客，是个十七、八岁的男孩，他看上去很疲惫，泥巴快把旅游鞋都包裹了，一定步行走了很长的路。他背后背着一个大大的背包，走进寺院，四面环视了一下，看到了厨房门前的水管，便径直走了过去。慈生师父看到又来了游客，已走出来，站到院子里，准备带他去殿里拜菩萨，并帮他敲引磬和讲解壁上的画。

男孩背着包俯下身在水管口喝了几口水，又洗了一把脸。当他回转身，忽然看到一位庄严的出家师父正站在院中默默望着他时，他马上将背包放下，激动地走上前去，熟练地对慈生师父来了一个五体投地的大礼拜，慈生师父似怔了怔，但马上坦然而威严地站在原地，默默而略显高傲地接受了男孩的三次顶礼。

吴爱真看着慈生师父带着磕完头的男孩进了大殿，自己也回屋读

经去了。心想，今天连着来了三位游客，在小寺这段时间真是少见。

一会儿，她便听到院中传来小男孩执拗的声音：“师父，您收我作弟子吧……”并听到慈生师父已略显不耐烦的声音，在解释说自己修道未成不收弟子的话。而且吴爱真从窗中看到慈生师父快步走向自己的房门，并把门紧紧带上了。可那小孩竟倔强地跪在了房门前。

吴爱真笑了笑，继续看书，没有出去规劝，这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想男孩一时狂热，不会坚持多久，他就会离开的。

但一个小时过去了，男孩仍在那。吴爱真的内心稍稍有些不忍。她倒了一杯白开水，端着走到男孩身旁，默默递给男孩。男孩接过来，低低说了声：“谢谢阿姨。”吴爱真看到两行泪顺着男孩的脸无声地滑下来，吴爱真望了望慈生师父紧闭的房门，不知该说什么来安慰这个孩子。

空师父回来了，同时进门的还有玉芬姑娘。玉芬也是一位已学佛几年的居士，她在县城的中学读完高中后回镇上开了一家小型超市，是镇上有名的会舞文弄墨的女老板。她只有二十一岁，长得水灵灵的，听说追求者甚多，但她眼光很高。她喜欢高中时的一位男同学，但男同学正在上大学，而且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未有一个明朗的态度，只通着信。玉芬有时对这份感情没有什么信心，但她的心却一直在等着他。这是那位住在这做饭的老居士告诉吴爱真的。小镇太小了，人们之间熟悉到很难有一点隐私。

玉芬今天穿着一件手工编织的薄羊毛衫，上面的花纹织得很漂亮，脖子上飘着一条红色的纱巾，下身穿一条牛仔裤，白旅游鞋。她

还未进寺门，便就听到了她发出的银铃般的笑声，进来后，看到吴爱真，马上清脆地喊了一声：“吴居士。”吴爱真闻声走过去，打开厨房门，了空师父和玉芬把手中采购的物品全放到厨房的地上。“你在这还好吧？”玉芬一边放下手中的物品一边关切地问站在旁边的吴爱真。“很好，你呢？”吴爱真和气地望向她。却见玉芬脸微微红了一下，并用眼角看了一眼正在旁边收拾菜的了空师父，似欲言又止。吴爱真的内心朦朦胧胧察觉了一些什么，但她并未多想。

“外面跪着的男孩是谁？”了空师父问。玉芬闻言从厨房向男孩望去，男孩仍跪在那儿，身边是吴爱真递给他水杯。吴爱真略略说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了空师父便出去带那男孩进了自己的房间。玉芬只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说店里还有事，只是看了空师父买的东西太多，帮忙送回来……

晚上吃饭的时候，了空师父才带那男孩出来吃饭，男孩已变得神采奕奕，眼里盛满掩饰不住的兴奋。饭桌上，吴爱真知了空师父已答应让男孩暂时住在这儿，至于想出家或拜师之事慢慢再说，准备明天带他去镇上与镇长打个招呼，并知道男孩是个孤儿，从山东来，名字叫“高水”。了空师父在饭桌上开他玩笑：“人都说水往低处流，高处是存不住水的，你却叫高水，改作高山吧。”

男孩正在喝一碗白粥，忙机灵地放下碗说：“谢谢师父。不过，我认为正因为高水少见，才显得与众不同。”

了空师父与吴爱真都笑了。

吴爱真忽然看到高水的左手无名指和小指都短了一截。她忍不住

问：“你的手是怎么伤的？”

“在佛前自己砍的，想学禅宗二祖断臂求法，而且以前的很多菩萨不是都燃指燃臂供佛吗？”

吴爱真的心痛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你断指后开悟了吗？”

“没有，差点昏过去。”高水无所谓地看看吴爱真，笑着说。

“你真傻，你要知道二祖断臂时几乎所有令他开悟的因缘都成熟了，他那一刻断臂就可成为开悟的助缘。而你要效仿他，比东施效颦还傻。佛经中有菩萨燃臂供佛，一双手臂可燃几万年，那是在火光三昧的禅定中做的，不是在人间。”

“可虚云老和尚曾经不也在佛前燃指供佛吗？”高水盯着吴爱真，疑惑地说。

“虚云老和尚是了知三界很多因缘的，他燃指是出于孝心为父母消业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心里很清楚那样做的目的和结果，而你懂吗？你又不知诸种因缘，又不知事情发生后的结果，你就去伤残自己的身体是不对的，我们要在人间借这个身体才能成道。”

“有的师父说在佛前这样做，可以消去很多业障。”

“高水，所有法门都是因人而异的。消业障有很多种方法，比如修忏法，至心忏悔改过，或持诵经典，为人讲经、说法等等，何必非要伤残自己。佛经中所说很多以‘伤残’自己来修证的说法，都是在禅定中做的，以破除修行者的‘我执’。我曾经也在师父的指导和护持下于禅定中修过‘施身法’，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所有食肉的六道众生，在禅定中看着自己被吃得尸骨全无……即使只是在禅定中，开

始几次都需要师父加持引导，怕自己从禅定中回不来。而我现在不是全身毫发无损地坐在你面前吗？！我师父曾告诉我，菩萨为了度众生，有时还要刻意庄严法相，因众生是着相的。”

“也有师父说我不应该这么做，但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如果我早点遇到你就好了。”高水有些懊恼地说。

“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与错明白道理也是收获，不要再懊悔了。你修道的决心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抛开一切忧虑，以后精进修学吧。”空师父已吃完了饭，怜惜地拍了拍高水的肩，鼓励他。“你师父说得对，快吃饭吧。”吴爱真也慈爱地说。

“是，谢谢师父、吴居士。”高水感激地望望了空师父，又看了看吴爱真，端起碗，把剩下的半碗饭快速扒进了嘴里……

“让高水住老居士的房吧，我今天去镇上见到老居士了，她说有事不能来了。”

寺院右边的六间房只有三间能住人，另三间下雨天漏水，现在空师父与慈生师父各住了一间。左边的六间房有一间大的作了厨房，一间堆放着杂物，吴爱真住了靠大殿台阶下的那间，隔壁曾住着老居士。

房间都较破烂，虽前几年刚大修过一次，但都是土墙，墙面已有些剥落，而且这段时间又连日阴雨，墙壁发潮，墙根都是湿的。吴爱真饭后将高水送进房里，并检查了一下被褥，稍有点潮湿。“明天太阳出来再晒吧。”她看了看高水。“不妨事，我身体好，没有事的。”高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大大咧咧地把背包随便扔到床边。“吴居士，

你去休息吧，不用担心我，我自己会照顾自己。”吴爱真环顾一下房间，看确实没有什么再安顿他的话，才安心地从他房中退出来……

慈生师父的房间早已熄灯了，吴爱真知道慈生师父过午不食，夜不倒单，现在一定是正在漆黑的房间里静坐。慈生师父的精进令吴爱真发自内心的钦佩，但吴爱真总觉慈生师父缺失了一些慈悲心。了空师父的房间仍亮着灯，吴爱真知他这个时候一般在认真读经。了空师父是学禅宗的，常打坐参禅，除了“口头禅”外，也常有一些小小的证悟令吴爱真刮目相看。她常向了空师父借经书，他房间有一个书柜，佛教中主要的一些典籍都有，因路途远，吴爱真带的书不多，当她第一次在了空师父房中看到那一柜书时，吴爱真简直喜出望外，觉得自己太有福报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吴爱真这一阶段想看的书，了空师父都有。要知道，这是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寺里，这一柜书在吴爱真眼中，像是在深山老林中发现了一笔巨额财富。了空师父看到她惊喜的样子，笑着说又发现了一个像自己一样的书痴。

吴爱真回到房间看了看表，才九点钟。但小寺已完全沉浸在山中的夜色之中了。吴爱真也简单洗漱了一下，然后开始写日记：

XX年XX月XX日，阴

早上起床后，看垃圾桶壁上爬有一队蚂蚁，因桶里昨天扔进了一些饭粒，蚂蚁们在努力地一点一点搬运。这个垃圾桶较高，外表光滑，觉它们爬涉得较辛苦，故早餐时，有意把一小勺饭丢在垃圾桶远处靠门的位置，希望蚂蚁方便取用，也可不必长驱直入自己的床边。但几个蚂蚁过去嗅了嗅，仍旧返回来爬垃圾桶。看着桶壁上忙碌的蚂蚁，

忽觉就像忙碌的人。也许，对有些人而言，生活就在这样辛苦地爬上爬下中，也许在这个爬的过程中，有努力有拼搏，有自我价值的体现，爬到顶后，还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快乐（但对三界来说，终究也只有垃圾桶那么高）。

终于有高智商的蚂蚁发现了桶外的食物，它们也许是得意的，也许还会嘲笑那仍在桶壁上辛苦奔波的同类，有这么容易得的食物，何必舍近求远，舍低求高，真是愚笨啊！而且为自己能很快发现这易得之物在沾沾自喜，不仅霸为已有，还认为自己是多么的富有智慧，多么的聪明啊！殊不知，它们也只是偶然的巧合，与幸运相遇而已。而且它们也许永远不会领悟到桶壁上蚂蚁们所体验的境界，所磨炼出的心胸、胆量和体魄。得得失失，又岂在蚂蚁们的智慧中。地上的食物会吃完，垃圾桶的也会消失，那个时候，蚂蚁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应该寻找新的机遇了。重新考验它们的时间到了，但是，怎样聪明，怎样有智慧，怎样强壮，怎样的有福气，蚂蚁在人的眼里，都渺小的不值一提，生命脆弱的就是蝼蚁。

它们有不做蚂蚁的志向和智慧吗？

一只蚂蚁修道的故事

有一天，一只蚂蚁对自己的生活觉得很无聊，作为一只蚂蚁该经历体验的它都体验过了，生命是如此短暂和脆弱，一滴水就可以将自己淹死，一丝风就可以将自己吹得无影无踪。终于，当它与同类的蚁窝又一次被一个小孩的一泡尿淹没后，独自逃出来的它发了一个愿，它想做人，不愿再做蚂蚁，因为在它眼中，人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

但怎样从蚂蚁变成人呢？它早就听说在森林中有一些与它有同样想法的动物在修行，它要去参访它们。从它们那儿学习一种变成人的方法。

它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见到了一群在山中修行的猴子。有一只猴王一见之下就让它觉得气度不凡。因这只猴像人一样直立行走，而且“吃饭”的时候，很文雅地端坐在石头上，用刀叉来切割果子，就像人在用食。更让它惊奇的是，这只猴子没有尾巴。

蚂蚁恭恭敬敬地对猴王叩过头以后，向它请教变成人的方法。

猴王用叉子把最后一块果子送进口中，用左边侍者手里托的一块白手帕擦了擦嘴巴，又用右边侍者端的水漱了漱口，才慢条斯理地开始给蚂蚁和众猴开示。

“要想变成人，首先要模仿人的所有言行举止、生活方式，虽然‘人’有许多古怪的行为不是我们能理解的，但我们既然不能理解，也不要妄自揣度，我们只要模仿。比如他们直立行走，用刀叉筷子吃饭，不在树上挂着睡觉，而是在地上铺一块布单等等。曾经有一位懂得我们语言的‘人’对我说，人与我们最重要的不同不是行为，而是品质和思想。他说，人有许多道德规范、责任、义务。即使有条件做，也不会率性而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还会不停思考和学习很多不会的东西，以此来充实自己。他说的这些我到现在也还未能领会，但我认为，只要不停地观察人的言谈举止，再模仿他们，通过模仿再去思考他们为何要这样做，然后找出原因，说服自己，也说服别的猴子，形成大家的行为准则。这样，我们离成为人就不远了。”

这时，听讲的一只小猴子似乎忽然听得开心，一得意就把尾巴高高地翘起来，露出了红红的屁股。这引起了旁边的一位大猴子的不满，它扑过去，用爪子狠狠抓了小猴子一下，而且呲牙咧嘴，恶狠狠地说：“师父说过多少次了，不许得意时翘尾巴，人是不这样做的，你怎么还犯这个错误？”

小猴哭丧着脸，急忙将尾巴紧紧夹住，然后小声嘀咕：“人不是没有尾巴嘛，我们有尾巴，不让翘，这多难受啊！”

老猴闻言，反省到自己刚才的行为有点粗鲁，似乎“师父”说过，文明人是不会随便抓人，并呲牙咧嘴骂人的。想到此，它觉得自己也不比小猴好多少，内心生起一丝忧伤，便悲哀地对“猴王”说：“师父，您老人家没有尾巴了，永不会再翘尾巴，可我们总是注意不到这些细节，您能否告诉我们，您是怎样把尾巴修得脱落的。”

猴王听后，半天未出声，忽然，蚂蚁看到，猴王的两眼滚出两行清泪。它凄凄惨惨地说：“我不愿对你们撒谎，我的尾巴不是修掉的，而是被人砍掉的。有一次，我进入一户人家，我并不是去偷东西，我只想看看人在家中是怎样生活的。可是，我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一只花瓶，一位正在厨房煮饭的妇人拿着一把刀气势汹汹地冲出来，我在从窗户跳出去时，被那妇人用关上的窗户夹住了尾巴，只听她大声地骂着并用刀切掉了我的尾巴。”说到这，不只猴王呜咽着，还有几只小猴也跟着哭起来。

“猴王不用悲伤。其实师父是因祸得福呢。师父没有尾巴，我倒觉得更像一个人。既然这样，我的弟子们是否也应学师父把尾巴砍掉

呢？那样我们也永不会翘尾巴了。”

“是啊！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个方法，既然我们修了这么多年，尾巴都没有脱落，干脆像师父一样把它剃掉岂不更干脆。”群猴开始议论纷纷，有的赞成砍，有的不赞成。

猴王挺了挺胸，威严地扫了一下所有弟子，清了清嗓子，众猴便鸦雀无声了。“弟子们，大家不必争论。虽然我没有尾巴，在你们眼中更像一个人，但我不隐瞒大家，每当我得意的时候，总还是觉得有一股气瞬间就到了‘尾巴’处，屁股后面仍是蠢蠢欲动，只是你们看不到我翘起的尾巴了，我知道自己心中仍有一条尾巴未脱落，而人是不会有这种觉受的。所以，砍尾巴是没有用的。‘砍了尾巴的猴子’与‘不长尾巴的人’对尾巴的觉受还是不同的。”猴王说到这，闭上眼睛，开始冥想训练。众猴也不再争辩，一时默然，散开练习“人”的动作去了。蚂蚁没有尾巴，对众猴关于尾巴的争论和猴王关于尾巴的开示没有多少觉受和触动，而且觉得纯粹是无意义之争辩。于是，它离开了猴子，继续寻找能给予它指导的师父。终于，它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又经过一段长途跋涉后，它见到了一群正在修行想做人的大象。象王接受完它的礼拜并耐心倾听了它在猴子那儿的所见所闻，然后伸展了一下大鼻子说：“争论要不要尾巴，或去掉尾巴是否更像人这些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不是修行的重点。”蚂蚁一听，觉得大象的观点更切合它所想，便更加恭敬和虔诚地盯着大象。“要想变成人，修行的重点不在行为，在于‘心’。因为你想想，我们这个身体要变成人，需要把毛、尾巴都修得脱落，还有用两腿行走等等，这太难了，

需要很长很长时间，但有个捷径，就是我们的心也有时可与人类相通，比如我们也有感情。我作为象王，还要为维护群象的利益多尽很多义务和责任，这也是人的奉献精神。而且有一次，我还梦到自己变成了人，在梦中，我完全像人一样生活。我曾听说人有时也会做梦变成大象，这说明我们大象与人的‘心’是一样的。找到这个共同点下手去修我们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蚂蚁思索了一会儿大象说的话，对象王的感情、奉献精神有点难于理解。而且在梦中成为人，它从来也梦不到。它有些茫然。无聊之余，看着象王有一只牙断了一截，便有些好奇地询问原因，它认为也许与猴王断尾巴一样有一个故事，听听故事或传奇也可以暂时休息一下身心。象王说：“年轻的时候脾气大，一次发情期与一头公象为争夺一头母象大战，在打斗中负的伤。不过，那头公象的一只眼瞎了，而且负了很重的内伤，听说后来很快就死了。”说到这，象王低下高傲的头颅，似乎在为死去的对手哀思。

蚂蚁对大象的这一举动有点不解，说：“你虽负了点伤，但既然对手已死，你已大获全胜，何必到现在还这样伤感呢？”

象王闻言说：“那次大战后，我碰到一位懂我们语言的人，他说，人是有惭愧和同情心的。既然我想做人，就要发扬人心灵的美好品质，比如，同为大象竟然为了一点小事就大战杀死对方，而且对方死后，没有一丝同情与悲悯，只有幸灾乐祸，这不是人的品质。我曾反驳他，说我也看见过人在森林中互相杀死对方，并杀戮大象。他说人有时的心行也可以堕落为动物的，为了私欲残忍地伤害同类与其它类众生。而我们学习做人，不要学人的这些坏品质，要学人的美好的一面，这

样才有可能升华我们的动物属性，成为人后不会再不小心堕落成动物而前功尽弃。”

象王说完，很多大象对象王所说议论纷纷，互相探讨和研究。蚂蚁仍没有什么感触和觉受，又受不了大象们吵杂的声音，便独自离开了。

蚂蚁仍不气馁，奋力前行。它想，总会遇到适合自己的师父的。路途中，它遇到一头牦牛。它问牦牛是否见到过可以变成人的老师。牦牛说：“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一头白牦牛，长着牛头龙角，口中鼻孔吐出的气全是七彩的，听说它的师父曾可以变化成人形，它虽不能变化，但也得到了老师的传承。很多牦牛跟着学法，希望将来做人。”

蚂蚁听完，信心大增，便动员这头牦牛与自己一同去求法。这头牦牛说：“我刚从那儿出来的。我现在已放弃修行，我不想做人了。做人有什么意思。前几天，有一个人在森林中画画，他画好后，在远处看来去，很开心的样子。我动了一点好奇心，想他看着布子上的草与花那么开心，一定是那草与花非常好吃。我便趁他不注意，想尝一口，但咬在口中时，我发誓，我从未吃过那么难吃的草和花，最可气的是，我只吃了那么一小片草和花，又是那么难吃，难以下咽，嚼在嘴里的时候已后悔死了，而那人竟那么吝啬小气，用木棒子狠狠地打我，骂我，并歇斯底里地大哭大叫。森林里有得是草，有得是花，所有的牦牛从不因为谁多吃一口草就挨打受骂，我觉得人的眼光真是太狭隘了，气量心胸也太小了，我不修行了，我不愿做人。”牦牛说完，不再理会蚂蚁气呼呼地走了。

蚂蚁只好独自去找那头长着龙角的白牦牛了。

在一块高高的岩石上，白牦牛神气地卧着，头上缭绕着许多七彩的烟云。小蚂蚁经过一番努力，爬上了靠近白牦牛卧的地方，它像人一样立起身子，满怀神奇，目不转睛地盯着白牦牛。

这时，有头牛问白牦牛龙角是怎样修出来的。白牦牛说：“我的师父曾也是我的丈夫，它是一条龙，它修行了两万年，口中修出一颗珠子。靠着这颗珠子，它可以变化成各种形象。它告诉我说：人不是这个世界最高级的生命等级。人有很多行为与动物是一样的。而且死后也有可能转成动物。他说我的前世曾是一条龙，它的前世是一位修行的人。这一世我们结伴一起修行，它的能量等级高，经过它身、口、意的加持，我也用心向它学习，刻苦潜修，身心中逐渐具有了龙的能量，便变成了这样半龙半牛的相貌。心态也有时像龙有时像牛。我的龙丈夫现在已经投胎做人了。现在就在前面山中的洞中修行，他修成后就会继续回来度我，我一直在这等他。”

有一头牛说：“师父，你也先给我们一个身、口、意的加持，我们也想长个龙角。能否成为人以后再说。”

白牦牛说：“不行，我的能量等级不够。我现在还一半是牛，一半是龙，虽然你们把我当龙，但我有时看到嫩草还想吃，而龙是不吃草的。我还有很多牛的习气、欲望，我还不能让自己时时住在龙的位置上。故我无法像我丈夫一样给你们加持力。但我有龙的传承，你们照着我教的方法做，迟早可以长出龙角的，也可以像我丈夫一样修出一颗丹，变化身形。”

蚂蚁听到这，想了想：龙变成人，只是变化出来的，还是龙，还不是真正的人。自己学这个法门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人。想到这，它从白牦牛的岩下退了出来。它有些疲惫了，它开始怀疑自己想做人的这个想法是否太荒唐，而且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精力做这件事，几乎自己的整个生命都耗在旅程中了，到现在，连师父也未找到。想到这，它爬在一块石缝中，不愿再前行一步，它想自己不如就在附近找个窝，度过这一生算了，这个森林中也不缺吃的食物。但它忽然又想到出发时的雄心壮志，想到无数蚂蚁们葬身水中的情景，它的心中不禁生起了无尽的悲悯。它想，它要能成为人，以后蚂蚁们的命运都将会改观，它现在不仅是为自己的愿力奋斗，而且在为很多很多蚂蚁们的命运在奋斗，它不能就此歇脚，它要在有生之年，找到师父。想到这儿，它又开始了漫漫征途。它翻山越岭，终于在一个山洞里，遇到了一位能与它交流的人。

那个人很慈悲地倾听了它的心声，并温和地告诉它，人也不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生命，人的寿命也不长，人也有很多痛苦、烦恼、生、老、病死的无奈。这个世界最强大不可战胜的生命等级是佛，不生不灭，永恒地在宇宙中存在着，而每一个生命都可以成为佛。

小蚂蚁第一次听到“佛”这个名称，但它已没有时间跟着这位师父修学了。它的生命快走到了尽头，它虚弱地望着那位师父，说不出话来。师父明白了它的心声，告诉它说：请相信我，全身心念“南无阿弥陀佛”。蚂蚁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而且这句话的发音怪怪的，不像是蚂蚁的语言，但它却至诚地用尽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用单

音调发出了“南无阿弥陀佛”的心声。一点金光乍现，小蚂蚁得到阿弥陀佛的愿力超度，投胎做人去了。

写到此，吴爱真笑着合上了日记本。她静静地沉思了一会儿，便开始看《菩提道次第广论》，并结合自己的实证，写下自己的感悟和所得。十一点到一点钟是她的静坐时间，她每天都在子时以空有不二的正见遨游于禅定诸境界之中……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滑过去，高水已得到镇长的同意，住在寺院中，并随了空师父读经，修禅定。因了空师父曾在大寺院帮过厨，做过几百人的饭，故练得一手切菜的好刀工。而高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困辍学，竟也曾在一个厨艺班作过短期培训，炒菜时翻颠炒锅时的那份潇洒劲还真有大厨的味道。重要的是，他们俩都乐意在厨房奉献。让两个男人在厨房做饭，而且还有一位出家师父，吴爱真心里稍有些不安。但她去厨房客气过几次，都没有她插手的机会，而且惹得他俩烦，被赶了出来，她也只好乐得坐享其食，心安理得地把时间全用来读经典和修证去了。慈生师父对高水仍不冷不热，一副庄严而傲慢的姿态，让高水连献殷勤的机会都没有。只有一次中午吃完饭后，慈生师父没有立即回屋，坐在餐桌边晒太阳，并随口说今天的菜炒得很好吃，没想到空师父的厨艺进步得这么快。空师父正在喝一杯茶水，眼睛望着别处，似对慈生师父不屑一顾，淡淡地说：“不是我做的，是高水的手艺。”慈生师父微笑着看了看高水，脸上的表情泛出一丝赞许。吴爱真看到高水激动得脸都红了……

看出来，高水虽拜了空师父为师，也在认真读诵经典，认真参禅，

对了空师父也尊重有加，但像了空师父这样的出家人太平常了，太普通了。而慈生师父过午不食，夜不倒单，戒律精严的修证功夫和特立独行、少言寡语的作事风格让他更神秘，对他更有诱惑力。如果再能同时拜慈生师父为师，从慈生师父那学习一些东西，也是他一直以来心中梦寐以求的希望。但慈生师父似对他热情很少，冷淡有余，他没有什么供养给师父，如果能用自己的言行讨得师父一个欢心，他还能心中生起一份希望和信心。吴爱真了解高水的心，但她无力帮他满这个愿，只能在佛法修证上偶然给他一点提示。但因了空是他师父，偶然一些提示可能与了空的观点不同，她怕会因此使高水对了空师父的修证产生怀疑，而对师父生不起尊敬与信心。她觉得凭了空师父现在的能力已完全可以指导高水了。有时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辩论时，吴爱真也总是不像单独与了空师父在一起时那样畅所欲言，她怕驳倒了空师父后，使师父在弟子面前没面子。虽然她知了空师父是个很豁达很洒脱的人，决不会心眼小计较这些。但正因为她对了空师父人品的赞叹，才更不希望因自己的言行使弟子对师父有一丁点的误解和不信任，但这些事却是避免不了的，因吴爱真面对高水对佛法渴求的眼神时，她把一切全忘了，只想着把师父所传授的东西尽量多地掏出来，让他也能从中受益。

一天，吴爱真正想午休片刻，门却被粗鲁地拍得通通响。

“吴居士，你出来，我有话问你。”

外面是了空师父愤怒得不可遏制的声音，吴爱真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急忙打开门，却被了空师父一把抓住手

臂，拉到院子里吃完饭未撤去的餐桌边，高水正低着头坐在那，像个犯了错误正被老师批评的学生。

吴爱真挣脱了空师父的手，定了定心神，她还没见过了空师父这样发火，“什么事？”她惴惴地问。

了空师父没有因为吴爱真是女居士就给点面子，也不因为自己刚才莽撞的行为而脸红，他拍着桌子上的一张纸，愤怒地问：“是你说的吗？是你告诉高水罗汉的见地也可以成佛吗？你想断人慧命吗？”

吴爱真疑惑地去看桌子上面那张纸，原来是自己昨天整理禅宗心法时草拟的一张图，当时高水说看一看，就拿去了。

她轻轻将那张揉皱的纸在桌上重新铺开，静静地说：“了空师父，希望你能静下心来观看这幅图，看看我要表达的意思究竟是什么，而不是凭高水提个问题就否定它。”

在吴爱真的平静中，了空师父忽然有点反省到自己刚才的行为过分了，他将心态平和了一下，坐了下来，定定地盯着桌子上的那张纸，

忽然他激动起来，刚才还阴沉而凝重的脸马上云开雾散，他的整个身心被这张图上那两个红红的“心”字摄受了。那两个“心”在图上旋转，他分不清哪个是“众生心”，哪个是“佛心”。“心即佛，心即佛”。他手里拿着那张纸，兴奋得低低呼喊，他觉自己的整个身心豁然贯通，他恍然觉自己成为一朵莲花，轻飘飘升到半空而灿然绽开，他了悟了这句话。“心即佛”是他长久以来一直苦参的话头，他不知心在哪儿，佛是什么，他丢不开概念的困惑。现在，当他看到这张图上用红色笔写出来的两个一模一样的心时，他的心似从四禅八

定，从高不可攀的云端“通”地一下掉入了自己的胸腔，他的心回归了！这颗心就是佛心，这颗心就是众生心，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原来自己一直做着平凡的事，而自己的心并未住在平凡之中。它曾住在佛教经典的概念里；它曾住在禅定里；它曾住在寺院大大小小的事务中；住在分别里；住在烦恼里；它从来没有了无牵挂的、踏踏实实地住在自己这里。它回来了，在那一瞬间，他忽然跳起来，“啊”地叫了一声，“啪”地将那张纸拍在桌子上，然后对着吴爱真，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当着高水的面嘭、嘭、嘭地给吴爱真磕了三个头。吴爱真急急地想阻拦，在佛教戒律中，这是不允许的。了空师父叩完头，旁若无人地站了起来，对着吴爱真说：“在我眼中，众生都是佛！”

“你是出家人，众生是着相的，他们理解不了你这样的行为，为了众生的成就，希望师父能严守律仪，按律仪行事。”吴爱真边说边看了一眼正呆呆地望着这一切的高水。

了空师父怔了怔，眼中泛起一丝泪光，他双手合十，恭敬地说：“我记住了，吴居士，谢谢你的指点。”吴爱真也想哭，对着这样一位心性洒脱、不拘小节的出家师父，她知道他泪光涌动是因为悲心，但即使不为众生的成就着想，对有些“戒律”他也要严持，否则他无法实证和保任“心即是佛”这个悟境，他的实证之路还很长，有“戒”的守护，可使他少走很多弯路。但她对了空师父能“证入佛智”已没有什么疑虑，他终会深入的，圆满的。想到这，吴爱真的脸上绽出了欣慰的笑容。

“吴居士，你能为我讲讲这个图吗？比如这四果阿罗汉也能直接

悟入佛的智慧吗？就我以前的理解，阿罗汉发心不够大，以‘证得涅槃（pan）’来发心。故他们证得阿罗汉果位后会毁身灭智或住在定中，身心回归宇宙的本源状态——寂灭之中，以寂灭为乐。但对法界而言，这种寂灭也只是一种暂时的‘寂灭相’，总有一天会有‘一动’（或叫‘一觉’、‘一阳来复’），而这‘一动’过后，阿罗汉会出定，重回法界的万有之中。如他们不能从法界的一切妙有之中见到空性，就会又回到‘动、静’等二元对立的时空分别之中，也就又回到了六道轮回之中，只不过凭他们的定力不会堕落而已。故住在寂灭定中，以寂灭为乐的阿罗汉，仍无法出三界，也未到化身佛的境界。”

“你说得很对”，吴爱真接过了空师父的话头。“但你看图中四果阿罗汉悟入佛智还有个条件是‘悲空不二’。其实，证入四果的阿罗汉慈悲心会同时生起，只是因为发心不够大，对空性的了悟不够深入，故悲心显得不够大，这是从证量上讲。从心法上讲，在佛驻世时，也有许多四果阿罗汉因对‘悲空不二’的了悟，直入化身佛境界，悟入佛的智慧。”

如禅宗西天二十八祖中的初祖迦叶尊者，在灵山法会上，当佛祖拈花沉默时，他即能破颜微笑，与佛心心相印，领悟佛无言说的智慧，得佛的心法，这即是‘禅’。（这即是佛法用三藏十二部反复阐述，比喻，反复的注解，开示想要说明白想要告诉人们的东西，但它无形无相，不可言说。所有的文字，所有的法门，都是它的加行，都是为开显它而做的准备工作。禅没有轨迹，没有次第，没有修证。在你顿悟的那一刻，所有曾为它所做的通通在心中了无痕迹，像做了一个长

长的梦，瞬间醒来。)

不过，四果阿罗汉仍因发心及整个离情去欲的修证过程与众生结的善缘不够，再加上小乘戒律的约束，使生起慈悲心的四果阿罗汉仍无法像大乘行人和金刚乘行者那样边度众生边圆满自己，也无法使佛法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更广泛传播，摄受不同根器的众生。而佛刚开始传法时，因在人道的弟子绝大部分都在宿世只种了善根，并无证悟。故第一世只能从小乘佛法开始教授。但释迦牟尼的一生从他出世、出家、修道、证道、弘法以及入灭的整个过程，虽然以阿罗汉的形式驻世，但他的智慧却已经示现了三身成就。故佛及他的弟子们相继涅槃（pan）后，已契入佛智的四果阿罗汉仍会再来人间圆满法身、报身，在人间示现三身圆满的佛智。

所以，大乘和密乘的出现是必然的，不仅仅是佛法传播驻世的需要，也是生起慈悲心的阿罗汉们要证得三身圆满的需要。所以我认为，释迦牟尼从驻世开始教授他的弟子，一直用三身教授带他们在人间用上千年走完了小乘、大乘、密乘，圆满地和他的弟子们示现了三身成就的成佛之道。小乘的主要示现是在印度，大乘的传播面积更广，示现范围更大，但他的弟子们真正获得佛果的示现却是在中国，是禅宗的出现。禅是佛在人间最终要让他的弟子们了悟的真谛，它离言语，离所有的相，它是诸乘在果位上的顿悟和圆满，是诸佛之心。”

吴爱真说完后看了看空师父，空师父一脸庄重，边听她说，边认真地思索着。“我需要慢慢求证一下，有些问题我与你观点不相同，这张图我能拿走吗？”

“可以。”吴爱真说。旁边坐着的高水虽也在听吴爱真说话，但看上去未听明白多少，满眼疑惑，一头雾水……

第二天中午吃完饭，了空师父对慈生师父笑嘻嘻地说：“慈生，你以后在律仪方面要多指点我，看我哪儿做得不对，一定指出来，我一定改正。”吴爱真与高水都愣了，因为他俩心中都明白，了空师父一向认为慈生师父只修表面不修心，用了空师父的话说，装着一肚子贪、嗔、痴，只会做表面文章，对慈生师父的修行一向不屑一顾。有时两人坐在一起，各是各的傲慢样子，谁都不服谁，今天了空师父这么主动，这么诚恳说要听慈生师父的指教，让人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是真是假。果然，慈生师父也误解为了空师父在调侃他，马上一改吃饭时庄重的面容，讪讪地笑着说：“了空，好歹咱俩也一起呆了这么久，你对我有何不满之处请指出来，别这么客气这么谦虚，我可受不起。”了空马上严肃起来，几乎是绷着脸说：“慈生，我可是认真的，我这几天反省了很多，我觉得自己即使没有修证也要像个出家人的样子，我觉得在这方面你一向比我做得好，是不是要我给你顶个礼你才相信我。”

慈生师父马上摆摆手说：“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会说的，不过我有时言重了，你可不要发脾气。比如，你走路时脚步是否放轻一点，但也不要太轻，鞋底拖着地，像鞋没有脚后跟似的。”了空师父怔了一下，没想到慈生师父这么不客气，马上就开始指教他了，而且这个毛病是第三次说他。他看了看慈生师父的眼睛，心想他怎么就把眼睛盯到了他的脚上，这个毛病他早已决定改了，只是

一急就又忘了，总是改不好。除了这一点，慈生师父是否还有“智慧”能发现他其它问题，总不至于就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与他纠缠吧，他觉有点没劲。

“好吧，我会注意的。”了空师父边说边拿着自己的钵回屋去了，慈生师父也收拾好自己的钵走了，高水想笑，怕笑出声来，捂着嘴急急溜回了屋。但从此以后，寺院里再也未听到了空师父走路时重重的脚步声。

高水在小寺院的收获很大，他虽拜了空师父为师，但基本上跟着三个师父学，虽慈生师父一直未收他为徒，但日常的言行举止，以及大家在一起的一些言语辩论，都让他受益匪浅。能看出他内心常有感恩，寺里的所有活都抢着干，做饭，扫院，喂狗几乎都包揽了。

了空师父与吴爱真又有过几次对禅的辩论，在实证上比以前精进了许多，而且也开始在行、住、坐、卧中注意律仪，希望从行为的规范上来摄心。

两条狗自从高水来寺院后，一天比一天胖起来，除了高水喂得勤快外，每天早上吴爱真刚起床，就会听到高水喊着两条狗的名字去后山溜狗，在山里的奔跑加上打点野味，使两条狗一天天强壮起来，毛色也变得黝黑光亮，似乎是丑小鸭忽然长成了天鹅。有一天来了一位游客蹲在狗窝前看了半天，然后对吴爱真说，这两条狗是名种，好像血统是来自法国的。吴爱真不懂狗，为弄清狗的品种，她咨询了空师父与高水，了空说他早就知道“飞雪”和“踏雪”不

是普通的狗，是法国很有名的一个品种。“那这么名贵的狗现在市场上很值钱的，怎么会成了流浪狗呢？”高水不解地问。了空师父才说了“飞雪”和“踏雪”的来历。原来在怀水镇不远的地方曾有一位郑老板开了一家狗场，郑老板不是本地人，他狗场里的人也很少与镇上人来往，只知道他是养狗的。一个大院中养了上百条狗，门房有个“哑巴”，常到镇上来买些东西。“哑巴”认识了空师父，一次了空师父去镇上采购时又遇到了他，“哑巴”连比带划地带他到镇外，让他看一个大纸箱，里面放着两条一个月大的小狗，瘦巴巴的，快奄奄一息了。了空明白了“哑巴”的意思，便收留了那两只狗。后来了空师父才听镇上人说郑老板的狗场原来表面上是养狗，实际是做毒品生意的，被公安局查封了，工作人员也都被带走了。只有“哑巴”什么也不知，又半傻半聋的才没有被抓。狗场的狗都被人用一个大车运走了，这两只小狗是被匆忙之中漏掉的，还是故意遗弃的就不得而知。镇上的村民养狗是看家护院的，只要强壮就行，瘦瘦弱弱、奄奄一息的没有人要，所以“哑巴”才会找了空师父，看来有时“哑巴”并不傻。

高水知道了狗的来历后，对狗更加关怀备至了，吴爱真常听他在院中在喊着“飞雪”、“踏雪”的名字，似乎在训练它们。一天中午吃饭后，高水竟说让“飞雪”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只见他把“飞雪”带过来说：“坐下。”飞雪竟乖乖地半蹲在了两位师父面前，伸着粉红色的舌头，用一双犹豫的、含情脉脉的眼望着了空师父，并稍稍偏了偏圆圆的脑袋，似乎是在作秀，逗得吴爱真和了空师父都

笑了，但慈生师父却仍是面无表情，冷冷地观看着。

“把手抬起来！”高水又说。飞雪乖乖地抬起一只爪子停在半空中，高水开心地抓住那只“手”说，“飞雪乖，好。”然后从口袋中掏出一块不知什么东西喂到了“飞雪”口中。

了空师父开玩笑地说：“你不能爪子和手不分吧？”

“众生平等，众生平等”高水诙谐地说，了空师父瞪着两只眼看着这个顽皮机灵的弟子，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在奖励它什么，是巧克力豆吗？”吴爱真看到高水从口袋中掏出的东西是咖啡色。

“不是，是我专门为‘飞雪’和‘踏雪’做的鸡蛋饼，用几个鸡蛋和面粉做成小块，又用油炕了炕。

“高水，以后不许在寺院弄鸡蛋”，高水一得意说出了秘密，被慈生师父抓住了把柄，“也不许浪费油喂狗。”

高水低着头，一边应着慈生师父，一边把“飞雪”送回了狗窝。“踏雪”正蹲在窝边，望着这边的动静，看到“飞雪”回来了，忙用舌舔了舔她的脖子，然后又望望这边的师父，似乎说：“看到了吧，你乖，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的。”

第二天下午，了空师父与高水吃过午饭就去后山采药去了，因吴爱真肺不好，这段时间房间潮湿，她有点咳嗽，了空师父说山中就有种草药可以治咳嗽的，与高水一块去采了。快傍晚时，来了三个人，一进大门，其中一个长着啤酒肚的矮胖子就大喊：“慈生师父，大和尚。”吴爱真认出他是镇长的三儿子，听说是在城里开餐

馆的，来过寺院几次，都是带城中的朋友来山中打猎，顺便来寺中坐坐，喝点水，与慈生师父较熟。矮胖子很会恭维人，常竖起大拇指夸慈生师父是真正的大和尚，将来一定能成佛，而他们这些人将来肯定下地狱的，希望到时候慈生师父来救度他们。吴爱真看到，慈生师父虽然厌恶他们打猎的行为，但对他的吹捧还是满受用的，常会在脸上浮现出一丝掩饰不住的笑容。

吴爱真因这几天身体不好，增加了静坐的时间，回自己屋中关上门打起坐来……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几声凄厉的狗叫，吴爱真刚从定中出来，脑中一下子还反应不出发生了什么。但几分钟后，她便意识到那几声狗叫意味着什么，她马上起坐，一个箭步冲出屋子，只有“踏雪”仍栓在窝前，正躁动不安地在原地打转，并发出低低的咆哮声。看到吴爱真走过去，它用绝望的眼睛望着她，喉咙里发出悲鸣。吴爱真冲出寺院，只见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站着几个人正围成一圈看着什么，而且两位师父与高水都在那儿。吴爱真的心稍稍有点安下来，她走过去，只见“飞雪”被一个网套着，倒在地上的血泊中。

镇长的三儿子正满脸陪笑地对了空师父说：“是慈生师父同意的，我已把钱给了大和尚，小寺院有一条狗护院就够了，喂这么大两条狗费吃的。是不是，慈生师父。”

慈生师父显然还未从惊愕中出来，他怔怔地望着面前满脸堆笑的这个人。

“你说是带回去养的，还说它是名种。”

“嗨，这狗太凶了，它咬人，我们带不走。”镇长的三儿子似乎面对两位出家师父，有点心虚，口气明显底气不足。旁边一个瘦瘦的小个子正用手捂着腮帮，似乎刚挨了一拳，正恨恨地瞪着了空师父。

“是你，是你杀了飞雪！”高水发疯似地冲着慈生师父喊。

慈生师父的脸变得煞白，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叠钱，还给镇长的三儿子，然后一言未发转身回寺院去了。

镇长的三儿子呆了呆，把钱塞回了裤兜。然后望了望地上的“飞雪”说：“走！跟和尚打交道就是麻烦。”另两个人显然也被了空师父的一身怒气与高水发疯般的状态震慑住了，悻悻地走了，边走边互相抱怨：“我说拉回去杀吧，你偏在这杀，这下狗肉也吃不成了，还是条名狗呢，肉一定好吃。”

“呸！现在你有胆量说这话，看那狗的凶样，你能把它牵回城里吗……”

几个人边说边远去了，吴爱真、了空师父、高水怔怔地站在原地，看着这个本来宁静的小寺突然飞来的横祸。

“把飞雪埋了吧。”了空师父已镇定下来，低沉的声音里全是悲哀。吴爱真不忍心看高水的表情，更不忍心看昨天还在院中乖乖地表演节目，希望博得人们喝彩，今天已躺在血泊中的“飞雪”，她躲回了屋中。

小寺又恢复了平静，但整个氛围有些压抑，主要来自于高水与慈生师父之间。虽然大家都不再提“飞雪”，但这件事似乎对慈生

师父与高水的打击最大，很长一段时间，“飞雪”惨死的阴影仍笼罩着他们俩。高水常蹲在狗窝边，逗着踏雪，踏雪大概有半个月不吃东西，时时悲鸣，瘦了很多，似乎它知道同伴已惨死。慈生师父的脸不只是庄重了，而是有些阴暗，话更少了，很少看到他脸上有笑意。空师父已很快恢复了平静，每天仍像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做自己该做的事。吴爱真对“飞雪”的死，抱有很深的悲悯，她只是更忘我更精进的修证。她在大殿中持咒念经为“飞雪”作超度，并对着观音菩萨的像祈祷，愿自己能早日成道，救拔在六道轮回中受苦受难的众生，愿众生能多积累善缘福报，不要堕落于三恶道（三恶道：畜牲、饿鬼、地狱）……

天气渐渐暖和了，小寺中的游客们在逐渐增多，有很多是城里的人。他们把车停在怀水镇，而后步行来爬山。因怀水镇到小寺院有一半的路崎岖不平，自行车都没法骑。但城里人走惯了柏油马路，偶然走在这些崎岖的山间小路上，看看风景，采采野花，反而觉得很惬意。

当然，除了专门拜佛的，也会有很多游客为了进小寺喝水、歇歇脚，顺道拜菩萨。常听人大声赞叹“无着寺”这个寺院的名字。并说小寺虽小，但很幽静与庄严，只在这时候，大家才会看到慈生师父的脸上浮出一丝发自内心的喜悦，而且他对游客的态度比以前热情和诚恳，少了很多傲慢。

刚又送走一批客人，慈生师父回到屋中，像往常一样坐在蒲团上，这时，正是晚饭时间，他知道了空师父和两个居士正在厨房吃

饭，他是持过午不食戒的，但他刚才为游客讲解壁画说得口干舌燥，他便喝了一杯白开水。

自从“飞雪”死后，高水一直对他抱有成见，用冷漠的态度代替了对他以前的恭敬，令他心中很不舒服。而且飞雪的惨死对他的触动也很大，尤其是高水冲他喊，是他杀死了飞雪，他心中承受不起这杀生的罪名。那天当那个镇长的三儿子对他说要用四百元钱买一条狗时，他心动了，他心中有一点隐私，他朝山云游的钱仍未凑够，他需要钱。而且他一直认为，出家人应以修行、严持戒律为本，把时间耗在喂狗等这些俗事上本就不该。而且小小寺院，喂两条狗，镇长说山中有野猪，但他从未见过一只野猪，也从未听说过有野猪伤人的事。既然能把狗卖掉换钱用来朝山修行，这对出家人来说是合理的。他认为了空师父懂了这个道理也会同意的，故他就自作决定把狗卖了。那些人在牵狗时，觉飞雪比较乖，顺从，便带走了飞雪。但他没想到，这些人买狗是准备杀了吃的。

那天，他听到了飞雪的第一声惨叫，他就奔出去了，看到不远处那些人正用木棒子打已倒在地上的飞雪，他赶过去时，飞雪已快断气了，四肢正在抽搐，它的眼神是哀怨而绝望的，它一直望着他，似乎在祈求他的救援，然后慢慢合上了眼。一想到这一幕，慈生师父的心都会被刺痛，他恍然觉得高水说的没有错，他就是那群人的帮凶，飞雪是因他而死的。他不喜欢狗，他想起无数次两条狗对他友好的表示，他都抱之以冷漠和厌恶，他没有去过一次狗窝，太脏了而且味道难闻。直到飞雪死了，他才从内心正视起这两条在小寺

中与他相处了一年多的生命。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否真的太冷漠了，对狗甚至于对人，很久以来都缺失爱心和热情，他开始从内心反省自己的修行。他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快三年了，他的行为得到了几乎怀水镇所有居士的认可。他们夸奖他的时候，他的内心是自豪的，虽了空师父说他只做表面文章，但他认为这是了空师父嫉妒他，他从未真正正视过自己的内心深处。

院中响起了一个银铃般的声音，“了空师父，我商店中今天进回了你上次要的那种榨菜，我给你拿了一些过来。”是玉芬姑娘。“唉！这么晚了，明天我就准备去镇上，快坐。”是了空在热情地招呼。

慈生师父的心从沉思中晃悠了一下，在往常，他也许会有意无意地起身马上从窗口窥视一下院中发生的一切。但今天他没有动，像是忽然察觉到了自己心中卑劣的一面。说实话，他曾怀疑了空和玉芬有一些说不清的瓜葛，从了空对玉芬的热情以及玉芬含情脉脉的双眸，他有所猜疑。而且有一次佛诞，怀水镇的居士们来这聚会作佛事，他也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说了空常去玉芬的小超市买东西，而且关系非常亲密等等。他曾提醒过了空，但了空瞪着牛眼，几乎咆哮着对他吼：“你吃饱了没事干听这些闲话，我一个出家人，对人家一个小姑娘能有非分之想吗，何况我还大人家十几岁，即使我愿意，人家姑娘会看上我吗？”

几句话弄得他倒像个爱听小道消息的猥琐小人。反而是他自己，每当听到玉芬姑娘的声音，他就会脸红心跳，他都不敢正视自

己内心的念头。玉芬几次面对面问候他，与他打招呼，他都不敢正眼看她。他看着自己的脚尖，外表庄严，但内心却慌乱极了，他几乎能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每次当她走进他时，他几乎都是从她那诱人的气息中逃开的，他能听到玉芬与别人轻轻的赞叹：“慈生师父修得真好，见了女的看都不看一眼。”而且最令慈生师父难受的还不是这些。自从玉芬姑娘那软软的甜甜的声音住到他心里后，他便常回忆起他出家前的那个女朋友，当时他们是已订了婚的。他曾偷偷地在远处打量过玉芬，玉芬的身材婀娜多姿，杏眼圆脸，笑的时候声音脆生生的很好听。而他曾经的女朋友也像玉芬一样漂亮，他们订婚后已在一起同居过几次，但后来因为一些琐事竟使他们解除了婚约。虽又有人为他介绍过几次对象，但他却对婚姻心灰意冷，因此而出了家。但这段时间，他的梦中常出现这个女子，有时是玉芬，对梦境他想起来都有些羞愧。他有几次都梦到自己赤身裸体的与她们抱在一起，而且每次梦醒后都会遗精，他控制不了自己。就像刚才，听到玉芬在外面说话的声音，他都有些冲动……他猛然觉自己的心龌龊丑陋，也许了空说的对，自己的内心与言行不一样，自己的修证只是表面文章，其实心中却隐藏着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想到这，他闭上眼，努力克制自己的心不让它跑到院子里，不让它去想象院子里发生的事。但还是有声音传了进来，是玉芬要走了，了空师父说我送送你。他的心情很复杂，而且难受极了。他不知了空是怎样处理自己与女人之间这些觉受的，但他发现了空除了对玉芬有点特别热情外，倒是很自然地与其他女子相处，他有时

很羡慕了空面对女居士时的那份淡定和从容，而他做不到，他总是拿捏不好那个分寸……

想到这，他的心沉甸甸的，他觉得自己的心像一个见不得阳光的伪君子。人们所有的赞誉，自己平日里所有庄严的律仪都已支撑不了自己的自信，所有的自傲在自己心神的一次次晃动中逐渐崩溃，他心中的阴暗与外表刻意的庄严在抗衡，他快左右不了自己的身心，他想大吼，他想哭，想笑，想发泄。但他什么也没有做，在别人眼中，他仍是一直“戒律精严”的慈生师父……

一天玉芬又来了，也是在傍晚时分，了空师父、吴爱真与高水正刚刚吃完饭。奇怪的是，了空师父一看见玉芬走进厨房，只不冷不热打了个招呼就急急回自己屋去了，跟以前的热情判若两人。玉芬察觉到了，马上脸色阴沉了下来，而且眼里似贮满了泪水。她把带来的几包黑木耳放在桌子上便要离去。吴爱真喊住了她，“玉芬，去我屋里坐会儿吧。”玉芬没有吱声，但却跟着吴爱真去了她房间。

“你与了空师父闹别扭了吗？”吴爱真直截了当地说。

玉芬闻言竟低低地抽泣起来。吴爱真坐在她身边，看着她哭得伤心，便不再说话。

“吴居士，你能帮我一个忙吗？”玉芬抬起头，睁着泪水未干，红红的眼看着吴爱真。

“你说，什么事？”

“劝了空师父还俗。”吴爱真闻言大吃一惊。

“你喜欢了空师父吗？”

“嗯！”玉芬点点头

“你与他说过吗？他怎么说？”

“上次他送我回家时，我向他说了心里话，他骂我鬼迷心窍，怎会喜欢一个和尚。这次来，他理都不想理我了，但我觉得他也喜欢我。吴居士，出家人也可以还俗的，对不对，我是真心的，我不希求他有权有钱，我欣赏的是他的人品。了空师父正直，善良，而且知识面也很广，我们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话题。他只是想修行，如果他还俗，可以帮我经营那家超市，我会全力支持他修行的。了空师父与我夸奖你，说你修行得很好，你不是也没出家吗？可见修行是不一定要出家的。”

吴爱真沉默了，面对玉芬那双为爱情燃烧的渴求的眼睛，面对一个单纯的姑娘率直纯情的表白，她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玉芬不是佛经中的摩登伽女，她要的不是与了空师父一时的欢娱，她渴望的是一份纯净的感情。她也没有一个外道的母亲用咒术帮她实现心中的渴慕，她只能祈求吴爱真帮个忙。而了空师父也绝不会有阿难那样的福气，破戒时有佛祖在神通中持楞严咒赦文殊菩萨去救度，了空师父要独自面对这份情缘。但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逃得了人能逃得了心吗？但面对这样一位纯情而美丽的姑娘，了空师父能过了这一关吗？吴爱真知道，别看了空师父有时脾气很大，但心却太软。

吴爱真思索半天，才说：“每个人成道的因缘不同，了空师父既已现了出家相，也许他就适合以出家的方式成道，如果他不愿意还俗，

我倒希望你能放下心中这份感情。毕竟了空师父是已受过戒的出家人，在佛教的戒律中，如果以色相引诱一位已得清净戒体的出家人，因果很重的。”吴爱真很不忍心说出这句话。

“我不怕，我也不是以色相引诱他，我是希望他还俗，然后我们正大光明地结婚。”玉芬委屈地说。

“也许我说得言重了，我了解你的心情，我也知道你对于空师父是一片真心。但从我对于空师父的了解，他修行很精进，而且他愿力很大，要发愿荷担如来家业的。如果还俗结婚，对他修行会有影响的。”

“你怎么知道？了空师父曾对我说，大乘菩萨是把利益众生放在第一位的，利益众生不是满众生的愿吗？他为什么不能满我这个愿呢？”

吴爱真有点啼笑皆非，玉芬把满众生愿放在个人情感上讲，虽也没有错，但如果每个众生都像玉芬这样去要求行大乘道的人，那大乘的菩萨们还不都得长出千手千眼，化出千百亿化身来。

“玉芬，了空师父是一位很优秀的师父，你喜欢他没有什么错。但想想，如果他为满你的愿而舍戒还俗，即使你能全身心支持他修行，但镇上的人会怎么说？有些人势必不理解而指责他。而凭了空师父现在的修证程度，他的心里会承受不起压力的。即使他为了你的爱情不在乎一切闲言碎语，从我多年修行对他的判断，‘还俗’后，对他身、心的修证都会有很大影响的。如果你们结婚后，他不能达到自己在佛前发的愿，他的心也会不甘，他的心中也会放不下，从而产生种种障碍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和家庭生活。

还有，像了空师父这样的出家人，如果他能尽快成道，他会为佛法的弘扬和传播做很多事，能更多地利益三界六道众生。这里面不仅包括你，也包括你生生世世的亲人，生生世世的朋友，也许他们有些人现在正在三恶道受苦呢？！

而且从我观察了空师父这段时间的修证正在关键时刻。如果他能突破这一关，他的修证会有一个质的飞越。为了他能尽快成道，为了他能更多地利益众生，你能将自己这份爱留在心底吗？不要再打扰了空师父，你也知道，他表面脾气不好，其实心地很善良。如果你这么美丽多情的姑娘在他面前哭泣，他不一定承受得住，能硬得起心肠而漠然不顾，他也许为了你，连自己成道也会放弃的。你愿意他为你放弃自己生生世世的愿力吗？！你忍心一位师父只为你的私情放弃证道而使无数与他有缘的众生失去救度吗？

你与了空师父相处很久了，相信你受他熏陶，对佛法也了解很多。你该知道现在的佛法状况，真正开悟又有实证的出家师父很少，但三界众生在渴求，佛法的弘扬在渴求，渴求更多精进修行的了空师父出现，为了佛法，为了众生的利益，你能牺牲个人的情感吗？！

了空师父不还俗，也许你还能找到一位如意郎君，还可以把了空师父当作今生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如果还俗，你们的生活也不一定是幸福的，但在佛教事业中，却很可能会失去一位‘荷担如来家业’的优秀法师，你能明白我说的话吗？”吴爱真说得有点激动。

玉芬低着头，两只手在使劲拧着自己的一个衣角，不吱声。

停了片刻，玉芬突然抬起头平静地说：“吴居士，我爱了空师父，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放下，但我会理智地处理自己的感情的。我不会活得那么自私，也许，成就他的愿力是我对他爱的最好表达。其实，让他还俗，我的内心也挣扎过，矛盾过，也有很多顾虑和压力。但有时狂热起来，就没有那么理智，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学佛法时间短，懂不了那么多因缘，但你说‘还俗’会影响他修行，那让他仍作出家人吧。他曾对我说过，成道是他今生最大的愿望，他不会让任何事影响它的。我希望能对他成道有帮助，而不是制造障碍。”

“谢谢你，玉芬，谢谢你能理解。”吴爱真有些感动，觉眼睛都快湿润了。

“吴居士，我还有些问题想请教你。我与村里一位老居士学修净土法门，她说只要每天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临终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了。我有些怀疑，是否太简单了。这样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吗？而且是带业往生？我问过了空师父，了空师父说要身、口、意合一地念才可以，但怎样个身、口、意合一呢？我还是心理不踏实，想再听听你的说法。”

“了空师父说得没有错，但念佛号能念到身、口、意合一，一心不乱的境界，而且能把这种境界时时保持住，在临终的状态仍不散失，这已是一种很深的禅定状态了，对没有禅定功夫的人比较难。所以，很多修净土的大师建议‘禅净双修’，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在我们临终时，会有很多境界干扰神识，比如看到恐怖的境界或觉受到四大分离的痛苦时，没有一点禅定基础的人，就只想着快点逃开，或住在‘苦’的境界中，没有把境界观成梦幻泡影的正见和

证量。很难在这种状态下仍能忆起和念诵佛号。但如果平时有过禅定训练的人就会不同。面对种种幻境时，心神也许不会散乱迷失，易忆起佛号被接引。所以这是属于靠‘定力往生法’。

但并不是没有修定力，就不能往生了。还有一种‘愿力功德往生法’。就是在念佛的同时，虽没有‘一心不乱’的定力，但要平时注重发菩提心和功德的累积。因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和功德化现的世界。我们要发愿‘为利益三界众生’而修行，平时多发善念，多修种种善行，多宽容帮助别人，多做光明磊落之事，少隐私和邪恶、欺骗，这样在临终时，吉祥喜悦的境界就多，比较容易心生欢喜，忆起佛号，也才能与西方三圣的愿力、功德与慈悲相应，易被接引。这是通过愿力、功德的累积，利用与诸佛菩萨的心相应法，而得到往生。

还有一种方法，即平时行住坐卧都在念佛号，几乎心中无片刻忘却，让这句佛号印在你的身、口、意中。即使在遇到危急时，也能脱口而出‘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在临终时，不管你是遇到恐怖的或狂喜的境界，都会凭借以前熏修来的力量，脱口而出‘南无阿弥陀佛’。虽是‘无心’的一念，也可得到接引往生。但这种让佛号印在心中，几乎让念佛号成为一种‘习气’的方法，其实也属于‘定力往生’。

虽说修净土有带业往生的说法，但多造恶业是不能往生的。因为在临终时，心性上的痕迹使他更易于被业力之光和境界摄受，即使西方三圣来接引，因活着时他的心就不能与佛的慈悲和博爱相应，故在死亡的境界中，他也不能与这种光相应，因阿弥陀佛与菩萨们是光化身，因心的阴暗，他会恐惧那种‘爱’的光明。甚至会排斥或被业力

之境牵引住而不愿往生。

除非极个别大奸大恶之人，在临终时，能‘放下屠刀’，一念向善，因他的大奸大恶也会使他在冷酷残忍中培养出一种‘定力’，故靠这份定力使他在面对诸恶幻境时，也能心不为所动。而且临终‘放下屠刀’时，心中必生起对以前所行极大的‘忏悔之力’，靠这种‘定力’和‘忏悔之力’也易与佛菩萨的慈悲相应，易被接引。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但不管哪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的因素，即处在临终境界中的人能在自己心中忆起佛号。才能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接引。”

吴爱真反复详细地说着自己对修净土法门的感悟，很怕玉芬听不明白。

“我听懂了，你说了三种方法：‘身、口、意合一念诵的定力往生法’，‘愿力功德相应法’，‘平时念佛号熏修成习气法’。而且说修净土虽可带业往生，但做恶业不易往生。还要不管在任何境界状态下不要忘记念佛号。我说的对吗？”玉芬闪着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小心认真地看着吴爱真，似乎担心自己记错。

“对！你真聪明，”吴爱真夸奖她，玉芬的脸红了，羞涩地笑了一下说：“我还听了空师父曾说过修禅宗之人，一念顿悟，在这个世界就可见到净土，是不是说修禅宗开悟的人，在这个世界就可以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禅宗行者顿悟后说的净土是指明心见性后因‘心净’而导致净土现前，这是佛眼中的世界。因为在佛眼中，所有的世界都是

净土。净与垢的分别只是对有业力的众生来讲的。因众生着相，众生分别执着，在这儿这个‘净土’不是指极乐世界，它包括一切世界。如果禅宗行者能够随意进出这种开悟的境界或有能力保任这种境界，那他临终时可以随他心愿选择世界往生，他已具备这个能力。比如，他愿意选择去极乐世界，即使他没有修过净土法门，没有长久诵过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的名号，只需临终时心中能忆念起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他就可以如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当然往生的境界因他证量的不同而有差别。”

吴爱真说到这，审视了一下玉芬的眼睛，想知道她心里明白多少。

“我听懂了，就是说修禅宗获得证量后可以任意选择往生，不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其它佛的世界也可以。但这个‘证量’很难达到吧？”玉芬简单重复吴爱真所说，表示她听明白了。

吴爱真的心中掠过一丝惊喜，她没想到玉芬的悟性这么好。

“你的悟性真的太好了，这个证量也不是很难达到，真信真修就不难。只不过很多人只是临时抱佛脚，平时并未真把修行当成今生的追求，而且也很少在今生就为来生做准备。”

“嗯！我要好好修。而且我要带着我们村那些只知行善积福的老居士们一起多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愿大家来世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玉芬充满信心地说。“吴居士，我要回去了，不然太晚了。你帮我转告了空师父，我已想明白了。希望他能精进修证，早日成道。”

“那让高水送你吧。”吴爱真说。

“才八点钟，我一个人走没啥怕的。”

“还是送送你吧，有个伴安全”吴爱真出去喊高水，高水正在了空师父的房间读经，听到吴爱真的喊声，马上跑出屋，听到让他送玉芬，回头望望了空师父的房门。因为平时都是了空师父送的，但他虽有点疑惑，但马上爽快地答应了。吴爱真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寺院大门外，她径直走到了空师父的门口敲敲门，了空师父闻声打开门问：“有事吗？吴居士”如果是往常，凭他那大大咧咧的性格，一定会马上敞开门说：请进，吴居士。但今天他一副小心翼翼谨慎的样子，一定是被玉芬的表白吓坏了，所以对所有的女居士都存了一份“戒”心。

“想与你聊聊，有空吗？”吴爱真说。

“明天吧，今天太晚了。”了空师父一本正经地挡在门口说，看样子，今天是绝对不允许任何女居士进入他的房间了。

吴爱真想笑，但她忍了忍说：“那明天吧。不过，玉芬让我转告你，那件事她想通了，希望你能不受干扰，全身心修行。”了空师父怔了怔，马上放松了戒备心，开心地说“谢谢你，吴居士。”然后身心像放下一个包袱似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慈生师父就住在了空师父的隔壁。他坐在蒲团上，院子里发生的一切动静都分毫不差地传到了他的耳中。吴爱真对了空师父说的话让他心中产生了一丝疑惑，玉芬自己为何不与了空说话，而让吴爱真转达，什么意思呢？这个疑惑让他很长时间静不下来，心中出现很多想法和猜测。平时都是了空去送玉芬，今天高水去送了。但从来没有人会想到让他去送送玉芬，其实，他内心是多么希望与玉芬单独呆一会儿啊！想到这，他忽然又醒悟过来，自己是个持“戒”的出家人，怎

么这样想，这样想也是破“戒”的。自己的心怎会如此不争气。女人有什么好，眼睛里有眼屎，鼻腔里有鼻屎，口腔牙缝里全是细菌，那一张光洁的鲜苹果一样的脸，用放大镜放大了看，还不是坑坑洼洼，全是疤痕，而且身体里也污垢不净，想想肠子里全是什么……

慈生师父努力观想着……这个法门曾对他破除对这个世界以及人身的依恋起了很大作用，使他常常能从一些外缘的诱惑中走出来。但这段时间，他的心却完全无法住在修法上，他明显感到生理的力量对心理的影响。不管他怎么观，玉芬的音容相貌、甜甜的声音，银铃般的笑声总会浮现在他的周围、他的身心，他无法排迁。尤其是玉芬来到寺院的时候，他常常会心动神摇，几乎无法强迫自己坐下来，而且晚上遗精的次数愈来愈多了，他一想到这些心里就有些惶恐。他最近曾就这个问题旁敲侧击地与了空探讨过，但了空并未给出他很好的解决方法。他隐约记得吴爱真曾说过自己是一位医生，他想关于这个生理的问题能咨询一下医生也许会好一点，何况吴爱真也修行那么多年，而且偶然的闲聊中感觉她在见地上也很独到，但毕竟男女有别，自己又是出家人，这个问题让慈生师父很难启齿。

一天中午吃饭时，从城中来了一位廖居士，了空师父常托他在城里买书，他抽空送了过来，并在寺院吃中午饭。

饭桌上，他忽然说：“怎么狗只剩踏雪，飞雪呢？”

“死了。”了空师父说。

“怎么死的？得病死的吗？”

“不是，被人打死的。”

“是谁这么残忍要打死寺院的狗，飞雪很温顺的，又不会乱咬人，还是只名犬。”

寥居士眼睛睁得大大地问。

“是被自私和冷漠打死的。”高水忽然边吃饭边接口说。

慈生师父端着饭碗回屋里去了。

寥居士察觉到了这是个敏感的话题，才把强烈的好奇心与感叹随一口饭咽到了肚子里，不再问了。

下午，吴爱真正在屋中看书，门敞开着。慈生师父很客气地站在门口，说：“吴居士，想与你聊一会儿，不知是否打扰你。”

吴爱真闻言急忙将心事重重的慈生师父请进屋，并恭恭敬敬地让座，倒茶，连说“没关系，慈生师父坐。”

“吴居士，自从那次‘飞雪’被打死，高水一直对我抱有成见，了空虽不说什么，但心里一定也一直认为我对‘狗’的死应负有很大责任，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杀狗吃肉的。说老实话，曾经对小寺喂两条狗我是不满意，我认为了空应把全部时间用来修行，喂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粮食。我虽然不喜欢狗，但还不至于希望它们死。这段时间我也反省了自己的内心，是否真如高水说的那样自私和冷漠，但我觉得我这种‘自私和冷漠’只是为了修行，是为了成道，是他们不能理解我。吴居士，你的看法呢？”慈生师父眼神凝重诚恳地望着吴爱真。

“慈生师父，既然你咨询我的看法，我就直言不讳了，如果有些话言重了，请师父能谅解。”

“请你直言”，慈生师父此时无一丝傲慢。

“对养狗这件事，我认为师父刚才所说也没有错，又费时间又费粮食。但我认为空师父也没有错。当别人把两条快奄奄一息的小狗托付给他时，在他眼中，那是两条待毙的生命，他怎能不救。我想，对所有的修行人，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只要我们还要用这个身体吃喝拉撒睡，还要用这个身体来修道，就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个世界结下种种因缘。有很多事我们是逃不掉躲不开的。重要的是，我们用怎样的智慧来面对这些无法避免的因缘。比如，狗已经养在寺院里了，不管慈生师父反对也好，不喜欢也罢，事情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如果师父对已发生的事能不着不住，对这件事保持平和的心态来接纳，才是智慧的表现，不是住在凡夫的分别执着里。但慈生师父仍常常对狗表示厌恶，呵斥它们时也恶狠狠的，这就不像一个修行人面对事物时的态度。而空师父虽然很喜欢狗，而且一直喂了它们一年多，但当‘飞雪’死后，看出他心里很难受，但他未说一句责怪你的话，他知你不是有意的，他只是一个人默默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情绪，让自己坦然地接受面对了这个事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修行人应持的态度。但慈生师父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抓紧一切时间用来修道、证道也让我由衷的钦佩和敬重。但修‘定’并未限定非得坐在蒲团上，只是对初修行人而言这样更易入‘定’。也许空师父在喂狗的过程中也在提起觉照，专注于自己的每个念头每个动作上，而且毫无分别心地旁观，这也是一种‘定’啊！这样做就不是在浪费时间了，反而所有的事和物都成了修道、证道、成道的助缘了。”

慈生师父低着头沉思了一会儿。

“吴居士，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在反省自己的修证之路。虽然我一直严持戒律，而且在修证中也过午不食，夜不倒单，但我刚开始修证时，还觉进步很快，现在两三年过去了，反而愈来愈觉得自己很难进入‘定’态，有时甚至连专注力也会失去。而且生理的力量对心理影响比刚修时还大。比如常会在梦中梦到女子而破‘戒’或出现梦遗等等。我曾听说你是医生，所以想咨询你一下，从医学的角度，如常出现这种情况有何好的办法。”慈生师父说这些话时，想尽量说明，但又羞于太直白表达，不过吴爱真已听明白了他说什么。

“我认为，一个平时‘戒’律精严，而且在佛法的见地上较到位的修行人突然频繁出现这个情况有几方面原因：一、身体有病，比如肾或泌尿系统在小时候就有潜伏的病灶；二、修证选择的地点环境有干扰因素。这包括行者看得见的，也包括看不见的干扰；三、修证时身心未放松，所得心、所求心太强，用功太猛烈，努力想调伏自己。

不过从我对慈生师父的观察，慈生师父应属后两种情况。这时候要做的首先是要全身心放松，放弃修证佛法的念头，让自己的心从‘修行’中暂时解脱出来。而且改长时间的静坐为运动，比如在佛前做大礼拜，像密宗行者的加行一样。增加各种运动，爬山，参访善知识，甚至聊天等等，将自己的注意力完全从生理的牵引中转移出来，暂不要一个人坐在那儿反复用功。如果有条件，也可以暂时避开一些能引起自己生理冲动的人、事、图像、环境等。这虽非彻底的解决办法，也可起点作用。还有就是不分别。其实大多数身体强壮年轻的修行人

都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是程度不同。首先从心里要认为它只是身体的一个正常反应，不好也不坏，就像冷、热、酸、胀痛的觉受一样，它不是破‘戒’。我曾经在禅定中学过‘药师法门’。药师佛的‘药’不仅是治愈各种身心疾病的，更重要的是与佛法的智慧相结合导人走向了脱生死彼岸的，是治‘死亡’的大病的。有一种‘药’是来自人的体内的，就是性能量。在‘药师法门’中，如果你有性冲动，如果不加入任何‘淫欲’的念头和观想，那即是宇宙之中的‘一阳来复’，相当于静极生动，在生理上称为‘活子时’。清净的‘活子时’在成人中非常难得，这个时候马上正身，正意去放松静坐，对身体脉道的打通和修复很有帮助，而且身体的很多病会因这股能量的自然循环而康复。只是凡夫这股能量一来，马上会加入欲的念头，而没有觉知它，然后毫无分别地静静地旁观它。

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求长生不老，‘金丹’、‘大药’就是用这股性能量炼出来的，它是‘金丹’的能源，只是这种能量密度增强而已，而沉静寂然的‘心’就是火候。因为身体的内外呼吸和杂念使心念不能变得沉清寂寂，使炼‘丹’的火不能达到炉火纯青。故需长久修炼，行者到身心寂然，物我两忘，身心转入‘空相’。此时‘炉火纯青’瞬间转入‘空明’，只在此时，‘大药’或‘金丹’始成，而且冲顶而出。按道教的说法，人可以做神仙了，而且可得长生不老。

但在‘药师法门’的修证中，不会像道教那样，刻意运用这种能量去炼成‘金丹’，只是静静旁观，它自然会循脉而运化，会生起种种觉受，并有治疗宿疾的作用，故也可称‘大药’。但佛陀的‘果位

成就’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空相’，故我们的‘心’就可不住于任何一点觉受或境界中，直接进入道教‘炼神还虚’的境界，然后通过佛陀‘诸法无我’的教授，进一步‘炼虚合道’生起大慈大悲而顿脱三界。从轮回中解脱而成佛。至于道教的‘金丹’修成，只是修成了一个‘专注于某一维层境界’的神识而已。”

吴爱真说到这儿停了下来，觉自己是否说多了，说“药师法门”怎会讲到道教的炼内丹上，但看慈生师父似乎听的津津有味，并不觉得她说话跑了题。

“吴居士，你方才所说的‘药师法门’对我启发很大，首先心中因这件事造成的压力和不安消除了。而且‘这种大药’只要方法运用得当，还可以成为修行的助缘，这却是我以前不知道的。虽知它只是一种生理现象，仍会担心身体是否会因此出问题，而且心也会在其中分别，更不会运用它。反而因‘分别心’把它导入‘邪淫’的想法中，使它变成了心理负担，对我的修行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而且你对我说的关于‘道教’的炼丹，我也觉很有收获。我有一位弟弟是学‘道教’的，我们有时会聚在一起，我很想用佛的一些见地来给他一些帮助，但我无法说到点子上，他除了不听我的，还会说一些诽谤三宝的话，让我很伤心。如果我能对佛，道两方面的共通点知道的多一点，一定会使他即使不学佛，也会对佛法有个正确的认知，少造口业。吴居士如在这方面有更多领悟，一定要多给我一些启示和建议。不过，吴居士刚才说的在禅定境界中有药师佛传授法门，我觉不可思议，你怎知不是幻境呢？”

吴爱真闻言笑了笑说：“师父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我们在人世间的师父，即肉身师父。第二种是一定根器的修行者在禅定中会有灵性的导师在定境中传授法理。因为佛陀的有些‘教法’如果换一个维层学习，不受人间时空和肉体的限制，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但它需要条件：一、修行者需能进入甚深禅定，在定中，人世间发生的一切都不知道，有些近似于死亡，只有一丝暖息尚存。在这种定中学习的东西一般是真实的，即使出定后不能忆起，但运用时，它会自然启用。二、也有宿世已得果位之修行人，不必进入这种禅定，可在菩萨的游戏三昧中学习，即同时在其它维层学法时也知此世界的一切事。但这种菩萨在末法时几乎找不到，即使再来人也染着甚重。能随意进出禅定境界，而‘所观境’不受主观意识影响的修行人极少，几乎是凤毛麟角了。故很多修行人并未进入甚深禅定，就认同自己境界中的事而着相，那很容易进入心魔、外魔的圈套，故所有的上师慈悲，只能让你见佛见魔都只学着旁观，把它看成梦幻泡影了。如果自己对定境有疑不能把握，那所有的禅定境界不要起用，这样做是最保险的。第三种师父是你宿世已经成就，你即可有自性上师。当然，因这方面的问题不具有普遍性，但也不要盲目否定它的存在，随修行人的智慧开启，行者自会明白。”

“我虽未领略过此中境界，但我也不会盲目否定它。修道的法门千差万别，成道的因缘也多种多样。而且一些大菩萨们如再来度众生，她们的境界更不可思议，我认为自己还没有能力去评判这一切。不过，我曾接触过许多学习完气功又开始学习佛法的人，他们似乎特别执着

境界，也特别爱说境界中的事。他们也与我谈这方面的事，也询问我的看法，我一般都会马上去否定，告诉他们那些全是幻境，是‘心’的幻像。不过，我听你今天谈起禅定境界的事，倒想听听你的看法。”

“这倒是真的，前几年气功热时，有很多人都在练气功，而且后来因练气功而走上修行之路的人也不少。不过，前几年的气功门派需要通过练功人的觉受，或开启一些人的特异功能来摄受人们练功。虽修炼人大多数是为了强身健体，但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特异功能的神秘和好奇而一路探索下去，很多人因此而出偏。但那一阵气功热留给人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一个人对一种‘理论’生起了觉受和身心的体验，而他的老师又告诉他这是好的、对的，那这个人很易就会对这种‘理论’深信不疑，被这个老师或这种‘理论’摄受，没有一定的智慧不容易走出来，也无法辨别这种‘理论’将会把他导入何方。但如果慈生师父单纯地告诉他们这是幻像，让他们不要执着，也许对极个别人起作用，但对大多数人可能说服力还不够，因有时觉受和体验是很深刻的。比如，佛陀说人四大皆空，三界都是虚幻，但即使信佛所说的修行人，还不是照样执着在人世间的种种现象和境界中。

破除任何执着，都需要实证。所以我认为也不必一定要先说服他们放下以前的执着，急于与他们争辩对错，所有的境界和觉受非好也非坏。但开始学习佛法，就都暂时一切归零，从头学习佛法的理论和见地，见地明朗了，对以前所学自然会有正确的取舍。有时，以前的气功基础在佛法的实证中会如虎添翼。

我觉得，曾有过一定气功基础的人能进入佛门，转入修证佛法是

幸运的，是值得庆幸和赞叹的，而且是具有功德和福报之人。但从练气功进入佛法修证，我认为要注意几点：一、首先发心不同，练气功也许是为了强身健体，但三乘佛学有严密的次第，发心很重要。因佛学讲因果，发什么样的心最后成就什么样的果；二、要从曾经对身体的觉受和境界的执着中走出来，转入以‘净化心性’为主的修证；三、在佛法大乘、小乘的所有禅修中，都是在旁观自己的所有觉受和特异境界。在禅修中，不分别、执着境界与觉受的善、恶、美、丑、对、错，只是培养禅修者清醒的专注力与觉照力。通过专注力来圆满觉照，通过觉照来开启智慧；四、在佛法密宗修行中，也有修气功，但它遵循的理论是佛法‘空有不二’的正见，需在佛法见地上的完善。

我也只是泛泛而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不过，不管是学什么法门的，如果有向佛学佛之心，只要多发善念，多做善事，多点慈悲博爱的胸襟，自然会与诸佛菩萨相应，会得到加持和摄受，也会得到真正的明师点化。”

“吴居士，以前我不喜欢与女居士共同探讨禅修的东西，所以看到了空师父与你探讨佛法的一些见地方面的问题时，我总是坐一会儿就走了，从未真正深入认真地听听你们在说什么，现在觉自己的分别心原来如此重。在吴居士对我的侃侃而谈中，我忽然生起一丝惭愧，自己何时对男女的分别心会这么重。也许正是这种‘分别心’才使自己内心潜伏了那么多压抑和隐秘的东西，成为修行中的障碍。

曾经我看到一位广修禅、净、密的上师，他说一个理想的佛弟子应是：

外层——头陀风范；内层——菩萨心肠；密层——密宗即身成就的修法；秘密层——禅宗解脱。当时我看了没有什么触动，今天我忽然想起了这位上师，尤其是他说的内层菩萨心肠让我感悟良多。佛已把法、报、化三身成就后果位上的所有见地都告诉了我们，我们在见地上完全可以融合三乘佛学的见地来摄受自心，来指导自己的修证。虽在实证中我们要严持戒律，精进行持，但在见地上我们不应有太多偏见。吴居士，打扰你这么长时间，我希望我们都能在佛法修证中早日成就，谢谢你。”

慈生师父告辞了，一出门，正好碰到高水从外面回来。高水疑惑地看了看站在门口的吴爱真。慈生师父平时看到高水，一定会昂头走过去，熟视无睹，但今天却谦虚地笑了笑说：“回来了，高居士。”高水一下子未反应过来，只傻傻地点了点头。等慈生师父回屋，他悄悄问吴爱真：

“怎么了？慈生师父好像与以前不一样了。”

吴爱真笑着说：“他想做一个有菩萨心肠的头陀呢。你看不出慈生师父全身正充满柔柔的爱意吗？！”

高水吐了一下舌头说：“这么高傲的人一下子变了，还真适应不了。吴居士，明天十几里外的‘菩提寺’要举行法会，作‘梁皇宝忏’，我问过了空师父，师父说不去，你去不去？”吴爱真思索了一下。

“去吧，去吧，我一个人去啥也不懂。”高水又着急地说。

“那还用懂什么，法师们诵经做法事，你在内心一起至诚忏悔自己以前的所有过错好了，然后将功德回向给众生。不过，我还真的要

去镇上买些东西，顺便陪你去好了”。

“好，我先陪你在镇上买东西，然后从镇上搭个车就可以去了。”高水兴奋起来。

第二天中午，饭桌上只剩慈生师父和了空师父。也许居士们和拜佛的人们都去“菩提寺”做法事去了，小寺院一上午都没有游客和礼佛的人，显得整个小寺异常得安静。慈生师父吃完饭，迟疑了一下，对了空师父说：“这个月底，我们俩与小寺的合约就到期了，我准备去朝山，你呢？”了空师父说：“我还没有决定。不过，高水想出家，我想送他回宁波我出家的那个寺院剃度，他年龄小，我想让寺院推荐他上佛学院。”

“了空，这三年时间，你给我许多帮助和照应，我先记在心里吧。我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也还请你谅解，上次，关于狗的事……”

“喂！不要说了，学佛乃大丈夫之事。大丈夫岂这样婆婆妈妈的，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了空豪爽地挥了一下手说，并从口袋掏出一叠钱放在慈生师父面前，说：“你朝山用得着拿去吧。”慈生慌乱地把钱推回去，“不，你也需要钱的，我的路费已凑够了。”

“你不用客气，这不是我在这攒得那份钱。我出家前有位朋友，是一位做生意的老板，前段时间，我看你为钱发愁，便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了你的情况。他马上就给你汇来五千元钱，说让我代他供养给你，希望你早日圆满成就，他的名字叫×××。”慈生师父的眼睛忽然湿润了，好一会儿，他才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说：“不用了，我觉得我已经够用了。这笔钱我心里已经收下了，我会记住他的名字，也

会记住众生成就之恩。”

了空沉思了一会说：“我送完高水还准备回这儿呆一段时间。怀水镇的居士们现在已经逐渐增多，但他们却缺少讲解佛经的老师 and 佛教典籍，我想把寺院的两间空屋修缮一下，作个‘佛教图书馆’，供居士们借阅和活动。我平时已买了很多佛教书籍，再买一些就够了。我还想组织他们共修一些法门，并给他们讲一些经论。但自己一直在修证上没有大的飞跃，又怕讲经讲不好。再有就是把怀水镇到小寺的路修一下，哪怕只是拓宽垫平就可以了。把这三件事做完，我也想出去朝山，并云游参访。如果这笔钱你现在不用，我想把它用来建图书馆和修路。你看怎么样？也算你与那位施主做了一件善事。”

慈生师父盯着了空师父，像不认识他似的，半天没有说话。

“你倒说句话，愿不愿意。这钱是供养你修行的，我作不了主。”了空师父看着慈生师父发愣的眼神。

“了空，你准备做这么好的事也不告诉我一声。我不走了，帮你做完这三件事，我们一起出去朝山。”慈生师父忽然干脆地说。这下轮到了空师父惊诧了。

“慈生，说出的话不能变卦，我们明天就开始做，我下午就到镇长那打个招呼。但你以后可不许说是我管闲事影响了你修行。”

慈生师父说：“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对错得失岂能怪别人。再说，何处没有道，何事不是佛法，这不会影响我们修行的，就看你拥有怎样的见地了。”慈生师父说完便去洗自己的钵。

了空师父瞪大眼睛，也像不认识慈生师父似的，“喂！一晚上不见，

今天你就令我刮目相看，开悟了吧。”慈生师父低着头不说话，只听见水管的流水哗哗地冲刷着钵盂，又溅到地面的一块青石板上，绽开一朵朵水花，像慈生师父心中不断生起的法喜和感动。

吴爱真与高水去“菩提寺”时，已是下午一点钟了，他们在镇上随便买了一些干粮当午饭。“菩提寺”比起“无着寺”是大多了，有“无着寺”三倍的面积。

法会在上午已开始了。寺院人头攒动，有香客、居士，还有游访僧，整个寺院香雾缭绕，不时从大殿传出磬鼓和法师们悠扬的唱诵声。

吴爱真在做法事的大殿外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坐下了。高水则随香客们去上香礼佛。

吴爱真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法会，其实也谈不上参加，只能称作观看。她知道，“梁皇宝忏”又称慈悲道场忏法，是南朝梁武帝为超拔死后堕于蟒蛇的妃子所作。此时，她静静坐在大殿外面，听着大殿中一位老比丘正用高昂的唱腔唱诵一段佛经，她听不懂在唱什么。随着一声唱诵的落下，钟鼓声与大众的合诵汇成一片音声海，密密集集地传出来……大殿外的香客有的闭着眼双手合十，嘴里也在念诵着什么，但大多数香客都是匆匆忙忙进完香后暂留脚步，眼神茫然地望向大殿里面，侧耳倾听一会儿这悠扬顿挫的梵呗声……

这时，吴爱真忽然想起一个禅定中观到的境界。似乎也是一个寺院在做法会超度饿鬼。只见无数饿鬼扑向食物，场面拥挤，混乱不堪。而观世音菩萨坐莲花座，在空中移动，并不停地对抢夺食物的饿鬼说：

“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但所有的饿鬼眼中、心中只有食物，对坐莲花座在空中移动的菩萨熟视无睹，对观世音菩萨不知疲厌的劝说充耳不闻。抢到食物的几口就吞了下去，又重新挤入抢夺的行列。未抢到食物的大喊大叫，痛哭流涕。饿鬼们挤成一团，有几个小饿鬼力量太小，挤不进去，其中一个小饿鬼大概有四、五岁小孩那么大，他站在远处，大概等待父母抢来食物给他。他可能觉无聊了，抬头看到坐着莲花座飘移的菩萨，心生好奇，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当菩萨移动到他上空时，菩萨仍在说：“请跟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小饿鬼不假思索，模仿菩萨的声音，笑着说：“南无阿弥陀佛！”刹那间，小饿鬼升入空中，变作一颗耀眼的珠子，托在一个莲花座上被观世音菩萨带走了。而小饿鬼的父母正好拿着抢来的食物回来，看到小饿鬼被菩萨带走，在后面捶胸顿足地哭喊、咒骂……

记得当时从定中出来，自己沉思了很久。想如果在尘世中，自己被饥饿折磨很久，忽然见到美餐时，自己身心之中是否还会想到佛菩萨，是否还能顾得上念一声阿弥陀佛，是否也会只忙着奋力抢夺食物……当自己思索过后，未敢得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想自己即使不为自己去抢，也许会为正挨饿的父母孩子去抢，为自认为值得尊敬信赖的师长、朋友去抢，也许这就是自己未破的“我执”，未破的“情执”。

想起一位上师曾经对菩萨道六度万行的解释：不贪即布施，无情即持戒，常空即忍辱，无间即精进，无乱即禅定，明空即般若，如是摄六度，详见无上智。

当时自己看到“无情即持戒”一句时，有一点迷惑。此时，忽然

了悟了这种“无情”即是菩萨舍弃“自我”的博爱，是真正的众生平等。当一个人破掉“我执”之心，进入众生平等的大慈大悲时，一切自然合于道，这是得真正的菩萨的“戒”体。一个人破除“我执”，进入“无分别心”的持戒，才是最彻底、最圆满的菩萨戒。

大殿的钟鼓声忽然又密集地响了起来，把吴爱真从沉思中惊醒，她望向大殿，门口围观的人数比刚才增多了，看装束大多数香客都来自附近的村庄小镇，一张张被岁月风霜打磨过的脸，迷茫的眼神，在吴爱真面前移动着，变换着……吴爱真知道，他们大多数只是听说这儿请了法师开法会，故从远处赶来上个香、礼个佛，又匆匆忙忙回去做地里的农活去了。他们与她一样听不懂法师在念什么，唯一不一样的是，那一声声梵呗对心灵的触动。香客们一批批围到殿门口，又一批批离去，吴爱真的心渐渐远离了眼前晃动的人群，她回忆起了年迈的父母，回忆起了兄长，回忆起了山口铭川、任情非、慧子、郑美琴、米朗、她的第一位男友……所有的人都从她的记忆中冒了出来，所有她经历过的都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她在这些事中的喜怒哀乐，她的抱怨、她的委屈、她的无奈、人心的冷漠、自私、无常，所有的一切都忽然变得异常明朗起来，她的头顶忽然滚过一串惊雷，一阵清凉，身心像结冰的小河忽然解冻，严冬后的大地忽然复苏，她感觉自己正一点一点醒了过来，像从一个几万年的梦中苏醒了，心解脉开，整个身体都酥酥的，像春天到了一切生机将破土而出，她都能体验到全身上下那微细的脉道有气在充盈。她陡然觉自己不知有多高，也不知有多大，像失重或身体消失掉一样。从十多年前她第一次看到一本关

于佛教的书，即被书中达摩祖师的一首偈子震撼“我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到现在，她忽然对自己十几年的修行之路从未如此明朗过……

她穿越了情天欲海，深深地体验了人间情的无常虚幻，欲的自私和冷漠。她曾困于情天，差点退转道心，折断翱翔的翅膀；她也差点沉溺于欲海，几番挣扎几番沉浮，被名利的滔天巨浪淹没……情欲不是来自于外在，任何人，任何事那儿，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心”即是情天欲海，佛法的智慧像一盏指航的灯，在迷雾中导引航向，而师父像一位法船上的舵手，稳稳驾驶着法船。她是幸运的，她上了法船，穿越了人世间的情天欲海，穿越了自己的“心”海，了悟了人们在情天欲海的苦难，以及无法出离的迷茫和彷徨……她穿越了，她更深地懂得了那条路，无缘之慈，同体大悲瞬间生起，菩萨心即众生心。在人间，众生所作的一切，善和恶都是菩萨“心”的一部分。在情天欲海，她的“心”深深地跪下了，跪在了所有的佛菩萨面前，她为自己，也为三界众生深深地忏悔……

高水找到吴爱真时，看到吴爱真正一个人坐在大殿外流泪。他风趣地说：“怎么了，是风吹沙子迷了眼睛吗？”吴爱真被他逗笑了。

“吴居士，我刚才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想去‘无着寺’看看，但今天带他过去晚上肯定要住在寺中，不知师父们会不会责怪我带回客人。”

“想只住一晚上，师父们不会说什么吧。”

听吴爱真这样说，高水开心地找来了他那位新交的朋友，是一位

文质彬彬看上去有些瘦弱的男孩，风尘朴朴的脸上倒是长着一对清澈的大眼睛。但此时里面却充满着迷茫、困惑与疲惫，眉头有意无意地紧锁着，眉心形成两道深深的沟痕。

“这是吴爱真居士。这是吴生。你们还是同姓。”高水热情地为俩人介绍。

吴生看了一下吴爱真，礼貌性地冲她笑了笑，就算与她打了招呼。而后，就把眼神移向了别处，看他凝神的沉思和闪烁的眼神，似乎他很忙，心中正思虑着不知多少事要做。“你在这等我，我回客房取了行李就走。”吴生说。

“我同你去取吧。”“不用了。”吴生转身匆匆忙忙地消失在了人群中。

又是一个生活在修行的脱俗与现实的夹缝中的人，吴爱真心想。她这几年闭关云游，已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同修。他们大多数有家庭有孩子，但渴望修行。禅修者的清高、脱俗、自由的生活吸引着他们，而家庭的责任、义务使他们的内心承受着比独身者更多的压力和愧疚。最重要的是有时出去朝山参访行脚多年，心性上的收获甚少，但又舍不得放弃修行，而红尘的名、利、情欲的诱惑仍能触动他们的心。红尘失去的愈多，修行的压力愈大，他们看不透得失，看不破亲情，他们自己受点苦也许没什么，毕竟还有一种追求和信念在支撑着他们，但妻子、儿女、父母跟着他们受苦，他们的内心却时时有愧疚和不舍。世俗的感情和出世法时时形成一对突出的矛盾困扰着这些禅修的在家居士。长期的禅修甚至使他们常处于经济的困顿与窘迫之中，

有的因此放弃了多年的修证，能真正从心灵与外在的困境中走出来的行者太少了。想到此，吴爱真轻轻叹了口气。

在回寺院的路上，吴爱真断续听到他与高水的聊天，知他来自于南京市，与高水一样是出来寻访名师的，顺便朝山。有时到一些寺院打义工解决吃住问题来节约资金。他来“菩提寺”已有半个月了，早听说离这十几里外还有一座“无着寺”，他一直想去看看，但交通不便，这几天寺院又开法会，他在厨房帮忙，故直到今天高水出现，才满了自己这个心愿。

听起来，吴生挺健谈。他说自己毕业于南京某大学计算机专业，二十六岁，有妻子和一个两岁的儿子，修行七年了。妻子对他每年抽出几个月时间出来参访颇不满意，已提出与他离婚，但他放弃不了修行，又很爱妻子和儿子。说到这些时，吴爱真看到吴生的眼睛都红了，他还拿出钱夹，让高水看夹在里面的妻子和儿子的照片。

“你们独身多好啊！想在哪儿住多久就住多久，没有这么多牵挂和负担。”吴生说这话时，扫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吴爱真。他们搭乘的是一辆货车改装成的客运车，只有面对面两排座椅，上面挤了十个人，几乎都是来寺院参加法会的怀水镇的居士，有几位吴爱真认识，此时正七嘴八舌地拉着家常。

“我妻子说‘百无一用是修行人’。整天朝山、参访，修道这么多年也未成功，可红尘的事业也荒废了。”吴生接过高水递还的钱夹，自己又深情地注视着里面夹的妻儿照片。

“你老婆还挺会贬你。”高水笑着说。

“我这次回去想找份工作，不再出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出来朝山参访。”吴生说这句话时，声音轻微颤抖着，又望了吴爱真一眼。吴爱真的心里酸酸的，她从那眼神中似乎读到了委屈、无奈、疲惫以及道业久久未成的迷茫和失落。

“其实，不管是独身还是有家庭，在家还是出家，在修道的途中都会有种种不同的障碍。我认为，我们要根据自己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制定自己切实可行的修行计划，但不管我们选择怎样的修行之路，首先自己的见地要正确。

比如，你刚才说你妻子认为‘百无一用是修行人’。其实，你应该对她讲，虽然大乘修行人在短时间内不能得道，但因为修行人在生生世世的修行中都发为‘利益众生’而修行的愿力，就像盖一座大厦，愿力是地基，为‘利益众生’而建，只要在上面加一块砖，添一片瓦，都对众生是有利的，在法界中影响力都是很大的，也许在加砖添瓦的过程中修行人还有习气和欲望，但与每一念都为自己的私欲去做事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表面看没有区别，但只因愿力不同，最后‘大厦’建成后，在法界中所起的作用和结果也完全不同。即使今生只建了一半，在人的生命中，也是有意义的，是愿力之花，终有一天会在利益众生中收获‘出三界’的成就之果。而为‘一己私欲’做的事业只是造生生世世的轮回之因。

在红尘中，修行人做的是‘净化心灵’的事业，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修行人在未成道之前，人们并不能看到他们能为众生带来什么利益，似乎只是一群游手好闲之徒，但他们整个修证如与愿力相

符，即使他们未成道，其实已经在净化宇宙场，净化人心。

其次，如果一个人要发愿成佛，那是需要很多功德和福报的。这个世界洪福齐天的人与一位佛法中证得果位的人的福报比起来，也只是沧海中的一滴水，只是众生不知而已，但修行者自己要明白。

在这个世界，一棵小草都有价值，何况你选择的是修道，成道！做的是让人从生死流转中驻足，情天欲海的烦恼中解脱的大丈夫行径，怎么会是‘百无一用’呢？你应对你妻子说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吴爱真希望说一些鼓励和安慰吴生的话。

“我倒没有后悔过这几年的修行，只是已经七年了，我觉得自己在道业上长进甚少，习气仍然很顽固。对佛法的理论、概念理解了不少，但也只是以文解义。参访了一些善知识，人家所说的修证体验自己也认可，但那是人家的，自己做不到。平时也打坐，持咒，但心不能定，杂念很多，有时修证觉好一点，过几天又不行了。到今天，愈来愈迷茫，不知这样走下去，成道有无希望。”吴生望着吴爱真，诚恳地说。

“不管修任何法门，要进入禅定才能开启智慧。而修大乘佛法的人，不管你是在深山、茅蓬、寺院，还是在红尘中，要进入禅定必须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四个加行。而且由于末法时代‘众生的心行’造成的‘五毒炽盛的宇宙场’更难让修行人在此场中入定。故这四个加行其实要贯穿修行的整个过程，以增加修行人的‘功德’。也可以说，在末法时代，没有‘功德’无法成就。所以不管你这七年的修行生活是怎样走过来的，请检验一下这四个加行做得怎样。否则

只是坐在那儿打坐、持咒，是不能入定的，即使凭宿世的根器能进入定态，也很难时时保任那种状态。”

吴生没有说话，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说得有道理，我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修证之路，也许确实在‘加行’方面做德有问题。不过在法门上，我现在修‘准提法’，我已持准提咒有十万遍了，但收获似乎并不是很大，我想换一个咒语持，比如大悲咒，六字大明咒等，你认为哪个咒更好？”

吴爱真笑了，说：“持咒是有功德的，即使只是有口无心地持，也是有一定加持力的，只是修行人有时感受不到而已。如果身、口、意合一地持咒更是会有不可思议的效果，但修行人又很难长时间住在这种状态中持咒。

至于咒语没有哪一个更好，只是哪一个这段时间更适合你。咒语也可分为几类，比如你曾持的‘准提咒’，它是无数佛同时演说、赞叹‘六字大明咒’，赞叹空中生出的妙有的。而这‘妙有’包括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所以持‘准提咒’者可以不拣净秽，不管在家出家，吃肉吃素都可被此咒摄持。这是表‘赞叹’的咒语，如真能契入此咒，即与诸佛心相应，此世界的‘苦、集、灭、道’立转成‘常、乐、我、净’，‘贪、嗔、痴、慢、疑’也成法界‘妙有’，有转欲海之毒之力。而准提佛母是诸佛‘赞叹之心’的化现，有金刚乘行者根器的，更易契入此咒。

而刚开始修学佛法之人，不管是什么根器，毕竟在此世界身心都已有染污。所以刚开始持咒我建议选择‘百字明’，因‘百字明’

是祈请金刚萨埵加持，帮我们洗刷粗重的尘垢，属‘祈请’类的咒语，佛菩萨们因曾经的愿力会满我们的祈请的。

而‘六字大明咒’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法界从最初的混混沌沌中一‘觉’，同时生出光音，此光音就是‘嗡、嘛、呢、叭、咪、吽’六字大明咒，而万事万物又从此光音出。故‘六字大明咒’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母声，宇宙的一切都在法界中不停地震动，无始无终唱诵六字大明咒，即有即空。契入此咒，即入法界光音海，明了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和智慧，获得加持与净化。

大悲咒是持诵诸位菩萨的名号，一共是八十四位，也可以说是观世音菩萨的八十四位化身。因他们在生生世世的愿力中发愿说持诵他们名号的众生可以有求必应，故众生可以通过持诵名号获得身、口、意的净化和加持。

还有一种咒语是其它道众生的语言，是向其它道众生开示佛理或警示之语，我们持咒时虽不能明白其道理和语意，但其它道众生听到那种音流的震动，会受到震摄，这种咒属降魔咒，如楞严咒之类。

但不管是怎样的咒语，是祈请类的，呼名号类的，或诸佛菩萨心咒类或降魔类的，要想与这些咒语相应，获得加持之力，都需要持咒者发菩提心，多积累功德福报，平时正身、正意、正言，持咒时心无挂碍，一心一意持咒，这样才能从咒语中受益。

而且大乘行者以‘利益众生’的愿力来修行，如无‘慈悲心’很难成就此愿力，故应多持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和大悲咒。建议以上几种咒的持诵顺序为先持‘百字明’一段时间，再持‘大悲咒’或‘六

字大明咒’一段时间，再持准提咒。（或几个咒交替持都可以。）当然，颠倒顺序也可以，因众生根基不同，最重要的是相应。”

吴爱真讲解咒语时，吴生和高水都很认真地听着。

高水边认真地听边跟着学。

“不持咒也可以吧，我跟了空师父学禅定就不用持咒。”

“修行的目的是净化我们的身、口、意，开启我们本有的菩提心和佛智。而末法时代众生靠自力得定很难。既然有诸佛菩萨生生世世的愿力可以让我们借助，我们何乐而不为。‘持咒’如果与‘咒’相应，对身、口、意的净化帮助很大，还有手印，每个咒有特定的手印，这些对身心的调理和加持力量也是很大的。”

当然，佛法中八万四千法门对应不同的根器。如果真有明师指点，护持，并不一定非要持咒，认真修行自己选修的法门即可，尽量与上师心相应，也可获得加持和成就。”

“我以前对咒语只认为多念就可以了，只追求数量，认为念多遍了，就能相应。开始念诵时还能专注念诵，后来大部分时候是有口无心，这样念是否功德很小？”

“这样获得加持力甚少。你现在还如此迷茫，心神不宁，功德大小还不是明摆着吗。但你能坚持念准提咒十万遍，即使没有与准提佛母心心相印，但发心可嘉，值得赞叹。相信你曾有的发心也会得到佛菩萨的感应和护持，并由此可以广结善缘。”

吴生不再说话了，静静地一个人思索着……

吴爱真望着吴生正凝神思索的神态，想到他前面说的妻子不理解

的无奈，联想到自己这几年的修证之路，不禁心中生起无限感慨……

如果能将来为真正的禅修者建一个基金，大家可以布施一些钱，资助这些禅修者走完修证之路，或给他们的家庭一些资助，使他们能解除后顾之忧，更安心地全身心投入修行。对一些信仰佛法，愿意做慈善事业的人也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吴爱真心中这样想。但也许这些禅修者需要的不仅是一些金钱的资助，更重要的是适合他们修证的好法门，需要指引他们走出迷茫的明师。吴爱真想到了自己的几位恩师，想着自己与其他修行人比起来，是多么幸运啊！想自己一定要精进修证，才能不辜负师父的厚望。

不过，她忽然又想到了所遇到的修行者身上的种种陋习。也许对每一位真修实证佛法的行者，佛菩萨龙天护法都会平等地给予护持和眷顾。如果在修证中确实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无法突破，也许更需要的是赶快检查自己的起心动念，尤其是发心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相应，深深忏悔，并祈请佛菩萨的加持。或者是自己的“加行”功夫做得不够，没有累积够修行的资粮，如大乘行者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不够，就无法入定，证入佛的智慧。

在经过一路的颠簸终于到了怀水镇，吴爱真与高水、吴生步行向寺院走去，为照顾女居士，高水与吴生把她手中提的东西都帮她拿了，就这样，他们俩仍然将她落在山路上一大截。吴爱真也无心去追赶他们，只一个人慢慢在后面边走边观赏着傍晚的山景……

落日将最后的余晖洒满层层叠叠的山峦，黄昏的夕阳勾起吴爱真许多温柔的回忆。记忆深处的亲人、朋友一个个的音容笑貌从她的心

里跃出来，在这逐渐被暮色笼罩的时空里，显得异样鲜明、生动……
我该回去了，回到滚滚红尘，在那儿，才是检验自己的最圆满最殊盛的道场……

（二十六）归来

一年零七个月后，吴爱真回到了A市，站在自己家的窗前。在她的眼里，情天欲海消失了，平凡的人们做着平凡的事，但一切都是神奇的，种子在发芽，婴儿在微笑，花儿在开放，送牛奶的老人准时送来了牛奶，清洁工在清扫街道，一位佛教徒把一炷香插入香炉，早晨的新闻中某国的总统选举结束了，当选的总统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发表就职演说，这个世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这个世界，也许一切都会神奇地变去，但有一样永远不会变，那就是爱，它像太阳一样，每天从她的心中升起，周而复始。那种爱来自于众生，来自于师父，来自于佛菩萨，点点滴滴汇成博爱的海洋……

她的肩上不再有重担，而是挑着日月，一日一月照临为一世界。她成就了自己的世界，她住在了自己的极乐净土中。

房间放着大悲咒，里面是小沙弥在朗诵着她曾经写的日记：南无阿弥陀佛！父亲啊！我听到了大悲咒，那是来自故乡的声音！我流浪的心好疲惫，它已迷失在情天欲海，我渴望回归，请用那慈悲的光芒接引我，我会义无反顾循那清静梵音飞渡情天欲海。

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南无、阿唎耶，婆卢羯帝、烁钵啰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訶萨埵婆耶。摩訶、迦卢尼迦耶。唵，萨皤啰

罚曳。数怛那怛写。南无、悉吉栗埵、伊蒙阿唎耶。婆卢吉帝、室佛
啰楞驮婆。南无、那啰谨墀。醯利摩诃、幡哆沙咩。萨婆阿他、豆输
朋，阿逝孕，萨婆萨哆、那摩婆萨哆，那摩婆伽，摩罚特豆。怛侄他。唵，
阿婆卢醯。卢迦帝。迦罗帝。夷醯唎。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
啰摩啰，摩醯摩醯、唎驮孕。俱卢俱卢、羯蒙。度卢度卢、罚闍耶帝。摩
诃罚闍耶帝。陀啰陀啰。地唎尼。室佛啰耶。遮啰遮啰。摩么罚摩啰。穆
帝隶。伊醯伊醯。室那室那。阿啰参、佛啰舍利。罚沙罚参。佛啰舍
耶。呼嚧呼嚧摩啰。呼嚧呼嚧醯利。娑啰娑啰，悉唎悉唎。苏嚧苏嚧。菩
提夜、菩提夜。菩驮夜、菩驮夜。弥帝唎夜。那啰谨墀。地利瑟尼那。波
夜摩那。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摩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喻艺。室
幡啰耶。娑婆诃。那啰谨墀。娑婆诃。摩啰那啰。娑婆诃。悉啰僧、
阿穆佉耶，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娑婆诃。者吉啰、阿悉陀
夜。娑婆诃。波陀摩、羯悉陀夜。娑婆诃。那啰谨墀、幡伽啰耶。娑
婆诃。摩婆利、胜羯啰夜。娑婆诃。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南
无、阿唎耶。娑嚧吉帝。烁幡啰夜。娑婆诃。唵，悉殿都。漫多啰。跋
陀耶，娑婆诃。

“父亲，我回来了！”她轻轻地说。

“孩子，你从未离去。”她听到了心空中那熟悉的回音。

在信箱，她看到了慧子从日本的来信，是几个月前寄来的。信中
慧子讲述了这几个月发生在她家庭中的一连串变故。首先是真由美的
父亲因为一件政治事件和贪污受贿被审查，山口铭川因受到牵连被通
缉，但他音讯全无，下落不明，慧子听到有人说在日本的某座寺院中

见到过父亲，她去寻找过，但一无所获，她现在与奶奶在一起。父亲好几代经营的“公司”解散了，公司财产全部被冻结查封。奶奶又急又气，忽然双目失明，现在全靠慧子照料，从小照顾她的嬷嬷也死了……慧子在信中说，她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中，从来没有绝望过，因为她有佛法。她很感激在这之前，她能遇到吴爱真。她说她从吴爱真这儿学到了许多以前佛法中不明白的道理，她现在坦然地面对着生活中的这些境遇，正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成熟。她希望吴爱真能原谅她过去的不懂事，父亲的一时冲动带给她的伤害。她后来知道那次爸爸带了真由美阿姨去了泰国，但她确信父亲是爱她的。她在信中这样写道：“你知道吗？爱真姐。我有一次看到父亲跪在一尊玉观音像前祈祷，而且过后眼睛红红的。我知道那是他曾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虽无法揣度他那时的心态，但当他向我问起有无你的消息时，眼神是那样哀伤与无助……”

在我眼中，父亲一直很凶，而且无所不能，没有人能折服他。但当他与你在一起时，他昔日凶狠的脸上焕发出了不一样的神采。我知道那是爱的光芒，爱终于降临在了爸爸身上……但是，我好后悔啊！是我充当了你们爱情的刽子手！是我杀死了爸爸的爱！

爱真姐，现在我懂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爱，他就一无所有。即使他拥有这个世界的一切财富，他的内心也是空虚和自卑的。

我为自己曾经茫然的骄横和率性而为感到羞愧，因为没有资本，我不懂得爱……

看完慧子的信，吴爱真哭了。她在心中默默说：慧子，你真的长

大了，我没有怪你，也不会怪你父亲。山口铭川，不管你在哪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佛法的智慧之光照亮你的心海，让你能弃恶扬善，放下屠刀。在漫漫长夜，愿充满一切时空的菩萨之爱温暖你，让你在冰冷中看到光明和希望，让你不再恐惧……她找出山口铭川送她的那块玉，供在了佛像前。

她联系了丁一鸣。丁一鸣在中央党校学习完后，留在中央某机关挂职锻炼，他接到吴爱真的电话后，抽星期天赶回了A市。

“喂，吴医生，你怎么失踪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师父圆寂后，你从此看破红尘，逃到深山老林，遁入空门了呢。”丁一鸣在吴爱真的客厅刚坐定，就直着大嗓门对正在冲茶的吴爱真说。

“还没到那个时候。”吴爱真淡淡说。

“我打了你几次电话不通，还去过师父住的农庄，才听那儿的张老板说师父早已圆寂了。当时我心里挺难受，你也杳无音信，一个人在那个农庄转悠了半天，觉生命真是无常。我回忆起我们那次去的情景，仅仅半年多时间，就物是人非。后来听郑美琴说你去了五台山，再以后就下落不明了……”

“哦！在山中寺院手机没有信号，呆久了时间概念也模糊了，所有朋友都没有联系。”

“真羡慕你，能活得这么自在。”

“这是师父圆寂前托我交给你的字轴，我已为你保管快一年多时间了。”

丁一鸣闻言，马上神情一凛，小心地打开那幅字轴。看着看着，

他的眼睛渐渐湿润了。他透过那个“德”字，似乎看到了一颗出世的大乘菩萨的心。

他轻轻将字轴卷起来，感伤地冲吴爱真笑了笑，

“惭愧啊！在师父的字面前。”

“师父对弟子总是寄予厚望，如望子成龙的父母。”吴爱真轻轻说，像说给丁一鸣，也是在说给自己听。

丁一鸣沉默了一会儿，静静喝着茶……

“我一直想问你，当初你是因什么因缘开始学习佛法的？而且能全身心投入坚持这么多年？”丁一鸣好奇地问。

“刚开始是因为对人的思想、感情的无常捉摸不透，去看哲学类书籍，后来无意涉猎到佛学，才觉佛学对生命的奥秘讲得更透彻。我以为，一个人从小到大，接受父母及老师的教育，是为了明了做人的道理和规范，充实人的知识面，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和素质。进一步学习圣人的言教，可以完善一个人的人格，让人做人做得更完美。而学习佛法，却可以更进一步明了万事万物无常变化之理，亦即明了生死之道。我觉得这三步学习是一个人精神领域的需求，每一个真正愿意探索生命意义的人最后都会归到这一块来。但在所有的宗教领域，只有佛学具备无数引导人走向生命真谛的方法，而且在理论上最完善、最究竟。我个人认为，在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有限生命中，在解决了自己的吃喝拉撒睡后，没有其它事比探索生命的真谛这件事更有意义，更值得做。”

丁一鸣笑了，眼里有一丝钦慕的光。

“不过，我初涉猎了一些佛教的书。认为佛学还是一种偏重出世间的学问。比如要有出离心，要持种种戒律等等，与世俗人的生活有很多冲突和矛盾的。”丁一鸣皱皱眉说。

“在佛眼中，并无出世入世之别，佛学亦是。只是在修证上因众生根基不同，需要有避开红尘或离情去欲专修之法门。如我们学习世界的知识，从小学到大学，还需要十多年寒窗苦读，其间要严格遵守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不准迟到早退，不准逃课，不准早恋等等。但等你大学毕业，这些学校的规矩就不需要了。也许你在谈恋爱中也能增长学问。佛法亦如是，等你真正悟入佛的智慧，出世入世便无不成成为修行的道场，吃喝拉撒睡，人情世故也成了佛智慧的体现。其实，我认为真正拥有这种智慧的人，才能在红尘中不管顺境逆境都能立于不败之地，让心境游刃有余，坦然自若。”

“能修到这种境界需要很长时间吧，也许大半生都要投入。”丁一鸣说。

“你今年也快四十岁了吧，其实回忆一下你这几十年，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是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呢，你又做出多少成绩来？你这大半生又都投入到了哪里？”吴爱真笑着端给丁一鸣一杯茶。

丁一鸣没有喝，而是微笑着沉思。

“有句话说‘书到今生读已迟’学习修证佛法也有生生世世说，说不定你在宿世的基础上很快就能领悟佛理的，不需要付出大半生了。”

“这样说就有点宿命论的思想了。即使相信真有宿世和来生，谁

又能真正确知自己修证过佛法。”

“佛法讲在有分别执着的众生世界中，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真实不虚，这是佛眼中看到的世界。可以说在人间，这是佛学最基本的概念。

不过，佛法的戒、定、慧三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让你去盲目相信什么，你可以通过闻、思、修自己去领悟把握生命的真相，佛学允许你怀疑。”

“我看小乘佛法一开始就讲苦、集、灭、道四谛法。把人生说成是业报导致的诸苦的汇聚，我还记得有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说得也有道理，但这样想人生也太悲观消极了。说句心里话，我到现在还不觉得有什么苦，有时觉活得挺幸福快乐，并没有想过要从这些苦中出离。”

“你记得还挺清楚。”吴爱真听丁一鸣这样说，又笑起来。

“佛法绝不是消极悲观之说，她最终的目的是让人获得大自在。但在佛眼中，人的生死只是刹那呼吸之间的事。在红尘，众生如一个小婴儿蹲在老虎口边，捋老虎的胡须，因他还不懂害怕。众生并不知苦，不知旦夕祸福也是如此。因为不懂，而且即使觉得苦过，但因苦也无常，众生过后又很快迷失在红尘的种种现象诱惑中，好了伤疤会忘了痛，有时甚至会掉到同一个陷阱里。所以佛在《妙法莲花经》中比喻三界如火宅，众生如小儿在里面嬉戏不肯出离。佛没有办法，只好造了一个放满各种奇珍异宝玩具的车子，引诱孩子们出来。这即指佛讲的三乘佛学。”

“也许心不懂出离，沉溺于红尘，确实还是因智慧不够。”丁一鸣认真地感慨。

“那这样说，如果佛学只是一门探索生命奥妙的学说，是个人所为，而佛菩萨们又已证得‘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又何必强调普渡众生呢？”

“慈悲所致。”吴爱真说。但她看丁一鸣似乎不太明白，又接着说：“太阳普照万物，并未有普照万物、滋育万物的心，只是它具有这样的光和能。佛菩萨也一样。圆满地获得佛法智慧的成就者，同时必定具备了大慈大悲的品质，因它与智慧是同生共长的。而这种大慈大悲的品质必然要作出普渡众生的行为。但这是从‘俗谛’讲。从‘真谛’讲，在菩萨眼中，并无可度之人，度者空，被度者也空。在佛眼中，众生都已成佛。”

“这是对有成就的菩萨而言。但佛法中又讲，菩萨初发心自己未度，先度别人。这种菩萨精神可嘉，但事实上自己未渡之人，自己还在迷中，怎么能度别人呢？”丁一鸣沉思了一会儿又问。

“‘为利益众生而修行，自己未度，先度别人’这是佛法中大乘菩萨的修证法门。在这种修行中，发菩提心和利益众生之行都不可缺，它是成就大乘菩萨的种子和土壤。可以说，没有菩提心和利益众生之行，就没有十地菩萨的诞生，而一位菩萨也会因成就而感恩众生和回报众生。为了令自己不断生起这种感恩回报之心，初发心菩萨会时时想众生就是自己生生世世的父母或眷属，以此让自己的爱和报恩心不因烦恼而泯灭，能在修证中相续不断，直至成就无分别、平等的大慈

大悲。因刚发心菩萨的慈悲只是凡夫的善或爱心，还不能进入‘空相’，功德也小，而且因有‘我’，故求回报、理解，在俗世很难生起。”

“我可能说得离开你的问题了。”吴爱真看丁一鸣疑惑的表情。

“你说的是利益众生力量不大的初发心，对别人有什么实际意义。其实，这个世界的许多人许多事有时很平凡很普通，但却能让我们从中看到人性真、善、美的闪光点或生命智慧的闪现。他们并非就是讲经说法，如见义勇为，拾金不昧，救死扶伤，为人解惑，开解心结，做慈善事业等等，这些人也许不是佛教徒，他们的事也用不着上升到佛学的理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已是佛法中的‘菩萨精神’。你能说这些人这些事对人的成长对社会没有作用吗？这些初发心的‘菩萨精神’有时的体现渺小到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都会让别人在烦恼之中似见到一抹生命的绿色，让人身心舒畅。其实，任何一种能触及到人心灵深处善的一面，焕发起人的爱心的行为，都可以是‘先度他人’的那个‘度’了。”

“哦！你这样解释这个‘度’倒有新意，我原来以为是一定要将别人度入佛门，度出生死轮回彼岸呢。想想自己都脚跟不稳，又有什么能力去度脱别人。”

“佛教是心胸博大的一门宗教，有纳百川归海的容量。禅宗的僧人甚至有‘佛’之一字吾不喜闻，意在不让人执着在对佛菩萨这些主观的想象、判断以及概念和文字里。众生随缘得度，并无任何执着的东西在里面。”

“佛法确实是博大精深的，修证境界玄妙深奥无法揣度，我现在

整天纠缠在俗务中，日子天天飞逝，也不觉有何学习佛法的需求和紧迫感，愧对师父对我的厚望。”说这话时，丁一鸣有些沉重和严肃。

说到师父，两个人一时都沉默了，只是静静地坐着……

“忘记佛法吧！来，喝茶！”忽然，吴爱真清脆响亮地说。

这个声音在那种氛围，那种场中，俨然石破天惊，有力地传入了丁一鸣的心中，使丁一鸣的思绪忽然从对师父的回忆中，从佛法所有概念的思绪中，瞬间被揪回到面前的一杯茶上。他闻声恍然定了一下，眼睛瞪着面前的茶，但已入茶两亡，茶已不在他的任何概念印象里。不在他过去现在未来心中，无茶相时人也亡，就在这刹那之间，已有一朵花在心中空灵地打开，他马上拿起茶，一饮而尽。“好爽的一口佛法啊！”他说。旋即两个人大笑起来。

“如果我现在开始修行，需从何处入手呢？”

“第一，看一下佛教史，对你会有用的。明了一下佛法在人世间，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出现，它的起源、生灭以及宗派、传播。这样对佛教的整体传承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有助于与别人的交流和正确客观地看待一门宗教的历史意义；第二，再涉猎一些佛教的经、律、论中较普遍、较重要的典籍。我这有《四阿含经》、《金刚经》、《维摩诘经》、《楞伽经》、《妙法莲花经》、《中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书，你可以带回去先翻阅一下，还可以看一些大师们的开示录等，了悟一下佛菩萨们是怎样用种种善巧方便为众生作开示的；第三，选修一个法门，以保任这种活在当下，即心即佛的证悟境界。如果不嫌我的水平低，我可以先为你在选修法门及修证方面作些指导。师父曾对我说让我在

这方面照应你。”

“谢谢师父，谢谢师兄了。”丁一鸣抱拳对吴爱真作礼。

“很荣幸能代师父给你一些指点，来，我们还是继续喝茶。”

“你这次从山中回来，有何打算呢？还开心理诊所吗？”

“不会，我接受了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协会及中国传统文化基金会的邀请，做一些佛教和传统文化的整理和传播工作，我还为此联系过郑美琴，想关于这方面工作与她聊一聊，但她说在外地，一时回不来。”

“是啊，她现在忙得很，在全国几个城市做儿童读经试点，常不在A市，星期天也加班。”

“你们俩现在关系还好吧？”吴爱真关切地问道

“还可以。两人沟通过几次，心都收了回来，都互相改正自己错的地方，裂缝也就弥补了。我现在外地，也不能照顾她什么。但她现在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她还收养了三个孤儿，她说我们没有孩子，发愿将天下孩子都看作自己的小孩，若她真能有此胸襟，也值得我钦佩。不过，看上去她现在真的在做事，而不像以前那样，只挂在口头上。”

“随喜她的功德。”吴爱真由衷的赞叹。

“你一切怎么样？”丁一鸣问话时环视了一下整个客厅，“你的房间不大，但感觉挺温馨的。”

“还好吧！自我感觉挺好。”吴爱真语态平和。

丁一鸣笑笑，不再问了。

忽然，他从口袋中掏出厚厚的一个红包，递给吴爱真，“听郑美琴提起，你向她借钱，这个红包本来是上次准备给师父的，这次送给

你吧。我没有别的意思，钱很少，是我的一点心意，就算资助你修行吧。”

吴爱真摇摇头说：“很长时间未工作，我是现在有点拮据，但借的钱还未用完，红包我不收，但谢谢你。”

丁一鸣脸红了，不知再该怎么说。但他想了一下，忽然狠狠地把红包扔在了桌子上，干脆地说：“拿着吧，还客气什么！”吴爱真一时语塞，觉那红包里已装的不是钱，而是一种理解和道友间沉甸甸的情意，她默默收下了。

她去书房帮丁一鸣选择一些佛教典籍。丁一鸣看到她书桌上放着的修行日记，问：“可不可以拜读？”

“可以，没有秘密。”她把三本修行日记与佛经、字轴装在一个袋中，丁一鸣开心地拿着告辞了。

她还见到了任情非，仍然是上次见面的那家小茶馆。吴爱真到茶馆时，见任情非已在一个茶座上认真地翻阅一本书，直到吴爱真在他对面落座，他才发现。他把书合上，是一本《妙法莲花经》，他静静地看着她，无声地笑了。但吴爱真察觉到他的笑容中仍有一抹淡淡的伤感，就像她一年前在西藏时的心境，那时，她还未从对情感的执着中走出来。而距上次在这分手到现在再次相聚，对吴爱真来说，似穿越几个时空后的归来，与这儿的一切恍若隔世重逢。

任情非似乎也长大成熟了一些，吴爱真看着他语调温和地唤服务员烹茶，口气中少了以前的戏玩调笑，面容和眼神中多了一份沉静和庄重。

简单的问候过后，任情非笑着说：“现在，不管工作多忙，我都会抽时间念经，持咒，修禅定，我靠禅定力与佛法的智慧来守护自己的那份‘情根’。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力量守护自己心中的一份东西，会生起一种征服自己、征服一切的快乐，人的生命会因此而变得神圣。”

“你觉得你的禅定力和智慧现在已达到了吗？”吴爱真笑着问，像真的看到了一位正在精进学习佛法的“小沙弥”。

任情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抓了抓头说：“我在看经、论，还在修‘止观’，不过，仍时常觉自己心神散乱，而且打坐时杂念也很多，我看到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是否是说希望自己打坐中没有杂念也是一种执着？”

“六祖所说是成就者的话，是果位上的‘止观’。佛在三界说法时也是住在甚深空定之中的，而菩萨和罗汉都不能。对成就者而言，诸念从空性出，念念不住，这不住即止，心不会被念扰乱，了了分明，这即观。而凡夫众生的心会随杂念而散乱，被杂念牵制，杂念就成了‘入定’的障碍。故初开始修定，是要断杂念的，‘止观’的‘止’就是断除身心内外的干扰，当然也包括杂念，即达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的境界。但在初开始修‘止’时，一定要保持一个‘灵明’的‘觉知’，这就是‘观’。如果没有这个‘灵灵明明的觉知’，那‘止’到一定境界时，便会入‘寂灭定’，虽有时入定可以很久，但可能会无法自己出定，也无法在定中生起‘性光明’。没有‘性光明’的生起和转化过程，就无法证入法身境界，就无法圆满悟入佛‘众生平等，

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的法身境地，也无法圆证大慈大悲之心。”

“你给我说说‘止观’的修法吧”，任情非急切地说。

“其实我已经谈到了，修‘止观’先要止妄念，你在修证中觉得自己杂念纷飞，是‘止力’不够，需要精进修持才可能得‘止力’。但这个‘精进’不是‘心急’，而是身精进，心却愈来愈放松。记得有位同修问一位法师怎样尽快得定，法师说：让你的心变成一个懒蛋。也是一种很幽默的比喻，说的是尽量减少坐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因刚开始修禅定之人，‘心’要变得精进时，就会时时紧张起来，无法放松、沉静、淡泊，这与智慧不够也有关系。故正见、正思维在修禅定的整个过程都是要的，这是修‘止观’的‘加行’。

当杂念逐渐减少，‘止力’逐渐增加，‘观’也会相应地透彻圆满。即证悟的智慧在增长。当‘止力’达到一定程度，心不会执着在二元对立的分别中，这时‘观’与‘被观’合为一起，此时‘止观’进入质的飞跃，进入‘照’，有根器的修行人有的在此时可见到光明，这种光明其实从一开始的‘观’就具有，但属‘欲界’之光明，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等色，因人欲望染着深重，故开始在定中只能见到这些有色光或不能见。进入‘照’时，‘心脉’已非常纯净，欲望减弱，欲界多彩之光开始转成银色或金色，随心性的进一步净化，‘光’消失了，只变成一种‘明’。‘明’进一步转化成‘空明’，‘空明’进一步转化成‘空’，此时，即是《心经》中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中的‘圆照’。在这种‘空’中或‘圆照’中，并非是一无所有，而是所有的光明又同时现起，也

同时了悟，所有的一切光明皆是虚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圆满证入佛的法身光明中，成就法身。这是大乘菩萨的一种法身修法，也是由‘止观’进入‘圆照’的过程，只有修菩萨道的人才有可能进入佛的法身境界，圆证佛的法身智慧，因它需要一个根本的‘菩提心’作基础，以利益众生而修行，否则，无法证得佛与众生本性无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法身境地，而且要广行菩萨道的六度万行，才能累积功德，最终一一破除内心的‘我执’与‘法执’。

任情非边听吴爱真说边思考，“我懂了你所说的方法。但还需自己回去慢慢求证，谢谢你的指点。”他真诚地望着吴爱真，语气中竟露出一丝感激。

“不用客气。我只是自己修证中的一点领悟，希望对你有帮助……”

“可我离这种境界还差得很远，其实以前光是挂在口头上的修行，实际在心性上并未改变多少。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才算真正开始修学佛法。”他边说边从衣领中拉出挂在脖子上的玉牌，看了看吴爱真说：“你还记得它吗？”

“当然，是你生日时我送的。”吴爱真平静地说，“上面写着‘情天欲海，道情永固’。”

任情非的眼睛有点湿润了，他望着玉牌上的字，沉默了一会儿。

“菩萨，你知道吗？”吴爱真闻声，怔了一下，这个他们俩之间亲切的称呼对吴爱真似乎已久违了。

“我曾经不知你这‘道情’指的是什么，我认为是指我们俩因修

道的缘分走在了一起。现在，我才明白，‘道情’中不是只装着一个人、两个人的情，而是包含着对天下众生的情。这才是我的‘情根’。为了三界众生永久的平安、快乐、幸福而成就佛果，为使三界众生从情天欲海的烦恼、痛苦和永无休止的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而行菩萨道。这份‘情根’是要我用一生或几世来守护的，我无怨无悔绝不退转。”

瞬间，吴爱真的心底似热浪滚过，同时生起无边无际的悲悯，眼中也泪光闪烁。

“小沙弥，这种守护本身就是一种定，佛法的智慧定会驾着禅定的快艇将你送到‘了脱生死’的彼岸。”

吴爱真肯定地说。任情非笑了，笑容中已没有了见面时的伤感，多了一份明朗、释然和自信……

又是一年的元旦。早晨，在佛教协会那间小小的居室里，吴爱真早早就被电话吵醒，是一些学佛的朋友打来说要一起过来给她拜年，顺便大家聚一聚。

挂了电话，吴爱真拉开窗帘，推开窗子，只见一轮红日正蓬勃而出，万道霞光，映红了半边天空。冬季阴冷的黑夜过去了，阳光再次光临这个世界，普照大地，给万物带来生机、希望和温暖……

新的一年开始了……

第一部完

第二部 如月

(一) 四十九天闭关日记

元旦，丁一鸣有三天假期，他谢绝了朋友们一起出去旅游的邀请，吃过早餐，就进入书房，他想趁这几天时间看看吴爱真的修行日记，郑美琴昨天晚上已在翻阅，并说有所触动。丁一鸣翻开了第一本《大灵岩寺四十九天闭关纪实》，认真地看起来。

三月十二日

九点整，客堂师父在香炉里先点燃了檀香粉，大家全部退出关房院门。寺院主持把前面点好的香炉摆在大门口，然后手拿一块檀木放在前额，停了几秒钟，将檀木插入香炉中。我也拿三块檀木，依样画瓢放在前额，依次插入那块檀木前面，而后跪地磕三个头，入关的简单仪式就举行完了。然后我与大家示意便走入关房，门咔得一声关上了，上锁、贴封条，闭关开始了。

从早上八点左右，陆续有几只喜鹊飞来鸣叫。在北方喜鹊是报喜的，也算是对我入关的祝贺吧。我在打坐中，看到韦陀菩萨正在空中清场，手拿杵，周围八百里之内现祥光，很多动物纷纷离去。我笑着说：“不需要它们搬家吧？”韦陀说：“是有的动物承受不了你禅定中的光芒。”随

之，在我前方空中出现了两只飞舞的彩凤，两只飞舞的凤凰之间又现出一座宝塔。阿弥陀佛和大势至菩萨同时在空中显现，我便上前作礼，阿弥陀佛送我一只带八宝的项圈，大势至菩萨将手中如意放在我禅床前的桌子上，与弥陀一起隐去。随之有天女散花。

上午打坐，起坐后看上师的书。在闭关期间，我每天只日中一餐。中午寺院是十一点开饭。饭毕，收拾碗筷，又看书到二点钟。休息了一个小时，又看书、打坐到晚八点半。在定中见朗公（朗公系佛图澄的弟子，为泰山大灵岩寺的开山鼻祖。佛图澄为晋·后赵时期西域高僧，时以神通著称于世）化金麒麟从门入并说：“我将为你护关四十九天。”我表示感激，他说：“我曾化现此寺，深知现在众生难度、佛法难弘，菩萨来此闭关，也是全寺僧众的福报，愿菩萨早圆圣果，福荫众生。”又谈了一些寺院的过去历史，说完后，从门告辞而出，身上隐约有余光，龙角和尾巴特别清晰。

三月十三日

早六点起床，四十分钟动功。天很冷，水管冻，流不出水。

上午打坐，在定中为一只冰蚕和龟做了超度。

九点四十分开始阅读经书。

下午三点开始修习宝瓶气九次。

第一次：听到腹腔丹炉或宝瓶里呼呼风生，内视随风起火；第二次：热能从下丹田升起，拙火生起，同时有水降下，水火既济、心肾相交；第三次：火逐渐纯青，无呼呼风生，水火既济；第四次：火化作能量而上，绕两耳行至前额到鼻吐气，两耳发烫；第五次：能量化为光，整个腹腔有琉璃似的光，偶有光焰；第六、七、八、九次：光如如不动，冰清玉洁（内感稍热）。

中间有大约几次气不能充满宝瓶，皆因杂念生起，心不能空灵寂静而失败。第四次后，因疲累还休息了一会儿。

三点四十分修完宝瓶气，做短暂活动。

晚六点半，心口忽极度燥热。不想看书、打坐，写了半小时书法，调整自己情绪心态。

正身、正意、正言，气才能入中脉。心魔最难调伏。用电饭锅煮了一些水，湿气升起来，心上燥热减轻了许多。原来房内太干燥，一下子不能适应。

如不转化色身，我们心的承受能力究竟有多强？我们崩溃、堕落、烦躁，短暂的快乐，佛陀的教诲、理论与我们毫不相关，除非我们自己有觉受、体验，心才能真正融入佛法智慧的海洋，才能转业力带给我们的一切，转了之后，才知道一切皆空性。

现在太需要适合此时代众生修行的法门。

三月十四日

早上六点起床，练动功。然后洗漱，打扫卫生。房里暖气太热了，很干燥，只好反复拖地。七点开始打坐，今早开始练习女丹功。

感悟：

一、刚学打坐时，持咒可消口业，净化脉道，要熟记几个咒语，用金刚持诵念。

二、平时正身、正言、正意，在气脉转化时才能顺利归入中脉，坐外功夫至关重要。

三、不管修行任何法门，心念的空灵寂静至关重要，否则收益不明显。

下午四点开始在院子里走动，因院子小，只能绕个小圈。忽有声音

自空中传来：“意守中丹田，两手摆开，不要举在胸前，走路要慢，摆正脚，不要走八字。”我闻声改正了自己的走路姿势。但声音又传来：“心太急，腿脚未伸，心先出去了。”我很惊诧，这一点自己并未察觉到，果如其然。我急忙调整心态，让心腿一致。声音又说：“心如在你自己的身体上，身体的关节是很柔软的，只是心经常不在自己身上。”我觉照，果如是。这样走了几圈后，身体忽然柔软、发热，只觉得有一个肉体在走，不是我，我喜悦地存在一片光明中。声音说：“这叫般舟三昧禅定。”

有时，一位师父的教诲并不是让他的弟子去做什么，他深沉的宁静、空灵给予弟子的加持更多。弟子们只需在他身边能安静下来就足够。

傍晚，禅定中师父说：“大日如来将为你做智慧灌顶。”

三月十五日

早上六点起床，在院子里行般舟。行般舟不像跑香，一定要慢。一只脚完全踏地，另一只脚再起。开始不妨将意念放在腿脚，心脚合一，等腿脚发热后，再收回来，轻轻守心轮，空灵觉照，心念专一。这样行走一会儿后，腿脚、身体就仿佛不是自己的了。其实走着入禅定也是很快很舒适的。

在院子里转了大概二百多圈，开始洗漱，打扫房间。

气候转暖，房间因烧暖气还是很干燥。我大量喝水，但嘴唇还是每天都干裂脱皮，心灵开始澄静。中午半小时午休，然后洗了衣服。两点才开始打坐，念六字大明咒感觉很好。忽见从门进来一西域和尚，有少量头发，用金刚圈在头顶束着，肩背一布袋，手里摇着一个铃，像密宗的法器。他自我介绍：“我是佛图澄，受观世音菩萨委托来帮你开顶。”然后在空中看到白衣观音和一群人出现，佛图澄仔细查了我的气脉，说：“中脉、任督二脉均有堵塞，血脉太弱，需……”这时见普贤如来骑白

象出现，化身一美貌放光男子，颈带银圈……我则意守心轮，觉一股热能从海底轮涌上来，但能量不大，心口发热，观两乳放白光。佛图澄说“好”。然后他念嗡还是吽记不清楚，连念几次。只见我头顶像喷泉一样冲出二十七道光柱，然后这片头顶就像掀开一片草垫一样向上拱起，同时两鬓向两边扩开，头骨气脉在发生变化，头顶变得不再平整。这时佛图澄说“开顶完成”，便告辞。同时见空中观音菩萨和普贤菩萨等众人也离去。

晚十二点时，忽有韦陀菩萨说：“大日如来来临，需起身迎接。”我刚躺下，遂披衣坐起，打坐入定。只见从对面山坳里升起巨大的一轮太阳，渐渐靠近溶于我身（大日如来即法身佛）。而且在太阳升起处，有两人吹着牛角一样的号角，天空中宝盖幢幢，宝盖渐移近，非常广大，似密宗建的坛城一般。大日如来未幻化名相，只听自己心轮发声：“我将为你做智慧灌顶。”而后空中出现一对硕大的男女生殖器相交合。男的生殖器发出红光……

三月十六日

今天是闭关第五天，早上三点四十多醒来，四点灯泡炸裂，棉被着火。我坐了一会儿，感觉有点累，便在外屋又躺下，一直躺到护关人来取餐盒。可能是因为未休息好，头稍有点沉痛，而且提不起精神。在门外行了一会儿般舟，精神好了很多，便洗漱，打坐、修宝瓶气。

中午吃完饭，昏沉，便睡觉。睡了一会儿，头开始痛，流鼻涕，而且全身疲软无力，似有低烧。

心仍是有执着、牵挂、放不下的事情。晚梦境较杂乱。

言论有用吗？有用。事来时，任何经教理论都不抵用，心灵的那道防线很容易就被冲垮。

心有执着、牵挂，满世界都是业种，遍满虚空的网，身在关房里，心想逃往何处？关房里也有斧子和绳索。

三月十七日

今天不到四点醒来，但懒懒的，想再睡一会儿吧，便一觉又睡到了八点半。起床后浑身难受，一点精神也没有，我试着喝了一小瓶酸奶，但无济于事，又到院里行走，收功后还是不舒服，全身像被抽筋一样。

上午睡了一会儿，洗了头发，以为能精神一点，但还是不行。画了几幅画，没有打坐。

晚上吃了一个苹果，并练女丹功。

猛听到有人在大门外说话，俗家气味很浓，想想难道自己是僧吗？（觉者为佛，正者为法，净者为僧；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

三月十八日

今天是第一个七天结束，时间过得太快了。总结这个七天收获不大，在禅定中有两位师父灌顶。但自己还不能行住坐卧都在定中，有时失念。偶有杂念牵挂，心轻安，身体明显消瘦，而且脱皮。

早六点起床，活动，打坐，看《掌中解脱》。快十点时，忽然一阵困盹袭来，吃了几颗大豆，困乏得更厉害，很想躺下睡觉。但想想这样不行，便做了二十个仰卧起坐，又出去院里跑了半小时香，回来喝了水，但看到苹果后，便不假思索地吃了起来。吃了一半，才觉得我究竟想干什么，怎么又站在这吃起苹果来了。这两天失忆很厉害，似乎像丢了魂一样，刀把手割了个小口也不察觉。

十点半打坐到十一点多，神清气爽，有性住之感，如失散多年的东西回到自己体内一样。

下午一直看书，四点到五点半在院里行般舟禅定，直到全身发热为止。

看《掌中解脱》一书，有以下感想：以前自己对师父们的说法理解不透，不加珍惜，随便说与众生听，其实并非慈悲之举。只是自己不能领悟深刻，被自己轻描淡写说了出来，大家不加重视，自己也没有应有的加持力。

一个人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佛，与佛无二，才会知众生皆具佛性，才会在每一餐饭、一粒米中感念众生的恩惠，才会真正发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的愿力。

因此世界本为业报世界，业种无处不在。所以一个人如情欲不断，心对情还有依恋和执着，那尽虚空、遍法界情种随处炽燃、开花、结果，造业无有止境。

三月十九日

昨晚睡不着，头里像点了灯似地发亮，一直打坐到两点时才入睡。早六点便醒来，精神还可以，出去活动洗漱后，又开始打坐。

下午天又开始转冷。基本没有打坐，画了一些画，看了一会儿书，时间就过去了。

昨晚练宝瓶气，有一空行母从天而降，她看着我说：“很好。”而后，天空突然出现白衣观音的化身，空行母看到观音菩萨，说：“怪不的修得这样好！”同时像弹丸一样向空中射去，消失在远方。

三月二十日

早上七点起床，在外边行般舟，收拾房间，打坐。

这几天在行般舟时，似乎真有一个东西回到了自己身上，但有些脉

道干涸，无法安住。身心本为一体，性住气自回，是自己心开始安住的一种体验。

摘录陈上师修行体会：

欲证密宗果位大乐智慧身，必先开五轮，总摄五方佛功德。欲开五轮，必开中脉，以证显密共证佛法身。欲开中脉，必先用中脉脐轮(密轮)一段。欲开脐轮，必修瓶气拙火。欲修瓶气，必先修本尊身。欲修本尊身，必先修生起次第，必修四加行，及大乘空性缘起之止观力。欲具此止观力，四加行，必先修外四加行。如：畏轮回苦，知因果律，出离鬬闹，痛念无常。勿谓我有无常心，不可凭一时感想沧桑而谓具足矣，必也不染世事，不着五欲，于任何红尘繁华，彻见其成、住、坏、空，不加贪著，方是无常心切也。

晚练宝瓶气，与道家的炼内丹方法结合在一起，师父说很好。

三月二十一日

昨晚梦境杂乱，出现一些感情上的纠葛。我认为，还是自己在感情上有执着的东西。万缘皆空，虽无可了的事，但自己内心还是会系在这些虚幻的事相上，无欲无求谈何容易。不求了事，只求清净无欲，那万事可了也。

早五点半左右起床。行般舟禅定，洗漱，打坐。中午送的饭少了一点，本欲让外面再拿个馒头，但又想心怎么分别这么多，多就多吃，少就少吃，随缘好了。便自己又吃了一个苹果，也填饱了胃。自己的这个身体还是很重要，老怕饿着它、渴着它。“四大本是佛祖种”，但如心对它牵挂、执着，便不在道中，还是把它当臭皮囊看算了。

下午四点在院里行般舟禅定，听一音说：“守海底轮”，我试着守了一下，但海底轮没有任何感觉，这时声音又说：“像蜻蜓点水一样守。”

我试着做，忽然像平静的水面扔了一块石头，海底轮有热流向四面散开。

下午五点多打坐，冥心静坐，心极廓达。这时，忽有两股水流从督脉而下，我一看头顶有两位天女正在以手中的容器灌下，并说：“释迦牟尼佛要来看菩萨……这朵莲花好美呀！”我凝神看，原来是在极乐世界两女在浇灌一株九品莲花。莲花是白色的、很大，而那株花就是我。这时，大势至菩萨手拿玉如意走来，说：“菩萨的化身快成就了。”便用玉如意靠近那朵花移动。这时，有很多人簇拥释迦佛而来，释佛看了看那朵花，说：“我希望他报身快点成就。”大势至说：“娑婆世界太贫瘠了，缺少养份。”释迦暗思：“她在大灵岩寺，那儿曾有辟支佛成佛。”便说：“我回去安排一下。”便消失了。一会儿，我看到在无生地开了一朵巨大的莲花，而我正在那儿打坐，一种能量从地下升起，冰清玉洁，像月光一样笼罩着我身心。在前面的山中，有一宝珠，有一山神手握巨斧劈开山，宝珠冲天而出，一下隐没在我天目中，无任何感受，山又合在一起。

晚护关人送一本佛像画册进来，画很漂亮，只追求了外在的形象或市场价值，但也能激发人对佛、菩萨的喜爱之感，随喜功德。但我如画佛像，当要有一种加持力，抑或是佛像能给人一种心灵的触动。这就需要自己修行到位，那样画画时，才有自己空寂的心力注入。

这几天打坐中，心轮处常自然出现一皎洁清澈的月轮，轮中有种子字“吽”，今天看一本介绍佛教的书，发现一个法门与自己自然出现的境界相似，便摘录“净菩提心观”自《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心轮有月轮，无垢无净，内外澄澈，最极清凉。月轮中有种子字“吽”。

三月二十二日

早六点半起床，行般舟禅定，活动身体，后打扫卫生。

上午静坐，观月轮从肺俞穴入，但胸腔脉火炽盛，烧灼感很厉害。

观音菩萨与师父们都说胸腔脉火需龙宫的宝物可帮助降下来。这时，见“水晶宫”方向忽有东海龙王手捧一金色球而来，并说：“此为龙宫的紫金摩尼球，愿献给菩萨修行。”观世音菩萨说：“龙宫已献过很多次宝了，不好意思接纳。”龙王说：“唉，菩萨普度众生，我哪里还舍不得一件宝贝。此球有三个，乃东海的镇海之宝，少一个也无妨。”球有一个足球那么大，闪着幽幽的金光，菩萨与众位师父商量从我哪儿放进去。有说从头顶，有说从肺俞。这时，阿弥陀佛忽在空中出现，忽用手指点，封住了我几个大的脉道，大家都说“好！”球从心口入，然后球化于心轮，能量随之冲开了阿弥陀佛所封的脉道。大家说这样很好，可缓冲我脉道的冲力，增强承受力。阿弥陀佛消失，龙王也告辞原路返回。我内观自己心脉有一股巨大的金色光柱，还没有完全化去。

十点到十点半活动，行般舟禅定。

中午吃的较多，下午不舒服。首先是一直处于想睡的状态，而且眼睛涩痒，小便增多，全身疲劳。心绪较差，稍感灰暗。

下午在院里行般舟禅定为主，但一回屋就想睡，睡又睡不着。胸口偶然还是有烧灼感。

三月二十三日

晚上梦较多，稀奇古怪，而且是一个小故事接一个，有头有尾，每做完一个会醒来，睡得不踏实。

早上六点半起床，打扫卫生，动功，般舟三昧禅定。

上午一直打坐。中午饭后躺在床上似睡非睡，忽然在空中现乐空双运修法。只见一对巨大的阴阳生殖器在空中交合，那巨大的生殖器似乎是自己气脉的任何处。内观自己全身气脉，像暴雨来前的乌云，翻滚不息。忽然，脑际耀眼一闪，似一颗流星闪过，光极亮，有闪电那样的强

度。而后，全身燥热难耐，爬起来，把外衣全脱去，只剩一身内衣，还是很热。

下午继续静坐，今天眼睛痒，用大悲水洗。下午天气转冷，而且风大。五点多时，在外行般舟三昧禅定，忽然想起父母朋友来，想自己修学多年，心性上进步甚少，家人为此付出甚多，自己只想活得明明白白，能解诸佛心要。诸佛既无妄语，那自己如能今生得解脱，当救度芸芸众生。既有成佛之路，那何必沉迷五欲，贪恋尘世的快乐。何况人身很难得，生死不能自主，不小心就会失去。

三月二十四日

早上停电，不到六点，我握手电起床，在院里行般舟，大脑清醒了许多，但胃里很难受。

今天，坐在禅床上，透过门窗玻璃审视这个小院。人总是时间久了，对万物都有感情，忽然觉得这个小院很熟悉，而且对小院有了依恋。想想这一生有这么一处小院，在这样一个靠山的古刹中，门前有两棵古树，后院再种点花草，偶尔有一、二知己能来小坐，谈古论道，互诉情怀。剩余时间，一人潜心静养，避开红尘的一切喧嚣，一切名利争夺，悠然自得度过一生，此生无憾矣！其实，每个人的生命愿望并不大，只是一卷入红尘的汪洋，便身不由己，不得清净自在。

昨晚打坐，发现一只熊精坐在寺院一块叫“无生地”的地方，韦陀大喝一声，熊精跃起而逃。韦陀追赶，观音菩萨在空中出现，阻止韦陀，并喊熊精过来。熊精走过来，同时一只红色的狐狸也飞跃而至，他们似跪在菩萨面前，菩萨用柳枝洒水为他们灌顶，并对他们说，朗公化作金麒麟在此护场，希望他们俩跟着做个护法，积点功德。这时，远方一只金麒麟大叫一声，全身放着金光，忽至菩萨身旁，熊精似有点怕它。菩

萨与金麒麟说了刚才的意思，金麒麟便带它们俩飞跃而去。

上午看《虚云老和尚开示》，老和尚无任何华丽词语，字字珠玑，句句切中要害。想一些古大德们开示好话说尽，甚至赌咒发誓，但有几人能上法船。佛菩萨们身先士卒，榜样也有，路也指明，只待大丈夫前行。

一个心地清净柔软的人，看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能迸发出情韵，乃至一块冰冷的石头，都那么熟悉、亲切，因自性相通，她怎会寂寞失落呢？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时。

此心还需自己了。诸佛指明了道路，解铃还需系铃人。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了此心。

下午在院里行般舟三昧，忽心想要去龙宫洗个澡。这时，有水族众女提水壶等物而来，为我从头淋浴。其中有一紫金壶，是千年龙角雕成，水流永不枯竭，而且去毒清火。

三月二十五日

早五点半起床，行般舟禅定。后背心稍疼。

中午饭后稍休息，开始做瑜珈动功。做完几个动作后，后背疼缓减。

下午四点开始打坐，看到一株九品莲花放光。又重新看到自己降生的情景。房间外围空中有七色光环，并有菩萨手持净瓶向自己倒水。

三月二十六日

早上五点半起床，做了瑜珈动功和呼吸法。眼睛疲劳，后背痛，脑子里有点昏沉，屋里很干燥。

上午打坐一会儿，忽然困盹袭来，便就势躺下，一下就睡到了十点十分。而且梦里几次想睁眼，都睁不开。梦到母亲让自己多喝水，不要乱跑。

下午坐还是不能长久，痠疮疼，想人得病真是一时半刻的事，死亡

也可能随时都降临在我们身上。我心能不被这些境转吗？一个疮，就搅得自己心烦意乱，只想睡觉，没有精神。

四点半静坐。朗公忽来，问是否有疾？我说疮痛，朗公说泰山本草药甚多，当为菩萨采之。他肩搭一白色布袋，化作一道白光射入远方。一会儿，他带一布袋草药而来，有一巨大山参，他命一小童手拿一上下相扣的钵把山参放入，架火烹之。一会儿，小童报已熬好。他拿碗把山参水倒入，让我服。山参水化成玄红色，味略甜，不像一般人参的苦涩味。朗公说：“这山参好大，再修就成了。”他捣草药做成膏药状，要为我敷疮。这时，一女声忽道：“让我来。”只见一身背斗笠的女尼从天而降，手拿青剑。朗公介绍说：“巫山神尼，曾在终南山修道，后来泰山。”神尼用剑割破疮，把脓全部挑出，说无妨了，又贴了朗公的膏药，在用剑割疮时，她口吐三昧真火，给剑消毒，我便问她用何功夫。她说：“女娲炼石功”。我便请学，她便相授。**女娲炼石功**：自己坐中间，围绕点火堆或火（我问非得点火吗？她说**点火、蜡**等能增强自信心），观想自己是块顽石，四周的火在烧炼自己，自己全身烧得通红，而后通体透明，从石之中（心轮处）盛开一朵石莲花。石莲花上端坐观音菩萨或释迦牟尼佛，莲花逐渐化佛身，悟我与佛无二无别，证入菩提也。我拜谢，女尼不受，说：“朗公是我旧友，他愿化麒麟护山，我也来献一妙方。菩萨当练三日，必有奇效也。”说完告辞，腾空而去。

在这之前，我背痛，忽一白发老道手拿佛尘出现，我便请他为我疗。他说：“小童无礼，与我有何恩德，便让我为汝疗。”我说：“自性相通故。当有同体之悲，无缘之慈。”他说：“我也不悲不慈，你自痛你的，与我何干。”我说：“我本不痛，只是有障碍障道焉，为利有情众生，必须清除障碍。”他说：“为这个为利有情众生，为你治一治，我是太乙真人矣。”然后，他用一银针刺入我肺俞穴，刺的好深，即有污垢涌出，很脏，真

人无奈，竟用口吸之，一道道黑色的光进入他口，吐出去变作石子。我不好意思，太脏了。真人说：“还分别这么多”。治完后，用白色佛尘一拂，便远去。

第二次打坐，朗公把许多矿物质放在一个炒勺炒、熬，并命小童抓两条蚯蚓来，并把蚯蚓放入炒锅烤干，我见后忙超度。朗公说：“太慈悲真没办法，你自坐你的，就当没看见。”自己心里也暗笑自己，凭朗公的法力完全可以做超度的。一会儿，炒勺里熬出像水银一样的东西，朗公说是汞，不是现在的水银，现在的水银有毒。我口服下，只看见汞顺自己全身骨骼而下，差一点，朗公又把锅里的汞尽量挤压倒出一点，喝下正好。内观自己全身骨骼变成白色光柱，不耀眼，朗公说是去骨中之毒的，洗髓而已。然后又用百花熬成汤，让我服之。说是百花，其实只四十味之多，熬时，满室异香。朗公说：“久服，可使脏器轻安……（记不得了）”。百花汤很甜很香。我问：“世人可否如法炮制？”朗公说，世人恐找不到如此好的花，效果不佳。他曾长服此汤，现在不需要了。然后，朗公说还有事，与小童一起告辞。

朗公相貌：三缕长须，三只眼，顶上有束髻（像道士），但穿和尚的灰色长袍。

三月二十七日

六点起床，做动功后练“女娲炼石功”。这几天眼睛有点干涩，早晚补充水果。

“女娲炼石功”初看容易，但长时间定在这个观照中还不是很容易，让心变个石头还挺难，识精元明全得休息。

证得空性的人，他的身心将变成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摄受力非常之强。与他有缘的众生都会被源源不断地摄入这个磁力的海洋而磁化。

自己习气、欲望还很重，还在意别人的看法，虽很快能平和心态，还有想度人的欲望。这种“欲望”虽说是愿力所致，但不清静，有杂染，有时就会变得执着，不能随顺众生，对机施教，有点像教育别人的样子。

自己如不能以平等心待人，礼敬众生，不能沉静自然，即使有人恭敬你，说把你当菩萨看，那也是假的。即使有人真发自真心，那也是这人心地纯净所致，你自己应该知道自己还有缺陷在哪里，不要自以为是，自己骗自己。

既发心要成道，就要克服一切障碍，才能破无明烦恼。

下午练瑜伽，有印度一位瑜伽师来教授瑜伽动作，学得不十分明白。阿难送来一些书，有《薄伽梵歌》，还有《瑜伽经》等，他很随便地放在我面前就走了，还看到他一头大象驮着书。我在学习瑜伽时变成一位很美貌的印度女孩，真是境由心生。

晚上练“女娲炼石功”，火焰像火山喷发的岩浆一样顺气脉上行，在心脉处，围着心脏燃烧、冶炼，后冲过心轮，直入顶，一个火焰组成的能量团冲顶轮而出，到达梵顶轮。光柱出现，诸佛在梵顶轮的光芒中，层层叠叠显像，有光明灌顶：明点与白色轻盈的液体顺中脉而下，源源不断直至海底轮，后呼吸几乎停止，有空洞的击打声响起，后脑发胀，两耳发热有呼呼风生，自己看到两眼球后面有光忽然从眼球冲出，原来与眼球相连的脉忽断开，光进入头顶，后又从头顶返下，在眉心形成一个明亮的光团，光团分两路，一路从眼出，一路连两鼻孔。

三月二十八日

早五点半起床，做动功，般舟禅定，瑜伽。

打坐中，忽至大梵天。见到阿难、文殊、乔陈如尊者。大殿里有很多尊者和佛菩萨，我动了几个念头，他们就都笑我。我说：“笑什么呢？”

人家现在不是迷了吗？”大家又笑了。我在大梵天时，就像十二、三岁的小孩，释迦佛让阿难带我玩，文殊教我大乘经典，乔陈如尊者告诉我哪些习气和毛病需改正，也就是言行方面的老师。文殊带我沐浴，在半空中，有四龙吐水，像雾状，我站在中间，一会儿就浑身晶莹剔透，阿难说这才像大梵天的生命。文殊说：“你闭关期间，要在这呆一段时间。”释迦佛说：“大家都喜欢你。”我跟阿难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娑婆世界度众生。”阿难说：“你去了都迷成这样，谁敢去。”阿难说话老没正经。释迦佛问他：“你昨天把书送给她没有？”阿难说：“送了，我看她也学不会。”释迦说：“你只管送书，其它不用管。”阿难说：“不过，菩萨有坚固的大悲心做基础，弘法也不难。”

今天是观音圣诞。在城市中生活，很久没看到小鸟。今天打坐完，看到一只小鸟和喜鹊停在门楼上，感到有种回到大自然的感觉。平时这个寺院游客少，又四面环山，树也不少。辟支佛塔后面住很多喜鹊，还常有啄木鸟在树上啄食，小鸟、蚰蚰也多，让人很惬意。小鸟的自由自在，让人感到和平，安逸，宁静。

下午睡了一会儿，便打坐，练瑜珈，吃了一个苹果。这几天练动功多，一天除午饭外吃三个苹果。傍晚时，心里忽然很想家，想亲人，这两天心脉在转化，心力很弱，老想流泪，就像刚开始学佛时，想到一点悲伤的事或想起鸡、牛等被杀，都会哭得止不住，现在又有点那个情况。

原准备进关房要写一些东西，但到现在仍无兴趣，闭关快二十天了，恍若一梦。

摘录《瑜珈的故事》

吠陀文献的一部分几乎就像有关声音的教材，说明如何把声音当作灵修的工具。

现代人被各种声音包围着，以致听力不再敏锐。事实上，人体只能

感知到一定频率的声音振荡。最容易感受到的声音频率是一千至四千赫兹，人听不到二万赫兹以上的声音振荡，老鼠、蝙蝠、鲸和海豚则能发射和接收十万赫兹以上的声音振荡。尽管我们没有能力听一定频率的声音，但比较而言，我们听的能力还是比看的能力强。

凯瑟琳·蕾·密在她的著作《歌唱》中说：“聆听的感官……与内心的体验有关，音乐和声音对我们的影响最直接。看不会像听那样引起我们内心如此强烈的共鸣。这是因为我们的视觉感官事实上只能感知八度频率以内的光，而听觉感官却可感知到八倍于八度音频的声音，即从六十赫兹到一万六千赫兹的声音振荡。音波的频率决定声音的高低，光的频率决定光的颜色。我们视力感知到的光的频率，比我们的听力感知到的声音的频率要高得多（大约一千零十倍），众所周知，频率越高，穿透某种材料的能力越小。例如：用一块纸板就能轻易挡住光线，但要挡住声音却需要一堵厚厚的墙。波的振荡频率越低，其穿透能力越强。我们对声音很敏感，不仅是我们的耳朵，就连我们的皮肤和内脏都受它的影响。”

科学显示，人的感官有限，不完美，世上存在大量超出人类感官知觉范围的事物。外士纳瓦经典证实了人类看和听的局限，并详细解释了人所不知的灵性声音种类。

三月二十九日

早五点醒来，便不想再睡，起床后，先打扫卫生，洗漱完毕后，竟已六点。这两天早上空腹胃里稍有不适，有时稍恶心，吃一点东西便好一点。

昨天是观音诞，竟一天想哭，今天心态一下子平和了。供在佛桌瓶子里的枯枝发了很多绿芽，让我感到比那些开放的花朵都可爱。万事万

物在对比中才显出神奇，枯枝发新芽就会让人兴奋，让人觉得可贵而珍惜。

做完动功已经是七点多，吃了半个苹果当早餐，喝了一杯白开水，开始打坐。但坐得不太安心，总觉得房角有老鼠。下地查看几次，没有老鼠，也未找到其它动物。但屋角不停地嚓嚓响，像老鼠吃食，懒得管它。书桌上笔筒里，散开放的两支铅笔之间，有只小蜘蛛竟架起了一条线爬来爬去。以前我很怕蜘蛛，现在竟觉得这只小蜘蛛很可爱。

午饭后，洗过饭盒，躺下却睡不着，心不够幽静，杂念很多。

摘录，百丈门风：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菩萨平常一举一动，谨身护持，戒甚於初。既无恶因，何来恶果？纵有恶果，都是久远前因。既属前因种下，则后果难逃。故感果之时，安然顺受，毫无畏缩。这就叫明因识果（即不昧因果）。

虽是圣贤，因果不昧，曾种恶因，必感恶果，若明此义，则日常生活逢顺逢逆，苦乐悲欢，一切境界，都有前因，不在境界上妄生憎爱，自然能放得下。一心在道，什么无明贡高习气毛病，都无障碍，自易入道。（虚云开示）

有些人终日悠悠忽忽，疏散放逸，心不在道。虽做功夫，也是时有时无，断断续续，常在喜怒哀乐是非烦恼中打圈子，六根对六尘，乱转念头。对合意的，则生欢喜贪爱心；对逆境，则生烦恼憎恶心。

做功夫不一定在静中，能在动中不动，才是真功夫。四祖：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

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

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易。

出言吐语，自己要口诵心惟，让听的人如渴思饮。（虚云开示）

达摩祖师曰：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名之曰祖。行解相应，就是说得到行得到。古人有说得到行不到的，亦有行得到说不出的。说属般若慧解，行属实相理体。二者圆融无碍，就是行说俱到。小乘守偏空见法身，行人惑未破尽，理未打开，所以说不到。五品位后，讲的天花乱坠，行不到，不能断惑证真。

古人一举一动，内外一如，念念不差，心口相应。

动静无心，凡圣情忘。明心见性的人，见物便见心，无物心不现。了明心地的人，动静净秽都是心。如净秽凡圣心不忘，就把本来处处是道场变成处处是障碍了。

下午行般舟禅定，观音菩萨授“绵行般舟禅定”，主要是女子气血上行，心行杂乱，情结难解，情执难破，故有情劫。因心轮处为女子血海，故在行般舟时，两脚先脚后跟着地，行路似走在海绵上，两脚绵软，而且意守涌泉。故涌泉在女子可称气海。如女子两脚能绵软光滑，则全身气血循环畅通也。意守涌泉，虽属导引，但不致气血结于身，能使气血畅达矣。（月经期间不必下守涌泉，行走时心念沉寂，空灵即可）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三心本不可得，执着什么。火候不到炉火纯青，宝剑炼不出来。修行不到位，不除净欲望习气，还是放不下，说到行不得。

三月三十日

早五点四十分起床，练动功，洗漱。七点开始打坐。打坐中，为一只金蟾王作了超度。此地现在大约有十万多只金蟾，十万年前更多，几乎是金蟾聚积的地方。后来因气候等原因，金蟾逐渐减少。前面龙宫的入口处，曾有金盆，故此地也叫金盆峡。后来龙王要寻找新的水源，龙宫就辟水道与此盆口相连，因此口之水清澈而且四季不干涸。我为它作超度时，它变得硕大无比，而且周围忽乌烟瘴气，烟雾中无数蛇涌来。我说：你与这些蛇有仇吗？它说：唉！此地蛇多，一直在与我们争夺地盘，世代结仇。我便念咒让诸蛇退去，让它能静心念佛号。它念不来南无阿弥陀佛，但会念南无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慢慢它心静了下来，一声一声念。这时，看到阿弥陀佛在空中放红色的光显像，手托一朵莲花，它便化成一颗放炽光的晶莹小球进入莲心，此后它的形态在空中散去，诸蛇也像云雾一样散尽。弥陀像隐去。金蟾走时送一件礼物给我。

看经书小悟：诸佛菩萨本无言说，一切经典只是佛菩萨指月的手指，如能于无字处看到般若，从无声处体会到大悲，才与诸佛言说真正契入，与空性契入。

上午胃里一直不太舒服，便大部分时间在院里行般舟，直走到两脚心发热出汗，又做了瑜伽动功。这样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今天是普贤菩萨圣诞，前天过观音诞，沾佛光吃到了许多供果，还有蛋糕。

胃里虽不舒服，但因动功做的多，故饭量觉比前增加。

吃饭时，门外的树上不知停着只什么鸟，介于喜鹊与鸽子之间，很好看，胖乎乎的。它不叫也不飞，一直在那根树枝上呆了很久。我试着把自己的思维进入那只鸟，竟成功了。感觉自己悠忽与树上那只鸟合一，而且看到了树下的房屋与远山，感到那只鸟两爪子和腿累了，想休息一下，而且是只母鸟，还可能怀了鸟蛋（不太真切），忽有一丝愁绪飘过，像轻烟似的。那只鸟想到了去年的事，但瞬间就过去了，没有捕捉到信

息。原来鸟的念头闪得特别快，而且它想的不完整，似乎是关于鸟窝的事，看来它在为在哪搭个新家发愁。这时鸟飞走了，我把念头也收了回来。如自己一直跟着那只鸟飞，感觉自己也能不断以那只鸟的眼睛看世界，而且体验那只鸟的思想动态。但心力有点累，力量不够。

吃完午饭，心稍有点烦躁，而且感觉很疲倦，因月经来，生理对心态的影响还是很大，而且中午胃里吐酸水也与此有关。免疫能力，抵抗能力都在下降，这个身体要转化太难了。两点时洗了澡，开始打坐。女子月经来时，心脉气血下行，供血不足，故易心烦气燥，易怒，想哭。故打坐时，要把意念守于心轮处。意要空灵，喜悦，平和。

昨天看书，看到古大德在讲法中忽说有盗法者，而停止不讲。初看草草而过，细思量却想了很多。听法者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大法器。闻法时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智慧开启，边闻、边思、边修，同时进行。一堂法听下来等于自己实证了一回，而且完全能用自己的体验形成自己的见地、理论，并将利益众生。这是真正的宗师型。

第二种是恭敬听法。如法师开示中能有与自己心性相应的，便能忽有所触动，而心生欢喜。即使刚开始对法师不甚恭敬，此时也能怀真诚的态度听讲、发问，解心中的迷团、疑情。这类人听法收益大，而且每过一河便弃筏，不会再存在理障。

第三种是自己气量心胸狭窄，却怨天尤人，自认怀才不遇，专想投机取巧。听法时，对自己有益的记下来细细琢磨；对自己不相应的，但只要是自己以前没有听过的新颖观点、理论也默记下来，作为自己以后写书写传记的材料，把别人的修证成果占为己有；或是在别人面前去卖弄，让别人以为是他的修行体会，博取小名小利；或根本对讲法法师无任何恭敬心，贡高我慢。对法师讲的认为还可以时，便默不作声；认为

稍有出入，便耻笑、轻蔑、嗤之以鼻或与之辩论。这种人是名利野心欲望太重，想自己成佛作祖，我慢又太重，听法都无法受益，而且他们不叫学法，而叫盗法。

第四类人当然是听了和没听一个样，有时也认为法师说的有道理，但听完后，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行为、观点无任何改变。这种人听法也无益，偶会播个佛种而已。

今天上午在持六字大明咒时，内视自己中脉像一颗粗大的树，而树上有红色、黑红色的血脉缠绕，像树藤缠绕一棵树一样。靠下的部分血脉发黑色，靠上呈红色、粉红色。持咒时，震动血脉，血脉中有白光放出，中脉内干涸无光。下午月经量增多，不能行般舟禅定。只能看书，看书到五点半开始打坐。

三月三十一日

早六点起床，做动功。喝一杯水，吃了两个小桃，开始打坐。

上午看了新版的漫画《黄帝内经》，千篇一律，以文解义，没有什么新意，就像现代人背古代的死汤头给人治病而已。天、地、人统统在变，只是宇宙运行的规律未变，新的《黄帝内经》注释当应注重现代的实际情况，否则，它对今日只有理论上的研习讨论，已无实际利用价值矣。

远古时代，人们都是找自己的毛病，改变自己以适应宇宙、社会和时代。但现代人已失去敦厚、纯朴，自私自利极重，让他一开始去改变自己的一点习气，太难了！所以佛法也罢，医学教育，养生手法都要适应现代人的心理状态，让他们觉得每付出一点都有所获，他们不是失是在得。而且要让他们确实感受到此利益，那他们才会趋之若鹜地去学去做。等他们真正明白了一些道理后，才可以对他们讲奉献，他们也才能真正去解悟“失去”的意义，体验放下的状态，才会真正改自己的恶习，

珍爱生命。也唯有先净化人们的心，才能改变宇宙现在的失控状态。否则，宇宙万物失去调和矣。

中午吃完饭，便就势想躺下睡觉，但心里隐约有不妥。原因是自进关房后，从未吃完饭就躺下睡过觉，必吃饭后先活动一阵，然后才稍稍休息一会，便起来看书，似乎很有规律。自己前段时间散漫惯了，做事顺乎习性，没有好的作息规律，自觉不好，想改之，难道今天就因一点身体不适就破坏掉吗？想之，又坐起来，看了一会儿书，觉头重脚轻，便又躺在床上看。书还有十多本，想这段时间全部看完的。这时脑子昏昏沉沉，觉马上就似睡非睡。

忽心中灵光一闪，似有冰块溶化之感，只觉全身一下很舒服，心结打开，似有水一下流注全身。忽然觉得动、静、坐、卧、行、止，精进或放逸，包括贪、嗔、痴、慢、疑都是心在捉弄我们，强安假名，哪有这么多名堂！我自如如不动，看这些假名堂怎样惑我，还需怎样对治？一声“呸”！走得干干净净，什么心呀、佛呀统统离我远去。让这两个假名就捉弄了这么多年。万事万物本无过错，心在分别矣！心也本无分别，我在迷中矣！

这时，真正沉沉睡去，感觉三十年来从未如此放松过，而且一觉无梦。几个小时后醒来，睁开眼睛，觉自己似婴儿睁开了眼睛，全身休息得如此充分。以前也试图学习婴儿的放松，整天嘴里念叨着要全然做事，只有今天学会！感谢诸佛菩萨加持，感谢三界众生加持！从此以后，当才饥来吃饭困来眠，随缘了旧业，今生不白活矣！

下午练瑜珈，行般舟，静坐，看书。

例假期间，每天增加了早餐一杯牛奶或两个蛋，不吃晚餐。吃太多，身体会沉重不舒服。这段时间每天一餐，感觉很好。其实人本来似乎就不需要三餐，二餐足可以了，只是习惯而已。不过需生活规律，早睡早

起。

四月一日

今天已是第三个七天了，开始有形神合一的感受。心开始进入深度的沉静状态。

早上五点半起床，打扫卫生，并想起进关时有一小袋小米，便自己熬了一碗小米稀饭喝了，一直到七点半才结束。

昨天看《黄帝内经》，觉得里面有些内容太简略，义父说是现在流行的版本一本比一本简略，为了让人们读懂。《黄帝内经》基本框架还在，但里面更详细、更精确、更深奥的一些气脉与自然天体的关系，或一些养生方法则被删掉了，这已经是第十多个版本了。

饭后午休，发现自己竟住在鸡、鸭曾住过的房里，而且在鸡、鸭住的房里打坐，浑身阵阵燥热，便醒了。醒来后发现自己穿着鸭绒裤、鸭绒坎肩，想梦中房间地上的毛与这衣服里的填充物很相似，便起来换上了前几天穿的棉裤棉袄，在梦里闻着这些毛很臭。

午觉醒来，便做动功，重复做一些瑜珈动作，还是做得不到位，怪不得阿难说我学不会，我把前几天那位瑜珈师传授的动作忘了一多半，可能当时不太重视，没有用心学，那位瑜珈师教了一遍就走了，还要配呼吸，他走了之后，我也没有复习。

大口吃东西，太快，吃完后胃里不适，真是个好毛病，一定要改正。边写这段话，边几口就吃掉一个苹果。写完才察觉。

三点开始打坐，较燥，坐不安稳，便出去行了般舟，似觉心轮部位像有一个破洞似的。走着走着，破洞开始扩大，忽然把胸心部分上下隔开，像天地分开似的，但上部分气也不清朗，在这部分同时有气泡鼓起，随呼吸反复出现，像一层隔膜在鼓荡。然后隔膜忽消失，气脉开始变化

了几下，有伸展的、有收缩的，便出现一个小型肉瓣莲花，上边有一颗小小的白色的放光珠子出现，珠子忽冲出顶轮在梵顶轮盘旋。我试着把它收归天目，但不成功，我就不管它了，继续静下心走。这时感到心脉中有水升起，而且从梵顶轮也有水珠滴下落入心脉。四肢百脉的很多穴位忽然闪闪放光，白色，像每个穴位都有一颗小珠子一般。“觉受”对一个修行人是很重要的，尤其对初学者很能增强信心。释迦当年说法，也辅以神通显示，才使很多弟子信受奉持。

四月二日

昨晚八点就困了，便躺在床上，但全身痒，睡不着，便又拿出《虚云和尚开示》看起来。但全身痒愈来愈重，眼前老是晃动各种小虫的毛茸茸的腿等，便想可能是这房子长久无人住，以前这地下有许多小虫吧。便闭上眼，躺下，排除一切杂念，想躺在那儿进入禅定。但一闭眼，各种小虫的红色的角、腿愈来愈多，心里竟有些反胃，这种幻境怎么也不能消失，而且身上不停这痒那痒。心里纳闷，前几天从未有此感觉。

忽一声音响起，似乎是师父说：“孩子，快起来，有只千年火蜈蚣。这蜈蚣足有三千多年，快入定，你需要它身上的火毒。”我闻声坐起，刚把心静下来，便见在我身后墙外是一段斜坡和一个阴暗的小院，只见一只巨大的蜈蚣从那段斜坡爬过来，有一丈多长，而且边蠕动边全身不停地像过电似的发出红黄色的光，在夜里像一条红色的光柱。在它周围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的小蜈蚣、大蜈蚣简直是铺天盖地云集，我床下的地面都挤满了。那条火蜈蚣边爬边昂起前半只身，来回晃动，眼看就要爬到我的后腰部位。除了心里恶心想吐外，就是还有点发怵，很怕它缠住我的腰，但心里还是较镇定，嘴里念着嗡嘛呢叭咪吽，但就是不知怎样采它的火毒。

师父很着急。这时，忽然空中一声怪笑，一个似人又似鸟的人飞落到师父身边。说：“火蜈蚣，太好了，千年不遇。”师父看到他说：“星官，你不要吃掉它，我需要它身上的火毒。”我说：“星官慈悲，不要杀它。”星官说：“不除它，恐怕它将来贻害人间。不过，既然你讲情，我就不杀它，收了它吧。”

那条火蜈蚣从一开始听到星官的笑声后，就变得浑身僵硬、威风顿失，趴在那不再动了。我心里叹道：“唉！劫数也！”只见星官拿出一根针，从空中扔向那蜈蚣，针准确地钉在蜈蚣身上，而且那根银针顷刻变成红黑色，星官把针收回来，交给师父说：“这火蜈蚣的毒已全部吸入这针里，你可给你徒儿用。”然后，从腰间拿出一木刻的葫芦，口对着那火蜈蚣，一道白光将所有的蜈蚣尽数收入葫芦。而后，便化成一只像凤凰又像鸡的鸟向东北方飞去。

师父拿着那根针看了看，便找来半碗水，把那根针插入水碗。只插进去一点，水碗的水就变为红色。这时，忽然星官又从空中返了回来，给师父两颗白色的、圆圆的、像扁豆一样的丹药，说：“火蜈蚣刚才的毒是生毒，不能直接服用。如服，同时服此丹药才好。”说完又腾空振翅而去。

师父把那碗水端给我，我服下，同时吃了一颗丹药。只见身体脉道里腾地升起了火苗，继而火苗变成红光凝住不动，一会儿消失。我喝了两碗，都如此。然后，我静坐了十几分钟，不知师父等人何时离去。

在静坐中，观墙外、床下均不再有毒虫，只有蜈蚣蜕下的皮壳随尘飘动。我躺了一会儿便睡去。梦中觉得有人在耳边叫我，我便惊醒，已全无睡意。本想起床，但觉得太早，就躺在床上。大概四点多后，我听到寺院打板，有点昏沉，便又睡去，直到六点才醒来。

读书感悟：

今天看《生命智慧》、《就这样》两本书，作者李元松系台湾现代禅创始人，这可能是他早期的文言。虽在见地上未给我任何感悟和触动，但他的悲心却深深感染了我。看他的照片，我用手指轻抚他高挺的充满智慧的额头，虽他已英年早逝，但几何时，有谁能真正读懂过他眼里的慈悲，有谁能真正理解、呵护过他那颗悲愿孤独的心灵。高处不胜寒！他悲心切切，却其力未充！他的心隐忍、柔顺、悲愿，有一代宗师的胸怀和气魄，却没有力挽狂澜，拍案而起让五岳为之振撼的力度！也是因缘矣！来去孑然一身，他的开悟为“众生”承担了太多的苦难。作为禅师，对万事万物虽然他的心已归于平和寂静，也许他的心在“禅”中悄悄地开花。但在此世界他没有享受到极乐！没有灿烂地开花！

当一个人心若止水、内心无喘，心柔弱得若有若无时，那种纤细，那种静谧，才能体会到宇宙自然的多情。灰暗的水泥墙和落光树叶的枝桠都能组成亮丽的风景，让禅者从虚幻中，从空性中体悟生命的生生不息！生命的真实！生命的多彩！才能随顺自然，随缘人生，才能烦恼即菩提。

生命是严肃的，我们不能随便嬉笑怒骂，口无遮拦，要随应自己向道的心，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虽然一个开悟的人是随缘做事，轻松自在的，但他却是很严肃地对待生命！天地之气造就了我们，父母养育了我们，我们毁坏自己的身体发肤，就如毁坏佛之舍利塔。我们让自己的心忧愁，痛苦，烦恼，荒淫无度，就是在鞭挞、羞耻如来！

看前边的书里有一位画家的插图，画笔简略，构图悠闲，而且图中所表现的东西都揭示了生活的一些哲理，是一个很有思想见地的画家。这也是我曾一向追求的画风。但唯一缺憾的是他有名利心，我执未破，故他的画里有表现欲，或表现个人感情色彩的东西太浓。虽以描写平实的生活题材为多，有一种平常心即道的感受，但画不够大气，给人的加

持力和触动都不大，只是让人在赏心悦目中，会心一笑，有或多或少的感叹！但他画画的技法我很欣赏，愿以借鉴学习。但看似简单的画，想必也是经历了很多艰辛的练习才达到的。越是简单自然的作品越见功夫！

自己现在是想学画，学琴，学医，还想修禅定、大量阅读佛教典籍，但自己是否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学画，学琴有否想示与人前的欲望。学医，看佛经只是想为他人行方便。欲望不强，慈悲又不够，所以学哪个都是乘兴而起，兴尽放下。想自己其实是如此懒惰的一个人。真是一事无成。

四月三日

早四点半起床，行般舟，打坐。

六点喝了一小盒牛奶。整个上午看书，打坐，睡觉，并且超度了一只大人参。那只人参来我面前说：“愿以自己供养菩萨！”我在定中，菩萨说：“吃了它吧！”我不忍心吃，菩萨说：“没关系，你吃了它，它功德才会圆满。”我便拿起来吃了，大概有大白萝卜那样粗大。当我吃完后，只见面前忽有一拄杖的白发老翁跪地磕谢，说感谢我不嫌他又老又筋多，他已解脱矣！说完，腾空而去。

中午，坐在地面的垫上练瑜珈，忽有一黑亮的小虫快速窜来，我感觉这种小虫咬人，便把它打死了。

其实这段时间，因心柔弱，越来越深信因果，对地上爬的小虫多以互不伤害的心观之，如不小心伤之，即刻为之超度。但前面那只虫打死后，心里便稍有不平静，虽为之超度，已无逆缘，但想自己为何会心里不平静。想禅宗祖师为说法，善巧方便，实相无相，抓住一只猫让其身首异处，而心坦坦荡荡，无痕可觅。而自己心有所动，只是怕这只虫伤害自己，还有我执，便杀生。故造业流浪生死。禅师无我相，杀猫如劈

木材。我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杀只小虫如杀猫矣！在转化第七识时，因心已调柔极细敏，而且意的力量相当大，稍有风吹草动，轻微的妄念，都会感受到业力，在禅定中体会出来。有时虽心可无牵无挂，不着一相，但生理的转化毕竟在经历这个过程。

四月四日

早六点起床。昨晚风大，今天气转冷。腰部、腿有些不舒服，而且昨晚一直处于似睡非睡状态。

上午看书，有些困盹、昏沉，躺在床上睡半小时，觉心轮处很亮。身心很像幽明的镜子，习气欲望浮在表面，像油垢，使全身烦躁不安。心处稍燥热，似全身四肢百脉干涸。现在老犯一个毛病，写字时明明是写的这个字，但写完后检查却写了几个错别字。皆因写字太快，而心不在写字上矣！想修道也是觉照一时起不来，落于昏沉，不知不觉中已造种种业障。字写错能改，但起心动念，行为动作一旦做了，就像有一架高速运转的摄像机，已把痕迹录入八识心田中。想要做佛，还需一一清洗，一一偿还，一一自解自了。生命轮回不休，苦也好，乐也罢，情情相牵相连，没有佛的慧剑，谁能斩断？甚至于能不断而断，污泥中生出清净的莲花来，一尘不染。心性超凡脱俗，于诸烦恼中享受菩提自在之乐。这除非圆照圆觉的大菩萨才能做到矣！

中午未睡，吃完午饭，继续看书。后练瑜珈，行般舟。

打坐时，心虚极，似空阔的宇宙，又似幽冥的黑洞，最后成为虚无，呼吸暂停。在这中间，微微着意内视身体，散乱的气息自然归入百脉、气穴。而且一些郁积在腰、盆腔，心轮处的虚火马上像红色的云雾一样散尽，心轮部位非常清凉舒适。原来只要心空，可在瞬间百脉有条不紊地正常有序，病气自然消失。时久，则气自入中脉，四大自然转化，进

入无为法。而且一开始虚无，呼吸便若有若无，身体内百脉有光，凝然不动。

以前修持，心虽不随杂念跑，但因天眼、天耳看到和听到的境界，使心随神识跑。这一道众生的事不管了，还在管另一道众生的事，故修持不究竟，身体气脉迟迟不能完全转化，习气烦恼也重。现在要真正“闭关”，意生身也是虚幻的。彻底放下，让神形合一，证入空性。证入空性，才能理事圆融无碍，烦恼、习气顿消。

四月五日

六点起床，打扫卫生、洗漱一直到七点半左右，喝了一小杯牛奶。今天天灰蒙蒙的，风大，但天气转暖。

今天边打扫卫生边想明心见性的问题，想明心见性并不难，为何众生觉得摸不到边呢。大凡修学佛法的人，有谁不知佛说：“心了不可得。”又说“性无处不在。”所以，明心见性究竟是明什么心？谁在见性？

明心也就是去除虚妄不实之心，当一位修禅者念念集中在一个疑情，一个点上时，其它妄心不起，忽然一声响或一个境，把他这个妄想（指疑情、话头等）也打落，这时诸心（指妄心）消亡，唯留性耳。自性在那一刹那显露出来。

但究竟是谁在见性呢？还是“妄心”在见。故见也无见，只是从此以后，这个“妄心”明白了一个道理，“诸心了不可得，一切生心皆如梦幻泡影。”即得正见，安住在本位上，不再随境转，这就是初步的明心见性了。但因见性后，如无实证，虽心里明白了即念念不息生起的诸心是虚幻的，那由心造作的境也是虚幻的。但因习气、欲望还未除尽，故明知一切虚幻，但心还是随之动，只不过是随起随落（禅定功夫高的人），随定力的不同，这个随起随落，能放下的时间也是有差别的。但只要心

有这一动，烦恼有这一起，哪怕只是刹那间的事，也已留了痕迹，在八识田中，将要受报的。

要眼、耳、鼻、舌、身、意全是空性的大机妙用。像以前我在打坐中烟雾进入肺，在进入时肺已把它转为纯氧一样。万事万物一接触你的六根，你的六根已全部把它转化，根本不用用心去放下，不用去雁过长空，不留痕迹（在心性上，只要生心，只要“过”就有痕迹），不用一念去转化这个烦恼。只要有一念，你已与空性相脱离，已是先天变为后天，已有染着，不能真正启用空性。

禅宗的许多高僧大德们，明心见性后，不再修色身。当然，如定力好，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色身还是有转变的。但这个色身的快速转变，最好还是要用“心”去转，如无心去做，那还是慢了很多。但祖师们不屑于做这件事，一来耗时太长，等身体转化过来，可能又需很多年；二来使命难违，要早点出来弘法利益众生。但如气脉彻底转化，神通具足，那给众生的加持会更大。禅的明心见性与密宗的修气脉明点结合，或禅与道教的炼内丹结合，是转化色身最快的捷径。也是此时代众生最需要的法门之一。

以前的许多高僧大德是由于修行时条件太差，营养环境跟不上，在行脚参访的过程中，已把身体弄垮了。故见性后，身体气脉转化起来非常困难。很多脉道因病已堵塞、干涸，而且脏器损坏很严重。故彻底转化色身，色身的健康、年轻是很有利的条件之一。当然还有许多高僧，因末法众生闻听正法的福报因缘不够，故要承担一部分业力，也会示现病相，那另当别论。

纵观自己的修行过程。在转色身这儿，已融进了密宗和道教的方法。在自己的心力未充时，观想是很重要的。诸佛菩萨只要是在此娑婆世界投胎转世，示现过化身的，他们在我们的这个宇宙场留下了高极的场能。

我们观想他们，就能直接与这种高层次的场能相连，被他们直接同化、磁化，这也是灌顶的真正含义。这种灌顶来自无形的能量场。但需要修法者自心清净，意念专一。如果你心已进入空性，即可与无量无边世界的诸佛合二为一，与众生合二为一，与道合二为一，那种加持和灌顶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但即使心已进入空性，在转化色身时，对色身气脉的观照却还是需要的。如我在修持中，心冥然虚极，要回光返照自己各个脉轮，不是完全不作意，要用意念的。修持者必须全天二十四小时之中，有很长的时间用来观照脉轮，才能尽快转化。象现在的学人只是一天坐几个小时，其余大部分时间全在妄想烦恼之中，那是根本无法转化的。气脉能量聚集不够，火候不到，转化是不可能的。即使禅定功夫高的高僧大德也需真正长时间处于四禅八定之中，才能将这个色身转化过来。如果在行住坐卧中修定，还是对能量的聚积、转化有影响的，如果一直处于一个特定的姿势中会更快一点。

只要是众生需要的，我都将尽力探究并习之。众生是着相的，我首先要尽快转化色身，以一个好的面貌示现于众。

今天吃饭时，忽生惭愧，心生非常强的感恩心，感恩诸佛菩萨、众生给我这一餐饭。其实想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对此世界毫无功德可言。身上穿的衣服，是纺织工织的布，很多人一道一道工序做成的；吃的饭，是农民种出来的；包括自己享受的种种环境，都是别人创造的，自己只在这坐享其成。也许，我们会说，这都是我挣钱买来的。我努力工作挣到了钱。但你有这个挣钱的能力，还不是从小到大，是父母、老师、朋友付出无数的心血才使你拥有的吗？自己的心散乱、无知，是父母、老师一点点教育自己，使自己拥有了知识，使自己变得聪明强干，拥有生存的能力。如果我在这个世界拥有安逸的生活，那确实是许多人付出的结果，我们应该感恩地生活。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良知。只有感

恩地活，我们的心才会柔软，才会无分别。看到一个掏粪工人与一个高级领导同样亲切，同样欢喜，因为你知足。没有这个掏粪工人，你可能会生活在臭气熏天的环境里，但没有这位高级领导去推行法律、法规，那社会秩序将会变得混乱不堪。

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应该为你付出的。即使你的父母、姐妹、爱人，虽说因为因果的原因，他们与你有了血缘关系，但他们对你的关爱、照顾可能已远远地超出了你宿世给予他们的，你怎能不感恩而无动于衷，情同草木。如果一个人与你并没有宿世的因缘，只因为他的发心或他的善良、纯真而给予你帮助，抑或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向你报以灿烂的笑容，你都要感恩。感恩你有明亮的眼看到了那笑，感恩你有柔和的心能体会到那种温暖。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明亮的眼睛，都能具有体验温暖的心的。这都不是你自己造作出来的。

当我们学佛后，我们甚至要感恩因果的丝毫不爽，上天的公正无私，使我们生生世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使我们每做一件善事时，才能心生欢喜，心里有依托。而当我们遇到磨难，遇到不公平待遇时，我们会想：“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多人，灾难偏偏就落在了我的头上！”知道了“因缘会遇时，因果还自负”的道理，我们便会变得坦然顺受，不再抱怨、消极，而是积极寻找方法对治，让自己尽快从磨难中解脱出来。即使最终无法解脱，也只是偿债而已，心会变得洒脱、坦然，身苦心不苦。这时，我们要感恩是诸佛菩萨给予了我们如此的智慧，如没有他们的慈悲，生生世世发愿救度众生，我们怎会知道有六道轮回，知道有因果报应的道理，我们一定会惶惶无主，苦不堪言。

尤其在成佛的路上，即使一只小虫，都能检验你是否还有杀心，是否真有定力。而没有这些检验，你都有时会自欺，迷失在道中，一只小虫都在成就你。所以，当你成就时，怎能不感恩这个世界，怎能不上报

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即使我们还不能有无缘之慈，同体大悲！

感恩地生活，你会发现爱，发现身边的每时每刻都有阳光，你会无分别地积功德。由感恩而生起惭愧，你会减弱你的贪、嗔、痴、慢、疑，你会无所求地奉献、帮助别人。由此洗刷了你心性上多生累积的污垢。你才有一颗细腻的心体验别人的疾苦，才能从自私中走出来，才能变成天使，与上帝同在。才能得诸佛心印，成就菩提道果！

现在忽然又想起早上“明心见性”的问题来。想“性无处不在”，那我们一定是处处都能见之的，何故众生不见。(1) 众生杂念太多，心不专一；(2) 众生习气欲望太重，心性污垢蒙蔽太深，不能回光返照，心光不现，看不到；(3) 众生心念时时被境转，无片刻停留，性虽时时被起用，但不认识，无法真正静心去反思。所以，对杂念太多，根基好的人，一定先让他心专一下来，能系心一缘，忽然触情触境，心光乍现，那一刻，瞬间捕捉住，即禅宗的猛着精彩，便大功告成矣，其实一点都不难。对一些心垢较重之人，当有一段时间心性上的磨炼，使分别执着减轻，心垢渐松脱落，这时再系心一念，才有回光返照的能力，见性也不难。

现在的时空，万事万物变化太快，众生的反应也敏捷，头脑也机灵，随环境转化，态度、观念转变也快，尤其是年轻人。引导他们，当先让其有向道之心，然后一段时间看佛教史，佛学概论，选学大小乘经典，对佛法的要意有个大概的了解，这时能有时间让他们避开红尘的干扰，辅以法门清修一段时间，最好能让其在实修中生起觉受。短时间修行，老师的加持非常之重要。这样，明心见性，三身成就也并不是很难、很迷茫的一件事。想佛住世时，有人七天就可证罗汉果。

难道现代众生真的就比那时众生的条件差得多吗？竟会修十年八年没有任何成就？想之：(1) 只是理论问题。佛当时说法能句句针对当时

在场众生的根基，直指他们心性中欠缺的部分，拨开他们迷茫疑惑的点，能对症下药，故他们进步也快。现代众生看佛经，像在用一个药方治一切病，不能契根契机。除非大量阅读佛经，也许才能在某部经某一句话中，切中自己最迷茫的那一点，而得受用。佛经三藏十二部，找出一个对治自己目前疾病的药方，无疑大海捞针，即使找到了，又语言难懂，也是白搭。故要找出最能对治目前众生通病的佛经，最好能用现代语言简捷明快地归纳出重点让众生读。(2) 善知识难得。大部分修行人都是自己还蒙查查，就去指导别人，以盲引盲。而且有一些真明白的人，没有证得神通，对现代众生的指导不能不说失去一种最大的善巧方便。既然众生都求神通，都好奇神通，为何不用？为何一用神通就谈虎色变？既懂一切都是虚妄，那神通也是虚妄的梦幻泡影，用也无妨，心不挂碍就是。不过，用神通对成道是否弊多利少？它究竟是否真契合大部分末法时代众生的根基？而能真正先以欲勾牵，真正正确无误地引导他们走向成佛之路，必需要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才能不致于使他们心住在觉受、体验中而入魔道。

其实，现代修行者的悟性、思辨能力、文化程度都远远高过正法、像法时代。如能有好老师引导，他们也愿意吃苦，也有持之以恒追求真理的决心，也能放下身心的欲望。但现代人比古代人不足的是不够敦厚、老实，私心太重，不能感恩，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有付出过，以为一切都是那么容易得来，都是应该的，坦然接受。而每失去一点都如剜心头肉，起嗔心，报怨，不能真正自愿去帮助别人。但我想，如果真有一位真正大彻大悟的老师，绝大部分修行者都会努力去做，都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去追求真理。但没有这样的老师！

末法时代众生福薄吗？难道我们不是从正法、像法时代投胎过来？难道是诸佛菩萨不够慈悲，不管我们了吗？让我们如此难遇？其实统统

不是。正法是久住的，真理是永存的，它不会随时代转变而消亡，只是因为种种缘起，就像在某一时刻，乌云忽然遮住了太阳使我们看不到，但太阳始终在那儿。诸佛菩萨始终在娑婆世界，他们因与众生的因缘显示种种相。如果这一时期，佛教的因缘不足，他们可能以其它教派来宣说正法。我们如果生生世世不失人身，而且如能广结善缘，那即使我们今生不能成就，只要道心不退，那我们其实生生世世都有可能遇到诸佛菩萨的点化。遇事遇境只要能使我们种下善种，内心清静无染，可以说都是菩萨所为。对佛法的实质意义来讲，是没有正、像、末法时代的。只是随众生的共业感召，因缘随迁，佛菩萨只是随顺缘起，辅以不同方式，不同形式的诱导度化而已。比如，一段时期的黑暗，才能使众生更能体会到光明的可贵，明白光明的意义。诸佛菩萨随顺因缘，因空性故，他们本身已成为因缘的示现。在诸天世界，他们以自己的生灭方式示现缘起缘灭，缘起性空的道理。佛法的兴衰也不过如此，因为究竟无众生可度，无六道可出，无佛可成。明白此，才真正明了佛法的真义矣！

摘 惟觉老和尚开示：

破三关

(1) 参破了第七识，破了我执属见道位，称为破初关。

(2) 悟后真修，破除法执，把八识田中的种子破除，这叫入圣位，就能了生死，即烦恼分分破，真如分分现。即为破重关。

(3) 破无始无明，契入清净法身，所谓“毗卢遮那顶上行”，即谓破生死牢关。

晚上小腹忽不适，正看书翻到了药师佛的画像，便合手祈请药师佛为我调理。

只见前方空中忽然金光四射，出现一尊庄严的半身佛像，左手托一钵。他说：“你是月经期间，看书太多，又加上意守了中丹田，故血气上

行，口干舌燥。而且子宫气血瘀结，带脉不畅之故。”只见他从钵中取出一粒丸药，那个钵里似冒着冰寒之气。药师佛说，这是一颗“阴寒化坤丹”（记不清楚），当能去此疾。当药师佛把此丹举起来时，我看到自己子宫忽然发亮，带脉有白光迅速环绕一圈，子宫里有结结化开的感觉。药师佛说：“三天之内不必看书，静修禅定。”我恭敬礼拜，药师佛远去并消失在远方空中。

四月六日

今早三点半就醒来，感觉很清醒，便起床。外边昨夜下了雨，地面湿漉漉的，我睡得早，并不知晓。这是我闭关期间的第一场雨。

凌晨打坐到五点又困了，便又打了个盹，直到六点。起床扫了院子，洗漱，今天停水。在外边做动功到八点，开始打坐。

感悟：

菩萨当有情。但心不能有情见，不能有淫欲的染着。即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有亲密关系的，便爱得放不下，不能平等对待众生，这谓情见。看到让自己赏心悦目、吸引自己的异性便起心动念，有欲的染着，言行举止暧昧，不能正身正意、自觉阻断别的异性对你产生的不正常意念，都是心有情欲的染着，潜意识里还渴望爱欲。

今天上午打坐，行武火周天，行了几圈后，忽然脉道出现一颗光亮的小球在循环。在行到心轮部位时，忽听心轮发出像地球转动似的隆隆声，像有上下两个石磨在磨合旋转，这时看到两根脉开始向下伸展。这两脉上通天池（舌下），下通慧海（海底轮），中通乳腺、肝、脾、肾。同时感心轮部位忽生清凉，非常舒服。坐了一会儿，只见从海底轮生水，顺此二脉上升心轮。又等了一会，见心轮的水又上升于口腔天池部位。女子心轮部位的脉最为细密繁杂。这两脉如通，可破情执。从此，就可

以心中常有清凉月。虽还不能常游毕竟空（需心脉完全打开），但能破情执，地大开始震动。想一个人能破一种执着，心的力量便会如此巨大。故一个人成佛，三界震动。

感悟：

见性之人，当于事下直见，见见归空，空也不住，即入涅槃。即为生灭灭已，寂灭现前。

心空，当五蕴皆空。五蕴既空，菩萨当常游色、受、想、行、识，而心不染着。处处生心处处无心。

打坐到十点，吃了几粒花生。

想开悟之人，如生理不能转化，在关房中可能会很清静，但出关后在红尘中要保任这种心态较难。但如气脉转化，就不会有反复。

在整个修证过程中，回光返照，有觉有照，心念的空灵，虚寂到寂灭是最重要的。

下午做了一小时瑜伽动作，前几天几个难度大的动作现在已能一一做到位。自己一直运动少，以后要多运动。每天早、中、晚做三次瑜伽动功，三次女丹功。

做完瑜伽后休息十分钟开始打坐，并练女丹功。膻中发热后，用神光微微意照，移守脐轮，但脐轮很久才热，又守涌泉，一直未有特别热的感觉。这个过程中，我停做女丹功，静静观照心脉，忽然看到后背夹脊部位发亮、发光，而且似有三条极细之脉像拧麻花一样缠绕在一起，正在逐渐分开，我加意念微微回光内照。因很多气脉都极细弱，如用气导引太猛，会伤及脉道。故脉道开启时，切不可用意导引气，而且要若有若无地观照，不即不离，意守极空灵，这个很难把握，全凭自己的根基而听天由命了。三脉逐渐分开（原来女子督脉到夹脊可分成三条脉，两条从前走直通乳头，一条直下尾闾），乳头开始放光，继而两乳发热、

放光。停了一会儿，我继续保持心态空灵、虚极，不去管脉道的变化。忽然心脉部分不停有气机震动，像有种力量在反复点击心轮部位，心轮从膻中穴不断溅出光华。

这样持续十几分钟后，忽然感觉心轮像一把伞一样，向四周展开，有四十八条脉开始舒展，而且发出光芒向上照亮整个上半身。一会儿，四十八条脉向上与头顶相连，中间是光，像一个圆形的灯笼。原来心脉共四十九脉（包括中脉），脉脉与头顶皮层相连。持续几分钟后，鼻子开始放光，一道光顺鼻梁倾泻而下，把鼻梁的灰暗之气一扫而光。而且感觉眼睛向两边移动，眉心开始打开、舒展，光流顺脸而下，呈椭圆形会合于下巴。耳朵开始内收，耳轮似紧贴耳后，而且变得很长。一会儿，左鼻孔忽有气流通过，左鼻孔马上变得异常通畅。这时起坐，脸面稍有痒感，小腹稍坠胀。

我认为，女子的任脉和心脉是最重要的。心脉如打开，智慧可开启。任脉如通畅，其它脉通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脉刚通畅后，还需一段时间的保任，即温养。主要是心态要极冥、静、虚，打坐中杳杳冥冥，似守非守，一般七天后，脉道可成熟。就会转化能量，可以大用。平时不急，行住坐卧也要柔和、缓慢，以护持刚开启的脉道，这样气脉就不易重新堵上。饮食要清淡，但要保证营养。

四月七日

今早五点惊醒，因梦到老爸忽然过世，梦中大哭。醒来后很担心父母身体。情字难破，每天都在说生死如梦幻泡影，但梦中都做不得一点主，茫然无措，在亲人的生离死别面前痛苦不堪。

这两天睡眠明显减少。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睡觉，早上三点半到五点之间起床，中午也不午休。全天基本不昏沉不困盹。

十点多时，头开始痛，而且疲倦，像是昨晚真的大哭了一场似的。心情稍灰暗，想自己这两天说心脉转化要心态平和的。但心稍有牵挂，梦里便做不得主，梦里情绪不好，心随境转，也对气脉有影响吧！

摘录：

《维摩诘经》：观身实相，观佛亦然。

《楞严经》注，阿赖耶识：含藏万有，无所不包，无所不是。一切功德，一切作用，由它产生，就如大海，故称“藏识海”这个海受业力的风鼓动，产生波浪。《楞伽经》上说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诸识浪，腾跃而转生。

心意识：1.独头识 ①、散位独头：没有用心去思维时，在不自觉中，心中自然显现的影像。②、梦中独头：梦中影像。③、定中独头：定中的境像。2.明了识：平时的思维活动，与前五识俱起，不可分离。

下午练瑜伽，这几天肌肉有些痛，主要是小腿，双臂。

后打坐，守脐轮。很长时间脐轮处无任何感觉，我继续保持心灵湛静，微微观照，若有若无，绵绵密密。忽肚脐眼开始放金光，随后，光向内照，只见脐轮处忽升起一像龙卷风一样白色的光气，一直到心轮。随后，旋转的白色雾团开始慢下来，并舒展开，像一个上端开口下边细窄的白色口袋，然后慢慢降落回脐轮处。这时，胎息忽然启动，肚子起伏较大，有时忽停，肚皮似与后脊相贴。鼻息开始还有，后越来越细，似乎停止。不时有灰尘一样的雾气从脐轮处升腾起来。慢慢肚子动的幅度越来越小，里面似只有气在开合，偶然会听到婴儿的哭声，或寺院屋檐的铃声，或流水声。我心湛然沉静，只是微微内视，忽看到脐轮，似显现成一个密宗图案里脉轮的样子，而且在脉轮脉与脉的空隙有很多梵文的咒语，重重叠叠……这时，忽看到有几根粗大的气脉从海底轮向上升起，紧贴身体表皮，海底轮放光，会阴处气胀，外生殖器和肛门都向

内收缩，看到自己十一、十二岁的影像。脐轮处还出现一截琉璃状的管子，有拇指粗，向上直通上去，消失在心轮处，管子下端有很短一小截血。海底轮有一次火升起，两腿瞬间像火焰循环了一次，一下子发热，后又消失。观海底轮时，境界里也有雨、雾、水流等等音声或情景出现。

四月八日

早晨五点五十起床，洗漱，打扫卫生。练动功一直到七点半，喝一小盒牛奶。

前几天在定境中，总是内视到海底轮有一根粗大的脉，四周缠绕着黑红色的血脉。在转化这些血脉时，白天晚上都像自己变成了母亲，有时回光返照，看自己的相貌都像母亲三十多岁的样子，我认为那些血脉必是父母的精血。因为血来自于母。这些血必带有母亲怀胎时的全部信息和遗传基因，故转化气脉时，这段时间就会反复出现母亲怀我时的样子和习气。所以，一个母亲在怀孕时，如能正身、正意、正言，身心清净，对孩子气脉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而气脉又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气质和性格。而且孩子如修行，将来在转化气脉时也容易得多。这几天，自己在行住坐卧时，也常看到自己十多岁时的样子。而小时候的心理变化和习气、欲望也偶然在身上重现出来。可见，人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会留有痕迹的，存在八识田中，只不过如形成习气，转化起来就慢一点。

摘《楞严经注释》

十二类众生，各各具备十二种颠倒。总的说来，应该是一百四十四种颠倒，在一一颠倒中，都具足八万四千乱想，故欲除妄想应须离念。

今天上午观《楞严经》。有人说《楞严经》是伪经，以我看来，《楞严经》确是佛说，是正知见，只是有一些比喻或更详尽的说明是后人加入的。

感悟：

要想除尽妄想习气，除非用智慧返观。但慧由定发，定从止起。众生心神散乱，妄想横飞，杂念不能止，怎能得定？心神安定，湛然常寂，则自性中本有的智慧自能逐渐开启，粗重的习气，欲望自可自然消失。所以修行之人，能去除妄想，止于一心是最根本的。

今天是第四个七天，闭关已快满一月。想这七天收获还有一点。即气脉有不同程度开启转化，心性上也有小悟，初步体验心无所住的境界。自此不与六根同醒，不与六根同眠，不与菩萨同生，不与吴爱真同死。

心脉自前几天初步开启后，整个胸腔常感觉空廓无物，时有清凉之气生起。

观经还不能心顿时契入，还有分别理念知障。心不能时时清净湛然，不能时时观、思、修同时生起。要知自心圆满与佛无二，对此绝无半点怀疑，虽其力未充，也已入佛子之位，富贵满足，绝不屑入贫贱之习气中。

这几天大便增多，有时一天达六、七次，也不便秘，不腹泻，小腹稍胀，有下坠感。白带稍增多，睡眠越来越少。静坐时间较长，动功比前段时间减少。饭量趋于中等，早晚偶尔喝奶，不觉饥饿。口有时干，喝水量增加。

下午打坐，意守脐轮，觉能量不足，便出神去后山找石炼丹。

从后山过去往前进入一个深谷，有一块擎天巨石写“黑风口”。巨石后有黑乎乎的山洞或是峡谷，我直走进去，伸手不见五指，走了一会儿，看到地上有块玄红色的石头在放光，便搬起来向外走。未走几步，听一声音说：“快走！”只觉身后仿佛排山倒海的气浪推过来，我快跑，刚出黑洞，忽觉又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回去。我趴在地上，抱紧那块石头，但还是连人带石被往黑洞吸。这时，韦陀在空中急忙把杵插入地下，我

用手抱住杵才免被吸入黑洞。原来此黑洞是山的呼吸口，每隔十几分钟山气就会像人一样，一呼一吸，我刚才正好碰到了山气在出入，好险！韦陀收了铁杵，说：“让你受惊了。”我的样子像十四五岁的孩子，笑笑，爬起身抱起石头。这时，朗公从前面过来，打了招呼，看了我怀里的石块，说：“这是水晶石极品。”我用手摸了一下那块石，上面的红色抹去之后，露出里面的白色石块。石块发出的光，像太阳照在水面上，水光潋滟，幽幽的。朗公说：“此黑风口，就像宇宙的黑洞，很危险。”他曾在此炼丹，只进去过两次。他说前面有丹炉，他帮我炼。

我们一起去了他的丹炉房，是用石头垒的。朗公从小童手里拿过金钵，把石块放进钵里。看见石块比金钵大，但朗公却把它一下子就放了进去，然后把两只金钵扣起，从炉靠下方的一个口放入丹炉。在炉里是用上万年的松木做燃料。朗公把进口封了，只在丹炉中间靠下的位置有一个通风口，可从口看到钵。然后朗公开始点火炼丹。这时，巫山神尼走了进来，说：“我说怎么会这么香，原来在炼丹。”朗公说：“把你的青锋宝剑借我一用。”神尼便把手里的一柄短剑交给朗公。朗公用剑指发气，与剑同时指向通风口，口里似在念咒。一会儿，只见丹炉里的火苗由红色变为青色，青色化成光凝住不动，石块在钵里化成水，开始为红色，朗公急停火。钵里的水由红色变为金色，马上又变成白色的光团。钵从炉里取了出来，朗公把水倒入一个小杯中冷却成两颗丸药让我服食。我把它咽到心轮部位，然后让它自然落入脐轮。等了一会儿，只见脐轮处有光照上半身，在天目处晃动，像水晶发出的光。

这时，空中忽有奇怪的声音响起，直觉风声鹤唳，刺耳的声音反复响起，朗公与神尼都捂起耳朵，声音很恐怖。朗公举头寻视，看声音来自哪里。忽然，空中有两只铁鸟从天飞降，分别落在我两肩旁。两只铁鸟很像一般神庙里供桌上鸟型的供油灯。腿很长，样子较凶，黑色，身

体像铁做的。随之，一个白发老人出现在空中，看不出是男是女。这时，只见巫山神尼跪地喊：“师父，您怎么来了。”朗公也招呼说：“巫山神姥。”神姥看了我一眼，对神尼说：“我在找你，快跟我回去。”这时，我向神姥作礼说：“**观音菩萨**拜见神姥！”因在空中，我显的相是一个孩子。神姥听到我的问候，定睛一看，我忽然变作**白衣观音**模样。神姥马上跪地作礼说：“不知菩萨光临。怪不得铁鸟鸣叫。菩萨曾点化于我……。”我说：“菩萨已投胎做人，很多前缘记不起来，现在修行转化脉轮，不知神姥有何妙方。”神姥说：“我炼的百花丹对女子转化海底轮有帮助。”说完，神姥向朗公借来金钵，而后念动咒语，只见从山中有无数的花草排成整齐的队伍源源不断地进入她手里托的钵中。神姥忽让钵升入空中，在下边用剑指发光成火，使百花在钵内炼成一朵白色的莲花。神姥取了莲花说：“这叫百味莲，菩萨请服用。”这时，韦陀忽然而至，用手拿起莲花反复观看，而后才交与我手。我便把那朵花吃掉了，入口芳香四溢。吃完花后，神姥与女尼告辞，铁鸟也随她们而去。神姥边走边抹眼泪说：“偿了一个宿愿。”

我继续打坐，朗公站在我面前，我请朗公坐，朗公却马上化作金麒麟趴在地上，小童也变作一只小金麒麟，趴在朗公旁边。打坐中，感到自己脐轮处忽发热，而且向上又有龙卷风一样的白色雾腾起，而且从尾闾到两肾部位开始发亮，脉道显露出来，并且发热，光气沿督脉向上强有力地地上行，只见两个肾像水中的草一样，被牵动着往上走，而且还来回摆动。尾闾处有一个隐密的脉轮，叫“生死轮”。海底轮反应不是很明显。

正在坐中，只见巫山神姥忽穿着僧服和神尼同样着装匆匆而来，说希望菩萨能为她师徒俩剃度，做菩萨弟子。菩萨答应了，用柳枝洒水在她们顶上，而后用手摩她们俩头顶，她俩头发自动全部脱落。菩萨为她

俩起法名“一清”、“一弘”。

而后，我继续打坐，她俩坐在旁边观看。神姥忽起立对我说：“我观菩萨任脉血气不足，我的血经过上千年采日月之精华而成，可与菩萨服用。”随说抽出一柄短剑，削去自己左手，把血流入一个容器中，而那只左手又自动长了回去。大概有半碗血，我便端起喝了，但心里暗忖“这个因缘可就大了”。因喝神姥的血，血就像是命，要用命来偿还的。神姥已知我心意，竟马上抽剑说：“菩萨不用疑惑，如疑我先自尽。”边说边要用剑刺向腹中，我很感动，忙劝阻。神姥才作罢。神姥在前面拜师时，还从口吐出一白色内丹供养，菩萨未受，她又纳入口中。神姥说，她曾在终南山与两位道长修炼，道长仙逝后，她又去了崂山与崆峒派长风道长修行。后遇观世音菩萨点化，让她在此山等候，说观音菩萨将来投胎来时，可收她作弟子，她已在此等了三百多年了。神尼是她一百年前收的弟子。

我继续打坐，只见百脉有血注入，然流动一会后就消失了，脉道又开始变得干涸。血与我的气脉溶于一一起，能量太小，都无济于事。这时，神姥忽用手拍她旁边两只铁鸟的背说：“神鸟，快去找两株灵芝草来。”铁鸟应声飞去。片刻功夫，两只铁鸟各自口衔一支灵芝而回。神姥一看，欣喜若狂，朗公也从地上一跃而起，化作人形。他们都高兴地说，这下好了，菩萨真有福气，这灵芝是白灵芝，一万年才能成形，而且生长隐密，根本看不到。平时不显形，而且两鸟采来的是阴阳两支灵芝，太好了。朗公把两支白灵芝（一稍稍发青色）放入钵中，两钵相扣，用指发火炼，只见从钵中放出白色的光，把上面的钵顶起来，而且钵中似有声音。一会儿，两灵芝竟化作鸡蛋大小圆圆的、白色的球，放出白光。我看到后，身子开始轻度震颤。白色的球忽与我溶在一起，看到脐轮处发白色的光向四周散开。（有的地方记不清楚）

四月九日

早六点起床，练动功到六点四十五，因屋外下雨，只能在屋内练。昨夜梦境仍较杂乱，心不能时刻湛然常寂。其实湛然常寂也是妄想。开脉轮，出神通，弘法利生，俱是虚幻。以虚幻除虚幻，不能了生死矣！必要除尽种种妄想颠倒，才得究竟。

摘《楞严经》：

精真妙明本觉圆静，非留死生及诸尘垢，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

妄元无因，於妄想中，立因缘性，迷因缘者，称为自然，彼虚空性，犹实幻生，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计度。

今天中午吃饭，边吃饭边想，自己以前有对菜饭挑拣的毛病，不喜欢吃的菜就不吃，只吃喜欢的。现在就当自己托钵化斋，全由施主布施，不再计较好、坏、多少，便每天高高兴兴吃饭，不喜欢的菜也吃得很香了。因为不再抱怨，不再分别，心清净的原因，观别人的言行举止，当警惕自己的起心动念及日后的作为。希望自己以后做任何事，如发心帮助别人当尽心尽力，完成自己份内之事，当力求心在其位，认真，细心，周到。多为他人着想，去除自私心理，真正从内心对别人付出的点滴感恩，而且言行一致。别人勉为其难或碍于面子为自己付出任何一点，自己都应该拒绝或立即予以回报，不能坦然接受，除非别人是至诚真心而做。想自己为别人付出的甚少，虽修行发愿为弘法利生而修，但自己习气欲望未除，那在行愿中便有杂染，做事有时会围着自己的利益打转，或虽发心，但并不愿尽心力，想想都惭愧矣！佛子行事，当首断其欲，后利有情，愿诸佛菩萨加持，让自己有此力量！

雨到中午乃停，天阴，头有点昏沉。气候对自己还有影响，天阴与

头昏沉本是因缘会遇时的一种现象，只要自己心能寂静光明，天阴与头昏沉又有什么好坏过错呢？

中午饭后午休，梦自己在为自己说佛法，讲《楞严经》。快醒之时，似还记得原文，并似有所悟，醒后就忘记了。

午睡醒来，胃有不适，又像前段时间开始吐酸水。我边用手揉胃，边在屋内踱步。一会儿又到院里，想行般舟，但因鞋坏进了水，拖鞋太大，没有办法行，便又回到屋内，想要么吃点什么也许会舒服一点。

忽看到地上的苹果，是中午托护关人员买来的，苹果有几种，正在想吃个苹果是否能好，忽想到这么好的苹果，我竟未用来先供佛，就自己吃了。我们忆佛，当如子忆母，我怎么能看到喜欢、好的东西从未想到先供佛呢，只想到自己。想到此，忙挑了最好的几个苹果放在供桌上，并点了半支香，也并未想其它，很恭敬地站在供桌边想：“我愿供养十方如来。”

忽然，我面前空中，出现无数尊者，竟都在吃苹果。我又惊又喜，一下愣在那儿。阿难坐在空中边吃边说：“诸佛菩萨吃你供养的苹果，只是为了你将来能得到众生的供养和帮助，并不是很喜欢吃。”听了此话，我又羞又愧，面对此境界，我忽然从诸佛吃苹果的相中见到空性，悟到实相无相的道理。而在刹那间，一股热流从腹中生起，胃的不适马上就恢复了。佛法不可思议。

我原来供养诸佛，只有一种恭敬心，全无其它，诸佛菩萨竟显吃相给我看，让我在刹那间悟入空性。从此，我当在此世界行菩萨道，做人事，恭敬供养三宝以及众生，因实相无相，诸法空性，众生皆是如来，空有不二。在我眼中一切皆具恒一真如实性，无二也！真正明白了《维摩诘经》所说：“观身实相，观佛亦然。”明白了“空即是色”的道理。多谢诸佛加持！谢众生加持！

感悟：

万事万物不生不灭，也无有归处，立地呈现真如实性，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均立地成佛也！

明了“芥子纳须弥”，根本就无芥子无须弥也，因心空故。如光光相融相映，不相碍。修证菩提之人，如能对诸佛菩萨一念恭敬心起，无欲无求，恭敬供养，诸佛必加垂爱，以手摩其顶，此人必心光迸射，增智开慧。

到此境界，任何言辞只是敲门砖，实无言词可说。

因瞬间悟入空性，神形瞬间合一，因形、神皆显真如实性，无形相无神相，互不相碍，身心湛然沉静，了无挂碍。

下午打坐，守海底轮，直到发热，境界中出现了以前性生活等与生殖系统有关的图像。我未生起任何分别念头，只是旁观。

从今天打坐开始，不愿意闭眼。这时，忽见朗公来，我刚欲打招呼，又见随后佛图澄走了进来，从朗公手里接过金钵，说：“我为菩萨开顶快一个月，特来看望，我还为菩萨带来一个礼物。”随之，打开相扣的两只钵，只见一只较小的三腿金蟾蹲在里面。我说：“是只蟾蜍。”佛图澄说：“菩萨只识有相之物，不识无相之物。此蟾不是一般的金蟾，是一灵物也。它只是暂变成金蟾之相。”随之，他用手发光，那只蟾即变成一颗放白光的宝珠，有小孩玩的玻璃球大小。随之，用手一指我海底轮处，发出一道白光，那只金蟾便顺白光运行到了我海底轮处。后佛图澄和朗公便一起离去。

我内视自己海底轮气脉里蹲一只金蟾，也不动。停了一会儿，只听到一声声金蟾的叫声，而后海底轮便发白光，似乎看到那只蟾在用口吸气脉中的黑色气团，而且我的身体忽然变得幽明空无，内视不到任何东西。只觉得幽明之光杳杳冥冥。一会儿，忽看到金蟾化成水溶于脉道，

叫声也不再响起。从督脉忽升起一道白光从尾闾而上，从任脉循环而下。看到子宫很肥大，两卵巢有光，不是很亮，而且子宫在缩小，阴道向里抽。

晚上头皮很痒，脸也痒，便洗了头发。

四月十日

早四点半起床。昨晚梦到自己在为自己说佛法，四点醒来，不想再睡。但还是懒懒的赖在床上，直到半小时后才起床。

这几天打完坐，两腿疼，不麻。即使睡一晚上也休息不过来，脚也疼，臂稍疼，我想与练瑜伽有关。早上起床后，即开始洗漱，打扫卫生，一直到六点二十分才结束。开始做一个小时动功。今天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有种梦游的感觉，而且忽然觉得这世界的一切与我都不相干，一切都住在本位上没有动，也不是与世界不相往来，只是无事可做，无心可挂。但对诸法实相还不够透彻、明了。

中午吃完饭后，连着打喷嚏，忽然心情就变得异常糟糕，就像乌云忽然遮住了太阳。起初是烦躁不安，我试着在院里行般舟，但无济于事，太阳在我眼中也变得灰暗，觉日子过得好无聊，对一切都失去兴趣。又回房中做了二十个仰卧起坐，但还是不行。心态有点灰暗悲哀，这种力量太强，觉照也在，但生不起光明，很阴暗，头部昏沉。我找出毛笔练书法以调节。

先是临颜真卿的字，慢慢琢磨颜的字形字体，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颜的字体像泰山，稳中带有雄健，一笔一划皆像大丈夫行，脚踏实地，光明磊落。整个字形，稳如磐石，刚劲有力。但他的字形给我感觉不够圆融，方的笔划太多。我虽欣赏，但我的心性与字体不相适应。字如其人，我临不出他字中透出的那份苍劲，那份丈夫暮年，壮心不已的感觉。

我便换了王羲之的字帖临，我认为自己与王羲之的字还能相应。王羲之号称书圣，他的字像华山，奇、秀、妙、绝。运笔行云流水，变化快，让人见之赏心悦目。如他的字里能再多份空灵，那便有仙风道骨、脱胎换骨之感。我临他的“兰亭序”，奇怪，对王的字我竟非常熟悉，这种感觉好像来自遥远的记忆。

临了一会儿，心力开始集中，虽写得很差，但也算认真。忽然，烦躁又出现了，我想是否与自己生理转化有关，眼前与脑里竟反复出现以前许多不如意的事，我让自己心不被这些境转。但一会儿，觉照就不管用了，整个人变得乌烟瘴气，像只关在笼里的狮子。一会儿心里又开始悲哀，觉世事无常，生命无意义。又想睡觉，我顺势躺在床上睡，让自己放松，旁观，但又睡不着，头里很亮，很空明，内观自己脐轮处不时有热风升起，还伴有阳焰，明亮的尘沙。我便内观，以求心能定住，但还是不行。悲伤的气场笼罩着我，很想流泪。

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佛菩萨与众生，想到众生每天都生活在我现在这样的状态之中，无有能力自拔。我自修证以来，得佛菩萨加持与护持，曾也发愿，要成就后度脱芸芸众生，上报佛恩。即使我达不到这个目标，我也要给我周围每一位爱我的帮助过我的人带去快乐，安逸，祥和，但现在自己竟这个样子。想到此，忽然生起一种金刚无畏的力量，马上坐起来，这种力量忽然从愿力生起，非常强大，似能摧毁一切心魔外魔。我坐在坐垫上，冷眼旁观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烦躁、悲哀，冷眼旁观此世界，心象钉在那儿，不动不摇，而且从此力量生起无穷无尽的悲愿。此时，我的身心忽变得空廓广阔，六道众生的苦难与我的悲心融为一体，在这种广大的悲愿中，我感受不到人为的悲伤，只是感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无边无际的愿力充斥在每一寸空间。自己只是愿力的幻化，瞬间无我！

下午在院里行般舟，形神稍恍惚，两腿特别疼，左脚底不时有水圈一样的气荡漾开。右腿稍僵硬，左脚后跟时时有热流流过，两腿均有黑红色的气流流注脚底。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左腿感到沉重，但不疼了，有麻酥酥的感觉，便又在外边站了一会儿，即回屋里打坐。打坐时守海底轮，心感到空空荡荡，止在一处。

坐了半小时左右。忽有一人从头顶腾挪飞跃，而且似在唱歌，又在我面前奔跑，衣衫褴褛，个子不高，状如疯颠，我知道这是密勒日巴尊者。他忽然站在我面前，很庄严地将一把一把的牛粪糊在我脸上身上。我说“多谢尊者加持！”尊者边贴牛粪边说：“转化海底轮需善无畏金刚，大力神金刚，喜乐双运金刚……等十二位金刚的护持才能打开，这是天山雪山的白水牛粪和着我的唾液，我今用此做个坛城。”

一会儿，我全身上下全被牛粪覆盖了。

忽见前面空中来了十几位金刚，他们边走边说：“怎么这么香！”他们过来，看了尊者后，说：“尊者，是何人在此用香料供养我们。”

尊者说：“这位行者可称是众空行母之母，因愿力故投生此世界，现转化海底轮，需众金刚帮助。”

几位金刚说：“众空行母之母皆是我等成就之母，我们自当效力，何用供养。”说完后，忽大喝一声，便围坐在我周围，作一圈状，忽化作一个火圈，而且火圈逐渐缩小，进入我海底轮。

只见海底轮处有光放出，其它无任何觉受。

这时，我又看到十二位金刚坐在我身体的毛孔里，似在持咒。还听到头顶空中有声音喧哗。

听两天女在谈论：“这是谁建的坛城，好庄严，这是白水牛粪和圣水造的，不知谁在里面修行。”

“我看到善无畏金刚。”一个声音说：“好香啊！”

这时，我忽听到似有水流动的声音或冒水泡的声音，一天女说：“好臊的味道！”

等一会儿，声音又说：“没有了。”

这时，只见众金刚忽然从我身中跃出，又化火圈围在我四周，而我海底轮处有白雾腾起，而且有光向四周呈圆圈状散开。这时，看到有一小节纯净的鲜红色的血充斥中脉，而从顶上虚空处降下乳白色的粘液。不能看清是从任脉，还是中脉，但红白两种液体交汇在一起。这时，有声音说：“可以了。”我观自己身体变成了一个圆锥状的空屋子，外面贴着牛粪，而自己似在里面打坐，但又看不到任何人。这时，忽然从定中出来，众金刚和尊者都已离去。

前几天在定中看到海底轮的血脉污秽不堪。因这段血脉是父母的精血，心中便生起凡夫精血不净的念头，而且很厌恶，无意识中对父母也失却恭敬。今天在转化气脉时，看到纯净的精血，心忽生大惭愧。这是父母给予的，父母何尝不净，是自心不净，不能从种种不净中见到净性，反而生起对父母不恭敬的邪念。自己妄想纷呈，昏扰痴昧，竟未报恩，先起点滴憎恶之心都是极可耻，极邪恶的念头，当警惕自己的起心动念！

四月十一日

早六点起床。昨晚腿、胳膊的肌肉疼，而且起了四次夜小解，睡得不踏实。早上起床后，腿不疼，胳膊还痛。起床后打扫卫生，练瑜伽，打坐到九点。

打坐时，我意守喉轮，但不停咳嗽，朗公来送了几颗丹药。

一会儿，只见文殊菩萨来，手托钵，为我洗喉部的脉道，说是刚从极乐世界盛来的功德水。洗脉道时，我发现自己喉、胸变化一朵晶莹的白莲花。洗完后，肺、喉、支气管里放光，文殊离去。又一会儿，两小

童抬一大香炉走进来，揭开大香炉的盖，只见从香炉里放出一道光柱，冲入空中。在香炉中围着放了一圈香，两小童把香点着，把盖子盖好，说：是文殊让他们来的，这香是旃檀香，这个香炉文殊加持过。边说边捂着鼻子说：“太香了。”然后匆匆离去。我明白自己喉咙、呼吸系统的脉轮已多年被尘垢熏染，必是文殊点香净化我脉道。果然，香炉的香烟冒出来后，变成两股烟柱，直直进入我的鼻子，但我闻不到任何香气。我的鼻子还闻不到天香，而两小童都嫌香气太重，忙离去。香气进入鼻腔、肺、大脑，里面都发白光，感觉特清净。而且气脉开始畅通，很舒服。过一会儿，香燃完了，两小童来把大香炉抬去。我还看见空中有青狮在远远眺望。

片刻功夫，两小童又折回来，一小童手拿一个三角形的小炉，说这叫“鼎炉”，每个小孔里放着一小撮檀香面似的香。那小童边点香边说：“这香是文殊菩萨自己配的，非常珍贵，我们都没有闻过。”另一小童说：“你怎这么多言。”香点着了，我说：“你们俩也一起闻香吧。”他们高兴地跪在香炉前。这时，文殊走来，把小香炉拿起来直接放在我鼻下，三个孔冒出的香气，两股进入鼻，一股进入天目。文殊说：“这香炉是专为修行人特制的。这香是我在五台山选上千种名贵木材制成，而且里面又放了很多名贵中药。这些木材都是上万年的，非常难得。我自己也未闻此香。做三包，其余两包供养了释迦佛和阿弥陀佛，这包你用。”

我闻听此言，连声称谢。只觉香气进脑，整个大脑倍觉清醒异常，而且充满琉璃一样的白光。

我说：“有青苹果的香味。”

文殊菩萨说：“不是，是极乐世界青莲的香味。”

我仔细闻，果然是莲花味更确切一点。因气味很清雅、不浊。文殊说：“此香中只有一种香料就是青莲，是用了极乐世界的，可能此味偏重。”

香点完了，文殊用手指拨了拨香灰，底下还有一点火星和一点香粉未燃尽，文殊自己把鼻凑上去闻了一下说：“真的不错。”文殊还说：“此香不仅净化脉道，还醒脑提神。”我又忙谢文殊。文殊说：“没有什么事了，我要回五台山。”边说边从云端隐去，我只远远看见青狮露了一下头。

我从定中出来，感鼻子异常通透，喉部、大脑清凉，不再咳嗽。脑部神清气爽，感觉整个房间都比以前亮了很多。

起坐后吃了三颗核桃、一个苹果当作早餐。忽想起昨天我在供桌上香，并合掌暗想：“恭敬礼拜十方三世诸佛。”这时，忽从空中现出几尊佛，均合掌说：“善哉，大光明如来。”我未作任何思考。但现在想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将来成佛叫大光明如来，还是宿世成佛叫大光明如来。不过，叫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坚信自己一定能成就就行了。其实成不成佛也不重要，只要能完成自己的宿愿就行。

中午吃完饭，睡不着，但觉大脑里酸麻胀痒，而且呼吸太通透，吸气时总觉得把头都吸满了，很不习惯。很想头向下立在那才舒服，但自己做不了头倒立，只好把身子搭在床沿，头顶在地上的垫子上。顶了一小时，头脸发热，舒服了一点。

又开始打坐。这时，感觉颈部气管处白光流动，同时痒，想咳嗽，但咳也不管用，光始终在运行。忽颈中有一飞速旋转的东西，上大下细，像花蕊，而且上面缠着一根脉，旋转一阵，忽反向旋转。这时，缠绕在上面的脉就顺势解开，那个东西开始展开，竟变得像荷花的莲蓬，向下垂下来，感觉上面有六十四孔，正好连接心轮的六十四脉（不确切，只是感觉）。而且此脉轮打开后，需日久得心水滋养才能成就功德：如可以听懂一切众生语言，而且语音柔软，一切众生也能听懂其说话，而且不管众生离此人距离远近，听声都同样清晰等等。

这时，我不再守喉部，便开始守顶轮，因眉心脉轮已开不必守。守

顶轮很长时间，忽听到一声鹤叫，见有一鹤鸣叫着飞到我面前，同时见空中有祥云，还有很多鹤。我继续守顶轮，忽又听到一阵持咒的声音，好像云南西双版纳听南传佛教僧唱晚课的声音，声音像在唱，悠扬悦耳（听不太清楚），是用梵文。这时有声音说，释迦牟尼在帮我持咒。而且忽见空中似有释迦佛像，释迦头上盛开莲花，莲花上又有释迦佛在唱诵。同时，我看到自己顶上有万道金光从头顶每一毛孔透入，头顶发凉，而且忽然头、身子消失，只有一根蓝色粗壮的脉管耸立，而且头上虚空有风火同时出现，风助火势，呜呜作响。只一刹那，我又回归，所有境界消失。（释迦佛持咒的意思我大略能懂，像是在为我曾经的每一世消业、讲法。）

从自己个人的切身体验认为，气脉的转化或脉轮的开启，除非心性悟入空性，达到一定的寂静状态，即定力。不管是自己开启或受外力相助，那才能顺利进行，否则百分之九十会出偏。其中的微妙把握确是由自己的个体情况而定，不是看书就能懂得，有时师父也无能为力。不知密宗的开启脉轮是怎样的体验。我想：不管怎样，如不能悟入性空之理，一味追求生理上的转化，那很危险。而且即使转化，也不可能彻底究竟。

这几天空余时间除打坐外看《楞严经》，重读《楞严经》受益匪浅。有时还翻看《黄帝内经》，心寂静下来，再看《黄帝内经》，对经络的运行感到更明了。

四月十二日

早六点起床，练瑜伽，动功，洗漱到七点半。

上午打坐，继续守顶轮，心渐渐沉寂。这时，忽看到密勒日巴尊者又唱又跳，奔跑腾挪。一会儿，他在喜马拉雅山的一处空地上（四周是雪山），用石头砌一个坛城，石头为白色、扁圆形，砌好后，又用牛粪把

那坛城的地铺好，在石屋的四周放了一圈金碗，当作油灯全部点亮。而后，又脱下自己褴褛的衣服披在石屋上，衣服忽变化一个帐子，把整个石屋全围了起来。这时，尊者用手指着石屋，我忽发现自己坐在了石屋中，四面全是圆石头砌的墙。

这时，尊者念动咒语，只见从空中出现一个膀粗腰圆的神，戴着两只大耳环，眼很大，说：“尊者，我为此山的大力耳神，不知尊者有何吩咐，我当效力。”

尊者说：“你先在此等候，一会儿有八十位空行母要来。”

一会儿，只见空中笑声朗朗，衣服的环佩玎珰作响，八十位空行母鱼贯而来。其中领头的一位笑说：“尊者，是何人在此作供养。光焰如此明亮，香气浓郁芬芳。”

尊者说：“是汉地的一位行者，在此修法身，需你们的帮助。”

空行母说：“尊者坛城如此庄严，我们都进不去了。”

尊者摘下脖子上的一串念珠扔向石屋上空，只见念珠在石屋顶上放光、旋转，石屋上似有一个圆形光口，空行母们从光口而入。从外边看，石屋很小，但空行母们进来后，我觉屋子很大，还有余地。空行母进来后，其中一女说：“是观音菩萨。”便行跪礼。我说：“我正在开顶轮，需大家帮助。”领头的女子说：“大家行动吧。”

忽然，我看见自己的头发向四周炸开，在顶上形成一圆盘状，每根头发上都似坐着一位空行母。而后，我看到空行母们在奋力洗顶上的一面大锅（因以前开顶时，见顶上有一块凹下去，像雷达接收器，空行母们正在洗这个地方）。一位空行母说：“这个锅好大呀，是做什么用的。”领头的空行母说：“是开顶轮用的，这锅能接收诸天世界的全部信息，能量很大，我们一会洗净后，要速速脱身，否则被锅吸入，就不好出来了。”并又说：“谁拿了香洱海的香粉，可洒入锅里，气味就没有这么臊。”众

空行母凡是带香粉的，纷纷把香粉洒入锅里。一会儿，锅里开始幽明，发出幽明的白光，光愈来愈强。只听领头的空行母说：“快走！”便一齐从石屋射出，后站空中观看。

密勒日巴对大力神说：“一会儿，有一股光从石屋射出，你要用掌力与它相抵，再把它压回去。”这时，只见一道光柱从石屋射出，大力神用右掌与光相抵，然后说：“这是谁人发出的光，力量太大了。”又把左掌也用上去。尊者说：“还能顶得住吗？”大力神说：“还行！”这时，我忽观自己身内中空，有大力神正站在自己身体里面，用掌发力向自己顶上推着。持续了一阵，自己忽看到晴空、祥云，顶上凹下来的一片又向上凸起，而且向上浮起。这时，大力神收掌退回空中。只见尊者拿出许多珠宝赠与大力神，说：“辛苦了。”大力神接受了，并跪地谢过，而后消失在空中。

尊者随后便坐在石屋前面，敲一个木鱼，并摇手中一个铃，说：“菩萨，该醒了。”这样反复说了几次，我看到自己头部变得异常空阔，而且有各种光，光中，只见自己闭目合十坐在里面。忽又看到一朵莲花，忽从光中化生，从顶上穿出，而后在头顶开放。莲花晶莹剔透，鲜艳欲滴。

这时，凡地的一切都消失了。我看到观世音菩萨穿白色衣裙，坐莲花座，端坐在云海之上，面前逐渐出现八仙，还听到韩湘子吹笛音，都在祝贺。而且还有无数仙人环绕。又看到诸天从空中出现，有声音：“帝释天祝贺菩萨归来。”“忉利天祝贺菩萨归来。”“兜率天祝贺……。”“大梵天祝……。”诸天一一发出祝贺的声音，而且在空中一一变现。

这时，释迦牟尼佛在空中出现，未说一字，忽变作大魔王的样子，而且显示地狱种种黑暗。并有音说：“此诸种境界皆为妄想生成。”我说：“既为妄想，即为幻化，又怕什么呢？”声音又说：“菩萨得真三昧也。”我笑了笑，未再说话。这时，从定中出来。

从定中出来后，嗅到自己身上汗臭味，房里也味道很重、很脏，感觉像住在猪圈鸡窝一样。可能是鼻子、眼睛这几天气脉转化的缘故。好在心不被境转，还较安定。前几天无此种感觉，房间自己每天打扫，应该还算整洁干净。但在定中见一切都从光中化生，无尘垢染着。出定后，房间一切都没有光彩，对比太强烈，六根一下适应不过来。而且这几天修持，六根也比以前通透，脉道洁净。

起座后，在院内行般舟，觉身如幻化。前几天心能湛然寂静，但现在似觉心连光也不存在。如幻影，但还有迹可寻，如人消失，影子还在。返观自己脸、皮肤、骨骼像是一个物体的外包装。

行完般舟，回屋内点三支香，点了两个蜡做的莲花灯，洗了一些苹果放供桌上，然后合十默想：“我在凡夫地，以此贫乏的东西供养十方三世如来与诸天菩萨。”这时，我竟看到诸天都有我供桌上的东西，灯与果遍满三千大千世界。

这时，朗公进来说：“知菩萨今日证果，特来道贺。”我还礼。看到朗公在供桌前拜佛。

朗公礼完佛，对我说：“外面众仙来道贺。”我抬头看门外空中，有八仙等人，他们说：“菩萨，我们知你在闭关，只进去道贺，停留片刻马上就走，决不讨扰，请让韦陀菩萨放我们进去。”我告诉韦陀让他们进来。

这时，见门开了，王母带众仙先进来。王母身边两小童带两篮五万年的桃送上，并两只可爱的玉兔。

而后，两大力士搬一个大香炉而入。有小童说：“文殊菩萨祝贺。这香炉是用普通黄金铸成，有一万年，其中玄妙菩萨以后会知。”说完，告辞。

又有空中出现一坠满金银珠宝、钻石玛瑙的碾药槽，只见有小童说：“是普贤如来祝贺。愿菩萨将来精细药物由此槽出，治世界病苦，广利

有情。” 远见空中有普贤菩萨的像。话毕，隐去。

这时，忽面前的地下，涌出宝莲花，地藏王菩萨端坐其上，而后从莲花座走下来，身边的谛听口里衔一枯枝。地藏菩萨用手拿起，说：“此枯枝从地狱寸草不生的地方化生而出，是地狱诸苦化现，希菩萨不要忘记地狱众生。以后见此枯枝，当想起地狱众生。”我点点头。地藏菩萨留下枯枝，坐莲花隐去。

这时，忽见空中又有释迦佛显像，而且在光中，有诸世界重重叠叠的佛显像。释迦说：“今菩萨化生此世界弘法利生，诸天祝贺，甚稀有难得。希菩萨能广弘佛法，利益有情。我当以地涌金莲相助。”说这话时，地上、空中同时涌出无数硕大的金色莲花。诸佛隐去。这时，诸仙告退，我看到门又关上。

下午把进关时买的小米放入香炉，第一用来插香，第二用来供养诸佛。我点香，真诚礼佛，说：“希望能用这米供养十方三世佛，使人世界众生能风调雨顺，不要受无粮之灾。”只听空中纷纷回声：“善哉，善哉！”而且看到诸世界诸佛俱从空中抓了一把小米放入此香炉中。

自己还有个坏毛病，吃东西太快，明天开始改正。这个毛病已改了无数次的，这么简单的习气，改起来都这么难！

四月十三日

早三点醒来，再无睡意。但还是躺在床上，直到四点寺院上早课的打板声响起，才起床。

洗漱后，做瑜珈呼吸法，后动功，一直到七点。上香、点灯供佛，然后吃了三颗核桃、一个苹果、一杯水当作早餐。给自己拍了两张相，发现自己什么时候变得又老又丑，想曾经也是很漂亮的。丑也罢，老也罢，即使在家每天做美容保养，也是迟早的事，青春不会永驻，生老病

死无常。自己修证佛法，能从心理上彻底改变自己，不再迷茫于各种妄想幻境当中，能从生老病死中解脱出来，进而帮助那些在烦恼苦海中沉淪的众生，即使付出任何人世间的代价有什么遗憾呢！这个色壳子迟早要脱去的，何况还只是一个坚固妄想而已。众生着相，一生为这个色壳子所累！生命生生死死，诸法幻幻灭灭，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看不开，放不下呢？！

上午看《楞严经》，快中午时，忽感觉困盹，便放书斜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此时，忽有淫欲生起，不是从心，而是从海底轮，感受竟愈来愈强烈，但心中无任何念头。有些奇怪，急正身打坐，修师父教授的大光明法第一部。

以前观自己倒立的像马上就清晰，但这次却是观到在座位下方有一支像大蜡烛燃起的火苗，火苗来回摆动。我注意调息，等呼吸快若有若无时，火苗摆动却并未停止，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忽然火苗变成炽盛的火焰，继而更强大，变成像电焊一样猛烈吹出的光焰，白色，有风吹动的呜呜声。继而，光焰忽化为无比巨大的白色光流，像火流，但无焰，只有光明炽烈。只瞬间，光明的火流席卷而上，我被吞没了。

只觉得四肢百脉有暖热升起，但不是很强。光焰过后，全身忽疲软无力，只有一些暖暖的觉受。这时，正好护关人送饭来，我站起身，觉头眩晕，勉强用心力护持身体把饭取回来。在院中，只觉身体像游魂，软绵绵的，看到身体里全是流淌的光明流，像火山喷出的岩浆从山体淌下。饭后躺在床上，全身无一点力，似觉刚大死后又还生。躺了一会儿，全身更难受了，酸麻胀困，无力，燥热，而且耳朵很热，觉有暖暖的光溢出耳轮外，全身变成轻盈的发光体，只心轮处一直非常清凉，心很安定。

躺在那，没有其它感觉了，只觉得像在生死之间晃荡，像生命又经

历了一次轮回。想刚才发起的火光明巨烈，必是性火，性火真火。因心中无欲，性火发动时，引起生殖系统的习气而多生淫欲的感觉。况师父的大光明法第一步必是直从欲根入手，日久功深，直断淫根。不知其他人转化色根时是怎样体验。淫根断时，必是像经历一次生死轮回。因从此，生命能量将逆流而上，向下流动的门已基本不再开启。

在床上躺一个小时候后，体力渐渐恢复。身体感觉稍燥热，但已不是很难受，只是稍疲劳而已。此光明不同于拙火，拙火升起时，很热，真息进入百脉后，软绵绵的很舒服。而此光明却是像把身心一下烧得灰飞烟灭，又重生。但凭以往经验气脉转化不可一次而就，因染污的严重程度必经过无数次才可以究竟，脱胎换骨。如心性不能转化，气脉转化总在反复。

整个下午，像重感冒似的，但不烧、不昏沉，也睡不着觉，情绪不够爽朗，稍有灰暗。这几天大便次数还多，一天三至四次左右，小便正常。虽不吃早晚饭，但水果吃的较多。想想人这个肉体，真是没什么意思！

中午睡不着，便躺了一会，出去行般舟，但没走几圈，却连眼睛都快睁不开。我又回屋躺在床上，但躺下几秒钟，马上又特别精神，一点睡意也没有了。便就那么静静躺着，两腿困乏得厉害。

这时，忽闭眼见自己的身体像一面镜子，房子里的家具摆设竟印在身体上，尤其是供桌与上面的佛像、供品清楚地全印在大腿上照出来，色彩都非常清晰。以前也有此现象，但照的没这样清楚。

便起来打坐。忽杂念生起，竟至静不下来，便诵六字大明咒。观想身中空，有中脉直直的一根管子，六字大明咒的每个字都在中脉中从上到下排列着，而且随念咒的音上下移动。观了一会儿，忽喉结处堵塞（在转化过程中，耳里反复听到打饱嗝之声从脉道发出），竟发不出声音，便

不再继续念。

这时看喉轮前几天打开的像莲蓬一样的东西发幽暗色光，每个孔里下去一根脉与心轮连，那些孔里都放出白光，一道一道的。忽莲蓬中间的一根脉，从两乳中间而下。整个任脉看不到脉，像胸前有一处狭谷，有一道光从下边照上来。同时看到从卵巢处伸出两脉直向上通过乳房进入头部。子宫感觉在向上提，同时感到乳腺缩了回去，看到胸腺像两片枯卷回去的树叶又打开了。而且互相交换位置，震动、旋转，又有光顺任脉而上。这时，会阴处胀得很厉害，忽冲出一道光柱直上，但这道光柱却像一个软软的透明管状袋子在腹腔晃动（难道是中脉？）。这时，忽从梵顶轮光中射下无数道光，自己看到光从每根头发孔里溢射出来，整个头里全是耀眼的光，似有白色的光点顺中脉而下。

这时，对面的远山中，有两人在吹号角，一轮太阳逐渐向我移近，我知这是大日如来的化身。太阳直入我子宫部位，而后顺中脉而上，到顶轮时，整个身体忽然炸灭了，只剩下一块盆骨。我忽从定中出来。

六点多时，外面送来一小碗小西红柿和菠萝，我全吃掉了。想起这几天在气脉转化时，有时看自己密密麻麻缠绕在主脉上的脉解开后，百脉伸展的样子很像一株巨大的莲花。子宫是藕，心轮像花，顶轮也像花，喉轮处像莲蓬，下巴下边的脉像莲叶上的筋脉，中脉像茎。刚开始打开像，但慢慢就不像了。

晚上吃完水果，在院里行般舟。这两天气温又下降，较冷而且风大。只走了几圈就回屋了，活动了一下而已。坐在屋中，余习发作，忽觉空空荡荡，无所依傍，似乎身体也不存在，自己也靠不住了，有种怪怪的感觉。身心都很空阔，又似用力太猛，有点疲劳。桌上的书本，房里的东西似乎恍如记忆中的物品，熟悉而陌生。感觉自己变的不真实，似乎自己是从未来时空回来的人，还未倒过时差。

四月十四日

昨晚快两点才睡着觉，精气神特别足，一点睡意也没有。最后起床看书，但竟愈看愈精神。后勉强进入似睡非睡之中，觉去普贤菩萨处，有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给我讲大乘经典，还对我言一些化身境界的情形。等他们说完后，我忽睁眼，已是早七点。忙起床，在外面练了一会儿动功。洗漱完毕，又上香供佛。因屋里空间太小，除过节日上三柱香外，平时只上一柱。但今天似觉有客人来，便上了三柱香。

上罢香，我在床上盘腿坐好，刚进入定态，只见远方的山中就有两人吹起了长长的号角，我想：“是大日如来来了吗？”便静静等候。忽见两身披黄色法衣的人抬两个像鸟一样的高脚灯走了进来，放在我面前。还拿来一个宝塔，塔与灯都高出床一大截，两人把灯与塔都点亮。塔上有孔，从孔里点，就有一道光亮直冲上塔顶，大概塔中埋有灯芯。两人点好后，便礼拜退站一旁。

这时，只见远方走来一位身披法衣的法王（法衣颜色记不清），而且在道两旁有很多喇嘛跪地磕头。法王快到我门口时，回头对那些跪着的喇嘛说：“你们先退去吧！”然后进屋里来。他眼很大，浓须、鼻孔和耳上均有耳环，身子很宽很高，头戴五佛冠。他进门后，先看了一眼我的供桌，然后似单腿跪地，右臂着地说：“叩见西方阿弥陀佛与诸大菩萨！”然后站起身自我介绍说：“我为喜乐双运金刚，今受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之请来与你行乐空双运之法。我现为藏地 xxx。”我点头说：“谢金刚加持！”

在我眼里，他与其它时候境界不同是，他给我感觉是一个人，而不是化身，他的身体柔软有弹性，是人的皮肤。我们先在床上，后在空中交抱行乐空双运之法。他说：“我观菩萨脉道尚未纯熟，希你能在作法时，

意守心脉，意念专一，否则易气散而漏。”我照着如此做，在此过程中，他说：他已经很久不用此法度众生了，此法对现在众生弊多利少，故动作太笨拙了，问我姿势是否舒适。此法在密为大圆满心髓法门，在汉地为破生死牢关。

在作法过程中，我意守心脉，无其它觉受，观有白色的光亮点，像夜空中的流弹一样不停从他身体中进入我中脉，伴有红光。最后，他大喝三声，他的“法器”在我身体中剧烈震动，我似变作一片空白状态。而后，就见他忽从我身边跃出，跃入空中作礼隐去。在行法过程后期，他还用双手使劲揉搓我两乳，我觉两乳变作两团白光，他笑说：“你很漂亮。”在证得空性的人口里说这话，就像他指着一朵花说：“这花很漂亮，”没有半分邪淫的东西在里面。我心很安详，无任何分别。两穿黄衣的侍者又把灯与塔抬去，又远远看到很多喇嘛也渐渐退去。

从定中出来，只觉自己气脉一下子变得很雄厚，脉道前几天一直很干涸，现在只觉全身湿漉漉的，而且有白色能量流不停从会阴处涌上心轮，身体非常舒服。

禅定中境界与气脉转化，及出神修证，虽说不适合大部分人，但必有人与我境界有类同处。故这次闭关自己就全部如实记下来（以前十几年都没有作任何记录），以作一些提示。让有些人能看到自己走过的路，就知道对错，不再迷茫，而且让他们少走弯路。如自己确实走错了路，也使后人能从此引以为鉴，不再重蹈覆辙。

现修证到此，自己对自己的修行充满了乐观、信心，似有太阳就要驱散薄雾而出，有鸡鸣要见曙光，一切将大白于天下的感觉。但还有雾与余习未除，需精进行持，以待时日！

自己的整个修证过程，是从天人起步，又在狮王，四大天王，韦陀菩萨的密切护持下，出神去天界各处参访，现在才又平安回到娑婆世界。

因阴神不究竟，为妄想所成，故需在此世界成就法、报、化三身。现在世人都呆板地理解经、教、律。在修持上也墨守成规，而且用有限的智慧去以文断义，理解经典，使修行人吃了无数苦头，对佛法还是摸不到门路。当我在定中，用超越时空，遍观一切处的眼看此世界时，看到许多修行人执着机械的修行，像木偶。而且像盲人摸黑行走，不禁感叹可怜！佛法不离世间，自性不离万法，心、佛、众生本无差别。鲜活的佛法就在日常动念，举手投足处，分什么出世入世，真的是说难也难，十万八千里远，说容易也容易，眼前现成！

中午吃完饭，似觉疲倦，想睡，便在床上躺了不到一小时，并未睡着，便觉精力又开始充沛，全无睡意和疲倦之感，只是脚部肌肉和两腿还是酸困不舒服。故开始学练瑜珈时一定要学会放松肌肉，习练前后都要做放松动作。

两点时做瑜珈，感觉今天身体异常柔软。只做了十几个动作，便全身暖流循环，腿脚也不觉疼了，而且身上透出微细的汗。

下午看书直到七点时，又开始坐。忽觉自己在地狱行走，阴暗无光的地狱中，有血水污池，池中有生命挣扎。我身后跟着一条大蟒蛇和一只大乌龟，随我游走。我回头看了一下这条蛇和乌龟，这龟与蛇的前世便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看到龟与蛇的前世是两个日本兵，三个日本兵正围在一个草垛旁，看一个中国女人躺在那生孩子。当那女人把孩子生下来后，女人用双手把孩子托起来，一个日本兵从她手中把孩子抢去，另一日兵使用洋刀狠狠刺向那女人腹中，女人惨叫一声，镜头消失了。又见那三个日兵把那孩子剖腹，挖出心、肝、肾，架在火上烤着吃，并狞笑着。看到其中两个日兵在吃时，忽然他们的身形中印出了地狱这只龟和蛇的形象。我心中不忍看，但想这两个日本兵真是吃人恶魔，变成龟和蛇都太便宜他们了。但忽又想，那女人前世造了何种罪，死得

那样惨。这时，那女人宿世的镜头出现了。那女人前世是个屠夫，有一只母牛怀了小牛，那屠夫却把母牛杀死了。那母牛血已快流尽，但眼睛不闭，死死盯着那屠夫，直到看到那屠夫从它腹中剖出小牛，又把已成形的小牛开肠破肚，才把眼睛闭上。那只母牛的眼里充满痛苦、怨恨、任人宰割的愚昧，那眼神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在母牛的旁边，还有几只等待宰杀的羊，一起目睹了那种情景。而那只牛和几只羊便是后来的日本兵。而那屠夫虽造杀业，但心地较宽宏，爱打抱不平，仗义勇为，即投胎又转为人，成了那妇女。那妇女被日本兵杀后，又投胎做了一个大户人家的丫鬟，每到月经来时，就肚子疼得满地打滚，无药可治。原来前世生孩子血气虚弱后，被用刀刺破子宫，又极恐惧，故留下的因果病。看到此，心生起无穷悲心，冤冤相报，何时才能终结……我感觉自己悲心太沉重，便从定境出来，不再打坐，继续看书。

四月十五日

今天是第五个七天了。早上六点起床，打扫卫生，做瑜伽，上香供佛。喝一杯咖啡，吃了一小把黄豆。稍作休息，开始打坐。

今天感觉心非常沉而且定，身体若有若无，凝然不动，内心沉静至极，不再打妄想。观自己的习气毛病飞出，像尘雾一样荡开、消散。心非常辽阔，没有光明相，但内外洞明，空定而住。心极空，连如如不动的如如都觉多余。世界诸境与自己像有一根粗大的钢绳相连，此时，忽然断裂只有一丝尚连，须臾，连一丝也无。观有黑色浓雾从脐轮处涌出，黑色浓雾中有十二类众生轮回境像。一会儿，黑雾散尽，自己身心光明生起，如如不动。觉自己像是罩在一种厚沌的光明中，罔象无明四字实能表达此境。此时，诸心了不可得，诸境无有生处。

对“生灭灭已，寂灭现前”这两句话不能体悟，便行住坐卧在默参

这两句话。后去院里行般舟也在参这两句话，后忽停住，对空礼拜，求释迦佛慈悲开示。自己站在院中，双手合十，入定。忽空中响起四句偈语：“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当念完后停了几秒钟，声音又反复念诵“生灭灭已！生灭灭已！”我身心似雷声轰鸣，通体透彻，心轮呈圆镜般向四周放出光明。忽然，身心与不生不灭的法身相契入，在不生不灭的境界中，体悟到了不生不灭，寂灭现前。声音忽消失，我又祈求再作开示。这时，声音重起：“寂灭不住，法性迁流，迁流不住（记不清楚），回归寂灭。”这四句话响起时，忽觉寂灭也无，诸法实相无相，迁流不断，生生灭灭，同现本体，回归寂灭。

中午不想吃饭，便在院里行般舟，感觉生命能量逆流，愈走愈不饿。后回到屋内，打开饭盒，看到饭菜时，肚里虽鼓鼓的，但却有吃饭的欲望。便想，既然打来了，就吃掉吧，明天开始辟谷好了，便吃了饭和菜。吃完后，身体不舒服，有粗重感，而且半小时后牙床稍觉肿胀、痒，而且胃里沉重不适，痰多，身体皮肤也开始痒，便在屋内简单洗澡才好一点。这段时间，身体脱皮厉害，可能也与气候有关。

整个下午都在观《维摩经》。

晚上练女丹功。揉乳次数比以前增加，因有十多天未练，我没有按原来的次数揉。当揉乳向外方向至三百多圈时，忽有白色的能量流，非常醒目，顺尾闾而上，到顶、到天目部位，后忽向下转向耳后从胸腔进入乳房。这是女子的督脉循行路线。观自己心轮部位有心气上升，像文火在微微蒸喉轮。而喉轮处向下的莲蓬有水生出，有几滴水滴向心脉。在观心轮过程中，有几次两肾部位发紧，而且疼。膻中部位总有两股光来回闪动交错，似要合并似的。天目稍胀，不停发光。发光时，闭眼看到屋内的一切景象，而且心脏不停震颤，似树上一个苹果底下潜伏一虫要顶着苹果出来似的。一会儿心脏就震动几下，但心率没有任何变化，

也没有任何的心慌或心紧张的感觉。我想是任脉不通畅，能量不足。故从今天开始辟谷，约十天左右。

对女子来说，任脉，心轮、海底轮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部位。在上面气脉的循环转化过程中，我仍然反复会听到气脉中有打饱嗝的声音。

四月十六日（今天开始辟谷）

早五点五十分起床，打扫卫生，动功，瑜伽，喝水，吃了两颗核桃。而后开始看书《张三丰、吕洞宾文集》

摘录《张三丰文集》：

①修道以修功德为根本，为基础。

②人仙：炼元精补元气，道德不够，身体健却不能超生死。

地仙：炼元气而结内丹，已无漏精之患。但戒行不严，可陆行却不能上天，不离尘埃，即地中仙。

神仙：炼元气而化元神，已有神通之妙，水火无害，然功行不够，只做个神仙，又名水仙，也叫尸解，属小乘之果。

天仙：神仙能广积功德，后炼神还虚，面壁九年，即为天仙，也称为得道。

③鬼是纯阴之气，仙是纯阳之气。人得半阴半阳所以有形有体，有生有死。把阴气炼无则成仙。把阳气耗尽却成鬼。

④无我就会无人，无人因此无欲，大清净大欢喜从此而得。弟子们参悟禅偈找效果，就会生出障碍，原因像种上谷子只有几天就找果实一样。“心虚”能获实际利益，要知道没效果就是效果。

⑤人如有私欲那么许多道理就弄不明白。地理风水必须顺应天理。既要顺应天理，就不能有俗人的欲望，所以此道只有聪明正直的圣人贤士才能学习。看风水的人，十个有九个穷，就是知道天理却不能顺应。

看风水的即以风水作报应。给吉人好地，坏人不好的地，不受吉人恩惠，不怕邪人埋怨，心才是明达。

上午打坐。身体从早上就觉冷，观今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不应冷。看了一会儿书，便打坐观心脉处。忽想到刚才看书时张三丰，便想何不请教他气脉的一些问题，看道教的想法。便对空请三丰真人一叙。忽面前祥云缭绕，紫气腾腾，看到一巨大乌龟正在吐舌游走。云雾之中，显露一仙岛，我想应是蓬莱仙岛。仙鹤齐飞，乐音袅袅。这时，一童子于云雾中显身说：“三丰真人正在沐浴更衣，稍候便到。”一会儿，一鹤发童颜、眼露精光的仙翁，手拿白色佛尘，身穿作法的道衣大踏步而来。在他身前身后，仙鹤上下翻飞。真人到我面前行叩拜礼，我连说：“免礼！”真人说：“菩萨弘法利生，行菩萨道，可敬！”

我让真人帮助查看脉道情况。真人说：“菩萨百脉已开，只待一阳来复。但天水不清（任脉），地精不明（督脉），现当应守海底矣！”我便把意观照在海底轮，但觉海底干涸。真人说：“想是菩萨开百脉时，已耗尽真气。遇一般人，需凝神气穴，加以调养，慢慢元气才可恢复。但菩萨心性宏厚，可直接于片刻之间摄天地之精气以补之。至此五里之外，有玉真池，是泰山极阴之处，我当为菩萨取之。”说完此话后，真人升入空中，解下随身带的葫芦向远方的玉真池吸取真气，只见一道白雾状的光从一处山凹被吸入葫芦。真人封好盖，端到我面前，把葫芦口对准我小腹部位，那光便直入我海底轮。只见海底轮云雾升腾，我微微意照。忽身体被云雾覆盖，在云雾中有闪电雷鸣，天崩地裂之声，风声鹤唳极其恐怖。但我心未动。真人说：“这是定境，菩萨不必理会。”一会儿，又出现各种声音，动物的叫声，似处于市井闹市。真人又在旁提醒：“这是定境，菩萨不要理会。”我只是止心一处。忽真人说要离去片刻，起身而去。这时，我听到一阵漏气的声音，似从尾闾处，像一个长长的屁。我

明白了，是在排肠中浊气。怪不得真人离去也（开个玩笑）。而且又听有流水声，还有冒水泡声，是在排膀胱浊气。

一会儿真人回来，手里拿一把剑，并有二小童拿来三根大蜡烛，还有一香炉，还有一些供品。真人点香摆供，又点好蜡烛，而后口中念咒，手握青剑，只见从蜡烛上飞起三道光，像三颗升空的光弹落在外面的山上。作完法，两童把蜡和香炉留下，把供品撤去。按道教的礼节，有人在修道时，要用此法告知四面山神等，以防山崩地裂，出现任何震动，惊扰他们。

我继续意守海底轮，觉腹腔空空，忽觉本无一物可求。心态一下放下来，变的更加沉寂而虚无，但身体还是发冷。真人说：“是阴极阳生的现象。”我坐在那，良久，无一点动静，便对真人表示歉意，意思是耽搁他这么久。真人说：“无妨，我可在此一直陪伴菩萨，看等中午正阳升起时，应该会有点消息。菩萨自可恬静虚无静坐养气。”

我坐了一会，忽觉又冷又累，很想躺下睡。便睡了片刻，但喉部忽有光流动，剧烈咳嗽，大概咳嗽了五、六分钟。复又起来，去院里走走。十一点半时，又回屋打坐。觉身体还是累，眉心一亮，有光明断续生起。这时，却困得厉害，连头都抬不起来，便躺在床上，以练功态睡着，一直到两点半才醒来。胃里不太舒服，喉部似有东西堵着。在睡前不断生起的光明中，看到一根血脉从肚脐到心脉，而这根脉从肚脐进去与脐轮相连又通下去连两卵巢，应是任脉。睡醒后，又全身开始发热，而且喉咙似肿了，有点疼。我忽然很想喝一些稀米汤，便从供佛的香炉中用小勺挖出两小勺来，用电饭锅煮着喝了碗米汤。辟谷是不吃谷物的，就当喝药吧。果然，喝完后，喉咙不疼了。今天还吃了一个苹果。

摘录：

去恶善生，忘情命生，厌伪真生，意平德生。心通慧生，见道无生，

尽浊清生，阴尽阳生。性定光生，敬参应生，大慈救生，道用微生。

下午，四点时，全身又开始忽冷忽热，还想睡觉。便看《霍金与上帝的心智》一书。霍金以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立足点，对宇宙学进行了精湛的研究，提出一系列天才的思想——奇点定理，黑洞面积定理，霍金辐射，无界宇宙假设等等。

科学家们在探求宇宙的现象与生命的本质上，开始与宗教相靠近。但科学是需要实证的，而在人类世界，用此世界的任何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揭示生命的本质。分子、原子、粒子、光子到波，时间、空间、维层等等，即使我们能用这些术语或数字，一层一层揭开宇宙、生命的面纱，但我们人类拥有的智慧也太小了，我们可能用科学来用于医疗、化学，包括我们的行住坐卧，让我们借助外在的工具模仿出其它世界生命的生活方式，但还是有局限性的。因为速度、时间、物质等都是相对于生命的意识而存在的，对于生命的本质——那个如来，这些是不存在的。科学就像是用有缺陷的个体想去证明解释一个整体现象，那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它能够在一个天才科学家的头脑里以推理来完成，但它却在此世界永远无法证明。宇宙的规律我们可以揭示出来，我们可以在人间借助工具享受光音天的模拟生活，但宇宙的本质是超越任何生命意识形态的，对有生命意识的生命而言，宇宙的真相永远是无声的，是沉默的。

晚上护关居士送进很多花和水果，我很开心。今天是农历三月十五，我正好来供佛。

如果在以前，如我在闭关，有人买花送进来，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用意，我都会认为没有意义，没有必要，而且还浪费钱，还不如把买花的钱放在功德箱里，但现在我绝对不会这样想。送我花的人，他一定存着非常美好的意念，我首先要随喜他，如把花用来供佛菩萨，那更净化、

升华了他的心念，意义就更大。其实，这个世界上，究竟什么事是最有意义的？我们首先要打破这种执着。当你第一眼看到花的时候，你的心中首先升起的是赞叹花的美丽，而不是其它世俗的东西，否则就是染着。一个小孩子是不会问一件东西值不值得买，多少钱的，而我们成人却在精打细算过日子中失却了这份童真。当然，我们要节俭，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如你把每件事都用作修行的话，那么奢侈、节俭都变成了你修行的法门，可以破你的执着的東西。其实我们在算计中，一生却拥有了太多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成人因此付出精力、时间、金钱、甚至生命，在解决吃住行后，我们并不真正知晓哪一件东西是真正对我们有用，哪一件事做对了。

我把花插入花瓶，水果摆好，一个供大悲水的瓶里插着一支枯枝。前段时间，它发了一些嫩芽，但停暖气后，枯枝就真正成了枯枝，因温度不够，快枯死了。但我没有扔，仍然放在供桌上。看到它，我会想到地藏王菩萨留下的枯枝，想到地狱众生。

我在香炉点了三柱香。然后，恭敬至诚地默想，希望能代娑婆世界的所有众生供养十方三世如来。如前几天，我会瞬间看到诸佛世界，空中遍满供品，但今天一切都异常寂静。忽然，一个声音在空中响起：“诸佛并无言说，天眼所见也是虚幻。你能在实相中见无相，而此无相也是实相。”我一下明白了自己又在一念中有了分别着相，现在所见的诸佛的相与无相，俱是自性实相的显现，见与不见只是眼识的分别，自性是无眼、耳、鼻、舌、身、意的，它见也未见，未见也见，我瞬间回光返照。这时，忽然体悟到诸佛菩萨与自己同体，与万物同体。看到每一个苹果、每一朵花都在闪光，都是如来，都是祖师西来意。我便进一步理解了“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果前几天自己对“无相”还有寂灭的心态，那今天的“无相”却成了诸佛的妙用，让自己从寂灭处开出莲花，从平

凡中体悟了神奇！

当我快离开供桌时，声音说：“诸天世界供品繁迭，但能用无相的心供养诸佛的人，却稀有难得。如此供养，才是契合诸佛心意。”

我礼拜而退。

四月十七日

早快六点钟起床，先擦干净供桌，而后上了香，正在我至诚礼拜时，忽有一声说：“我是阿底峡尊者，现在他化自在天教化众生。菩萨的悲愿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但现在众生执着于经律教的修证，你的弘法将来会有很多困难。故希望你能去一下藏地……希望你在那能平安、快乐、圆满。”

早上练完动功后，吃了一些水果，开始看《楞严八十分义》。

上午看《楞严经》，打坐。十点多在外边行般舟。忽又想起昨天看书关于时间、速度、空间等的问题。其实佛法的许多问题也是可以用这些来解释的。

比如，我们都有一个简单的固定观念，即时间是流逝的。它一分一秒从我们身边流过，四季在变化，我们在衰老，而对速度的概念我们简单地认识为静止或运动，抑或运动快与慢。空间的概念则是有或无，即此空间里有物质或没有物质。

但简单地从娑婆世界众生对时间的认知就是不同的。比如，释迦牟尼佛在成道时，恒河里的一条黑龙看到后说：“昨天刚有一尊佛涅槃，今天又有一尊佛诞生。”对我们人而言，两尊佛诞生的时间间隔可能有上亿年，但对龙来说，只是今天与昨天。可见，时间是不确定的。再比如，佛在说法时，各界众生都能听到，但因时间差的不同，那这界众生说：“我昨天听佛讲法。”而另一界众生说：“我是今天上午听到的。”再有一

界众生说：“佛将在明天为我们讲法。”所以，佛说法不能说是过去、现在、未来，只能说“一时”，即有一个时间，佛讲了法。从此看上去，时间只是相对于不同众生的心意识生起的，它是虚幻的，不定的。而速度我们知道，如一个物体运动太快时，物体就消失了。我们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我们看不到它存在，怎知它是运动还是静止的。如果它运动到超光速，可能另一世界生命看到它是不动的。而且，地球一直在宇宙中公转和自转，但我们却感觉地是静止不动的。而当我们奔跑时，一个寄生在我们体内的细菌也感受不到我们在运动。故静止或运动也是不同的生命形态有不同的体会，也是不同生命意识形态的执着，是虚幻的。而虚空中的有与无，比如，我们人执着在现在的时间观念里，现在你看到这是空的地，上面没有任何东西。而另一类生命却执着在它看到的时间概念中，它看到的是过去，它看到这有一处房子在这里。又有一界生命执着在他的时间观念里，它看到将来，这个地方是很多树木。故因时间观念的不同，空间也成为相对的。故时空、速度全是不同生命体意识形态得出的结论，后又执着在这些结论中，生死流转。而我们的意识是虚幻不实的，是不断变化的，故一切外在的实相也是虚幻不实的，也即实相无相。而当我们入定后，我们超越了时空的概念，我们不再跟着时间流动，跟着任何空间实相产生分别。那时，所有相对于我们心意识生起的东西全部粉碎。因为在无时间、空间，无现在、过去、未来时，你是谁？你在哪？你是无我的，心意识消失了，你既然不在现在、过去、未来，不在此处，又不在于彼处，那你只能无处不在。而既然你无处不在，那世界万法都是你了。那就是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也即一花一如来，一叶一世界了。而且，如果我们一旦把时空否定了，超越了对时空的执着，那么我们其实什么也没有做，宇宙也没有开始，我们也无生灭，我们会瞬间回归到万法的源头，我们的轮回只是一个梦。

自己慈悲心还是不够。就从记日记说，开始想认真记下来，给周围的朋友们看，也希望对大家学佛法能增加点信心。但记到后来就不想记了，觉得没有意义。而且手指疼，不想写这么多字。即使只能给别人一点点利益，我心里也欣慰，只是怕做无意义之事。希望大家能看书后，发起一念向佛的心也足矣！能够抛出一片瓦砾，大家看到后，登上佛法的大法船，上面自然有诸多法门，诸多经典，诸多大德开示，用来度脱众生也！

中午时，稍有点偏头疼，而且头较沉重，但不吃饭，身体轻盈了许多。口的习气还是重，虽肚里不觉饿，但看了吃的东西，嘴里还是想嚼一嚼。

摘录 《王重阳文集 上》：

修道最忌讳邪淫、杀伐之心、阴险、狡诈，这些其实容易戒掉。至于小小喜怒，是非好坏，人之常情，最难警惕戒除。不能有纤毫的小事，让心牵挂，思绪全无，心中安静，忘人忘物，不受眼前境界干扰则与真人为伴。自己没有做善事而获得称颂并不吉祥，反省自己没有毛病而受到诽谤，对自己并无伤害。得失在于自己的认识，受到伤害而不悲哀的人，才是思想境界最高的人。

心不受外名为虚心，心不逐外名为安心，心既虚又安，则道来居。

身与道同则无时而不存，心与道同则无法而不通。

心忘虚念，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色界，不著空见，即超无色界。

下午看道教的书籍并打坐。打坐时，冥心静虑，绝情灭志。但脉道干涸，耗神太久，需静养矣！定中身体如黑洞，幽明湛寂，连光都被摄受。

今天下午开始打坐时，不时有小虫爬到身上，半小时以内，竟有四

只小虫，两只爬的，两只飞的。是何原因且不管，但在静坐中，只要自己一看到，便立即用手拂去，故很长时间未能静下来。想自己虽有众菩萨加持，但自己如不能从细微的起心动念处做起，就想舒舒服服不精进修持而能得道，如存有这种侥幸心理简直就是做梦。外因永远通过内因起作用，诸佛的加持言说固然重要，但自己不能时时觉照，信受奉持，也是枉然。大道虚阔无为，功德赫赫，岂是巧用心思，不愿舍弃一点，不愿放下一点的世俗小人可以窃取的。自己既然打坐，就当收摄心神抛却诸缘，一心安坐，竟让几个小虫就扰的静不下来。细思之，在修道路上，自己有什么值得自豪的成绩呢？！想到如不修持，自己形消骨残时，还不是在坟墓中被诸虫吞噬。

中午还抽时间打扫卫生。今天打扫卫生时，比平时做得慢，仔细、认真。而且一直让自己形神合一，无有杂念，微微觉照，希望自己在行住坐卧中都能不失定态。

傍晚时，练瑜珈，而且在院外行了一会般舟。

四月十八日

早上六点起床，身子稍有点发软，但精力还旺盛，身体轻了很多。做动功，喝水，吃了块菠萝后看道教书。

摘录 道教典籍：

心走即收回，收回又放下，用后复求安，求安即生悟也。（丹诀）

游方枯坐，故非道也。当以气游行于通身关窍内乃可，不打坐于枯木寒堂，须以神打坐于此身妙窍中乃可。

保身以安心养肾为主，心能安则离火不外荧，肾能养则坎水不外崩，火不外荧则无神摇之病而心愈安。水不外崩则无精涸之症而肾愈澄。肾澄则命火不上冲，心安则神火能下照，神精交凝，乃可以却病，乃可言

修矣。

每逢打坐，必要心静神凝，一毫不能起忖度希冀之心，只要抱住内呼吸做功夫。

进气是修道第一步要紧功夫，心神两静，空空寂寂，鬼神不得知其功夫。

凝神调息，以暇以整，勿助勿忘，心平则神凝，气和则息调。

心无杂念，体若太虚，一尘不染，万虑皆空，心死神活，体虚气运，才能求一阳之道，二候之功。己之性若住，彼之气自回。

快八点时，开始打坐，至九点四十三分。按道家讲，女子当于心脉处把血化气，这是最基本的，否则其它免谈。但密宗从打开脉轮入手想也能转化血，入手处不同罢了。但不管道、密，在修身时，对心性的要求都是一致的。正准备看经书，忽看到喉部有黑色的光，便马上又开始坐。觉颈部有两条螺旋形缠绕的脉开始解开。而同时，有黑红色的光团从中冒出，随之散去。但看到甲状腺中间部位脉道很窄，而且气脉呈暗色，想必未通，舌稍干燥。

十点半时，开始看《妙法莲华经》。

十二点半开始打坐。坐中，忽从后腰处升起清凉之气，弥散小腹、心轮部位，整个腹腔非常清凉、舒服。随之，有湛明的光生起，看到肋骨被湛明的光充斥，而且胸骨和脊柱的骨髓中也有光。以前也有各种光生起，有时把四面的山都照亮了，但随光生起的都是热流。而现在的光虽幽明、湛然，但似乎能量更大，好像从骨中循环，而且随光生起的清凉之感以前没有，两臂也感清凉。这气与光生起后，呼吸好久才一次，而且心异常定。后看到肚脐处似有束着的脉忽解开，同时呼吸变得非常深长，就像胎儿，一呼一吸，就能在全身的四肢百脉运化一周，即走一个大周天。

这两天，经常打坐中，有房间的东西照印到身体上面，身体幽明得像一面镜子，头后有时有圆圆的光环，腰部有七彩的光带。

晚上读《妙法莲华经》，如世尊重在耳边宣说此意，身心的喜悦得未曾有，并相继观到有三处地方放光。一处床上，一处地上，一处门窗外边。光像太阳反射到水面上，刺眼地随水波波动，而且同时闻到时断时续的檀香味。韦陀说：“有其它世界众生在听你读《妙法莲华经》”。我读到卷三“化城喻品”后，有点困乏，便准备睡去。这时，有声音说：“你原来要读完卷四的。”我心说：“明天接着读吧”，声音未再响起。

四月十九日

昨晚躺在床上，却愈来愈清醒，但懒病复发，睡不着也不想起，一直从十点半躺到十二点半后才渐渐睡去。

早五点多时，忽被雷鸣惊醒。外面下暴雨，雷声隆隆。六点半时雨停了，天还阴。喝了一杯水，开始做动功。

坐在禅床上，从门窗的玻璃望出去，外面的树木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发满了绿叶，嫩绿的叶子，显得阳光也明媚。小鸟的羽毛也绚丽，而且鸟的叫声也似乎欢快了很多。虽早已立春，但看到绿叶，心中才觉得春天来了，有种生机勃勃的感觉。雨又开始下了，天也有点阴，各种乱飞的小虫都藏匿了起来，偶尔听到几声小鸟的低声啾啾……大道无为，生命自然化育、生生不息。我是不喜欢阴雨连绵的天气的，但看到外面身穿绿衣、正尽情在雨中舒展枝条的树木，我似乎也变成了一株植物，心里轻松欢快起来，一种静谧、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用无为的心，默默观赏着大自然阴晴圆缺的奇妙和快乐！

没有打坐，自然地散坐在禅床上，用静谧的心听着雨滴的滴嗒声，观看地面激起的朵朵小水花，用心侧听隐藏起来的喧哗，植物抽节的噼

啪声，到乌云的流动、宇宙空阔的回音……每一种声音都是大道的宣说，都是如来的妙音，每一种情景都包含着上帝造物的神奇！菩萨无边的妙用！

娑婆是如此的洁净，生命是如此的美丽，大道之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要你用无欲的心去观去听……

早上出院中涉水脚凉，中午时，胃里觉凉、不适，便想吃点热饭，这个念头一生起，便看到有许多喜欢吃的菜等等浮现在面前，而且味也从喉里冒出来。但胃里实不饿，饱饱的。早上还吃了一个苹果，自己感觉是食道气脉在转化，还有食欲的习气。中午辟谷结束，开始吃饭。

食道与脾胃转化时，辟谷是一定要的，但要看自己身体的情况而定。最多一天一餐，吃水果气清，有利于脉道净化。如吃水果可以的话，就不要吃饭，最好是只喝水，什么也不吃。

吃完饭，就想睡觉，头里昏沉。躺了一会儿，杂念竟多起来，心也有点烦。看来，淫欲与食欲这两个根本欲如能除去，其它欲望、习气会减淡很多，而且杂念自然减少，心身得清净。

自己现在对自身有时流露的习气和欲望深恶痛绝，尤其是反复几次都无法改正的。

下午吃完饭，躺了一会儿，一直在看《法华经》。到三点半时，天忽然阴了下来，雷声轰鸣，闭关的小院与屋里一下子黑了，门外的树疯狂地扭动着肢体，几只小鸟惊恐地掠过树梢，风助雨势，噼里啪啦铺天盖地而来，似还夹着小冰雹，有瞬间吞没一切之势。我开了灯，把经书放下，静静观雨，休息一下眼睛。

雨下了十几分钟，忽然停了，天空瞬间放晴，大自然真是奇妙！

下午，在看到《法华经》卷五，佛告弥勒菩萨说佛寿命之长，不可思议。自己竟不自觉合掌，心中极大欢喜。好像是自己最敬爱的父母说

自己寿命将不会有终结，而且那种喜悦竟像电流遍及全身。这时，只觉得头顶忽生清凉，似佛以手摩头顶。

快七点时，开始打坐。二十分钟后，自己面前忽然出现世尊当年在菩提树下打坐的情景。树枝繁叶茂，而且还有细藤缠绕，世尊坐在树下，结跏趺坐，面带微笑，但身体极瘦，皮包骨头。我能清楚看到条条肋骨，但从骨头里却隐约散发出金光，手结定印，头上没有顶，从顶上像探照灯似的有光向空中射去，而且整个身体像钉子定在地上一样。面对世尊，我返观自己，看到自己的身体一点也不稳，好像肌肉都在晃动（气脉循环），而且又白又胖，心里忽生惭愧，便情不自禁双手合十礼拜。

这时，忽然世尊与树似移到我的关房，而我坐在禅床上。世尊入定的像忽然开口说话：“修学禅定，要先调好呼吸。阴神为风大凝聚而成，当先以此入手……（记不清楚）。”世尊说话时，并未睁眼，脸部罩在光中朦胧。又说：“你把手伸开。”我把结定印的双手放在两膝盖上，手心向上，只见世尊把两放金光的手放在我手上，说：“深呼吸，长长地吸气，然后咽到腹腔。”我照此做，做了几次后，世尊说很好。我问：“是练宝瓶气吗？”世尊说：“不是。不用憋气，这样呼吸只适合你，连着吸十次。”我又照做。一会儿，世尊说：“好，你气已吸满。一会儿不管发生任何事，都不要惊怖。”我澄心静坐。

刚开始吸气时，只见从腹腔升起白色光团，后面渐渐弥散，而我把意念全集中在呼吸上，也未观之。忽然，全身整个肌肉从两手开始，像从骨头上自动脱落一般蜕去，但并未露出骨头，而是身体变得幽明。这期间，似从空中飞来一人，似像鸟人，光中未看清楚，飞到世尊头一侧不知说什么，世尊回答一句话，我猜是梵文，音调很美，但未听懂，那人飞走了。这时，世尊忽说：“我离去一下。”我便看到有人从我面前世尊入定的身体中站起来离去。一会儿，世尊回来，手里拿一个牛角。

世尊说：“这是大梵天的净莲池水，你海底轮脉道干燥，要用此水浇灌。”

我问：“为何要用牛角盛水？”

世尊说：“这是犀牛角，表示此水稀有难得。”

我说：“净莲池水很珍贵吗？”

世尊答：“在娑婆世界很珍贵。”

世尊把水倒入我海底轮，我又看到世尊复归到身体上，双手还放在我手心。然后说：“观海底轮，不管出现任何声音只管静坐，不必恐怖。”

我照做。其间，有女人生孩子的惨叫声，有一屠夫用刀在凶狠地剁什么，还有歌唱的声音，声音很多很杂，中间还似有地狱的图像，我一直摄心静坐，不去分别，也不惊不怖。似乎等了很久，忽然有一道光从海底轮冲天而起，伴随着还有一条脉缠绕在这道光柱上。

世尊说：“好了，你中脉通了。”我观此脉是一道直直的光柱，向上通出顶轮。

我问：“世尊，那缠绕的脉是什么？”

世尊说：“不必管，那是脐带。”

一会儿，我看到那根脐带从中脉上软软地落下来。前边我还问世尊，为何守海底，他说：“这是命根，你从此出还需从此入。”中脉通了以后，世尊说：“好了，你已一切具足。”说完，图像和树悠忽隐去。在开始观海底轮时，还看到自己海底轮变成一片荷叶。后来，又变成一面镜子，关房的所有物体全照在镜子上。而在供桌上所有的东西都罩着白光，像隐在雾里一样。仔细再看，桌子很清楚，桌上却什么也没有，佛像供品都看不到，太不可思议了。而在前几天，腿上照见关房情景时，供桌佛像等是最清楚的。这次打坐至出定后是一个小时。

四月二十日

五点五十分起床，开始打扫卫生。昨天下雨，有很多树叶落下来，院子很脏，用了将近一小时才把屋内屋外收拾干净，做了动功，开始看《法华经》。早上吃了一个苹果，喝了一杯水。

读经感悟：

《妙法莲华经》众经之首，经中之王，如能得之，立地成佛！可叹世界之人观经，不能得经，只是看书、念书，无法净六根，净身口意观之。不能得真经也！虽白纸黑字，读的琅琅上口，但要深解意趣，身、口、意与经之意融于一起，不分彼此，同一性体，与白纸、黑字、文章段落无关矣！如读经之人不能信受奉持，如入宝山而空返，徒劳无功。如以文解字，不断诸欲，不净身口意，也不能解如来真实意，而徒增障碍与骄傲习气耳！若真能体悟片言只语，也受益无穷。

四月二十一日

昨晚十二点半睡，今早起稍迟了，便未做动功，开始打坐。昨晚梦自己反复给自己讲禅定。

今天一天，除了打坐，练瑜伽外，便是看《八仙全传》，书虽是以故事的形式写成，像通俗小说，但作者对修道的见地方面还是很到位的，文笔也称优美。想这位作者无垢道人在修行上当也不错。

晚上看完书后，忽想很久了未与八仙聊聊。前几天八仙来，也只匆匆而去。便入定，欲请八仙来一叙。但韦陀菩萨提醒，说：“太晚了，不必请八仙全来。如请，只请吕洞宾来好了。否则，八仙全来，声势太大，此方土地、山神都得忙起来。”我想也是道理。

一会儿，一位仙风道骨，约三十四、五岁左右的道人在空中显像。他道人装束，手拿一柄佛尘，头后边也有像佛菩萨头上的圆环，而且还

带着一只雄壮的大狼狗，狼狗卧在他脚边。我忙打招呼并说：“请吕祖来，原无事，只是想聊一会儿。”洞宾说：“八仙都很忙，现在也很少聚在一起。”谈到气脉的问题，洞宾说：“菩萨既是佛门弟子，当修学佛家法门更快一点。道家注重奇经八脉，大小周天，而佛教密宗注重开顶、开脉轮，其实效果是一样的。”我问他现在近况，他说在做生意……我便说：是啊！现在学道也需要钱，无钱不足以修道。他便拿出两锭银子放在我面前的书桌上，说：“如菩萨学道无钱，我可资助菩萨。”我笑了，想前几年过生日，洞宾竟送了两根金条给我做生日礼物。想到此，我便看了一眼那两锭银子。忽然，那银子变得很大，一下子压在我心口，我无法把它放下来，心口越来越沉。洞宾说：“菩萨若对名、利有放下的念头，便是已着了它们的相。”我马上释然，心口瞬间就轻松了，便说：“谢吕祖指点。”洞宾说：“名、利并无过错，有钱可以布施，可以做许多善事，过错在人心。”我点头说：“是啊！如人无贪欲、执着，名利有什么对错呢？而且名利本空，又放个什么？……”又谈到剑法上，我说：“看一书里写你的天遁剑法，是很厉害的。”洞宾马上说：“我现可以传给菩萨。”我笑说：“我无一点剑学基础，怎能一下学会。”洞宾说：“不然，菩萨一旦录入八识田中，需要时即能起用。”说完，他在空中完整地打完天遁剑法的每一招，并每打一招，嘴里说这一招叫何名。我也无心学习，但还是静静观之。又谈到道教的发展，洞宾说：“未来的趋势是佛、道、儒能三教合一。”我也点头赞同。还谈到意生身和道教的出阴神问题，洞宾说：“菩萨现在叫意生身，但道教的出阴神如从人起修，与菩萨有很大不同。你现在的‘阴神’可分身无数，上天入地，毫不挂碍。但道教的出阴神只有一个，而且还不能离开肉身太远，无此大神通。”又谈了一些琐碎事，洞宾便告辞而去。

四月二十二日

今天是第六个七天。早六点起床，做了动功。这几天气候稍冷，而且风大，今天全天想用来打坐，休息时观《华严经》。

晚七点多时，巴山圣母来看我。因下午自己动了几个念头，说出关后要先去洗个澡，身上痒。而且昨上午洗了头发，今天头发乱蓬蓬的，无法收拾。自己早上梳了半天，心想再剪短点好了。晚上打坐时，便有泰山玄母娘娘派了两个贴身丫鬟来帮我洗澡。两小丫鬟抬来一个木桶，桶里的水放了水晶粉等。我便坐在桶里，她俩手里各拿一件东西洗，软软的，绵绵的。一个小丫鬟说：“菩萨的头发不多，要喝我们那的水，头发会又长又黑。”我看到这两个丫鬟的头发确实是又长又黑。一会儿，这个丫鬟又说：“菩萨的背上长了许多小包，玄母娘娘有很多药粉，对皮肤很好的，菩萨可去问玄母娘娘要一点擦皮肤。”另一丫鬟说：“多嘴。”后又解释说：“其实那儿的水对头发好，也是因人而异的。”我笑笑，没吱声。洗完后，她俩拿出一件白色的内裙让我穿，外面又套了一件黄色带花的裙子。然后，我随她们一起去玄母娘娘处，她们俩又把那桶水抬回去浇花了。

玄母娘娘住的地方像天界的宫殿，亭台楼阁，较豪华雅静。玄母娘娘与巴山圣母在那已等着。我进到屋里后，玄母娘娘拿出一个梳妆用的木箱子，长长的、黑色雕花，箱里有许多药粉，一盒一盒排列着。娘娘用一小碟调这些药粉，把它们全涂在我身上、脸上，说：“这是用上等水晶石和上百种矿物质、上千种花配制的，有杜鹃、芍药、牡丹……”涂完脸，又涂头发，后给我吃了一颗水晶小球，说是水晶丹。吃了这丹，是为了让涂的这些护肤品保留长的时间。开始进屋时，还给我喝了一碗水，水里有很多白色小球，像珍珠。玄母说：“不是珍珠，是用水晶炼的，对皮肤保养很有好处。”我看玄母很年轻，皮肤又嫩又白，像十六、七岁

的处女，但头上却有两根鸡毛。我默想了一下，原来玄母曾是一只雉鸡，后来修炼成一只凤凰，又从凤凰修成仙。怪不得头上有两根雉鸡毛，像两只触角。等把一切美容的事项做完后，我便由一位侍女陪同，出去玩了。玄母与圣母说有一些事要相商。那两个小丫鬟，玄母喊她们一个云霞、一个巫霞。

我玩了一会儿，便回到闭关房，继续打坐。忽见前面空中来了一队仙女，前面领头的手抱玉兔，是嫦娥。她们在门口与韦陀说什么，后走了进来。嫦娥说：“奉王母之命来为我梳妆。”我一听，心里想：以后可不能随便乱动念头，今天动了一个打扮的念头，就来了两队人要为我梳妆。但既然来了，我表示欢迎。嫦娥在我的头发上喷了一种香蜡，是水雾状的，脸上涂了香粉，而且说我脸上有肉刺，要为我挑出来。我马上看到自己的脸变得很大，毛孔有小手指那么粗大。嫦娥从毛孔里拔出一个肉刺，拔的时候，她总是让我闭气。后又为我画了眉毛，我也只静静地看她忙来忙去。而后，她又拿出很多白色的小丹，放进我全身的很多穴位处。嫦娥说：“你已用石英水洗过了，我为你梳妆就省事多了。”嫦娥走时，拿出一个银项圈说：“我很喜欢菩萨，想把这个项圈送给菩萨作个礼物。”我笑笑，收下了，嫦娥便带一队小丫鬟远去。

晚上打坐时，似鼻骨开了缝，有三道光柱随呼吸与后脑相连，与督脉通，鼻里与口腔上牙床很凉。

四月二十三日

昨晚十点多睡下，十二点时醒来打坐二个多小时，又睡了一会儿。但中间有飞虫在头上来回飞，被惊醒，这样折腾了两次，快天亮了才又睡了一个多小时。早上起来，头稍有点昏沉，但精神还可以，做了动功，开始看《华严经》。

在观经中途休息时，我上香供佛说：“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诸大菩萨众，愿诸佛加持自己能入诸佛智海，能了知诸佛神变境界，让自己拥有种种善巧方便度脱娑婆众生。”这时，空中出现一庄严佛像说：“善哉！善哉！我为普贤如来，你能以如此愿力入普贤行愿海，我当加持护念。”这时，我忽然看到自己头上戴了一顶宝冠，而且全身璎珞珠宝庄严。在变化时，从头顶灌下一白色光柱，自己通体明彻放白光，而且同时看到自己在一刹那间变成刚才普贤如来的相，心光明净，纤尘不染。在供桌旁站了一会儿，我便谢过普贤菩萨，又回到座位上观《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四卷。

摘录 《华严经》第六卷：

当知自心即是一切佛菩萨法，由知自心即佛法故，则能净一切刹入一切劫。是故善男子，应以善法扶助自心，应以法雨润泽自心，应以法治净自心，应以精进坚固自心，应以忍辱卑下自心，应以禅定清净自心，应以智慧明利自心，应以佛德发起自心，应以平等广博自心，应以十力四无所畏明照自心。

原来准备今天看十卷《华严经》，但看到第九卷时就困了，便睡去。

四月二十四日

今天是自闭关以来起床最晚的一天，七点半起床。昨晚九点多钟睡，但到一点钟醒来，便再无睡意。但总是觉得一点钟起床有点早，也不想起来打坐，便强迫自己又睡了，一觉到早上七点半才醒。起来不是很舒服，睡得太多的缘故。打扫卫生，来个大扫除到八点半才结束。简单活动了一下，吃了一个苹果，一杯茶水，开始观《华严经》。

摘录 《华严经》第十一卷：

一切众生皆以无量极微大种聚集成身，犹如大海众微水滴。如是人

身皮毛及毛孔各三俱胝。三俱胝虫之所依住。以是谛观皮肤穿漏两眼睛内，手足掌中脂膏集处毛虫不生。其余身分间无空缺。

又观此身唯五大性。何等为五。所谓坚温暖动及虚空性。所言坚者，所谓身骨三百六十及诸坚碍皆地大性。凡诸湿润皆水大性。一切暖触皆火大性。所有动摇皆风大性。凡诸窍隙皆空大性。然彼四大皆多极微於空界中互相依住。极微自性微细难知，除佛菩萨余无能见。如是五大和合成身，如世仓籩终归败散。如是身器由业所持。非自在天之所能作。亦非自性及时方等。譬如陶师埏埴成器，内盛臭秽，彩画严饰，诳惑愚夫。又如四蛇置之一筐。如是四大和合为身。一大不调百病起。是故智者应观此身，如养毒蛇，如持坏器。

善男子，汝复应知内身外器皆四大成。从始至终五时流变。云何外器五时流变。谓尽虚空十方世界众生所感妄业所持。劫初成时人寿无量自然化生无我我所。次食段食贪等现行。次由我所共立田主以为统御。次寿渐减乃至十年由恶业故起小三灾。至第五时世界将坏，火灾既起梵世皆空。水灾风灾相续亦而。是名外器五时流变。云何内身五时流变。谓婴孩位心无分别，如劫初时人无我所。次童幼位能辨是非，如第二时立自他别。次壮年位纵贪嗔痴如第三时，共立田主。次衰老位众病所侵，如第四时寿等损减。次至死位身坏命终，如第五时世界坏灭。是名内身五时流变。

一切众生从四大身能生四病，即身病、心病、客病及俱有病。言身病者，风黄痰热而为其主。言心病者，颠狂心乱而为其主。言客病者，刀杖所伤动作过劳以为其主。其余品类展转相因，令众生受身心苦。如是众病、贫贱人少，众劳役故。富贵人多，过优乐故。

身病，从宿食生。苦诸众生能於饮食知量知足。量其老少气力强弱，时节寒热风燥湿，身之劳逸，应自审察，无失其宜。能令众病无因得

起。

傍晚打坐，看到舌下有两脉通向甲状腺后边的一个穴（渴爱泉），从此穴直通尾闾秘密轮，秘密轮处似有深潭水，但水里有红色的雾，不够澄净。此水又与海底轮相连。因渴爱习气未净，故水不澄净，而舌下常干渴，舌体偶干燥，颈部气脉不畅。还看到脚底涌泉穴靠下有轮（足胜轮或万福轮），此轮开启后，大周天已通。这两天忽又开始看到哪儿都脏，而且味道难闻，去卫生间有时会干吐，好像闻了难闻的气味，脾胃会痉挛。

四月二十五日

早五点四十多起床，这几天练瑜伽身上肌肉不疼了，但浑身却懒懒的，大概也是一个过程。

起床后，打扫卫生。在擦供桌时，边擦边看着供桌上的阿弥陀佛想：这尊佛像太脏了，该怎样清洗一下呢？因佛像是木头雕刻的，又站在一个莲座上，头上的发丝雕得很细密，里面有尘土，莲花瓣里也有，用布子是擦不掉的。想是想，但自己未想出好办法，只把供桌擦干净，便点了三柱香。默想：愿供养十方三世诸佛、诸大菩萨。这时，我忽看到身处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冲我微笑。随之，一白色的火球唰得一下从极乐世界飞来，落入我面前的香炉里。随之，三柱香变得又高又大，呈红色，似有三条金色的龙缠在三柱香上。而且香炉本是黑色瓷器，此时变成金色的，而且面前的阿弥陀佛像放出万道金光。等佛像停止放光时，忽空中飞来两天女，手拿喷壶，冲佛像喷水，手里拿着长长的羽毛清洗佛像……

从此境界出来后，我看着面前的佛像，还是从前那样尘土覆盖。便想：娑婆世界众生无有神通，怎能看到此佛像已清洗过，清净庄严。但

想众生看不到，只是因眼根不净，故此世界处处污垢不堪。而眼根不净，是因心不净耳，如心净，六根自然干净。诸佛菩萨的种种教诲、种种法门都是在清洗我们的心。自己这几天脏器似变得很柔弱，看到脏东西或嗅到难闻的气味就想吐，其实还是自己心中有脏、净的分别执着或习气。自己这张脸倒是每天清洗得干干净净，但真的就很干净吗？把毛孔放大来看，也是藏污纳垢，全身的穴窍脏器何处无细菌滋生，也不比面前的佛像干净多少，自欺欺人而已。想到这些，脾胃的承受力一下增强了，面前的脏、净在自己眼里忽变得都很平常，没有什么分别。手仍在扫地，但身心寂静，似进入定态，也不再觉得有灰尘钻入自己鼻子，也不再不停咳嗽打喷嚏，似乎六根全部关闭一般，呼吸也若有若无。只有我们身心清净，心时时在道上，诸佛菩萨时时在满我们的愿，时时在加持教导我们，只是我们心蒙垢太重，而又时时失念，心不在道，故不能觉知。

早晨打扫完卫生，做了动功，开始观《华严经》第二十八卷

摘录 《华严经》卷二十九：

……善男子，菩萨若能如是净修心诚，则能积集一切善根，随所修行皆能证入。何以故。尽除一切诸障难故。所谓见佛障，闻法障，亲近供养诸如来障，方便摄取诸众生障，严净种种佛国土障。菩萨以离如是诸障难故，若发希求善知识心不用功力则便得见。乃至究竟成一切智。

这两天看《华严经》，看到善财的五十三参，回想起自己这十多年的到处参学，虽然在师父的冥冥指引下一直走了下来，途中困难也有，障碍也有，迷茫也有，但直到今天才觉得似乎真正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这十多年自己也一直冒充是个修道人，但观自己这几年的所作所为，起心动念，不对境还能清净，一对境便杂念纷飞，欲望顿现。贪、嗔、痴、慢、疑习气毛病到今天还有余留。成佛，救度众生似乎是自己一直追求的目标，但成佛是怎样？又怎样救度众生？却是迷迷糊糊、糊里糊涂。

今天重新回忆往事，如过眼烟云、南柯一梦。虽过去心不可得，但过去所为足以鞭策现在，让自己从现在的每一步、每一念都能以一位菩萨的行为要求自己，督促自己。看到身边的修行人绝大部分都仍在步自己的后尘，口里说修道成佛，也能克服一些困难，但对境时，心又迷茫，抵抗不了任何诱惑，有时还用一些佛法的大道理为自己寻找借口，禅宗就是被这些人糟蹋了（包括自己在内）。身、口、意没一刻清净，习气欲望很重，又不广积功德，福报不足以抵业，竟敢说“做与不做一个样，心无挂碍就是”。试想想，自己能做到心无挂碍吗？！更有甚者，自己都修得糊里糊涂，却自认为是明白人，满口话甚深禅意，让人摸不着头脑，举手投足俨然祖师西来意。不识对方根基，修学程度，便想对对机锋，显显自己高深，真是误人误己，害人不浅。

下午快四点钟时，护关居士送进一碗核桃，自己边看经书边吃了起来。刚吃了几颗，忽然觉得应该先供佛。这段时间，一想起诸佛菩萨，自己心中便会生起一种暖流与爱意，象想到了父母、兄妹等亲人，那种爱一下就能充满自己的身心，让自己的心变得极柔和，以此柔和的爱意，使自己看到小虫也不忍伤之。

我把核桃放在供桌上，上了三柱香，边礼拜边想：供养十方三世诸佛，诸大菩萨，愿自己能恒久心里充满此爱意，救护三界一切众生，而又能同时拥有智慧、力量度脱众生。这时，天空中忽有无数双手伸向我头顶为我灌顶。有声音说：“善哉！此灌顶来自于你无穷尽的爱”。同时，看到自己头顶光柱升入空中，现无见顶相。这时，从面前的香炉缭绕的烟雾中，化生出重重叠叠的诸佛世界，而从一世界中，有一队人向我走来。有一老者，身披袈裟，胡须皆白，法相庄严，对我说：“我为释迦牟尼。今我将为你作最后一次剃度。”边说边为我剃头发。并说：“愿此剃度后，你心如我心，如诸佛心，如诸大菩萨于菩提道场得不退转。”剃完

后，释迦牟尼又于身后一小童手托的盘中取一件袈裟，披在我身上说：

“此为达摩当年去东土时的紫金摩尼袈裟，现传于你，愿你能广建禅宗道场，弘扬顿悟法门，于万法中不著一法，于诸文字境界中见无字般若……（记不清原话）。”我身披袈裟，现出家丈夫相，释迦与所有侍者远去，诸佛世界忽然隐去。

释迦佛剃度后，头顶上会留有从左向右旋过去的三道旋纹，此纹不会消失。我在定中见有圣僧头顶有此纹记，便知是释迦佛亲自剃度的弟子，这是释迦佛剃度手法的特有标志。我记不清自己已被剃度几次，大概有十多次了，每一次剃度前，自己身心解脱都有一次质的飞跃。剃度后，自己心结打开，心垢去掉一层，光明顿现。

中午吃苹果削皮，掉地上一块。下午时，竟看到那块皮上爬满了小蚂蚁，便不假思索把那块苹果皮连同蚂蚁一起扔到了废纸篓里。废纸篓在院子里，也不是很大，我想，蚂蚁吃完苹果皮当会从纸篓爬出去吧。但又想，爬是能爬出去，但蚂蚁未必肯出去，因纸篓还有很多果皮，大概还会招来许多同伙一起进去吃。但等明后天，纸篓满后，我会把那只放废纸的塑料袋扎了口子扔出去，如有些烧垃圾的，当把许多垃圾一起点火烧掉，那这群蚂蚁就葬身火海了……由此，我忽然想到了人，许多人的一生也就像蚂蚁这样，为一日三餐奔忙，一直到又老又病，到最后一口气，也不愿从纸篓里爬出来，不知此世界还有佛法，还有解脱之事，即使知道，福德不够，也不能修学。想想六道众生，甚是可怜！自己现今能有福德福缘修证佛学，定当精进修持，决不懈怠，如能成就，定当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无怨无悔！

五点钟打坐中，有音与自己对话。“你说自己要度三界众生，你了解三界众生的一切吗？”

我说：“不了解。”

“那你不了解三界众生，怎能度化他们呢？比如你爱一个人，你不了解他的一切怎能关心呵护他呢？故你要广学一切法门。佛为大药王，你要用种种法门救治三界众生。”

“那怎样了解三界众生呢？”

“你要进入甚深禅定，只有在甚深禅定中，才能了知三界众生的种种起居饮食、生活习性，种种欲乐、爱好，种种心念，种种根性……你才能因势利导，救拔他们出离苦海。”

“怎样进入甚深禅定呢？我以前的修学不是禅定吗？”

“以前也是定，但对色身来说不是正定。以前你只是成就法身、化身。但现在必须转化色身，要修四禅八定才能进一步转化色身。你现在已善于调柔自己身心，清净庄严，而且气脉已基本通达，进入正定并不困难。”

“现在修定用不用辟谷，或夜不倒单等。”

“如心已转化，哪有那么多周折。”

“但如不吃东西，易转化气脉。”

“一切都是心的幻化，身体都没有，气脉免谈。”我开始打坐。音又说：“把呼吸调好，没有其它。”

快八点时，我刚开始打坐，忽听到对面墙靠屋顶处有坚硬的啪啪响，睁眼看时，见有一只大蝎子正把尾巴卷起来又放开在玩，把屋顶的铁皮条打的啪啪响。自己第一次见此毒物，心中便有点紧张，怕它爬下来。好在它又从屋顶的缝隙中爬回去了。前天打坐时，看到很多蝎子在爬，但因在定中，不知看到了哪里，想必是屋顶上有很多毒物。韦陀说：“蝎子阴毒，却喜欢阳气足的地方。你这段时间正处在阴极阳生的时候，故招来许多蝎子。”自己这段时间在定中也不像以前那样。曾经，自己出神去天龙山蝎子精洞里玩，对满洞蝎子一点畏惧感都没有，像幻化出来的。

而现在即使在定中，也心怀胆怯。上次看到蜈蚣也是又恶心又慌乱，不够镇定，想必是气脉转化之故。而且这几天心力极弱，到晚上更甚。

四月二十六日

昨晚睡觉没有关灯，第一是怕蝎子再爬出来，第二是这几天一闭眼就看到有许多小虫。有的在缝隙，有的在洞里，有的正到处乱爬。各种各样的小虫，自己看到后，全身就痒痒。

开灯感觉会好点。后似睡非睡中，忽看到自己头两侧单腿站着两只鹤，一边一只，自己心里明白，这两只鹤是专驱逐吃小虫的。而且床下，屋子的地上到处都长着灵芝和山参。这些灵芝还会说话，让我安心睡觉，说有它们在，小虫不会再来的。自己这晚竟睡得安稳，一觉睡到六点半多才起床。睁开眼后，似乎还看到头两侧的大白鹤。起床后，自己边洗漱边想，自己能有此福气受到这么多照顾，不知其他修学人遇到此情况怎么办呢？大概他们看不到，反而不会觉得是问题吧。如能看到的，诸佛菩萨一定会加持的。而且连这些成精的山参灵芝都能护持。

中午睡觉，两小腿和脚胀痛，很难受。自己观看，看到的是两条淤血青紫的小腿，一条腿的肌肉裂开向外翻出，另一条腿似坏了一个坑，上面有蛆爬着，想是果报。而起床拉起裤脚，两腿完好，但非常难受，腿要不停地来回动。

我求韦陀帮我看一下，韦陀却找来朗公。朗公说：“这是因果病。你正在受报，需功德圆满成正等正觉的佛祖才能治，别人恐不行。”这时，我便对空礼拜，求佛祖指点。刚礼拜完，就见从远处的云端里走出一位平民打扮的男子，约三十多岁的样子，挑着两只用布裹住口的黑瓷罐，而且边走边唱，歌声嘹亮悦耳，但我未听懂唱什么。这时，只见朗公马上向此人招手，并说：“这是个挑担郎中，他能治你的病。”韦陀正要阻

拦（我也有点疑惑，想：刚才你还说只有佛祖能治。），那人已被朗公招了过来。只见他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看了一下我的腿说：“这是五毒郁积气脉所致，用我的水洗一下便好。”说时，拉开一个罐子的布，从里面拿一只勺子舀水洒在我腿上说：“我这是五毒水，正好以毒攻毒。”这时，我看到韦陀在朗公后面双手合十向此郎中礼拜，我心中当时也明白了，这定是佛祖化现。水洒在腿上后，腿上淤血青肿的肌肉马上消失，看到有红色气流向大腿处循环。这时，郎中忽升空中，显出佛祖的相，并说：“用此水连洗三天即可。”随声音隐去。朗公看我两腿的肌肉变得好多了，但一腿还有裂口，便揭开另一罐子的布子，说：“噢！这边是清水，大概是用来清洁的。”便又用另一个罐子的水洒在我腿上，伤口马上愈合了，两腿发凉，但还有点胀，不痛了。朗公依旧用布盖好罐子，我们都向空中礼拜，谢佛祖。

感悟：

修证佛法首断淫根，如不断淫欲，智慧终不能圆满，烦恼习气不能尽。如断淫根，渴爱习气随之断除，即可圆满无漏智慧功德，才真正获自在，才能真正在红尘中游戏，入酒肆淫房也不染着。才能出污泥而不染，随缘了旧业，才能有力量不舍一法普度众生。

但人从淫欲中来，断淫根甚难。直需火中取莲，死里还生。佛祖当年也只是让弟子持戒，随修行渐渐断除淫心。但现在不像正法时期的印度，那时持戒较易。现在寺院都是旅游胜地，出家人也可私有资产积聚，大的寺院生活较富裕，僧人在修证方面不得要领。即使一些愿真正发心修持、荷担如来家业的出家人，在持戒上也觉较难，屡屡破戒。因诱惑太多，道心不坚固，定力又不够。破戒后心里又有破戒的障碍，反而有时比在家人更为难修。

希望诸佛菩萨加持，能有更多更好的适合末法时代众生修持的法门

出现于世，让一些发心真修实证的人能遇到相应的善知识，遇到适合自己修学的法门。而且能让这些人值遇善知识和好法门时，佛菩萨加持，让他们能虚心求学，不要让我慢迷住双眼，而一再错过。

快五点钟时，我开始打坐。打坐中，忽从自己头顶冲出万道光芒直插云霄，而且光芒里有彩云缭绕，与天相接。整个头顶消失、发凉。这时，韦陀菩萨说：“大日如来……”刚说了半句话，只见对面远处的山中，便有两人相对吹号角，号声比以往更嘹亮，而且山似开了一个缺口，有无数牛、羊等动物像决堤的潮水一样奔涌而来。我稍有些纳闷，只静观之。牛羊等动物到我房门外时，分开左右两排跪在地上，我才看到这些动物变成了无数藏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时从正中空中显出一相，音说“我为牧羊人”，身子穿着牧羊人的棉袄，似是一牧羊人的装束，但头却隐在一轮圆日中。而且此相不停变化，成藏地各种佛像金刚等相。我也一直未作任何念头，只像在梦中静静观看。这时，有一年轻藏民从山后奔来，跪在地上作礼。我看到空中的相变成一个法王，穿藏民衣服，头发有佛圈状纹，头顶有肉髻，法相庄严，而且正坐在一高广的法座上。那男子在法座下说了一些话，法王就让他去了。一会，见他与几个人抬一高大的鼓而来，放在法座前，法座与鼓都从地面直到半空中那么高。而且拿来一只香炉。法王喊了一声什么，开始点香，三炷香很高大，火焰一下腾空而起，非常明烨。法王又开始击了三下法鼓，鼓声雄宏。这时，路边跪着的人开始欢呼、持咒，我耳里自始至终一直充满藏语念咒语的声音。法王后边，有人从山那边铺了一条羊毛毯，几个藏族年轻女子手捧白色哈达，一步一跪而来，一直到我面前，把哈达挂在我脖子上。随后，又有几位年轻女子手捧托盘，盘中有器皿，里面似盛有清水，几个女子到我面前时，我都会用手指蘸水弹向她们头顶。这几个女子后面竟还跟了一条小叭狗，那狗竟爬在我面前立起身，两只圆眼瞪着我迟迟

不走。直到我用手抚摸了它的头顶，才摇尾而去。

这时，号角重又响起，法鼓也开始敲，而且越来越紧密。等一下，法王唱了一声，号与鼓声停了下来。只见法王用藏语大声说了一些话，进入我耳后，马上自动翻译成汉文，意思大概如下：“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三称），你今降生在此世，成为众生的依怙主。我今代表藏地人民欢迎你到藏地来，救度藏地的苦难大众。我今所作不为别事，为你出关作一庆祝，只希望你出关后，将吹大法螺，击大法鼓，震醒沉睡的人们，震醒沉睡的佛法，让大众不要沉醉于佛法的枝末（其它记不清楚）。”最后，法王又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这时空中有两条龙开始喷水，象征日新月异。后法螺又吹响，鼓声又敲起，在远处的山凹处，有一只雄鸡高声啼鸣，随之，有百鸟从山中飞起，像彩云一般，一轮巨大的红日从鸡后冉冉升起，所有图像逐渐隐去。此法事气势庞大，多谢大日如来！

晚上打坐约一个小时后，忽看到头顶黑压压的一片，似乌云涌来。我以前都是韦陀帮忙罩一个光罩，现自己用紫金袈裟把自己整个盖住，加个意念便隐去身形。韦陀菩萨也化一道光柱消失了。因已有很多次这种情况，知是魔王带魔众经过，因自己道业未成，不便与之抗衡。

魔王在前，魔子魔孙在后，人数众多，走了很长时间，才从空中过完。这时，只见一金刚手里提许多人头，在我头顶空中盘旋。我看到他手中的人头有我的家里的人。来回走了多时，此金刚说：“怎么没有，应该在这。”这时，本地土地手捧一根大人参出现在空中，说：“金刚在找什么？”他说：“在找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土地把人参献上说：“此地没有三十多岁的女人。”那黑金刚便收了人参准备离去。土地说：“是否能留一颗人头给我。”这时，我看到此金刚手里的人头中有哥哥，正在不停打喷嚏。土地说：“就留他吧。”那金刚似乎拿了土地的人参，不好意思不留，便把那人头留下说：“五千多人，缺一个也无妨。”土地忙把那

人头接住。等金刚走后，土地喊韦陀菩萨，韦陀出现在空中，把那人头向地面抛去。我也显像说：“那还有那么多人。”韦陀盘坐在空中说：“我作法让他的咒术失灵。”只见韦陀口中念念有词，这时，便见到空中有无数人头向地面坠去。

刚做完法，魔王又带人返了回来，我与韦陀、土地都隐去身形。只见那金刚在魔王面前作礼说：“大王，不知何人破了我的诛法，此人神通很大，我无力与之抗衡。”魔王想了一下，便挥手让他退下。并仰天微微叹息说：“大势所至矣！”这时，魔王忽命队伍中一美艳的女子上前，附耳交待了几句，便狂笑而去。那女子给魔王作礼后，像一阵黑色的漩流进了我父母家。我看到那女子附在母亲身上。这时，韦陀在空中出现，手拿杵指向我母，并说：“大胆魔女，还不快出来。”这时，只见一团黑气从母亲身上飘出，到空中后变成一位美丽的女人，跪在韦陀面前，并用手摸韦陀指向她的杵，面上露出妩媚的媚笑。而且，此女的手摸韦陀的杵时，那杵似中了魔力，开始发白光，从杵传到韦陀手臂。韦陀站在那里忽然僵立不动，我大吃一惊。这时，忽在空中出现无数韦陀，同时大吼：“大胆魔女，我是韦陀大将军，还不赶快离去！”只见魔女脸色突变，一阵黑烟而去。

我对韦陀说：“想不到自己修行，给家人带去这么多麻烦。”韦陀说：“不要担心，他们不会有事的。”

四月二十七日

昨晚睡得不好，因常有一种小虫飞来飞去，不知是从哪儿飞出来的。飞的又不稳当，横冲直撞，声音很大，像蜜蜂，有时撞到墙上、玻璃上发出声音。小虫个头大，背壳硬，我抓住扔出去一个，一会儿又一个飞进来，可能是从房顶的缝隙出来的吧。快二点多才睡，中间又起来几次，

故早上起床时已是七点一刻了。忙起床洗漱、打扫卫生，喝了一杯水，吃了一个苹果就快九点钟了。

上午一直打坐。刚开始坐时，先是观到一切都变成了一种光，包括自己的身体，而且这种光也虚幻不实，一切房屋、树木物体都虚幻不实地在这种光里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变化不定，而且连生起这种念头的心也虚幻不实。定了一会儿，又出定，觉噪音很多，外面各种飞鸟的叫声、屋内地上爬的、空中飞的小虫的嗡嗡声、自己的心跳声、血液的流动声、地球的转动声，此起彼伏，像在奏交响乐。慢慢，这些声音变的与我毫不相干，整个宇宙变成一种凝固不动的光，所有的声音、色彩、境界统统都像凝固在光里一样。那境界像树枝等杂物凝冻在厚厚的冰块里，冰块是透明的，还能看到里面凝住不动的点点黑色物质。这样定了一会儿，忽然神识又开始涣散，想到了家里的人。只一个念头，那凝固的光便消失了，自己便把让自己牵挂的、喜欢的、讨厌的、放不下的人统统拿来，一个一个放在面前观，边观边解剖自己的心念，为什么放不下，执着在哪儿，有什么放不下……因为心非常沉静，最后竟把所有的人观得像外面飘落在地上的枯叶，浑身瞬间轻松了，无任何牵挂和杂念。只观到自己心脉处红红的，像是受了伤似的。大概只要有牵挂，不管是讨厌的，还是喜欢的，都会让自己心脉受伤的。自己便把念力守在那红红的地方，直到那红色的光忽然消失，转化成湛明的光，而且这种湛然的光明迅速扩大到整个身体，观到整个身体变得湛然幽明。自己便一直定在这种幽明的境界里，无我无他，但还有念头知道自己定在这种境界里。

这时，朗公忽来，用昨天释佛留下的罐里的水开始浇我全身，我未出定，也未打招呼，只是定在那种幽明的光中，但他说话、做事我心里很清楚。他边用五毒水不停地浇，边用手中的一把玉如意敲打我的骨骼，

听到自己骨骼关节被震开发出的叭叭响声。而且骨头很硬，骨质也不好，还有的地方发黄，有的发红、发白，颜色也不均匀。朗公说：“这么硬，关节都像锈住了。”这时，自己看到自己身体纯粹是摆在禅床上的相，没有呼吸，正在被朗公又洗又清理。朗公敲了半天，看到关节震动时，从里面飞出来的尘土。一会儿，又看到有一女童给朗公送来一个像现代喷杀虫剂的瓶子，朗公把它喷在骨骼上、脏器里，说是杀虫的。后又与小童进入我的身体清扫我的骨缝、脏器，简直就像在大扫除。一会儿，自己观整个骨骼白骨流光，脏器也很干净了。

但朗公似乎还不满意。又见鲁班手拿巨斧前来，为我修理骨骼损坏的地方，叮叮当当一阵响，像在做木工活。一会儿，鲁班说：“你这骨骼很多已坏掉了，需重新化生，没办法修理。三十三重天上有种‘和合胶’可以化生一切，请世尊帮忙可以拿到。”这时，空中出现了释迦牟尼的巨大座像，像满整个虚空。巨大座像庄严肃静，虚空中的飞禽走兽、房屋、树木依然清晰存在，也不从他身上出，也不会印在他身上，似乎毫不相干，但两者都能清楚看到。只见世尊伸出右手，鲁班便站在他手掌心，世尊收回巨臂，轻轻抬抬手掌，鲁班就消失在空中。一会儿，见鲁班手拿一个琉璃瓶又出现在世尊手中，世尊把他轻轻放在我面前，世尊的相慢慢才消失，我看到世尊盘坐着的巨大的脚快伸到我关房内。

鲁班手里的琉璃瓶像流动的光焰，但有瓶子的形状，他把瓶口对着我，从头浇下来，有粘稠的光从头灌下来，我的头、肩随着光变得湛然幽明。骨骼消失了，瓶子里的胶水一下就倒完了，但我只转化了头和肩。朗公说：“没有了吗？”鲁班说：“因是娑婆世界，重生出来慢一点，瓶里一会还会生出来的。”果然，几秒钟后，瓶里的胶又满了，这样反复生反复倒，直到把我的骨骼全部变化掉为止。然后，鲁班说：“现在她的骨骼是化生出来的，不能算父母所生。”我一直定着，观看这些境界，心里

无任何杂念，身体像个木偶器具，随他们摆弄。看到韦陀也一直站在空中观看。

真是山大了，什么动物都有。刚才又看到从房顶缝隙中爬出一只小蜥蜴，也是第一次见。这几天天开始转暖，所有的动物都开始抛头露面。房屋太旧了，每天打扫两次，都有无数小虫像从空中化生一样，不停地被我从屋里请到院子里去。

这几天心力极弱，有时自己都能感到心弦孱弱纤细，有点小的动静都会吓一大跳，但心却不慌乱，那种感觉说不出来，像吓一跳的不是我，我一直是无动于衷的，但确实又是全身心的吓了一跳。

今天观《华严经》，观到第三十八卷，说善才童子观普贤从初发心所行之道。其心广大犹如虚空，大悲坚固犹若金刚。忽然自己心有所动，竟定在那儿。瞬间感觉自己心若虚空，无挂无碍，哪有什么柔弱、有力，连虚空皆不可得，好几天由于心脉转化或生理的原因导致的心力不足一下子消失了。

出定后，心力虽还不是很强，但感觉承受力已恢复到成人的标准了。

观《华严经》，因是向寺院师父借来的，怕自己出关前看不完。只好先看了一到十卷后，又看了二十六到四十卷。现在还有时间，再返回来看十一到二十五卷。

看书中间，不停有小虫飞出来，横冲直撞。我一会儿就送到院子里十几只。最后，只好祈请此方土地神想办法，我合掌礼拜此方土地。只见一须发皆白的小老儿从大门笑哈哈走了进来，而且手拿一佛尘。我说：“你是此方土地吗？”他说：“我是此方八百里内土地神。说来惭愧，名誉上是管八百里，其实我只能管到方圆六百里。所以，只能称六百里土地。”边说边笑，看上去这位土地爷爷很幽默风趣。我说了小虫太多，不知土地神有何办法。土地说：“这好办。”说完，便双手合十，站在屋中

念起咒来。瞬间，有无数小虫从屋子的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全部附在土地身上。只片刻，土地浑身成了一个虫子堆。我有点吃惊，暗想：“此办法不是很好吧。”这时忽从院子中央又冒出一个土地神，笑嘻嘻地说：“菩萨，老衲在此。”我一看也笑了，原来土地神早就金蝉脱壳出去了。但屋子中央这个爬满小虫的土地竟也会走，只见院子里的土地挥挥佛尘说：

“跟我来。”那屋中的土地便转身出门而去。所有的小虫都牢牢地贴在那土地身上，像用胶粘住一样。只听见土地远远喊了一声：“菩萨，告辞了，请菩萨安心用功吧！”便消失在大门外。土地走后，屋子里忽然安静了很多，没有小虫的动静了。不知晚上怎样，拭目以待。如果起作用，应该闭关前就拜见此地的山神和土地。俗话说：县官还不如现管呢。

傍晚打坐。初坐时，看到自己天目处有一手指粗的黑洞。而且发胀，自己便把意念守在那黑洞处。观了片刻，念力自动下移到鼻梁靠近两眼角那一段，鼻子又开始发胀、痒。而且自己内心对自己说：“鼻子这块有脉不通。打通时，因此处脉极微细，而且有两根极敏感神经，触动神经会牵动心意识，出现一些幻境，自己一定不要恐怖惊慌，否则前功尽弃。”说完，就把意念守在鼻子那块。此时，那段通道像堵塞了很久，似有脉粘连在一起。自己观到红红的鼻粘膜，当感觉有能量通过时，看到鼻毛乍起，瞬间，鼻毛变化一只长满了腿的毛毛虫，而且还有一只大大的螃蟹扑面而来，伸出蟹钳夹住了那段鼻子。自己知道这是幻化，心中不惊不怖，丝毫不为所动，只是死死的将意念守在那一块。

忽然，幻境消失了，同时，有两股白色的能量流上升入脑，而且鼻梁似乎拓宽，有能量从鼻子的脉扩散向两边的眼底，眼睛里白光涌动（按正常，此脉打开，日久功深，可过目不忘，一目十行。）。我又守了一会儿，便把念力移向喉部，因喉部气脉还是不畅。守了一会儿，观到喉轮和天花板处有两个大洞，似破了洞的渔网，觉脉道损坏严重。而且破洞

处有根鱼脊骨，自己把它从脉道拔了出来。想是曾吃鱼的果报显像，便又是忏悔又是回向功德，又是发愿普度。这样慢慢才看到靠颈椎处有两道白光上升入后脑，但喉前部还是不行。慢慢，才感到有清凉忽然入喉，像吃了人丹。而且看到舌头发金光，自己便很欢喜。因如舌发金光，象征自己曾广积口德，而且所言不虚，才能看到自己舌的光呈金色。喉部、口腔气脉仍未完全通达，只能慢慢修持。现在快三个小时了，小虫子一个也不见，自己觉得似从闹市一下进入了山里，耳根里清净了很多，太感谢土地爷了。

四月二十八日

一晚上未有小虫骚扰，睡得较好。只是不困，十二点多才睡下。早五点四十分起床，洗漱后，洗了几件衣服，喝了一小盒牛奶。

给寺院师父写了便条，告诉自己按时出关，后开始观《华严经》。今天可能因为经期，身体感觉疲软，故早上补充了一杯牛奶，但未见起色。

傍晚打坐，又见释佛巨大的像遍满虚空，但与房屋树木，空中的一切毫不障碍。这可能是自己能同时观到两个维层的景致，如是释佛来到我面前的空中，他巨大的身形应该遮住外面的天空与树木才对，但我却又能同时看到。但却又看到释佛的像明明在我院子里的上空，巨大的脚都快放到我打坐屋子的门里了。而门也无脚穿过来的痕迹，神通境界不可思议。看到释佛时，便看到有几个人在门口建起两幢八宝玲珑塔，非常美观，塔上的铃发出悦耳的声音。

下午，还从空中飞来一只巨大的怪鸟，它全身乌黑，头上毛很长，似女人剪得齐齐的刘海，从空中降下来时，随身子的起伏上下波动。它落在院子中时，跪在地上，变化一个身披黑斗篷的男子，手拿一封信举过头说：“菩萨，太上老君让送信给你。”我有点惊奇，老君以这种方式

联络，便出门去接了信，那人瞬间又变成鸟腾空而去。我拆开信，老君大意是：见信如见面。因现在西域，不能脱身，祝我闭关圆满结束。多谢义父挂念。

下午禅定中宁母与五母来，五母进来后，只不停打量这个寺院，似很喜欢这儿，说这个寺院好大啊！宁母说仍在峨眉山修行，现普贤菩萨已把她调入金顶的主殿执事，不在下面当差了。还带来普贤菩萨的问候，并送一枚金色的花，像一枚胸针大小。我拿起来看到下面的柄上写着一行字“普贤大行愿海”，我便珍藏起来。宁母问寒问暖，又带了她亲从山上摘的松籽给我。这时，正好巴山圣母派的两个童女彩鸾、彩凤抬一大桶洗澡水而来，要为我沐浴。宁母与五母便告辞了。五母说在五台山藏经阁执事，具体哪个寺院，无暇问及。我只是勉励她们不要辜负普贤和文殊两位菩萨的厚爱，好好精进修行，等自己圆满后当度脱她们。

她们走时，自己想送她们一点什么东西，正在踌躇送什么好，忽见自己满身披挂的全是金银、珍珠、玛瑙、玉器，忙从手臂上脱下一对宽大的金手镯，送给两母，两母都很高兴。我又从脖子上摘下一些项链给她们，正要再摘，忽想到她们福报不够，如送东西太多，被其它邪门外道看到来抢夺，岂不是给她们惹出祸来？便没有再送。自己原来没想到自己这么富有，那以后在定中也可物布施。别人帮忙做了事，也可赠一些礼物给人家。

四月二十九日

今天是闭关的第七个七天了，早上六点起了床，洗漱，打扫卫生，并洗了一些衣服，还喝了一小盒牛奶。心态很平常，像刚进关一样，没有什么波动。

只是昨晚睡到床上，忽想到世人。因四十多天未近距离接触外人，

自己感觉身心非常清净，虽然外表依然未变，但内身心却是流光溢彩、通体透彻。在关内时时听到外面人的说话声，都透出一种土气与俗气来，感到他们心垢很厚，像结了痂似的，而且言行俗不可奈。自己知不应有此分别，但那种感觉太强烈了，像污秽的气扑面而来。

自己觉得，有些是自己今生必须要做的，如：孝顺赡养父母，抚育子女，尊师爱友，弘扬佛法等，自己只是觉得这是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自己必须尽心尽力完成，只是一切以轻重缓急来做。自己已了悟因果，看透红尘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包括父母、子女、兄妹、爱人等，在心中只是一种因缘，自己现在心中已无任何贪著恋爱，孰轻孰重、孰近孰远之想，只是了缘，尽量随顺满他们的愿而已。当然，一切还是以道业为重，对不理解自己的人，随他们骂自己无情无义、狠心好了。自己觉内心的领悟与感受，想暂时无人能真正理解了。如不是这些责任在身，自己定会远遁山林，与清风明月为伴，即使餐风露宿……那才是自己真正最喜欢的光景。

想自己慈悲之心还是未真正生起来，也未真正无我。否则，怎会常思维自己自在享受呢？也应多想想众生的苦楚。而且自己有能力从五毒之中拔出来，脱离烦恼，也是众生成就了自己。自己断不能有此自私的念头，当时以众生为念。

上午十点半开始上香打坐。

刚出定，只见韦陀菩萨告曰：有众仙前来祝贺。只见空中显出玉帝的相，同时有两男孩抬进一个硕大的夜明珠，底座用木雕刻。一男孩说：“此夜明珠是玉帝送给菩萨的，三千多年，从龙宫而来，可以清热解毒、避暑用，晚上光明照耀像日月。”说完，玉帝的相从空中消失，两男孩作礼而去。那珠子晶莹剔透，珠萦绕着朦胧的青色薄烟，像从水面升腾的雾气。

随后，太上老君母来临，坐鸾驾，有上千侍女随从。老君母下轿，嘘寒问暖，后拿出一柄很小的宝剑，说：“这是一条大蟒蛇修了一万年的丹所化。此蛇曾是剑仙，故把丹炼得像一柄剑，可大可小，灵气异常。”去年进贡老君母，老君母认为是个宝贝，一直想留着送给我。我谢过老君母，老君母便告辞。

老君母的随从在院子上空还未完全散去，只见弥勒菩萨忽挺个大肚子，背个布袋而来，落下云头说：“这么热闹啊！”随之拿下布袋，往地上一倒，便有许多好吃的东西。大概倒了半袋，说：“可以了，足够你吃几世了。”我说：“弥勒菩萨何必费心弄吃的给我。”弥勒说：“你以为去西藏路上会有好吃的吗？便给你带点吃的。”我笑了笑说：“菩萨，我这色身如此笨重，何时转化得了。”弥勒不以为然地说：“真的出来了，还怕假的。太阳出来，乌云迟早会散去，糊涂蛋。”边说边背起布袋踏歌而去。

这时，忽从后门进来三个人。前面一个头的下半部分像鱼，鱼须长而多，上半部分像龙，身体像人身。后边跟俩穿黑衣服的小厮一直未抬头，看不清容貌，进来后站在我禅床的左侧，吓得浑身发抖。那似龙似鱼的人先让那俩小厮跪下，自己也跪下说：它为东海一蛟，在这守候很久，刚才韦陀去送老君母，他才有机会从后门溜进来，希望菩萨点化。这时，我看到白衣观音很慈和地用手摸三人的头，后面那两个黑衣人简直受宠若惊，欣喜若狂。观音还送它们用龙的语言写的《观音普门品》让他们仔细研读，并说前面的大蛟一千年后可投胎做人，后面的两个三千年后才可投胎做人，到时菩萨再来度化。要它们多做善事，多积功德。此时，韦陀已在空中，默默观注这一切，未发一言，但威怒四射。观音说完后，三个人不敢抬头看韦陀，急忙想从后门溜出去，但观音菩萨笑着指点他们从正门走。三个人只能从韦陀脚下仓惶而去，但看出他们欢

喜的很。

老蛟刚走，半空中水晶宫方向忽升起一巨大龙头，一条龙身露出一半时，变成一龙头人身，穿白色长袍，龙头也变得像人脑袋一般大小。龙说：“东海龙王拜见菩萨，今菩萨出关，老龙前来祝贺。”随着声音，几女童抬进有盆口大小的白莲花，都似开未开，摆满一地。龙王又命两小童送上一个珊瑚石，也有底座，龙王介绍说：“此珊瑚已有五万年，是龙宫之宝物。菩萨可看，此珊瑚中有一天然造型，似人之眼睛，故五万年的时间，在此眼中炼出一颗宝珠，像人之眼球。”我仔细观看，见此珊瑚四边不齐整，中间部位狭长光滑，形似一只人眼，而最妙的是珊瑚中空，有一圆形小球在里面来回转动，像人眼睛一样。龙王说：“菩萨常眼疲劳，可对此宝珠观看，即可消除。”我便瞪着那珠看了一会，忽然，那珠从珊瑚中一跃而出，进入我眼中，并一分为二。龙王和我都忽感意外，龙王说：“想不到此宝与菩萨倒有缘分，也是合该菩萨得此宝。不过，宝珠虽走，但此珊瑚也算是海中极品，菩萨当珍藏，不要丢弃。”我谢过龙王，龙王便告退而去。此时，地上的白莲尽数开放，放出晶莹的光芒，满屋青莲的香味。

龙王刚走，只见远处的山中，有两人吹起长长的号角。我想，是大日如来吗？但不像，因大日如来出现时，两人吹的号像长长的牛角做的。而这次吹的却是像铜管子，细细长长的，似长号。只见半空中有人来，而且觉很庄严，但我看不到任何相。

有声音自半空响起：“我是密勒日巴尊者，我从无喜国来。”

我问：“无喜国在哪儿。”

尊者说：“不在娑婆世界。”

随之，空中出现许多尊者化生人间的幻相。那些幻相唱道：“一切供养皆虚幻，菩萨不着不住不眷恋……菩萨心如虚空照……”（有的语句我

记不起来)。

等所有幻相消失，有俩人（人身大象头）抬一大鼎而来。声音又说：“此鼎是我专门仿照娑婆世界的鼎而造，声音响起，震动三千世界。”随说，有几个手指轻轻从鼎上抚过，只听雄宏悦耳悠扬的钟声随之而起，大地、山峦、天空同时震动，海水就像沸腾了一样，空中有光晃动，我也震动了几下。密勒日巴尊者又用神力护持，重新开始敲鼎三下。这三次，一切都未震动，边敲边说：“希望菩萨将来广弘大道，法音远播。”又说：“听说阿底峡尊者已邀请菩萨去西藏，而且大日如来也为此做了盛大的法事，我今也送些助道品给菩萨”。随说，我面前便出现了十多种法器。尊者说：“这是藏地的十种法器，菩萨入乡随俗，以后当会用。”随后逐渐隐去。

随之，空中出现文殊骑青狮而来。文殊只在空中，吹起横笛，随着笛音，空中幻化出种种奇珍异宝、鲜花、彩蝶、珍禽异兽、百鸟奇花等等绚丽多彩的图画，我似置身画中，被种种美景围绕，心旷神怡。忽然，笛音停了，种种景观离开我，在空中似显示在一透明的光球中，逐渐消失。文殊说：“世界所有佛事皆如此。”说完，不再说任何话，回身乘青狮而去。自己笑着目送菩萨隐去，觉心中还有一丝粘连的情感，希望再与文殊说点什么，但文殊果断离去，像一种洁净透明的光刹那的化现，令自己静静反省。

忽空中又出现巨大的光影，说：“我为普贤如来。”我正在寻找声自哪一方发出。音又说：“菩萨在找什么？”闻此音，我忽回光返照，只见在自己的每个毛孔里，都有自己和普贤菩萨在倾谈交流，而且普贤菩萨在一一毛孔中显不同的相。在毛孔中，看到普贤如来送给自己一柄玉如意，祝自己事事如意。然后，普贤如来告辞时，又送一柄伞给我，那伞从空中飞来，立即满屋香气扑鼻，原来伞柄是用香木做的。伞面像蘑菇，

发出白色光芒。我看到自己忽化成千手千眼，有一只手接住伞，把伞合拢拿在手中。

这时，院子中央忽然涌出莲花座，一道光柱像蘑菇形一样腾上天空，又从天空慢慢下降，从光中化出一青色的小动物谛听，还有地藏菩萨，法相庄严，手拿禅杖，站在我面前，未说一句话，便一手竖在胸前，开始念咒。我也双手合十，恭敬谛听。地藏王用汉文在念，咒子很长，听不懂，但一雄厚的男声持咒音不停在我身心缭绕，我观到自己的肌肉、骨骼逐渐消失，最后变成空空的光筒，光也几乎快消失了。这时，地藏停止念咒，也未发一言，回身上座，振一下禅杖，大地立即变成水晶一样透明，而且地下也是，我能透过水晶一样的地下，看到地藏回归住所，而且在其住所，光明严净，纯是净土。自己非常惭愧，想地藏菩萨用此大愿力，使自己走过的地方，皆严净若此，使地狱像大梵天一样光明照耀，连污垢的土地也变得水晶一样透明。在此光的照射下，自己觉自己心量狭隘、心力弱小，惭愧万分。地藏结束咒语前，还走上前用掌摩顶加持。

修道初发心一定要常护持自己的起心动念，如履薄冰。就这样，也常是一个妄念起来，早已无数次破戒，早已造下无数业种，机缘一来，果子便熟。自己迷在业缘里，滚来滚去，欢乐、痛苦、辛酸自己偿受，何时才是尽头？！究竟等何时才准备出离？！常在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离成道愈近，比较起来便觉他们离道愈远。常心急想打消他们的妄念，让他们能早日回归光明清净的心性，这才算有点修道的基础。但他们贪著世界的欲乐享受，觉得很舒服，而且大家都有较强的名利心，不愿出离，即使佛祖再来，能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放下一点自私执着的东西，都会像小孩玩弹子输了几颗玻璃球一样，瞪起圆圆的眼睛，暗暗盘算自己的利益得失，犹自不甘心、心疼的样子，有时还会烦躁发脾气，一定

是不舒服极了。欲令入佛智，先以欲勾牵。但自己总不能让他们以追求名利去求道吧？再说自己还没有力量向他们显示什么，即使自己神通具足，让他们因羡慕佛的神通智慧而发心修道，也已离道十万八千里。果如不正必遭迂曲，发心不正，即使修道途中逐渐能澄清心性放下欲望习气，也要多走许多弯路，多遭许多磨难劫数，何苦来呢。不然，也只能成魔，不能成无上正等正觉。唉！其实，自己想得太多，他们有自己的宿缘，自己也不是在师父们的指导下猛然醒悟，历十多年才放下许多习气欲望，到现在都不敢说完全净。操这么多心干什么，自己如有能力，慢慢帮助他们好了，能修到什么样子，全凭他们自己的造化了，有什么可急可担心的。

自己得诸佛诸菩萨的加持、护念，诸天人供养，也不能有丝毫的我慢心理。众生都是未来佛，自己当如是想，与人说话一定要低声、柔软、随顺，就像对诸佛说话一样。

不然，这些未来佛起了嗔心、发起脾气来，万一造下地狱畜牲的业来，岂非自己的过错。自己从诸佛菩萨那讨来的宝贝连送的地方都没有，唉！开个玩笑而已，也是无奈！

摘录 《华严经》第十七卷：

一心不动修习初禅。息诸意业摄诸众生，智力勇猛喜心悦忆；修二禅。思维一切众生自性，厌离生死，住涅槃乐；修三禅。悉能悉灭一切众生众苦热恼；修第四禅。增长圆满一切智愿，善巧出生诸三昧海，入诸菩萨解脱海门。游戏一切菩萨神通，成就一切清净变化，以清净智普入法界。我唯得此菩萨寂静禅定乐普邀勇猛解脱门。

晚打坐，满虚空开金色莲花，自己也坐在金莲上，心若虚空。

韦陀来说：“大光佛来临。”

我一看，满虚空都是师父的相，师父从无色界天而来，现为天主。

师父变成一个光圈从我头顶套下，然后有音：“孩子，一切可好？”

我答：“很好。”我请师父再显一相出来。只见在我对面空中，显出一琉璃体的莲花座和琉璃的师父。

师父说：“这次闭关成就法身，祝贺你……希望你能处处以弘扬佛法、以众生为念……”

自己默默聆听教诲。并说：“自己常怀惶恐，怕辜负师恩。”

师父说：“你现已得菩萨不动地，不必为此烦恼。”

我还对师父说自己颈部气脉一直不畅通，不知为何。师父看了看，笑说：“脖子是歪的，舌根的位置都不正。”边说边捏我颈椎，把头矫正。师父矫正后，我却觉得头歪了。师父说你已习惯以前的姿势，慢慢就好。舌头中间像打了一个结，忽然舒展开，变成广长舌相，整个舌发凉。

四月三十日

今天是闭关最后一天，明早就要出关了。自己五点半多起床，便洗漱，打扫卫生，洗了几件衣物，直到七点半多才结束。便上香，供佛，开始打坐。

上午，因要出关，跟朗公打了招呼，感谢他这段时间的护关。朗公正抓住两只狮子精，便一同提来。我让韦陀带两只狮子精去处理，让朗公休息一下。说了感谢的话，并送他三串珠链，一串给佛图澄，另一串给他的小徒弟。朗公很高兴激动，说佛图澄去了西藏，最后跪下，说有一事相求。我笑着说：“不必多礼”。朗公便说他这小徒弟跟他很久了，想让拜在观音菩萨门下做弟子。那小徒弟听了后，便马上跪下来哭泣。菩萨答应了，朗公便告辞，说还能再护持一天。并说这四十九天，也全是韦陀的功劳，自己只干了一些皮毛的事，中间有段时间还不在。

后广成子前来，祝我闭关圆满结束，并给他的鹤弟子带来一颗丹，

说是此鹤曾自己修出来的，一直放在天山，现在他才帮它取来。只见一只白鹤忽出现在空中，向他问好，他把白色的丹抛过去，鹤张口接住吞入腹中，并在我与广成子头顶绕飞几圈才消失，广成子说有此丹，他道心可坚固。

中午时分，空中出现天乐与光，阿弥陀佛在空中显相，大地震动，看到土地、山神、龙王等都跪伏迎接。我向阿弥陀佛问好，并行礼。阿弥陀佛给我带来几件衣服，其中一件薄如轻纱，阿弥陀佛亲自把它披在我身上，说是此衫从最寒冷的北极化生出来，可抵御一切严寒。我报身未圆满，要注意保护身体。并又拿出一白玉做的盒子送我，我打开一看，是无字天书，极乐世界之宝。我很欢喜，谢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又说了一些话，便隐去。见一团巨大的光团随之而去，光团中，隐约有天女在飞行。阿弥陀佛走后，空中大概有十多分钟还能看到一尊站立的阿弥陀佛像和金色莲座，场能太强了，一时无法散去。昨天师父走后，也在空中有此现象。

阿弥陀佛刚离去，释迦世尊带众多弟子而来。先称赞了菩萨能于末法时代乘愿而来，此时众生福薄，菩萨为了成就众生，而受种种磨难……世尊与众大弟子来时，地涌无数金莲，世尊带来无数经书，说是我需要的全带来了。

中午吃完饭，午休片刻，便开始彻底收拾东西，又洗了一些衣服，晾晒被褥，并又彻底打扫了卫生。看了一会儿书，已快六点钟，喝杯水，吃了一个苹果。

五月一日

早六点多起床，整理床铺。昨晚风大，院子里又落满了树叶，便开始洒扫。边扫，树叶边又掉下来，飘飘落落，自己心中很轻松。虽扫了

好长时间，才把院子扫净，但看着又飘落下来的黄叶，心中竟很快乐，像风、树叶与自己玩捉迷藏似的，干脆不扫了。

上香供佛后，已经八点多。自己坐在禅床上，喝了一杯奶，又喝了一杯水。并静静地看着这个自己独处了四十九天的小院，再过一小时，那闭了四十九天的门就要打开了，这小院的宁静马上就会被打破。但我相信，自己心中那像虚空一样的湛然沉寂将永远不会消失。

感谢所有的护关人员！

愿把所有功德回向给芸芸众生！

看完第一本，已是中午了，郑美琴今天没有加班，亲自下厨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吃饭时，郑美琴说：“你一上午都在看吴爱真的日记程吗？”“嗯。”丁一鸣狼吞虎咽地吃着饭。“唉，你认为她日记中谈的修证境界是真的吗？挺神奇的，像神话一样。”

丁一鸣正在嚼一口菜，半天没有吱声。停了一会儿，他才说：“非真非假。”郑美琴说：“不懂。”“佛说，我们这个世界是虚幻不实的，你说它是吗？”

“我不觉得的。”

“禅定的境界也如此。佛说它如梦幻泡影，也许证进入其中的人不觉得的。如果能从三界诸境界中见到空相，才算理解了佛所说。”

“哇！老公，你现在修学得这么高啊！”

“多谢夸奖，只是小悟。”

“你说的佛话我有时都快听不懂了，还说是小悟。”

丁一鸣笑了笑，放下碗筷，擦擦嘴，说：“我吃饱了，。有劳夫人

吃完后收拾了。”便又钻进了书房。

（二）西藏之旅

他翻开了吴爱真的第二本日记《西藏之旅》

五月二十二日

今天与别人合包租了一辆车，从五明佛学院赶回成都。一路上，司机都不停持咒（他说是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开始的路较开阔，我坐在副座。路上很少行人和车辆。只看到连绵不绝的群山和路两旁广阔的草地。在草地上，山坳里，零零星星会看到有房屋，偶会看到牦牛。

路逐渐进入山里，车子一直在重重叠叠的山里穿行，陪伴在路旁的，始终是水流湍急的雅鲁藏布江。

我们途经的地方虽还算四川省境内，但已全是藏地的风土人情。

这儿的山雄伟、高大，崇山峻岭，蜿蜒绵长，时时看到远山顶上还有白皑皑的积雪。

车子走了几小时后，路上渐渐可见到行走的藏民，都是徒步行走。稀疏的藏民房屋也开始在路两旁多了起来。

穿行在绵延不绝的群山中，看着穿着脏脏的藏衣棉袍的藏民从车旁一闪而过，眺望着远处山坳中或空地上，盖得像碉堡似的藏民屋，自己内心在揣度藏民的生活，想在那一间间屋中生活的人，每天的生活应该是很单调和平乏的。每天都可能是单一的牛羊肉、青稞面、酥油茶，然后伴着日出日落，度过自己的一生。因在这散居的藏民群落中，我并未见到任何现代化的标志或学校等，不知他们的后代怎样接受教育，大概要到远一点的镇上吧，但交通又不便利。

想生活在这些屋中的人，虽过着如此简单的生活，也是有酸、甜、苦、辣、痛苦与快乐。他们一定也有过强烈的渴望和梦想走出大山，进入到现代化的都市中去。他们渴望走出大山，只是想摆脱落后、愚昧与

贫穷。凭他们个人的力量，要走出这似重重无尽的大山，溶入到外面多彩的都市生活中，将是何等的困难！

但山里的人们，何必要走出大山呢？看看现在生活在都市的文明人，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中，他们拥有着满足自己各种欲望的便利条件。但面对着自己永无止境的、不断膨胀的欲望时，他们无所适从，那无法抵抗的诱惑使他们出卖自己的灵魂、肉体、人格、尊严，当他们把作为一个人所有的一切抛弃得干干净净时，他们迷茫了，不知自己是谁？不知自己活着为了什么？变成行尸走肉一般，每天一样在日出日落中浮沉，而且比山里的人多了一层疲惫、焦虑、压力和失落。

我想，现在，当无数都市的人走进大山里，他们远离都市的喧嚣、繁华、竞争和嘈杂，他们希望自己能感受大山、草原的宁静，让自己能有机会深深地呼吸，让自己喘口气。当他们看到山民的愚昧、落后与贫穷时，我不知道有几人会为自己生活在文明都市中而自豪，或生起一种得失之中的平衡。

人啊！我们生活在文明的都市中，或生活在落后的大山中，我们的心只要被欲望支配和控制着，我们就在自然中渺小得不值一提。我们的心就不能自在翱翔，苦不堪言。而人，本应是此世界多么尊贵、圣洁的生命！

五月二十三日

乘下午一点半的飞机到拉萨机场，航程一小时五十分，再乘机场大巴到拉萨市区，已快六点多了。

记得第一次到西藏，一下飞机，给我感触最深的是西藏的天空，那么高远，湛蓝湛蓝的，几乎万里无云。这一次可能是季节的原因，我并未看到上次的天空。但当我乘车到拉萨市的路上，远方的雪山却深深触动了。可以说，这段时间，一直在山里穿行，从泰山闭关结束到五台

山，再到五明佛学院，再到拉萨，眼里看到了太多的山。有雄伟的、庄严的、秀美的、险峻的、灵秀的，但只有拉萨的雪山给了我神圣的感觉。我还未到喜马拉雅山，只远远看到一些并不太高的雪山。那些山光秃秃的，没有树木的装饰，只有山顶的皑皑白雪反射着灿烂的阳光，但我一眼望过去时，却感受到了它的神圣。也许是藏民们赋予了这儿的雪山太多人性的东西，他们仰视雪山，膜拜它，给予雪山人性的尊严，那儿存留了他们虔诚的信仰，生生不息的奋斗、毅力和对美好生命的热忱和向往……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要是纯净无染的生命，包括一颗树，一株草，一个湖泊，一座山，只要是纯净无染的，它就是神圣的。

五月二十五日

下午打坐中，面前忽现晋美彭措法王像，而且同时看到有转经筒围绕自己胸前胸后、脖子旋转，并听到有声音在持咒，只能听懂句尾有唆哈两音。这样转了一会儿后，自己忽感到身体消失了，肉体、骨骼等变成了经筒里缠绕着的经文，只有一根蓝红色的拇指粗的中空的管子矗立着，还听到广阔的空中传来自己心跳的声音。

转经筒逐渐消失，自己变成透明的、空灵的光体，只看到有泛蓝红色的中脉，但中脉在颈部以下很清楚的显像，但在颈部时，因光散开，只有蓝红色的光，不能凝聚成管子的形状。

自己忽又变成巨大身，端坐在宇宙之中，身上的毛孔像一个个小的洞穴，而且看到自己伸开两臂，用两臂的毛孔吸收宇宙的氧气。

还看到自己头没有顶，有光与天空相接，在头顶的光中，似有大雁飞过时的叫声……

同时又看到自己身体变成数不清的心脏，每颗心都在向自己祈求，并有女子哭泣的声音，并有人把点着的檀香插入自己身体。

后身体一直像透明的光体，有时像大大的透明的水晶灯罩，有空灵、轻盈的光凝聚在灯罩里，中脉像一根泛着蓝红色光的灯芯，凝住在光中……

起坐后，继续看书。

傍晚，有同行的居士想请我帮忙建个坛城，供他们修法作供养用。但在禅定中，与晋美彭措法王说起此事，法王说：“不行。首先建坛城后，每天需作供养，而且诸天护法金刚等会来。你建的坛城，他们还承受不起，他们的起心动念还很杂乱，你现在正在转化气脉，自顾不暇，没有力量再分更多的力量去护持他们。如他们的起心动念与魔相应，没有上师的护持，会招来外魔的。其他人建的坛城没有你建的坛城力量大，反而弊端也小。让他们请尊世尊像供养就好了。告诉他们，心灵的庄严、宁静、祥和是最殊胜的坛城。法供养是最殊胜的供养。”

我请法王能给予他们加持，法王说：“让他们的心先平静下来，过段时间再说吧。他们想求大法，但不愿付出一点，起心动念成问题，你也不必责备他们，需自省自悟。他们也都是有根基之人，孰轻孰重，自己会懂的。”

五月二十六日

上午九点多出发，去朝大、小昭寺。先到大昭寺，绕寺内大殿一周后，因人太多，故先站在院子中央拜佛。

我站在院中，双手合十，刚定下来，就听到空中有声音说：“马头明王来了。”而且声音由院中急奔殿内，一会儿，从殿内铺出一张红地毯，而且有许多长着马头的人跪在地毯两侧欢迎，在空中，有许多蓝皮肤的天女在飞行，喷水、散花。我看到自己忽变化马头明王的样子：两腿叉开，成马步形，而且是马腿，脖子是马脖子，但较平常的马颈要长，而且向右扭转，像龙脊一样光滑矫健。马头扭转脖子，一声长嘶，身上佩

戴非常多的装饰品。我走进大殿，看到佛的十二岁等身像，便绕像一圈拜佛。

这时，空中忽有诸菩萨、法王云集，像一个大法会的会场，正中的高大法座上坐着释迦牟尼佛。

我变成现在的样子，走上前去，向世尊顶礼……

从定中出来后，便进殿去拜佛。在大雄宝殿礼拜时，看到佛像忽全部消失，变成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悬挂经幡，而且有四大天王在空中端坐。每进一个小佛堂，总有哈达从空中飘落在我脖子上，并有金刚、法王还礼。当我靠近世尊等身像顶礼时，听到空中有阵阵雷鸣声，但似又不像雷声，就象巨大物体在震动。有音从空中传来，“菩萨到得此殿，法身圆满……”而且空中出现无数千叶宝莲，看到自己端坐在宝莲上。

从大昭寺出来，我在附近一餐厅吃了午饭后，请了一尊宗喀巴大师的像和两个送子观音，还有一个长号、香炉。

饭后，我又去了小昭寺。在世尊八岁等身像前，我看到自己又变化马头明王的样子，而世尊像化成一小孩，手指上空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忽世尊像又变得巨大无比，充满整个虚空，而且放射万道金光！我感到自己被金光穿透溶化了。在一个小佛堂礼拜时，有音说：“喜措嘉来了。”

世尊送马头明王两件礼物，一件是让明王多了两只金翅膀，一件是如意幢，像个宝盖似的。

在中途拜到宗喀巴的像时，宗喀巴大师现身还礼，并赠一颗黑色的药丸给明王，说是调身体用的，见马头明王拿起来从右鼻孔塞了进去……

五月二十七日

昨晚在看《西藏修证佛法之王：热罗大师传》中的道歌：

世与超世诸事物，本来并非实有物，由于境识习性重，心中出现错觉。错觉是从心中生，心本空虚无形象，心性本质是光明，光明心光是法身。法身自性无生灭，无有生死与善恶，恶业自性也是空，空对空有何损益？虚幻虽非无因果，观修生起佛身定，念诵甚深密咒语，没有业障消不尽。消业之法虽然多，修习怖畏金刚法，消业威力无匹敌。原因在在于消业障，要靠二无见空慧，文殊金刚大怖畏，原是诸佛智慧身。

当我读到一半时，心身忽然消失，自己处于一种湛然纯净的光明中，而且对光明也不染不住，极空灵。故摘录如上。

五月二十八日

今天是自己生日，早上七点多起床，去布达拉宫转经。

转经的人很多。我从宾馆打车到布达拉宫的东墙外下车，开始随转经的人流慢慢走动。转了半圈时，我忽听到一个很响亮的念咒的声音从空中传来。我抬头望去，只见在布达拉宫上空，出现一巨大的转经筒，而且空中闪了一下班禅额尔德尼的像，而后有一个不熟悉面容的法王的半身像出现在转经筒旁，转经筒自己在不停旋转，那法王在大声唱，用藏文，很悠扬。我便向空作礼。

忽感觉自己在俯视整个西藏，而且自己看到自己在转布达拉宫，身体只是一个幻相，而且整个布达拉宫，包括熙熙攘攘转经的、做小买卖的人群都像空中的一处幻境，似乎很快就会消失。

转到布达拉宫后墙的一条巷里时，因巷子里有很多做小买卖的人，有卖肉、蛋、各种土特产及日用品等，巷子边有点脏乱。自己在定态中对一切了了分明，感到身边的人群，人们的心紧紧地被系在这个肮脏的地方，人们的心都向下沉，在堕落，没有光，不知道自己处在幻境中，而在真实地受苦受难。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空洞，只心轮处有一白色光柱，而自己并不在自己身体上，在虚空中一直未动过，无形象，却在看

诸世界的幻幻灭灭。

九点钟时，布达拉宫上面的转经筒消失了，法王的图像和唱诵在八点半多已消失，这时，我正转了一圈多一点。

转第二圈时，我看到在遥远的东边的山峦处，有半边天空忽变得像日月一样皎洁，不像天空，像日月同时辉映，发出淡黄色的光，天空像巨大的宝玉。这时，从那片天空中，忽垂下一幅巨大的释迦佛画像，而且在画像的上空，出现了两行藏文写的字：祝愿一切在此世界受苦受难的众生吉祥、如意、幸福！（大概意思）字出现的同时，看到有两龙在含宝珠腾舞，两凤口衔宝壶展翅飞翔，并把壶中的水倾斜、洒向人们。这时，空中又飞来无数黑色的鸽子，口里衔着小树枝（是橄榄枝），象征世界和平。这时，看到白衣观音手拿净瓶站在空中，用柳枝向下面洒水，看到地面上跪着许许多多的各种生命……听空中有声音说：“观音菩萨正在做祈福法会。”此法会持续到十一点多钟。

我转了两圈后，与几位居士坐脚踏三轮车去饭店吃饭。在途中，我看到两天女手抱两宝瓶一直在空中随车飞行。我便看了她们一眼，只见一巨大的宝瓶从空降落，面前出现一女神说：“圣湖女神祝菩萨生日快乐！”我还礼，女神隐去。

到了饭店，我看到文殊菩萨和晋美彭措法王与我共座。稍等一会儿，空中有八仙、元始天尊现相祝贺，空中还出现玉帝相，同时有天女散花。密勒日巴尊者赶来，把牛粪放在涮锅的火炉烟囱上，并帮忙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坛城，空中宝盖幢幢。

大宝法王显相祝贺，并送给我一块像鸡蛋大小的绿宝石。

世尊的相随后在空中出现，随从众多，同时天降花雨，有天女献哈达给我，并祝生日快乐，岁岁平安。空中有鼓声，天乐声，还出现硕大的净琉璃瓶。天空又出现无数梵文的字，放着金光，世尊的相化身无数，

遍满虚空，并响起梵唱的声音，世尊在加持。我心轮开始放金光，一道光从心轮冲出，在空中现一道白色光柱，瞬间又发出七彩光芒，空中藏文、梵文的字纷纷进入这道光柱中，光开始转成金色，并从光中开出一朵白色、金色，七彩变化的莲花，同时有天乐响起。

这时，看到晋美彭措法王两手心发光，升入虚空，双手合十，手中出现一转经筒，转经筒转眼又变作小法鼓，并有鼓声响起，法王唱起吉祥的赞歌（用藏文）。

文殊菩萨也在虚空变化大威德相，口中喷火，双手提人头，两眼射出蓝光，发声恐怖，胸口出现卍字轮在旋转，天空下起密密麻麻的小剑雨，有音说：“愿菩萨在弘法中用大威德战胜邪魔”。

这时，空中有环佩玎珰声和风铃声，有十二位度母来，献上白海螺、宝石、法器、珍珠、玛瑙等各种宝物，她们肤色各异，领头的女子显蓝色皮肤。

空中忽一声长啸，像猿在叫，一长着蛇头人身的法王骑在一斑斓大虎的背上，从空中缓缓前来，敬献一红色的玉珊瑚，我化为马头明王的样子，收下礼物。

这时，大地裂开，从地中涌出一宝塔，塔上铃声响起，塔中坐一佛唱曰：“菩萨，生日快乐！”塔放出白光，像日月朗照，远方的山都发出金光。

此时，空中突出现无数美食，是观音菩萨在举行会供，诸佛菩萨、罗汉、金刚云集，空中有喷泉不停喷水。会供场中央有一块巨大的宝石，不停旋转，放出七彩光和薄烟。

有天女不停在我们吃饭的桌上方散花，我用心力将一杯青稞酒加持后，用手指沾酒弹向她们。随之涌来一群空行母，拿起酒杯喝酒，并说：“是观音菩萨加持过的酒，像甘露一样。”有几位空行母向我们吃饭的火

锅中投放香料。

远远看到普贤如来，愈来愈近。普贤菩萨显男相，头戴一顶宝冠，并说：“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并回身从象背上解下两桶（方形木桶），桶里有水，像幽泉，深不见底。“这是峨眉山的两眼幽潭，我把它带到西藏，祝你生日快乐，让你在西藏天天饮甘露。”说完，我与普贤菩萨都大笑起来。

空中有禅杖振动，禅杖上佩带的铃环发出声音，地藏菩萨大踏步走来，打扮的像唐三藏。“阿弥陀佛，老衲祝寿来迟，送菩萨一张金卡。”边说边手中出现一张佛像金卡，金卡发出七彩光，地藏菩萨说：“这张金卡能让你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收了金卡，谢过地藏。

在返回宾馆的路上，我忽然困得很厉害，而且全身无力，进到房间，马上就倒在床上呼呼睡去，

一觉醒来，看表，大概只睡了半小时。但却是自进入西藏以来睡得最舒服的一次。胸部没有那么气紧，只鼻孔干燥、疼。我懒懒躺在床上，闭眼养神。这时，忽听窗外有声说：“菩萨，生日快乐！”我朝窗外一望，看到有一只金色大鸟，介于鹰和鸚鵡之间，也有点像释佛头上的大鸟，它吐出一颗椭圆形的红色丹给我，马上就飞走了。空中有许多鸟鸣的声音，很好听，声音像水珠滴入深潭的音，有微妙的叮咚声。

我迷迷糊糊地把那颗丹吃了。觉喉部生起了红色火焰，火焰消失后，似有水在颈部一波一波从下向上荡漾。

这时，我大脑开始又清醒了，便起床，给摆在桌上的佛像等开光。

我端坐床上，正好面对供桌，供桌上有佛像、法器、念珠等。

我静下来，身上和头部出现七彩光环，这时忽变作马头明王的样子，非常高大，我清楚看到佩戴在马颈和胸前宽大的银项圈，上面缀满宝石。

马头明王扭动脖子，一声长嘶，只见有与供桌上一摸一样的佛像、

法器和念珠等需开光的東西從空中紛紛墜下，與供桌上的東西各各合二為一。供桌上有四隻轉經筒，有一隻很大的轉經筒落下融在並排放的四筒中。還有香爐的蓋上蹲著一隻小銅獅子，看到空中一隻雄健的青獅慢慢降落在香爐蓋上，與小銅獅子合在一起。這時，供桌上所有的物品都放出燦爛的金光，金光穿透房子，射向虛空。放在水杯的兩顆珍珠在跳動，而且那只長號和鈴都發出聲音。

我從定中出來，開光結束了，我吃了供品中的三個桃。

五月二十九日

早上七點起床，有輕度腹瀉。但腹瀉時，內視自己全身脈道，有黑色、灰色的污流順大便排出。

早上未吃任何東西，只喝一杯茶水，看完《西藏修證佛法之王：熱羅大師傳》，開始打坐。

摘寂天大師《入菩薩行》：

人不能驕傲和鄙視別人，但對自身的仇敵——貪、嗔、癡等，要驕傲和鄙視，要堅決戰勝。

修行是一個自我改造的過程，要和自身的貪、嗔、癡、疑、慢、邪見作殊死的鬥爭，抑制直至徹底地消失這些煩惱和墮落的根源。

對修行者來說，戰勝自身的覆蓋在光明佛心上的堅固的邪惡污染，才是最大的功力和神通。

時輪講人體氣脈有 72000 條，分三類：24000 條是精脈，精液流動；24000 條是血脈，血脈運行；24000 條是氣脈，氣脈運行，各占三分之一。

時輪講人從生下來五個月開始，每天坏死兩條脈，一百年後 72000 條脈全部坏死了，如無特殊的原因，如良好的保養和修持，就無生存的条件。

整个下午都在看书，只是中间有一会儿忽觉眼睛非常干涩疲倦，便掩书休息。似睡非睡中，忽观看到两眼里有金色的圆圈形光圈，而且继而有金光向外射出。一会儿，全身突然像着了火一样，并无太强热感，但全身整个脉道里都像燃烧着火焰，又像是透明的阳焰，而且在中脉中有无数白色的闪光点。我从床上坐起来打坐，先是深呼吸几次，把呼吸调匀，而后让心定下来。这时，身上的火焰消失，化成三个七彩的光环，每个光环里似乎都有密宗的佛像，又化成欢喜佛，愤怒金刚像。自己心愈来愈定，佛像消失，身体呈光明相，自己消失在透明无色的光中，但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气脉循环像大风吹呼呼作响。一会儿，觉脖子的皮肤特别痒，随之耳朵也痒，脖子里有七色光。自己出定。

五月三十日

谈偏见

现在很多修证佛法的人，没有经过任何严格的实践功夫，就对流传了二千多年的佛教教法、教理、宗门宗派指指点点、品头论足，显宗指责密宗，密宗不屑显宗，小乘谤大乘、大乘贬小乘，而且争论愈演愈烈，大有为“正法的弘扬”而献身，扫尽一切“旁门外道”之“正气”，孰不知，这些人已经“死”在了他坚持的宗门宗派、教法教理中。

佛陀的教理教法揭示了宇宙的真理，是能经得起恒河沙劫数时间的考验的，他的深广，不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凭借一点点聪明博学，凭借一点点智慧，去以文解字，用带有贪、嗔、痴的眼耳鼻舌身意就能理解，就能说清楚的。况且佛法从创立开始，经过二千多年的时间，它在不同的时空段，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中，他将以何样的面貌出现来度脱众生，也不是那些死板着“古老教条”的条文来“认死理”的人可以清楚的。

在娑婆世界佛法的弘扬怎样能在不同的时空点，不同的人文环境中，

对众生能契机契理，去弘扬佛法，才是真正圆融的行。否则，只能阻碍正法的传播与弘扬。

曾经，大乘佛法因局限于“经院哲学”的范围之内，而且以思辩繁琐的学风，脱离了广大群众，使大乘佛法在印度本土逐渐衰微，而印度教却融合当时印度的各种学说（包括佛教）而复兴起来。大乘佛教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从而挽回自己的颓势，因此积极接近印度教和婆罗门教，从他们那里开始接收曾经竭力批判的东西，如“禳灾、祈福和密咒”等观念，并对此进行合理化和佛教化，最后形成相对独立的密教体系。所以早期的密教里，结合了印度教的内容。而当密教传入西藏时，又与当时西藏的传统宗教势力苯波教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最后为了佛法在西域立足、利益有情，其在内容的一些传播形式上，又糅合进了苯波教的一些仪式、仪轨和内容。但当时在藏地弘扬密教的大师们却遇到了佛教显宗僧人与苯教徒及其代表势力的双重迫害，他们被苯教徒认为是传播佛教，而佛教徒认为他们在弘扬苯教。比如，从继莲花生大师后，在藏地弘扬金刚乘密法的毗卢遮那大师，他一生坎坷的弘法道路就可见一斑。但正是由于这些不“墨守成规”的大师们，在佛法弘扬形式上的变通、施教上的善巧，使佛教正法以“藏密”的面貌出现在了广阔的雪域地区，而且生根、发芽、结果，一直到现在都在利益着雪域有情。出现了无数因修炼密法而成就的高僧大德。如密勒日巴大师，热罗大师、宗喀巴大师、移喜措嘉等。他们的事迹在汉地都广为流传，谁能否认他们存在的史实，而他们也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印度教徒或苯教徒，他们是真正的佛教徒。因为不管佛法传播的形式怎样变，对机怎样善巧，佛法的本质和精神却始终在那儿。

故真正的佛教徒一定要在学教理的同时，把佛陀的教诲付诸实践。只有这样，你才能抛弃各种偏见，不是“死教理”、人云亦云，盲目否定别

人的体验和观点，盲目否定其它宗门宗派，进而盲目诽谤一些真正的成就者，因为他们比你更了知末法时代众生的根机，他们更懂得怎样去弘扬佛法才能契机，才能让更多的众生走上法船。为了让所有的孩子脱离“五毒火宅”，也许诸佛菩萨会使用种种善巧，种种承诺，种种玩具以诱惑众生。如你没有慧眼，你还五毒在身心炽盛，你还不能心安，在生死面前还有疑惑，那闭上你的嘴，管好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让自己的身心先最起码清净起来。不要鄙夷人天乘的功德与福报，末法时代众生，大部分人连这点福报都快丧失了，不要再增加自己的口业。既然魔王能披着袈裟引诱佛子佛孙，难道诸佛菩萨就不能现魔王相去降服魔子魔孙吗？你在着什么相？魔相、佛相还是文字相？你的六根清净了吗？你的身心已与道相应了吗？你学法已生起殊胜的功德了吗？那样你才有资格去否定别人、去“诋毁”其它宗门宗派。否则，哪个是佛说、哪个是魔说、哪个是正道、哪个是邪道，不是心垢污染严重，又六根不净的“人”能分辨清的。还是希望自己从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减少偏见、嫉妒、嗔怒，多积功德福报，以期自己能与诸佛菩萨的慈悲、博爱相应，与善法相应，使自己种善因而最终得善果。

五月三十一日

今天早上六点半多起床，去布达拉宫转经。我发现布达拉宫的上空又出现了那只巨大的转经筒，但上次念经的法王一直未出现。

我未拿转经筒，只是口里念着“嗡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收摄心神，一步一步地走着。十几分钟后，身体开始变成轻盈透明的光，慢慢光也开始虚无，只在心轮部位似有一个旋转的转经筒，几分钟后，转经筒也化作飞速旋转的无数光点，围绕一截花蕊似的白光在旋转，听到有地球转动轰隆轰隆的声音。

转第二圈时，乞求布施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我学别人的样子把五十元钱换成一角一角的零钱，看到有要钱的就给一角。要钱的人有妇女、小孩、老人、残疾人、喇嘛等，因心中无相，眼中无相，施也空，受也空。一角一角钱从我手中不断递出去，就像大家在做一个传递纸币的游戏。

在边布施边转经的途中，我的身心慢慢地溶化了，全身暖暖的，似乎每个细胞都是一颗心在闪光。

我感觉到自己在消失，我连透明的光也不是，也不在任何状态中，无挂无碍无住。

我只在众生接受布施时贪婪的眼神中，习以为常的面无表情中，在众生被各种欲望捆绑的苦难中重生慈悲，而且愈来愈重，那种力量强到让我举步维艰，欲哭无泪，让我透不过气来……

回到宾馆已是上午十点多，便未打坐，翻看了一本书。在书中，看到作者在密宗的见地上还是到位的，但见地不圆满，对禅宗的一些祖师的所作所为，如呵佛骂祖、一些机锋的对答等都存有偏见。其实一切法门都是为接引不同根基众生的善巧方便法。明知这些，又执着什么呢？这也是作者不能真正了解禅宗祖师的证量，以及他们对应接引的弟子的根基。

其实，选修禅或密，只是不同根基众生入门的下手处不同。登堂入室后，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大师都一定会抛却门户之见的，没有任何一宗一派是更圆满更殊胜的。

六月一日

在修道之中，爱我们的敌人，爱恨我们、讨厌我们的人，并不是说我们在红尘做事中不提防他们，那样我们将会事事无成。

菩萨爱众生，就像我们虽知道父母有缺陷，但我们还是敬爱、感恩父母，就像父母虽知道孩子不学好，行迹恶劣，但父母还是要爱、关心、引导、教育孩子。

虽然爱众生，却知道众生的劣根性，知道哪一些众生想把自己送上十字架，知道在你行菩萨道中，那一类众生将成为绊脚石，明辨这些，才是菩萨的智慧，才是对众生智慧的爱。

圆满的智慧的爱是建立在空性之上的，不是怜悯、同情、儿女情长等等的世俗感情。就像西藏热罗大师对阻碍正法弘扬的一些“大师”全部用“杀”的手段，将他们超度到文殊佛国。这是建立在空性之上的智慧的爱，是无有任何挂碍、私情的爱。他不怕别人去诽谤，责难自己，他用自己的能力、神通为正法的弘扬扫除障碍，保护了正法，保护了弘扬正法的善知识，使佛法以一种世俗的事业发展时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节省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所浪费的时间、精力……

上午看《至尊宗喀巴大师传》

六月三日

昨晚睡眠不好，快四点才睡着。

自己这段时间厌离心太重，看着七情六欲里的众生相，观世界过眼烟云般的繁华热闹，看一切事物的生生灭灭，看书里为一个观点争得唇枪舌剑，不惜用刻薄尖酸的语言贬低对方的“名人大德”们，自己在平静中有时会生起深切的冷漠与厌离，慈悲心生起的时候甚少。

六月四日

早去布达拉宫转经。天转冷，但转经的人还是较多。

在空中，对我学密法、受灌顶晋美彭措法王早上又简单做了一个法

事，密法是很注重缘起的。

先是在布达拉宫上空出现一巨大的鼓，有人把鼓敲响后，空中出现了法王的半身像。在远方的天空中，出现圣湖女神，两侍女抬一很大的宝瓶，而且有两只凤凰用口啣一黄布的两角，布上写着藏文“欢迎菩萨到来”等字。女神让把宝瓶向下倾倒，有许多宝石像雨点一样从空中落下来。两边的天空上像被火红的晚霞笼罩，放着红光。法王用藏文唱起了高昂的赞歌，同时还有一位佛母的女声和着一起唱。

随着鼓声和歌声，从布达拉宫冉冉升起宗喀巴大师的像，像的形象与我屋中供养的一样，但很巨大，似乎占满了半个天空。

我想，这大概意思是我将得到宗喀巴大师的传承。随后，又看到东面的空中有巨型布画释迦佛像出现，佛像四周有无数密宗护法，金刚、空行等众。

女神倾倒宝瓶的意思象征财富和法雨。

随法王的歌声消失后，大鼓与其它景象也慢慢消失，空中还出现许多藏文的字母，我未知其意。

鼓消失后，布达拉宫上空又出现了每天都出现的巨大的转经筒，不停旋转。

这几天看了《西藏修证佛法之王：热罗大师传》、《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等书，这些书中都有各位大师修证的历程，显现神迹与弘法利生的大量事迹。使每一位学者敬仰，恭敬之余，都羡慕大师们与生俱来的法缘。但书中却没有提到每一位大师在学法前的心地。我认为，每一位大师在未接触佛学前，他们即使在年幼，都一定是做事会公正无私、慈悲喜舍、善恶分明。他们有的敦厚朴实，不知吃亏为何物；有的天真率直，坦诚的像一块璞玉。只有这样的心地，他们才可能得到诸佛菩萨垂爱，才能有殊胜的法缘降临在他们身边，也只有如此的心地，才堪称法器，

任何珍贵的法倒入其中，才不会变味。而在这种心地上，佛法的种子一旦播撒，便才会迅速开花，结果。

而这些大德们，也许他们开始学法时，他们也有贪、嗔、痴，也有七情六欲。但在关键时刻，他的心总是超越世俗法的。故在红尘中，他们的行为也一定超越俗情。他们一旦见到佛法的真谛，便如狮子扑食一样迅猛地精进，能够顿时跳出俗情的牵绊，能够为追求真理而忘我。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他们从一开始，就具有一颗在五浊恶世中熠熠生辉，如金子般珍贵的心灵。诸佛菩萨看到他们，如在砂砾之中看到了珍宝，喜爱呵护。有如此心灵的人必将成为圣法的宠儿。

显宗各门各派的心法与密宗的心密并无不同，只有一个，这才是佛法的真谛。法门的不同，只是契合不同根基众生说出来的，只是让不同根基众生在修证中有个下手处。登堂入室后，自知门里风光，语言所说总是有缺陷的。没有到过绝顶的人，只从道听途说得来的东西总不能圆满。与别人争论，如想说服别人，试问自己还有无疑惑，真的能了生死，真的作得了主，明白自己生从何处来，死到何处去。真的能用佛圆满的角度去看待生命的缘起，宇宙的本质，那时你才有资格，有资本去说服别人，否则争论毫无意义。

也许我们能从理论上了解色空不二，了解无生法忍，不生不灭的境界。但如你还没有体悟，没有证得，那这个“了解”是不圆满的。你的见地还离佛的见地十万八千里。

六月五日

今看《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宗喀巴大师的修证体验，与自己修行中很有相似之处。摘录如下：

大师曾说：“现在由于修养善妙熟习，在后得时（即下座未修时）亦

能见所有各种现相自性本空如幻起，未合入空性印证的庸俗现相（即凡夫见为实有之相），大都不能现起了。”大师的《道情歌词》也说：

住定空性如虚空，后得如幻之空性，修已幻、空双运修，赞菩萨行到彼岸。

如是知己片面道，心不满足绝于彼，善缘诸规我亦修，盼汝亦能如是行。

下午打坐，只念一个“嗡”字，观嗡字在中脉里从顶轮一直排到会阴。发声时，嗡在振动，整个中脉的气流也在振动，而且瞬间生起白色的光柱，光柱在振动时，觉全身的每个细胞都随着振动，身体里散乱的气随振动自动归入主脉道，自然矫正。只念了一会儿，便浑身发热，身体完全成为炽热的白光，而且似整个宇宙也随着震动，身心溶入整个宇宙之中……

六月六日

昨晚下了雨。打开窗子，一股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透过窗户，看到周围的山都罩上了白茫茫的一个雪顶，在山腰间，不断升腾的雾气形成了一抹抹白云缠绕着山峦，很快云天相连，白皑皑的山顶便隐在云雾中。

已经是六月份了，在拉萨附近的低矮的山上还能看到雪景，很赏心悦目。因窗外是一片校园的操场，很宽阔，操场上有绿茸茸的草坪，而且在校园周围和操场边都种了很多树，现在也都郁郁葱葱，远方的雪山在葱绿的树木映衬下，显得更加圣洁、神奇。

我发现自己对西藏的雪山，不管是高还是低，不管是什么形状，都会油然而生喜爱之情。

上午去哲蚌寺朝寺。哲蚌寺入口建在山脚下，但要到后面的大殿需

一直爬台阶，弯弯转转，快到半山腰。

在开始的一个大殿中，有五世达赖喇嘛的高大法座。我供了一些钱在法座上，闭眼礼拜时，只见法座上方的空中忽似开了一道金色的门，从门里推出一个金光闪闪的法座，这时，只见有两个法相庄严的喇嘛手执金壶为我灌顶，我的身体变得透明，然后有人为我戴了一顶五佛冠，我脚踩莲花登上了法座，并穿喇嘛的衣服，显男相，听到空中传来木鱼声、鼓声、铃声……并有声音说：“愿菩萨能广弘佛法，利益雪域有情……头上有天花乱坠。

再继续往后走，有一殿的墙壁上画着阿底峡尊者的画像，我便礼拜。忽见墙变为虚空，阿底峡尊者坐在虚空，拿起一叠书送我，并说：“这是《菩提道次第灯论》和《菩提道次第广论》，希望你能利益雪域有情。”并伸出右臂，用手为我灌顶，我看到自己通体变为金色，而且在海底轮开了一朵金莲。阿底峡尊者说：“你将为金色观音。”

然后，我看到尊者把手臂收回去，整了整肩上滑落下来的衣衫，图像忽然消失了。

再依次往后走，有一个殿中供着很多佛像我认不出来。有一尊护法像手里似捧着一个心脏，样子恐怖，我礼拜了一下。忽见自己身体里的心、肝五脏统统从身体里飞到了空中，肠子还与自己连着一点，自己除了头、两腿，什么也不剩。在刹那间，自己的恐怖感消失了，看自己的内脏与看屠宰场里摆放的动物的心肝五脏一模一样，对肉体无任何依恋和贪爱。那些脏器忽然一刹那间又飞回了我的身体里。我又拜了拜那位护法金刚，感谢他的加持。

在进入供着长寿佛的殿里时，我看到眼前的佛像忽然长出层层叠叠的头，而且还在不停地往出长，我有点惊诧，不知是何意思，只听一声音说：“菩萨有千手千眼，我有一千零八十个头，祝菩萨长寿。”随此

声音，我见长寿佛伸出无数手臂摩我及周围所有人的头。

在拜其它的佛殿时，都有很多佛菩萨的手一起放在顶上加持，自己常看到自己通体光明或发出金光。

在进入最后一个殿里，供着大威德本尊像，我礼拜时，忽看到自己变成黑色的大威德本尊，从天空忽坠下一铃、一杵，我分别拿在左右手，只见自己变的牛头冲空中一扬，威武地吼了两声。听一声音说：“你已得热系传承……”而且空中出现无数金莲，隐约有诸佛菩萨的相……

听喇嘛讲，在大威德像的里面有“热罗大师的肉身”。

在大威德本尊外面的殿里，我还供了喇嘛一些钱，要了一壶酥油茶。坐在大殿的红色垫子上，手捧着酥油茶，闻着那浓浓的酥油茶香味，看着面前点的一排排酥油灯，微微晃动的明亮的火苗后，是画着藏传佛像的五颜六色的墙壁。自己的心清净自然，似乎变成了一位纯朴的藏民，已融入藏族的风土人情，正置身于藏传佛教远古的历史中……

从哲蚌寺出来，在寺院门口的地摊上，请了一尊四臂观音像和一尊释迦牟尼佛像。

六月七日

随笔

回归

孩子，妈妈从故乡来。

妈妈翻越圣洁的喜马拉雅山雪峰，在释迦佛证道的菩提树的指引下，沿恒河潺潺流水，一路寻你而来。途中，妈妈看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在那不断生起的慈悲的爱的光环中，妈妈震撼了，妈妈化作一颗巨大的泪滴从空中坠落。

孩子，妈妈看到你时，妈妈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孩子，告诉妈妈，你贪了吗？你一定是贪了，否则你怎么会把自己包裹在这么坚硬的“我执”的壳里，不得自由。世界如此之大，找不到你立足的位置。

妈妈曾告诉你，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有毒的，你不能贪恋，你要少吃少拿少占有，只要能维持你的生命就可以了。这样你才能中毒甚少，有能力返回故乡，但你却忘记了妈妈的忠言。

你看你手里拿的这块“宝石”，这在故乡可以随处捡拾的东西，你却在不不停地把玩，贪爱的毒在你心中炽盛。

你看你怀里抱的这个女人，是一个不懂羞耻，不懂爱为何物的毒蛇所变，你却对她低下你那曾贵为“太子”的头颅，俯下你那高贵无比的圣体，让她的淫毒在你琉璃般的体内炽燃……

孩子，你认不出妈妈，你看不到妈妈，你的眼睛盲了吗？你一定是嗔怒了，为了什么？孩子，为了什么使你嗔怒，使你失却与生俱来的宽厚、慈悲、容忍的品质，就为了那几块“宝石”，为了占有那个淫欲的女人吗？让你不再原谅你昔日的兄弟朋友，让你嗔怒曾有恩于你的人，让嗔怒的毒烧伤你明亮、智慧的眼，让你昏了头，忘记自己是谁？把沙砾当珍珠，把毒药当美味，忘记你曾拥有的一切，忘记你的富有。

孩子，让妈妈带你回忆故乡的美和你的富有。

你曾从妈妈的“无欲”而生，你的法体圣洁晶莹，人不能视。因纤尘不染，三千大千世界在你的每个毛孔被照耀，辉印。你的心量、法体宽广得无生命能测知他的大小。

你的故乡金玉铺地，宝树成行。你的法力无边，所需随心所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你可以随其所愿从妈妈的肩上生，笑中生，眼神生，你也可以从欲界的三恶道生，但你从未堕落过，染着过，你甚至可以不生而生。

曾有无数的空行母，天女为你而生，她们冰清玉洁，不落俗尘，不知欲为何物。她们萦绕你，环抱你，用似水的柔情滋养你，她们的美都能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孩子，你曾住在琉璃为地，金玉为床的皇宫里，贵为王子。

你也曾化作一颗小小的宝珠，躺在一朵巨大的莲花中，一滴甘露就能成长，把莲花当摇篮，被无数菩萨摩顶加持。

你也曾游戏天界，不知烦恼为何物。

孩子，这次你怎会堕落得如此深，迷失得离妈妈这样远？

你的眼睛看不到妈妈，耳朵听不到妈妈的声音，你的“我执”傲慢得像坚硬的铁甲把你层层禁锢，使妈妈温暖的手触摸不到你，更有你的多疑和嫉妒让妈妈与你之间陡然划出一道银河，只能隔岸相望。

孩子啊！妈妈会生生世世坚守在此岸，生生世世铸造大法船，等待你的回归。

孩子啊，妈妈再告诉你，不要贪恋占有此世界的一点点东西，把它们视之如粪土、毒蛇，不要嗔怒、抱怨与你一样迷失在异乡的兄弟、姐妹，用你的宽大博爱真诚地原谅他们、爱他们。这样，你身上的毒才能洗刷掉，你坚硬的铁甲才能自然脱落，那时，你即刻便回到妈妈的怀抱。那时，你会重新拥有你的巨额财富。

孩子，妈妈知道你现在并不相信妈妈的话。你刚才问我：“你究竟是谁？我看不到你，摸不到你，听不到你的话，但我却感受到你的存在，我在痛苦、矛盾之中挣扎，我无奈，不知怎么办，我迷茫，如你是我的母亲，请告诉我。”

孩子，妈妈心痛，落泪。

孩子，在一位迷失了自己的孩子面前，妈妈已消失了。

妈妈是你的良心，妈妈是你的尊严，妈妈是你的无私，是你的一念

向善，是你的圣洁，是你的宽容，是你的一念无欲，是你的一念对五毒的厌离，是你的一念解脱的心，是你渴求的全然的爱。

妈妈虽生生世世坚守在银河的岸边，却生生世世活在你的心里。

当你的心中感念母亲，当你的心对此世界开始厌离。妈妈将即刻从轮回之中，从堕落之中，救拔你，带你回归。

六月八日

早八点起床，洗漱后开始打坐。

在打坐中，返观自己的脏器，了了分明。而且感觉昔日的杂念、欲望像一种无形的能量，或是一种“毒瘾”，曾严重污染毒害了自己的脏器、气脉、甚至每一个细胞。

清楚地看着自己的心、肝、脾、肺、肾等各个脏器，觉自己无形无相，是一种不断循环的气流，或一种弥漫在脏器间的雾气，当没有念头时，只有一种光明的觉照在那儿，不知自己为何物，曾以这个肉体为工具，做各种各样的事，擦脂抹粉、穿衣打扮，追求美食、享受欲乐，满足时觉风光无限。现在，当我一动不动地把觉照注视在自己的内脏之中时，我想不出那种满足是什么，我们曾经快乐、忧伤、嬉笑怒骂地做了什么。

有无数细菌像蛆一样在我们的各个脏器中寄生，它们在我们自以为骄傲的躯壳里分秒不停地吞噬着我们。我们在永无厌倦地重复我们的狂欢、重复我们的喜怒哀乐，欲望的追求与得失之中时，我们的无数细胞在毫不留情地衰老、死亡，我似乎看到自己的每个脏器已在西藏的天葬台上被秃鹫啄食。

我逡巡在自己的五脏六腑中，我不知自己是谁？我似乎钻进自己的身体里，仔细查看，自己的脏器虽无大病，但从它们发出的光色，并不

是非常健康的，有的地方的脉道干燥，脏器也干燥，泛出各种不健康的色泽。

这个工具是无辜的，是我昔日的欲望与永无休止的杂念伤害了它。

逐渐地，我的杂念消失了，各种欲望在业识风的吹动下，虽还有丝丝缕缕随风荡起的阳焰，但由于心的寂灭，无住，使它在这个躯壳中大势已去，无回天之力。

随心的寂定，呼吸的若有若无，只有一个光明的觉照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亮，无任何杂念，无一丁点妄想，所有的脏器开始趋于解脱。虽然未气住脉停，脏器还在有规律地工作，新陈代谢，但气脉开始畅通，脏器的负担明显减轻，所有的脏器开始泛出“喜悦”的光，神采奕奕。

脏器由开始打坐时的暗淡无光变得越来越亮，所有的脏器都象像被新镀了一层金，不停反射出金色、红色的光芒，而且那种光中透着轻松与喜悦，逐渐觉每个细胞也在放光……

六月九日

上午、下午都用大部分时间打坐，持六字大明咒，傍晚去网吧想找上师的书看一下。

当我从网上查到上师的一本书，看了一半时，忽欣喜若狂！那份喜悦只有曾读佛经时才会有。上师的实证体验太宝贵了，他的见地每一句话都似乎从我心坎说出来。我又一次真切地体悟了上师与弟子的心心相印的觉受。太难得了，我感叹自己现在才看到他的书，但其实没有什么遗憾，现在看他的书，也许自己对他的体验领悟能更深一点。谢谢上师，他用几十年的闭关专修为我们现代人修行留下了如此宝贵的财富。谢谢诸佛菩萨慈悲加持！

回来的路上，因心情很好，便买了一束花。看上师的书，我觉得上

师并未圆寂，他始终活在他书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中，殷切地呼唤指导着后学，我觉得在红尘中，第一次找到了知音，第一次遇到了如此能与自己心心相印的人。他所说的所做的，都像是自己正在说或将要说的，将要做的。当我写这些话时，我对自己圆满地修证佛法充满了必成的信心，似乎所有的修行障碍都已消除了，所有的障碍都来自于自己的内心。

这是上师的加持！是诸佛菩萨的加持！愿所有的众生都能与我分享这溢满身心的法喜！

六月十日

昨晚梦到上师在一个房间里为我及他的另三个弟子讲法，介绍唐密和藏密的一些法门。其他三个弟子都是男身，我不认识。上师最后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连着说了六遍，我都没听明白他问的是什么问题，但其中一个弟子听明白了，答了两次，似乎答得都不对。上师失望地把手里拿的一件东西放在座旁，而后沉默不语，一会儿竟看到他眼里淌出两行泪来。我看到后，也像小孩一样趴在他膝上痛哭起来，心里想着佛法的衰微。然后梦醒，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在脑中辗转反复很久……

中午吃完饭回来，坐在供桌边喝茶，边喝茶边端详桌上的佛像，忽把视线停留在桌面上的两件法器上。这两件法器都是用人的头骨做成的，因为是旧的法器，刚拿回来时，味道不好闻，都经过洗刷后，重新配了一些线形的装饰。但我自买回来后，很少去触摸这两件法器，一是自己这段时间肺部转化，又缺氧，闻到异味便会干呕，另一方面从内心可能还是觉得法器较脏，除非是用来修法才会用。

现在自己看着这两件法器时，忽想到这是何人的头骨？也许这两个头骨的主人曾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亦或是自己更亲的骨肉，甚至是自己宿世投胎转世做人时的头骨。如果是自己的头骨，自己会分别那么多

吗？我们每个人活着时都会认为自己的头骨是多么的珍贵，没有人会想到自己的头骨被弃置在路边，或被用作他物，都无人瞧一眼，都会变成脏脏的东西。当我看着这两个头骨，观想也许这就是我自己宿世的头骨时，我马上感觉自己现在的头骨也已被弃置在泥土里。对这具肉体，生命的无常进入了深入的体验。

我们就这样生生世世在换着这个头骨，换着这个肉体，有时还会是动物的骨头，我们就这样轮回不休。如果没有佛法，我不知道生命还有更高层次，更完美的存在方式，更不会知道我们甚至可以不生不灭，去领悟生命终极的真理。我们会永无休止去重复生命经历的主要过程，升华或者堕落，我们在宇宙中像一只蚂蚁，不小心就被人踩死；像一片随风飘动的落叶，自己永远无法作主去主宰自己的一切，随命运在颠波。酸、甜、苦、辣、痛苦、烦恼生生世世不停地体验。

下午快六点时打坐，持六字大明咒。入定后，面前出现了上师，他盘坐在我面前，告诉我要这样持咒，而且示范了几次，我便随他的持咒方法改过。他又让我伸开手，把他的双手放在我手上，我很快就感到手心发胀、发热，而且似乎两手心有法轮似的图形。

一会儿，他站起身，在我打坐的四角放了四座发着亮光的塔，面前放一香炉，点了三柱香，塔与香的高度稍比我坐着时高一点。后转着塔四周又画了多边形的图形，并在图形内的地上洒了一些碎沫状的东西，这个多边形内的地面，包括我座下开始金光闪闪，头顶还有一只宝盖。

然后，他又在我左右手各放了一件法器，左手一个金刚槌，右手一只铃，头上戴了五佛冠，身上披上紫金袈裟，我现男相。他说：“不要停止持六字大明咒，我要建坛城，用你自己的身体作一次会供。”然后，他就围着我转圈，边转边与我一同持咒，同时手里拿一人的半个头盖骨，里面盛的像水，不停用手指蘸水洒向坛城中我的身上。

忽然，坛城消失了，四角的塔变成许多人的腿骨、肋骨，凌空悬挂着，我的座下坐着一个巨大的人头盖骨，圆弧形的向下扣着。四周是一堆一堆的腐尸和人头骨。我似坐在一处山凹中。有秃鹫在空中盘旋，发出凄凉的叫声。

我听到自己持咒的声音变得很快很急，近乎白热化，全身开始发热，一阵阵热量从脚部开始一直冲向头顶，慢慢自己消失了，变成了一堆白骨。热量也在不断失去。秃鹫或其它众生在吞噬自己的身体。耳中有鼓声和铃声响起，自己响亮急速地持着咒，身体开始发冷，不停感到有冷风吹过来穿透自己的身体，看到从座下伸出无数锋利的钢刀、匕首刺穿自己虚幻的身体，自己不停持咒，虽不觉恐怖，但有刀刺穿自己身体时，还是有微妙的刹那觉不舒服。

看到上师绕我转动的脚步和持咒声都加快，似小跑似的，而且不停有水或米粒状的食物洒向坛城里。

我不敢有半点分神，快速响亮地持咒，脚上有水滴洒落的觉受。忽然从两脚大拇指开始有凉爽感，而且逐渐漫延到整个身体，看到自己像云雾一样散掉的身体又开始凝聚，而且心神极弱。这样持咒，凝聚了似乎很长时间，心轮部位忽有亮光一闪，开始似火苗，后似一轮圆月，刹那间我又重新看到了自己穿着衣服的身体。我似乎死掉，而且粉身碎骨后又重新复活了。

我看到上师也停止了转动，停在我面前欣慰地微笑着，而且在空中，他身边还有其他的人，上师正与他们说着什么。

我也停止持咒，静静地坐着。一会儿，上师对我说：“这叫‘**施身法**’。你要做很多次这样的法，以便快速积累功德，达到圆满。”我说：“以后我自己观想做吗？”上师说：“不用，我会助你一起做。”

我谢了上师，又静坐了十多分钟，感觉身体疲劳，而且心力很弱，

正在一点点恢复。那种感觉像刚才真的把自己粉身碎骨布施了出去，包括自己的神识。

起坐后，我把这次境界记录下来。在记录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和心力便觉完全恢复了。

六月十一日

今天是端午节，早上起床后，我就打扫房间，准备做供养，顺便把同修们买的香炉、念珠、佛像等开光。

等把供桌摆好后，我打坐入定，才发现菩萨已做了很大的坛城。我坐在金碧辉煌的一个坛城中央，坛城有金黄色镶钻石的宝盖，鲜花、白牛粪、香料铺地，而且在这个大坛城的周围，转圈围起二十八个小坛城，装饰一模一样，香气四溢，坛城上悬挂的风铃随微风作响。

有众多空行母、天女在空中盘旋，并说：“菩萨的法香太香了。”我头戴五佛冠，身披紫金袈裟在大坛城中心端坐，看到上师站在坛城外，不知在忙什么，并对我说：“观音菩萨请了西天二十八祖，要为佛法的兴起做法会。”

这时，我忽看到天空彩云朵朵云集而来，在每一朵彩云上，有一位佛祖端坐，共二十八朵祥云，整个坛城内各种光似水倾泻而下，需开光的物品，各香炉盖自动弹跳起来，法器发出各种声音，每一件物品都闪着七彩光芒。二十八朵云在空中整齐排列停留片刻，忽各飘进二十八座小坛城里。这时，大小坛城里充斥着炽烈的白光，我开始持六字大明咒，并化出千手千眼。

一会儿，我头顶的天空上七彩光越来越强，忽显出各种星座的图像，星座的图像在辽阔的天空交错变化。而我头顶坛城上方有一巨大转经筒在旋转，共转了八十一圈。我周围小坛城里的二十八祖化作二十八颗闪

光的星宿，与天空的二十八星相辉映。星座变化了一会儿，便在空中由星星交错组成了一朵莲花一样的图形，我坐的坛城顶上巨大的转经筒忽也化作一朵巨大的金莲，其它二十八座坛城也化作金莲相呼应，空中也飘满了金色的莲花。此时，在我正前方的空中，出现了释迦佛巨大的座像。

这时，空中由星星组成的莲花，有一叶不能与莲花相团聚。我看到自己手中忽增加了一支箫，听到有声音说：“箫属木”，我便开始吹箫，箫音深沉柔和清亮。在我的箫声中，我看到远离莲花的几颗星迅速向莲花靠近，终于，那朵空中的莲花圆满了。

这时，在圆满的莲花上出现了一些数字和一个囍字。整个莲花周围的空中七彩辉映，祥和的光笼罩着整个天空和地面的二十九座坛城，而且有无量手从各坛城和空中伸向我头顶作加持灌顶。

慢慢，空中的星座开始消失。当星座慢慢看不到时，只见从二十八座坛城中忽射出二十八颗亮晶晶的星星溶入高远的空中。

我在大坛城中向空中作礼，谢西天二十八祖，谢诸佛菩萨加持。

后出定，法会结束了。

六月十二日

昨下午打坐。正式拜上师为师父，他很高兴。我给他叩三个头算是拜师形式。

上师高兴地告诉我，他一直在西藏等我，并为我建了一个修行的密室。他带我去看，我看到密室似乎在一个寺院的边上，是一间石头屋子，上面是圆锥形的顶，在屋子的旁边，有一棵很高很高的树。上师指着这棵树说：“这棵树很吉祥。我在印度闭关的房后有五棵树，你这有一棵，象征你将得到我的传承，也是正法的传承。”然后，他又指着不远处的

一处石屋说：“那间石屋是我曾在西藏闭关时住过的，你来看看。”我跟他一同到那间石屋里，只见里面已很破烂。上师说：“没人住，已很破烂了。”我们站了一会儿在屋门口，就又返回为我建的修法石屋里。

进到石屋里，见屋里有地毯，座垫，还有一些摆设。而且从屋内看，完全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布画的坛城。屋顶、墙壁全用画了佛像和各种图案的布遮起来，并和有图形的地毯相连，而且顶上挂有很多小风铃。我无法全部仔细地观看并记下来。

上师让我坐在屋中央的座垫上，与我说：他要为我做一次灌顶，是他独创的五密灌顶（大约是五个门派的形式综合在一起）。

我静坐，看上师手里端一个用人天灵盖做的器皿，绕着我念经，并偶然把容器中的水洒在我头顶。这时，空中出现了四大天王，分坐坛城四角，一天王在敲击一面巨大的竖起来的鼓，鼓声震耳欲聋，连坛城的顶都在振动。上师持一段经文，便有鼓声响起，还有另一天王在摇铃，空中还出现一宝塔。

我静静地坐着，偶会走神瞧瞧四周和空中，但逐渐就失去了意识。只记得上师还在我头顶洒一些黑红色的粉沫，水和粉沫很快就从顶上渗入头里。

我忘记灌顶是怎么结束的，后看到上师笑咪咪地站在我面前，我才知道灌顶结束了。我只是看到自己从头顶到海底轮像被一片幽明的光片从上而下切割成两半，而且身体的气有一刹那向中脉靠拢。这些感觉在起坐几个小时后逐渐消失了。

自从来西藏后，我发现自己的护法由韦陀将军换成了四大天王。我打坐时或晚上在睡觉时都能在空中看到他们。

六月十三日

今早出去转经。我走得较慢，手里转着经筒，口里念六字大明咒，并观想六字大明咒一个字一个字排在中脉中，吐音时，字从中脉由下而上吐出来。这样走一会儿后，两脚和腿都热了起来。随之，脊柱开始发热，整个身体也暖起来。出来时，还怕自己穿衣服少，但现在反而全身有点燥热。

走了一圈后，忽觉头顶打开一个洞，有梵文的六字大明咒排成一行从顶轮顺中脉不停灌进来，开始字较大，是黑色。后变成多彩的，最后又变成白色。这些字源源不断进入中脉，像酥油一样溶化在脐轮或海底轮。

早上吃了一元钱的煮土豆和一小瓶钙奶。

下午打坐，持六字大明咒，感从海底轮涌起热流，充斥全身。一会儿，发现自己坐在上师专门为自己准备的密屋里，屋顶的小铃轻轻作响。地毯上原来也画着多边形的图案，不知是何意思，自己坐在图案的中心，看到上师正在看自己持咒。这时，从门进来一位个子高大的喇嘛，见上师热情接待他，称他贡嘎活佛。活佛拿来一只黑色的小锅，锅中有一只很大的白海螺，活佛把白海螺放在我面前，并在我的顶轮、两手心、膻中部位、肺俞穴部位、海底轮用梵文写了六字大明咒，我看到这些部位出现六个字，然后他便与上师一起到屋子角落的一灶上熬奶茶，并聊天。

我继续持咒，忽觉累了，便停了下来。这时，活佛手里拿一只牛角一样的杯子端到我面前说：“喝一杯吧！”我接过牛角一饮而尽，是青稞酒，酸酸甜甜的。我看了一眼手中的牛角杯，牛角外边用银子镶着边，还有垂下来的两条细细的银绳，很好看！让我想到古代朝廷中喝酒用的爵。活佛微笑着接过我递给他的牛角，又端来一小碗奶茶。小碗是绿色的玉，外边镶银色花边，我把奶茶也喝了，活佛很高兴。

他返回窗子下他的座位旁，对上师说：看我的颈部气色不好，脉道

很脏。上师说：“怎样洗一下。”活佛好像在说：“让密勒日巴帮忙洗一下。”正说这话时，门帘一挑，只见一位藏民打扮的人走了进来，说：“谁说我呢？”上师笑着说：“正说你，你就来了。”密勒日巴尊者坐下来，我看到尊者今天一改以往的疯颠状，脸色白净，头上戴一顶有毛边的毡帽，顶子稍尖，发土红色，身上穿一件干净整洁的藏民服装。他坐下喝了奶茶。活佛把刚才为何提到他的意思说了一下。只见尊者啜起嘴打了一个唿哨，顷刻，就见一只斑斓大虎从门走了进来，嘴里衔着半只人脑壳，里面盛着清水，还带来一只金刚杵。

尊者拍拍虎的头顶，虎放下含着的脑壳与杵退了回去。

尊者拿着那半脑壳水说：“这是刚做完会供的水，来，你们也加持一下。”只见活佛、尊者、上师每人往脑壳里吐了一口唾液。

尊者端着脑壳开始念咒，后就在座位上面对我，用手指蘸水弹向我的颈部，我看到那些水滴像一颗颗又圆又小的冰弹嵌入我颈部的脉道里，转眼就消失了。我的颈部开始往外喷火，似乎与他的冰弹对抗似的。一会儿，火消失了，我看到颈部的脉道开始有的地方泛黑色，后来整个颈部就变成七彩的，像一根泛着七色光芒的管子，尊者继续他的动作，一直到容器里的水全部用完为止。

然后，我继续静坐，自己似变成十四五岁左右的一个藏族男孩。

我听到上师问密勒日巴尊者近日在忙什么，尊者说与念青唐古拉山神在一起，并做了几场会供。

忽然，门帘又一挑，进来一位像动画片里画得恐龙一样的人物，他的脸像龙王，是人脸，但眉毛杂乱而长，脸上的腮胡是白色的杂乱的密密的绒毛，脸色泛青色，脸颊微微透出柔和的红光，从头顶到后背，拖着坚硬的三角形角，还有角龙一样粗大的尾巴。但有人的身体，好像那个头背及拖在后面的尾巴是一个假面具似的。但能看出这面具与他的头

顶、背部相连。他穿一身白色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根晶莹剔透、冰雕玉琢的龙头拐杖。

他一进门，就乐哈哈地说：“都在这呢。”尊者指指我向他说了一句不知什么话。听到他说：“早知到菩萨来了，今日才来拜见。”边说边向我鞠躬，并说：“念青唐古拉山神拜见菩萨。”

我看到自己忽化作白衣观音模样说：“免礼！”

山神拿出一个晶莹的小葫芦说：“我带了一些冰丹供养菩萨。”这时，尊者和上师、活佛都围过来，只见山神从葫芦中倒出一把五颜六色的像小石头一样的东西，上师拿起一颗看了看说：“倒像是舍利子。”山神说：“是矿物质在冰层下凝固而成的。”

贡嘎活佛让山神把这些石头放几颗进我颈部的脉道。山神说：“不可，这些丹都极寒，会损坏脉道的。”活佛笑着说：“无妨，我倒是怕这些石头全放进去都起不了作用，菩萨脉道太热了。”山神试着拿了两颗大一点的贴在我膻中穴，那两颗冰丹马上被我吸入脉道而且像泥牛入海一样消失了。

山神把剩余的丹装入葫芦，封好口放在我旁边，又从怀里掏出一颗晶莹的拳头大小的光球，说：“这是我随身带的宝贝，是雪山的摩尼珠。”然后他把珠举在手中，只见那珠冒出青烟，在冰雾中珠子似乎变小了似的。一会儿，屋子里墙壁、地面、我的身上都覆盖了二指厚的雪，但我不觉冷。我看到尊者、活佛和上师的身上只少量的沾了一些雪，而山神的身上却一点雪都没有。

这时，密勒日巴尊者对着炉里烧茶的炭火念咒，屋里与大家身上的雪马上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尊者让山神把那颗珠子放入我脉道。山神没有半点犹豫，马上就到我身边，把珠子放在了我膻中穴部位，我看到珠子被吸入心轮，忽然，

珠子变大，看到自己端坐在一颗透明的冰球里。一会儿，我突然出定。

前天，上师给我灌顶时说：我脉道里潜能太大了，让他惊讶，如果是别人，早就出问题了。但能量太杂、脏，现在修密法要像沙里淘金一样把精华提炼出来。我对他的表达不是很透的能理解。

六月十四日

晚上从两点半开始腹泻，又忽然胸椎错位，半身麻痛不能动，自己咬牙调整姿势，竟把错位的地方又校正了，而背部的肌肉和神经受损，一直痛，在床上躺了一天，吃药后，肠胃恢复，身体较弱。

今天收到书店寄来的上师的书，心里很高兴，很想尽快一睹为快，但心力疲乏，眼睛似也发花，便等一二日再细读。

躺在床上，有五个女孩子来探望我，说是圣湖五姐妹，也叫长寿五姐妹。

五姐妹带来两精致的雕花木盒子，一只里盛两朵雪白的雪莲花，另一只里是两朵白灵芝。

五姐妹中的三姑娘看了看我背上的伤说：“是西藏的毒蚯蚓入侵了你后背的气脉，毒蚯蚓已离去，但后背的脉道里有毒，才会拉伤。”边说边用一根银针扎入有毒的脉道，针是中空的，她扎进去后，用口从针上端的孔里吸出几口毒水。这时，返回去取药的二姑娘也回来了，递给她一包黑红色的粉沫，她拔出针，把粉沫用水和唾液调和，敷在我的背上。说：“这是西藏的藏红花做的药。”

在她调药时，我仔细打量她，她长得不漂亮，单眼皮，小嘴，但很有神韵，梳很多小辫从肩上垂下来，在头顶戴一块淡黄色的玉，玉是圆形薄薄的。穿一身似是唐装和西藏服装相结合的衣服，衣服边缘绣很多图案，非常工致。其他四个姐妹我未仔细看。

她们说本来过几天要来看我，但听密勒日巴尊者说我病了，便提前来了。我向她们表示感谢，但三姑娘说：“不用客气，菩萨曾作移喜措嘉时，大家是非常好的姐妹。”然后她们告辞了。

一会儿密勒日巴来了，他又变得嘻嘻哈哈、疯疯癫癫的样子。看了看我说：“咦？真的病了吗？”那样子，好像我病是开个玩笑，装样子给人看似的。我笑了笑，不答话。他又认真起来说，我要帮你做个法会，而后一下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中午时，西藏的药王专门出去采了药，让义父为我煎好，我喝了一碗，药是玄红色，似人参的味道。

六月十五日

今天一整天在看上师的书，上师对印光大师的“带业往生”论做了批驳。对这点我保留一点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事事有特殊，一个业力很重的人，他要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很困难的。他的生理气脉会很浊，乱。心里也不会得安宁，让他“一心念佛”很难，如一个人不能专心念佛，心不清净，那他很难与极乐世界净土相应，与阿弥陀佛相应。如不相应，就像发射炮弹未对准目标，那他怎能到极乐世界呢。

但也有例外，如你的上师是阿弥陀佛、观音等大菩萨再来，在你临终时，通过他们佛力的加持，你能虔诚念佛，也能“带业往生”，但你要有这个福报遇得到这样的上师。业力太重之人，是不可能值遇这样的上师为他做加持的。如印光大师有这个能力，那他完全可以对他的弟子们说：“你们可以带业往生，只要你静下心念一声佛号。”

故要想往生极乐世界，如没有非常可靠的上师作后盾，还是少造恶业更有把握。

上师认为一个普通人一生的修行应有一个次第，我也非常赞同和赏

识。摘录如下：

一、以无常钱，二、买出离土，三、筑戒律墙，四、下菩提种，五、灌大悲水，六、施定力肥，七、开智慧花，八、结佛陀果。

还有怎样调伏心，使它成定心，在讲解这些时，都有上师的实证经验，故很宝贵。

一、初住，二、续住，三、回住，四、近住，五、伏住，六、寂住，七、最寂住，八、专住，九、等住。

六月十七日

昨晚四肢及后背奇痒，坐卧不宁，只好在屋内行般舟，一直到走得很累时才上床，大概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了。

早上起床后，头沉，不想说话，浑身乏力，但心中却异常宁静，行住坐卧中都觉心轮部位有一薄如轻纱，却发着极亮白光的月轮。此光无光芒、光辉，光特别透彻，感觉光不强，但身心全部被照亮了，所有的脏器，甚至每个细胞，而在心轮处却又感觉空廓无物。感觉自己及周围的一切都宁静得出奇，自己不想出声，似乎能量全集中在心轮部位，到不了喉部，喉部有种压抑感，像被锁住了似的。外界的一切声音，都是宁静的一部分，不觉是噪音。

但看到别人的我执和习气流露时，自己心虽未动，但四肢、尤其两臂就看到脉道中似有燥热的灰尘荡起，身心同时稍有躁动，但瞬间就能恢复宁静。说明自己同时具有这种习气，我执未破。

全身的气脉似乎快不流动了，心中无喜悦生起。

下午打坐，上师传密法：

一、破瓦法；

二、观本尊成就法；

三、观气脉、明点成就法（左脉观红色、中脉蓝、右脉黄。在观中脉时常变成靛蓝色，是红菩提染着不净所致）。

在学第一、二时，自己已成就，故在刹那间即可观想证得。学第三时，需气住脉停，而自己只能在极短的时间里达到此状态，不能长时间住于此定境中，故需一段时间修持。此法可将脉中业气化为智慧明点，而后归入心脉证入空性。在下午的修持中，自己虽未气住脉停，但长时间住于法性的光明之中。

上师在传密法时，已不单单是将一个传承传下来，而是糅合了他几十年在世时的实证体验，指点非常具体到位，感谢上师慈悲。

六月十八日

早上出去转经，身体稍乏力，自己没有持咒，只是转经筒，并观中脉。转完第一圈后，看到宗喀巴大师，比以前显的相年轻，带尖尖的黄帽。

我向大师问好。大师说：“你对黄教教义现在了解多少？”我说：“我粗浅的看过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其它典籍就没有读过。”宗喀巴大师说：“我想给你安排一些课程。”我说：“我这段时间跟上师学密法。”大师说：“我知道，我只是要让你学习一些理论教义方面的内容。你愿意吗？什么时间学习好呢？”我说：“我当然愿意，时间上请大师来安排。”宗喀巴大师说：“那每天早上转经完后学一个小时。”我说：“好！”我又说：“我过几天要去甘丹寺。”大师高兴地说：“我会让寺里安排的。”然后大师就从我身边消失了。

从茶馆出来，我买了二斤土豆和一把豌豆角回做午餐。

中午打坐，宗喀巴大师带一小童来。大师显的相只有二十五、六岁左右的样子。他穿戴很整齐威严，顶上戴“格西”帽，四边有角，耳旁

有带子飘下来，内穿黄绸衣，露一臂膀，外穿黄教僧服。小童穿平常的喇嘛服装，裸着右臂，并端着一个木盘子，里面盛了厚厚一叠经卷。

我坐在房中的一个座垫上，面前不知何时摆了一个金黄色的法座。宗喀巴大师坐上高高的法座，一改以往的随和，马上就威严起来，而且口气傲气十足。

我因回到宾馆打坐迟了，快十一点半才坐，故让大师等了一会儿，便先磕了三个头，拜师，后又认错忏悔。

大师一副不屑的傲慢样子，看也未看我一眼，只摆摆手说免了，我便又回座上。

宗喀巴大师今天只简略的介绍了一些黄教的情况，我能记住的大概有如下几点：一、大师谦虚地说，历史上西藏黄教说是我创立的，其实最先创立教义的应归阿底峡尊者；二、黄教是藏传佛教集大成者，在教理教义、修行次第上，它糅合了显密两派的精华；三、简单介绍黄教的教规、戒律；四、提到黄教教理教义与嘎举派和宁玛派等的争论，说这些派别对黄教的不理解和指责是偏激的。其实黄教的生、圆二次第的无上密法中的许多修法与宁玛等派如出一辙；五、简单介绍《菩提道次第灯论》的内容。

我在听受后半部分课程时，因入定深了，失去意识，出定后竟一句也想不起来大师讲了什么。只记得最后大师说今天的课就先简单讲这些，而且从法座上下来，并翻看小童端在手中盘中的书，我看到书有《俱舍论》、《因明学》等等……

那小童在大师为我上课中，一直必恭必敬地端盘站在大师法座旁。

宗喀巴大师和小童离去后，我惊奇地发现那金黄色的法座竟变成一只长着鹿角的红色牛，慢慢远去。

我对菩萨说：“这样学习我出定后记不到百分之三十。”菩萨说：“只

在你心的领悟。而且这样学习后，你自己以后看书学习就很容易了。”

六月十九日

早上转经，有如下体会觉受：

因心廓然无物，不分别，故六根也开始休息，失去其各自的作用（久即可通邻互用）。感到眼、耳、鼻、舌、身的气都回归到中脉里，大脑明明寂寂，无杂念。有时忽感整个身心轰然倒塌，大部分时间感到身体像一个透明的薄影，就快要消失了似的。有一会儿，忽觉自己变得广如宇宙，在身体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星。

感悟：

空性的品质是博爱，慈悲，性相平等，故要考证自己对空性的领悟和契入，并不是见到光、佛菩萨，而是看自己的心是否逐渐转入慈悲，拥有超然脱尘的智慧。

六月二十日

早出去转经，有如下感受：

转了半圈后，忽觉自己头顶、胸轮全开始发出白色光，头里很亮，觉自己与宇宙中诸佛菩萨，六道众生都发出同一个声音“嗡、嘛、呢、叭、咪、吽……”一会儿后，觉六道众生，诸佛菩萨，包括一草一木一石，雄伟的布达拉宫都从自己身心出，自己身体既未变大也未变小，但从自己的毛孔中看到诸世界相，从而心中自然生出“我为佛父，我为佛母”的赞叹。此世界的一切音声与自己须臾没有分离，都从身心出，又像百川归海一样回归自己身心，自己是一切音声的渊源。大脑里白光涌动，似晴空万里的天幕上涌动着朵朵白云，但白云一直未尽，感到自己的灵光与智慧被白云遮蔽。又觉中脉、左、右脉变为三根光柱。中脉很

粗，蓝色的光让身体内外变为蓝色，但心轮部分的气脉稍混浊。自己身心很愉悦，觉得自己是一个快乐的转经人。这世界的一切都变得活泼泼的，光彩无比。前几天看到一些灰暗的肮脏的地方，现在也在自己眼前反射出“腌臢”的光芒来。原来“不净”处也有多彩的光芒的。那种光无一例外也与自己身心须臾未分离，也从自己身心出回归自己。瞬间感悟到自己的贪、嗔、痴、慢、疑似化为空行母颈上、顶上戴的骷髅头，成为一种外在的装饰品。自己内心实是纯净无染、不垢不净，一切都是如此。

六月二十一日

上午打坐，与上师聊起弘法的困难。上师感慨，说末法时代众生只喜欢积些人天福报，真正发心实证的人有时连一个都找不到。信佛的人也多，做些空花佛事，求些功德福报也满足了。有些人也说修行，但一餐饭吃不好也不行，住不好也不行。你说他几句，言重了不行，言轻了也无意义。更有弟子用自己淫欲的心，贪、嗔、痴、慢、疑的眼去揣度师父的一言一行，然后抱怨没有好师父，不起恭敬心。还有弟子只是想利用师父的名气去做些沽名钓誉的事，满足自己自私的心理及欲望，让很多师父寒心，连弟子都不敢收。现在众生福薄啊！只想得，一点儿都不想付出。却不知不舍怎能得呢？！

六月二十二日

上午坐，上师责己修行不够精进。自己惶恐之余，忙忏悔，有负师恩。自己觉这段时间除看上师的书外就是打坐。仔细反省后才发觉，自己杂念还是多，心常与世俗的鸡毛蒜皮的事纠缠不清。虽自己不做，但六根观到后，心还在跟着动、分别。如心不在修行中，那打坐、观经都是做样子而已。故这段时间要努力做到行、住、坐、卧都要提起觉照，

即使在睡梦中。

看上师书第五册中女活佛玛几脑准修行、传法经历，受益匪浅。关于她对气、脉、明点的见地简单摘录如下：

如是身体成就，最初由脐发源，脐脉发出后，乃渐成身……左、中、右三脉。脐轮四辐内，为中住气或宝瓶气应观之起点。右脉为水大性，左脉为地大性。密轮为火大发生之起点。左右二脉，钩入中脉，其上行至顶髻中脉，中脉相合，由此下至鼻孔二脉，住于两眼之内角。又由顶中脉发出小脉，至于眉间中央，三脉皆有光明，内即智气所行之路。左脉为方便脉，有白色明点；右脉为智慧脉，有红色明点（女子左、右二脉与男子相反）。男子以方便脉成生殖器，女子以智慧脉成生殖器，皆以左方脉为之。

总计脉数，大者四千，中者八万，细者二十万，最细者一千万，与身上之毛数相等。

我认为，此处说脉与身上毛数相等欠妥，因每个人身上毛数不同，而脉数并无差异。我一直认为人的脉应与地球上的河流数相同。因人有宇宙的全息能信息，就是宇宙的缩影。但这都无法考证，而且脉有多少对修行也无关紧要，行者只需知晓主要的脉道与脉轮足矣！

六月二十四日

上午打坐。在定中想问上师几个问题，便祈请上师。忽见上师笑嘻嘻站在我面前，穿蓝长袍、戴瓜皮帽比前几天显得相略老，而且整个脸面发蓝色。自己吃了一惊，心中狐疑，这次见上师与以往的形象、气色大不相同，不会是魔变了上师的相来了吧。这样想着，便盯着上师的脸问：“上师，你的脸怎会是蓝色？”上师说：“你看整个房子的光。”我这才环顾四周，发现整个房间里都充满蓝色的光，而这种光却是从自己

的身体脉道中发出来的。自己才释然。

我问上师，说自己在禅定中早已有诸佛菩萨加持，脉道畅通、脉轮也基本打开，为何出定后，却达不到禅定中的状态。上师说：“是阴阳不能转化故。如你能观想到自己完全变成本尊的样子，但出定后，你并不能有此神变，变成本尊。”我问：“怎样才能阴阳转化呢？”答：“进入定态中，阴阳会转化。”我问：“那我现在不在定态吗？”答：“你一开始就可以进入识无边处定、空无边处定，但这是靠你宿世的因缘达到的，但要转化色身，你需从开始学习，进入最初级的定态。你的学习一切都是倒着来的，先领悟了最高层次等级，再学习低级的，这也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学，对你其实也并不需要了。但学这些对你并不难，稍加功夫即可成就。”

下午打坐，在上师相助下，修施身法。

上师手拿铃，口念咒绕我旋转，我不时听到铃声，同时看到瞬间天空、地上，我周围围满了各种猛禽走兽、罗刹女等，他们忽然冲上来，嘶咬我身体。我看到片片血肉飞溅，肠子也被一只凶猛的怪鹰扯了去。心脏被一罗刹女掏了去，边吃边说：“好香啊！”我也同时闻到一股又香又甜的气味。只几秒钟，我只剩一付骨架，但骨架也被悬在空中，骨架上的点点残肉也被飞禽啄食得干干净净。这时，凶禽猛兽等食肉的罗刹女都消失了。骨架从空中落下来，只听上师摇铃声，不见身形。忽前面窜来大火，把骨架烧成一堆灰烬，又来洪水淹过，洪水过后，又来一阵猛烈的大风把只剩一点的灰烬吹干吹散。这时，我不只听到铃声，还听到有手鼓声，听到上师说：“观中脉。”我闻声把意念守在想象中的中脉。

一会儿后，忽见前方有两人吹起长长的号角，还有两人在敲两面大鼓，听有声音说：“大宝法王来了。”只见两个三十多岁左右的男子走上前来，穿蒙古人的服装，头戴毛帽，有毛毛的两根带子飘在耳旁，他们

以单腿跪地，献上了两条哈达。上师代我接了过来，随后，有一法王走上前来，戴宝冠、披法衣，但里面也似蒙古人装束，个子不是很高，但很墩实。

他说：“我要为你做灌顶，让你具有萨迦派传承。”他边说边似从上师手中拿过铃、鼓，在我头顶摇动。我刚行完施身法，似乎魂飞魄散，很长时间神识处在无边无际的迷雾中，而且看到自己只是一堆白骨，无法把血肉聚积在身上。

这时，我听到大宝法王轻轻喊：“移喜措嘉、移喜……”而且似用一根人骨做成的法器在我耳边轻轻吹，边吹边喊。这时，我忽看到骨架中生出左、中、右脉，而中脉蓝中泛红，而且似有一神识以红色的光慢慢从顶上入注中脉，瞬间我看到了诸脉轮。脐轮、心脉非常真切清楚，心脉像一朵肉莲花一样，中脉从各脉轮中穿过。此时，自己忽骨肉俱全，变化一位十六岁左右的藏族少女，梳许多小辫，圆脸、大眼睛。

此时，我忽又看到这十六岁的少女又化出一裸体少女，与大宝法王在空中交抱行双运之法。同时看到自己身体中左、中、右三脉里忽有无数闪亮的白色光点从密轮升起。后少女消失，法王跪在我面前，作一礼说：“希望佛母长住世界。”后起身离去。

上师对我说：他是六世大宝法王，看他与我行双运法，层次非常高。

六月二十五日

今早七点半包车去甘丹寺。路上风景很美，但有一截山路车还是不好走。

到甘丹寺后，我在主殿拜见宗喀巴大师，大师早有准备。我进入大殿后，殿忽变得很广大，而且远方有两人在吹号角，还有击鼓。大师穿戴很整齐，坐法座。我竟以移喜措嘉的身份拜见上师，而且观自己变成

十六岁左右的少女。先是有两位喇嘛上前敬献哈达，而后宗喀巴大师手捧一盛水的容器，用手指蘸水洒向我头顶，进行传承灌顶，并口里持诵经文。灌顶仪式较简略，一会儿就结束了。大师便换了一身一般喇嘛的衣服陪我朝拜各大殿。

在进入有大师灵塔的殿里时，我便跪下磕头，当我磕了三个头后，我想再磕几个，大师伸手拉我，并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给别人做样子看的，你在这儿没完没了磕什么头，我还在你旁边站着呢。”我还是又磕了两个头才笑着站起身。

一会儿又转入大师的寝室，我看着大师曾住过的地方，一阵怅然若失的思念袭上心头，忽内心一阵酸楚，泪水涌上了眼眶。大师在旁微微一笑，亲切地说：“不要哭，你如能把我的传承继承发扬，那就是对我最好的悼念。”我听了，把泪水咽回肚里，毅然转身离开了那间小屋子。路上，我问大师，原来准备每天上午要给我上课，但大师并没有来。大师说：“我已前后给你上了三十多节课。”我思索一下，想神通境界的事不可思议，也许是自己某个时间出神去听课，而自己不能行住坐卧都在定中，故不知而已。

转了几个殿后，已快十二点钟了。大师说：“中午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便在一座大殿前与大师挥手告辞，看大师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望着我走到一段斜坡上，才隐去。

我脑子里想着大师的音容笑貌，走在一段有沙石的坡上。忽然，从左脚下冒出一只像哈巴狗大小的青狮，狮子很可爱漂亮，它竟一下咬住我的左裤角。我未及防备，右腿已跨出一大步，左脚未跟上，便一下一条腿跪倒在沙路上。右膝盖和左脚腕可能擦伤，火辣辣地疼。那只青狮感到闯祸了，一眨眼便逃回大殿，见殿里有一正念经的喇嘛，它一下从那喇嘛的心口进入喇嘛的身体里消失了。那喇嘛不再念经，而是心神不定

地左顾右盼，似乎在看是否有人追来。而我听到大殿里喇嘛的心跳声像敲鼓一样，像刚飞快的跑过，而且受了惊吓。

我从地上站起来后，四大天王已从云端降落在我身边，问是否有事。因我到寺院后，一直与宗喀巴大师在一起，故给我护法的四大天王一直在云端远远眺望，我心里怕天王们去追究那只青狮，便忙笑着说：“没有事，没有事，那只小狮子只是闹着玩。”但四大天王似乎并不这样想，他们虽未再说什么，但我感到了一股怒气充斥在我四周。

当我快走到汽车旁时，一回头，见半空中显出一个图像。只见两个“执事僧”正用板子打刚才那个念经喇嘛的屁股，一共打了三十打板，似乎是宗喀巴大师知道了刚才的事。我踌躇了半天，想为那只青狮讲情，但板子已打完，图像也消失了，我只好登上车作罢。

在回拉萨市区的路上，开始我一直念六字大明咒，念了一会儿，有点口干，便停止念，闭目养神。闭上眼后，看到车的四个轮子下边托着四朵五彩祥云，而且四大天王各护在一个车轮旁，随车行进。看到自己不知何时头上多了一顶黄教僧人的尖帽子，自己坐的座位似变成了一金光闪闪的法座。自己感受不到坐在汽车上，也不觉路途颠簸，只觉似飘在云上一样向前移动。看到此境后，自己放心了，知路上不会有问题，便迷迷糊糊地在车上打了一个盹。

午饭后去色拉寺，我进大殿拜了一下，后进入一个偏殿，这个殿人多需排队。我随人群转到佛像正面，也未看清是什么佛像，隐约看到是密宗里的双身佛像，便拜了一下走出了殿。正要进入另一个偏殿时，听空中有一声音说：“你要回到刚才的殿里取一件东西。”我闻听，便急忙又返回到刚才的双身佛殿里，找个门口的角落站定，双手合十，入定。忽看到自己变成马头明王的样子，脖子像龙脊，光滑矫健、伸得很长，马头似在半空中，发出一声大叫，前半声像一个男子的声音，后半声像

马嘶鸣，有点恐怖相。而且口半张开，口中含一拳头大小的宝珠，马全身放白光，又转成金光。忽在空中，看到移喜措嘉与马头明王交抱行双运法。但在殿角落入定的我却感到马头明王把空中的宝珠吐入我口中，而后又有源源不断的红色珠子从马头明王的口吐进自己口里。同时内视到自己的左、中、右三脉从会阴部位升腾起三股红色火焰，无热感。三股火焰在脉道一直烧上顶轮，而且口中吞入的红色珠子也源源不断进入中脉。在马头明王与移喜措嘉行双运前，马头明王将颈项上的一串项珠摘下来戴到了我脖子上，项链的珠子很大，每一个都有鸡蛋大小，而且放光。

一会儿，我出定了，马头明王与移喜措嘉的图像也消失了。

从此殿出来，我又进了另一个大殿，在此殿中，当拜到有大威德像的殿里时，我双手合十，正在礼拜，忽觉自己化成十六岁左右少女，而且腾空而起，与大威德行双运法。只见左、中、右三脉呈三道白色光柱，而且大威德本尊的舌头非常长，竟从我口中一直伸到我中脉里，舌尖到达我海底轮，似觉他的舌还有半截重叠在口中。广长的舌在中脉中上下移动，空中有一音说：“应该感谢大威德本尊，多了不起呀！”我心中同时生起感恩。大威德本尊把舌在我中脉里移动了很久，后缩回口中，又从口中吐出无数红色丹珠，送入我口中，进入我的中脉中，这样持续一会儿后，大威德像忽离开我，隐入殿里的佛像中。我出定离开了大殿。

出殿后，我感觉左、中、右三脉变得非常干净，而且大脑、心脉都透彻晶莹，似乎是水晶做的一样，无一丝杂质。

从色拉寺出来，已是下午五点多，我便乘车返回宾馆。

六月二十六日

早打坐，心中想着一些烦事，迟迟不能入定。忽感悟：众生因执着，

在乎于亲朋好友、怨敌，就被这些人形成一张巨大的“人情事故网”罗织其中，不得自由。众生又执着于此世界种种美物，而被此世界所羁留，生生世世轮回不止，众生又太爱惜自己身体，才被困于此身，如入牢笼。自己既知此，何故又重犯过错。想到此，立即摒弃诸困扰于心的外缘，胸豁然开阔。身心光明顿现，在光明中，内视到气脉种种变化也熟视无睹，懒于分别，唯留坦坦荡荡，空空寂寂于天地之间耳！

六月二十九日

随笔

第一次磕长头的姑娘

没有偶像

从不知自己 今生将臣服于谁

当 第一次

姿势标准

但 身体僵硬的五体投地时

泪水 瞬间溢出眼眶

她不知道 面前的佛菩萨

是否 真的存在

是否 真的在俯视 众生的苦难

远方的 圣山 圣湖

是否 真的有 神灵 庇佑着一方 生命

她不知道

对宗教 她还迷茫

她 不能生起足够的 信心 虔诚 和狂热

但 她在一尊佛像前 磕了第一个长头

她第一次 低下了 高傲的 头颅
她把额头 贴在地面
两手心 向上 放在头两侧
她流泪了
这个动作 触动了 她灵魂深处的 神性
而这种感觉 是她 今生 没有过的
她 恐惧中 有渴望
那一刹那
她不知道自己 究竟 想求什么
因为 这个动作
她的位置 太低了
她觉得 自己匍匐在这儿 时
需 仰视一切
她第一次感到了 自己的 渺小
她流泪了
因为 同时磕下的
还有她的自负 和 我慢的 心
她第一次与 土地 贴的 这么 近
她似乎 听到 自己的心跳 从地心 传来
她第一次 放低 自己的一切时
突然 感受到了神性的 呼唤
有一道 灵光 刹那从脑际闪过
她全身颤栗起来
她 听到了 天空的雷鸣
她 感受到 大地在旋转

她在光中看到了 雄伟的山 圣洁的湖
慈祥的 愤怒的 佛
那一刹那
只因她 无念
只因她 把自己 放得太低 直至消失
她了解了 “加持”的 真义
甘露 从天而降
她 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
她 变成了 一种存在
狂喜 从存在中溢出来
她 俯视 整个苍穹
她从 渺小 无我中
顿悟了 神圣 与 伟大！

六月三十日

上午打坐，身体内、身外同时出现无数境界，有宿世情景，或周围的山水、花鸟、人物等，身体空灵、幽明，不停从身体、身外生出一切，自己空空寂寂，于境不生分别，也不旁观，安住不动。忽颈部有一条比拇指略粗的蛇绕颈盘旋，自己由它去，懒得理它，忽右肩一阵酸痛，大概是它咬了一下。这时，只见从半空中忽伸下一只手，一下握住蛇七寸，提起来，扔到了我屋后山的背面。我知道这是为我护法的四大天王中一位天王在帮我，便心里默存谢意。

下午打坐，忽有声音说：“有蛇王来访。”我瞬间看到房屋地上及周围爬满了各种蛇，屋中央空中有一条几丈长的黑蛇。只见蛇头与半身，未见蛇尾在何处。蛇头不大，但眼与额头鼓出，头呈多棱形，以前未见

此相蛇类。

此蛇语音苍老，说：“拜见菩萨。”我也同它打了招呼，并向它问好！蛇王继续说：“上午我有一子出来游玩，见菩萨全身放光，以为是何宝贝，便爬到菩萨身上，冒犯菩萨。不是菩萨慈悲，让天王手下留情，此子恐早无命了。下午特携舍子前来道歉，也谢菩萨宽宏大量。”这时，我明白了蛇王来意，知上午缠绕我脖子上的小蛇是蛇王之子。边说：“小孩贪玩，也无甚过错，希蛇王也不要太责备它。”此时，那条小蛇正在蛇王身上淘气地爬来爬去。蛇王听了此话，不再重提此事，说：“此次来，带来一些供养给菩萨。”随声音，只见我打坐房间的地面铺满了闪闪发光的金子。蛇王随之又吐一下又尖又长的舌头，吐出一颗红色的琉璃珠子，珠子有蚕豆大小，很圆，悬在我面前的空中，发着光。蛇王说：“愿以此丹供养菩萨。”我正要拒绝，忽听有声音说：“请接受供养，蛇王还有所求。”我听后，便张嘴将此丹吞下，只见此丹停在我喉部，一会儿就溶化消失在喉部的脉道里。蛇王见我接纳它的供养，便又说：“此次来一则为小儿道歉，二还有一事求菩萨帮忙。菩萨屋后的这座山中住一山神，叫摩耶叉神，它样子极凶恶，法力很大，常欺凌此山中生灵，此神喜生啖蛇肉，蛇类遭其残害无数，希望菩萨能主持公道，惩治恶者，救救我们。我还有一个请求，我在此山中已有二万多年，希望能为此山中的诸蛇作超度，救拔我们脱离蛇身。”蛇王说完，充满希冀地望着我，不再说话。

我说：“好吧，你的请求我全部答应，你放心好了。”蛇王听了，点点头，说：“菩萨我告辞了。”率群蛇向西边的山后急速隐去，我看到蛇头早已入山后，但蛇尾还在山脚下。

蛇王走后，我看到空中忽出现白衣观音，向山后大喊三声“摩耶叉神”。忽然，山后飞出一个像鸟像人的动物，待到我面前空中时，才真

切看清此神模样：两只立着的耳朵，像狼，猪嘴，豹眼射着金光，口里有两只黑色的长獠牙，身出六臂，人身。一天王说：“摩耶叉神，还不拜见观音菩萨。”此神听后，仰天怪笑，说：“我又未犯错，何必心虚要来拜见菩萨。”观音菩萨说：“你为此方山神，自应护持此山生灵，何故倚仗神力，恃强凌弱。此山蛇王来说，你常生啖活蛇，可有此事？”此神听后，傲慢地说：“我一天吃一千条蛇，并不算多。难道那些蛇不吃比它们弱小的动物吗？怎说我就恃强凌弱？”观音说：“蛇吃比它们弱小的动物，只是为维持生命，以充饥果腹，自有因果在内。而你身为山神，生命等级比它们高出许多，你凭法力自可找到许多果腹食物，何故为了食欲残害生灵？难道你不想求得正果吗？”那山神听了此话后，低头不语，似有悔悟。然后又有点伤神地说：“我曾本为大鹏金翅鸟，也为护法神，只是犯了天条，被贬在此山落得此等形貌，还望菩萨救度。”菩萨说：“我今为你灌顶，入饮食三昧，一年只吃几餐即可，希望你能自此不再吃蛇，如吃，也只吃死去的动物之肉。”山神听了，靠近菩萨，把头低下，头变成一只很大的大鹏鸟头，菩萨在其头上洒水，并念诵真言。灌顶结束后，那山神拜谢菩萨，并发誓：“自此隐入山中一洞中修炼，不再出来祸害其它生灵，以后当作佛法护法。”我看到他走入山后的一个黑乎乎的洞中隐去，白衣观音与自己合为一体。同时在西边的山上，看到蛇王率群蛇欢呼，蛇王激动地流出了泪。

自己出神办完此事后，又开始静坐。观到颈部变成光柱，在光柱中，有湿生、胎生、化生、卵生等种种动物缘起的相，不停循环往复。因喉轮属报身轮，故在转化喉部气脉时，会有此境。自己静坐，把意念守在喉轮处，对境界不作分别观想，随其自生自灭。忽听到头顶有铃声，而且两耳变作金刚杵形状，喉轮的气脉也化成金刚杵样子，喉部有红光、蓝光、白光出现。听到海潮音、动物的叫声，脖子忽自动后仰，有规律

地由后向前画弧形，像仙鹤点水，随颈部涌动，从胸及喉不停有饱满泛起。而且两肩随之抽动，像大鸟在耸动翅膀。持续十几分钟后，头肩不再动，头与颈部白光充满，颈部变成蓝色，呼吸微细，若有若无。这时，听到上师说：“今天就到此吧。”随之，有一只铃和手从顶上移开，我看到上师从身边离去。

七月一日

看完《谁把护士变成了天使——南丁格尔伟大的一生》，已是晚上快二点钟了。

南丁格尔对自己追求的事业，那种忘我的热忱，无私的奉献，以及钢铁般的意志，在整本书中无时不在闪现。她终身未婚，当她最终拒绝了等待她七年男友的求婚时，她也痛苦地在日记中写到：“他也许是我今生最爱的也是唯一的男人了。”她知道自己的事业与婚姻潜伏的冲突，她只能选择把自己奉献出去，以便全身心投入她喜爱的事业中去。看她的书时，自己似乎也变成了南丁格尔的一部分。同样作为女人，自己能体谅到她刚强的外表下柔肠百转的一面，也能理解到一个负有使命感的人的感受。对事业，只是一件努力要去完成的工作，对一位有使命感的人来说，事业的成功与辉煌对她早已无任何意义，别人的侮辱，诽谤也早已置之度外。她只知道有一件事她责无旁贷，必须去做，她的生命就是为此而存在。也许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她也痛苦、迷茫、彷徨、内疚，她很少寻找到前人的足迹，有时也后无来者。但她一旦寻找到她应走的轨道，便分秒不能也不会停留，因为这似乎是她的天职。也许她心中委屈、痛苦，也许口里也有牢骚抱怨，但她的脚步不会停，这是她生来的品质和人格决定的。没有任何事可以击败她，这不是来源于她的刚强，而是来源于她平凡的心。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有一种平凡的理解，里面

舍弃了私欲和名利，因为在奋斗者的脚步里，已为事业的成功付出太多，成功后的鲜花和掌声怎能与她付出的相比。她只是踏踏实实为完成自己的使命做每一件事，从不想未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她不能推卸的责任，都是她应该做的。功过对错自由后人评说。

七月二日

今天身体不是很舒服，上午持咒二小时，下午休息看书。远望西山白云缭绕有感：

西山谁借织女手，放出白锦绕峰飞。
遐想已是山中僧，云深久居不须归。

七月三日

早上依稀闻金刚鸟鸣叫有感：

梦中忽闻金刚鸟，高声直喊无常空。
可叹娑婆名利重，知音原来是鸟鸣。

打坐境界：

白云叠荡生胸间，头顶虚悬一片天。
四大化光无处觅，中脉架桥通天地。

七月六日

上午打坐，看到自己坐在一个寺院里，上师正指挥几个喇嘛围着我架一些木条。这些僧人戴黄帽，我推断这是黄教寺院。那些木块很整齐，一般长，围着打坐的我架成一个圆锥形。在圆锥形的顶上放一个写着藏文的图片，似乎有六字大明咒。而且在木条的空隙处放了很多十一面观音像。木条是旃檀木，木块外围又画了一个圆圈，似有一个透明的光罩

从空中罩下，罩在木块上。等把一切弄好后，大概有十几位喇嘛围着我坐成一圈，开始大声持咒，而上师则手拿铃不停在我头顶摇铃。尤其是我心神偶有散乱，马上便被急促的铃声拉回来。持续一会儿后，我越来越静，忽然，周围的木块起火，瞬间我变成了那个透明的光罩，而且全身的主要脉道迅速升起虹光，刹那间，脉道全消失了，我消失在一片虹光之中，以后的境界便一点也记不起来，大概二小时后出定。

午饭后去了喇嘛岭。喇嘛岭附近的风景很美，我直入寺院，寺院的主殿是一座漂亮的塔，共有三层。第一层供莲花生大师。我拜见莲师时，莲师让我意守中脉，并说一会儿有两条蛇出现在我脉道，让我不必惊惧，那两蛇有剧毒，为我脉道排毒用的，以毒攻毒而已。我刚守在中脉，便见有两蛇在左右二脉上下窜动，而且迅速地窜遍了我四肢百脉，我身体无任何觉受。蛇在身体里上下窜动，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片刻后，两蛇已离开我身体，出现在莲师的双手里。

我拜谢莲师后，进入塔的第二层，是供奉的四臂观音。我在礼拜时，只见四臂观音忽化作六臂大黑天怙主。他拿了一张像符一样的东西给我，并对我说了一些预言，我马上看到自己也化作六臂大黑天怙主。在第二层，我还看到一位九十九臂的蓝皮肤的神，说是印度教里的神。

进入第三层，塔上供无量寿佛。我正要礼拜，忽整座塔在我面前消失了。我面前出现了远古时期的荒凉景色，只见此塔存在的地方变成一个石块垒成的圆形围墙，墙中心，供奉着一只巨大的石块雕成的男性生殖器。这是远古西藏苯教的生殖崇拜。我想自己是看到了远古时这儿苯教繁荣时的情景。那只巨大的生殖器忽发出白色光芒，成一白色光柱，忽进入我身体中脉里，而且从生殖器中喷出白色的光点，持续了很长时间，一切才又归于原位。这时，头顶上出现十多条四足黑龙，是苯教的护法。它们簇拥一顶金黄色的宝冠从空中降下，放到我头上，宝冠上镶

有无数珍宝，圆形，形状有点像僧人化缘的钵。当宝冠戴好后，眼前的图像忽消失了，我又站在了第三层塔的殿里。但殿里的布置却完全与进殿时不一样，没有佛像，在正中偏左边的一张法座一样高大的椅子上，坐着一位我不认识的法王。他头顶有一顶小小的宝冠，宝冠连着多条金色的带子垂下来。那只宝冠倒像头顶一个金色的髻。他里面穿藏红色衣服，外边披一黄色披风，很威风。脸孔较黑，体形中等，两眼睛深邃而锐利。看人时像两把利剑射过来，他认真盯着我看了几眼，自我介绍说：“我是苯教的创始人××××朵，今天你来到我的道场，而且接受了苯教的灌顶（指刚才那巨大生殖器进入中脉），接受了苯教的法王帽，那么……现请把它喝下去。”边说边递过来一个像爵一样的容器，里面盛满红色的血水，我听到空中有音说：“快喝掉它。”我便接过来一饮而尽。那法王说：“这里有七十多种动物的血和我自己的血。”他接过我递回的杯子，侧身向他左方看了一眼，他座位左方有一个屏障，里面可能通一个房间。只见有两个藏族姑娘各端一个托盘走出来，走到我面前时，把托盘递前，身子、头微微弯下来。我就近在一个托盘的碟里拿了一块长方形的奶渣饼吃了起来。饼很好吃，而且一入口就碎了，我吃完一块饼后，摆摆手，表示不吃了，那两个女孩便低头退去。

我谢过苯教的法王，便告辞，当我正要转身离去时，忽然法王从法座上站起来说：“你愿意与我行双运吗？”我心里稍疑惑了一下，空中有声音说：“快答应他。”我便回身点点头。瞬间，我与法王在空中交抱，刹那间，我与他的身体全部消失了，而是在空中形成一个拇指粗的白色光环，光环很亮，像刺眼的白炽灯，但光环中间似有厚厚的迷雾。只听法王的声音说：“你不够空。你的气脉这么差，你的那些师父是怎样给你加持的。”我听他贬低师父们，便不作声。停了似乎很久，中间的迷雾渐渐变薄，变成一幽明的发光体，而且殿里的物体被映照在上面。幽

明逐渐消失，似开始变空，而我这面却还有光明遮蔽着。这时，法王的两手显出像来，用双手向光环中拍去。光环中忽出现一个法轮。那法王说：“噢，莲花生大师帮你净化了脉道，而且放了法轮，我也助你一臂之力。”只见他用一掌向法轮拍去，我瞬间出现身体，而且看到在身体的每个脉轮中有一个同样的法轮在旋转。同时，我与法王已分开，只见他已坐回了原来的法座上，并看到他的……。他说：“我累了，我要休息。”忽腾空而起，在法座上消失了，而在空中出现了十几朵金莲。我也站了一会儿，告辞而去。

当我走出大殿后，又重新回头看了一眼大殿，大殿忽又消失了，出现了远古时期的情景。当时，这片地众山环绕，杂草丛生，而有一块沼泽地形，酷似女人的外生殖，而且在马蹄形中间有一条天然裂开的地缝往出喷水，形成一片浅浅的湖泊。有一条一只牙的龙便伏在此处修炼，最后得道后投胎创立苯教。这条一牙龙是苯教的始祖，后来与莲师斗法的苯教法师已是它好多代后的事了。此时，远古时的地形又显现出来，这湖泊被各种树木杂草覆盖，而刚才那法王又还原成那条龙伏在那闭着眼休息，它头硕大，呈绿色，口微张，只在中央有一颗牙。他的上身与头能看到，背上的皮有点像鳄鱼。但它的下半身与尾却深埋在泥潭里，看不到。而且从此境界中，我还了解到苯教刚创立时的一些情况……听莲师讲，早期的藏传佛教里融合了苯教和印度教的内容。

在我与这位苯教教主的接触中，我看到他的法力，以及对我色身气脉转化的加持力并不比传授我正法的师父们弱。但他有我执、我慢、嫉妒与嗔怒，这即成为苦与烦恼的根源，从而导致他及他的教徒们不能解脱，只会流浪生死，即使他法力再高、神通再大，只因他的教理不够圆满。

七月七日

对待明师的感悟：

一、佛的说法一定是对机施教，同样，一位明师的说法也是对机的。如果你拿佛对下根基人的说法与一位明师对上上根机人的谈教相比教，从而因为对佛陀的绝对相信而去否定、诋毁一位明师，你是愚昧的。而且也是在谤佛。因为你认为自己的观点是佛的见地。

二、如果你不能找到明师，分辨出明师，请你即使不能完满地持戒，请正身、正意、正言，多做善事，多积功德，多结善缘，以求自己与正法相应，与善知识相应。这样你在修法途中，你在不知不觉中，便会得到诸佛菩萨加持，得到善知识的帮助。

摘：

己过如山积不见，师过秋毫亦明察。

法不相应实如此，勤加忏悔常忆念。

信师心不可不强，求师心不可太过。

求而不得生毁谤，犯根本戒常忆念！

赞密勒日巴祖师餐麻

道骨横撑全体绿，千秋事业令人哭！

何期野火石泉中，煮尽人间罪与福。

赞行中法师

淡泊好参禅，糍粑易下咽。

但怜末法苦，不受嗟来钱。

法界之光融化我执

休愁我执最顽强，且喜融和法界光；

识否埋藏薰黑铁，到家火候炼成钢。

七月八日

中午想起一些往事，以及现在寺院僧人的堕落与我慢，自己心里还是怅然、愁闷。想起佛教的现状，心情还是不能平缓、淡然处之。想佛教的现状绝不是凭“激情”可以有所改观，需要忍辱负重，需要智慧，需要大慈大悲。要广弘佛法，也需要自己在修证与见地上确实的成就，光感叹、悲观、埋怨有什么用呢？自己又做的怎样？光有一腔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的悲愿又能怎样？自己要切实的把这些愿力落实到行动中，扎根在内心深处。其实很多出家人，在家学佛人都与自己有同样愿力。只是有些人无力抵抗此世界的种种诱惑，无力自主，他们修行得更苦。又无明师指点，在世俗与修行的十字路口徘徊，非常迷茫。自己能如此福报得遇明师相授，又得诸佛菩萨加持，一定要勤加精进，不辱师命，以报师恩，佛恩。

一切都有因缘，自己要时刻提起觉照，以后在自己口中，要绝对听不到埋怨、抱怨之词，也无愤愤不平之情绪，不急不躁，心态常保持平和、冷静、清澈。为人处事要真诚、礼让、恭敬、随顺，多为别人的感受想，不要自以为是，率性而为。要学会欣赏别人，关心、爱周围的每一个人。即使他们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先放弃自己的许多执着、分别，自己的许多好坏、美丑的观点，自己的委屈、忍耐、无奈等等都随风去吧。自己既求大道，与古大德比起来，已是在“天堂上”修行了，未吃任何苦处，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放不开的。就当把自己布施出去又如何，好在众生还不去割你的肉、挖你的眼，有什么还舍不得的。自己

已碌碌无为活了三十多年，剩下的几十年全心全力把自己奉献给佛教事业又如何？人世间的其它任何事业、名利与此相比，在自己心中都渺小的不值一提。可叹自己虽修证十余年，也有如此好的师父指点，还是智慧不足，习气欲望不尽，证量不能充分现前，空有一腔悲愿，扼腕长叹！

看禅门公案随笔：

中午看禅宗公案，禅门大德斗机锋，整个是让学人入无入处，出无出处，东走不行，西行不得，上下四维全无路，拿起错放下也错，扬眉吐舌亦属多余，你敢道一句，难保哪个字不黏着。一粘着，早有三十棒打过来，直逼得你颤悚悚，无处落个下脚处。

陡然间，身心浑忘，了无分别，三十年寻它不着，得来全不费功夫。仰头望浩浩荡荡，诸佛俱在空中，低头看，坦坦荡荡，条条大路通宝山。满眼郁郁葱葱，金光闪闪，何处不写无字真经，点点滴滴，何处不是它。从此，死心塌地，狂心顿歇，饥来吃饭困来眠，道也得，不道也对，扬眉顺目，阿屎放屁全是禅！

反省：觉自己在谈话中，还是有习气露出来，我执也很重，还是时时有表白自己的欲望。细想，自己真的就做得十全十美吗？自己与一位慈悲的菩萨相比，是否差的太多了呢？既然自己做得并不完美，自己都不满意，那急于表白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意思呢？是想让别人从你并不完美的言行中认定你是完美的吗？认定你的观点是对的吗？认定你的所作所为是有原因的吗？为掩盖自己的私心和习气寻找种种借口。自己做不到像菩萨那么好，真诚地反省好了，默默地改，不要口里说得圆满，遇事遇境又差一截。真正的修行，切实心在道上，不要自己为自己找借口了，自己听为自己表白的话都腻了，对自己这两片嘴翻过来倒过去的“圆融”都开始深恶痛绝了。要心行合一，要让自己吐出的每句话字字是金，字字能利益众生，句句是真言，绝不空谈！

众生的习气、欲望、分别很重。自己做的完美，尚且有人会挑出很多毛病来，何况你自己做事还常有许多“漏洞”和“把柄”让众生有“话头”可参。但自己唯从内心要坦坦荡荡，心底无私，直心是道场。只要你时时为别人想，时时心中以众生为念，我相信，别人一定也会真正理解你的，一定也会换来别人真正的关心和呵护，自己内心的觉受何愁没有人理解，何必要倾诉呢？把每个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好了，当别人向自己倾诉内心的郁闷、争斗、内心所受的伤害时，一位菩萨一定是忘掉自己，与众生同苦、同乐、同流泪，而后真诚地安慰他，并给予他智慧的帮助去解决每个问题，让他打开内心的结。自己能在每时每刻做到吗？修行就是不停地修正自己每一个错误的行为和观念，让它合于道，越来越多地贴近佛菩萨的品质。如果不这样，即使你一天二十四小时在禅定中，终身在山洞闭关，你也不会成为一位菩萨，何况正等正觉的佛？诸佛菩萨一定是无我的，一定是慈悲、博爱的！自己深深惭愧！

七月九日

有些人可以只为自己，为子女，为父母而活、而奉献，这种人可称为有情。有些人超出了私情的范围，他可以为朋友、为企业的职工，为需要他帮助的人而奉献，他的生命中已有了一种良心与爱驱使下的责任感，这种人具备了做人的品质。而要做一位娑婆世界的菩萨，他注定要为三界众生而活，他的念念里只有救脱众生出离六道，他的所有行为只为利益众生。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心宽广得无边无际，他的福报也广大的无边无际。也许，众生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众生喜欢的名利、地位，但他所得到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唯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如此的富贵，生生世世享用不尽，他心安了，知足了，不再有任何欲求。

看上师的书，上师苦口婆心的对修行人说要出离，要实证，不要空

谈佛学。但唯有这两点，却是从古至今修行人最难做到的。多少人剃了头，穴居山洞，久居关房，但他们真正出离了吗？心却牢牢栓在红尘之中，求着名闻利养。而又有多少人在实证中水都要烧沸时，由于心魔外魔的干扰，心灰意冷、撒手而去。而在末法时代，众生要做到这两点更难。可叹修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现在连凤毛麟角也无。无数修学人佛经背得滚瓜烂熟，口头禅说得天花乱坠，却每个起心动念都在贪嗔痴慢疑之中。

我也曾希望自己证得神通俱足，像密勒祖师与热罗大师，能用更多的善巧方便帮助别人。但师父说：“你无心即可帮到别人。”我说末法众生着相，如有神通，帮助别人更易。师说：“神通只可满众生的愿，却不能净化他们的身心。”我说：“神通最起码可让众生起对修证佛法的信心。”师说：“不见得。”自己仔细想，确是此理。从此，只去自净其意，了自心。风花雪月、冬去秋来，境界来去自由，神通有无没所谓，只求能证入“无心”的等级。

七月十日

早上收拾房间，洗衣服后打坐。忽见上师在我禅床前摆一桌子，上放两只高脚鹤灯，并在一只我常供香的三脚香炉，插了一支香，然后在桌上摆了活的鱼、海螺、流血的牛头，动物脏器等等。开始那些鱼还乱蹦，但上师用手轻轻抚摸了一下，那些鱼就不动了。这些东西都是一位藏民带来的，看上师摆好供品后，那位藏民恭敬地双手合十，微微向上师鞠躬，上师让他退去了。我说：“是否要给他一些钱。”上师说：“我已安排了。今天我们要供一下这地方的山神。”然后，上师便与我并排坐在禅床上，双手结印，开始持咒。一会儿，从前方来了一队人，前边领头的一位双手捧着一个大大的香炉，炉里插三柱香，香烟缭绕。那队

人走到供桌前，我才看清领头的那位山神长黑色龙头、牛角，他把香炉也摆到供桌上（意思是回供、回礼），然后抬起灰蓝色的眼扫了上师与我一眼，便毫不客气地把供品拿起来（我看到在衣服下的手是龙爪），与他身后的那些山神围坐在一起，粗鲁地吞吃起来。在他们吃供品时，我已经知道了这些山神的来历。领头的那位山神是苯日神山的山神，他是工布地区众山神的首领，其余的随从即在此地区各占山头吃供养，而且他们都是信仰苯教的。

山神们吃完供养站起身，苯日神山的山神代表其它山神表示感谢。并说：至此以后，不管我与上师在此地区的哪儿修行、拜佛，他们都不会设置障碍，一定会竭力维护。上师说：“自从来到林芝地区，因一直太忙，故直到今天才拜见各位山神，聊表歉意。”

苯日神山的山神笑着看了看我说：“这位女菩萨前几天去拜见了我们的教主，听说教主非常喜欢她，并与她行双运，故说起来，她还是我们的师母，今天特地带了一些供品给师母。”这时，有一侍者托一托盘，上有一双绣得极工致的绣花鞋，是藏族宫廷绣鞋样式，在前边有高起来的重缨，还有一只银项圈、大大的金耳环、拳头大的一块松耳石。我接纳供品，并对山神表示感谢，然后山神们便告退了。

上师撤去供桌，并对我说：“前几天你拜见了苯教教主，因教主喜欢你，故夸奖你，传到这些山神耳里，都想见你一面，看看他们教主这样器重的女人是个什么样，无奈四大天王把门，他们见不到你，又不愿与四大天王结怨。都云集在你住所附近，弄得阴雨绵绵，阴云密布，所以我今天才与四大天王打了招呼，随缘供养他们，以结善缘。”我觉得这样也好，谢上师想的周到。

七月十三日

上午看书《青史》，下午打坐，快五点时，我去了河边。

这几天每天下午都有一段时下雨，当我打车到河岸边时，灰暗的乌云遮住了太阳，河岸上的风偏大。我顺着河岸走，观赏着雨前的尼洋河，似乎水流得更湍急。远方的山与云天相连，太阳从乌云的层层缝隙间射出一条条雾一样的光芒，笼罩着河对岸重叠的山峰，使山峰有一种神秘的美感。雨始终没有痛快下起来，只偶尔飘下几点。天却一直阴暗着，河边有一些钓鱼的人。

我沿长长的河岸走了一会儿，感觉不仅风景美，空气也很好。便在河边的一处石阶上坐下来，开始静坐。

刚坐下来时，自己忽然想起A市朋友们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心里生起许多感叹。人的生命中，除了红尘中与父母、妻儿享受天伦之乐，而后满怀凌云壮志，去追求自己永无止尽的愿望外，还有另一种美，却是一个人可能一生都享受不到的，那是一种超越于这个世界一切之外的宁静。

当我的心宁静到极致，即使自己端坐在风雨中，耳畔是河水的喧哗，当我的眼掠过雾蒙蒙的绵延的山脉时，我感觉自己超越一切存在着。此时没有名利，没有欲望，没有野心，没有竞争，没有抱负，没有理想，没有清规戒律，没有合不合于道之说，也不必与山水融于一起，也不必浑然忘我。我存在着，很真实，有血有肉，有感情，但内在是超然的，此世界的一切都在那一刻变成风景。心不用再刻意静下来，六根都归于淡泊，在淡泊、宁静的心光下，六根对应的外物都失去了原来的规则。山不一定是葱绿的，河不一定是湛蓝的，天空的云朵不一定是白色的……当色彩不是凭借太阳光，而是在心光的照射下，它们变得更多彩。它们可以是宇宙中的任何颜色，河变成红黄的，山变成金色的，一切都很自然，不需刻意的涂染，不是故弄玄虚。

在那种宁静中，人会很满足，因不知烦恼痛苦，所以也不知喜悦为何物。只是心会很充实，充满勃勃生机。有时那份宁静会弥散在震耳欲聋的噪音里，使喧哗成为宁静中的一部分，成为宁静的旋律中跳跃的音符。

在河边坐了一会儿后，渐渐进入定态。忽看到空中“莲花生大师”骑一匹四足踩祥云的马飞驰，到我面前时，“莲师”勒转马头原地转了一圈停在我面前。此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定中，“莲师”指使后面紧跟而来的随从把一个很大的宝幢移到了我头顶。我在定中，未及辨认，正准备表示谢意，忽空中一个声音似炸雷响起：“大胆妖孽，竟敢变作我的模样。”声音响起时，我面前的“莲师”及随从，宝盖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空中出现一个大大的光环，从我头顶套下，而后消失。空中有声音说：“刚才有只水牛变作我的模样前来骗你，此水牛法力很大，四大天王都被它刚才骗了。”我对莲师表示感谢。莲师的声音未再响起，在空中也未现任何相。我收摄心神，物我两忘，只看到自己像一根金色的光柱与天空相连，身心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意念、呼吸若有若无。

七点钟时，天已放晴，乌云散尽，阳光又朗照当空。在傍晚时分，有如此强烈刺眼的阳光也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我起坐后，又沿河岸走了一会儿，便打车回到宾馆。

七月十四日

反省：自己的内心还不够纯净，还有一些道貌岸然的东西潜伏在自己身心，只是自己随修行，有更多的善巧的言辞把它们掩饰了，而自己也竟信以为真，认为自己内心是无私的，其实，自己的习气并未尽，而且这段时间有时它们会那样明显地浮出水面，像清纯的水面上的油垢，

自己绝不能麻木不仁，既然察觉到，就要奋力改之，舍一切都要在所不惜，要说到做到。

七月十六日

今天去了一座寺院。去寺院的路曲曲折折，一路小桥流水，石阶、木墩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下，我边赏景，边不知不觉就进了寺院。寺院较小，院门口有一供拜佛人烧香料的小白塔，正冒着悠悠青烟。塔附近的房屋下，坐着一些小孩、妇女，等待信徒及游客的布施。我直接进了正殿，殿中较黑暗，我都无法辨认里面供的是哪位佛菩萨，在殿的一角坐一位喇嘛正在为游客和拜佛的人摸顶，并接收他们的供养。我双手合十，站在殿中央的一尊佛像前礼拜。在礼拜中，入定我知道这儿也是住着苯教的神，看来工布地区的很多庙里大都是苯教的领地。只见面前的佛像忽消失了。出现一座藏式宫殿，宫殿不大较普通，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大爷”请我入殿中小坐，我便随他进去了。他穿的衣服较华丽，从着装看，既不是和尚也不是喇嘛，但从头顶盘起的一个白色发髻看，倒像一位“道士”。他坐定后，自我介绍说，他叫×××，是苯教里的一位神，听他介绍自己似乎在苯教神里是资格很老的一位，大有道教里元始天尊一样的位置。我说：“看你的相貌和装束倒像是一位汉人，而且像道士。”他笑了笑说：“我确是汉人，而且在汉地终南山修过道。”正在这时，有一位侍女用小盘端进两杯酥油茶。他拿了一杯，我也从托盘端起另一杯。他看着我“慈眉善目”地笑着说：“菩萨请用茶”。我边环视那间屋子四周的布置，边轻轻呷了一口茶。瞬间，一声怪笑响起来，宫殿和那位“道士”消失了，只听空中传来一声：“我已在茶里下了巨毒。”而且我同时看到自己与几位佛菩萨俱站立在空中，俯视着我正在礼拜的那座小庙，正殿的中央佛像的位置，站立着一只巨大的苍鹰，它

的眼睛是红色的、愤怒的凸出来。它大骂诸佛菩萨、诽谤佛教。我身边的几位菩萨全都微笑并说：“你以为菩萨会怕你下毒吗？”这时，只见空中出现四大天王，广目天王大吼一声：“孽畜！竟敢毒害菩萨，正好拿你。”他边说边把手中琉璃塔冲那只黑鹰压下来，只见塔在空中稍变大，放出万道金光，那只黑鹰化成一缕青烟被吸入塔内。塔又重新飞回天王手中，放了一会儿金光后，又变成原来大小。

我看了刚才的一幕，心里稍沉重，便转身出了大殿。下午在回程中顺去了博物馆和一处瀑布的景点

我在瀑布下的“望景台”上入定一会儿，见到瀑布上面又出现层层山峰，而在山峰之间有几处错落有致的宫殿，而且有两队天女手捧各种供果从瀑布两侧飘然而来，在我面前空中摆了好多供品，而且有天女说：“师祖母回来了。”我忽看到空中出现白衣观音，进到那些宫殿里又出来，并对那群天女说：“辛苦了。”原来此处是观音菩萨曾在西藏的一处行宫，只是很久未来。那群天女是守护宫殿的侍女。

顺便再提一下在博物馆里的一处定境。在博物馆三楼一幅南迦巴瓦山的照片前，我忽入定，似乎自己忽然站到了南迦巴瓦山下，而且看到山峰底下有万丈冰层。我想，怪不得很多登山队员都很难翻越此山，虽此山并不比喜马拉雅山高，但奇冷，原来是山下冰层太深之故。山脚下出现一面像宝石一样的石门，石门忽从中裂开一缝，像两扇门一样开启，有一位美丽的女孩出来请我进去，说：“他们教主有请。”我便进入门里。里面别有洞天，竟是小桥流水，叶绿花红，像阳春三月。过小桥，走幽廊，进入一处大殿。在大殿正中，坐一位法王，头戴的宝冠似冰玉做成，形状恰好是三个尖顶，像外观的此山峰的三个顶峰。而我记得藏民似说此山是天之一柱，天晴时，山峰像三根竖起来的手指头，但现在看法王的帽子纯粹是三座山峰的缩影。衣服和长相我出定后记不起来，只是记

得法王说他是此山山神，他不属苯教、也不属佛教，但与苯教的教主及莲花生大师曾都有很深交情。故他对佛教和苯教徒都无偏见。侍女端上一盘桃子，是白色的，而且底是空心的，教主让我尝尝他们冰山的“雪桃”。我尝了一个，桃子较绵软、甜，而且入口极清凉，口味很特别。看我吃完桃，教主又说了一些“本应早去拜见菩萨”等的客气话，又唤侍从用盘子托上两只动物。初拿盘子托过来时，我远看像两只海豚的冰雕，直至近前，我才看到一只“冰雕”的脖子在来回扭动，才知是活东西。但一时无法确认这两只半蹲在托盘的小动物是什么。教主说：“送菩萨一对小礼物，此是我们雪山的‘雪獭’，这动物在这是吉祥物，很难得到。即使在炎热的气候里，只要有一只这样的雪獭，在它附近三十里内一定会变得极清凉，而且附近会风调雨顺。”我听了此话，望了望在盘中老实蹲着的洁白的雪獭，如它们不动，近看竟像用雪花堆砌而成的小动物，样子极可爱，我便收下雪獭，谢了教主。同时，我回赠了教主一串项链，它是我师父送给我的礼物，是由一百多位活佛的舍利串起来的，项链的舍利子多达三百多颗，而且几乎每颗珠子放的光都不同，有金色的、有七彩的、有蓝色的等等。我把它拿给教主时，心中还有点不舍，觉是师父送的，我又转送别人是否不妥。但这些念头只在脑中一闪而过，又想到此舍利项链如留在雪山结缘，可利益无数雪域有情，这样一想，便心很坦然了。教主拿着我送的项链非常兴奋，说：“南迦巴瓦雪山有菩萨送的这串项链，将会更加神圣……”我便顺势劝导教主能多为雪山附近的生命造福，多做善事等，教主欣然同意，我即告辞。

七月十七日

人活在世上，当别人伤害或诽谤、诋毁、陷害你时，不必太伤心，也不必太记恨他，而睚眦必报。因为这世界本来就会有許多逆缘存在，

而这都是有因果的。而且从这些逆缘中，你正好认识别人的真面目，了解一个人的品质修养，从而去选择哪些人可以做朋友，哪些人在打交道中要注意、提防。但如果我们心里对这些事耿耿于怀，而只想着去报复，则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和时间。有因就有果，这个人对你造成的伤害，如果现报的话，有时都不必你去报复，他会在其他人那儿尝到苦果的，我们何不把精力和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心中消除嗔恨与悲伤，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美好起来。

但当别人在此世上有恩于你时，虽说这也是因果，但你却不可因为“因果说”而认为是别人应该对你付出。因为你并不能真正透彻因果，别人在付出时虽有因缘在先，但他在此世也并不知道前世之事，他不会认为自己发心帮助别人是建立在因果之上的。故你一定要感恩，而且要深深铭刻心中记着报恩，这才是一位人中君子的所为。否则，有恩有仇都无动于衷，只认为是自己的命，那无异于小人、草木顽石，连动物都知恩报恩，何况是人，岂能失去此美好品质？！

修行人要随时学会布施，以减少自己的贪婪。

如：我这几年总在外面参访，故常住宾馆。曾经一段时间我住宾馆离去时，总是用袋子把卫生间的小梳子、洗漱用品等统统收拾带走。我认为我已付了钱，这些东西应该是属于我的，不带走反而是不懂节省、是浪费。但后来，我发现我带回去的这些东西常常是放置在一个抽屉里，很久也不用。偶有客人来，如未带牙具，可能会用一下那些宾馆带回的一次性牙刷，其它东西如牙膏、洗发水、浴液等常是放一段时间后，已过期变质不能用了。我这时才觉得我以前的想法和观点有问题。从那以后，我住宾馆走时，一般不会再带这些东西，除非我特别需要才带走属于我的东西。如不需要，我不会占有。而且，我会发一个良好的愿望给宾馆，就当所有本应属于我的东西我因现在不需要，故布施给了宾馆，

愿宾馆能因为有很多人这样发心而少一分开支，从而积累资金把宾馆的其它服务设施建得更好，从而生意兴隆，也更多地造福每一位因各种原因出门在外奔波的宾客。

有时，我去自由市场买东西，有些卖东西的人会“看人”要价，如看你“有钱”等，他的东西会涨几角钱，虽然这是极可恶的行为，但对我们修行人来讲，却反而会锻炼你的慈悲心。如，我曾向一位老农买土豆，他看我是外地人，口音不一样，便每斤多要五角钱，但我觉他的土豆较好，便明知他骗我，还是买了几斤。但当他称土豆时，看他拿秤的手青筋暴露，有些指头指甲都磨掉半个，而且面容黑红，一看就知道每天暴晒在阳光底下。我的内心忽生起无穷的悲悯。在我们的国家，每天有无数农民都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在农间。当我们坐在有空调的房间工作，还怕得空调病时，他们在太阳底下挥汗如雨，层层脱皮，还要被蚊虫、蚂蝗等叮咬。虽然从佛学的角度讲，他们的贫穷来自于因果，来自于他们的贪婪，但一位修道人，仅仅因为知道这是因果的化现，反而连同情和慈悲心都会失去吗？我盯着秤盘上的颗颗土豆，我不知道那一颗土豆里有农民的几滴汗水，我忽然觉得这是无法用价格来计算的。当我付了钱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点也不觉自己吃了亏，我明知道在这位农民的旁边，我也许还可以找到比他价更便宜的，但我还是买了，而且满怀慈悲地买了。至于是否助长了他的“贪婪”，我暂且不去考虑，只是从我内心认为自己在布施，那每斤多出来的五角钱是我布施给他的，也许他认为我不知道价格，正在为多赚了钱而暗自欢喜，但这只能使我更可怜他，谁得谁失这个世界其实是最公平的。

自己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反省，去布施，我发现自己的心量开始大了，而且自己的贪婪和占有心逐渐减少。而且事事能时刻想到别人的劳动和付出，感恩心、慈悲心增强。而且对此世界的一切有一颗平

等的心态。尤其在布施这一点，不再执着于任何形式和回报。

对于慈悲心的生起，我常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比如：一个贪婪的富翁和一个开心的乞丐同时都拥有一颗宝珠，这颗宝珠对富翁来讲是他在同行之中财富的炫耀，是他极爱之物，是他的命根子。而这颗宝珠对穷人来讲只是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它可以不用为吃、穿而整天奔波。但有一天，富翁和乞丐同时失去了这颗宝珠。乞丐变得又像以前那样贫穷，他也会心痛，但他曾经就是一无所有的，他照样可以地为床、天为被的生活，他对贫穷的适应能力更强。而对那位富翁，他丢失宝珠后，他感觉自己失去的更多，他想到同行之中的地位、面子用什么来挽回，他虽不会一无所有，但他觉失去了自己一生最珍贵的东西，他失去了“宠物”。如他有权势，他还会为此愤怒，认为谁敢太岁头上动土，竟偷他的东西，故他会茶不思饭不想，辗转难眠。因宝珠对两人起的作用不同，故在失去后，乞丐只认为失去了吃、穿的依靠，而富翁可能觉“失去了一切”，他比乞丐更痛苦，因他内心的贪婪和占有比那位乞丐更重。失去宝珠就是要了他的命，他可能真的会为此卧在金玉堆积的床上而一命呜呼。对命运来讲，那位富翁更可怜，更值得修道人的同情、慈悲，因他对物欲“中的毒”更重。

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富有真的不在于拥有多少钱财。对一位贪婪的人来讲，他花一分钱相当于一位对物欲慷慨豁达的人花十分钱的觉受，他为别人付出一分钱，就像失去了几百分钱，心里会觉得自己在失去，自己的金钱在减少，因心里失去的痛苦太重，使他每花一分钱真的就在损耗他几十分钱的福报。如明白这个因果，他真是得不偿失。真的是愈吝嗇、愈贪，福报损失愈多，一切都在你的心里对“失去”的理解，而不在金钱的数目。

一位真正的修道人，在修证的途中，我们因为还不圆满，也不能透

彻因果，故我们不要苛求事事都做的完美。我们只求每做一件事，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有利于自己贪、嗔、痴、慢、疑的减少。至于随缘度众生，那要等我们自己的习气、欲望逐渐消失，等自己的功德圆满以后。虽说菩萨发心是自己未度、先度他人，但我们自己还没有能力时，这个发心是很难真正帮助别人，收到应有的效果的。

真正修行，在我们能力范围内，随时都可以发心做善事，积福报的。我们即使认为成佛、菩萨是很遥远的事，而且可望不可及，那我们如坚信因果，最低也要积些人天福报吧。但光凭偶然发财后去做些慈善事业，偶然遇到困难时去寺院拜拜佛、烧烧香，临时抱佛脚，供养一点钱给僧人，乞丐来了，有零用钱便布施几角，没有零钱便态度恶劣地让他离远点，开心的时候，我可以做一切善事，烦恼时，天下人都负我，都欠我债，天下人都应对我做出补偿，我做的善事已够多的了等等。这样修行的人，我认为连人天福报都累积不够。对诸佛菩萨来讲，你供一千万与一元钱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佛菩萨不需要钱，佛菩萨的钱是准备布施给需要的众生的。要看你的心，你的心清净了没有，你的贪、嗔、痴、慢、疑五毒减少了没有，你的内心够不够虔诚、恭敬，你的心量是否广大，是不是还很自私，只为自己想等等。试想想，我们这一生，为自己自私的目的打转的念头何其多，我们能忘记自己，为别人奉献、付出、布施等事与为自己打算相比是多么的少，可能一万件事中只有一件。既然你为这个“臭皮囊”想得这样多，对此世界的所有物品如此眷恋，那这个“臭皮囊”和这个世界肯定要留下你的。它们同样恋你呀！你们之间太有吸引力了。如你五毒愈来愈重，六道也肯定会长久地挽留你的。你根本无力量走出来。

小故事：

（一）佛与布施

从前，有三个人同时在寺院里拜佛，第一位信徒布施了一万元钱，寺院僧人眉开眼笑地为他诵经回向功德，说他功德无量；第二位信徒布施了五千元钱，僧人们为他敲钟点香供灯，说他同样功德无量；第三位信徒非常贫穷，他为了来拜佛走了很远的路，进到寺院时，口袋里只剩二元钱了，他还很饿，想布施一元钱，剩一元钱给自己买口干粮吃。但他又想，自己为了朝佛，一路那么辛苦，现在总算见到“佛”了，布施一元钱太少了，无法表达自己的虔诚渴望之心，他便毫不犹豫地将二元钱全布施了。寺院僧人没有为他做任何事，只对他说：“布施会有功德”。

若干年后，这三个人奇迹般地同时往生了，他们因为布施的功德，同时见到了他们曾供养的佛。佛摩第三位供养者的头说：“你的功德最大，因为你布施了你全部的财产。”佛又摩第二位供养者的头说：“你的功德次之，因为你布施了你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佛最后摩那位供养最多的信徒，说：“你的功德在三人中是最少的，因为你只舍得布施你财产的九分之一。”这位信徒非常不满地说：“我虽布施了我财产的九分之一，可我的钱却是最多的，而且寺院僧人为我做的功德回向也最隆重。”

佛笑着说：“在人世界，那些凡夫僧是根据数量的多少来计算功德的，而在佛世界计算功德多少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在佛的眼里，三千世界都是佛的财富，你拿着诸佛菩萨的财富做游戏。佛只看你对财富贪婪程度减少的多少来定量你的功德。”

（二）三角债

从前，有一位商人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劳赚了很多钱。他有三位朋友都相继向他借钱做生意。这位商人平时信仰佛法，深信因果，在他临终时，他的儿子向他说：“爸爸死后，那三位叔叔欠的钱可能会赖帐，不如现在将他们叫来，如现在还更好，如不还也立个欠条，以后爸过世

了，他们也会记得还给我或您孙子。”

他爸听了这话，摇摇头说：“我现在留给你的钱虽不能让你坐在那儿吃一辈子，但足够你有资本去做一些事，然后再继续赚到钱。至于朋友们欠的钱，那是我的事，他们如赚到钱，也许会还给你也许不会。我相信佛说的因果不爽，如果他们不还，那他们会一直欠我的，或者本来我就是还他们宿世的债，我也心安，没有牵挂。现在这样做，我像是在逼着他们还钱，都是好朋友，为这点小利伤了一场交情，划不来。况我留给你的钱足够你现在的的生活。”说到这，商人想起一生中生意场上的事不禁感叹说：“佛说，欠别人的债下辈子当牛作马还，现在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希望自己在世界的债已还完，不欠任何人的，而且也希望别人欠我的也已了结，我即使下世再来，与别人也不要再有债务关系。”这样发愿后，他安然逝去，因他累世积累功德，他往生到了极乐世界。

他死后，他的其中两位朋友相继在赚到钱后把欠他的钱还给了他的儿子。只有一位朋友心中暗暗窃喜，装出无事的样子，闭口不提欠钱的事，他儿子也遵父遗嘱不去索还。

有一次，这位朋友去一个地方做生意，竟被对方骗了一大笔钱，损失惨重。他也信佛，觉自己平时做了许多善事，怎会有如此果报。便去找人算命，只听那位算卦的先生说：“你有一位朋友，福报很大，他临终发愿，了结此世界的债务关系。而在宿世他欠骗你的人一笔钱，但因今生他们无见面的因缘，而你又欠你那位死去的朋友一笔钱，故你朋友的债让你去偿还，也是因果啊！这样你们三个人的债都了结了。”这位朋友听后，如梦方醒，也不再痛苦了。马上筹集一笔钱到朋友的儿子处，还上欠款，并作忏悔。那位儿子听了他的故事，又把钱还给他：“我现不缺钱。既在冥冥中把你与我父亲的债务了结了，也是好事，虽说这样了结让人心里不愉快，但因果是丝毫不爽的，希望叔叔以后不要做占

人便宜的事。俗话说的好，明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这位朋友听了，羞愧而去。

（三）修道人经商

曾经有两位商人。有一位是修行人，他从不在经商中做坑害人的事，赚钱全凭自己的勤劳、智慧和福报。慢慢，他累积了一些钱。一次，有一个很好的获利机会，他只要凭借雄厚的资金垄断市场，他就可以一次赚到他十年才可以赚到的钱。在他住的这个地方，也只有他才拥有这样的实力。但如他这样做，就最少会有十几家做小本生意的商家破产，他考虑了一下断然放弃了这个获利的想法。他只对家人说：要留赚钱的机会给别人，自己挣的钱够家人富裕地生活就足够了，何必再去累积更多的财富。而另一地有一商人，也在他住的地方看到了这个商机，他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垄断了他那一方的市场，并把破产的小作坊收购到自己门下，辞去了原来的工人，只留几个为他服务，他因此赚得盆满钵肥，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富翁。

赚钱后，他又娶了两个美女作小妾，买了几套别墅，因三个妻子共生了六个小孩，房子小了肯定住不开。他倒不赌、不嫖、不吸毒、不抽烟、作风也称正派。娶妾也是他太富有太有名了，那两位女人自己找上门来，缠住他不放，他又不是没感情的人，又抵抗不了美的诱惑，那俩小妾实在是太美太有魅力了。他对妻子也曾一往情深，但与小妾有了关系有了感情，也不能对不住小妾，只好负妻全娶了回来，好在三个妻子还能平安相处，他感到很幸福。

话说前边那位商人因为错过了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他的妻子便责怪他，说他迂腐，难道不懂赚大钱后去做慈善事业吗？同样发善心还不一样。他一再解释说：“我们俩的钱现在已足够用，赚钱前发善心与赚钱后发善心既然一样，何苦还对此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呢？”

但还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妻子终于弃他而去，说他经商有那么好的赚钱机会却放弃，是天下头号大傻瓜，与此种不开窍之人生活在一起，不能沟通、太窝囊。这位商人是一念善心，最后人财两空。商人继续按他的原则做买卖、修行，知足常乐。这样一个人生活了几年后，他遇到了一位德才兼备、容貌秀丽的姑娘，这位姑娘与他一见钟情，他们生活在一起后，有一天，姑娘问他前妻离开的原因，他如实相告。这位姑娘一听，抱着他泪流满面，说：“幸亏他当年没有垄断市场，否则他爸爸的小本生意肯定破产。而当年她患了眼疾，他爸正是在那年生意中赚了一笔钱，才及时治好了她的眼睛，否则她现在是盲人。”姑娘对丈夫感激涕零，而且更加敬重他的品质与人格魅力，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一家三口一生都平安，幸福。

另一位商人开始因为经济雄厚，孩子也小，倒也平安、快乐、甜蜜地过了几年。周围的很多商人都羡慕他，出入三位娇妻轮流相伴，而且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但慢慢地，三位妻子开始有矛盾了，孩子们也大起来。三个家庭开始在暗暗较劲争宠，并争夺他的财产，两个美妾本为财产而来，如少了肯定事与愿违，绝不甘心。这种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他临死前。他常被弄得不知到哪个老婆那儿，三个家一个也回不去。因三个老婆都说他偏心，唠叨吵闹，让他心烦。他只好“偏心”自己了，一个人常在外面茶楼等地方孤独地品茶、散步。在临死时，还不放心地盯着三位妻子，怕她们会因分割财产打起来。而他的财产也早已快被几个不争气的儿子挥霍一空了。

看了两位商人的命运，且不谈里面的因果，因为它太深奥了。我只想知道一个人一生究竟有多少钱才算够，才算满足。怎样才是知足常乐呢？！两位商人对待商机的态度和选择都没有错。只是一位多为其他生意人想了想，多发了一念善心。每个人因生命态度的不同，在遇事时做

出的选择也不同。名利是很多人祈求的，但多大的名与多大的利才能填满我们的欲望？当我们无休止地在此世界索取时，你同时失去的有什么？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幸福，不是欲望的满足和刺激。如果本末倒置，那欲望的满足和刺激过后就会是烦恼和痛苦，因欲望是无止尽的，你等于赚钱后一无所得，而且还在消耗自己的福报。其实，许许多多的人在有名有钱后并不幸福，并不快乐，所以才去做慈善事业，才去拜佛，希望从中寻找他曾失去的东西。但每个人，当他在生命中搏击一番后，当他拥有他想要的一切后，如不幸福，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呢？幸福、快乐的种子和源泉究竟在哪儿？！为何我们不在红尘奋斗的过程中就小心守护它呢？真诚、奉献、慈悲、布施、关爱他人，平等尊重他人，放弃诱惑的勇气，战胜自己欲望的力量等，恪守你的做人原则等等，这些都是你幸福的种子，都使你不至于丢失自己，变成一具除了钱和名，一无所有的行尸走肉。

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幸福的守护神！希望名和利使得到者真正富裕、真正幸福，而不是为他们带来灾难。

七月十八日

连日来，颈部疼痛，支气管、食道皆似肿，又像被刀划破一样。求助大威德金刚，金刚让我做一次会供，供藏区附近所有鬼神夜刹等。因颈部气脉转化，业气太重。如那些鬼神、夜刹个个欢喜，马上除去嗔心、怨气，对我颈部气脉净化很有裨益。

我求密勒日巴尊者建一坛城作会供。今天密勒日巴尊者身着法衣、头戴盔甲，手拿法器（铃、杵），很庄严地坐在空中，他让我向下看，我发现地面已有一座白色坛城，似用布幔围成，在坛城四周插了很多迎风招展的各色旗子，是招幡旗。坛城里供有各种食物。尊者告我，如要

做这次会供，需请人天敬重、法力无边的佛菩萨加持，否则，很难成功，让我请世尊加持。我又恭请世尊。世尊在空中显相，忽在坛城四周扔下无数金刚橛，围着坛城埋入地下，而后图像从空中隐去。尊者便开始持咒，坛城周围的旗子有力地飘动，呼呼作响，似从旗中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一会儿，便来了许多鬼怪，样子奇形怪状，拥入坛城大吃。但当他们进入坛城吃供品时，身上的气色逐渐转得清净，而且竟有金光从坛城中发出。忽然，坛城开始震动，空中飞来十多位穿黑衣女子。坛城四周的金刚橛发出光，像一个光明的罩子将坛城罩住，只在入口处有一云雾缭绕的口，那些女子便鱼贯从此口入坛城的门。除领头的女子站在门口疑惑地审视坛城内外，其它女子都扑向坛城内的食物。门口站的女子穿黑衣、披黑色头巾，只露面部，肤色极白，有一种冷血的美。她冷酷地不停打量坛城，似心中存有提防与怀疑。这时，从坛城顶上垂下一条绿色的蛇，将蛇头正好靠近她的口边，那女子最喜吃这种绿色的蛇，但她此时却对蛇熟视无睹，冷冷注视这一切。忽然，那蛇颈部自己开始冒出血来，滴滴滴在那女子的唇上，那女子尝到蛇血，终于抵抗不住诱惑，张口就把蛇吞入口中。而这时，我看到空中密勒日巴尊者的左臂露出白骨，手指缝在滴血，我明白是尊者将手臂变成蛇让那女子食用。那女子吃了蛇后，便不再顾忌什么，开始吃其它供品。一会儿，所有的鬼神、夜刹都吃饱而去。临走时几乎每位鬼神、夜刹都说了一句祝贺、吉祥的话给会供的人。其中一位恶鬼拍拍肚子说：这是他做恶鬼吃得最好最饱的一次。那吃蛇的女子是一位母夜刹头目，她对这次会供的美味也赞不绝口，并说供养的人供了她，就等于供养了所有的母夜刹，也说了一长串吉祥的话才离去。等所有鬼神走后，密勒尊者便伸手将坛城周围的旗子拔去，有世尊的一位侍者来收回了世尊的金刚橛。这时我看到坛城忽变小，像小孩玩的玩具一样，尊者移来雪堆将坛城埋在下面。

我不知该怎样向尊者表示感恩，而且惦记他的左臂。尊者笑着说：“不必担心，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仔细一看，发现尊者的左臂已完好无损，而且整个身体呈琉璃状的光体。尊者离去后，我觉喉部疼稍减轻，而且有白色光柱从顶轮通入天空，感觉身心极清净，有刹那间，看到此世界的食物、用品等极粗糙低劣，觉自己不是此世界的人，而且似身体很轻，顺着光柱就可以整个身体离开此世界……

下午读上师书，当读“谢黄梅侗居士遥赐斋菜”一文时，自己不禁泪流满面。文中有居士送上师腐竹，四川榨菜。上师作诗答谢曰：“昔日岩居梦一场，雪山施主德难忘，虽然也羨长斋好，习气犹存榨菜香。”时闭关北天竺已廿三年矣。

虽上师能将自己的一切烦恼、牵挂、思乡之情、屈辱、诽谤等统统转化，或于定中浑然忘之。但当我读到此处时，还是强烈感受到了上师见到四川榨菜时，那种悠悠的思念故国之心。上师心既已超越三界，无国籍之别，异域之情，但那遗留的习气口味依然使上师想起了远方的家乡，想起了献花岩、雪山闭关的日子。

独在异乡，知音难觅，以身证道、弘法使命任重道艰。每一位昔日的高僧大德都为自己作了证道、弘法的楷模和榜样。自己得诸佛菩萨加持，佛恩似海，自己当从每一心念勤加精进修证，以不负诸位上师，诸佛恩德。即使粉身碎骨，又有何惧，也难报诸位师父，诸佛菩萨恩于万一。

七月十九日

昨天做完会供，今天早上喉咙就不疼了，但还是痰多。喉轮为报身轮，主嗔心，怨气从此轮业气发。故昨天会供中，那些嗔心重的鬼和怨气冲天的鬼神如心中得欢喜，减少嗔心和怨气，对我的喉部恢复将起很

大裨益。

上午打坐，定中忽看到两只小猴子攀在自己的支气管上，用舌舔自己的支气管和食道。而自己的脉道、筋络像一条条高高耸立的树木似的。我没有惊动两只小猴，它们又舔了一会儿，似又在招呼同伴。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端坐在一片丛林中，四周树木参天，而刚才自己也融化在树木中，成了一株植物，树丛间有数不清的猴子腾挪跳跃。这时，只见一个穿得非常破烂、长发披散在腰间的人出现在我身边。他虎背熊腰，在纷乱披散的头发下，高高的额头、一双眼似猿似人，眼眶深陷，眼光犀利。他看到正在打坐的我，怔了一下，回身发出一声长啸，刹那间，树丛间的猴子全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他是把我当成入侵猴子禁地的“敌人”了。他两眼直直地盯着我看，我依然静坐。忽然，他笑了，露出整齐的大大的门牙，他认出我来了。他回声又长啸一声，猴子们像会隐身术似的，忽然又出现在树枝间。他返回身，大踏步走进树林深处，一会儿，他双手捧一把做工精致的藏刀来到我面前。在他审视我时，我已知道他来历，他是一只“人猿”，即人与猴生的孩子，已有一万年的寿命，他把刀捧出来是要送给我，表示“友好、臣服、随顺”，我急忙伸手接过他递来的藏刀，并抽出刀看了一眼，刀和刀柄都发出幽暗的红光，我把刀放回鞘中，向他点头微笑，他也笑了。我用手指指自己肺部、支气管，他即刻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挥一下手，返身向来时的路走去，我跟在他身后，一直到了一个丛林掩映的小湖边。小湖的水冒着白烟，是温泉形成的，湖水看上去像天官的瑶池，他示意我下去，我便慢慢走进湖水中，湖不深，蹲下来，正好到颈部，我就在里面泡着。只见他忽捡起地上的小石块冲我打来，每一块都击中我身体的穴位，我身体感觉有忽明忽暗的光生起。一会儿，他又不知从哪儿拿来一支长鞭，击打水面，而鞭梢正好扫过我的脉道、脉轮，在他鞭子的击打中，我的身体逐

渐在水中消失……忽然，我看到自己坐在宾馆床上的肉体，我不知何时又回到了宾馆，出定了。

七月二十一日

昨天几乎一天下雨。傍晚，一人撑伞出去散步，心情稍低沉，自己偶会觉自己各方面都很差，很难完成诸位师父、诸佛菩萨谆谆嘱托的使命。

但又想到末法时期弘法艰难，正法难得，师父们又去哪儿找一个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欲望习气的人，去承担这项使命呢？自己最起码从内心真正生起对“自我”的厌离，不与“习气、欲望”同流合污，而且已开始具有“定力”和“超越”自我的力量，只要不断净化自己，智慧何愁不能显现，那完成任务也不是很难的了。

慈悲之心还是不能真正圆满生起。无我的空性不能时时保任，一想到自己、亲人等，私心突起，便不想再去无私付出。有时，觉自己即使付出，别人也不会真正理解，众生太贪、疑心又重，只会索取。稍不如意，便会诽谤、嗔恨，真正能起感恩心的太少太少。而且做一切事，包括修行，只想成功，只想得、受益，从来不愿付出一点点。

偶然发心，付出也是可怜又可怜的一点点，而且里面也掺杂着自己的私欲。稍觉付出得多了一点，便旦夕只求回报。有时，一想到这些便会灰心，觉究竟有没有人真正愿意真修实证，口头信誓旦旦、发大愿，凭一时勇猛燃指供佛也行，但却连一点委屈也受不得，习气欲望像春天的韭菜一样，割了又生出来，从没有从自己内心真正反省、誓愿降服之。被境被情一牵，心猿意马，身不由己。

想想自己在诸佛菩萨不断的加持下，修行十多年，尚且自己对自己不满意，而自己究竟能给未来的弟子们多大的加持与摄受呢？自己把自

已布施出去，究竟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这段时间看上师的书，觉上师真正了不起。他从不发如此感叹，也不诉说自己的得失与委屈，他只是感恩之余，默默地照佛菩萨的指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如果他稍“自私”一点，他可能早就出关了。三十多年的闭关生活还要面对众位护持施主的苛刻要求与指指点点，他坦然微笑，把个人荣辱得失丢在一旁。虽然临终他并未达到密法的“即身成佛”之证量，但他的生命已重于泰山，他已圆满完成了他此生的使命，他认真地将自己的闭关经验与实修实证的悟解完整地记录下来。这一切都不是为他自己而做，他只是时时感叹佛法的衰微。他只希望在末法时期，他能为弘扬佛法的正知正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真正大丈夫所为！

看到他的书，我感恩，我每看一页，都觉自己去了他的闭关房，与他同气、同求、同心，一起求证佛法。接受他慢声细语的指点与教授，对我而言，他并未逝去。在我从山中又将走入红尘，身心面临又一次巨大转变的时候，上师的人格，品质，证道经历与他的著作都使我的身心接受了无尽的加持。这种加持力和殊胜灌顶不可言说！

至诚顶礼上师！

七月二十二日

论功德回向

简单地说，一些善良的心念、语言和行为都可以积功德，包括真正按佛陀的教义修行。但我们如不能成就，那我们的回向功德，众生并不能真正受益。我们的很多愿力也是空谈。形式上，我们并没有很多的善巧方便帮助众生，在另一层面，我们自己的功德和福报的累积也不够拿出来改变自己的逆缘和业力，怎么能给予众生呢？

但从法性上，众生是一体的，是用的同一个法体，这样似乎回向成为可能。但众生心性的污垢和无明使众生又具备了不同的个体，除非有一个人是“无我的”，他已经完全向一切打开自己，无众生相、寿者相，只有这时，众生才能享受他回向的一切，因为他既无我，就可是任何一位众生，就可是此世界的一切。故我们可以坐享诸佛菩萨带给我们的“功德和福报”。如：我们可以去极乐世界享受阿弥陀佛愿力变现的世界，去享受无痛苦的极乐。诸佛菩萨源源不断把他们的福报和功德回向给我们，如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足够的信任，足够的虔诚，我们即可与他们相应，得到他们功德力的加持。但众生颠倒，常以苦为乐，也不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道理。对违背自己欲望习气的人或事，生起莫大的厌恶与嫉恨，自甘堕落，与此世界诸佛菩萨功德的回向无缘，与诸佛菩萨背道而驰，因心中的无明与诸佛相距十万八千里。比如，我们想帮助一位吸毒的人，我们发愿，如他戒毒，我们会给他一大笔钱让他过上富裕充足的生活。如我们是佛菩萨，那笔钱近似于此世界佛菩萨的功德。但这个人口里发誓说要戒毒，但当他得到钱后，他却买了更多的毒品去吸，那笔钱岂不是害他堕落更深吗？故诸佛菩萨的功德、福报的回向一定是以我们智慧的开启、心灵的净化为主要目标，当我们能达到这两点时，我们即可从诸佛菩萨那儿享受他们无尽的功德回向和财富。虽这样说，但在整个修行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发愿和回向功德，因为这样的言行和愿望会多少减少我们的自私，减弱我们的我执，而且诸佛菩萨听到后会欢喜。比如，你小时对你的妈妈说：“我长大后要为你买飞机，要带你旅游全世界”等等这样让母亲开心的话，你的母亲虽知这是遥不可及的事，但她还是很幸福的，因为这里面有爱。而且你说这话时，势必也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诸佛菩萨就像你的妈妈一样。

七月二十三日

身体较昨天好一点，早上起床，打扫卫生后，便开始焚香打坐。

打坐中，觉呼吸几乎停止，中脉有时忽像红色的酥油灯闪亮，有时从心轮到喉轮又像手臂粗的阳焰管，红色，忽然发亮。直观亮度并不很亮，但却把脊柱一节一节都照得透明。

中间过程来了无数空行母，还有勇父等，密密麻麻挤满了空中。后那些勇父、勇母又从我头顶进入左、中、右三脉，化作无数白色明点，白色明点又化成五轮塔。我便看到自己整个就变成了一座五轮塔，持续很久。勇父、勇母在我身体内作双运，我感自己重被诞生，有婴儿样，后变成一巨大的水泡形似从莲胎中脱胎而出。

后又看到西方三圣从对面过来，直入我心轮消失。

魔王来，空行母似已离开我身体。魔王说：“你不是要成佛吗？我祝贺你。”说完，一扬手，一团黑色的小虫子出现在空中，我知那是弥散瘟疫的菌群，便未等它扩散，张口就把那熙熙攘攘的黑色气团吞入口中。随之，无数空行母“噫”的一声惊呼，瞬间从我毛孔进入身体的脉道里，而后全张口向上，等待那团菌群从中脉落下，而帮我分吃。但她们等到的却是顺诸脉滴下的甘露，空行母尝到甘露，都开心地笑起来。

魔王率众而去后，释迦佛率弟子而来，并有无数天女随之布满天空。

自己从早上九点多一直打坐到下午四点多，中间断续休息一小时，喝了二杯酥油茶。

七月二十四日

上午打坐，脉道非常纯净，头脑从未有过的清醒、静定。脉道很亮，很空，但无光。那种明空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觉身心要彻底空掉，但无任何奇异的感受。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观点忽像乌云散尽的晴空一样明

朗，不再糊里糊涂，有种智慧开启的感觉。身体的清晰与安定有种质的飞跃。

打坐中，会有喜悦时时弥漫身心。起坐后，情绪很平淡，无任何喜悦也不悲哀。

今天忽想起，修施身法时应配合慈悲心观修，但前几次都未生起。

修证佛法，转化气脉时，整个身体就是一法界，你的整个身体就是三脉五轮、七万二千脉，你的气要周遍法界，即三脉五轮、七万二千脉里气都要畅通无碍。气周遍法界，心就周遍法界。心周遍法界，你即周遍法界，即化身、法身、报身成就，也即即身成就，可以事事无碍。

我们成人的气脉刚开始修证时，已有无数腐朽堵塞，气已不能通达，要想修复转化气脉，需气化能量，能量产生光，这个转化的条件就是“定”！长时间的处于定态。而只有光才可以迅速滋养、修复脉道，进而排出脉毒，使脉道畅通无阻。

脉道的损坏大部分是由于脉毒造成的。而脉毒即来自于饮食、呼吸、七情六欲、烦恼、嗔恨等等。故要慈悲喜舍、要持戒、要吃斋，这些都会减少脉毒的产生。而且要正身、正言、正意，气不会乱行，脉不会纠缠在一起。有利于气脉的修复、畅通、转化。

在转化气脉的观想中，如能直接观想出三脉、五轮是最好的。因气脉是我们这个肉体本身具备的，母亲怀胎时，也是先形成这些脉，其它脏器傍脉而生。如我们把自己观想成一光明体，圆球体、光柱等也行，但不如能直接观想出脉更快，更贴近气脉的转化。

加持力很重要。诸佛菩萨上师的加持力无处不在。但要我们自己能做到空、定、忘我等状态，加持才能源源不断进入我们的身体，从未有间断，最后的加持力来自整个法界，你自己的法身。

当然，如果弟子还达不到忘我、空、定的状态，上师的层次如很高，

也可以帮弟子开启、打通一些脉道，而把自己的观想力、心力、能量直接灌入弟子诸脉中。但弟子最起码要与上师心心相印，有很强的恭敬心，或放下我执，身口意全布施给上师，上师就是自己的主宰，这样，加持灌顶也很容易。

在全身的脉道畅通、空明之后，要迅速补充营养，肉食、奶、蛋都可以，以增加能量，恢复体能，开启神通。而在这之前一定以少食、吃斋为好，短期内辟谷。

但在密宗，修拙火定时，补充能量，肉食等也是应该的，因人体能而定。

今天下午打坐，因胃里不舒服，边心里想晚上是否要补充一些食物。但在打坐中，忽见到密勒日巴祖师修行的情景。只见密勒祖师身体披着无法遮体的一片片破布片，头上顶着一块缝成三角形的破麻布，尖顶，延长的两片披在肩上。只见他端坐在一个破山洞里，全身的脉道都像一条条红色的光柱，凝然不动，他住在拙火定中。洞外是望不到边的冰天雪地，有一些枯草在雪中轻轻拂动。

后又看到密勒祖师出定走出很小的山洞，站在雪地眺望远方。只觉他的眼里只有雪，而心里只有成道的渴望，一点其它的杂念、欲望都没有。此时，他的脉道已非常洁净，也无任何食物适合他的气脉，只有雪或者山泉，地里纯净的野果可能更适合他的胃口。

当我在定中这样观看密勒祖师时，忽觉自己的脉道也随之净化了，能想到的食物都似乎气太浊了，吃不下去，连水果似乎都有一种朽木的气味。而且马上觉自己心中忽然排除了一切杂念，不再有饮食的欲望，胃也不再难受，身体逐渐转空，消失在法界中，一时连“我”也不可得，何况有胃。

多谢密勒日巴尊师的加持、摄受！

在禅定中，还看到两位佛母帮我在圣湖里翻洗了胃、肠子等。说食道还算干净，只是有点红肿。两佛母还帮我从两乳头挤出许多毒汁，因有两脉道直通乳头。

七月二十五日

小议见道后的极乐

每一位亲证过“见道”境界的人或在禅定、某法门的修持中有殊胜觉受的人，都会有一种境界，即在起坐时，此世界忽然在自己的眼中变得多彩起来。当时，不管他是在岩洞、茅蓬或在简陋的关房，在他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光彩夺目，而且极具灵性与亲和力，即使是一块朽木，在他眼里都会一扫暗淡之光，变成快乐的源泉。但我听到有朋友讲，一些吸食毒品和麻醉药的人有时也能短暂出此幻境。我仔细思考后，又请教师父。师父说：“不管是修任何法门，达到此境界或状态，都是体内能量的一种转化导致的。”在这种能量的转化中，有些人的生理气脉同时发生了转化。这个人便会长久保任此状态，或可随时进入、调出这种状态，而有些人只是暂时的能量转化，不够彻底，生理未发生变化，故这种状态也一刹而过，很难再出现。其实能量转化到一定状态中时，人在那一段时间生命的等级提高了（人身上的光波也与平时不同的），他对此世界的看法与觉受也不相同，而且如生理同时转化，打开了某些脉结后，他的心态完全已可以转境，影响周围的器世界，虽然那种影响是微弱的，但周围的环境真的可以随他的心态转，周围的场、光波的振动等等。但所有的一切，都还是来自他的心力。同样对“见道”而言，因能量的转化程度不同，在那一刹那，“见道”的“圆满”与否，见道者之间有很大差异。故每个见道者之间对“道”即“宇宙真相”的领悟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如把“道”比作一颗花生，那有的见道者只见到了花生的

外壳，有的则不仅看到外壳，而且见到了包着花生仁的一层红皮，最圆满的见道者则是不仅见到了花生壳、红色皮，还有白色的果仁。因为见得圆满，故他在证的时候，他会直接丢掉外壳、内皮，直取果仁而食之。这是因见道的圆满，而使智慧圆满。他在见道后，他会思考外壳，内皮、果仁的不同的用，即见道后的闻、思、修，这样的见道才有意义，才能真正圆满体现出见道在此世界的方便与作用。

而对于吸食毒品与大麻产生的幻境则是靠外力作用而造成的，对身体尤其是神经系统是极其有害的。那绝对不是一种生命等级的提高。在此世界，相似境很多，但因成因不同，故可造成不同的结果。

七月二十六日

谈活学教理

学习教法教理，很多人如没有实证都会执着在别人的见地上，从而“死”在教法教理中。殊不知，所有明师的教法都是善巧之词，都是对症下药。如你无此病，便认为明师用“药”是错的，而你却不明白这味药不是该你用的道理，那你一定会死在这味药中，死在你的分别执着中。

故学习教理教法，最终是要让自己能从这些“文字”中，从明师的教法中活出来，明师的说教是善巧的，他也许是对应大多数人的根基而说的，你也要善巧的理解，善巧的去运用。如你觉与你相应，大可起身离去，如佛陀在世时，五百罗汉畏闻“法华”，拂袖离去。你觉不相应，便不要在长时间争辩中消耗你的修行时间，去寻找与你相应的法门老师。因为即使此法再好，如它与你相应，你也不能最终受益。

七月二十七日

观同修念佛有感

现在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三句以后，“今天晚上吃什么饭呢？”南无阿……“明天要把某事办了”，这是打妄想的一派。还有念佛口念佛号闭着眼，大脑处于半昏沉状态，也不知念的什么，阿弥陀佛何许人也，只一句佛话，在嘴里嚼来嚼去。另有一些佛油子，念出来的佛号油腔滑调，倒有些像在调戏阿弥陀佛似的，听来让人心口发堵。还有的人念佛像唱流行歌曲似的，嗓音圆融、语调优美，可就是听不出他是在渴求菩萨的加持或接引，渴求往生净土，心早就跑到爪哇国去了。

这些人美其名都在修净土，其实，这样念法都是毫无意义的。阿弥陀佛的接引，观音菩萨的闻声救苦听的都是你的心声，不是你声带的震动。如身口意合一去念，即使你声音很小，在诸佛菩萨耳里也如雷鸣。试想，你一口气不来时是什么在念佛，是你的心声，让诸佛寻声接引你，与佛光相应的也是你的心光。平时，心念清净、身口意合一的人，心光才能乍现或常现。

我们念佛，当如子忆父，就像一个走丢的孩子心急火燎地寻找他的父亲，周围的美景玩具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只一心一意哭着喊着想着父亲。

虽这是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但我们念佛，确实心中要有这种紧迫感、渴望感，那种渴望又像一个患单相思的男子渴求见自己魂牵梦绕的女子，口里念着，心里想着，白天想、晚上想，眼耳鼻舌身意里全是阿弥陀佛，念念从心出。这样念法，才能在心里确实实播下弥陀的影子，才能积累一定的念佛功夫，使自己口里或心中一提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便能忘记一切干扰，只与弥陀相应。这样，我们往生时，不管四大分离多么痛苦、幻境多么恐怖、心神多么幻散，但一旦有人提示这句佛号，或内心忆起这句佛号，你就会因平时念佛功夫的积累，马上心地清澈，心力坚固起来，心境不再迷乱迷失，心光与闻声救度你的弥陀、观音等

佛光相应相融，而得到“慈父”的接引。

但如果你平时念佛时有口无心，心神散乱，心里没有播下坚固的阿弥陀佛这句佛号的种子，或对往生西方还有怀疑，没有紧迫与强烈的渴望感，那你四大分离或痛苦恐怖时，早已心境迷失，心光不现，身心陷入黑暗之中。那时，即使弥陀站在你旁边，你也不识不知，佛号对你是不相关的文句，你根本顾不上也无信心去想起这些“不相干”的文句，你只会在各种幻境中躲避、逃亡、呼号、挣扎，你永不能与极乐世界与弥陀的佛光相应、相融而得到救拔。

再者，净土中有带业往生的说法，这使许多不断造业的人有很大的侥幸心理，认为可以不消恶业便凭念佛到极乐世界。殊不知，此世界因果丝毫不爽。此世界的善恶因果本不是我们凡夫肉眼用人之常情揣度的。有的人犯恶业，只是在了却旧债，是别人欠他的而来偿还。有的人犯恶业是造了新业。业重的人在往生西方时，会有无数的障碍和逆缘阻碍他，使他四大分离时心光不能生起来，无法得到接引。

相反，如业力很轻的人，也许念佛功夫并不是很深，但他善缘多、善业重、身心清净、心垢很少，只要他一念专一，心光即容易与佛光相接，而瞬间往生。而且，当他的微弱心光一旦与弥陀或观音、大势至菩萨的佛光相接，就像一盏灯光一下融入了光的海洋，他的心垢马上即可得到净化，他的生命等级也在瞬间得到加持而提升。

七月二十八日

下午开始看上师的书，但看了一会儿，忽觉异常烦躁，便放下书马上打坐。坐中忽看到西山后有一蛇妖与山神正在双运。蛇妖脸部有花纹，但身体是少女身子，山神背对我，背上的肌肉像岩石一样，一块块隆起。

我忽觉自己变成虚空，那山神与蛇妖似在我体内行双运。观到蛇妖

的生殖器鲜红的像红色的长茎花朵。这时，我忽又观到自己的中脉不时有透明的水晶样的波纹不时从海底轮涌上来，颈部喉咙有清凉感。忽喉轮似有脉舒展开，出现一蓝色圆形湖泊，而且有水像瀑布一样从喉部沿任脉飞泻而下，子宫似有收缩。模糊中见到密宗佛母阿松玛，她不停咯咯大笑，并帮我调整子宫气脉。因她有一乳，我心里有点奇怪。她说：“本来是一，你怎么认为是二呢？”我在那种窈窈冥冥的状态中，似忽有所悟，反而觉一乳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是绝对应该的、正确的。而且觉自己也变成一束头发、一颗牙齿、一个乳房。她与我合在了一起，我看到自己变成一个透明的外罩，阿松玛坐在自己心轮部位，手结印在持咒。一会儿消失了。

两乳中似有螺旋形的脉舒展开，变成直线，喉部气脉畅通时，觉脸、鼻刺痒。

出定后觉有饥饿感，便出去边散步边买点吃的东西。想上师前段时间让自己吃点肉可以帮助气脉的转化，便想吃点鸡肉好了。但在找餐馆的途中，忽非常烦躁，而且忽然之间心如死灰，觉此世界一切离我愈来愈远，自己像要离开人世一样。进了餐厅，坐在那等菜的过程中反复恶心，像要呕吐。因点了鸡肉，我只好坐在凳上闭着眼想调整一下身心状态。但觉身体出冷汗，而且往内紧缩，恍惚自己愈来愈小。喉部却非常舒服，而且放光，向四周打开，觉有很多脉结解开，但眼前忽有无数捆绑待宰的鸡出现，自己便不停超度，大概度了上百只鸡，鸡的图像消失。反胃恶心还是随喉部的发光时继时续。

我吃了半碗刀削面，几块鸡肉。

七月三十日

嫉妒和嗔恨是多么恐怖的两条毒蛇，它总是噬咬了别人后，最终伤

害最深的还是自己。因它常对无辜的人吐信子，故它受的报应也会很重。自己无数次看到美丽的女人因为内心生长这两条蛇，使她们瞬间变得阴毒而丑陋。

为什么不能把嫉妒变成随喜，把瞬间的嗔恨换成宽容、慈悲。那是多么高尚的品质，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会绽放多少美丽的花朵。

我希望自己今生不管是否能即身成就，最起码要做一个正直、善良、高雅的女人。而且不是只做表面文章。

上午打坐，颈部很凉，而且观到玉枕、大椎部位都有脉道舒展通向鼻、舌下等部位。上午上师在旁指导修证。

从明天起，准备做会供。连续做六天，主要供养龙天护法等。

自己有时觉只空有一番救度众生的悲心与迫切感，无任何力量，不能切实为众生、为佛法的弘扬做什么。而且做一点点事都很难，众生不理解，而自己又不能全然不顾别人的愚昧猜度。有时听到别人不理解的话语，或察觉到别人心里的不满时，内心即会烦躁。而且偶然会因众多人的反对而生退心，明知自己做的对也不愿坚持，不愿承受别人无端的指责，不能为佛法舍弃小我，在乎自己的尊严、面子，这是急需改正的。否则，怎能完成诸位尊师交给自己的任务，怎能回报佛恩、师恩。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是对佛法有利的事或行为，一定要坚持到底，不因任何人的阻拦或不理解而放弃。“高处不胜寒”，以前，自己一直奢望有人能真正理解自己，有时，感到一个人站在绝顶上，唯一能交流的只有师父们。但自己知道，在此世界，能与自己真正心意相通的人恐怕永远不会有。也是自己不能放弃自我，还在眷恋自己。要什么人理解，从古至今，知音难觅。凡夫尚且如此，何况一位真正的修行人，还要离情去欲，又要空乐不二。放弃自己吧！不要再在心上死死挂着自己，自此“我”已死，别人的诽谤、谩骂，别人尊重、遗忘，别人负恩、薄幸，别人误

解、猜度，随他去吧。只记着别人的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否则无异畜生。不要期望有人去理解自己，只期望他们能多了解佛法真谛为盼！

七月三十一日

今天中午做会供。看到菩萨在喜马拉雅山上空置一坛城，看到广目天王的宝伞在空中变作无数，在云朵里撑开。因主要请龙天护法，故四大天王做起了接待。自己在定中看到有很多龙，其中两条金龙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在云端里涌动，身上金光点点，非常壮观。陆续来了护法三千多位。我看到的还有四海龙王、许多空行女，还有道教的一些仙人也云游路过，参加了菩萨的会供。

下午读上师诗集，不禁读的泪水连连、心酸之极，看上师的修行经历，自己惭愧，何尝能算是个修行人！自恨自己不能与上师同时代生，即使有缘为上师解一点点忧，供一餐饭，自心也足！可惜使命不同，因缘各具。既不能在上师生前侍其左右，而在上师圆寂后有幸亲受其教诲，定当精进行持，不负师恩。

会供发愿文：

今行者吴爱真，代表三界众生一起做会供，供养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金刚、龙天护法、诸山神、海神、湖神、空行、药叉、勇父等云游众神，愿所供食品在诸佛菩萨加持下，变成无尽甘露，普供于到会大众，令大众皆得欢喜。

愿三界众生在诸大众的加持、护持下都能有幸早闻佛法、逆缘远离，脱离病苦、忧愁、烦恼，净业现前，早证佛果。

愿佛法在诸大众的护持下，顺利弘扬，以利益各界有情。

愿到会诸大众早日功德圆满。

我们曾在无穷尽的生死流转中，因身口意不净，因无明颠倒梦想，

因五毒炽盛，造下种种罪业，以致今生遭受病苦、烦恼，逆缘成熟等种种不善报，我们现做至诚忏悔，愿诸佛菩萨、金刚、护法、有缘诸神不要舍弃我们，能给予我们摩顶加持。愿我们在这种加持中清净身口意，远离颠倒梦想，从五毒中尽快解脱出来，与到会大众一起，为正法的住世与弘扬尽自己绵薄之力。

至诚顶礼诸佛菩萨、诸位本尊上师、诸瑜伽行者、龙天护法、诸神等。

八月一日

今天做会供，还是四大天王主供。广目天王的伞撑在云端，变得广大无比，作坛城，坛城四周土里埋一圈金刚橛。坛城内中央有一景观不停变化，有时如假山瀑布飞泻，有时又变化狮、虎等各走兽，有时显现各界众生景况……来坛城吃会供的诸天、护法、山神、海龙、药叉、空行、勇父等等约四千多位。

八月二日

中午会供，今天是四臂大黑天怙主主坛。坛城用“幕布”围起来，中央顶上有一多旗面的旗子在旋转（有各种颜色），坛城四周也围着下了金刚橛。

今天到会的多为藏地鬼神、罗刹、龙天护法、空行较少。这些鬼神对大黑天怙主很恭敬，大部分带礼物来，而且入坛城后也极小心翼翼，有礼有节，不大声喧闹。忽然，苯教教主带几千苯教徒大踏步而来，观音菩萨化身即上前迎接，并按苯教礼节以明妃的身份行礼。苯教教主很高兴，与菩萨化身挽手并肩进入坛城。其它鬼神、罗刹类众见到苯教教主，都站立起来，有的行礼问候，有的有些惊诧。坛城空气有些紧张、

严肃。苯教教主说：“佛教与苯教几千年一直恩怨争斗不断，希望今天借大黑天的法会，能把以往恩怨在此一笔勾销，希望佛教徒与苯教徒以后能和平相处……”教主在说这些话时，我看到有些苯教神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苯教教主又夸菩萨的化身说：“我很喜欢你。我上万年来修行，虽苯教有生殖崇拜，但我从来没有用过真正的明妃，因找不到与自己相配的明妃，你是我几万年来第一个明妃。”说完，即在空中变现出无数莲花，又变现出无数金刚杵，莲花与杵如雨坠下，苯教徒们便欢呼祝贺。

观音菩萨即从地上的几只木桶里，用神通让其生长出几朵八宝莲花，莲花瞬间长大、升入空中，变成无数莲花座，飘到苯教徒们的身边，每人旁一朵。有的苯教徒马上升座，有的苯教徒冷眼旁观，还存疑虑。教主看后，马上命令所有的苯教徒坐莲花座。那些未升座的弟子即听命登上莲座。所有的莲花顿时放出耀眼的光芒，笼罩着每一位莲座上的苯教徒，而苯教教主为了安抚弟子，马上升空与菩萨化身行双运。在双运时，看到自己与苯教教主又化作一个光圈，但光圈中间还是有一层薄膜一样的遮挡物。但教主却说：“你比上一次空了许多。”

双运后，教主坐在为他准备的八宝莲座上。此莲座不同于他弟子们的莲花座，它要大许多，而且分三层，座上金光四射、金碧辉煌。

菩萨化身在会供期间，向苯教教主告辞，说要离开林芝，返回汉地。教主说了一些祝福的话，并说要派人护持，让菩萨在藏地行程一切顺利……

出定后，我与做会供的几位朋友谈到会供中的情景，自己内心很高兴，大家也随喜。但很快大家就把话题转到了今天饭菜的口味上。因大家看不到，只是相信我的话，也就是在听我讲故事，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每天随我安排去做会供。看着大家茫然的眼神、无所谓的

态度，自己不由轻轻感叹，这就像动物不会关心人类的战争与和平。你家喂的猪绝对不会关心你与邻居是否在吵架，生命等级不同，关心的事也不同，但人类的和平与安定对动物也有好处。那同样道理，诸神的和平共处，对人类也有极大好处。只是动物不会懂，人也不会懂。每个人在一生虚幻的追求中，吃喝玩乐，欲望的满足中度过了一生又一生。看着每个人被欲望执着充斥的眼神、被污垢蒙蔽的心灵，只有深深地为三界祝福，为人类的幸福而祈祷。

今天在会供期间，超度了大量的鸡、鸭、鱼等动物。在坛城内中央有一水池，池中一水柱腾起一丈多高，水柱头像一朵莲花托着一颗摩尼珠，珠四周青烟萦绕，是极乐世界的宝器。无数要被超度的动物纷纷被吸入旋转的摩尼珠内消失不见。听菩萨说，已被度到了极乐世界。我在心中默默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和法力不可思议。

八月三日

上午打坐，忽前方金光四射，光芒几乎笼罩了整个西部山脉和天空。金光愈来愈近，到我面前空中时，金光与炽烈的白光交织在一起，使天目都无法直视。忽金光收摄，原来是释迦佛顶的大鹏金翅鸟抱一琉璃塔而来。白光是琉璃塔放出来的，金翅鸟收紧翅膀，金光即消失。它把塔放在我面前说：“这是法王（释迦佛）让你中午做会供用的。”说完即腾空而去。我想：“今天中午会供定有大菩萨来临，否则释佛怎么送琉璃塔。”出定后，我去一酒店做会供。

原来今天的会供真的非比寻常，观音菩萨与弥勒菩萨主供，诸天教主与诸大菩萨几乎全部到会。会场在三十三天，中央供着佛祖的琉璃塔。我能看到很多大菩萨显相，但听不到他们的交流。听菩萨讲，这次诸佛菩萨一起聚会，主要是庆祝苯教与佛教化干戈为玉帛，在佛教史上是一

件值得庆贺之事。因苯教与佛教在西域结怨多年，仇结极深，对将来佛法的弘扬是很大的阻力，而且苯教在诸外道中是很有力量的。这次因缘具足，能和平共处，诸佛菩萨都到会祝贺。

八月四日

早打坐，有藏王赤松德赞的妃子来拜见。一仆人身穿干净华丽的藏族与蒙古族结合的藏袍，先送来一只金盆盛的琥珀项链，前面一颗大的琥珀是白色、稍带粉红很罕见。还送来西藏曾挖出的许多伏藏经书。此妃子自说现已在三十三天，昨天才知菩萨在这做会供，特来拜见。她本信苯教，但后来改信了佛教。

中午会供，松赞干布主供，十七位藏王参加。庆贺苯、佛教能消除宿怨，和平共处。壇城较低，供释迦佛琉璃塔。

下午打坐，释迦佛通知十二号回拉萨，并送一礼物，似一琉璃样的双身像，心里较奇怪，但释佛只说以后我会明白它的意义。

八月五日

中午会供上师主坛，到会的大都是活佛和上师的上师，各位活佛一起做法事，只记得最后上师们全化成了光圈，重重叠叠套在一起，天空上还出现了很多字，我未记住字的意思，大概意思是祝佛法兴盛、驻世等等。法事刚开始时，只觉整个壇城里有悲壮的气氛笼罩，天空稍阴沉，像要下雨的前兆，但很快四海龙王出现在空中，瞬间天空放晴，而且悲壮沉重的气场在诸位活佛的加持下也马上转得轻松起来……

上师对法会很满意，告诉我说很圆满。我供的佛像是双身佛像和曼陀罗，还有长号、铃、杵、酥油灯、莲花灯、水果等。莲花灯点着时发出音乐，上师说缘起很殊胜。

八月六日

昨晚十二点左右，供桌上的铃忽自动响了二声。当时自己正在打坐，一会儿，便有时轮金刚前来灌顶。时轮金刚似头戴五佛冠，颈上缠绕着一条黑色的蛇，灌顶仪式记不清楚，当时有上师陪同在旁。灌顶完，有无数空行母、勇父等在空中祝贺。

上午打坐，上师让左手拿铃、右手拿杵，而且连续三次在我周围用檀木围成多边形，我坐在中间，顶上有画着日、月、星的坛城，坛城四周临空拉着许多经幡。而且在把檀木叠起来时，先在我坐的四周用头盖骨盛水，边念咒边洒了许多水。水洒成圆圈状，一圈一圈的，檀木上边似有松油，烧得很快。每次当檀木快烧成红色的灰烬时，我都会空掉，只剩一根直直的中脉贯穿天地。后上师又指导打坐中的密法手印，以引气脉运行。后时轮金刚来，问上师我的喉轮是否打开。上师说：“还未全开，心脉的窍全打开了。”时轮金刚便把它颈上的蛇取下来绕到我脖子上。而后又在对面空中结跏趺坐，双手发光射向我的颈部，后与上师每人冲我喉部吐了一口痰……后他们一起离去，我出定。

中午会供，因今天是最后一天，到会的层次不一，而且太多，故设三个坛城。设在左边低一点的是六臂大黑天怙主坛，主要有鬼神、山神、湖神等。右边的坛城是白衣观音主坛，主要到会的是汉地的诸高僧大德、禅师、诸位菩萨等等。中央最高的坛城是大日如来主坛，到会的有诸金刚上师、活佛、菩萨等。

大日如来出现时，头戴金色的尖顶帽，身披各种珠宝，非常华丽、富贵。他随身带四个侍从，也戴黄色帽、黄衣服、身挂珠宝。这四人分别拿起桌上供的四件法器：号、鼓、头盖骨、铃杵，一人吹起号、一人击鼓、一人手拿铃杵、一人手捧头盖骨，内盛甘露，向坛城四周及空中洒水，洒下的水瞬间化成光。

会供开始时，来了一位奇人，叫巴比波。此人是大日如来弟子，行为奇怪，在公共场合从不露面。今天大日如来主持会供，才有幸一睹奇人风采。他头顶用动物的头做成的帽子，像牛头又像羊头，身披破旧的棉袄、腰缠一绳。衣服破旧的看不出什么皮质。在坛城的诸位金刚、活佛大部分都只是听过其名未见过其人显相，都纷纷上前向他问好。但此人似十分傲慢，对诸上师的问候只微微点头以示回礼。进入坛城，只给主座的大日如来行一叩礼，便坐在一边一言不发。大日如来让他为佛法的弘扬驻世说几句祝贺的话，他金口才开，说了一些预言性的语句……

说完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脏兮兮”的白海螺送给我，只说如我有什么困难，可吹海螺，他即会全力助我。我收下海螺，向他行礼致谢，他说声“告辞了”。闻声时，人早已没了踪影。

一会儿，诸位到会众开始用餐，空中忽坠下一根长长的竹筒，竹筒正好坠到桌子中央，而且竹筒自开，里面呈现出香喷喷的竹筒米饭。只听空中有声说：“供养到会诸众。”是巴比波的声音。

八月九日

七天的会供圆满结束，觉自己心稍有疲惫感，便放松休息二天。

上午打坐中，观自己四肢百脉以中脉为中心，向宇宙无限伸展，像是数不清的触角。吸气从头顶吸到会阴，呼气时，中脉里的气从脉轮贯通到四肢百脉，一直呼到宇宙之中。这样几次后，从顶轮吸进来的变成了强烈的白光，而且四肢百脉也充斥着白色的光芒。光愈来愈强，觉吸气时，光不只从顶轮进来，而且也从数不清的脉道进来，又从百脉呼出去，后来觉光愈来愈满，吸气、呼气就像在身体外面刮风，脉里的光凝固不动了。忽然，全身的骨骼、肌肉、脏器全从脉道里飞出来了，脉道全变成了中空的条条管子，随之，整个身体便消失在法界之中。后慢

慢感觉自己又“回来”了，整个身体又显现出来，但身体变得增大、透明，每个细胞都亮得像一盏灯，一直持续二个小时左右出定。

八月十一日

早上早早起床，打扫房间，上香，供酥油灯。今天要在形式上撤去供桌。故上香时，供养十方三世诸佛、龙天护法等，而后禀告撤去供桌的原因。其实，诸佛就在心中，何有撤不撤供桌、坛城一说。但既理事无碍，何不事事有礼有节。只要有一位众生执着，在他那理事就不能一样，不能圆融。要想让他对佛法产生正信、摄受他，就必须先随顺他，让他看到听到事情的处理原因、结果时，能够用他有限的判断能力、有限的见地接纳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再教授他，让他慢慢不再着相，慢慢融入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做与不做都能不挂于心，心地坦坦荡荡、逐渐证入空性。所以，在弘法度人的开始阶段，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事事要注意先合乎人情世故。对众生来讲，有些事你做与不做绝不一样。要想摄受众生，先要顺着他们的习气欲望来，等他们有了正知正见，你才能“逆风行舟”，他们也才能慢慢接受你的指导。

今天刚入座，觉身心特别清净，内视诸脉道，似乎像被刚刚洗刷干净一样，有空灵的光泛出来，而且身心感特别清醒，似觉自己从一个人来讲该还的债、该受的报、该了的缘都已结束。百脉皆空，慢慢身体似变成一个缠绕无数圈的纸筒，层层开始旋转展开、消失，最后身体只剩一点琉璃状的光点。

忽然对这次西藏之行有了更清醒的领悟，而且对明天返回拉萨，后又去昌都、德格等地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一切都在了缘、满行愿。自己因罪业日净、福报日增，诸位上师安排的路程和行程也愈来愈少了很多磨难和障碍，当然也要考虑到我的生理转化、身体健康等因素。

在这种无比清净的境界里，我顺势观看了几个道场的发展过程。一切事情的发生、发展，包括消亡像电影一样历历在目。观三界犹如幻境一般，随自己的意识在流动、变化。当自己不再观、不再想时，一切便凝固不动了，三界与自己身体都化成虚幻的琉璃体，时间也凝固在这种琉璃光中，空隙而透明，自己连小光点也不是，也不是任何物体，无名无相。旁观三界中的地球、道场、人、山等等都变得极渺小，都在自己的俯视之中。又一次深刻地领悟了动即未动、行即未行的觉受，领悟了“如如”二字的真义。

在快起坐时，忽又重看到佛法的许多缘起缘灭的境界，看到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等在此世界的光影中虚幻地显现，生命的行程像昙花一现，却在世人凡夫的眼中扮演着各种角色，共同演出了一场戏，而后集体离开的场景。而且这些场景在定中的感觉是在虚幻之光中显出虚幻之相，一切都无真实感，真实义，自己不觉心中迸发出笑声，而且笑得身体开始颤抖，出定。

八月十三日

昨天返回拉萨。

今天早上起床后，发觉外面下雨。便开始打坐，约坐了半个小时后，忽然在前方空中出现一片紫色的光云，像洪水迸发一样，刷地一下进入我的天目。光云瞬间消失，但在空中却出现一座圆形的塔。塔的两侧有白色的台阶，在定中我顺阶而上，跪在塔门前磕了三个头，并连说三声“拜见师父！”（菩萨指示）。但塔门紧闭，我等了好久，门并未打开，塔里悄无声息。我出定后，雨已停了，便去转经。

转布达拉宫的人已很多，我汇入转经的人流中。

转了一圈后，我总觉自己头顶盖像被揭去了似的，有光芒射向空中，

而且身边的人只要靠近我，我便会瞬间觉自己消失，变成了对方，衣服打扮都很清晰。以前是有时发现自己是透明的镜子，别的人或物会映在自己身上，慢慢自己分不清自己或别人。但这次无任何身体变得透明或变成琉璃状的觉受。

我口念六字大明咒，心变得愈来愈清净，随人流向前走。转了一圈时，空中又出现了早上打坐时出现过的圆形塔，而且整个塔是白色的。我并没有分神去观塔。塔一直在空中旋转，大概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忽然，一道七彩的光从塔中射出，从我顶轮进入我的身体。光像一条彩色的蛇在心轮处盘旋一下便消失了。随之，听到塔上底层的门“哗”地一声打开了，我立即出神进入塔里。塔中央的法座上坐着一位法王，戴黄色、垂着两条带子的帽子，身穿法衣，像刚做完法事似的。他约五十多岁，非常和蔼慈祥。

他说：“孩子，你来了。”我靠近他，跪在他面前。

他用右手拿起一只铃给我，我看到铃的中央像是一条人的舌在摆动。他说：“铃表智慧，愿你的口舌将来能奏出美妙的声音。”他左手拿起杵给我，我看到杵变作……他说：“杵表方便，愿所有的……”我收下铃杵，他说：“这次去八帮寺路途遥远，好在你有四大天王护持，我也放心，我在八帮寺等你。”说完此话，塔与法师突然全部消失了。我又转了布达拉宫两圈，便返回宾馆。

八月十四日

弘法随感

释迦佛在弘法时期，当时印度社会等级森严，婆罗门与最低等级的首陀罗在社会地位及生活环境方面存在着太大的差异，使许多不同等级的人都在思考造成此等级的原因。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渴望寻求解脱苦难

的方法。故释迦佛先说小乘苦、集、灭、道四圣谛、因果论，使很多人对自己的一生命运有了合理的理解与解释。而且当时印度诸外道很多，虽然他们的教理教法不究竟不圆满，但许多外道的教主们都在修持上达到了一些成就，他们也具有神通，也有很多外道法门使一些人从中受益，从中确实生起觉受，故神通的高下、法门的多样亦或仪式仪轨的殊胜利益都无法使新生的佛法能在已有一定势力的其它外道中独树一帜，从而兴盛起来。那么唯一能让佛教脱颖而出的方法，就是佛法的教法教理更圆满，更圆融地解释其它教派存在的漏洞和弊端，而又能超越于其他教法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故当时的舍利弗等大弟子都是在听到佛圆满的说教后，才皈依佛陀的，他们不看佛的神通、法门等等，因这些东西其它外道都有，只有佛的教理是独一无二的。

但无疑佛的教理是高深的，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通过学习领会贯通，大多数众生不能直接受益于教理，一些符、咒、巫术、神通能直接给予众生实际利益的东西，更能吸引众生去学习。所以当佛教在印度越来越放弃很多“善巧方便”，而专门形成辩论式的学院派之后，它脱离了众生，从而最终走向衰微和灭亡。

佛陀在当初创立、弘扬佛教，从而使佛法从印度诸门派中脱颖而出，成为诸教之首，使许多外道纷纷皈依到佛陀门下，他所使用的方式方法是适合印度当时的社会、人文状况的。而且他对小乘、大乘等弘扬的次第也契合当时大多数人修行的根基。如果佛陀只认为他的教理是最高的，而不能用更多的善巧方便去弘扬他的教理，只死板的认为“好的东西不愁卖”。我想，佛法当时在印度的兴起也不会那么迅速。

同样，我们用“成、住、坏、空”的形式去理解万事万物的本质，从而认定佛法也不例外，来解释佛法在印度的灭亡，这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佛弟子。理论我们可以这样说。但万事万物最终只是形式的变迁，

而不是彻底的断灭。故佛法一定会以其它的传播弘扬形式而久住于世，故正法不灭。如果众生的根基只适合修人天乘，那诸佛菩萨一定会示现成人天乘的教主而来说法，可能教法的名称也随之改变，但佛法慈悲、智慧、方便的宗旨不会变。如果我们只执着在佛法弘扬的形式上，那我们将成为传播正法的绊脚石。

末法时代的人，外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大家吃饱穿暖，天热了有空调，走累了有汽车、飞机，病了也有较好的医疗设备、医药，大家不觉得生活有什么苦，死亡不来临时，对很多人还是很遥远的事。大家沉浸于欲望的满足中，即使死不可避免，既然是人人都会有的事，那也不觉得有什么恐惧和苦，只要能死的不是很惨很痛苦就行。不相信六道轮回的人不觉得正常死亡有什么紧迫感，而需时时记着为此付出很多去做准备。即使相信的人，也觉自己此生做了很多善事，问心无愧，最多修修十善业，不致堕地狱、畜生道中就可以了。何必刻苦修证佛法，不觉得苦与对生死无概念，对六道轮回认识不清或不能坚信不疑，不能透彻了悟因果，都使众生对佛法不愿真修实证，不愿付出、忍受任何一点因修法带来的困难。从而影响到了佛法的弘扬，使一些信佛的人也只落于做一些空花佛事、表面文章，只是为了求佛菩萨保佑自己更多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求名、求利、求健康的身体，保佑自己平平安安地保住已有的幸福，不要失去。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走进佛法，去解佛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证佛知见，使大部分学佛人只看见佛法的一些皮毛，这样，佛法定会衰落。

但既然末法众生因贪图红尘中的种种小欲、小乐而不愿真正求证佛法，那他们如知道求证佛法后，有大乐，有无穷无尽的财富等着他们时，他们绝不会那么“傻”，抱着芝麻丢西瓜，他们一定会趋之若鹜地“淘金”，但这就要求所有弘扬正法的传播者们给众生一种信心，使“着相”

的人能从你那看到“佛法的宝藏”，能看到某种希冀和诱惑，而为了“求证到佛果”去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为了大的目标克服一些小利的诱惑。但苦行、严格的戒律，失去一切的恐惧，抛弃七情六欲的观念，却把末法时代无数贪图享受的众生隔在了佛法的墙外，他们一方面空虚的灵魂需要支柱、需要信仰，但另一方面却无力抵抗任何诱惑，对出离红尘无一丁点紧迫感，这样，他们即使修持佛法也无法受益，佛教怎能不衰微而消失。

“欲令入佛智，先以欲勾牵。”这是最契合末法时代众生根基的。末法时代众生不要空谈，他要觉受、他要体验、他要神通、他要速成、他要付出最少的代价。怎样才能让末法时代更多的众生登上佛法的大法船，却是每一位致力于弘扬佛法的人需要思考的。弘扬佛法需要更多的善巧方便，先给众生几种玩具并不就是与佛法相违背的。佛陀也以各种“果位方便、授记”来给他的弟子增强信心，那么我们何不利用众生的欲望来因势利导。你对不懂苦的人讲苦、无常之理，他怎能深切体验而想出离他的“幸福生活”。即使他认同你的观念，但让他去做还差十万八千里。

八月十五日

说大慈大悲救度众生

举个例子：如一个人溺水了，你在岸上拼命的告诉他游泳的方法，我想这位曾经不会游泳的溺水者生还的希望不大。在那一刻，他需要你奋不顾身跃入水中去救他。当然，如果你会游泳，你们都可能会生还，如你不会游泳，只懂得背游泳的规则，那结果可想而知。

其实，我们弘扬佛法也是同一道理。佛的教理三藏十二部，各宗门宗派高僧大德撰写的已够多了，但有多少众生在研读中像六祖一样闻一

句悟了。教理教法是指路的航灯，他引导我们走向解脱，但在这条路上，即使众生认为佛法的教理是正确的，但几乎每一位众生都不能抵抗此世界的种种诱惑、抵抗自己的种种欲望，他们沉溺在轮回的海洋中无力自拔。他需要一些开悟的明师跃入“水中”去救他们，而不是坐在“法座”上每天的说教。他需要一些致力于弘扬正法的佛弟子们拥有无穷无尽的慈悲与无穷无尽的善巧方便，他需要佛弟子们自己先学会“游泳”，拥有真正的方便法门与功夫，需要每一位弘扬佛法的弟子都自己先从每个法门中受益、得度、得到解脱。即使专门的说教，也能“对症下药”。也只有一位圆满的师父的说教，才能普被“三根”，使不同根基众生闻法有不同的领悟与受益。愿每一位致力于弘扬佛法的佛弟子都能在不断圆满自己，解脱自己的地方下功夫。不要急于弘法，急于收徒，不要弟子未救，自己先“溺死”在“名利”和“我慢”中。

八月十六日

略谈自己修证次第

一、观自身变成大圆镜，诸世界一切都在镜中显现，初步懂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知道并无一个一切皆无的真空，诸世界也不实有，此时心意识离开身体，离开种种境，不黏附于任何事物而存在，这个东西感觉是一个“大我”，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无处不住，也不是法界的任何名相可形容可说。但此时感觉确实还有我在。明白了上述道理后，入定便变得随意放松，定中的念头不再观，似与己无关，自生自灭，身体与念头有时融在一起，也不觉有什么对错，身体也变成念头的一部分。有时观照清楚，似坐看海市蜃楼、云起云落，有时“我”也消失，身体、念头就是我，无观照者存在，但觉不是当初的混乱，因“无人”跟着念头、身心的变化去跑，呼吸若有若无，身心、气脉极幽明。

此时，在红尘中还不能从人、事中透过去，在人事中还是不能运用此理，身心随七情六欲动，只是能想得开了，见地上较一般人想得开。

二、此时入红尘，人事一切如幻如梦，有种自己置身幻景的感觉，但人对很多事懒得分别，但分别心还在，只是觉无意义，有些事还能牵动自己的心，心境还会忽高忽低，不能始终寂静，还对人对事不能淡泊处之。

感觉六根及身体的一切及外界都越来越往身体里吸收，但这个身体里是哪儿都无有落处。似乎这个身体里像虚空一样无边际，像虚空住在肉体内一般，有芥子纳须弥的感受，但其实心对这个虚空也无大的分别，不知虚空是大或小；只是觉一切都往内收，有个概念是很大，但心中无有任何分别，体验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境界。这境中也“无我”，也“无心”，无一物。

三、在红尘中，对人或事的因果，别人的习气欲望等等看得很透，但还不能包容一切。对自己的习气、欲望等深恶痛绝，对别人也不屑不顾，有种水清无鱼的感觉，不能做到对己严对人宽。这段时间，脱离人群、离群寄居，希望避开红尘，有时在红尘中似分别心更重，更偏爱纯净单纯的人或事，对环境的肮脏、混乱身心会有自然反应，很不舒服，但不会由此而生起烦恼、抱怨，心态空空落落。身体内观常成琉璃状。

自己庆幸的是没有受佛、菩萨、佛法、宗门宗派言说教理的污染，自己去释佛的大家族里作了一回客，未敢挂佛菩萨的一丝一线，未敢求佛菩萨给自己一个“果子吃”或“摩顶授记”，赤条条进去又赤条条回来。文佛说：我说法四十九年未说一字，你赤条条来去又是个何因缘。凡夫染在五浊毒里，学佛的人染在“佛法”里。文佛眼里，并没有分凡夫与圣人有何不同，佛法与世俗法红尘哪个更清净。可怜众

生六根有病，着在一切相里不能转……

晚上吃完晚饭后，郑美琴为丁一鸣泡了一杯茶水，送进书房，丁一鸣正要翻看吴爱真的第三本日记。

“你看得这么快，这两本都看完了吗？”

“嗯。你还不知道你老公看书一目十行吧。”

“今天知道了，景仰景仰。别太累了，明天再看吧。”郑美琴关心地说，并用手帮丁一鸣捏着肩。

“你先去休息吧，我还不困。”丁一鸣放下手中的日记，抓住郑美琴放在肩上的手轻轻吻了一下。

“唉，关于禅修境界的事，我还想问问你，。佛教中不是不许修行人谈境界吗？”

“不许谈境界是怕修行人执着三界的种种境界无法出离，不许谈并不代表没有。”

“我知道是怕修行人执着迷路，。但像吴爱真这样修行多年的人谈这些境界 的事，会不会误导一些初修学之人追求境界神通。”

“对没有佛法的‘空性’正见的人，你认为对他不谈境界不谈神通，他就不会追求神通境界了吗？其实谈境界神通也没有什么错，看是对什么样的人谈。在未成就以前，大家都有执着分别，都迷在自己制造的围城里，执着着种种幻境而不知。佛说：整个修行都是‘以幻制幻’，‘以执着破执着’，到最后，所有的修行之路，也只是一个梦，梦醒了便大彻大悟。所以佛又说：‘我四十九年未来说一个字。’。梦

醒了佛法经典也是梦幻泡影。

故我认为，修行重要的是获得正见，不是争执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现在只是闲来无事，旁观一下别人的围城，看看别人修行路上的风景。你也看看吧，先不要去分辨什么真假、对错，我认为，凭她多年的修证，她总比我们更懂因缘，或者就当神话故事看也可以吧。不过，我今天不看了，还是早点陪老婆大人休息吧。”郑美琴笑了，顺手拿起一本，说在床上也可以翻一下……

（三）终南山百日闭关纪实

第二天下午，丁一鸣忙完一些琐事，又开始翻吴爱真的第三本日记《终南山百日闭关纪实》

十月四日

早上打坐，觉在定中生起自己一直未离开“佛法殿堂”，自己并未出生过，出生是一种假相的觉受，观到从自己身体延伸出条条光路通向殿堂之外（即适合众生修行，走进殿堂的法门）。

在定中与圆照法师对话。我问：“我修行究竟还缺什么呢？”法师呵呵一笑，“能缺什么呢？什么都不缺。”我说：“我自己认为反而是多了一些理障？！”师说：“也不多。”瞬间在坐中，觉一切有为法皆空，心恒住在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状态中。

聊天中法师说：“释佛正法时期，人心纯朴，尚且说众生刚强难化，难度众生。何况现在末法，随缘度众生，也无众生可度。”

十月八日

今天去法门寺，站在地宫口，泪水奔涌而出，不知为什么而哭。双手合十，闭着眼，定中看到整个塔金光闪闪，从塔门里走出一队穿黄衣的僧人，中间一人手捧佛指舍利，我跪地迎接，泪水从脸上像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洒满衣襟……

当我出定站在佛指真身舍利前时，舍利在金塔的反衬下，显黄色，而且因为是傍晚，塔里光线暗淡，佛指舍利有些灰暗，曾听人说，舍利如在太阳照射下会发出雪白的光。

有三尊佛指舍利是影骨，但所有的佛弟子都认为无真假之别。三枚影骨像真身舍利的影子一样，同样具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何况其中一尊影骨还是用几位高僧的舍利磨粉后又照真身舍利的大小仿制的。

我站在真身舍利面前，双手合十，再次入定。我看到了稍稍放大一点的佛指骨被罩在巨大的金塔里，但佛指骨太普通了，没有一丁点光放出来，只是比普通人的骨头看上去要坚硬、光泽稍好一点。我看了半天，心里不禁有点疑惑：“这是佛陀的舍利吗？怎么在定中如此普通平实。”这时，忽然在舍利旁边出现一位出家人，穿灰色长袍，手拿念珠说：“菩萨不必怀疑，我是××尊者，我曾护送佛指舍利来中土，一直在此守护舍利，你看，佛指舍利上有字。”佛指舍利忽然又放大一点，我看到舍利指骨上显出四字：‘性海圆觉’，在四字旁边有梵文的《大涅槃经》，我马上至诚礼拜，尊者消失了。我依然观着佛指舍利，心渐渐沉静下来，而且身心开始变得空空荡荡。舍利仍然没有发光，但我却忽然从这平凡、普通的舍利中看到了佛陀的伟大。舍利子中无人无佛，我透过舍利看到了大地。大地生长万物、养育万物，任万物践踏，无怨无悔。没有人觉得土地是神奇的，而从土地上孕育出的万物都是奇迹：花朵瞬间开放的美丽，一株树的茁壮成长，小草的生生不息，人具备的种种聪明才智……

我感到自己在那刹那与舍利合在一起，回归了平凡，回归了大地。平凡与伟大、腐朽与神奇统统消失了，我不再分别，没有加持，我第一次深切地体验了没有加持的加持，我体验了平凡的灌顶。佛陀，用他平凡、坚硬的舍利子，在我面前示现了无人相、无众生相的境界。心回归了。在那一刻，这世界的一切尘劳统统从身体上荡去，心消失了，没有任何事可以束缚我，只有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的信念在金塔上空回荡。

在礼拜高僧舍利时，舍利放出水晶一样的七彩光，照耀全身，从头顶到身心清凉无比。

与世无争，心变得平和。不争不辩，大地无忍辱一说。

十月十一日

昨晚下了一夜雨，今天天阴沉沉的。

昨天去南五台，堪称佛教圣地，寺庙林立，风景优美，尤其在观音台，像置身人间仙境一般。

在观音台一座寺院里，礼拜五方菩萨时，忽有一老僧带两队小僧迎出来。只见老僧身披袈裟，手捧托盘，盘上有一顶僧帽和一把拂尘。老僧说：“我已在此等候菩萨一千多年，现完璧归赵。”说完，把托盘捧上，我旁边一位侍女模样的人从托盘上拿起帽子递给菩萨，菩萨随即把帽子戴在头顶，又自己拿起拂尘，挥腕一扫，哈哈大笑起来。帽子和拂尘在菩萨身上像演戏的道具似的。

前天去朝圆照法师的舍利塔，路有五里多是步行的，因顺河沟走，又连日下雨，有的地方都需涉水而过，几乎无路，也无桥。圆照法师的舍利塔旁有五间房，有一老尼独居。我原来准备到此处闭关，但老尼因病下山治病去了，房门紧锁，而且进山的路又难走，运送物品不方便，故打消了在此处闭关的念头。

在圆照法师舍利塔处，我先扫塔，打扫干净后，又点了红烛、香，后在塔旁打坐。

坐中，法师显像，语气果决。先问候我，后说：“原希望邀请菩萨在此闭关，可使此地香火增旺，但因缘不成熟，也没有办法，随缘吧。”又说：“金刚心法的基础是一、正身，正意，正言；二、身、口、意合一。并无其它。”我又看到了印有“圆觉”二字的心脏舍利与自己的心脏融于一起，而且自己颈部变成一朵盛开的红莲。圆照法师说：“回去吧，早点走吧。”我起坐告辞。

这几天，自己内心唯一进步的是，愈来愈回归真实的自己，不再做样子给别人看，自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在乎别人误解自己或觉得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

十月十六日

今天，一百天闭关开始了。因五马石寺无密闭关房，只好闭方便关，定中师父交待两条注意事项：一、止语；二、任何人不得随便进入关房。

早八点入关。在七点多时，我去大殿拜了观音菩萨、文殊、普贤三圣像，又去门口的殿里拜了弥勒与韦陀菩萨。

在拜见三圣像时，空中显现出五匹马腾空飞跃的图像。他们各显飞腾姿势围成一个圆圈，而在此圆圈中，有吉祥天母愤怒相显现其中，并说：“我会护持你圆证佛果。”同时，空中有四大天王显像，并说：“我们将护持菩萨修证佛法。”在拜门口的韦陀菩萨时，空中显现白色韦陀像，而且似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声音说：“菩萨不必多礼！我在此守护山门，菩萨身边还有四大天王护持，希菩萨安心修证。”我拜谢四大天王和韦陀菩萨。

回到关房，已快八点钟。我在关房内供了西方三圣像，一幅曼陀罗。

我供完曼达，上香，点莲花灯。在我做礼拜时，只听中间的阿弥陀像“铮”的一声，发出金属撞击的声音，同时三尊佛像放出金光。相对应的三圣像上空出现了大势至、阿弥陀佛、白衣观音的显像，观音菩萨的衣服似随光影飘动，几秒钟后，显像消失。

整八点钟，闭关开始。

（在布置关房时，寺里常住师父送来一幅吉祥天母的愤怒相画像。说这画像早在寺院，但无人供养，可能是大家觉得画像太恐怖，被扔在一个角落。我看画像画得很好，便欢喜地供在了关房，这才有早上礼拜时与吉祥天母的殊胜因缘。）

上午在室外练动功与站桩，后打坐看书。中午午休片刻，又开始看书。关房内因长时间未有人住，又处寺院东边角落，屋背靠山，地气似深潭，故显得阴冷潮湿。虽在进关前猛烧火两天（关房内是北方火炕），但潮气未退尽，墙有半截仍是湿的，用白布做墙裙围起来。在最湿的角落供了吉祥天母愤怒像、哈达与紫、白两颗水晶球。水晶球在定中由圆照法师与我同时为其开光，用以转化脉道用。

在打坐中，觉整个关房全变成一个水晶球，而我坐于球内。虽球实为假水晶，是市面上购买的仿制品，但诸菩萨加持，“水晶球”还是放出强烈的光芒，波光熠动，似整个关房成为水晶房。

整个下午一直在看上师的书，上师书中流出的慈悲总是令我唏嘘感慨，泪湿眼眶。

但看完上师的“病里正观记”，自己惭愧。正如上师言：“天语飞来蒙慰藉，平安成就古人无。”每一位成就者都是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上师因染癩，全身奇痒怪痛，直至不热而汗，不寒而栗……在此种情况下，仍发愿：“我也何能作药王？闻声知苦替呼娘，愿收天下诸人病，尽作吾身点点疮。”读之自己汗颜。

十月十七日

今天是阴历十五，早上练完动功后，去大殿上香拜佛。

上午打坐，见到圆照法师。法师让我仍然观想水晶球光充满整个房间，自己坐在水晶光中，自己也同时被光化。因我脉火炽盛，此光能暂缓气脉转化时带来的痛苦。我谢法师关心，告诉她我难受的并不很重。但还是按法师的指导修行。

晚上打坐。忽寺院门口一个小神龛里供的神像在身旁显现出来，并说：“我为护法天神，菩萨今天供养，只供几个大殿，把我等遗忘。我们与此地山神、土地等众护法神也在尽力护持各道场。但菩萨慈悲，却不护念我等，只供韦陀大将军，把我等‘小韦陀’忘记，众神心内恻然……”我听后，连忙道歉，并表示明天一定补上供养，而且以后当注意自己的每一个念头。请“小韦陀”们谅解。天神才告辞而去。

十月十八日

早上起床洗漱后，供了大殿，特意在门口的佛龛里点了莲花灯和香。看到众山神、土地、鬼王、天子等众显现，并装作客气地说不必多礼。我笑着说：“昨晚还派代表来向我讨说法，为何不供‘小韦陀’们，今天倒全装作客气起来。”大家全都开心地笑起来。众神说：“菩萨在此闭关，如有需要办的事请吩咐，当尽全力。”我也笑说：“会的。”土地替一条龙讲情说：“菩萨，关房下深潭里有一条龙，曾被观音菩萨用九头琵琶钩锁住龙脊上的一条筋，已快千年。此龙虽曾做了错事，但千年来一直潜伏此潭用心修道，现已改过自新，希菩萨能释放它。”我说：“会的。”土地、众神谢而退。

昨晚几乎一夜未睡，今天白天稍困顿，尤其午饭后，便睡了几乎一

下午。傍晚起床打坐，先去深潭查看那龙，收了九头锁和龙头上贴的符咒。龙喜悦地潜入深潭又腾空而起，绕我头顶盘旋，而后静静环绕我伏在我身边。我查看它右前爪还有一环相扣，用线连一球，球压在它头后部。我询问原因。它说被仇人加害，我又帮它取下球环。它吐骊珠相谢，我未受。它腾空而去，在终南山一顶峰采一白灵芝。白灵芝被一大蟒蛇守护，它说要采去送给菩萨，那蛇竟主动用口摘下白灵芝送与龙而后蜿蜒而去。我谢过龙，并告诉它要护持佛法，精进修行，以期早成正果。龙颌首回应，眼睛里溢出泪水，巨大的龙眼里像蒙上一层水雾。

十月二十日

早上起床，简单洗漱后，独坐在堂间的床上，打开门，静静地透过门口望着院子里霏霏细雨。

昨晚上了一夜，早上雨仍在下，掠过对面的屋顶，可看到半山坡茂密的树林。因秋水霜冻，树枝很萧条，树叶也似乎半卷着，冷的无法舒展。枝叶间弥漫着淡淡的薄雾，慢慢弥漫到院子里，似乎轻轻涌进了屋里。

我呆坐在床边，并未打坐，定定地看着面前的秋景。忽然，自己的观照自然生起来，觉有一个自己在看着念头飘来飘去。自己也未作意，随这种状态存在，也不认为在修持或打坐，只是闲散、放松的坐在床边，两眼盯着外边的雨雾。忽然，似乎心“哗嗒”一声打开了，心轮像一张揉皱的纸舒展开来。在那一刹那，喉咙的病痛，眼、耳、身体、师父、穴位、脉道等等统统与“一个觉知”分离，在这一堆东西中，我找不到“我”，里面“无人”，心气沉了一下，心变的“虚”起来，最终变的“无”，过去种种的不如意，包括身上的病痛，都像是有人在向虚空挥动拳头一样，变得没有力量，毫无意义。“没有一个人”在乎这些，一切便像云雾

一样散去，即使想到别人的发脾气，大喊大叫声，也只是像看到打雷、闪电。那只是人家的情绪阴晴变化，与己何关。

山依旧是原来的山，树依然是原来的树，人依然是原来的人，但荡然天地间，因“无我”“无人”，世界便换了色彩，生命便进入不同的体验。

自己想起经书上说“空掉身、口、意”，“身体痛时，有一个不痛的。”但这都是理论上的空谈，如无实证，一点用也没有。身体不舒服时，心会随着痛，随着烦躁。至于说身心不分，合为一元，想痛就痛，想不痛就不痛，一切都是示现，那是身心彻底转化的大菩萨、佛陀的等级。

感悟：

当一个人对某件事忧虑、烦躁、痛苦到某一程度时，平时修定的觉照力忽然自然生起，并没有我要提起觉照、观照这个念头。这时，所有的烦躁、痛苦豁然与心分离，心不再住于任何物、人、事上，即使是喜悦、快乐到极致时也可以发生。这时，真正生起“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觉受。

十月二十一日

今天是阴历九月十九，是观音菩萨出家日。早上洗漱毕，去大殿焚香供养。

一天身体不适，忽冷忽热，便只以休息为主。

昨晚打坐，有太上老君、太乙真人及华山长老紫阳道长一起来探望我，并为我调病。太上老君用阴阳八卦连环针为我针灸肺俞穴等背部穴位，又从两肩井、十指放血。自己在定中看到似真有黑色的两道气冲肩井穴而出，而且十指尖也有黑血溢出。太乙真人及紫阳道长发气补充我两肾气，观到两肾忽膨胀而发光。还记得大椎在打开时，气脉像云环，

老君说此处脉叫云锁，很难打开。后背气脉畅通时，忽脊椎像炸裂开一样，神经和血管同时充电、发出红光。而且后背心用金盆打了火罐后，一直像一面镜子在反光。

老君又用针刺了耳、面部等一些穴位，耳轮用小夹子夹住，下针都很深。

针灸完，共用针八十一根，老君全收了起来，后三人笑哈哈地朝华山紫阳道长的道观而去。

十月二十二日

昨晚，可能是烧了火，潮湿之气太重，一晚上几乎未睡，早上稍微打一会儿盹，起床后，精力竟较旺盛，不觉困和累，只是胃极不舒服，喉部似肿了似的，便熬一些稀饭喝了。一上午怕冷，穿着大衣在院里晒太阳，到中午时，身体渐康复。

寺院较小，座落在一个山凹里。门前有五匹姿势各异、腾空跃起的天马，倒是挺有特色。传说是此地曾有一条恶龙危害四邻，观音菩萨与五台（此地称南五台）台主一起降服此火龙，五台主的坐骑在此次战斗中大显神威，把恶龙团团围住、嘶咬踢打，才使火龙无法逃走，让菩萨顺利收服。而此五马见此地地肥水肥，不愿离去，故在此建五马石寺供养。文革时毁坏，现在的寺院是重建的，院址稍稍下移，便到了山凹里，旁边是一条日夜流淌的山泉，喝的水也是山泉引下来的，水质极清凉。

我坐在院里，一点精神都没有，用大衣包着这个臭皮囊，萎靡不振，像在等死似的。书也看不了，坐也不想打，昏昏沉沉的，没有一点精进心。一切都离我远去，连修行也是，也不知自己在干什么，闭关干什么。如休息，在这又冷又潮的地方，哪有在家舒服，脑里轻轻晃一点念头，便一切都沉寂了。无所求，连信心都没有，还有一点对亲人的牵挂偶然

闪过脑际，不再有恨，似乎爱也随之消失了。没有什么所修的，我们本来都是佛。只因我们的心住在各种外境上，执着在“有我”上，我们便不能解脱，而生生轮回。这是佛陀说的，现在，这些话似乎也成了闲言碎语。身体很难受，心就住在了难受上，都毕竟空吗，执着也空。只是因“无我”，不能再找到“生心”的地方。

十月二十三日

今天喉部感觉稍好转，昨晚睡得较好。喉部还痛，是因为破的地方未康复，但自那天老君等师父们治疗后，感觉颈部、胸部气脉畅通了很多。

晚十点打坐，忽定中看到座下深潭里潭水翻动，像有大动物要出来。我以为是那条龙，便没有理会。忽然，潭水面伸出一只脑袋，头的不规则形纹都看得很清楚，原来是一条大蟒蛇。我心想，听说“鱼龙混杂”，还未听说龙蛇同住一潭。可能是我打坐打扰了那条蛇，蛇有点生气，从潭里翻卷而出，冲我张开巨口，上下四颗尖牙连着腥臭的粘液，偶尔吐一下信子，冲我恶狠狠地示威。

我正要向它解释一下，忽从南方空中冲下一条巨龙，飞快地咬住蛇的七寸，而后复冲上天空，蛇在龙口中僵硬地扭动身躯，而龙死死咬住不松口，在空中腾跃翻转。我忙示意龙把蛇放下来，那条龙才降下身子把蛇放在我面前。那蛇又冲我张开血盆大口，我不知它是感激还是生气，我说：“你去吧，好好修炼，不要做坏事。”蛇不置可否，扭头向东南面的山爬去，只扭动了几下身躯，便消失了。

那条龙说：“这蛇一直住在潭壁上很久了。”然后，那龙两眼盯着我墙角的紫色水晶球看，试着去玩，但球后面供的吉祥天母忽然活了起来，冲龙龇了一下嘴，龙便吓得向后退。我笑着告诉它“不要怕！境由心生。

你看着她挺恐怖，其实吉祥天母很慈悲的。”龙听了我的允诺，放心地又靠近球。这次吉祥天母像并未动，龙开心地把球吸入口中，在空中像玩杂技一般玩那个球。我也不管它，又收心打坐。

今天看上师书里“论脉”：有“十方法界，皆在一心，而心境配脉，如五方佛以配五轮，八大菩萨配心间八脉，所有罗汉、甚至地狱等亦皆配在各脉上……”便想到自己喉部气脉的转化中，前一段时间，只要打坐，在定中即会看到颈部变成一个刀剑林立的深渊，渊里全是饿鬼道众生，脖子细细、肚子大大的，都在张口向上，等着吃我喉中生出的痰、唾液。有菩萨说，如我喉部不难受了，这些饿鬼道众生就看不到我、吃不到我的痰了。说的我心里很难受，觉如我喉咙一直这样不好，那饿鬼道众生吃到我的痰，就如饮甘露一样，岂不也称慈悲。但又想，这点慈悲心也太小了，虽能解决它们一时的饥渴，但却不能把它们从饿鬼道解救出来。如我能顺利转化喉部气脉，打开其它脉轮，成就报身，那对六道众生的帮助将更大。也还是在“我执”中乱动念头。但通过自己在定中的体验和觉受，觉佛菩萨们的所说是真实不虚的。而且在定中如把饿鬼道众生缩到无穷小，很像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某些细菌。

十月二十五日

上午打坐，寺院附近一个宾馆住的一位女尼来到寺院。前几天，偶听宾馆经理说她行为、言语不正常，似乎走火入魔了。因天气开始转凉，山上的宾馆、山庄等都已无游客住宿，只留看门的，都放假准备过冬。前边一山庄的经理是女的，只她一个人在空大的宾馆，便留一女尼免费住在宾馆。

女尼看上去较年轻，不到三十岁左右的样子。我透过关房的玻璃看她坐在院子里，拿起放在桌上的一本书看。我继续打坐。忽然，从她身

上跑出一只羚羊，跑进我的关房，因我坐在炕上，那小羚羊便用两前腿搭在炕沿上，睁着硕大的两眼望我，原来女尼是有只羚羊附体。

这时，左上方空中忽出现一须发皆白的老者说：“我是西藏一牧羊童，前几天跑丢一只‘大眼羚羊’，想不到跑到了这儿，惊扰菩萨了。”边说边一把抓起羊，夹在臂弯里，并用手拍了两下羊的脑袋，羊吓得闭上眼，动也不敢动。我忙说：“没关系，请善待它。”老者告辞，我看到老者的背影衣衫褴褛，破的不能再破，瞬间就消失了。

我再看那女尼，仍坐在原位看书，头顶部气脉混浊而且堵塞得厉害，眼前便出现这女尼前世大概七、八岁时，正站在一门楼下看一男子在上面挂灯笼，忽然，门楼倒塌，把这小女孩砸死了。致命部位在头部，故在今世留下头部气脉堵塞得较多，如生气或修行不当，便会出现目前这种病态。故虽附体已走，这女尼也只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有异常人，属因果病，不属走火入魔。自己因在关房，又身体现在虚弱，也无缘再帮她什么。愿诸佛菩萨能给予她加持。一会儿，女尼站起来，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与旁边坐的寺院师父不辞而别。

十月二十六日

昨晚在院中打坐，刚坐得进入状态，忽左腰部似有小虫在窜，而且皮肤痒，自己觉忽有“一样东西”瞬间溜到了左腰部，像“一道光”，左腰局部发亮，而且心里在全神贯注捕捉那使皮肤发痒的是什么？是小虫、头发或衣服上的线等。因溜过去的光、全神捕捉几乎是同时发生，而心的观照却始终未消失。在那刹那，我忽然不再想“痒”的事情，像抓住了什么似的，“那光是什么？”那“溜过去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就是我们天天用却不知觉的东西。忽有一个迷惑，“我是谁？”因在那个近似禅定的状态中，思维似乎停止了运转，当我脑中闪出“我是

谁？”时，身体内忽然空掉了，只剩一个空空的躯壳端坐在那儿。自己清楚地看着这个色壳子，就像一件人造的外包装一样。“噢！这里面没有我，这不是我！”我恍然大悟。而那溜出去的东西是我，但它哪去了呢？噢！正在被我用来想刚才的问题，我正在用“它”来思想、作用。这时，一切消失了，“人”消失了。身体变成了一种能量流，与天空、日月、星星、山川、大地溶在一起，这种“能量流”是虚无的，是“空”，一切从它出，形成而又还原到它之中。因在“人”里找不到我，我便与一切溶在一起，宇宙的一切源源不断汇聚过来，身体成为一个虚幻的能量团，与宇宙的能量交流互化。在境界的观照中，我想，既然一切都是用的同一法性，何不观想自己身体变成“佛的金刚不坏之身”。自己这几天被病痛折磨，金刚不坏之身是不会有病苦的。只一想，即看到自己的每一个脏器都变成一尊金光闪闪的佛，看到这种境界，就像曾经在定中因心净而净土现前一样，觉自己一直厌倦的这个肮脏的臭皮囊忽然转成了佛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身体与法性成为同一性，与法身合一，也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在这种境界中，提前领悟，体验到了“报身佛”的庄严。

出了定态，依然坐在那，心里揣摩。忽想起上师的四句诗：“如龟六缩住盘中，气已调柔心已融，放出主人虚本位，光胆透彻水晶宫。”这四句诗当然是说上师禅定中的境界了。但刚开始看这四句诗时，对“放出主人虚本位”不太理解，但刚才在禅定中忽理解了这句话，它是在行者深切地领悟了“人无我”的基础上，忽然与宇宙万物合一的状态。“放出主人”是在“无我”的状态下自然发生的事。“虚本位”指的是“人”这个我曾执着的肉体、名相而已。它与放出主人是同时发生的。

我便心里很高兴地乱想：“是否自己已证得‘人无我’，证到‘人无我’，已可得四果阿罗汉的证量功夫。但又疑自己为何没有。”这时，有

一声音在耳边响起，是自己一位禅定中的师父，他说：“你是已证入，还未证得。还早着呢，磨难还在后边，否则怎样才能锤炼你成金刚不坏之心。”听了这位师父的话，自己心里便有点惴惴不安，想：“还有什么磨难？身体难受点倒也罢了，还有什么事会发生？”正这样乱想，师父哈哈大笑起说：“一句话就心里嘀咕成这样，还说证到了‘人无我’，证得‘人无我’，是泰山崩于面前都面不改色的。哪有你这样的，晚上墙上爬个虫子也怕。说不怕磨难，我只说了一句话，心里就惴惴了，不是‘无我’吗？你又怕个什么？”

我听了，心想又上师父的当了，便凝神静气，继续打坐，什么也不说，管它‘人无我’、‘法无我’，入定去。功到自然成！

今上午打坐，面前来了一只穿山甲，它能变成一个三十多岁男子模样，恭敬地站在我面前。我忽发现自己前几天给那条龙从身上拿下的那只环连着球的兵器正在自己左手上，而那只环套在自己大拇指上，拿不下来。

我说：“这是你的兵器吧，我玩的时候，不慎套在自己手指上，还要你帮忙取下来。”

那穿山甲正举头望着头顶的四大天王，似有点局促和恐惧，听我对他说话，忙回话：“菩萨法力无边，岂能连这个也取不下来。只是菩萨今天召我来，怕是另有吩咐吧？”边说，边持咒，那环便变大，从我手指脱开，那兵器自动回到了“穿山甲”手中。

我笑了，对他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去找那条龙报仇了。”

穿山甲向我鞠了一躬说：“这条龙曾经做了很多坏事，曾经伤害过附近山里的很多生灵，我用兵器锁它，只是怕它再伤害我们，提防它。现在它修持得法，改邪归正，得菩萨救度，我们怎会去再找它的麻烦。”

我说：“那就好，那龙也不会再做坏事，不再记前仇，希望大家能平安相处。”

穿山甲点头。但看他的样子不想走。我便问他：“你在此山修行多久了？”“大概一万多年。菩萨，我还有一女伴，她在此山已修行二万余年，现在山门外候着，希望能得菩萨的召见。”我听了，便点点头。瞬间，那女穿山甲化成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子模样已出现在我面前，向我鞠躬行礼。男的说：“这次有幸见到菩萨，希望菩萨能给我们一些点化。”我看着他俩，想了想说：“你们俩修行上万年未能得道，只是你们始终未忘记自己是只穿山甲。这样，你们终不能回归法性之中。”那女子欣喜地跪地说：“我明白了，菩萨。”忽然消失，化作一颗白色的珠子被托在一朵莲花中，飞速向远方飘去，从莲花中传来一声“老公，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莲花便消失了，只在她刚才跪下的地方，留下一只巨大的穿山甲壳。而那男的似乎晕晕憧憧，还未明白过来。我便指地上的穿山甲壳问：“那是你妻子吗？”那男的低头看一眼那只壳，又举头望一下天空莲花飘走的方向，忽欣喜地说：“不是。”“但你曾经还不是看这只壳多么美丽，认为它是你妻子吗？”那男的大叫一声：“原来这里面没有我，我不是穿山甲。”随话语，一颗白色的珠子冲入空中，一朵金色的莲花马上将它托住，回归极乐世界。在我面前，只留下两具巨大的穿山甲壳。我从定中出来。想：那两只穿山甲未让我费什么口舌就悟道了。也是经过上万年的苦修，才能有如此殊胜因缘，善哉。

想到自己这十几年修行中，曾有无数次，因各种缘起，使自己在某种状态中，深深溶入性海之中。正是，见性之人，无处不见性。但身体的转化却愈来愈难。年龄小，能离情去欲专修，确实具有极好的先决条件，但如不见性，也是盲修瞎炼。见道之人，又多年龄已大，在证道过程中，生理气脉堵塞坏死太多，又明点多有漏失，报身成就太难。如无

成就的上师加持，靠自力很难办到。

感悟：

他

我一直用他吃饭，用他喝水，用他睡眠，用他思索，用他做很多事，甚至用他在禅定中寻找他……我什么也不想时，他就在我动静二相的分别里，我和他，就像人与影子重叠在一起……找到他后，他开始用我做事，他用我吃、用我喝、用我睡、用我思索、用我做很多事，我成了他的一架工具之一，他用我可做他想做的任何事。在这架工具之中，我找不到我，我却被时时用着。他和我，像人与影子重叠在一起。我虽还有一个肉体在行走，但这个肉体已不是一般的肉体，这个肉体的脉轮已全部打开，脉道已空透了，无轮可显。否则，他不能用我做他想做的每一件事。

我只是他的工具之一，他因种种缘起化生万物，他打雷、刮风、下雨、移山填海、分出天地、哺育，毁灭天地万物，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神的意志，他只因缘起而随缘做任何事。

他是佛，他是道，他是真如，他是一切……

十月二十七日

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心性的升华开悟、色身气脉的转化，都是无心的时刻自然发生的，在那一刻，无欲无求，一切都忽然来临。

当然，精进的前行是必须的，身体要勤奋刻苦修持法门，但心却要愈来愈无事，愈来愈懒惰。

十月二十八日

天开始变冷了，山里的冬天似乎来的早。每天早晚都需要穿棉袄、戴线帽才觉暖和。

前一段时间阴雨连绵，最近几天偶有雨，晴天时较多。房间仍潮湿很重。

今上午征得师父的同意，与寺里的一位常住师父和两位居士一起去挖黄精。常住师父还专门找了山中挖药的老人一块去，但我们在附近低一点的山坡上转悠了几个小时，都未找到。老人说，已过了挖药的季节，露在外面的苗都已枯了，很难发现。

虽已是深秋，但南五台的景色还是很美，站在山里随便找一个地方极目远眺，都能看到蓝蓝的天空下，层林尽染，绿的、红的、黄的各色秋叶浓密有致地装点着各座山峰。山谷之间，偶有小溪缓缓流过，在嘈杂的城市里生活久了的人，似乎山里的任何一处都能成为绝妙的风景。

常住师父说：“这算什么美，下了雪站在山顶往下望才好看呢。”我心里想，如下了雪，自己是否可以爬到山顶去，这是个问题，至于那美，我绝对相信。虽未挖到黄精，但在山中转一圈，心里也很惬意。

下午睡醒打坐，密勒祖师授“观日轮法”，即观想一日轮悬于头顶几寸远，日轮发出的光极强极热，从头顶呈圆锥形直射下来。觉头顶发热，而且整个身体全部变成蓝色。

这样观想一阵后，我又观想两耳旁各悬一日轮，光芒平直射于耳内，但开始觉日轮总是忽化作火球入耳，是因为自己还有呼吸的原因。后慢慢调匀呼吸至若有若无，光射入时，几乎闭气，这时日轮才定定地悬在两耳旁，而且射出两道白光，在脑中相汇。又观后脑玉枕处悬一日轮，有白光射入。又观身体命门处有一日轮，有光射入身体。最后所有日轮都收归所观想处。

后面这所有观想均为观音菩萨所加，主要是对症我个人身体状况而言。

自己观想日轮等，光都极强，而且也觉温暖，但身体并不能觉很热。曾在坐中，拙火自然生起时，下腹与臀部像坐在火炉上。现观想不力，认为心力不足是一个原因，重要是火大不调，真火不能发动。

十月三十日

在密教书籍中有魔坏脉等，其实诸脉还是心所显现。

如我一朋友，平时正直、善良、爽快，多行布施，心里少私心，做朋友坦坦荡荡，故她在修法中，受益也快。观她大声持咒几天后，便头部脉道光很强，但她因对佛法的要义理解不够，见地不到位，而且曾有万分伤心之事潜伏心底，故观心脉诸多堵塞、无光。而且头部光愈来愈强，如出现境界，她如心内忽生喜悦、我慢，极易与天魔相应。如此时忽忆起过去悲伤之事，又极易与悲魔相应，而走火入魔。那时，她头部的脉并合心部气脉，便可称为天魔脉。故她此时应改大声读为低声，或金刚持诵。最主要是要内观心轮部位，最好静坐几天，即可调节过来。

但如她在头部出现光之前，心脉已开，而且心脉有光，问题就不大。**头顶**光愈强，愈易与诸佛相应，加持愈大，盖全因智慧开启之故。故这时的气脉就不能叫天魔脉，同样脉道，而与诸佛果位相应，与报身佛相应。

所以，如不能真正了悟空性之理，在打开脉轮时，是极危险的，极易走火入魔。如已了悟空性之理，在打开脉轮、转化气脉时，虽也有痛苦，那是有的脉道已死已坏，要重新打通启用。从业力讲，虽这些病脉也与其它道相应，在打开时，也要了诸多宿缘、旧业，但由于心已安住于空有不二之中，回归法性，与诸佛菩萨心心相印，故功德也大。除龙

天护法在护持外，诸佛菩萨都在加持，故这些脉虽还在转化之中，行者还未成就报身，但脉只是暂时呈现不净相，像种子正在发芽，开花的过程时期。而在法性中，它已呈现净相、净光，已无脉可言。因心净故，绝不会走火入魔。

观在修证佛法中，平时做人做事少城府、机心的人，气正脉直，打坐易得定，也易开通脉轮。

故平时正身、正言、正意非常重要，否则气脉转化时非常困难。除非你在心性上已圆满的了悟空性，那你做事才能叫圆融，否则就是圆滑。圆融做事的人一定要了知诸种因果，明晰种种法缘。

直心是道场一点不假。只有心直，才能脉直、脉通、气正，才能心无挂碍、心底无私，与道相应。

但细思红尘中的“直心”，却并非是傻乎乎的，而是包含了“戒、定、慧”三学在里面的。

傍晚，去大殿磕头，只心里思想：“愿顶礼十方三世诸佛前，至诚忏悔自己身、语、意所造恶业，愿将修行所有功德回向众生。”这样一心在心里默念，一心磕头顶礼，因专心与至诚，忽觉只点一支蜡的大殿一片通明，自己忽置身无边无际的光明之中，此光像观想中的宇宙一样浩瀚，自己成为宇宙的中心点，正在此点上不停礼拜磕头，忽见自己身体也通体透明，而在自己身体中，显现无穷世界，在自己毛孔里显现诸佛、菩萨、金刚像，从身体中忽又化现出蓝、红、黄三色彩虹环绕自身。此时，自己心便分神，去观看这漂亮的由身而出的彩虹。只瞬间，一切相皆转，自己身前身后，忽立无数精灵鬼怪，皆向自己虎视眈眈，样极恐怖。身体的光明也忽消失，只觉周围阴气森森，阴风荡荡。想一定是自己贪看彩虹，故境界立转，也是自己习气未尽也。自己定了定神，马上思维，众生皆具佛性，众生迟早都要成佛的，我向十方三世佛礼拜，当包括六

道众生，故即使其它道众生显现，我当以佛像观之，不应起恐怖心、不应起分别心。这样想时，又安心磕头。但几分钟后，此种境一直未转，反而觉那些鬼在向我逼近。自己心中还是隐隐有点恐惧，故无法生起光明。这时，猛想起护法神四天王和韦陀，忽身心一亮，此境忽一刹消失。但自己马上转念，不能事事皆依靠护法神。从而马上内心思维：我今代表六道众生一起顶礼十方三世诸佛，六道众生都因无明，造种种罪业，不能脱轮回之苦，我今愿将自己所有功德回向众生，愿诸佛菩萨能加持我们，护念我们，愿六道众生此时能暂减缓受报的苦痛，愿能早闻佛法，早脱轮回之苦……我这样思维时，心中同时现起诸道众生的痛苦相，心立即变得柔软，慈悲，身心充满了爱与力量。刹那间，所有的恐怖相忽转成光明，体内有一股光明的暖流倾注而下。这时，只听空中有诸佛发出：“善哉！善哉！菩萨！”“善哉！善哉，正法明如来……”

回到关房，自己醒悟，自己闭关，有四天王相护，刚才所显境界，绝非外来精灵鬼怪，而是气脉在转化过程中，自性所现，或诸佛化现。

其实自性所现，已无内外之分。平时称心魔、外魔还都不是自心显现。心执着在一点上，便生心魔。而外魔附体，也能使心执着在一点上。不同点是，外魔附体，可能具魔神通，但这只是在外相上有此不同。在心性的转化上，还是一样的障碍。心执在贪、嗔、痴、慢、疑的任一点上，不能破，在修证中，心即已通魔性，即不致走火入魔，也终不能圆满。

而在实证中，慈悲与空性相合，与诸佛功德之光相印，故在刚才的境界中，我未像以前一样观诸法为梦幻泡影，而定于一处不看不闻，其境慢慢自转，也未求助护法以转境，而是生起一念慈悲心，其境自转，而身心脉道俱有光充满，所得加持与觉受远胜从前。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理虽如是，而在我们心性上，也确要存此正见，才能证得无我空性。但在事实上，六道众生却因执着“有我”，而因这个“我”却在生生受轮回之苦，不能解脱。六道众生并不能观烦恼为菩提。地狱众生并不能在苦难之中有片刻得乐。每一位受报的众生都很难把苦难观得如露亦如电。虽在佛眼里，三千大千世界都是虚妄不实的。但众生执着，以为实有，故因此显现出堕落六道，不能解脱的苦难相。故我们怎能不因此生起慈悲心、怜悯心，怜悯自己，更怜悯比我们更苦难的其它道众生，即使天道众生，也有五衰苦，而且福报享尽，还是直堕三恶道，轮回何时何日才有个头啊！

境界真也罢假也罢，我们不去分别，但慈悲心却应时时具有。

十月三十一日

早起床后，去寺院外散步，权作运动身体。

出了寺门，向右转，一条小路通上面的环山公路。爬上公路，慢慢沿公路往上走，路一边是靠山与茂密的树林，另一边是斑驳的树林与山谷。

路上无人无车，只有各种美丽的鸟儿在林间低飞鸣叫。最小的有指头大小的蜂鸟，各种鸟羽毛都极其华丽。还有很多小松鼠在枝间、岩石间机灵地窜上窜下……自己的心在这大自然的环抱中沉静下来，忘记了关房、忘记了自己，身心轻轻地溶入这山谷中，融入悦耳的鸟鸣中，融进山谷隐隐传来的流水中……

闲方便关这段时间注意事项：

①一切没有意识到，预料到的事情，如果它来临了，我都要喜悦地接受、面对。

②修行是自己的事，别人的语言、行为只能作为检验自己定力与慈悲心的工具。

③每件事情的发生，要训练自己发出的第一念要向好的方面观想。

④不要把修行，闭关挂在心上。

十一月一日

早上，在关房的西方三圣像前点香礼拜，忽空中有两天女出现，一女手拿孔雀羽毛，一女手拿洒水喷壶，清洗佛像，打扫供桌。

拿羽毛的天女边拂佛像边说：“这是观音菩萨住所的佛像。下月十一是弥勒菩萨圣诞，菩萨吩咐把各处的佛像都清洗一遍。”另一天女似不知，说：“是十一吗？”两天女边说边远去。

上午打坐，觉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在做梦，包括心理活动。

昨下午，看两居士打坐，止观不得要领。止观开始要止念内观。此时，看座上的人呼吸从身内出，非常深沉细长，若有若无，有时止息，看全身一切都是像被此深长内气所制，浑浑沌沌，心里有微细活动，但心神内敛，六根内收，心意识似止于内任一点，这便是观。并不是用眼睛看哪一处。观近似于意守某处，但观却无一固定守的点。因念止时，内气深细匀长，身心所处的状态，如是云里雾里、窈窈冥冥，并无一可观的点。如此时久，呼吸停止的时间愈来愈长，坐中黑暗渐会有曙光出现，便是转入又一层初浅的光明境中。

但观他俩心身并不能放松，心向外驰，六根之气已长时间向外消耗，一下子收回心，虚下去，恐不易。自己便问菩萨。菩萨说：“先让他俩叩十万大头、念十万遍‘百字明’，修密宗加行。”

十一月二日

今天是农历十月初一，去大殿及护法殿做礼拜上香。

这几天觉大脑有点混沌状态，在院里散步，抬头望见大殿上写着“佛法无量”四字，但大脑却半天反应不过来这四字是什么意思。听到别人说话，听不懂说什么，但声音听得很清楚，眼耳都没问题，只是心和大脑似乎要罢工，不分别不反应，以前也曾有一段时间是这种状态，虽属修证的正常过程，但自己觉与生理也有关。

十一月三日

今天，感觉身体似变成透明的，而且这种透明不像以前那样成水晶样或琉璃样的发光体，而是在透明中没有物体，是一种空明，而且看到周围的一切：土地、天空、树木都是这样，真所谓“处处明月光”。心很沉寂，没有喜乐。身体有轻安的觉受。

上午供佛时，空中有文殊菩萨显像，并叮嘱一些话。晚上打坐时，看到大鹏金翅鸟，说偶路过此处，停下来看是谁在此修行，并作问候之意。

十一月四日

早六点起床，看书一直到中午吃饭前。匆匆洗漱毕吃午饭。

午饭后，走出寺院门，门外地面上洒了厚厚一层枯叶。记得昨天路上还只有少许落叶，看到这层黄叶和斑驳灰暗的枝桠，似听到了冬季正大步走来的脚步声。雪花飞舞，大雪封山的景象似浮现眼前。

喜欢雪，喜欢雪的飘逸，喜欢雪的纯洁，但随雪而来的寒冷心里却没底，不知终南山的冬季有多冷。北方长大的孩子对雪、冬季的寒风都司空见惯，但我还是不喜欢冻得伸不出手指，围着大围巾、毛帽子，眼睫毛、男孩子的胡须上都像下了霜似的，冻得皮肤干燥爆裂那种寒冷。

但当我曾在南方过冬时，那潮湿的阴寒却使我深切地怀念北方的冬天。在北方下过雪的空气里深深吸上一口气，大脑马上似在昏沉中觉被冻醒了，感觉天地都被冻成了冰棒。那种硬梆梆的冷、脆生生的冻，像乌龟一样把头、手缩在棉衣里，嘴里哈着气，冒着白雾，在雪地里不停跺着脚的感觉很过瘾。

人总是这样，得到时，拥有时，事物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从不珍惜，反而抱怨它不尽人意的地方，苛求它的完美。一旦失去了，所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也成了亮丽的风景，也成了值得追忆、怀念的地方，尤其是有比较的时候。

其实，生命中的每一种觉受，体验，酸、甜、苦、辣，一旦我们从心理上战胜它，便都变成生命最完美的一部分，无任何缺陷。

十一月六日

修证渐入佳境，从心轮部位扩展开来，时时有无云晴空展现在身心内外。有时，身体又像水晶球。

静坐时，全神贯注于心轮中心部位，似灵猫捕鼠，麋鹿听声，慢慢抛弃“我”执持之心，我即是心轮中心一点。此时，心脉部位渐渐发热，发热一阵后，忽转成清凉，弥漫胸、颈、后脑、脸面等部位，非常清凉舒适，有时头顶、似醍醐灌顶，心轮开始发出红光。

以前在修证中，因自己出神，那“神我”在法界中神通具足，无所不能。而且自己在坐中，稍有观想，即刻便在光中化为真实境界。现在，自己抛弃“神我”与“观想”，静静定于身内一点，也即法界一点，因自己一静下来，便有光生，光中化现任何境界，自己熟视无睹，这样才是真正“闭关”。务必使法界的本来清净、本来圆满自生、自显、自然，无

一人为执持，即进入“无我”。当然，无我的境界是连“神我”也不存在的。在这个境界定久了，即会气住、脉停、心休。这时，万法住法位，各各清净、各各圆满，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想起成语里的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形神合一等语句，在转化色身时都用得着。

心身本为一元，心身都是法界。色身不转，见地不会圆满、圆融，永不会通达正等正觉佛的智慧。在见地上只能是理解而已。即使与诸佛菩萨已心心相印，也不能亲尝法味，还是诸佛的东西，你讲得再好，你还不是佛。

早上拜弥勒佛，因前几天在礼拜时，弥勒佛曾摩我头，说我要变成水晶体。今天就说，看看是否变成水晶体。我忽觉自己整个身体变成透明的水晶，只是背部有点阴暗无光，弥勒佛使用手拍我背，说：“阳气太虚，给你一包东西，连吃四十九天。”我接过来一看，是用绳子捆好的似人参一样的东西。

昨天打坐，心轮部位忽展开五条微细的脉通入头顶，耳朵里有响亮的东西，似高音喇叭电路不通畅时，人在里面讲话。随之，马上在头上的光中见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说，此为五条智慧脉，如打通，可通入我的法界。在文殊法界中，我又看到密勒日巴，宗喀巴，贡嘎活佛等。

当一个人心里清净到极点，并已与诸法界相通时，听一个凡人心中动一私念，如此私念很执着，则如空中响雷一样大声。

当一个人真正发愿为六道众生脱离轮回之苦而修证佛法时，她身心便会充满无穷无尽的悲愿与力量，她会克服重重困难，她会不畏惧任何要来临的风雨险阻，因为六道众生既是她度脱的对象，也是她坚实的后盾。六道众生既给她磨难成就她，也是在满她的愿。

当在众生面前报佛恩！

十一月七日

世界之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在这个世界给自己找一个位置。比如，在一个团体里，他要寻找到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要在这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说话要有份量，要有尊严。否则，他觉自己在此是没有用武之地的，是无意义的。

而修行之人，却巴不得在任何时候把“自我”隐去，行住坐卧、喜怒哀乐中都最好没有自己，都能“无我”，都能无欲无求，都不要生起哪一件事是有价值的，哪件事是无意义的，怎样才能被别人认可，怎样才被别人重视，怎样做是善的，讨人喜欢的……这一切，对一位真正的修行人，唯恐自己去去除得不够干净，唯恐这个“我”消失得不够彻底。

其实，“无我”的人才是最自然，最有力量的。因为他合于道，无为而无不为。

修行之人，只有时刻观照自己有“无我”的念头，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这个身体都是别人的施舍。吃的，穿的，用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别人的，自己的执着与计较，便会慢慢减少，心会慢慢虚下去，才能在坐中入“虚无”的大定，在那种虚无的光明中，慢慢再融化自己微细的执着，慢慢，自己就与众生，与道合为一起，不再分别心、佛、众生，自然的柔和，自然的随顺，自然的安心于该做的每一件平凡之事中。但那个时候，你的一言一行在凡人的眼里都是神奇的。每个众生都能在你之中寻找到他们的根，他们的归宿。你也许无言说、无任何有为的方法，但他们会受益于你。

昨天已立冬。早上出去散步，路边的树几乎已落光了叶子，几只蜂鸟在光秃的枝叶间飞跃，把树上的最后一些叶子也震落下来。大一点的鸟都移居到了更深密一些的树林里。想那儿也许还有一些树叶可以挡风。

偶尔看到两只小松鼠在岩石上追逐嬉戏，还是玩得那么开心，一点也不在意冬天的萧瑟。就像我们小时候，认为冬天来了，便可以穿花棉袄，戴漂亮的绒线帽和花手套，在瑟瑟的寒风中玩得不亦乐乎，母亲出来喊我们回家还兴犹未尽。晚上做梦，梦到在光秃秃的树下玩也能梦中笑出声。但不知何时，我们竟失却了这种无邪的心态，“所有的世外桃源”也在我们眼中，变得触景伤情。

听到几声乌鸦叫，远远望去，却在远处半山腰发现了几株很美的树，有点像梧桐，但叶子像枫叶，全是金黄色的，虽已掉落了一些，但反而更显得错落有致。微弱阳光从山顶倾泻下来，透过树叶的空隙，竟让人感到了一丝温暖，心中升起一丝朦胧的童话般的回忆，同时又升起一种热情，有一片辉煌的希望弥漫在空中。一只黑色的乌鸦停在金黄色的树叶间，身体微微扭动，使一切都活跃起来。晨光、金色的树叶、黑色的乌鸦形成了一幅绝妙的风景。我叹自己未带相机，只能在心底为这冬天的第一个早晨拍下这美丽的一瞬！

悟：

心里如还有妄想和希冀，就不可能踏踏实实地生活在当下，就不能真真切切地体味出当下一草一木，一花一叶、春风雪夜的美，就绝不会在吃喝拉撒睡中，体会到禅的三昧。

十一月九日

写书有什么用？如果佛经与明师的经验之谈堆积如山，好书堆积如山，只供一些爱好者用世界的聪明研究出世界的智慧作些素材，而无人从中得度，那这些书有什么用？！

佛经是度人的，是让人通过佛所说的道理明白真理，从而信受奉持，从而跳出轮回。如无人得度，佛经只用来研究，那佛法已不存在了。佛

经并未起到流传下来的作用。我们也辜负了佛恩。

我们不能对佛所说信，受，奉，持，那我们实际已抛弃了佛法，在佛的木像、铜像面前拜来求去，佛如有知，只能摸着我们的头流泪。佛指明了道路，我们却贪图世界的功名利禄，不愿去走，造下种种苦的根源。我们自甘堕落、执迷不悟，佛纵有法力无边，我们不回头，佛也毫无办法。

佛与菩萨在果地的区别是：菩萨有未度之众生，佛未有不被度脱的众生。佛必须度尽十界，始能成佛。佛在度尽时，见众生各在法位，各归法位，“是法住法位，世界相常住。”

十一月十日

修定体验与感悟：

一、观身体分解成粒粒微尘飞散在法界之中，有光从粒粒微尘之间穿透进来，向“已无身体的我”照耀。

二、慢慢地，心宁静下来，呼吸很均匀。

三、观想光愈来愈强，微尘也消失了，融化在光中。

四、光成为常寂光，我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在自己的四维上下左右充满，无边无际。因无边际，也无中心，我便在光中一点上让心安住下来。因意念在此一点上，这一点在整个光海中成为最亮最强的光。

五、常寂光看上去透彻、光明，像有水大的作用；流动，像有风大的作用；光明、温暖，流动形成的阳焰，像有火大的作用。当我呼吸渐若有若无，呼吸暂停止，常寂光凝住不动，四大的作用现象也消失了。不要分别内呼吸外呼吸，因都是光作用的现象，都像风穿行在微尘之间。

六、在呼吸停止之前，虽尽量想抛弃“我见、身见”，但总是不能，

身体的粗重觉受，我的存在念头总是时时会显现出来。只有呼吸停止后，即风大的作用现象消失了，身体的觉受便消失了。我凝然不动，虽不在分别妄想，但有一个我还存在，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七、把这个我彻底再丢开，丢得干干净净，让常寂光自生、自显、自然，我彻底融于常寂光中，常寂光与我合一，没有任何分别，此时，净土现前。

十一月十二日

前天早上，文殊菩萨指示让我住的位置向山里再移动一些，我便搬到一家宾馆，冬季已无游客。

昨天一天搬家，这宾馆因在山坡上，阳光较充足，空气较流通，风景也很美。站在宾馆院里，前方可远望重重山峦，背依两山交汇处，只有一条小路通向山深处。

昨晚住了一晚，感觉很好，只是比“五马石寺”较冷一些，风大，因“五马石寺”在山凹里。这儿距“五马石寺”大约从小路走二十多分钟的路程。希望自己闭关圆满。

今天是弥勒圣诞，本来原准备去寺院，但后来改为只在自己关房的佛堂前供了香、烛、水果等，为弥勒祝贺。

自己觉对别人没有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自己还有抱怨和愤怒，需要尽快修证。即使是他人确有错，自己也需心平气和指正，怒气和抱怨是绝对不对的，还有我执在作怪。忏悔！

十一月十三日

如对一个人感恩，是当他对你没有以前那么好时，当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说了对不起你的话，你始终还能忆起他昔日的好，曾经对你的

帮助，给予你的恩惠，而不忘记自己还没有回报他。这样想时，你即不会因一时的对你利益的伤害而马上生起嗔心、去抱怨、去以牙还牙，你就会变得宽容、平和。而时时能这样怀一颗感恩的心，你的朋友、亲人也不会因一时的自私与贪婪与你断交，你会始终感受到温暖和爱。

如果你时时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别人对你付出，所做的一切都是你换来的，是他们应该做的。如他们现在做了伤害你利益的事，是绝对不应该的，他们怎能这样做，马上生起嗔心。即使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一位菩萨，他为你无私的付出时，你也会怀疑，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有什么目的。这些想法和念头本来都是极端自私的，这样想和做的人，内心始终是冰冷的、孤独的，即使有宽容他的朋友，也会因他的疑心和冷漠而远离他。

其实，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在潜意识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因为人格、品质的不同，有些人在做事时，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即使损伤了自己的利益，他也会认为良心上过得去，心安理得，这是应该的。但有的人就因为太贪婪，而不顾道义，不顾朋友的感情，做损人利己的事。但大多数人并不是做了几件坏事，就盖棺定论是坏人了。每个人都渴望爱与被爱，渴望友情，渴望被别人尊重。只要一个人还渴望这些，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永远做坏事。他们对自己的亲人、所爱的人、喜欢的朋友、值得他尊敬的人，就会无所求的付出一些，在付出的那一念中，也许他们并未想到要什么回报、索取什么，确实是出自他们还未泯灭的良心，出自他们天性中善的一面，出自他们那一时的爱。但也许这种爱不长久，以后会变，但他们确实也做过一些善事。所以，我们要感恩，感恩他们，即使他们确实是十恶不赦的，但我们感恩他们那一念的无私，我们将永远记得他们那一时的付出，我们还未回报。我们也许会认为，我已经回报了，他为我付出时，我也对他

很好呀！我也当时付出了。或者说，我也当时心存感激了。但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只要是无私的付出，就不可能是等价交换，也不能估价出谁付出的更多更少。那样理解，你就永远不会懂得爱。不管你认为你回报了多少，只要是别人对你付出，尤其是无私心的，来自于爱心的帮助，你都要感恩，你都要懂得回报。因为感恩与爱是你与万物沟通的桥梁，否则你永远孤独的、寂寞的。

我们可以远离某些人，当他们已不值得做朋友时，或对我们的伤害已损害了我们之间的亲情时，我们如承受不起，烦恼，我们可以选择疏远他们。但是，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却一定要学会忘记他们的坏，多想起他们的好。如果你仔细想想，在这一生中，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自私的，我们自己也会办错事，我们也曾经可能有意或无意之中伤害过很多朋友、亲人，有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有时是因为爱里面掺杂着贪欲、掺杂着自私的念头，而带给了亲人、朋友身、心的伤害，无意中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我们要对此深深的忏悔。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懂得忏悔，只对别人犯同样的错误抱怨的话，你也不会真正懂得感恩。因为不懂忏悔的人，对自己对他人造的伤害不能有一丝恻隐之心，麻木不仁、无动于衷，那就太自私了。太自私的人，一定是事事时时以自我为中心，他绝不会管别人的觉受。而一个不知道、不懂得、不体谅别人痛苦的人，也不会真正懂得别人的爱。那他的生命同样是孤单、黑暗、冷漠的。

记着别人的好，记着别人对你的点滴帮助，从而感恩，从而把自己的爱心无私地回报出去，可以避免我们自己与别人一样变得自私、冷酷、麻木，变得世俗、功利，变得心口不一、狡诈而手段下劣，变得虚伪。人与人之间除了等价交换、互相利用之外，不再有你值得留恋的东西，没有人生来就想变成这样的人。我们觉得无奈，觉得自己发现不了爱，

无法生起感恩的心，只是因为我们太多的时间用来注意自己的喜怒哀乐，在意自己的喜好、情绪，因为太在意自己，故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会盯着别人所做的错事，记住别人对自己的伤害。我们不会很深刻地记住别人的善、别人的好，我们只会在别人的善、好、付出中享受，我们不会感激，只会占有和索取，又怎能谈得上感恩？！如果你有一刹那能忘记自己，能不在意你自己，以很平静的心走在大街上，以没有那么多妄想，没有那么多功名利禄、占有和索取的心走在大街上，那时，你即使看到一个清扫垃圾的人，你都会忽然从心底生起感恩的。因为在那一刻，你的心中没有名利、没有等价交换，你眼里看到的只是那个人在付出，同时还有你脚下干净的街面。你心中不会想那个人挣多少工资，因为说到底付出没有等价交换。你认为一个与你同样的人，清扫街道的劳动与付出，值多少钱？如果你有清净的心，少一点自私的念头，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许多无私的付出，都是你以前没有看到的，没有注意的，包括太阳的温暖照耀，花儿的芳香都会触动你的心弦。而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又为这个世界的万物做了什么？为被你爱的人，被你憎恨的人付出过多少？你又从这个世界得到过多少？虽然说这个世界的万物或人也许对你造成过伤害，里面就没有你的一点责任和过错吗？与其抱怨世界不公平，与其抱怨世界冷漠，为什么不先去感恩呢？不先去宽容呢？有感恩你就会宽容，你的生命才会拥有无尽的爱！

但怎样才算是感恩呢？小的方面，是对于给我们恩惠和帮助的人，给我们爱的人，我们要心存感恩。要懂得回报，最低要有回报心。俗话说：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是君子的行为，要宽容他们。大的方面，我们要对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平等地抱有感恩的心。这个感恩，并非是同情或怜悯，如农夫和蛇的故事。是我们要平等地认为万事万物都平等地对这个“我”生存的世界作出了贡献。想蛇也为生态平衡

作着贡献。每一种有情的或无情的生命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否则，我可能不会平安地生活。我现在得的每一分钟的安宁，每一份快乐，每一种幸福都不可能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里面都有无数生命在付出，我在平安地享受。故我应心存感恩之心，为此世界的万物付出更多，热爱这个世界，尊重、爱护每一类生命。不会因为生活中的困难或磨难来临时，而心存绝望。因为始终会有一丝阳光从你的生命空隙透进来，你始终能体会到爱与温暖！

一个始终心存感恩的人，他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爱的源泉，因他的心一直不变地回报着，爱着，也感受着爱，不管这种爱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这样，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那儿得到恩泽，即使是多么自私的人，他也不会抗拒一个人对他的感恩。这样，心存感恩，我们就会无意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爱的环境。在爱中，很多的误解可以化解，很多的伤害可以变得宽容，很多的仇恨可以消除。我们在这种环境中生活，我们的生命之路便永不会失去爱，时时会充满爱！

愿每个人都能理解感恩，学会感恩！

十一月十五日

天愈来愈冷，有时在房间写字还要戴手套，没有暖气，打坐都披着被子。中午稍暖和一点。自己有时一餐，有时两餐，没有饥饿感，只是冷时想吃东西补充热量。

在禅定中，如呼吸离出入，进入“观照”中“照”的阶段时，身体透明，如一面凝固不动的镜子一般，这时妄想杂念，如云浮在浩瀚的明净的天空，丝毫不影响镜子的透明、宁静，不影响定功，只是不空而已。

自己有时候，尤其身体不适时，会忽然生起对此世界的厌离心，那种感觉有时竟非常强烈，周围人的种种欲望、习气流露出来时，慈悲和

爱怎么也生不起来，只能时时观“无我”空性，才能把一切随“人无我”的观照而化解。

当观照“无我”时，所有的执着与憎爱像乌云一样忽然散开，心胸一下变的宽广起来。但一入到人、事里，乌云有时忽然又聚集过来，觉照的力量没有那么强，虽然并未丢失。还是自己修证功夫不到位。

如不时时提起警觉，尽量以菩萨的品质要求自己，那即使自己熟背三藏十二部，白天、晚上静坐，又能有什么意义？还不是凡夫一个，连君子都不是，还谈什么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普度众生。

写到这，忽想起前天晚上，关房里几只小老鼠跑出来偷地上纸箱里的核桃。当时我被他们滚动核桃的声音惊醒，便起床观看。一只小老鼠正用两前爪抱了一个核桃爬出纸箱，听到我床的动静，有点慌了，竟不择路，抱着核桃爬墙，墙上有布围，故老鼠的爪子可用力。爬了一小截距离，连核桃带自己滚了下来，我差点笑出声，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趣。昨晚，我把它进入我房间的那个洞用木板堵住了，老鼠们便咬那块木板，咬了一个多小时，但并未咬出通道来。

悟：

弘扬佛法，一定要使佛法能真正改变人的宇宙观，生命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人们能学习佛法后，真正地对他的生活、事业、工作，以及对社会、家庭责任有全新的认识，有全新的对待态度。对感情、欲望、名利等的追求上能明明白白，使人的身心健康，这是最低限度，否则佛也不能称大医王。其次，才是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否则，末法时代众生习气欲望太重，共业汹涌，众生随共业像山崩，无法挽回一石。像瀑布倾泻，无法留住一滴。只讲佛法的玄理妙义，谈空说有，人们纵使当下听了有道理，但东边日出西边雨，总是从这个理中钻了出来，又钻进了另一层迷雾之中，始终不能透彻。而且大部分人只是听了后，知道

佛教的大概是什么，好像做学问一样，长了一些知识。有多少人在做事时，还不是凭着欲望的驱使，名利的诱惑，真正考虑因果报应的太少了。真正信仰佛法的都不畏因果，何况只是对佛法有些理论上了解的人，什么戒律、什么因果、什么地狱、天堂、六道轮回，早置之脑后了。佛法脱离了生活，就是脱离了众生。末法众生要切实受益，切实地从传法人那儿得到觉受和体验，即使是电光乍闪，也会使他对生命的本来起一丝疑情，也会使他因疑惑、好奇而走进佛法的殿堂，深入地修证，学习。

佛的智慧是出世界之学，很少有人能一开始学习佛法即能领悟如来真实义，弘法的人没有任何实修实证体验，只是以文解字地讲佛法，自己都没有身心的任何转变，就不能真正荷担起如来家业。佛法是要实际地改变人的身心的，是要人悟入，证得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的。如一个人学习佛法几十年，身心无任何转变，只是增加了世界学问，满口佛话、佛学理论，那他学习佛法等于入宝山而空返，无任何收获。故弘扬佛法大业的人，具备正知正见后，同时具有修持的证量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末法时代，对佛法的弘扬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要谈功夫和神通是外道共有的，如连外道人都具备的能力，正法之人只是空口而谈，那不貽笑大方，佛法何能立足？！

但谈归谈，有几个人又愿意舍弃世界的恩爱名利，真修实证的？祈请诸大菩萨降世，救众生于欲海之中。

要修成一位真正的菩萨，每一分一秒的生命都是在为众生活，每一个念头都是为别人在想，如果有一念考虑了自己，有一念是自私的，有一念为“我”、“我的”在打算，有一念在乎自己的喜怒哀乐，在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那她就不是真正的菩萨！

如果做不到无我，做不到菩萨的等级，怎能成就佛果？！

十一月十六日

今天是农历十五，自己供香、莲花灯，为众生祈祷。忽释迦世尊在空中显现，说：“善哉！汝慈悲之心震动三千大千世界，我今赐汝一柄如意，愿将来见到你的人都会忘却烦恼，暂从病苦中解脱出来。”边说边从右方拿一柄白色的玉如意给我，我接后，世尊在空中消失，我叩谢。

自己在生活中，做到念念舍去自我，只要有自我的念头，自私的想法，觉自己在受委屈等，念头一冒出来，马上舍去。这样只做了一天，马上打坐时，境界就不同。

上座后，六根自然关闭，所有外界的境界、声音都不能入自己的心，根本就没有念头跑了，再拉回来的情形几秒钟后，呼吸就自然绵长、细匀，感觉自己定在一个圆锥形的金色光柱里。在境界中，也只要有“我”的念，马上舍去。能量源源不断顺中脉升入眉心、头顶，眉心自然向两边扩开。一会儿，身体内外透彻，对面供桌上的曼达盘印入身体里。觉所有的脉马上变得直而通畅，无任何堵塞。随定的时间愈来愈长，外呼吸转为胎息，身心进入一片寂定的光明之中，此光明不像水晶、琉璃，有意识中的色光，此光明是一种空无。在此空无的光中，觉自己，一切众生，包括时间、空间统统在此光明中像聚集的雾气一样荡开，消失得干干净净。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佛法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在此无我，无他，无菩萨，无佛的境界中，忽体验到六道众生无明烦恼的悲苦，众生与我无二无别，每一位众生都是我在无明中受苦，不能回到法界中来。大慈大悲瞬间生起。

悟：

如果对于美，我们只去欣赏，没有欲该有多好啊！就像看到一只美丽的小鸟，站在枝头鸣叫，我能欣赏到它华丽的羽毛、婉转的叫声。我靠近它，它已经就在我面前了，它并未飞走，仍然瞪着圆圆的眼睛打量

我。我忽然动了一念，我一伸手就可以抓到它了。瞬间，它飞走了。我马上为自己的这一念而羞愧，我刚才究竟想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想抓住它。它站在枯枝上，我站在树边，我们在互相欣赏，鸟、枯树、我都在绝美的风景里。只因我的一念而破坏了它。即使我抓住了它，把它关在金丝笼里又有什么意义？！它快乐吗？我又得到了什么？我将永不会欣赏到一株枯树上一只美丽的小鸟在快乐的鸣叫，在自由的飞来飞去，在静静的把我当作风景来欣赏。凡夫的一念，有时在法界中像雷声轰响一样恐怖。

悟：

人所有的痛苦、烦恼来自于自私。一个痛苦烦恼重的人，一定是时时、念念只想着自己得、失的人，只想着自己身、心觉受的人。一个陷在痛苦里，久久拔不出来的人，不是愚昧透了，就是如灯蛾扑火，只知道一条路，往死牛角尖钻，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太自以为是了。太爱惜自己，认为自己太好了。

在法身的光明中，万物，六道众生，诸佛菩萨与你同在，无须臾的分离。你怎会感到孤独、寂寞、修行的枯燥呢？！

一个人如具备了四无量心“慈、悲、喜、舍”，那他的身心都与佛菩萨的法界相通。在转化气脉时，所受的加持要比不发心、心性无转变的人多的多，转化上也快得多。心、身本为一元，你心通达哪个法界，身体的气脉自然受哪个法界的加持。你心是凡夫心，贪、嗔、痴、慢、疑都有，那气脉怎会打开。如你心已是佛菩萨的心，那生理如果不转化，绝无是处。一定是你的理还不透，做的并不到位。但如是佛菩萨再来，那他可能为众生担业，可能以种种方式了缘，另当别论。

十一月十八日

我不相信，一个非常渴望财富与出人头地的人可以学好佛法。他连最基本的出离心都没有。他学习佛学，也是希望从佛法之中能找到获取财富与出名的机会与途径。但他不明白，他只能会失去更多而一无所获。大道之理岂是这种人可以窃取的。即使他明天冒充法师，学了几句口头禅，骗了几个人，得了一些名闻利养，但还有漫长的因果报应与轮回等着他。他连“空性”之理的边都沾不上。奉劝这种人能先静下心，反省一下自己的欲望与生命的无常，否则只能误人误己。

小乘的“人无我”虽不究竟，不能出三界轮回。但证得“人无我”的人，可以顿超此世界的人、物、事外，却是从此世界，从人中最干净、最彻底的出离。如果能从此基础发菩提心，接到大乘的六度万行上，那布施、持戒、忍辱将会做的很完美、透彻。因“无我”，人会彻底的布施。因“无我”，戒就不成为苦行，也不成为戒，自然合于“戒”之中，可以得真正的戒体。因“无我”，忍辱也成为空谈，根本找不到受辱的对象。当然，在禅定上，也可以超越小乘人的断灭定，而证入法身境界，与众生、诸佛菩萨成为同一法体，进入菩萨境界，进而生起大慈大悲，智慧渐圆。在此基础上，真正无我、无他、无众生、无佛菩萨，彻底溶入性海。在此，看到万法平等安住，是法住法位，世界常相住，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大彻大悟，彻底从轮回之中解脱，达不生不死，无涅槃的境界。

早上，在外面锻炼身体完毕的时候，我站在那儿，静静的思索一些问题。我心里发愿，愿每一位众生都是快乐的！但众生的快乐却是建立在欲望和习气的满足之上的。每当我看到别人欲望的赤裸裸流露时，内心却会生起厌恶之情，不能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这与我的愿力是相违背的。但如果任每个人陶醉在自己欲望的满足之中，不去指正的话，是否也不对，不能算菩萨所为。忽又想到：问题在这，你是否已是一位脱

欲的、有能力帮助众生的菩萨，如果你自己还有欲望和习气，你对别人习气的厌恶和指责就变成了一种分别心，除了帮不到任何人，反而会引起他们对你的嗔恨与厌烦。而且对你自己的修持也是有害无益。

此时，我想到了昨天看书密宗的嘎举巴祖师，他对上师的体认是这样说的：

这位宝贵完美的上师，
不论做什么都是好的。
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殊胜的。
在他的手中，
即使屠夫的坏工作也是好的，
也可以利益禽兽，
这是因为慈悲心的缘故。

当他行邪淫时，
他的品性增加，新品性产生，
这是方便与智慧相结合的象征。

他用以欺骗我们的谎言，
只不过是善巧的标帜，
他以之引导我们走上自由之路。

当他偷窃时，
偷走的东西将变成生活必需品，
可以舒解一切众生的贫困。

当这么一位真正的上师呵责时，
他的话就是，
消除悲哀和障碍的有力真言。

他打你就是加持你，
可以产生二种成就，
并且使所有忠诚和恭敬的人高兴。

当时我看完这些话语时，我从内心生起对嘎举巴祖师的崇敬。我认为，当一位弟子具备如此的品质，以这样的心去看他的上师时，不管他的上师是否成就，是否圆满，弟子都一定会成就的。如果这样，弟子假如是遨游太空的飞船，那师父只是启动火箭腾空的那个钮。弟子是熊熊大火，师父只是点燃它的那一根火柴。这样，修证佛法就是弟子的事，而不是师父的。弟子只从师父那得到他修持需要的，因为感恩，同时从身心表现出对师父无穷尽的恭敬与爱。

我转而想到，我们既然能如此去恭敬我们的上师，我们为何不能把对上师的这种恭敬和爱给予身边的每一个人呢？当这样想时，我的心豁然开朗，每一位众生仿佛都在我面前变成了上师，我的心因恭敬瞬间变得非常柔顺而臣服，变得非常谦虚、纯净。当别人问我佛法的问题时，我也在回答，但那只是回答问题，并无任何“度”众生的概念和影子在里面，因为问我问题的人也是我的上师，我除了恭敬的回答外，不能作任何其它想，同修们也喊我吴老师，但在我耳中，那与称呼小草、小树没有任何区别，并无任何“老师比学生高、懂的多”的影子在里面。称谓变成空谷回音，不具备任何意义和概念。

随之，宇宙的万事万物在我面前都具有了上师的品质，因为我心的

臣服、柔和，我恭敬、爱世界的每一有情无情，分别心在那一刹那嘎然而止。我体悟着万事万物给予我的加持。我不再有任何执着，我执破裂了，我与宇宙的万物同处，同住，同融，同体。

当我们从佛经，上师的开示或万事万物的启示中悟透佛法的一个道理时，马上就把它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让自己的身心照着这个道理去做，这就是实证佛法。并不仅仅只是打坐，闭关，做加行。

在修证佛法中，所有的加持与修行者的心量成正比。拥有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的人，他得到的加持也是无量的。这种加持不仅来自于诸佛菩萨，因他的心与诸佛菩萨相通。而且来自于众生，因为他与众生平等地处在同一性中。还来自于他自己的自性，它显露了他自己果位上的品质。

十一月十九日

在修持佛法中，因心物是一元的，你触及到佛的理论、见地，你的思想意识在转变的同时，生理一定会同时变化。除非你没有深刻地用心领悟佛法的真谛，看经只是在眼前过了一下，大脑记住了几个佛学名词概念而已，用记忆来学习佛法。如用心学，定会信，受，奉持。人的习气、欲望定会有所改变。行为意识都改变了，生理一定会随之起变化。

如配合禅定修习，生理转变会更快捷，习气、欲望能更快地转化。

在生理的转化中，我们不能不提到气脉的变化。因为这个色身未转之前，每个人都没奈何，明知见地上是四大皆空，但哪一个人能空得了这个肉体。意识上可以忘我，气住、脉停、心休时可暂时在禅定的状态中无我。但出定后，肉体仍然无法化空。有肉体，就会有微细的执着。何况初修行人，纯粹是粗重的执着。如气脉不能彻底转化，肉体不能像莲花生大师一样化光、化空，心要无分别执着很难。也只能瞬间在佛菩

萨的加持中，在定力中，在闻、思的功夫上，在宿世累积熏修的力量下，见到一个相似的空性之境，明白佛说的真空生妙有的境界与证量，而真要能圆满地了解如来真实义，除非你三身成就。否则并不圆满，究竟。

在色身的转化中，你的心神可以通过三界。比如：当我转化喉部气脉时，便会在禅定境界里看到一个海，此海在人体的口中位于舌下、喉结前的位置，通中脉。而此海是从色界天进入无色界天的通道，叫香尔海（或腥尔海）。在此海的上方，云集密宗的空行母。此海水看上去不像人世界的水，而是光水，像光合成的水。慢慢地，此水开始由浑浊的死水变的澄清，发净明的蓝光，透彻清明。诸空行母在空中说：“水澄清了”。然后几位空行母合力抬一箱子，打开箱子，将其中的香粉一类的粉末洒入海中，并说：“世尊的东西今天又派上用场，好久未有人成道了。”海水吸收了此粉后，便逐渐缩小，凝固。最后海水消失，只在一个凹下的，有阳光的地形里，一道光柱从下边一冲而上，顿时，眼、耳、鼻、舌中，耀眼的光明流布。此时，空中有释迦世尊的像出现说：“善哉，善哉……”而后看到诸空行母全部回到释迦牟尼佛的颈部消失。

虽三千大千世界都为虚妄不实，执着于色界、无色界的境界，与执着于娑婆世界的境界无有分别。但每一个修行人在成就佛果时，尤其修报身时，在生理上的转化都要经历诸种幻境。如不能成像，也以各种光显现。如修行人不懂此种境界与光的真实意，只要心里稍好奇和对神通的追求，就很容易陷在此种种幻境中不能拔出来。或定力不坚固，心不能时时安住的人，只会走火入魔。如果见地到位，而且熟知脉与光、像、境界的关系，而且知道这是在哪一界的境界，同时也知道执着此境界同执着人界无有区别，为求佛果，心不能住于此，那即会马上放弃此境界，就像愿意放弃人间的贪、嗔、痴一样快，那生理气脉的转化就会稳步前进。当然，如你有大威德，完全可以游戏于各界之中，参访或积

功德也无妨，因既知是幻境，无我无他，随缘在三界做事，大菩萨等级也。

境界与神通虽是虚妄不实，但也不能不讲，使一些因此而走火入魔的人能悬崖勒马，如只是一棒子打死、闭口不谈，众生愈是好奇，愈容易在各种境里玩的走不出来。

如要在三界的境界里玩，正见不失，除非你法身成就。

写完后，见文殊菩萨，文殊说：境界的事不是不可以谈，但众生达不到。你的见地也不是不对，但圆满后绝不会这样谈见地。

悟：

体悟人无我，法无我后，忽人、法皆空，诸法无有生处，无有灭处，无所住处，得法、化、报三身之境界。

体悟“人无我”时，人不能空，只是在人找不到“我”的存在。境界中，身心常如浩瀚无云晴空一样，发蔚蓝色的宝石光，此光在行住坐卧时，随时能现起。在此光之中，一切万法皆存此“大我”之中，体悟与六道众生同一性、同法界融为一体。心无所生处，法身境界。但当此“大我”舍弃后，众生、万法皆消失，体悟诸法无我，无自性，至此无我、无他、无众生，人法皆空。到此境界，瞬间心无所住，自然而安住本位，报身境界。（只是悟入，未证得。）

自己有时暗忖，佛法正见中，心身本为一元，但自己为何心里有时领悟的佛理，却无法从身体行为上体现出来。今天忽警觉，是我们每个人平时就不能身、口、意合一，平时做事心里想的，口里说的与行为做的都不能一致。在修证佛法时才出现了如此障碍。（晚上休息时，随便翻开自己前边的日记看起来，忽看到圆照法师传自己金刚心法那一页，看到身、口、意合一时，心里忽像被什么撞了一下，马上醒悟，自己如平时做事不能心身合一，怎能唯在修证佛法时求心、身合一。谢圆照法师

加持，自己一定不会辜负法师厚望！)

十一月二十二日

做人太久了，差点被人的贪、嗔、痴、慢、疑，人情世故，活埋掉。拼命修行，想要个了处。已不能从“人”这个幻境中时时生出“幻”的觉受，常会觉得灰心、失望、压力和烦恼，有时想逃离。实相无相的正见还在，也能通过闻、思、慧慢慢去思考放下。但本来实相和无相是同时俱在的，但自己还是执这个“我”，这个人身，而不能同时现起此正悟，即使偶有，也无法保任。尤其这个生理对心理的影响太大了。但身心本为一元，反过来，还是自己理不透吗？或是理论未化为行动？因太爱惜自己，故常常生理的觉受要比心理的感悟有力的多，它常会牵引着心沉入地狱，沉入黑暗无明之中。

为何我们的心力不够，杂念太多，心神飘忽、无定力。有定力即会改变我们的一些习气，克制一些欲望。但真正欲望习气的解脱却还是要智慧的。

原来认为禅宗很难修的这个色身转化，但现在认为，只要你真的按照正知正见指导自己的每一念、每一行为，那一切都变成修行，自然到一定时候，我、人、法俱与空性契入，而真空生妙有，色身的气、脉安有不转化的道理。是真正的无为，是最高的，无时无刻不在修行之中。但要达此境界，最低也需见性，才能具足正见，从闻、思、慧来的见地总是别人家当，靠不住。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昨晚持文殊五字咒，用梵语持。持咒中，文殊来加持，告诉我准确持法。我观想文殊坐在我头顶，他持一句，我持一句。文殊让我先观想

头顶开口持咒，又后脑有口持咒，三个口同时持咒……后觉全身每个细胞都是口在持咒，小腹鼓动剧烈，像在大幅度模拟胎息……持咒中，全身非常舒服、温暖，几乎止息……持完咒，洗足休息，这晚睡的特别好。

早上起床后，看到人时，觉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化身，这是离头脑的思考和闻思慧的，只是一看到别人，同时就生起那种觉受，觉的是另一个我在那儿，以前从未有如此直接的感觉，而那种感觉并非是停留在理念上或视觉上，而是一种我与每个人有种内在的深层的联系——他就是我，我了解知晓他的一切、内心活动和思维。

记得昨晚在持咒中，我也是第一次身心同时生起我就是佛的觉受，而且无丝毫怀疑，心非常宽广而安定，没有一丝动荡和疑惑。前几天看到喉部与恶鬼道众生相通，现在，我马上看到还有病的喉部忽金光四溢，而且从全身每个毛孔都射出金光。盖因自己的心理、见地前段时间并未圆满，故身为凡夫身，当你的见地一念到了佛的见地，你的身马上为佛身。当然昨晚有文殊的加持，因自己的见地并未到佛见。但昨晚的境界使我马上想到了小龙女立地成佛、转龙身为佛身，我们常说理事无碍，我们何不能像龙女一样顿转色身，还是我们未到佛的见地。否则，身心一元，气脉立转，立地成佛！我问文殊菩萨，是否这样，文殊说：“是！如到佛见地可以。但没有人可以一下子到。”“那如是倒驾慈航的再来人呢？”文殊说：“再来人都有各种使命和因缘，有时转了别人也不知道。”

上午持咒，持六字大明咒（梵音），文殊菩萨让我观六字大明咒音从全身每个毛孔出（像每个毛孔里都有持咒的声音扩散出去）。一会儿后，文殊又让我观大明咒音从宇宙中传出，从我身体的每个毛孔入于身内。这样持一会儿后，又让我观六字大明咒一声从每一毛孔出，下一声又从每一毛孔入。这样持一会儿后，文殊告我，不要管是出还是入，随六字大明咒出入。这样我在定中，觉有的六字大明咒出，有的入，入的多出

的少，入的越来越多，出的越来越少。然后便觉所有的咒音全部聚集于中脉，身体中心像有一根白色光柱，光凝住不动，我停止持咒，呼吸离出入，而且宇宙中的山、树、天空、大地，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一切一切统统向我聚集过来，被我摄入中间的光中，我的身体也被摄入，光柱消失了，只看到似乎心脉部位有一点光，而且像一朵准备打开的花朵。文殊菩萨说：“只开了二十八条脉。心脉全打开了，其它脉很容易就开了。”忽然，文殊菩萨骑青狮从头顶一跃而下。在定中，觉头顶（无身体，只是觉那是头顶处）离心间这段距离不异于万丈深渊，我看到空中有很多天人在惊呼，他们一定是看到文殊从上面跃下。我不知道，在他们眼中，文殊显什么相，而且从我头顶到心轮这段距离，在他们眼中有多远，看他们的惊恐相，不亚于我们看到一个人飞身跃下万丈深渊，而且深渊下是地狱的样子。文殊立在我的心轮中央，显大威德相，大吼一声，我看到一道白色光气从大威德口中喷出。此时，我感觉喉部持咒很疲劳，但忽动了一念，刚才见到那么多天人立在身旁，如我现在持咒，如他们能听到，岂不对他们有很大加持。这样想时，马上用心持起咒来，当我持第一声，忽然看到心脉的花有几瓣开放了。文殊赞叹曰：“善哉！这是你一念慈悲的功劳。”我听后，非常感动，心想，自己为众生只付出了这么一点，诸佛菩萨和众生就给予我如此大的加持力。竟感动得差点流出眼泪。下坐休息。

今天下午打坐中，忽又回到当年在韶关南华寺拜见六祖真身时，问六祖禅宗心法的情景。自己又看到那光和随光出现的无数“心”字。忽悟心即是佛，禅宗心法也是诸佛心印。出定后，问文殊菩萨，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文殊轻轻严肃地说：“不知道。”无异于听到晴空一个霹雳，大智大慧的文殊菩萨说：“不知道。”让我顿时离思维，离任何言语相定

在那儿！我瞬间更进一步了悟了禅宗的心法，至诚顶礼文殊菩萨！

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还不能用离相的心谈见地。如果用离相的心谈，那平实的语言也会有大加持。

曾一次用离相的心供养，诸佛赞叹。但自己无法保任那种身心的感悟和觉受。

虽无数次解悟实相无相的道理，但并不透。说明自己心中还有执着的东西，希冀的东西，有憎爱分别。色空不二的觉受无法生起或保任。

早上起床，静观此世界之人，欲望像溃堤的洪水一样泛滥，无有节制、没有约束，似乎此世界发生任何稀奇古怪的事，人们都可以包容理解。科技的发达，使所有带有争议刺激的事通过网络、电视、报纸以最快的速度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看的多了，渐渐麻木了，有的也学着做，人们不惊不怖，无大惊小怪。反而是发生一件见义勇为的善举才会引起一番唏嘘，惊叹现在还有这样的人。

人们在欲海的横流中，有太多的诱惑和刺激，但要想在此欲海中漂流，心想事成，钱是必不可少的通行证。于是，拜金主义油然而生。有钱，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满足自己感官和生理的任何欲乐享受。也许开始觉有些东西用钱买来不太习惯，但很快大家就在那种享受中习以为常了。因为付了钱，不管做任何事就可以不负责任，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买来的东西当然是由我来支配。欲望太易满足了，就显露出了金钱薄浅的一面。有钱的人开始空虚，渴望不用钱就能得到的东西。因为他们觉用钱买的东西总是商品性的，人为的造作太多。所以他们又开始花大价钱去寻找天然，自然，他们认为是纯朴的、真的东西，来填充他们那永无

止境、永不满足的欲望。无钱的人在欲海里苦不堪言，欲望的煎熬、相互的攀比，觉无钱便连尊严有时都失去了。没有人看的上你，没有地位。最主要的是别人拥有的为何我不能拥有，在此念的鼓励下，变成拼命赚钱的狂热份子。慢慢，很多人不知道生活，只知道赚钱，赚钱的本身成了一种刺激和乐趣，成了尊严的显现、地位的象征。赚的钱愈多，心里觉会安定、无后顾之忧，但究竟赚到多少是个够，赚到何时才能让自己觉足了，足以无忧无虑生活了？永无止境。欲望与烦恼并驾齐驱，使赚钱的人，已忘记了自己赚钱最初是想做什么？难道真的只爱钱吗？想想也不是啊！

欲海里无法回头。人们知道错了，知道这种生活会毁灭自己，但就像吸毒的人一样，已无力自拔。

父母、老师为人师表，全在欲海中沉溺，纯净的孩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学在行为上。父母、老师的教诲便不再有力量，变成空穴来风，徒增笑料。

佛法慈航普度，怎样救这些人们。他们也许会上船，但戒、定、慧对他们太难了，持戒就会像把狮子关在笼子里一样，面对外面多姿多彩、无处不在的诱惑，狮子会咬坏一切而逃离的。尽管他认为信仰是高尚的，但他会觉那实在是圣人所为，只能仰视之。而且他会怀疑那开船的舵手是否已具足了经验可以带他离开欲海，是否跟他是一样的凡夫，只是骗他的船钱而已。

现代的城市人，见多识广，对理论上的东西领悟也快，故才有似乎连蚂蚁也会说几句禅话。但大家不愿实证，第一是太难，大家未见到榜样，大家见不到成道的人。第二是欲乐不愿放弃，并未觉太苦，而生出离的心。至于死后是否有地狱、天堂，大家不想去关心，反正不知道，也无时间多想，无暇关心，觉自己也未害人，也未做多少坏事。岂不知，

大家都已坏在一个锅里了，谁也不觉谁有多坏，自己也感觉良好，从来不想，自己的每一念都自私、冷酷、无情、无感恩心，不知报答，多疑、嫉妒、嗔恨、傲慢、贪婪、见利忘义、好色等等；善良、正直、仁爱、助人为乐，非礼勿视、非礼勿取，受人点滴之恩涌泉相报、敬爱师长、孝顺父母、随喜别人等等美德已全在自己的每一念中丧失殆尽，而自己还以为自己是个善人、是个君子。殊不知，早已失尽人的美德矣！三恶道的种子已经在播！

悟：

人无我，万物无自性，万物在法界中无有归处，本来如如。常寂光的光明相、流动相、暖相，是自己意识不止的错觉，像船行岸移的错觉。地、水、火、风，完全是错觉。船停岸移的错觉自然消失，意识止，四大自然澄清，还本来面目。意识并无生处，如空花，也是幻影。意识、四大本还是“我”的重重幻影。

阿赖耶识、末那识、空识也还是意识范围。只是此意识逐渐变化，有法身意识、化身意识，已不在人的意识范围。超越人的等级的意识，在人的粗重状态下无法认识，察觉。万事万物、法界的生灭意识，太细微，不在人的意识思维、认识范围。

常寂光也是幻影，因我们曾在此土一念无明，便留有此光的错觉。

我们要证得我们的本来样子，那种圆照的实相。

因为意识的迁流不断，我们形成了对三千大千世界的觉受。便有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的错觉，便有轮回不断的错觉。

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天，对身心的执着忽然放开，身心马上体会到了“宽坦”而住的觉受。

十一月二十六日

用一颗平等的心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众生平等，法界平等，你的心才能安住于此世界的一切事物中。

但要拥有“平等心”，只能“无我”，“我”是平等心最大的障碍。

故在日常的修行中，我要能做到每一念、每一行为中，念念无我，只要有“我”就舍去，因念念无我，那每一行为就不会围着自己打转。这是心性的修证。

在色身的修证中，风归入火，火归入水，水归入地，地归入空，这样身心回归法界，身心回归性海之中。

此时，报身成就。

（实证中，肺呼吸停止，转入胎息即内呼吸，内呼吸引发拙火，拙火引发暖相，即风归入火；内呼吸停止，引发真息，真息、暖相凝然不动，发生光明，光明逐渐沉静，化为空明，即火归入水；此时，空明发轻安相，即全身清凉，空明与轻安持续进入“无我”，水归入地，地归入空。）

十一月二十七日

早上起床后，一人爬到院里的凉亭上眺望远山，活动活动身体。凉亭建在院中一块近似椭圆的巨石上，有石阶可以上去。

站在凉亭上，活动完身体后，便无意识地持起六字大明咒来，持十几分钟后，自己忽觉有些说不清的恐惧感，睁眼四面看看，只觉凉亭周围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对着凉亭上方的天空沉沉压下来，与地气连成一片，巨石上长的枯草与树枝动都不动，而且都微微向凉亭倾斜。我站的地方似形成一股巨大的漩涡，一切都向这边旋过来，凝固的空气泛出蓝光，那种死寂的静与蓝色的光让我觉不安。我活动活动身体，并未改变什么，我像站在一个巨大的死寂的空间里，记得刚上凉亭还有风，树枝

还在摆动，现在我觉得别说风，似乎连一丝气都透不进这个空间来。我知道，自己无意中进入一个“场里”……

上午在定中，一个老者带我进入一个有长长通道的洞里。洞里全是水晶，一个女声在空中说：“进入此洞，即与我有缘。”我只闻声音，不见有人。但我心里知她是水晶佛母。她说，我现在传你水晶佛母心法。

水晶佛母心法：

观想水晶佛母坐在头顶，全身每个毛孔里都坐水晶佛母（可能是她为便于我观想，我看到一巨大的水晶石上显出一张模糊的脸），我便把水晶佛母观想成一块长着模糊脸的大水晶石。

然后持水晶佛母心咒：嗡，哈巴拉，吽（哈巴拉为水晶佛母名号）。

在观想与持咒前，我看到我把自己的心脏从胸中掏出来给了水晶佛母，记不得水晶佛母显的相，她接过心脏后，对着它大声持上面的心咒。一会儿，心脏变为水晶的，她又交还给我，我放回了胸中。

水晶佛母住无色界天的最底层。修此法时，全身似变成透明的，也不发任何光，并无世俗的琉璃色光或水晶色光，只是一种空明，远近的景物全部印在这种空明中，看不到自己的身体，山、树、座下的石头等。睁眼看了看亭子下边，看到一个人正在楼顶，心中并未想什么，只扫了一眼，一闭眼，自己马上变成那个人。以前常有这种现象，但未这么快，图像也无这么清晰。便不再玩，安心持咒。自己身心、山河、大地、人物、法门均是幻境，修持不过以幻除幻，心空空落落，定境中逐渐放弃自我的执持之心，也不对治幻境，无我无他，一切自生、自显、自然。

十一月二十八日

晚上静坐，觉胸腔忽升起一股气流，顺颈部而上。同时，胸腔空旷起来，而且充满光。随之，整个上半身内外成为空明，肺呼吸停止。那

股顺颈部而上的能量非常强大，自己感觉到牙齿、牙床、口腔上天花板充满光明，发涨、发清凉。随之，舌发麻、发凉，而且非常柔软的在口腔中自然向后卷曲。身体轻度发热、绵软，随之身体觉消失，我试着将意念向心轮部位守。以前在坐中，虽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但意念还是能准确地找到身体各部位所处的位置。但这次不同，找不到心轮的位置，偶觉找到了，便觉有强有力的光将自己的意念顶起来，自己的念力只能向顶上走。我只好观想头顶三寸多高的地方有一梵文“嗡”字，但光并未随意念冲出头顶，还是在胸腔与六根里充斥着，胸腔与头部有鼓胀感，而且此光明非常厚重，觉胸部以上全成了厚重的水晶体。随意念守“嗡”字的专一，头顶似乎横空响了一个霹雳。自己放弃任何意念，变得空灵、无念，慢慢自我的意识开始若有若无。以前也入定，也有种种觉受与体验，但这次的觉受是从未有过的，而且在修证方面似乎有质的飞跃。

十一月二十九日

早上起床，原准备去凉亭静坐，但又觉外面天阴沉沉的，有点冷。便坐在床上，刚静下心来，眼前就浮现出二祖断臂求法的情景，而且像自己就在旁边观看。似乎听到了达摩祖师的心声：“诸佛跳出三界，超越轮回的无上密法岂是不愿为法忘躯，不愿为法舍身的人就能轻易了悟和得到的。”自己忽觉惭愧，马上起坐，带上座垫爬上了凉亭。

在静坐中，诸心销落，自己找不到包容天地万物的心，也看不到住在自己体内，及住在外面山河大地的心。自己轻轻地安住着，因无心，意识开始消失。意识消失后，眼、耳、鼻、舌、身成了一件机器，它们只能听、看、嗅、尝，但却不能分别。这时，自己回忆起自己在母胎中被分娩时的情景和觉受：母亲的阴道壁似两座有光明的悬崖巨壁，中间有一狭长的窄缝，自己拼命从那条窄缝中向出口处蠕动。在自己的后面，

有红色的光和火焰，自己无任何分别的意识……

在禅定中，看到自己眼、耳、鼻、舌等处的许多脉道因平时的分别执着，而染污很重，而且大部分都歪曲不正，当自己进入无心的状态时，一切脉自动净化，脉自动开始矫正，眼睛和口腔的脉损坏最重，染垢也最厚。这说明，六根中眼、口平时造的业重。

十一月三十日

打坐时，持六字大明咒，观到宇宙所有的声音都被六字大明咒摄持，像七色光旋转着汇入六字大明咒，六字大明咒化为一白色光点。此时此白色光点成为音声海，随之，整个宇宙，有形、无形、地、水、火、风、空、识等全部被六字大明咒摄持，六字大明咒成为空性之音，超越有声无声，超越动和静，成为一切之母。

此时，自己虽在持咒，觉身心住入咒之中，不是住在咒的声音上。耳朵似乎不是在听声的功能上，而是看到六字大明咒在放白色的光，而看到的“六字大明咒”并无形象和住处，因为心住于咒中，故耳朵看到的咒无处不在，但也并无一处有咒存在。眼睛似乎能听到持咒声，体会到六根互用的觉受。

忽身体化作一白色凝固光柱，上面有嗡、嘛、呢、叭、咪、吽深深嵌印其上，发出金色的光。有时，身体又变成一飞速旋转的海洋漩涡，六字大明咒快速随光明旋入漩涡深处。

十二月一日

早上看书困盹，竟靠床头睡了，大概是五点钟。在快醒的似睡非睡中，脑中竟出现了“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现前。”这首偈语。而且在那种状态和境界中，重又观看万事万物缘起于法界又缘灭

于法界，法界本空，缘生缘灭如梦幻泡影，等同空花。而每一人物又都本是法界本体，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众生执着，迷于等同空花的幻境幻相，不能认出成、住、坏、空即是法界本体的显相，是众生执幻显现的假有现象，法界本体并未生灭。明白此理，万事万物不生不灭的实相便呈现在眼前。

下午去后山，因走错路，爬的较辛苦。在后山的凉亭里静静站了一会儿，觉自己仍然有执着的东西，对宇宙的实相时迷时悟，无法圆融透彻。

十二月四日

这几天觉大脑愈来愈清晰，对佛教理论，宇宙，人生等都能俯视着看，似乎愈来愈明白。

对周围的环境和人有时觉如同幻境，以前也有此感受，但以前的觉受似乎停留在意识的角度，只是意识上觉一切都如梦幻泡影，一旦有人或事触动了自己的习气等，便会烦恼、生气等又迷在其中，虽能尽快放下，但总是有执着的刹那。但现在对一切如幻境的觉受却如同是身、心同时在感受，像自己非常清醒地行走在幻境中，而且这些幻境变化无常，自己时刻明白。但幻境中如地狱等众生的苦却又时刻牵动着自己的心，在如幻境般的觉受中，却又有真实的体验，会有无缘慈悲生起。

觉自己对佛法的体验又深刻了一层，虽并不能时时保任上面的状态，而且自己也知道并不究竟圆满，但终是在实证上又进了一步。

十二月五日

早四点半起床，读上师之书，忽热泪盈眶。上师反复叮咛，谆谆教诲，对欲开示的密法苦口婆心，再三对比讲解，而且还希望不同根基的

人都能从中有收获，总是不厌其烦，面面、点滴都要俱到。想想这些大德上师他们这样是为了什么？如无大慈大悲之心，怎能做到！自己如不精勤学习，愧对诸位上师。

十二月七日

“重复”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们的某个行为成为习气，只是因为我们曾无数次的不停重复了这个行为，心理的或身体的，才使它成为了习气。那么，要改这个习气和毛病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改掉，我们也需要不停重复“改正”，如水滴石穿一样，总会让这个习气和毛病慢慢从我们身上消失的。

十二月八日

气脉的转化还是以心理的转化为前提的。觉每在见地上有所突破，气脉的转化就会马上跟进一层。如只修定或气功，心理见地不到位，通了的气脉还会堵上，转化更不会彻底。

故如果我们真具备了佛的圆满智慧和大慈大悲，那气脉自然转化，生理马上即可转化。身心本为一元，真实不虚，只是我们的见地始终并未圆满，还有欠缺与偏执的地方，故在行上也做不到，生理转化上更难达到。就像我们的心性一样反复不定。

十二月九日

我们本来具备了完美的菩提心与佛的八十随形三十二相好，但我们总不能正信。总是有粘着在凡夫的身、心上。凡夫之身、心本是幻化，本无自性，但我们着相，随色、受、想、行、识转，而又通过修证，要破此幻像。既是幻像，根本就不会有着力处，如你的心有着力处，下脚

处，只是多了一层执着而已。佛说“以幻除幻”，但几乎每个人都会陷在修行的幻境与身心的幻境里走不出来，而是两边都粘着，都执着，两边都不能知幻离幻，都不能即有即空，即用即空。

学习佛的见地，要在修证及日常生活的每件事上透得过，才能算变成了自己的见地。否则经、律、论都只是白纸上的黑字而已。即使你看了说了出来，与你修证成佛又有什么关系，每个认得字的人都会。你说你经过了思考，而且理解了佛说的知见，但你在修证及生活中并未在事上透过，那是你的见地并不透彻明了，你对佛说的也只是你的揣度而已，并未到位。故真想即生成佛的人要处处在事上检点自己，以明了自己的见地究竟有多高。不要以为看了几本佛经，学了几句禅话，“修行了”几年就自以为是。以上主要是说给自己听。

今天站在阳台看远山，当目光落到面前的枯树上时，心中忽现出四季的变化，从面前树木的繁荣枯败，万事万物的生生不息中，忽然看到了涅槃。那是一种超越身体与意识的状态，自己伫立在空明中，无我无他。

十二月十日

有些朋友太喜欢得到别人的赏识，尤其是自己看得起的人，为这点薄名而累。其实，坦坦荡荡做人，真真诚诚待人，别人赏识不赏识，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事。何况修行人，成佛做菩萨是自己来做，与任何人都无关。即使是对我们的上师，只要有恭敬心，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去爱他，至于他对我们怎么样，真的无所谓。

十二月十二日

得法身见后，定中的“照”便可称为“圆照”。圆照时，呼吸、念头

一点都不能打扰你的定，身体中全是空明。就像广大无边的无云晴空中，偶然有风吹过，或有浮云掠过，丝毫不损伤晴空空明的状态。

此时，在日常生活中，别人无端指责你时，不会生起嗔心，也无烦恼，但观到所有的觉受包括心理的或生理的，皆从光明而出，又化于光明中。好坏、善恶无任何分别。

以前在打坐中，常会反观到自己的样子，也能看到自己打坐的姿态，但这还处于“观”的状态，既有一个观者，也有一个被观者。等修行进入“照”的时候就不一样。昨天自己在坐中，就被自己吓了一跳。自己在坐中，刹那中忽看到一个大动物与自己几乎是脸贴着脸对面坐，自己在定中吓了一跳，一愣神，才看清原来是自己照到了自己的样子。

一般人刚开始学习定，也能从观进入照的阶段，盖因气脉没有转化，未证得法身，故身体中不能生起光明，不能进入空明的状态，故那种定一方面可能还停留在理念上，属观想出来的。另一种属小乘寂灭定，无空明显现。而且即使有光明，有的是一点、一片链状或一团，这都是还未圆证法身光明，虽也属见到法身光明，但不圆满、究竟，故在空性的见地上也不能圆满。在定中的观照上也不能称“圆照”。如能进入“圆照”，就会有观音菩萨的“照”见“五蕴皆空”，只是时间问题。

在整个修行中，由空性显出的光分几层：

第一层是初期的光明，此时光有赤、橙、黄、绿、青、蓝、紫，有颜色，光有时强、有时弱，有时大、有时小，有时耀眼、有时灰暗朦胧。

第二层时，颜色渐单调，一般会成为白色或金色，白色多。光亮度与面积也不稳定，时有变化。

第三层时，光明呈水晶体或琉璃体，此时，光明开始稳定，但光明偏重明的一面。

第四层时，光呈“空明”状态，只有明而不知有光，但亮度却比以

前要清晰。

第五层时，“明”也消失，此时才是真正的“空性”的光明。

其实，在光明的逐层变化中，也是业力逐渐消除，定力逐渐增强，智慧也次第开启，一直到圆满的过程。到此时，即是真正报身成就。因为光明是属于色身的转化的。

感悟：理论、觉受与证悟是完全不同的，理论还只是文字，只是思想，是虚浮的东西，还未与你发生什么关系，你在日常生活中该干什么还照样干什么。而觉受已与你发生关系了，在修证中，偏重于心理的觉受，就是境界。身体的觉受，就是生理的体验。这时，理论才不成为空谈，你才可以说有一点“见地”。但这样的见地还是不完美的，你的见地里还常常拿出“理论”来补充，才能说明事情，才能说服别人，故里面有绝大部分“见地”还是空谈。但证悟后就不用了，身心的体验完全与理论相契合，完美地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身心完全由凡夫的贪、嗔、痴、慢、疑转成佛的大智大悲。故我们有些人有时禅定修得好了，会有身、心的种种觉受，会认为自己已经证悟，其实还在道位上。只要在道位上，别说身心的转化完美，就是见地也还有偏执的东西，并不透不圆。因身心本为一元，转化是同时的，虽心可顿悟，事可渐除，但在习气、欲望未除的过程中，你这个顿悟的见地不能算圆满，不是正等正觉。如你真是证得了佛的见地，色身同时已转为佛身。

理论上觉圆，证量上不圆，那智慧中还掺杂有闻思慧，心性上还会有分别执着，对弟子的教授也不是从空性而出，加持不大，也不能算即生即身成佛，只是开悟而已，而且还不能算大彻大悟。

比如：自己有时在禅定中，身体逐渐觉消失了，觉空无了，也不感到身体的重量，还能清楚看到自己的座垫图案，这就只是觉受，并非证悟，因为自己起坐后，身体并不能消失，只是境界里的东西，还并未证

得。

但即使证得，还要是圆满与究竟的。比如阿罗汉与菩萨的证悟就不究竟。故要圆证佛果才究竟。

十二月十五日

从昨天起，气温又下降了，坐在房间里，都冻得伸不出手。

今天自己忽对曾经由身、语、意不净而造的罪业生起很猛厉的忏悔心，同时想到众生个个都与我一样仍在无明之中造种种业，心中生起悲悯。

在阳台行走忏悔，忽感召一外魔用绳勒中我脖子，我一动不动，任由他处置。忽韦陀菩萨从空中一棒打下来，外魔忽不见。自己因有成佛的心，有度众生的心，外魔才能加害，如能一切从空性而出，外魔怎能找到并靠近自己。想以前的诸心销落，只是觉受而已，并未证悟，还有理障、定障等，也并未从诸烦恼中直透过去，彻见空性，只是明了空性之理而已。

十二月二十日

教理要配合“心行”，方为真修行。

法门应契合“空性”，方为实证。

修行人不能做表面文章，闭关、住山、不倒单、打坐等等，但心昏昏然、扰扰然，外境一来，随波逐流，贪、嗔、痴一点未变，这不能算真修。

修行人在修证中，外未去名利心、发心不纯正，内贪着光芒、神通境界，好奇心未去，不能深切领悟诸内、外境的无常与性空，不能趋入正定、止念、息心，还不能算实证。至于证的功夫，念也空，心也空，

任尔来去，那是成就之人的风景，只可赞叹欣赏并精进，与正在修证的人无关。

十二月二十一日

带业往生净土，需带业之人临终能深信佛法，对极乐世界的存在无一丝怀疑，而且一心愿往，并对以前所做恶业痛心忏悔。如不忏悔，那说明此人并未真正相信佛说，既信佛说，即知佛法慈悲为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又怎能不对曾造诸恶业忏悔呢？尤其是犯重业之人。否则，因与极乐世界心不相应，故不能往生。因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功德化现，如不能发心改邪归正之人，不能与阿弥陀佛功德所现相应，只存侥幸心理，念几句弥陀是不能往生的。

净土是弥陀功德庄严土，身、口、意不净之人与净土不相应。

常存善念，常做善事的净土修行人，所行本身便与“极乐”相应，更易往生。

业重之人在中阴境界中，因心地阴暗，故多见恐怖情景，即使看到诸佛菩萨，也多见其显愤怒相，而觉恐怖，不敢靠近。

十二月二十二日

傍晚，在看书时，偶一停顿，忽觉自己化作海水，不知多大，也不知多小，说是无边无际也可，说是只有一滴也可，我觉自己忽然超越了分别。这是种很奇怪的觉受，自己并未入定，自己仿佛又见芥子纳须弥，因无大小之别，芥子也可以是无边无际，须弥也可称小如芥子，这是一种超越意识分别的觉受。其时清清楚楚了知，不能生起分别（芥子也空、须弥也空）。

十二月二十三日

“止”一念不生，“观”一念不舍。观是建立在止的基础上的。观时虽一念不舍，但已念念不住。止观双运时，即进入照的阶段，照时念念空寂。得法身见后，才称圆照。圆照时，一念圆照整个法界，上下左右，十方三世，时间空间都无边无际、无有止尽，但都能摄入“一念”的芥子里。

古语，君子有四态：和蔼如春风，热诚如夏日，肃穆如秋气，坦白如冬雪。

我认为，和蔼如春风，热诚如夏日是建立在肃穆与坦白之上的。因唯有肃穆，人才能正视生命，严守品格情操，看破人世界的恩怨情仇，而并不沮丧、失望，独守人格于滚滚红尘、滔滔欲海之中，从而坦荡心胸于天地间，无怨无悔。否则，只有和蔼与热诚只成为一种应酬的社交形式，与内在品格不能相一致，只能算半个君子或伪君子。

早上供佛感悟：

一支香，一念供养十方三世佛，盖因我空、物空、十方三世空。故“一念”入一切劫，一念入诸佛刹土，一念供一切佛。我空，我为此一念，物空，物为此一念，十方三世空，十方三世为此一念。我空，我非一我，而为三界众生，物空，物非一香，而为三界一切香，十方三世空，非一时，而是空间无边无际，时间无始无终。此一念含摄如此，此一念供养恒河沙诸佛。

此念从空性起，此香从空性出。

十二月二十五日

止、观、照修证中本无次第，只是言说方便。如：照止即观，观止即照，止观双用即圆照。但同是止、观、照，根基不同，所得不同。

看经书不能当“书”看、读，需用“心”了悟，但这个“心”却是叫“无心”，从无心处起用。否则，无法契入佛理。

十二月二十七日

成佛即是凡夫的一“觉”，此觉是“醒来”之意。醒来后，梦中一切自然烟消云散，不会再执着梦中境界。此“醒来”是自然来临的，故醒来时，一切修证、六度万行等等皆成梦中事。从梦中醒来，并不需要用意、用力的。醒来后，“我”、“佛”、“万法”皆是梦中事。

十二月二十八日

今天，忽悟自己已是菩萨的功德庄严身，即报身或光明身。坐中，光明充斥身内外，无处不是。而自己气脉均早已通畅打开，只是自己执凡夫见，反而生起种种妄心，让气脉重新纠结在一起。现在只需静养即可。

出神修证确实快，但要有师才可。见地到位，修证同时也到位。但三身并未圆满，因虽有光明，但还未到空性光明。空性光明摄一切光明，随缘示现，起种种妙用神通。心真空净，空性光明即可显现。此心包括凡夫“心”、“身”两个方面。

十二月二十九日

刚发心修行的人，心开始是内外俱热，同情、可怜一切众生，一副妇人的慈悲。慢慢定力增强，了知因果，自己习气未除，此时，易内冷外热，因外面还要应酬交际，但内心知一切如空花水月，生不起信心与热情。此时，心态有些冷淡、冷漠，有时近于冷酷。慢慢随修行进步，业力渐消，心垢稍减，此时，心态是内静外平和。又随修证进步，转为

内净外平易，并稍有慈和显现出来。再进一步修证，心开始由净转入空性，即内空外慈悲，此慈悲怒而不嗔，乐而无欲，平静而智慧，平和而庄严。然后连空相也无，慈悲相也无。恢复本来天真，随缘显相，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身、口、意皆是佛法妙用。无形无相，无生无灭。

口净、意净、身净。

十二月三十日

捨此三界，即出离三界。

修行到此时，对此世界的一切事、物、人等，并不觉有何虚幻或假相之感。诸法实相，都实实在在存在于眼前，也不再去观照，提起觉照，但心却舍离了此世界的一切，无心去观，无心去照，也无心去分别。身心舒服也罢，不舒服也罢，快乐也罢，不快乐也罢，都属正常。像空谷中有声或无声的回音，一切的觉受都成为水面的波纹，自生自灭。波虽由风起，心动虽由外境生，但外境与心动现在变的毫不相关，像心动自生自灭，随外境生，应物时即灭。

下午打坐中，师父来为做光明灌顶。光明灌顶时，看不到师父了，身体整个消失，光明像倾盆大雨一样从空中倾泻而下。光明流中有白色的光点，此光明流太大了，感觉整个法界全是光明流在向我灌下。此光明即是诸佛大灌顶，有无边无际数不清的佛在给我灌顶。懂此光明者即报身成就。在更高一层天空，无数空行载歌载舞，喊着正法明如来，大光明如来。此光明即诸佛心，即破愚除暗，此光明从空性中来，此光明含摄法界一切光明，即使是一只小萤火虫的光也是此光明。光明灌顶要持续三天时间。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知一切如幻，而于幻中安住，方为心空。明一切因缘，知不可逆转，仍苦口婆心，不生疲厌，即为菩萨。

一月二日

身体不适觉稍好转，但疲劳。

有心红尘相，无心寂灭相，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一月四日

下大雪了，山、树银妆素裹，美极了！听说是人工降雪。

一月五日

心神长久散乱的人，一定会被心灵沉静的人所吸引。圣人的宁静来自于对此世界的万事万物所执持的观点和态度，他们从红尘的虚幻中清楚地认清了它，而且选择了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态度，安然处之。而一位圆证了空性之理的佛，他具有的智慧是出世界的，他认识到了、看到了我们所不能领悟的真理，他更清楚地了悟了三界的实相，那种从空性流露的魅力是超越人性的，是超越想象的，它能长存于三界，历几千年而不衰。

我认为，每一位渴望真、善、美的人都会被此魅力摄服。如果我们从一位拥有深沉宁静的人间圣人身上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和归宿，那么一位具有超越人道智慧的人，他所具有的恒久魅力，所辐射出的光芒是需要我们仰视的、臣服的、祈祷的。我们甚至无法认出这种诱惑、这种光芒来自何处。它对于我们如此的熟悉，而又遥不可及，我们深深地礼拜祈祷这种寂静，这种超越任何光芒的空性之光。我们希望被此光明摄受，永永远远的不再迷失。

一月七日

小乘、大乘，乘是指慈悲和智慧。小乘人发心小，故果位上的慈悲和智慧小，故称小乘。而慈悲和智慧二者皆出自空性，空性愈圆满，慈悲和智慧愈圆满。小乘只知人空，不知法空，故空性的证悟也不圆满。如一只井底之蛙与一只高高翱翔于天空的大鹏，他们都见到了天空。但他们对天空的认识和领悟却有着天壤之别。

一月八日

说到智慧，世俗之人会想到世界或出世界的学问，但并非如此，此智慧来自空性，是宇宙的真理，它像天地一样广阔，此智慧具足后，具有天地孕育万物的功德。此还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空性的智慧出生万物，又使万物具有空性的同一性。故此空性的智慧里同时具有同体大慈大悲与无边无际的功德，它包括宇宙众生的一切功德。

一月九日

心空绝不多辩解，悟道何必盼人知？！度生随缘了宿愿，是非口舌不相干。缘尽潇洒回家去，游戏娑婆观自在。

一月十日

今天早上看净土五经会通，关于带业往生一文，与文殊讨论。文殊说：“带业往生是可以，但需仰仗佛力”。但能有几人仗到佛力。除非在活着念佛时即能净土现前或有种种感应，或有大成就的师父相助，否则怎可以在临终时轻易就能借到佛力。众生垢重，与佛相隔重重障碍。看一位净土行人平时念佛的样子就能知道他临终能否往生。

众生微薄的智慧，从贪、嗔、痴、慢、疑中想仗到佛力，永远不可能。如不能至诚忏悔，一心念佛，决不能轻易往生。况末法大成就者很少，如无缘又是念佛人能轻易遇到的。

此忽想两位朋友念佛，一位用金刚持诵专一念佛，几乎入三摩地，此时即可净土现前。另一位一心不乱念佛，声声相续，忽见在顶、两肩、两手中开了莲花。还有自己念佛，进念佛三昧，观阿弥陀佛入心轮，自己变成弥陀，以上三种感应均是可以往生的征兆，都是真正的念佛法门。还有五逆重罪之人，临终时对此世界忽然看空，无任何留恋，此时忽生起对弥陀的极大信心，而且因对此世界无所牵挂，善恶不再分别，心若止水，尤其是他此时丝毫不疑佛所说，用超乎寻常的止观力来念佛，十念即可灭恒沙重罪，得到弥陀慈悲接引。但无此大心大力同时对净土具大信心之人犯重罪是不可能往生的。只能遭因果报应，堕入地狱而已。故修净土法门，念佛最主要的是要一心不乱，净念相续。因此需要很大的止观力量，否则很难在临终做到。

一月十一日

我们其实并不爱佛菩萨，我们只是希求他或她为我们做更多的事，祈祷他能给我们更多的关照和加持。我们认为他们都是慈悲的，似乎他们爱众生是他们应有的品质，一切都是应该做的。我们如真的爱佛菩萨，我们就会很真诚的供养，如供养父母一般，我们会真心的祈祷与礼拜，在求加持的时候，内心充满对佛菩萨无尽的爱意与仰慕，而不应有一丝的怀疑与敷衍，这样做供养和礼拜才能得感应。

一月十二日

一定要痛下决心，多改自己的习气和毛病，心才能圆满，功德也才

能圆满。

自己虽把成佛普度众生当作修证的目标在追求，但在修证的路上，有苦有甜，自己的每一点成就都来自于诸佛菩萨、师父们的加持，如没有师父，自己还不知要迷到何时。当每一位众生对自己的师父表示恭敬时，自己应满心欢喜地感恩，感恩众生能通过自己懂得佛恩。决不能心中有一丝自己也有付出的想法。如无师父，根本没有自己的今天。

下午，忽然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念头生起痛切的忏悔之心，而且差点流出泪来。这是以前从未有的觉受，以前自己也认为自己有习气、毛病，也想改，但对人对境习气还在，也忏悔，但只像对别人表决心似的，没有从内心如此深切的痛悔过。而且每一点一滴的错误都历历在目。

随着自己的痛悔与对师父的感恩油然而生。如无师父，自己会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由此忽而生起无尽的悲心，想众生无有我这样的福缘，不能像我一样得到明师教化，我要把师父给予我的全部传授给众生。前几天本来想编一本教材，给周围的朋友们讲讲，但后来想到众生的习气太重，光这些理论能有什么用，还是自己先证得再去教授他们，写东西还不如自己用来打坐好。但现在忽然而来的悲心和愿力，使自己感到全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只感觉到自己的孩子正在火坑里，马上就会被烧死，而自己却只顾自己的成就。自己一定先想一切办法先救出孩子，管它理论也好，修证也好，只要自己能有的力量就要全部使出来。打坐放在晚上也行，自己少睡点觉就可以了。想到这，马上着手开始写教材。

自己写到此的意思是说，深切的忏悔，才能生起真正的慈悲，只有真正的慈悲生起，才可能发出无私的大愿，而且可以马上付之于行动。而且在此一刻，自己的一切全都会置之度外。

一月十四日

修证中欲望越来越少，饮食、穿衣、睡眠和对此世界的期望降的越来越低。此时，若慈悲心不够坚固，有时有有时无，有时强有时弱，有时觉众生需救拔，有时又觉众生可怜都是自找苦吃，不懂感恩，你救度他，他也不知这是为他好，只知金钱、名利重要，一触动实际利益便会嗔怒大发。每当此时，慈悲心就会大打折扣，不想再说什么，再做什么。尤其是例假前，心会忽然变成死灰，常会忽然生起厌离此世界、寂灭为乐的小乘心态。自己又反复说，不能辜负师恩、佛恩、父母恩，众生不懂报恩，自己也不懂吗？但心里却是凉凉的。

一月十六日

三界呈现在众生面前的苦、集、灭、道、无常等均是众生病眼看到的幻花，众生病好了，无处不是自然呈现常、乐、我、净。

这几天，常会闭眼看到整个关房都是琉璃状，空气、物品都成琉璃。两耳朵持咒时，会嘶嘶吹出气来。出气时，耳朵清凉，非常舒服，如耳未有嘶嘶的出气声，则会里面发热，好像暖气道被堵，很难受。颈部、喉部、口腔、耳、大脑里时时有光闪耀。有时像几条闪电划过脑际，大部分时候是像琉璃一样的明光，不亮，但很精明。有光时，大脑、口腔、鼻内、颈部的一切都会很清楚地悠忽显现出来，像暗夜里一道闪电下的一切房屋、街道等忽然显现在眼前一样。

一月十八日

下午，忽然想到很多人的感情问题，而且竟想到曾看过的一些外国言情小说里的故事，忽然心里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与绝望感。便在定中问一位师父。

问：“……怎么想到感情问题时还会如此灰暗绝望？”

答：“……你现在的压抑与烦闷并非来自感情，而是觉生命无意义，对生命的失望而产生的灰暗才是你心里不快的根源。其实，只要不去希望自己成为什么，只要平淡地生活，平淡地接纳自己所面临的每一种状况，自己的每一种状态，生命便具有积极的美的意义。”

我说：“如果自己已是一株小草，就像小草一样生活。我能明白这种心态，但有时做不到，尤其是身体有病苦时，医院里的病人，或生命中遇到种种不幸打击的人更难做到这种平静的接纳。”

师父说：“如果每个人学会在生命中慢慢培养这种轻松、宁静的接纳一切的心态，并不是达不到，只是不去培养而已。对你而言更容易吧。”

我说：“谢谢师父。我心态已经变好了。”

自己曾有许多次与师父们在生活中的聊天，师父们总是很快就让自己的心态趋于平和与宁静，而且常会对自己的许多习性看得更透彻。

修证佛法与世界做任何事一样，要随时调整好心态，以中为度。我常在修证佛法中，忽然心如死灰，而且马上闭上眼，那时谁也不要对我提佛法、谈佛法，我连听都不想听。虽说这种情况常会发生在气脉转化中或身体不适时，但究其根源，还是自己对佛法渴求的心太过了，而且有所求的心还是很强，不能把修行也看成是梦中事，心有所挂，情有所动而造成的。

如果能放开对感情、感受的执着，就能解脱受阴。

一月二十日

发愿文

一、愿我早日成正等正觉。我若成佛，愿每一位被痛苦、烦恼、困境缠缚的众生，想到我的名字，就能感受到无穷的温暖与力量，并能战胜一切烦恼、困苦、魔力，从绝境中走出来。

二、我若成佛，愿每一位想从佛法中得究竟解脱的众生，听到我的名字，即能得正信、正思维，即能心光乍现，明心见性。

三、我若成佛，愿每一位为感情而痛苦的女人，只要看到娑婆世界与我相关的任何书、像、物品、眷属等等，都能顿时从内心得到无边无际的宁静与宽容。

四、我若成佛，愿娑婆世界每一位至诚做善事、发善心的人，不管他根基如何，我都能出现在他的定中、梦中、他偶然的沉静中，用各种善巧方便亲自教授他，指引他成佛之路。

五、我若成佛，愿每一位修持正法的众生，持诵我的名号，即可转身边逆缘为善缘，法喜充满，在道业成就的路上，助缘不断。

(四) 如愿×××年××月×日

.....

今天是元旦后第三天，吴爱真刚刚送走几位来拜访的朋友，把朋友们带来的花插入两个大花瓶里，电话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是郑美琴。

“吴医先生，我就知道你又在加班，。我有一个特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我怀孕了。”听的出来，说到道最后一句，郑美琴极力想克制自己的激动，声音有些沙哑和颤抖。

“祝贺你，真为你和丁一鸣高兴。”吴爱真没有丝毫惊讶，。但沉稳的语气于其中却透露着由衷的喜悦。

“丁一鸣还不知道，。有位朋友从北京过A市来游游，他陪他们出去了。我因这几天身体不适，故没有去，。我想等他晚上回家用别具一格的方式给他她一个惊喜。你是我看到化验结果后，第一个打电

话的朋友人，因为我觉得的，你能了解我，除了丁一鸣，只有你能真正分享到我此时的喜悦。”

电话中，传来吴爱真轻轻的笑声。

“吴医生，以前你对我说要感恩生活，。我不太懂，。但今天，我确确实实地感恩，生活给予我太多了，我太富有了。我几乎感恩一切，尤其是丁一鸣，还有你，生活让我成熟，懂得了幸福的真意，而丁一鸣和你却让我懂得怎样去珍惜幸福，去珍惜已拥有的那份宁静和爱。”

“祝福你！美琴，。还有你腹中的小宝宝和丁一鸣，愿你们的一家今生能都平安，快乐、吉祥。”

“谢谢你，吴医生。不过，我还想咨询你一个问题，。自从上次你教我打坐后，我回来一直坚持到现在已能坐一个小时了。这段时间，打坐时，眼前常有白色的光点，是不是我也快出境界了。”

吴爱真闻言笑了。“你修的很好，但千万不要去分辨这些光是什么，代表什么，也不要想是否是禅定的境界，它对你整个的修行过程，不好也不坏，。对禅修者来说，生活也是境界，我们执着的已够多了。而且，不是每个人都会出境界的。不出境界也不代表修行没有进步，也不代表就不能成就。”

“不过，有件奇怪的事我还是想问，这段时间，我常在梦中梦到一些人和事，有时在白天这件事就发生了。比如，昨晚我梦到了丁一鸣北京的这位朋友，今天他就带老婆孩子来 A 市旅游，这难道是巧合吗？”

“美琴，不要执着这些事。即使你在梦中有了先知，又怎样，你

也不可能将每一件白天发生的事都梦到。对禅修者来说，有时在睡眠中，也会偶然进入一种类似于禅定的状态，比如世界上很多教派都有让人在梦中修行的法门，比如密宗也有“梦瑜伽成就法。”但不管修学任何法门，最重要的是获得正知正见，这样它有一个“知见的决定量”，即获得这个“正知见”的决定量以后，禅修者在任何境界中都不会迷失本心，而且从境中出来后不会有丝毫疑惑，出定入定，不管在任何状态中心都会了了分明。

因境界千差万别，有的是过去的，有的是未来的，有的是其它维层的，也有很多是大脑制造出的幻像。其实我们如果禅修经验不够时，比如这个世界的一个白色茶杯，在禅定状态下去看，可能像一个白色的巨型建筑物，我们根本不能辨认出它是一个杯子。或看到这个世界的一只蚊子，在禅定境界，看上去，像修一个与人一样高大的吸血鬼，喉炎犯了，喉中的很多细菌在禅定状态下都像饿恶鬼。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光，听不到的声音都可能是另一维层的生命体，凭我们刚修学时的智慧，是无法分辨出来的。何况还有修证到一定程度，随心“心性光明”的出现，大脑中想起什么，光明中出什么，真可谓“心想事成”，但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成为禅定修者的歧路，为了保护修行者，如果身边没有明师，最好是把一切都看成幻相，不去分别。梦中出现的东西即使第二天发生了，也就当作巧合吧。因为凭你现在的修证程度、觉照能力，梦境连三分之一的可信度都没有。”

“好！我懂了，我不会执着的，现在好奇也没有了，我会照你说的去按自己的根基修行的。不过，我现在怀孕了，还能长时间打坐

吗？”

“不要坐太久，感觉累了就休息，因你刚开始修行，腿部气脉也不是很畅通，坐久否则腿部的气血会循环不畅，要适当运动，劳逸结合。还有重要的是好心情。你现在是高龄孕妇，要多注意一点，有需要我帮忙的事给我打电话。”

“你放心，我会把腹中的 BB 和我自己照顾得非常好，你也要注意休息，别老加班工作，我现在忽然有点感悟，觉得有些愿望也许只需要静静地等候，在等候中幸运会悄悄降临，我也祝你早日能获得你等待的那份甜蜜和快乐！”

“谢谢你，美琴，多保重！”

电话挂了电话，吴爱真坐在书桌后，静静地沉思了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落在了挂在墙上的那两个字上，“禅意”。那是师父写的，原来挂在她家中书房的，现在她又把它挂在了这个小小的办公室，她常常静下来时，就默默地看着那两个字……

她收回了心神，打开了桌上的电脑，邮箱里有丁一鸣发来的一封邮件：吴医生，你的三次闭关日记已拜读完，感触良多。《金刚经》有偈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希望你为我作些解释。

吴爱真微微笑了，心中生出一丝赞许。她回信如下：

如果你有过去心，即有我，人，众生，寿者种种相。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你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来在你的过去心里。

如果你有现在心，即有我，人，众生，寿者种种相，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是你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来在你的现在心里。

如果你有未来心，即有我，人，众生，寿者种种相，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你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来在你的未来心里。

如果你有分别心，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你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来在你的分别心里……

如果你有圆满的法界之心，你的“心”即如来，如来在法界一切缘起中。

回完丁一鸣的邮件，她，开始了第一本佛教教材的写作和整理。随着键盘的跳动，似乎有源源不断的智慧从师父们的心流向她的心，又从她的手指下流出来，她回归到了法界，回归到了自性的海洋，所有流出的字都是她生命的示现，她与那些字是一体的，那儿只有爱，是没有“人”的！

愿三界众生平安、快乐、幸福！

愿三界众生早日从六道轮回中解脱！

这是吴爱真心灵深处最大的愿望！

二零零八年五月八日完稿于广州

后记

写完小说，有先睹为快的朋友问我：故事里的人物是谁？我大笑：是众生的习气。是凡夫的情趣。习气与情趣里也“无人”。如真的“无人”，所有的事便如空光，如皎月，贪嗔，痴三毒也是妙有。

曾想把修证佛法路上的点滴所见所闻用通俗的故事表现出来，但提笔才知自己才疏学浅。但又想，解读佛法的典籍浩如烟海，即

(字数 422, 444)

使是惊世伟才把所有的才思都付诸笔端，写出的文字也不过是从佛法的汪洋中淘一瓢水。但如果用圆融的“法界之心”来观，即使是一滴水也可见法界的全貌。即是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一切如满月，无处不清凉。

想到此，便不再惭愧或惴惴不安。觉文字不重要，作者的见地，观书人的智慧才是最重要的。想与我同气者便随小流同矣，同流泪，同

啼嘘，同反省。不认同小说观点的人把它当废话一堆或手纸也未尝不可。“法界之心”本来无人，想必无人怪罪。

“法界之心”本来寂寂，拿来写小说本属多余，在此写个后记更是啰嗦。

愿每一位读到此书的人都能从佛法中受益！

杨宇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于珠海